

叢書集成續編

五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〇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政治學

牛羊日曆一卷·····	唐	劉軻撰	藕香	一
治安要議六卷·····	明	陳建著	聚德堂	五
六齋卑議一卷附錄一卷·····	清	宋恕撰	敬鄉樓	四七

錢幣

錢譜一卷·····	題明	董通撰	翠琅玕館	七三
泉志校誤四卷·····	清	金嘉采撰	觀自得齋	八五
古金待問錄一卷·····	清	朱楓輯	昭代	一二五
廣田水月錢譜一卷·····	清	張延世著	昭代	一四五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四卷·····	清	陳其鏞譯	振綺堂	一五九
虞夏贖金釋文一卷·····	清	劉師陸述	觀古閣	一八三
嘉蔭蔭論泉絕句二卷·····	清	劉喜海撰	觀古閣	一九三
觀古閣泉說一卷附續泉說一卷·····	清	鮑康著	觀古閣	二二一
觀古閣叢稿二卷續稿一卷三編二卷·····	清	李佐賢撰	觀古閣	二六五
大錢圖錄一卷·····	清	鮑康著	觀古閣	三四五
古泉叢考四卷·····	清	徐士鑾輯	屏廬	三八三

釋幣二卷

民

王國維撰

雪

堂 四二一

古泉雜詠四卷

民

葉德輝撰

卮

園 四四三

田制

漢氾勝之遺書一卷附區田圖說一卷

清

宋葆淳輯

鄉

齋 五〇五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一卷

清

凌 霄說
胡匡衷撰

塾

園 五一三

財政

己庚編二卷

清

祁韻士編

振

綺堂 五一九

籌餉卮言一卷

清

唐夢賚著

昭

代 六一五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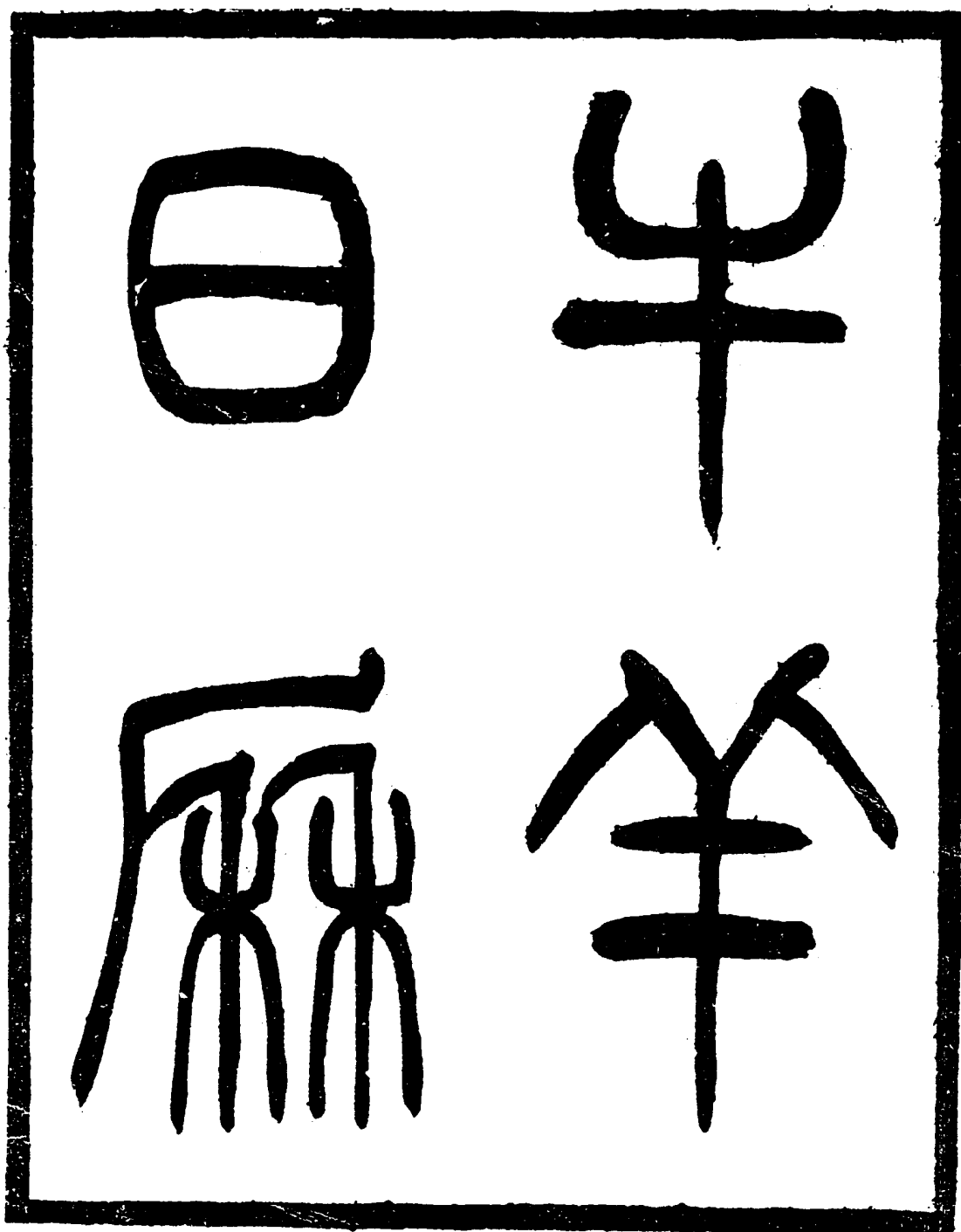
清

仇繼恆撰

關

中 六三三

ED 32/02





牛羊日曆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貶京兆尹楊虞卿為虔州司馬虞卿字師皋祭酒甯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宰政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金袖璧可以不讀書為名儒不識字為博學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為不語先生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遠能結客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閒暗記六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為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鑣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

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蠹
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前去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朔之子與牛僧孺更相口和抽擢私昵廣納貨財倖門大啟而公道喪矣僧孺外唯簡嚶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譽幸祕為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祕為考官時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感祕恩一日乃為內官以至朱紫祕不之知元和中和祕為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座主記得門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婿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郎乃罄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

焉泊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為人常視之咸呼為丑座或為大年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瘡痛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大年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少牛虞卿又曰門生故吏非牛則李又曰丑侯曠曠反江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及宗閔為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內有與主謂如凡在朋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為行中書裴度大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既得志長譖度度謂人曰養蝦蟆得水病報其附下周上如此

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為舒州刺史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膺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時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豔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一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口口口終不可得乃聒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

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
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眞珠
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龍上如意勢傾
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故退思之乃爲
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
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
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
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
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
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
乃以眞珠歸於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
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
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牛相日曆

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
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
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
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
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
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
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
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
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
治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
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
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
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
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

適從之鬼上周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
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此
乃無君甚矣

牛相日曆

治安要議



重刻治安要議序

古之儒者必有以上窮天道之奧下察地理之宜中極人事之變然後通策持籌斟今酌古大無不該細無不舉乃經世之大猷非救時之小術也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宋之韓范其庶幾矣要之賈氏切而未醅陸氏詳而近霸韓范盛於德業而道則未全是知士不本於性學使大本大源先植其基雖有所建白而於帝王不易之法君子終有所未許東莞 清澗陳先生磨礱經義酣醉儒修心性既明經綸復裕惜其僅領賢書投閒置散未得展其底蘊一竭胸中之奇而退食於家著書見志予自束髮從師稔悉先生文章經濟為先朝一代儒宗曾掌教吾閩之侯官縣

議一 鄭序

一

餘歲猶赫然在人耳目間茲予奉

命督學嶺南亟欲叩其故里頓厥英華每試諸生輒加採訪歲丁酉科考得 先生五世孫陳文彬鍾秀兄弟為予道其父璋欲刻先人遺書因出學部通辨治安要議樂府通考乞序於予予三復其旨益嘆 先生片言隻字皆根據六經陶鎔子史雖著術甚富未窺全豹然即此已足領畧一斑矣其通辨通考紙貴洛陽無容贅縷惟治安要議碩畫宏謨明體達用予懼人狃於近習不能採其說而哀之也因付數言以弁於首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八月既望嶺南督學使者鄭晃書於

羊城試院

議一 鄭序

二

治安要議序

余著治安要議既就藁或問曰三代聖王制法亦有弊乎
曰有天下未有無弊之法也法之不能無弊者勢也或起
於因循積漸法久而弊滋也或起於時異世殊可行于一
時而不可行於異日也法雖制于聖王其如勢之不能無
弊何哉使聖王之法皆可永行無弊則周公之思兼三王
不至於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孔子答顏淵為
邦之問不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斟酌先王之
禮以立萬世常行之道矣二代叔季不至有衰亂危亡之
禍而井田封建諸法至今行之矣法立於聖王而行之
人不皆聖王時不皆聖王也聖王雖欲以無弊如勢何此

議一序

王

我

國朝之法所以至于今日而其弊禁如無惑也使周孔復
生其必仰思所以斟酌而變通之不但已矣易曰變而通
之以盡利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區區著
為此議固欲通變以宜民也程子曰時極道窮理當必變
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此言殆切於
今日也愚也芹曝有懷而數奇分薄進寸退尺甘遜巖穴
思欲排雲披腹一叫閭闔而不可得闕窗無事姑私自論
述粗著鄙志而已范希文曰居廟廊之高則憂其民處江
湖之遠則憂其君建雖不肖誠不忘江湖耿耿冒昧為此

亦惟知言君子諒其愚而矜其志云爾

嘉靖戊申孟夏既望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議一序

四

宗藩議

東莞陳建著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為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啟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為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况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尙能制藩侯之恣橫而不來孺葛之倒懸耶嬴秦懲羹吹虀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鑒之則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於驕橫逆節萌起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為防制畧同嬴秦

議一

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構亂畧同漢氏遂啟五胡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為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真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

我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為之制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為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為輔國將軍歲

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為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五孫則為鎮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為輔國中尉歲祿二百石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焉我

議二

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於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為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夢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之遙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即併遷居民數十家費用百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郭半為紅牆若更數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

十歲卽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將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情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釐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况太倉係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

議一

三

不知其端之不可啟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主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鑼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渡之騫越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爲挹盈注虛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爲萬世法也臣嘗爲行人奉詔河南聞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娼至有花生殿下之

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題爲前事內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二年未蒙

聖斷淺見薄識固不足以窺用意之所在竊以豐林王之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

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

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臣以爲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未流之必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

議一

四

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爲善守法也蓋事所當革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孫能體而行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爲達孝也現今河南以旱曠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請亦明矣
陛下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免蠲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弊

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勸勉懇懇臣子愛君憂國不當如是耶然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不發者雖

朝廷有旨該部看了來說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祿米之弊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屠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

議一

五

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卽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爲五服之制定爲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欲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

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創了嗚呼宋世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觀今之事其爲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

議一

六

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宜初封親王之

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卷一終

議

七

賞功議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迴極不可不亟為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倣是也始也賞功之濫繼也應襲之濫又繼也縱罪之濫夫賞功之與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擗千百戶今則報一首級即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來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應襲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

議二

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三濫之詳而不可不亟為之處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二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

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餘冬序錄大學士李賢言於

議二

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天應日錄臣文莊公濬曰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奈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困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眾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為多矣况及其子若孫乎况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

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爲之調停一旦馴至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大學衍義補胡端敏公世宣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克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

議一

三

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苦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奉天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成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

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停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難犯斯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祖宗定律示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况今新官襲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

議二

四

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胡虜之跳梁真可爲之流涕也夫今不慮後益難圖愚按四三君子皆一時名臣號稱有識而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之事尙孰有甚於此而今日之所當救尙孰有急於此者哉竊謂首級賞功之弊大槩有三奪軍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擄逃回或戮平民以充首級二也參隨不親戰鬪富勢奇名邊關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茲言誠切中今日今欲釐弊飭治革故鼎新在凡有征戰遴選疆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

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

杜賞功之濫乎餘見備邊第九議宜參考若夫廢襲之法宜不分新舊

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習弓馬後五年再

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試中者

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父無正支子孫者

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廢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

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充

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身故然後許起送

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

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廢襲與縱罪之濫始可以節其

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庶乎所謂可久

議二

五

可繼之治而

國家財用其庶乎少紓乎嗟夫天下未有不敝之法顧在

人變而抹之何如耳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早變一日

則有一日之益遲變一日則增一日之害天下之事莫不

皆然而在宗藩與武職尤爲當務之急然宗藩尙爲難處

而武職實爲易裁所謂家難而天下易况遵

祖宗之法以正末流之弊在理勢尤甚順易也但患臣工

各懷苟且而無憂國任事之忠

朝廷惟務因循而憚變法更張之果此則古今通患天下

之事所以不入於大壞極弊不止者往往由此也區區遜

跡山林犬馬之心無路上達姑著于篇

卷二終

治安要議卷三

取士議

取士之道愚有一根本之論合於成周兩漢合於我國初之時而少違於今日今欲縷縷言之不合時宜見之未有不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者雖然此實治安首務不容默然請試陳之以俟天下後世識治君子之采擇古今取士之道大槩有三漢以前之取士也專尚行誼如成周之鄉舉里選兩漢之辟舉孝廉諸科是也魏晉以下之取士也兼尚門地如中正九品之法是也隋唐以來之取士也惟以文辭如明經進士制科諸科是也君子尚論其世而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我國家始初取士與中間後來

議三

亦有三截之不同洪武初年專用薦舉任人進士之科暫一行而復罷至洪武十七年始行今科舉法與薦舉並行不悖至永樂宣德皆然成化而後然後專重進士之科而薦舉不復行矣考之國初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六年詔科舉暨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呈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縣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請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力出眾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力出眾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粵稽載籍成周以鄉三物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知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

友睦始任恤取其行也三日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也文辭弗與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歲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舉公卿則得自召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為重也是以當時士脩於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不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豈小

議二

小也哉魏晉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兼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為巨而察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以一日之長而易終身之富貴甚至以一儂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有如呂東萊葉水心之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興行之意無復存矣嗚呼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至後之人乃脩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晉之士皆席珍待舉於上至徵書踵門聘幣交至而猶有不就者後世乃投牒自舉躁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相懸如是哉嘗觀昔人之議矣唐洋州刺史趙臣曰漢朝辟舉用人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脩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今銓曹以書判為得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

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通鑑朱子曰
今之爲法教之之詳取之之番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
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性理大全項安世曰科
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
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擣杵鑿必官
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
下不以爲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趨踰而不安下
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伊
傅周召如何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
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決不矻矻受
此纏縛也嗚呼科舉之法之弊觀數子之言思過半矣我

議三

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身致太平凡所任用
輔佐諸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
海所薦也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也其餘彬彬輩出
卓然爲開國名臣者不可枚舉纓數也洪武中治定功成
然後始行今科舉法然每科所取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與
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
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庵以儒醫薦舉
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
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塗漸湮
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朝陽鳴鳳舉世驚訝而康
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自是舉天下之

人才一限於科目誠有如昔人之所議謂入是科者雖擣
杵鑿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亦棄共知其弊而甘心守
之茲言尤切中於今日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爲效如彼科
舉取士其爲弊如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弊
而甘心守之者夫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道不可復行
於後世也哉使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我
聖祖不由之以平一天下身致太平矣今欲興化致治而
用人不法

議三

察者凡以政理之未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爲本求才以
興廉舉孝爲本而空言未矣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克曰窮視其
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之於家而壞之
於天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靜言庸違孔子曰有言者
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知言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
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
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上以孝取人
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傲車贏馬惡衣菲
食凡可以中上言者無所不至况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

無徇私之弊乎此近世所以畧德行而甯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子虛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耶好名而矯強爲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耶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於比戶可封之俗而可少乎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固有國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於矯行而何嫌於好名而又何疑於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僞行以欺人家修而廷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法以

議二

五

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億不信而廢先生致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與夫我國初所用薦舉之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蓋尙賢好德人之秉彝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天下皆爭自濯磨砥礪舉人者必求無負知人之明舉於人者必求無負於舉主之知百僚師師誰肯自甘私僞以干憲於明時取譏諂於君子也故科舉之法宋太宗有言曰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得爲致治之具矣此

亦已知其不足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什一耳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之後有三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糾劾數過士無不以不職被譴黜者其間完名全節以禮歸休者寥寥僅見矣况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乎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退之輕孰若察行義而舉之擇孝廉而用之慎選之于未用之先信任之于既用之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耶楊龜山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舉明經行修之士至於投牒乞試糊名騰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上庶使學

議二

六

者尊經術敦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者未之有也愚謂敦舉行義有五效善莫大焉民興于行而風俗美一也風俗美而賢才衆二也賢才衆而政事治三也政事治而民生安四也民生安而國家安五也信能行此三十年不變其效將至世變風移太平有象矣孔子有天下也是於衆舉卑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也是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公論東漢風化謂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敦立於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于縮紳才見慕于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惟不容于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所謂世變風移太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等悲時勢難行耳歐陽永叔云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其科條見任官首議

卷三終

治安要議卷四

任官十議

嘗讀胡氏管見曰後世治不及古者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獨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杜氏通典曰凡為國之本資乎人毗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

議四

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臧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剝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愚因二氏之言有慨於中酌古鑒今為議有十以俟經世君子考焉一日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二曰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三曰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四曰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五日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六曰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七日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八曰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九日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十日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

夫何謂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唐楊綰上疏曰古之

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建進士之科專事文辭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依古察孝廉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術者縣薦之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十條對策二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按唐書本傳謂楊綰此議事雖不行識者是之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皆備著之以俟後之君子愚謂宜倣此意特設孝廉一科許郡守縣令正官皆得薦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史者薦之於省亦三年一舉行大縣舉三人中縣舉二人小

議四

縣一人州與縣同府倍之大府六人中府四人小府二人其荒僻郡縣人才尤稀處間一舉須限年三十以上學行成立者方舉府州縣舉同者聽至期巡按御史會藩臬官考之問經書義共六條四書二條各經三條條以二百字為率如講義式不必用破承結尾藻飾策一道內問鑑史或先儒議論共十事以一千字為率考試只作一日不必分場試卷惟彌封姓名不必騰錄其經義全通策能答八事以上為上等經義通四以上策能答六事以上為中等不及此者為下等閱卷不必遠聘考官煩擾考試次日巡按即會同藩臬官堂上公同校閱去取合省所舉多不過二百人一日可畢上等續令薦於朝廷策試之第一人授以京秩餘

悉授縣令中等就命巡撫官注授本省府幕縣佐署試之職以准古者辟署之意注授畢然後奏聞付吏部爲據二年無過然後實授之其治行卓異才堪任重者撫按藩憲保奏之不次擢用下等遣歸學問以俟再舉府州縣舉同者除文理全不通外下等陞中等中等陞上等如守令衛私謬舉徒文無行者撫按藩憲覺劾免之其誤舉真學無文致考下者守令無罰所舉人士守令終身保任他日有犯贓私干行止者隆舉主官二級庶乎守令知慎而不敢輕舉濫薦矣朱子嘗與門人論當時之弊謂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嗚呼非孝廉之科興難乎免於是二者之病矣

議四

三

夫何謂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馬端臨曰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僚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恆必由之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剛班列皆由執政銓綜失序授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司銓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能之優劣尊賢先乎文華墜別擇乎書判求其無失不亦謬歟觀一氏之言則前代得失居焉可見而隋文一時之權制後世固未可襲爲百王不易之令典矣當考唐宋諸君闕亦有畧知其弊而少改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

黔中都督府得卽任士人高宗時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四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卽選其人宋神宗詔川陝福建湖南廣南等八路之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者爲令二君所行是皆使其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隋文必欲專總吏部之制矣愚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今日遠方士人數千里之京候選踰年回家挈妻孥又數千里之任日月歷二三載盤費不啻百金士人家裕者有幾率多倍息稱貸抵任債還皆未免取諸民也欲責其廉介無侵漁百姓固難今若選歸本省則此費十省八七其利一也京師之地天下之人所羨集焉薪米踴貴恆倍於南方唐太宗嘗分選人集于洛

議四

四

州緣此今若選歸本省則京師米價可稍平其利二也四方官職有缺類季報上俟銓補到任多至踰歲甚至數載者有之曠官廢事日久今若選歸本省則隨缺隨補其利三也四方之人情僞剛柔異俗南北水土異齊非本省附近之人則無由以安其水土而諳其情僞以展布其志故胡端敏奏議亦有有司等官宜於本省相近人員陞選之說云知府知州知縣并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注于原籍相近地方雲貴兩廣有司宜只于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取其利四也人情所深願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義捧檄喜動顏色然任遠塗遙則迎養尤難久宦違親於義又不可今若選歸本省則士人奉親之念易遂而忠君報國之念愈篤其利五也愚謂外官

初選八品以下宜委各巡撫都御史銓注冊報于朝付吏部爲據此後遷轉黜陟皆吏部主之巡撫無與焉夫取士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注於巡撫陞黜於吏曹參酌古今法制之善似亦可行

夫何謂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攷之前代唐黃門侍郎知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揀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問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冗人隨歲積爲政之弊也蘇軾言于上曰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向之者又一

議四

五

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胡寅曰善爲天下者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闕也專顧己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缺以收其虛譽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陞鬼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王文莊公曰吏多而缺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又不止三人矣洪武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歲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

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於科貢之外別開歧徑選調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遂致人才數倍於前給假家居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臣恐積愈久而愈多往往衰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用衰老之人昏眊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愚按古今入仕多途選調淹滯之弊多起於中葉非惟不便於士其爲靈政殃民不既深乎夫取士任官以爲民也而至反爲民病其弊可革而不能革者咎在上下因循玩愒而廟堂無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臣也蘇軾嘗言天下之學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蘇氏斯言灼知流俗之情之

議四

六

不可恤也嗚呼必廟堂之上有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臣而後胡氏所謂減省吏員惟賢才是擇之言可行也而後王文莊所謂科貢之外別開歧徑之途可塞也而後國初貢舉與選調人數相當之制可復也而後天下可幾而理矣
天何謂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隆古之制邈乎不可復矣成周而漢內外之官員數雖衆然皆官治一事未有無事而徒食於民上者也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

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至玄宗開元末官自二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邑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也宋朝會鞏議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內外文武官通一萬二千餘員至宣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胡寅目擊其弊亟稱劉晏官多民擾之言為名言蘇軾會鞏議國家財用皆倦倦以省冗官為急可謂有見我

太祖平一天下官有定員至今垂二百年官職日增幾倍

議四

七

於舊冗員可省者甚多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儒學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二四員皆冗閑無事可省其半其附郭縣學宜省併入府學如順天應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正統八年革漢陽縣學併入府學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子廟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二廟四廟者甚煩瑣無謂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今祇為充資養望候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及抵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為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至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人宜裁省使有

定額至如大理寺副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然省冗官有本焉如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欲精選擇在省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朱子語錄曰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恣地底人一日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朱子此言憂士人之多而欲其寡即與杜氏同意朱子又嘗與門人云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真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亦以為可罷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休道他

議四

八

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愚謂自古以設學養士為美談而朱子乃以為冗費廩祿無益可罷省其所感也深矣嗚呼安得朱子杜氏十數輩生於今時得時行政罄其施為以復古帝王之治之盛也哉夫何謂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昔唐虞用人必歷試諸難孔門高弟初仕皆為邑宰漢宣帝謂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以蕭望之在平原日淺復試之於三輔唐宋進士初授皆主簿縣尉之職雖狀元初授亦止外州簽判蓋試之民事以觀其才能察其操守閱其功勞然後漸遷以至京秩不遽然輕畀以清望華要之言也我朝之制進士惟一甲徑除翰林第二甲出身從七品第三

甲出身正八品故洪武初年進士皆授縣丞蓋即與唐宋
同意永樂而後二甲以下進士始徑由庶吉士入翰林徑
選科道與吏部主事之華要而以各部主事為尋常以推
官知縣為不屑矣胡端敏奏議曰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故能行真才實用今則清要之官專取
一途百官敘轉惟憑初選進士初選美官則惟循資可立
登要地故今士人初入仕途即有貪祿求得美選之心既
得美除即為持循保守祿位之計近年進士之輪選者聞
有南京之缺而即避近侍之諺陞者遇有京堂之缺而即
爭養成此等士風而欲與圖新政理難矣古者刺史入為
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歷試民事

議四

九

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諫蓋以翰林
臺諫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
以新進之士也我

聖祖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以事而後見今豈可以新進
未試之人而繫居耳目股肱之任也又曰洪武初年取中
進士多選縣官徵至天下賢才悉授守令乞今後百官陞
授畧倣李唐均調內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
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之制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
屬舉人出身不得徑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忝
政副使而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而遞遷
之則守令知重而凡善政可行民生蒙福矣周謂胡端敏

此議通達國體今日可行

夫何謂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
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
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
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
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二子皆漢賢臣
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
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

議四

十

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
興馬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
六考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
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
二君久任之效明著史冊班班可考矣上文莊公曰按九
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黃霸在
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
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者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
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
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率循是道近

白選注滄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
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
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奏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
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
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
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
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
覲科場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
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
驛舍之損壞誰為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馬之疲

議曰

二

瘠誰為之恤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
速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敝於承平之世也
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參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
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
伯不半月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
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播揚妻孥往來道路所至
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立居雖
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當官行志而使
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
猶以參議徑陞都憲葉盛自參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
何文淵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陞尚書亦不

為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途重煩郡縣夫馬俱頓
勞費不貲乎近日有為策議者曰子產為政累年而後化
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也聰明
得於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業之舊習其奮翼策步必
一二年治乃有緒焉而旁視同列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
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為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
急謀身之術巧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下之人
知其意欲速也吏胥得以肆其覬覦得得以窺其弊上下
之間一切苟且而已有志者拜一命之寄亦欲展布以為
永圖而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為民者矣
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松

議曰

三

自侍郎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憲
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凡十一
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錄者可稽也如吾東莞知縣
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土民之詩
秉安臨別自述詩云不貪自古人為實今日貪
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勝吾鄉前輩
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璉
績最延臣薦之滁人詣闕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堂
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道還滁十年陞四川
按察使尋召還陞通政使改禮部左侍郎
以此方之今日其為是非得失不待智者而較然矣然而
今日乃不能行此者以恆情慕榮速化世習成風而司銓
衡者不敢違眾以召怨謗益為身謀而不敢為國謀也故

愚以爲此事今日惟

朝廷主張於上而已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爲滿以六載爲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或按劄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獎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

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如此而不政善民安者未之有也

夫何謂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如知縣陞主事主事陞員外郎員外郎陞僉事僉事陞叅議叅議陞副使副使陞叅政叅政陞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轉左布政使復擢府尹或光祿太僕卿然後陞巡撫都憲遷侍郎至尙書此近日

議四

七

陞遷資級也國初無是也天順以前亦不如是也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若非行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躡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尙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况司銓衡又務爲循資速遷以弭謗忽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且循資之說止可以待常才而非所以鼓舞豪傑止可以酬年勞而非所以振勵事功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考之天順以前仕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吏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御史徑陞都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尙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

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速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較之其爲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於仕者無分毫損益而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少損於仕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爲之况於仕者無分毫損何憚而不爲近日胡端敏奏議謂府尹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都御史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又曰在外布按二司官宜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叅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愚謂

議四

七

此議鑿鑿可行杜氏通典所謂欲久其任在少等級卽此意也

夫何謂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禹讓稷契暨皋陶益讓能讓伯夷讓于夔龍唐虞之時任官莫不皆讓也周成王訓迪百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施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三代之世莫不以推讓爲美也下迨春秋晉悼公擇帥范宣子讓其下韓厥輩亦皆讓焉是以民和而諸侯睦數世頌之讓之效也秦漢而降古道不興至魏晉時士人益務進趨廉遜道缺刻寔乃著崇讓論以諷之其畧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

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愚按劉寔所論崇讓之美深切著明有國者能舉而行之其有益于人才風俗政治不少矣至宋真宗令內外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二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制卽本劉寔之

議四

五

論也近日尙書霍文敏公韜嘗疏請令在京堂上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胡端敏世宣爲兵部侍郎亦嘗上因疾讓賢疏亟稱李承勛何孟春二人之才而舉以自代焉二公所陳無非欲薦賢爲國欲遜讓成風也嗚呼使今日制典許人人如此持以必行其無舉與謬舉者皆有罰何古之治之不可復也哉或曰賢愚各從其類如使舉官自代則許敬宗必薦李義府王安石必薦呂惠卿則將奈何曰寔論固云擇所讓最多者用之宋制亦云以見舉多者授之不賢之人其所讓者必有限其見舉者必不多矣固可無慮也夫何謂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哉

罰之法百官自設罪問黜之外內有科道之糾彈外有撫按之舉劾負愆者無不去當黜者無不黜每歲通計不下數百員法已嚴矣後來又立爲考察之法京朝官五年一考察外員官二年一考察每次考察黜退老疾罷軟貪酷不謹等項兩京至二三百員在外至二四千員此則法外意矣法網太繁密矣前代未嘗有是也我國初亦未有是也丘文莊曰仰惟

議四

六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不事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嫉則雖有顏闕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

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齋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

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之可謂忠厚之至慎之至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利劾之所遺以疏通選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祿位而塞闕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今仕途惟進士出身者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卽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聞之何文

議四

七

肅公喬新云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
正文莊墓誌 至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視國初不啻百倍矣是何國初禁網濶疎而治近年嚴密百倍而反不足以懲姦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按此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疏通選調而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矣

一起上官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所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圖囊篋以防速退之弊此法

不罷此弊不去太平未有期也夫是已非人好諛惡逆人之常情上官所行或偏或私勢所不免僚屬或一言不合或一事違拂則喜怒愛惡從之而考語之賢否因之矣一州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州一人一府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府一人愛惡出於一人之口而撫按藩臬守巡之考語莫不因據附和同然一辭矣司考察者只見撫按藩臬守巡之皆同然一辭而不知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愛惡也今之考察去任如此者大半也胡端敏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謂此也夫是之謂起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夫上官既以從違爲喜怒以喜怒爲賢否於是爲僚屬者不論

議四

七

事之是非理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下考以冀免考黜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歎而已不敢言也胡端敏奏議謂今守令各官惟撫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正此意也夫是之謂起阿諛承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庶能免一事之無違拂於上轉瞬居諸考察之期將至而罷黜懷虞矣自非天性不移者能不起囊篋之計爲好官不過多得錢之想耶胡端敏奏議謂今之爲仕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斯言盡今日仕人之病矣夫是之謂起亟圖囊篋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小懲大戒廉頑立懦之風

莫踰於是也而不知適所以長恣私益阿諛速貪計莫不以爲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於前日也而不知考察不除三弊如故二年之後考黜之數未嘗減於二年之前賢否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益爲亂也法繁而弊愈滋法久而人愈玩國家生民何賴焉孰若返國初之舊而爲愛惜人才之計耶況

朝廷愛惜之則士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必爲國家愛惜生民而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終必賴之矣或曰久不行考察則耄者疾者才不勝者坐視其墮政貪暴不謹者坐視其肆於民上耶曰今巡撫巡按歲一考劾知縣以上疏于

議四

九

朝而罷黜之但未及於司府首領州縣佐貳與雜職爾宜令撫按并雜職以上歲會藩臬面考覈之年老者必明註其年已若干疾者必明註其有某疾貪者酷者必明註其所貪所酷之實跡素不謹者必註明其不謹何事冊報于朝罷黜如法如此庶乎被黜者心服而不坐被空文而不致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而齋恨於沒齒矣

夫何謂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嘗稽之經訓矣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而朱子釋之曰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畜之累而樂趨事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蔡沈釋之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

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此聖經之言昭乎萬世君人之軌範攷之歷代能知此而行之者三君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於勸士體臣之道矣哉

議四

十

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二分本色七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鈔猶可小官俸小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况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今士受職之官必攜揭父母妻孥十餘口有終歲溫飽之需有往返道塗之費又有推其餘以仁三族之望此皆爲士者俯仰之私不可不恤也今祿薄如是誠不足以恤其私於勸士之道固有未盡漢蕭望之之言于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爲國者皆思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

清之本也去貪致清之本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於家雖嚴父不能制其子况人君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守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與二君之詔一轍今

朝廷欲禮臣風化責廉求理誠不可不察乎此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其卽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爲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爲俸二十石皆不必下缺

卷四終

議四

三

制兵議

夫兵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恆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固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制兵之法莫善乎兵寓於農莫不善乎兵養於官愚請詳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於今日之事或固井田之法邈乎尙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此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也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勅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上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殉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脩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源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

議五

一

賦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

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

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

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

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

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

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俛首以事

騎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

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

能披甲持戈幹難不始挾兵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

卒召天下兵以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

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

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觀一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

始不起於養兵之弊也明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

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卽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

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荆襄皆

用其策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

功兩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

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

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觀此則兵寓於農與兵養於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

蘇

議五

二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保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於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夷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滕甫曰中國外夷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外夷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外夷猶合於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

議五

三

於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

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乎我

議五

四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爲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爲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閱袁州府武衛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遁徙十七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炮鼓格鬪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孟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紵金縷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陣盡市井民兵 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達虜深入我并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曾不能向達虜發一矢交一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算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竭帑庾以供

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道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嘗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領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軍雖多能贖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嘗逃

議五

五

回尤為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近年每解一軍卽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軍繼踵每一軍逃卽遺棄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凍餒而死今天下每歲軍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卽每歲累窮里甲數千戶累死軍妻數千人也其可矜憫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以至遼東福建諸軍每給糧稍不如期動輒詬噪羣起思欲爲亂甚至戕害主帥者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兵寓於農詎至此乎近日胡參政松奏疏曰大同兵自頃年鎮巡諸臣失於撫馭致其悖逆驕慢偃蹇日甚一日邇來教場鞠爲蓬藿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

苟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噪呼脫巾而詬訾事勢至此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馬端臨謂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竊謂今日承平玩愒百度懈弛百弊叢積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爲尤甚邇者有事交南因衛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劫掠已肆沿途騷然有司不敢詰將領不能禁彼寇未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民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嗚呼清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謫發罪人充軍無益養兵於預無益募兵於暫無益非惟無益而害反有甚焉蓋亦反其本而求其善矣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

議五

六

乃可理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而不爲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猝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愚於此有策焉不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則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且足爲經久可行之法矣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稱機兵或稱健步或曰快手朋丁均糧十年一編聽差操捕無衛所處卽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愚嘗備員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

則查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
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雇募頂役亦未盡善又
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
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
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中戶爲準一戶編
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
二三名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
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馬端臨謂教練
必多調發必簡
之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
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
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每戶必推擇

議五

七

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卽蘇氏謂有常數而無常人各
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之意其
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勇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
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旣往稍損益
今之法而卽得寓兵於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世
可行之法無過於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
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之制而已何也國初衛軍
籍充塚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
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
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
方之暑溼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旣遠勾解遂難謂宜
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

同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
伍以後充軍俱卽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爲勾解
雖然法雖善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
若隨圖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止省
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
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
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
空之凡謂利者悉兼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
兵於農之利迂疎一得妄謂聖人復起或有取於吾言而
潤澤之矣

卷五終

議五

八

治安要議卷六

備邊禦戎十議

禦戎之道在先定國是國是定而後修攘制禦之策安邊固圉之畧可次第而舉矣古今議國是者莫善於漢趙充國班固與宋伊川程子伊川謂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故貴謀而賤戰班固曰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觀三子之言禦戎國是其定於此乎何也誠以兵凶器戰危事也况胡人以鞍馬爲家其兵尤長於野戰鼂錯謂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

議六

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胡虜之長技而中國之所短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是故古今善謀國者必較量於彼我長短之間必卽我之所長以制彼之所短不以吾之所短而犯彼之所長使彼戰無所施騎無所騁而自不得不屈於我夫是之謂貴謀賤戰夫然後以全取勝而國是莫踰於此矣其間修攘制禦之策安邊固圉之畧愚請詳陳既往之得失以證當今之宜行

一曰宜修車戰以當胡騎夫兵戰用車其來尙矣然古今異宜古兵車之制不可復矣今當師其意不師其制則必斷酌損益今民間獨輪小車而用之乎蓋大車難行而小車易運大車之造費多而小車費省大車用驟畜費多而

小車一二人可推挽大車重滯難於前却而小車開合周旋易爲布陣大車遇險阻溝塍難踰而小車遇險即可昇以度是故今欲車戰酌用小車便矣宋李綱論用兵謂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而下備邊禦戎用車者不一而足衛青出塞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上作樓櫓置塞上以拒匈奴隋禦突厥皆戎車步

議六

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哥舒翰節度隴右嘗造戰車以收黃河九曲是數者皆知車戰之利而用之也不特此也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逼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則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邊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况於今日而何不可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

往籍所載不一今姑舉其可行者言之宋魏常創為如

意戰車弩車砲車矣其制上為鐵面大碑垂繩繫鞅牌

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墜人馬不能近列軍則如

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障門其上置炮子弩砲車在

陣中施火石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則刀

斧鎗手突出交擊則出騎兵兩軍掩擊技隨進退少却入

陣間稍退進退俱利何便出近日何燕泉餘冬序錄載今

宜夏戰車之制矣云宜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

然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下栓二木止則為車前脚

行則鐵鉤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豎車近身為繩袋裝

搭什物入夜下大明會典雙槐歲鈔皆嘗錄及當時戰車

營人與車從

矣大助會典天順八年造戰車製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三

三面各留銃眼○成化二年令每步隊造小車六輛輛載

九人車裝一人推挽放銃七人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空處

張掛布圍畫作獅頭牌面又於營外每車添設木椿二根

絆馬索一條每車用布幔二扇俱用旌錦張掛小紅纓頭

井生鐵鈴鐘○雙槐歲鈔成化二十年總督尙書余子俊

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進退之閒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

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

計大卒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車千八駕技

行則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故主處以鹿角柵柵

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衛若使虜賊合眾

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

威勢如相持退久彼將分散槍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

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策策不

議六

三

世與開國創業時勢霄壤不作問國利於戰承平利於守

開國之初乘百戰之餘威士馬精強將臣彪武有不戰戰

必勝斯時也車固為贅也不用可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

百不如前戎寇內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服

遠引即以我

國朝言之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也

高皇命將回征而漠南肅清

文皇親駕六征而豺踪遠遁皆無敢努臂當敵請降恐後

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雖不備無警也而何談於車至後來

則有不然者正統己巳之役王師二十萬騎覆於土木近

日邊臣搜套亦以數萬騎敗於花馬池是皆不知承平時

勢之宜守而不宜於戰不知禦虜之宜車而不宜於騎以

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惑也使二役也有車為拒

長短兵夾輔之胡馬豈能近驅車以衝之胡馬將退走豈

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備徵今古而灼

知車戰為守邊禦戎之長策不容於已故首陳之

二日宜設強弩以輔車戰按自古用兵以弩為尙自戰國

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迺今日朝廷官軍北方兵器並未

見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惟西南夷兵專用之何

古今南北之不同哉考之前代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

法荀子謂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鼂錯謂勁弩長戟為中

國之長技漢制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唐書擇宿衛勇者

議六

四

爲番頭習弩射未有弓弩院造牀子弩虎翼弩馬黃弩從
前有國未有用弩者也至於歷代以弩取勝則尤可稽
孫臏抵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
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
強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耽節度西川爲大燿連弩
而南詔憚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未易破走也
景德澶淵之役非伏弩射殺撻懶契丹未易服也以至劉
裕敗魏河上之師韋叡走楊大眼之衆則又無非以弩輔
車之效也丘文莊曰昔人謂弩爲中國之勁兵國夷所畏
服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衝衝制突非弩弗克
自古用兵以弩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

議六

五

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
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與愚謂弓弩火鎗二者雖同爲長
兵然而弦木爲弩削竹爲矢價廉而工省其製造甚易而
爲用甚速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但歷代弩制人各不同古
有連弩諸葛孔明損益爲摧山弩一弩十矢俱發唐有伏
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宋有牀子弩矢及七百步又
有千步弩矢及三里又有李宏獻神臂弓韓世忠獻克敵
弓皆弩也皆能射遠攻堅今日守邊誠能每軍造車數千
輛勁弩數千張何虜之足畏近見楊松疎陳邊計亦云以臣所見務臣所聞當今之時計莫如多造戰車廣置火器強弩便蓋夷人最善馳突故常以曉騎攻我軍我軍多不能支往往失事至於殲將莫救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又有多置強弩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解我此實兵家之

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但歷代強弩之制今官府既無
而民間亦多不知製造乞下今天下吏民但有能爲善治
強弩法式者
奏子一官

三日宜省騎兵以紓軍民夫中國之馬不如北虜之馬古
今無智愚皆知之其不可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也明矣今
既以守爲策是故車在所宜益而騎在所宜省五代范延
光言於明宗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之費可贍步軍五
人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宋沈括論賦民出馬備邊之病謂
北虜多馬而人習騎射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
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此皆工於謀國者也丘文莊曰我
朝馬政兩京畿及河南山東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
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今天下

議六

六

無事之秋欲爲武備內疲齊民外苦邊卒皆以馬之故馬
之弊極矣而迄無善政今日內地編戶養馬之法尤甚於
宋熙寧保馬之法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
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
及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民
以一身而當數役其害實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
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日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
猶之可也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
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
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
又斃前歲之生未依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

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又曰官軍領馬騎
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借者之
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鐵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
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者亦往往有之律文
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
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
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邊城萬里牧馬之多未嘗以之臨
敵出陣往往老死阜慙之間而困吾士卒以賠償之苦其
亦誤矣請自今沿邊屯戍卒以守疆界爲重扼要害爲主
惟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一軍之中大卒步八而騎二
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步以爲正騎以

議六

七

爲奇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戶之輩
生外可以免騎士之賠累矣愚按文莊所言軍民養馬困
苦之狀宛然如見仁人君子讀此虛不爲之蹙頰動念耶
然文莊但知馬不足恃欲省騎而增步欲步八而騎二而
不知步兵猶未易以當胡騎雖增亦奚以爲也故愚以爲
宜省騎而增車以車而衛步步卒皆令將車官旗方令乘
馬車以布陣馬以備緩急壯軍容通信息而已一軍五千
人中得五百騎亦可矣一鎮一萬人中得一千騎已多矣
如此則監牧之馬亦足以應各邊之用而民間之牧可省
矣民牧既省即可變賣其馬以爲造車之費移民間養馬
之費使少納造車之需於國計有益矣民間養馬一疋每
日預費草料銀一

三分今止令精銀一分語曰官添一員民增一害民馬既
海歲合籍銀三兩六錢

省即可省州縣管馬之官可省太僕駟馬之擾可省行吏
一椿騙局可省馬戶責俵孳生賠償倒死之苦雖使少補
造車之需民亦樂其省便矣各邊之騎兵既省則各邊之
草料亦可省輸或令改輸邊糧或令折納銀兩而官民亦
不無皆益矣嗚呼牧馬之政安邊之宜其爲微害如彼其
爲有益如此有國者豈可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
四日宜重勸賞以墾屯田自古守國以兵而邊兵尤爲難
強養兵以食而邊食尤爲難給蓋邊塞之地舟楫不通千
里陸運勞費十倍故秦人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苟非
卽其地分屯力耕食未易給也蓋土地本生物以養人天

議六

八

下未有不毛之土司民牧者苟能使地無遺利人無遺力
則何兵食之不可給也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此爲一
時行兵者言也豈有邊塞常屯空棄地利不力耕自給而
顧歲歲仰餉於千里之外非計之得也昔者戰國分裂燕
趙特彈丸黑子耳北抗強胡南支齊秦諸國未聞有兵食
不足之患也秦人初爲山東諸國所殲自孝公以亟耕力
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
輸邊而猶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
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盡也古之兵皆自
食其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然則屯田之策謂非今
日守邊急務乎故晁錯勸募民徙田塞下謂使屯戍之事

298-025

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為惠甚大趙充國擊先零願罷兵屯田人二十畝益畜積省大費卒滅戎振旅而還二子其真知邊計者乎不特此也李泌勸其君以屯田關中之策而士卒多應募願耕矣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粟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有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積食而遣之不遇數苗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命韓重華募人即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韓重華募人營田於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千餘萬緡矣元和中振武軍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賦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墾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入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

議六

九

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按李泌韓重華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即後人之師有為者亦若是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哉但邊塞之地風沙早寒耕獲比南方為難而又每有胡人寇鈔之慮今若不先為防護且重勸賞以來之則雖日談屯田無益矣故必修車戰繁林木議在後列伏兵以為之屏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恃而不恐若夫勸賞之令則莫若倣周人之田畯命官秦人之以力耕受爵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之詔唐有給耒耜耕牛假種糧之令皆無非所以鼓舞斯民使趨事赴功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

日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血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葉文莊所行即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粟不可勝用而尚何患邊餉之不充哉又按近日胡端敏奏議一款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

議六

十

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欲開種今若查照北直隸地方欽奉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耀則邊儲易足矣臣文莊亦請於凡邊塞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連邊糧州郡俾其齋

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擾邊軍皆贖而內地之民亦省累矣愚按二公之言尤合於王道藏富於民無見小欲速之意

五日宜田屯田以制邊縣宋滕甫有言中國外夷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外夷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馬端臨曰周官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此教練之數也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觀滕甫之言則知外夷之所以強而中國之所以弱觀馬端臨之言則知古列國之所以強而今天下之所以弱其故皆由於兵矣愚謂今宜稍倣此意創立法立制畧如漢鼂

議六

七

錯所謂制邊縣以備敵者焉蓋既重勸賞以墾屯田則兵民願耕者衆矣然後編之悉使爲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卽出一兵則田千頃卽可得千兵萬頃卽可得萬兵矣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戎雖強不足畏矣新縣既立俾沿邊舊所有州縣亦皆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戎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以給之使民自爲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則民得專於備禦樂於戰鬪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庶幾滕甫所謂人人能戰舉國皆兵外夷之所以強者轉而爲中國之強矣馬端臨所謂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古列國之所以

強者轉而爲今天下之強矣昔鼂錯言於漢文帝曰遠方之卒不知夷人之能不如邊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原食能自給而止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五一里十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接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或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按錯之言當時文帝一一施行之邊防賴焉唐李泌嘗言於其君欲行屯田之策以

議六

七

復府兵亦畧與錯同意嗚呼時無古今人無古今願力行何如耳今日誠能酌行此策因屯田以制邊縣但籍爲兵不收其稅但資其力不取其財但爲保障不爲兩稅實安邊長計嗚呼此策行則衛所坐食無用之兵可省矣六日宜行經界以寓地綱夫胡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之地多平原曠野一望極目險阻實希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畧如古者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胡騎四者我兵軍禦胡卽可依此爲營障免臨時掘塹之勞草木子日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

50 46.5

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于大順之中者乎觀晉卻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驗矣宋與開金人役蜀近邊地勢平衍騎兵縱橫無得宣撫使吳玠乃創地網於平田間縱橫鑿為渠溝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犯騎兵始不得肆宋太宗時議者謂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闕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澗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限戎馬愚謂古今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七日宜繁林木以資扼伏夫胡騎慄悍不可輕敵在乎多方以阻之制之而已林木叢密則敵騎不能入非惟不能入且不敢入非惟不敢入且不敢近何也彼懼有伏焉故也夫林木之中小車可由也步卒可屯也騎不可騁也兵伏焉則莫測其多寡也此敵人之所甚畏也古之智將鮮不以伏兵而勝兵無伏是無謀而浪戰也無叢林深箐兵難埋伏也是故繁植林木者所以便伏兵而拒胡騎之上策也蓋窮邊曠土空而棄之不若植林木之有益於備禦也今宜於邊界二三十里之內皆厚植樹木如榆柳之類皆易生之物如棗柿之類皆北土之宜廣植成林則不惟大可以收扼胡之效而小亦可以收薪果之利有益於官民日用之資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里叢林叢林之內而繼以屯田溝洫阻前扼後胡騎雖強何施雖招之使來且不敢矣烽埃居叢林之外兵車伏叢林之中屯田居叢林

議六

三

之內則田者得安於耕耨而無虞農益勸而田疇益闢而兵食益有賴矣夫繁植林木其勞費省於築長城而功倍於長城其勢壯於十萬師其險踰於山川丘陵有國者患在因循玩愒而不為耳為無不成無不效一勞而永利矣臣文莊謂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漳蔚等州西來一帶重岡複嶺蹊逕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胡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林木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不幸一旦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沿山種樹遇有罪犯應罰贖者隨其輕重定為則例專責栽種以必成爲效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胡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嚴督官司巡視看守不許作踐砍伐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取枝條以充朝廷薪炭之用而邊防亦固之以壯固矣文莊此議鑿鑿可行或曰古今拒胡自戰國至隋每有長城之築統高閣有築邊牆之舉矣其是非利害何居日此有損無益勿作可也夫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一也勞役重民怨讟煩興二也通近寇境胡騎出沒丁夫驚擾不時三也築之縱成曠遠難守久益頽廢四也胡寇倏來動輒數萬潰牆而入無異平地反爲所笑五也與此役者殆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虛地之壑百勞而無一益以此爲策策斯下矣故愚以爲不若創地網植林木扼胡之爲便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

議六

四

八日宜募驍勇以習砍營夫兵凶戰危浪戰實難浪戰者胡騎之所長砍營者中國之所利兵法日先人有奪人之

心又曰攻其所不備乘夜攻之謂也歷考古今用兵能
行攻營之術者十戰九勝况胡虜無營柵壁壘攻之尤無
不勝也稽之往籍而可知矣安祿山將令狐潮圍張巡於
雍邱相守四十餘日巡以死士五百乘夜攻潮營潮軍大
亂焚壘而遁宋尹繼倫遇契丹耶律休哥南寇命士卒捲
甲衝枚秣馬俟夜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
哥爲短兵中其臂而遁契丹爲之奪氣劉錡禦金兵于順
昌募壯士五百夜攻其營乘電奮擊敵衆大亂積屍盈野
國朝大將軍徐達常遇春攻元將麻擴帖木兒于太原步
兵未集遇春與徐公謀遣精騎夜劫其營廊擴中傷而遁
正統中昌平侯楊洪守邊能用奇兵遇虜入寇必擣其虛

議六

七五

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此古今攻營取
勝明效大驗歷歷也今日守邊禦胡尤當以此爲長策昔
後魏太武帝英雄主也亦畏南人攻營觀其遺宋主書曰
吳人止有攻營伎我亦不癡晝則遺騎圍蹙夜則離彼百
里外宿彼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所
有哉胡人之畏攻營如此張巡與令狐潮戰矢盡巡縛藁
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襲人賊笑不設備乃
以死士五百攻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按此等兵法尤
妙一計而三誤敵旣誘敵前復離敵心乃取攻營是
勝今日禦虜倣此尤妙曉巡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
九日明賞罰以振國威昔人有言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以治天下斯言至哉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明
兵威不振不強者未有兵強威振而敵不懾者賞罰不明

者反是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又曰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又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古先聖王用兵制勝之道而致

祖宗所以驅逐胡元肅清沙漠莫非由此致之也奈何百
餘年來承平日久人情漸狃於宴安法度日趨於懈弛
朝廷之賞罰或不能嚴於將帥矣將帥之賞罰或不能行
於士卒矣賞罰不行因循姑息苟且玩愒邊防日虞以全
盛之天下而困於醜虜之憑陵誠可爲長太息也今日邊
方賞罰之失不能一一盡陳姑卽諸臣奏疏粗見其槩胡
參政松疏曰邊境近年侵盜驅畧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
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場

議六

六

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
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畧老羸
屏弱行不能遠彼乃視爲棄核委以噉我而我則因之以
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於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
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
虜之笑哉此退縮當罪而不罪也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
於將帥者一也許都憲九邊圖論曰成化以前敗軍法重
無有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賜稍
已解弛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宣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
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此失機
當罪而不罪也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帥者二也又

曰 先朝軍機法重邊臣不敢蔽否則謂出不測今乃造
 為活套窺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同
 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
 獲戎馬在門而云追奠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
 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所控訴
 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
 也此欺蔽當罪而不罪也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帥
 者二也議者謂近日禁網嚴密於嚴廊之前濶畧於邊境
 之上欲求諸邊激勸不可得也誠切證也有為邊議至言
 者曰兵必先定制而後士眾不亂士眾不亂而後刑罰乃
 明刑罰既明而後萬人齊力故兵法曰卒畏將甚於畏敵

議六

七

者勝未聞豪悍緩散擁數萬之師執狐疑之心乃得勝策
 者也大同鎮軍自癸巳李瑾之變以來猖狂恣睢驕氣未
 殄將帥曲為包容教場鞠為茂草鎮軍既然諸部相效閉
 居則揚揚莫禁有事則與奕不前胡參政疏謂每邊警交
 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
 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噪呼脫巾而詬詈事
 勢至此豈不可為痛哭哉此今日將帥之賞罰威令不能
 行於卒伍莫此為甚矣嗚呼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
 帥賞罰尚安所施將帥之賞罰不能行於卒伍養兵尚復
 何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邊事吾不知其所終宜諸臣
 發憤痛哭觸目激中惓惓憂治世危明主而不能自己

也議者又謂胡虜之所以致強能為中國患蓋彼得休息
 生養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
 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耻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
 則利歸於上彼雖夷狄然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昔
 金酋粘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朝劉起慶用兵一夕逃
 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嗚呼夷狄且以信必致強况
 堂堂中國而顧有愧於彼耶昔者戰國之世齊國不治久
 矣一旦威王奮怒封卽墨烹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
 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嗚呼列
 國且以賞罰致強况有天下者何獨不然耶五代之季下
 陵上替胡虜盛強中國衰亂極矣周世宗因高平之戰按

議六

七

誅潰將焚愛能何徽等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戰勝攻
 克宋太祖始為周世宗將與敵戰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
 陽為督戰以劍砍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
 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暨即位復斬川班直妄
 乞恩澤者四十餘人因與臣下論及唐莊宗事撫髀歎曰
 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嗚呼周
 世宗宋太祖二君皆居危處亂際時多艱猶能奮其賞罰
 克致強盛况今全盛之天下而能賞罰信必如二君將見
 事半古人而功必倍之矣患不為耳大抵我 朝邊事一
 向只為因循姑息玩愒偷安八箇字所破壞不斬釘截鐵

斷除此根天下事未可知也一又按胡瑗奏議自更賞罰
讓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我國舊制也兩軍相敵當
先格鬥者手眼瞬息不得差也何暇到首使其取首則
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
彼大賊殺良民或得軍行之賊被擄出之人而割之
已降或殺良民或得軍行之賊被擄出之人而割之
多非真功也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躪而為敵所敗此
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
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
重不倫隱隱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
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名可驗殺之不能取首
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整
堡任其攻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礙惟事欺隱而已宜
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
不曾割取首級惟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至於退縮擄
衆自衛殺賊深入者但被擄數十人之上俱問失機其戰
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家證某人謀策某人當先破
陣某人殺死某人皆巡撫官即時賞給銀兩不必論功破
官其有二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四五人之上
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刑案必問重罪如此庶

議六

充

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愚按
胡端敏此議明白深切蓋首級論功起將士妄殺虛冒之
弊交鋒殺傷間發充軍起邊將權來自保退縮不敢戰之
弊此二弊皆為邊民深痛不痛草此弊太平未有期也夫
首級論功暴秦商鞅之作俑也然臨陣斬獲真賊甚難而
所謂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殺被擄逃出之人甚易故今
首級真功不一二而偽冒者恒八九上官但見其獲功即
喜而何復復辨其功之真偽也夫律殺一家三人凌遲處
死極惡也今妄殺三功即得陞官世襲賞延子世極賞也
以極賞而加於極惡之人天倫大討兩失之矣夫殺良民
報功甚易無辨而受極賞貪功者誰不欲為也故愚以為
今日不發此法妄殺良民之禍未已也自古兵家惟退縮
罪重不罪其戰而殺傷土卒也雖殺傷或古而殺相繼縮
亦足以示威懼敵猶當以功掩罪也諺云壯士臨陣不死
帶傷差殺傷兩軍之常也戰者有全勝之理也哉能向無
懼已足多矣今邊例如此是使之使退縮自保而致寇敢
於深入而無忌也夫陵民膏血以養兵於樂寇安民也
乃退縮而寇愈使民肝腦塗地則用兵於樂寇安民也
無用之物為矣有之知無不若什何其民使自為兵猶能
自竭力相救助捍衛之為愈矣愚謂不變此法邊民係擄
之禍未已也胡端敏此

議經世君子所宜致思

十日宜重將任責以成功夫重將之道其要有三一曰選
之精二曰信之專三日任之久選之精而後其人可得也
信之專而後其志可行也任之久而後其功可成也三者
闕一不可夫邊方之任與尋常腹裏不同寇迫門庭風雨
飄忽苟非其人則修攘無術制馭無方生民蒙其殃而國
家受其敗是誠不可一日不得其人以處之也精選矣得
人矣而信任之不專謀焉而不聽行焉而疑之掣肘焉中
制焉則亦無以使之展其才行其志而茫乎不足以收得
人之效亦終於無益而已得人矣信任矣而用之未久又
條遷而屢易焉則人無固志所行雖善而後來者又已易
其轍矣欲望其功之成不亦難哉故曰三者闕一不可凡

議六

平

用人之道皆然而邊方將任尤為當務之急求之於古
若趙將李牧守鴈門而大破匈奴十餘年不敢近趙邊唐
置李世勣於晉陽而民夷懷服十五年邊塵不驚由有得
於茲三者之全效也降及近世得任將安邊之道者莫如
宋太祖宋失邊險胡虜最強南方未一斯正時勢之難也
宋祖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誨等備
西夏專制焉久任焉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筦轄之利悉
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
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
遣之由是邊臣富實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
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胡宋

亡國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國宋祖將將之賢
 誠萬世有國者之軌範矣與治同道罔不興使今日任將
 能如此尚何邊事之足憂醜虜之足患哉乃竊觀近日諸
 臣疏議似有不然者謂今邊將巡撫有缺視為常階不論
 所宜甚至廟堂之上相顧無人非因分誼疎逃登崇日獲
 者舉以中之則為人處決而已不問其堪與否也則今日
 之選將用人與宋祖異矣又云今總督諸臣動輒奉制賞
 罰不能目決繕修不能自專芻糧不能自給攻守不能自
 調動須奏請事由中制倏然欲行忽欲報罷甚至搥狀小
 吏主相絕責請兵請糧此正為國事焉耳旁皇哀求延頸
 企踵而內應不至宜其鯁鯁然結疑慮之懷而臨事蓄縮

議六

三

也則今日之委任邊將與宋祖異矣又謂今之巡撫甫至
 任而卽望邊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
 焉得有善政其甚者旦夕培剋日夜鑽刺圖維所以移徙
 邊陲而冀他命其視地方曾遠慮火窟之弗若而又何暇
 經營展布勞來之策為國家無窮之計耶則今日之任將
 久速與宋祖異矣三者皆與古異無怪乎邊防日益隳壞
 胡虜益輕中國長驅深入莫敢誰何也今之論者動曰天
 下無才嗚呼是何言也愚謂為此言者非愚則誣矣古今
 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但患上之人不能知而識之舉而
 用之自古豈豈肯才於異代耶更借宋爭明之宣和之季
 莫安日久紀瀾盡隳金虜侵陵靖康遺覆斯時也天下似

乎無才矣建炎繼之名將輩出韓劉吳岳王德牛皇張憲
 郭浩之儔狂虜魂魄天下未嘗無才願君相所以用之者
 何如耳古之取將者或起於推埋屠狗或拔於俘囚桎梏
 或擢自卒校如韓劉吳岳初皆起於卒校也今日推將必
 限自指揮以上千百戶而下且鮮及焉不亦狹乎古之選
 將者多取於戰陣或以謀畧或以勇貌如韓信坐法當斬
 而滕公奇而薦之岳飛坐法當刑而宗澤奇而用之壯其
 貌也蕭何數與韓信語而稱其國士無雙張所因岳飛論
 用兵而嬰然謂非行伍中人奇其謀也今日推將惟憑撫
 按薦章而究其所以薦則或以文雅或以阿奉或以權囑
 以賄致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縱令韓岳復出吾知其死

議六

三

於囚桎老於卒校而已何由而知之識之舉之用之而使
 著庸功於當時流聲光於百世也哉故愚以為今日非無
 將之患而識將之難非專信久任之難而舉將得人之難
 使居宰輔居本兵者有蕭何宗澤之賢則何患乎無韓岳
 諸人之才出而應國家之求膺方虎之寄而所謂信專任
 久舉而措之無難事者矣

卷六終

右治安要議十六卷清澗先生著廣州鄉賢傳稱巡按陳
聯芳都御史李壯侍郎萬士和恭順侯吳繼爵嘗取清
澗所著要議及通紀通辨古今至鑒爲之梓行此本則
其玄孫璋重刻擡頭處皆跳行或空一格蓋猶沿明本
之舊也議中所論明中葉積弊斟酌改革按之時勢鑿
鑿可行故瞿詹夫九思謁墓文言要議多君國大訃謨
當事每每採用之序題嘉靖戊申以清澗生弘治丁巳
推之時年五十二攷明史嘉靖間韃靼最强吉囊俺答
屢犯邊山西尤被其害二十三年甲辰俺答復自萬全
右衛入掠蔚州完縣京師戒嚴清澗著議於備邊禦戎
講求切至以此至二十九年庚戌俺答又自古北口入

議六 步

三

直犯京師凡飽掠八日始出塞去清澗成此書時尚未
之見然其云我朝邊事一向只爲因循姑息玩愒偷安
八箇字所破壞不斬釘截鐵斷除此根天下事未可知
也蓋早慮及之矣惜其時分宜柄國廷臣無敢採其議
上之於朝遂令韃靼縱橫終嘉靖之世不能制此可爲
太息者也明史藝文志 四庫提要載有清澗通紀通
辨一書而無要議蓋傳本久佚當時未得其書此本任
官議卷末有缺文亦無從校補然大意已足見一斑云
庚申五月陳伯陶謹跋

六齋卑議

六齋卑議

一歌部按義書

民國十有七年
永嘉黃氏校印

平陽縣志本傳

宋衡原名存禮改名恕後改名衡字平子號六齋陳君年譜

時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自序萬全鄉鮑陽人父賓家籍年邑

廩生喜宋五子書以公方信鄉里邑有公善無不與約探訪衡

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八歲在塾瑞安孫鏘鳴過其家奇之

妻以女年九歲能為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即每與宋元人立異

年十四見王陽明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

為是之說自序十六為邑諸生年是時瑞安孫衣言鏘鳴兄弟

方以陳傳良葉適之學誘勉後起衡既從受其學而衣言子詒

讓治訓詁學絕精兼通佛典其同邑金晦治顏元顧炎武之學

自序陳蔽宸治鄭樵章學誠之學年陳虬治蘇軾陳亮之學虬

兄國楨治易象數兼禪學皆與講問大義多所啟發自序而超

六齋卑議

傳

敬鄉樓叢書

悟詣極往往不為古人所蔽參陳詩宋光緒丙戌年二十五丁

父憂遂僑寓瑞安為游學計明年從外舅鏘鳴於上海龍門書

院又明年於金陵鍾山書院皆襄閱課卷庚寅游湖北謁兩廣

總督張之洞說以變法不聽登黃鶴樓賦詩見志是冬出使俄

德奧荷欽差大臣許景澄奏辟為隨員病不果行壬辰游京師

謁大學士李鴻章一見咨賞以限於資格委充水師學堂漢文

總教習乙未在上海襄閱求志書院課卷辛丑在杭州任求是

書院漢文總教習王寅禮部侍郎朱祖謀以經濟特科薦丁母

憂不赴癸卯游日本年規風土語學術越歲乃還陳詩宋乙

已應山東巡撫楊士驤聘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宣統元年歸

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年衡自移家瑞安輒頻年浪迹江海自

楚浙燕齊外以居申江為最久交游名士徧海內益博覽四部

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自成一家之學參年譜

大旨以顏習齋為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黃梨洲為能接言游

氏孟與氏之傳世苟以黃說為體顏說為用則大同可幾豈但

小康哉前序遂本其意著為書曰高議有申周學重孔問篇明

今所謂漢唐宋學非周以前之學孔子廟問項橐以譏今士之

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

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琴為尤激子道婦

道篇開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櫻世怒遂

火其業年別為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

二篇三十九章擬方自序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

曰卑自序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為大同之政見在也年生平

痛詆洛閩之學為陽儒陰法以為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

六齋卑議

傳

敬鄉樓叢書

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

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後序其所抱之學說政見大概如

此是時漢學多趨枝末春秋公羊學方盛行年衡譏切之曰洛

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不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不

實近時通人教以漢學風氣既成華士趨名乃始以談理為厲

禁講學為大詬且以實踐為迂以躬行為腐以信厚為可笑以

淫盜為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

不影響疏外苛刻躁妄陰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傳若斯之

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年又云春

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尙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

賢既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

傳則其流弊又狹陋矣別杭州求是凡此諸說皆為平實

衡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陳詩宋微所著又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關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在燕箸津談十六篇是歲中日失和師徒大潰因箸籌邊三策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若干卷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各若干卷衡無子以三弟子佩璫爲嗣蚤卒女一即昭衡卒時以遺箸付焉譜年

六齋卑議

傳

三

敬鄉樓叢書

光緒癸巳十有九年俞曲園師書後

嘗讀後漢書王符仲長統傳所載潛夫論昌言諸篇輒歎詎不置以爲唐宋以後無此作也不圖今日乃得之於宋子燕生蓋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其意義因深而文氣樸茂異時史家采輯登之國史亦可謂甯固根柢革易時弊者矣惟變通篇三十七章鄙意以爲宜緩出之其造端閱大者固未必即能見之施行瑣屑諸端不知者且謂妨於政體竊謂君子之論論其大綱而已孔子富之教之兩言千古不易三代以上聖人治天下以此即漢唐以來凡治天下亦以此然何以富之何以教之則孔子不言也一國有一國之富教不能通於他國一時有一時之富教不能概於他時至孟子屑屑然論之即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或可施於七十里之滕耳齊梁大國能用之乎而况後世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固不能通而變之實難是以君子慎言之也燕生屬序其端余謝不敏竊書其後云爾曲園居士俞樾

六齋卑議

叙

一

敬鄉樓叢書

六齋卑議

宋 恕

燕生

巨清光緒十有七年宋恕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於亞細亞洲東海之濱成以質其師曲園先生先生譽之然戒曰是宜緩出恕敬受戒然漸聞於世索觀日衆宋恕之友謂宋恕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相與議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子盍出子之議以備擇焉宋恕謝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能通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安用宋氏卑議爲宋恕之友曰雖然其亦盡吾心焉詩不云乎詢於芻蕘子之議甯不足比於芻蕘與於是乃取舊稿稍加改削印行問世而重爲之敘曰宋恕年十九受大儒顏習齋氏之書於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宋恕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

六齋卑議

一

敬鄉樓叢書

爲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弱冠後見浙西李壬叔氏所序德國學略扶桑岡本子博氏所撰萬國史記及南楚郭筠仙氏扶桑岡鹿門氏之緒論悄然以悲泣數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已而又得見大儒黃梨洲氏之書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在此矣此劍之所以復否之所以泰唐虞三代之所以盛而美英日本等國之所以四民樂業月異日新者也苟有權力者咸克以黃氏之說爲體以顏氏之說爲用則大同其幾乎豈但小康哉卑議之箸緣起具於前敘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自命曰卑雖然其諸不謬於儒術而不見斥於黃氏顏氏之徒者與其諸可告無罪於言氏卜氏孟氏者與其諸陳於空山吟於荒野可使恒河沙數之冤魂沈

魄感而夜哭聲連千里不能休者與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今天子聖神執政多仁蓋遠於北風所譏其有願行不忍人之政者乎其甯無取於斯議焉

光緒二十有三年去箸書時七年宋恕自敘印行緣起卑議篇章名次

民瘼篇第一章十

患貧 盜賊 旱潦 士妖 庶莠 僕役 胥幕 賦稅

釐鹽 刑威

賢隱篇第二章十五

塾課 教官 書院 科場 小楷 養望 洛閩 漢學

文詞 外務 歲月 用違 傳舍 政本 山林

六齋卑議

敬鄉樓叢書

變通篇第三章三十七

師範 四科 博文 開化 學會 取士 議報 樞部

開院 華銜 民政 軍政 九曹 鄉聚 聽訟 輕刑

司捕 懲罪 重祿 停捐 泉幣 醫藥 道路 水火

三業 箸書 正名 廣譯 圖籍 服色 旌表 倫始

析承 救慘 節漸 同仁 禮樂

基礎篇第四章二

更律 帥信

都四篇六十四章

廣白

此書著於光緒十七年故所論政事截至十七年爲止現雖稍加改削而大體仍還原書之舊故不能增論十七年以後之政

事

鄙人著此書非欲借為入仕之媒亦非欲盜取一時之譽徒以躬處奇艱傷心同病惻隱未絕不忍無言明知空言雖切無補蒼生等諸候益時鳥自鳴自己耳

無量劫無量世界莫不有物斯莫不有人莫不有人斯莫不有國莫不有國斯莫不有政政之宗旨不出兩途曰富強曰治平若神州之儒教印度之佛教宗旨皆在治平故與法家若婆羅門若可蘭宗旨在富強者勢必冰炭運丁其否則宗旨在治平者必不得執政此孟子所以困於齊梁鷓冠子所以窮於南荆陸宣公司馬溫公之倫所以掣肘於唐宋者也此書雖未嘗不談富強然宗旨在治平與法家富強之說絕異巖穴高士幸勿臆同宗旨在富強者之談而不屑披覽

六齋卑議

三

敬鄉樓叢書

此書篇章名數及其中字句皆鄙人一手所定自首篇首章首句至末篇末章末句毫無謬於宗旨自相矛盾之處所謂一家之言與道聽塗說剽襲影響者絕異苟海內外通人欲正其失敢請屈尊先閱敘言再將四篇六十四章逐字過目然後賜正若不屑細閱偶見一二句或一二章遽加攻難則鄙人所弗敢聞命

英美等國治內之法合於公理者殆十六七或且十八九至其外交之法則公理尙止十合三四其不如英美等國者無論矣此書專論內治故於英美等國有嘉無貶非不知其外交之未能盡絕妬忌陰險之習也彼中公理家固多譏切政府者矣域外諸國或近海或遠海皆魏默深撰圖志概指為海國貽笑域外三尺童子今公私文字皆指外人為洋人指外交之務為

洋務夫洋者海也非不美之名用之無當於貶外而徒招不識字誼不見地圖之譏奚而弗正其名歟若斯之類此書皆不敢沿誤誠懼外人之譏笑辱我神州也

外國為非臣僕我皇朝者之總名歐洲為五大洲之一名今人動輒混言外國若歐洲法良意美試問東南洋諸食人之國及非洲諸以人祭祖之國非外國乎土耳其非歐洲之國乎且歐洲中最治之國尚不及墨洲中最治之國何獨慕歐洲乎此書實事求是凡言外國之法良意美必指實某國或某某等國或白種諸國懼善惡混也

由我帝京向西繞行一周則俄英屬地為近西而朝鮮日本為遠西向東繞行一周則朝鮮日本為近東而俄英屬地為遠東明乎地圓之理則知域外諸國無不可指為西國亦無不可指

六齋卑議

四

敬鄉樓叢書

為東國而奈何專指白種諸國為西國其人為西人其法為西法其學為西學乎此書實事求是凡有所指概不泛用西字八旗禁旅駐防營制餉需等舊章應如何變通之處非草茅所敢妄議懷遵國法概從闕如

此書宗旨雖在治平然所擬之方於治平實際不過得半故命曰卑議願通人高士曲鑒區區都十條

民瘼篇

患貧章第一

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無危象食為民天天足則民無離志自古及今未有十室九空而不釀亂家給人足而不成治者也是以百姓不足動有若之嗟訓農通商致衛朝之富海外望國深

明斯理故極力求富而藏之於民蓋與法家富國之旨殊矣富強之旨與儒家富強之旨判若天淵孟子最深於富強之學商鞅亦深於富強之學然而商無可通者旨殊也咸同以來弊政滋甚橫征內困互市外漏農田水利之制苟焉弗修天地自然之藏尚多未發禮義生於富足凍餒忘其廉恥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茶毒可爲寒心者也

盜賊章第二

昔惠人遺戒明火烈之功嚴尹信罰息犬吠之警道德齊禮其風渺矣刑以止盜又可弛歟夫爲盜之樂十倍良民自非必懲富猶易犯何況貧驅爭趨奚怪今盜律非不嚴捕官非不多也然而首善之區騷肆尤甚中原庶族十九業斯黃河南北跬步荆棘大江之表較爲樂土然劫竊之事亦無日無之役有私例仰贈陰護官有同情諱劫細竊豈盡亡良均非得已被盜之戶

六齋卑議

五

敬鄉樓叢書

旱潦章第三

大小諸川時常泛溢高原燥區又苦屢旱更相爲虐循環不休哀鴻滿地良堪惻隱夫水旱之降世以爲天然人事未修豈宜委數夫種樹以潤空氣理著於西書鑿井以引源泉效彰於東國皆防旱之至術化磽之良方至如境內有浸因而善用則幹流支波但能爲益而淹稿之災兩可無虞忘所當盡動輒言天但求暫安計不及遠坐使父老幼孤頻遭於慘亡田園室廬恒懼於不保斯乃仁人所流涕志士所撫膺也昔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以今方古未爲甚烈然情隔於代遙痛深於目擊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先王詞意迫切若此閭中遠遠誰上流民之圖公等慈悲甯勝籌賑之舉永慮長策更待何人

士妖章第四

號士者流倚厥章服舞弄刀筆橫暴邑里庶民畏之目爲訟師訟師之強有力者聲氣廣通震懾守令例案特熟挾制院司一喜一怒萬戶股栗生人死人操其毫端弱無力者揚威數村稱雄九族良懦被虐厥痛均焉夫察拘文嚴視刑懲重猖獗至此其故安在蓋由庶鮮識字士罕讀律鄉議無權官護可恃夫趨榮遠枯者有生之恒情悲貧慕富者含識之公理今章布之士謀食奇艱一尺青氈大費延譽書劬夕悴肘見踵決猶多上闕甘旨下穿號啼窮鄉絕望高軒之過貨錢假粟動遭市人

六齋卑議

六

敬鄉樓叢書

之辱而彼業訟師者或等列庠校或屬在世年非有公卿之職而門疑要顯非有黃白之術而財足揮霍居則煥館涼臺適體於冬夏出則狎客健僕導隨於前後鮮衣怒馬親戚讓途沈飲縱博衣冠滿坐積貲購仕仕貲相長輪蓋耀宗宅利子苟非上哲相形難堪是以效尤波靡守節風微巧取豪奪各矜名家誦詩習禮競用發冢遂使農販之儔腹誹孔孟以爲一號爲士便不可近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玉石同譏誠憤切於身受惡賂於耳聞也

庶莠章第五

古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則三家之村必有地棍或練習拳勇動輒毆人或包藏禍心專喜敗事或陰結訟師奉令承教或顯交胥役揣瘦量肥或驅率悍貧騷擾懦富或依託勢富欺壓

弱貧或羣行郊野截亂婦女或私立規例強派農商鳥獸光化滅理若斯魚肉善良觸目皆是夫耕夫織婦獲利甚微小販之艱亦不可說辛勤一生致富能幾稍有盈餘便愁虎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一夫發難厚賄乞哀憐聲播揚外患紛起今日輸幣明日割地楚歌未乾秦兵又至不忍忿忿背城一戰胥役訟師每多助棍敗者十七勝者十三正使得勝訟費浩繁而彼地棍充其受懲不過笞繫笞不知愧繫即獲釋既釋之後仍復來擾終當賄和以靜門戶至或彼係戚族或此乃孤寡則勝敗之數尤與情違弱貧被壓苦倍茲焉今民鮮不思去鄉井慕趨公門實業憚修游惰日衆驅於地棍亦一端歟詩云大風有隕食人敗類又云民之罔極職涼善背誰之咎也

僕役章第六

六齋卑議

七

敬鄉樓叢書

內僕外役倚官作威名則不齒實則極樂僕權倍主役權倖僕氣攝本管各署之常芸芸四民輸其膏血不義致富或逾王侯姑論州縣門僕歲入動數千金多且萬計更名報捐轉瞬顯仕明暗諸役千百爲羣此輩性行本鮮良善一來作役濡染益非朝得官票儕偶相賀幕宿村店勢燄便張所至之家奉若神明酒食之外索獻錢幣若係紳戶稍不敢違若係農販雞犬一空欲擊不滿輒行毆毀鄰舍代哀必遭株蔓詈人祖父以爲當然辱人母妻亦復時有及原被到案勝敗既分爲笞爲繫令出於官掌笞繫權操於役其笞也勝家預賄則計十肉飛敗家預賄則呼千皮存其繫也勝家預賄則怪情私加敗家預賄則賤食使適至於捕官之役冥庇盜徒刑官之役勒買刀數尤駭初聞豈勝痛哭夫教養之道曠代失修民生今日爲善實難半畝

之宅良莠雜處一門之內苦樂懸殊不平之端何日蔑有原其始意皆欲訟官繼念得直與否尙未可知衙役臨提先受騷擾遂爾隱忍不發抑鬱終身或乃不願生存含悲引決老成家法以守快爲宗閭里格言以勿訟爲要得聞於官萬不能一聞而得直百不能一詩云哀我墳寡宜岸宜獄捱粟出卜自何能毅匹夫匹婦制於強暴乏財而訟鮮不危躬沈冤幽恨充塞天地僕役之爲禍烈哉

胥幕章第七

夫貴賤之品以才德爲衡輕重之任以貴賤爲次斯固用人之雅素理國之經常今時所睹大異是焉修撰編檢其名甚貴然尺寸之柄不以相假各署胥吏其名甚賤然威福之權乃與之共就中權重莫如部胥舞文弄法父子傳家曲出深入黑白變

六齋卑議

八

敬鄉樓叢書

色司員多貧每仰河潤潤既及矣勢難持正其廉公者又多愚直疎於例案昧於情弊欲駁不能受欺不覺七堂人雜兼差政繁畫諾惟命不知何事官反爲吏吏反爲官名實相戾一至於此外署吏權稍輕於部然督撫之吏奴視鎮協布按之吏踞見守令提學之吏陰操黜復知縣之吏半握賦訟無署無吏無吏無權并爲一氣毒遍赤縣夫僕役等輩皆有傳人胥吏雖賤尙非其比甯無君子出於其中然衆寡之數始惡絕矣在昔漢氏郡縣稱朝妙選鄉望以充曹職十吏合一猶有古風蓋嗜利之心有生同患欲遏其流惟持名念是以古先哲王用名範俗夫苟任之則宜貴之既賤之矣豈宜反任彼之來充固非爲名惟利是圖又焉足怪至若刑錢劣幕盤踞挾持尋其殃民或甚胥吏望卑分尊賞罰不及苟弗改律末如之何律之弗改雖貴吏

名亦恐無益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膏膏之熱生於法家濯之濯之其必以儒歟

賦稅章第八

今京祿奇薄專仰外贈外官費繁特剝軍民剝民大宗基於州縣州縣四應取諸賦稅天浮徵勒折律有明禁然爲今州縣苟遵律言不能終日故浮勒之禁徒存其文浮勒之實仁者不免但仁者爲之較有限制而服官之子中人爲多當其未仕非不慕廉笑罵貪酷亦出真心及親其境公私交逼環顧同儕莫不浮勒倍徵浮也數倍亦浮倍折勒也數倍亦勒人之欲錢苦不知足既必破律自專計利計心一起多多益善由有計心漸入貪境由有貪心漸入酷境陷溺日深殊不自覺遂至紛提孤寡頻飛雷火之籤大索契憑不恤脂膏之竭指正人爲漕棍視農

六齋卑議

九

敬鄉樓叢書

戶爲奇貨僻左之地愚樸之鄉賦稅苦民尤不可說但獄不繫尙得清名夫今之州縣風莫下矣苟苦民之事止於賦稅目之爲清固亦近似然清者若此濁者奚如詩云爲民不利如云不克黔黎之苦何其極歟若夫京外舊關掌稅官吏無殊劫盜則更可悲者矣

釐鹽章第九

相沿虐政莫甚官鹽近創虐政莫甚釐捐夫鹽於民生每飯必俱質本極純而官雜之味本極美而官惡之價本極賤而官貴之仇彼私販號之曰泉水陸置兵專司截殺鹽官囊溢譽滿區中鹽犯人微死者山積又動指買私牽連破產使富苦勒派貧苦淡食吁可悲矣釐捐之法效從洪逆數十年來設卡日密抽捐日重去釐遠矣徒仍其名總辦分委得檄色喜巡丁司事入

局顏開索賄橫行人理幾絕觸怒勒罰千百任倍寸絲尺布隻雞斗酒苟無私獻亦不能過至乃家船載水投石中流村婦裹糧奪糶當路傾貴斃命輕若鴻毛或弗能忍聚衆毀卡徒受誅夷隨毀隨設計臣憂餉豈暇恤民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鹽哉釐哉稍有人心莫不切齒嗟彼創者持者加者獨何心歟彼方號曰大儒號曰良臣然則釐鹽之虐豈有窮期歟抑豈獨釐鹽然歟昔漢代賢良力爭鹽鐵宣公溫公痛斥聚斂儒哉儒哉

刑威章第十

古先哲王制刑禁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誠以堯朱反性周管殊情各事其事同惡蓋鮮自公理漸晦高位多憂刑以鋤忌非以禁暴懼報親仇計出網盡秦漢之制動輒三族元元之苦蔑以加矣皇朝定律大致沿明相及之法尙未削除假有柳下之

六齋卑議

十

敬鄉樓叢書

聖必蒙盜跖連枝之戮蔡仲之賢終以郭都遺種而錮二百年來抱恨何限若夫各署審案恒用酷刑逼招使被誣良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必承乃已既承之後曰磔斬絞惟上所定是以九州之內無力之民莫不日夜自危常恐禍及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悲夫使三代遺民至此極者非鞅斯也歟

賢隱篇

塾課章第一

孔孟教旨晦於秦後然漢唐諸儒辛苦傳經微言大誼多藉以存厥功偉矣自洛閩師弟以不學之軀肆口標榜張其謬說奇淫以來宗之取士功令之文必極腐陋又極纖巧乃爲合格禁引子史禁涉時政忌諱深重法限嚴苛於是民間塾課專錮聰

明墨守是督博覽是戒有好讀古書者父兄以爲大戚有稍講世務者庠序以爲大怪連上犯下銷磨銳氣細腰高髻挫折英才少壯精力既竭於茲先入爲主神昏已久通籍晚學暇晷難得自非上智焉克有成昔賢斥洛闈爲洪猛等八股於焚坑夫豈過歟

教官章第二

童生入學進身始基今之教官所教何事橫索冊費罔恤破家教之貪酷乃無遺義優劣生員匪文匪行惟愛惟憎屈膝道府乞憐州縣無所不至庶幾稱職吾見罕矣夫進士舉貢今之所謂正途也而生員者正途之所從出也教官者生員之坊表也教官不可問而生員不可問矣生員不可問而進士舉貢不可問矣進士舉貢不可問而通國之政治不可問矣

六齋 卑議

十一

敬鄉樓叢書

書院章第三

今自京師以至縣城皆有書院以課功令文大率朔官望師貧士特膏獎爲生課案操榮辱之柄苟能實事求是尙或有不補焉乃今縣令以上概多不學無聊署客候補僚屬苟且閱課所延院師非其親故即以陋例師課公明百難得一官課公明千難得一夫書院非尊爵之區院師非贈好之物表既不端景焉不曲浮薄之子負笈萃處永書縱博長夜羣飲甚或圍調婦女朋援市肆淫盜顯行無復羞惡其號稱攻苦者終日呻吟不出三科之墨窮年寒杜甯聞四部之名哀哉書院或以爲自放之場或以爲自囚之獄雖多奚益可爲太息者也

科場章第四

今京員十九奇貧幸得試差陋規不多難補生計若憑科名則

數萬之金或可立致少亦數千雖畏彈劾發覺甚稀冒險圖利常人之情倘差以賄得則更所必至外省分房例用知縣候補窮困尤恃鸞薦提學豐於陋規最少鸞榜鸞乃叢幕復有非鸞而以情贈鄉會試官或憚閱卷每募生員許充隨丁入內代閱應募之人皆極無恥而操重權其餘場弊無涉閱卷又不勝舉大小試場卷多限促掌試之官雖一目十行萬難遍閱縱極公明失人猶多况公明者晨星落落數百年來通人節士遇合恒艱勢固然歟

小楷章第五

殿試一甲世以爲至榮修撰編檢之職世以爲至貴然問其所以得之者小楷也苟小楷不工雖有經天緯地之學沈博絕麗之文不能得焉優拔貢生之朝考也亦以是爲等差遂使京外

六齋 卑議

十一

敬鄉樓叢書

風氣特重楷課慕妍恥醜舉國若狂疲心手於點畫擲光陰於臨摹器求精佳或歲費中人之產形尙滯俗并大失書家之意此事無謂最爲淺顯諸公衮衮想莫不知徒以忌諱未開論對必泛千篇一律無可甲乙聊憑小楷亦豈得已類此者多悉屬病標致病之本盡於忌諱矣

養望章第六

編檢史職也館中之課宜以史論今課詩賦於誦何取昔如司馬長卿之賦猶或譏其諷一勸百揚子雲之賦猶自悔曰壯夫不爲况命以腐泛之題專尙頌揚之巧乎蓋漢末置鴻都之學儒臣非之唐宋以聲律取士君子病之今八股爲害既甚聲律幸脫八股之繫復爲聲律所困自非曠世逸才有聞頓悟更以何暇治實學切究時務養望之地識議井蛙偶出鴻通必被

衆謗曷足怪乎立法初意固欲其愚不然夫豈不知聲律之無用也

洛閩章第七

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強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強洛閩講學陽儒陰法談經則力攻故訓修史則大謬麟筆誣貞詩爲邪淫醜詆夏序惡禮運之聖論政擯游傳自謂接孟實孟之賊背此聞誅一夫之說樹彼臣罪當誅之誼背此殃民不容之說奉彼虜使其民之教道統帝統日事忿爭上智上仁悉遭橫貶貪祿位而毀高隱畏刑戮而毀孤直憚讀書而毀通人短用武而毀良將善均而出於其黨則極稱之出於非其黨則深刺之惡均而出於其黨則曲諱之出於非其黨則痛斥之嫉妬阿私但務尊己強詞拒辨薄躬厚責忠怨之風於斯六齋 卑議

十二

敬鄉樓叢書

漢學章第八

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大遠乎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大遠乎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實事求是考據精詳寸積銖累艱苦卓絕有功古籍良非淺鮮然諸通人譏切洛閩惡其談理之不公非惡其談理也惡其講學之不實非惡其講學也及風氣既成華士趨名於是漸多但治小學而不治經史但閱序目而不閱原書之輩此輩胸中恒乏理解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然猶藉曰空談不如實踐口講不如躬行未敢

公然踰閑蕩檢及老師益遠大誼益微於是輕薄少年紈袴子弟或稍識篆刻或家富舊業莫不依草附木自號漢學則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疎舛苛刻躁妄深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嗚呼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

文詞章第九

昔周之季諸子競鳴學有是非文皆精妙各抒心得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漢唐作者尙多如是宋元以降浮僞日滋羣昌黎之詞例闢佛老學彭澤之句陽慕耕桑質之不存文類誹矣千年積重牛耳爭持丹素相非罕秉公論駢散異製同歸誣民無題入集自命才人諛墓之外甯有餘業比文章於鄒衛賤庶子之六齋 卑議

十四

敬鄉樓叢書

春華招徠有由負斯文矣

外務章第十

趨時之子競談外務終南捷徑富貴反手夫外務至難通也能通外務未必能兼通內務也是以東鄰師西內務外務分省建官分門取士我則不然自好之流恥談外務談者類多鄙夫聞者驚若河漢彼於外務何曾稍通委之外交已爲大誤矧使治內固宜殃民夫右行文文字豈異倉造歐墨情形遠殊禹域縱精識右行不過如六書名家筆追希臘不過如愈翺學古無關經濟猶甚昭顯況乃音氣粗諧文字極淺生長赤縣而未知唐虞三代之名游歷諸洲而未解星地一物之理蠢如鹿豕殘如虎狼而執政者尊之過孔子信之過鄒衍使得厚誣西人肆行虐政假公肥己罄竭脂膏咎有所歸彼甯足責歟

歲月章第十一

人之建立氣爲之先氣之爲物有若潮汐當其盛時殆不可遏及其既衰欲振良難故及鋒而用則懦者亦奮過時而試則奇者亦庸今京外漢員多苦需次或數十年杳無差缺淪落之賢何處茂有或蘊管孫之術而不得參一議抱頗牧之略而不得乘一障名登仕籍實均被褐慷慨抑鬱流涕太息朝朝覽鏡夜夜撫劍日月逝矣歲不吾與門巷蕭條積感於苦草室人交謫疲慮於米鹽馮唐易老賈誼早衰驅邁之氣何能不挫挫盡之後乃始任之債負督償兒孫掣肘循常守陋遂同碌碌大言無實貽誚庸夫原其至此可悲甚矣

用違章第十二

人各有能短長不掩用當其能則意開事舉用違其能則綱弛

六齋 卑議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目亂故滕薛大夫不宜於公綽漢家丞相無取於絳侯昔在帝堯之代益稷並稱假使益教稼則樹穀之效未必如稷也假使稷掌火則烈澤之效未必如益也及觀仲尼之門由求齊魯假使由爲宰則足民之效未必如求也假使求治賦則知方之效未必如由也近世人材每傷用違精神弗出功業非彰用違之過亦一端歟

傅舍章第十三

春秋之世去古未遠尼父之聖絕後空前故三年有成可以自信世異春秋聖非尼父雖握全權致治猶緩矧乃牽制萬狀稍展孔艱欲以倉卒有所移易其又焉能今督撫布按乍秦乍楚豈無豪英意圖興革舊案如山未易遍閱屬官如海未易周察軍民利病未易灼見水土美惡未易洞悉至於州縣席暖尤稀

勉强引端求其素志從容竟緒難望於後人昔子產爲鄭武

鄉治獨與人之情始怨終德蓋凡近之舉奏功可速遠大之謀收效必淹今官如傅舍仕多賈心有創莫繼反成弊政與憎我以口實抱遺恨於畢生是以才敏之子恒存自便懼來軫之不遵奉因循爲至訣夫以今之牽制萬狀稍展孔艱雖使尼父久居一職阻力太厚甯途厥圖然增秩不徒猶或小補更調頻數小補亦幾絕望可哀也已

政本章第十四

樞府大差號爲相職然宰相之實惟王足當餘旗漢員乃相之相夫相之相焉能行志六部書侍部各六人又加管理敵體互掣縱擅大略難展寸長况多兼差署所懸隔晝夜馳走何暇問政夫草茅賤族循資平進得至書侍年皆垂暮正使無敵體之

六齋 卑議

十六

敬鄉樓叢書

我掣無兼差之馳走精力已衰猶必廢弛而况困之以紛掣疲之以馳走世家宗戚左右指揮壞道挫車震傷腦智其入直樞府者又加風雪早朝勞形拜跪之苦乎夫樞部者政之根本雖有賢聖極其位分不過長部參樞局外之人罕能設身處地動援前代輔佐以相責望豈知定職初意固非願其與除夫以發政言之則根本在樞部樞部今若此矣以及民言之則根本在州縣州縣今何如哉品卑壓重動輒獲咎雖專城居猶難施布若夫衝要之區冠蓋多經上官所駐觸怒尤易往來如織銷晷於送迎監臨如麻短氣於伺候無聊酬應窮日不足雖使言必作宰辜寬綰綬亦豈能不權侵於僕役政委於幕胥也

山林章第十五

祿利之途奔競舉國孤芳自賞代不乏人懷玉藏珠恥於求賈

飯疎飲水安於處貧如斯之流良宜搜採夫虛聲純盜誠哉可
輕然抱道不羣豈真無有古先哲王首崇隱逸卑辭厚幣惟恐
拒招非但假其風節以勵貪頑固將用其謀猷以新治化自蒲
輪之典久絕於中林曠世之才多老於空谷友麋鹿以畢生與
草木而等腐坐視同胞傷心何極昔尹耕莘野三聘始出說策
傳巖圖求乃來向使尹說生於今世甯屑簡練揣摩希場屋之
遇趨趨嗚嚚遊公卿之間耶其亦長爲農工而已

變通篇

師範章第一

宜徵通人撰蒙師鐸小學必自二書蒙師鐸宜極簡要小學必
自宜采古經傳中平正顯切語及內外國界學白種政治學物
理學之略頒行天下每縣城設延師公所一區經費派捐縣貧
六齋 卑議 十七 敬鄉樓叢書

者暫借神祠由本縣議院紳生議院別章公舉品學兼優者爲師董
欲爲蒙師者無論流士均須報名公所候董面試史論時務論
各一首除不取外取者等四榜之公所差其脩額欲延蒙師者
向所指延師董分別着購蒙師鐸小學必自二書該師到館後
如有肯鐸中語及不以必自教徒情事由該東白董逐師訪實
摘名如公所無名之人私教十六歲以內子弟倘有與東徒爭
毆等情到官但依凡判不以師論其品學特著人所共知不來
報試者師董徑列其名日本及歐美諸國皆有師範學校茲略師其意

四科章第二

各處書院師宜改由本處議院紳生公延無論大紳布衣聽擇
課題改分性理古事理今事理物理四科性理題出諸孔孟老
莊及印度波斯希臘猶太諸先覺師徒經論古事理題出諸內

外史傳今事理題出諸現行律例現上章奏及外國現行律例
年季旬日各新聞紙物理題出諸新譯歐美人所著各種物理
書四科輪課文任駢散無論何人均許應課院師許用公文與
大小印委官相往來彼此概稱照會院生中優者由師開單照
會督撫提學童生升作附生貢監廩增附生均升作舉人舉人
升作進士有職銜者升一實級依銜改實再登照會者遞升膏
火獎賞由各處自酌多寡之數書院二字於誼欠合宜改依日
本稱學校各處舊學有名無實宜改稱祠令署舊學職宜改稱
祠令專司孔祠祭掃

博文章第三

亞洲文字赤縣印度二種行最廣和文乃赤縣文之別子獨行
於日本一國然近時日本學業大興譯著之盛爲亞洲所未有
六齋 卑議 十八 敬鄉樓叢書

多用和文歐洲文字英法二種行最廣英文尤廣遠過赤縣印
度二種則居今之赤縣而謀新民必以多開和文英法文學爲
要義矣今宜令各疆臣通飭所屬守令立即擇董籌捐於各城
建和文或英法文小學校一區限二年內辦竣師徒之數聽各
議院紳生視捐項多寡酌定延師或西或東或本國亦然地太
僻惡無師肯來者暫緩建校給資願學者遊學創置和英法文
學生員由提學招考取充一體應歲科考鄉試按今歐洲諸國
兼通同洲異國文字我與印度波斯等國同洲而今舉國無識
印波等文之人江浙極博金石家所見位及同洲東南兩
而又同文同教之朝鮮交趾日本而英法金石家至有能讀埃
及巴比倫之古碑者此非亦縣學士之性皆安陋惡博與歐人
也殊也勢之類也

開化章第四

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之九少亦幾十之二黃種之

民識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經英人弛平民及女子識字之禁後
識字者今亦得百之四赤縣秦前學校最盛男女無不知書秦
後頗遭慘劫劫餘之族日以昏愚計今識字者男約百之一女
約四萬得一去印度尚遠况日本與日種乎識字者之少如此
民之積困安有解期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民男女六歲
至十三歲皆須入學不者罰其父母每縣鄉聚連別章均置男
女校各一區校費派捐於本縣鄉聚連校師公舉於本縣鄉聚
連課程酌集外國之長讀本專用赤縣之字按今日日本小學教
法先授和文後授
漢文若師其意江准以南須創造切音文
字多種以便幼學茲事體大未敢議及民生六歲入連校連
校中優者升入聚校聚升鄉鄉升縣如是遞升以至京校依日
本科舉法某學有成給某學士某學博士名號女子一體給與
男女滿十三歲願出學者任便創辦時本鄉聚連無可舉之師
六齋 卑議 十九 敬鄉樓叢書

暫許外延女師難求女校暫許延男師人之生也得母氣居多
其幼也在母側居多故
女不可不學尤甚於男愚民之主皆以絕女學為要義故素一
統漢繼之而赤縣女學遂幾絕彼印度之禁女識字其尤甚者
耳

學會章第五

今日本及日種諸國皆任官民男女立會講學學會因以繁興
日別不可勝舉其大綱有天地人哲史文律農工商醫之分學
會最多者其國最治次多者國次治最少者國最不治無學會
者國不可問矣今宜播告天下許官民男女創立各種學會學
會與則君子道必日長小人道必日消而山澤盜匪之會自將
解散於無形矣

取士章第六

學校既開十年之後人材蔚起可以盡廢舊取士法專行新取

士法新取士法
見開化章十年之內勞難盡廢舊法宜變之以漸生童院
試鄉會試均照舊舉行惟命題改分四科別章任應其幾提學
主考改由本省京官疏薦總裁改由各省督撫布按疏薦以登
薦最多者充之鄉會房校改由總裁主考自辟不論何人皆許
登薦辟鄉會取中者之三場文字及落卷之總主房批榜後由
知貢舉監臨悉數即行發判印布批語背謬許被擯者呈控查
辦省殿試分甲即按會榜名次一甲以樞員用二甲以大中小
知縣用三甲以部曹閣書用優拔貢朝考亦改命四科題如會
試朝考取中者亦稱進士一體分甲擢者視同舉人一體會試
武科改以左傳史記孫子題論為首場德國陸師英國水師日
本水陸師章程題為次場弓矢刀石為三場武生武舉願應文
鄉會試者聽
六齋 卑議 二十 敬鄉樓叢書

議報章第七

學校議院報館三端為無量世界微塵國土轉否成泰之公大
綱領今宜詔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國議院報館詳細章程徵海
內通人斟酌妥善與學校同時舉行三天綱領既舉則唐虞三
代之風漸將復見英德法美之盛漸將可希矣白種之國獨俄
羅斯無議院故
俄最不治黃種之國獨日本有議院故日本最治然俄國雖無
議院尚有學校報館不治則不治也然而異乎黃種不治之國
矣

樞部章第八

軍機處宜改名總理處以副其實設缺質大臣四員參議三十
員主事百員不兼別職差以專其責六部裁吏部戶部改理財
部禮部分為二日禮樂部文學部兵部分為二日陸軍部海軍
部刑工二部仍舊增置醫部共為八部尚書侍郎名不副實宜

每部改設正卿二員副卿四員卿以下分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六級部卿須由下士漸升升降不出本部惟可內改總處閣院別開院及外改總督以下吏部既裁用人之權歸總理處八部卿議院大學士管部差宜裁

閣院章第九

內閣專備顧問宜設實缺太師傅保各一員大學士十員學士五十員中書百員宗人府宜改名宗務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宜改名交鄰院以副其實此二院合理藩院都察院稱四院除此一閣四院不屬八部外其餘衙門院寺等悉行裁省分屬八部所有卿使統領等缺悉改部大夫卑秩悉改部士如步軍統領軍部京城司捕上大夫大理寺卿宜改為刑部司平上大夫餘依此

華銜章第十

六齋卑議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宜改翰林院大小職名為清華之虛銜以寵賜京外各官之治行優異者不設實員如今宮銜今太子太師等職名所有該院例辦諸事改歸內閣院中大小現員悉數量改樞部閣院各職及外職

民政章第十一

行省之名緣於京省京省既無行名安立減行稱省於誼更非今宜改省曰部改巡撫曰民政使總理全部民政設四大司屬焉四大司者改布政使曰理財司掌全部賦稅及種種為民興利之政改按察使曰提刑司掌全部訟獄及種種為民除弊之政增設勸學司掌全部學校及種種為民開智之政交鄰司掌與外國人會議事件裁道員互通等缺府及直隸廳州悉改曰州州設一牧散廳州悉改曰縣縣設一令州縣均分大中小三

等牧令均由小缺遞升中大缺牧必由令升授牧令必用本部人總督改為差不常設遇某部有軍務暫設一員節制民政使及海陸軍政使

軍政章第十二

軍政乃百政之一今獨號治軍政者為武職而治他政者皆號為文職於誼固已欠通且治軍政之員如兵部堂司各省督撫兵備道等亦號為文職防營亦可以文員統帶而獨號提督以下外委以上十等綠營員為武職不以士大夫為之尤不可解今宜先去文武職之名方可言治軍政提督等職名久為世所輕賤不可仍用宜改提督曰軍政使部有海軍者設陸海軍政使各一員無者但設陸軍政使一員總兵至外委改為二等至九等陸海軍官外部陸海軍政使以下可與京部陸海正卿以

六齋卑議

九曹章第十三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下互相升改民政軍政使秩視部副卿副參將均改三等軍官既開十年之後非會考取軍學士出身者不得任京外軍職

九曹章第十三

縣設戶農工商禮樂刑驛外九曹曹設長一屬曹掌送往迎來外曹掌與外國人會議事件無由本縣議院公舉縣中賢者補授曹屬聽其長自擇曹長可外升令牧內入樞部閣院既設曹長所有縣丞簿典等員概裁

鄉聚章第十四

鄉設一正鄉之戶數四地制其多掌一鄉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鄉公舉百家為聚聚設一正掌一連勸善懲惡諸務由本聚公舉十家為連連設一正掌一連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連公舉如本鄉聚連無可舉之人聽求之外鄉聚連鄉聚連正可外升令

牧內入樞部開院 九曹長局鄉聚
連正祿均從重

聽訟章第十五

刑審逼招之法起於秦漢酷吏赤縣慘政以此為最夫已得其情又焉用招未得其情何忍刑逼良懦之民加以輕刑猶必誣服况酷刑乎無益懲惡徒便誣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按白種諸國皆無刑審法聽訟與眾共之大有三代之風近者日本亦禁刑審師白種法置公民同審又置辨護士令代原被告辯曲直可謂勇於從善夫險佞者理雖曲而言之動聽拙怯者理雖直而詞不達意官非神人勢多誤判况又有官民語異供胥鬻譯之弊乎故聽訟之法不改則怨氣之平無期今宜詔除取招供例燒棄刑審器具示永永不復用聽訟師日本法置公民辨護士則怨氣平而邦本固矣 學校既開十年之後聽訟官必以律學士補授

六齋 卑議

一十二

敬鄉樓叢書

輕刑章第十六

徐北海曰夫賞罰者不在重而在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忘誠哉是言也昔唐虞別衣為刑其輕至矣而民乃鮮犯者非必行之效歟今日本及白種諸國咸務輕刑以教民仁或竟廢死刑或雖有死刑而使之法非閉絕養氣使之漸死即對腦槍擊使之立死等死也而視磔斬絞之苦則相去天壤矣夫人犯死罪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而不得不可也磔斬絞之刑乃使之求死而不得之刑也仁者所不忍聞而何忍行之是教民忍也夫日英等國刑如此其輕矣然而犯者反甚少我國刑如此其重矣然而犯者反甚多則非必行不必行之異歟將欲必行必先輕刑刑之不輕行無可必理勢然也赤縣俗壞已久固難驟廢死刑然鞅斯遺法必不可用今宜先

除磔斬絞刑及連坐律死刑改用閉刑槍擊新法大小案件概不牽累本犯祖孫父子叔姪兄弟夫婦等倫屬大改刑律務使輕而必行則北海所謂民戒者可致而唐虞之風可漸幾矣

司捕章第十七

將欲除暴安良必以師西法設巡捕為要務今宜創設司捕局無論城市村落一體密布明暗巡捕京局之長曰司捕上大夫屬於刑部部局之長曰中大夫州局之長曰下大夫縣鄉聚局之長曰上中下士明捕賢者升暗捕暗捕賢者升下士列職官如是遞升至上大夫

懲罪章第十八

每縣宜設男女懲罪所各一區男所用男吏役女所用女吏役以收囚本縣種種惡男女日夜督作苦工工分極苦次苦又次

六齋 卑議

一十四

敬鄉樓叢書

苦視罪輕重囚限長短如之向受虐害者許入所鞭撻以快積忿但不得致死

重祿章第十九

將欲責廉必先重祿今大學士號正一品而歲俸銀僅一百八十兩殊駭聽聞外官雖有養廉然無論何職其萬不能省之出數必遠過於俸廉之入數况又常遇攤捐欠發減成之舉乎故生今之赤縣不仕則已仕而不居實職則已苟居實職雖聖如周孔清如夷齊為京官亦不能不受外官之贈為外官亦不能不剝削軍民者勢也 今之所謂陋規無一非由剝削軍民而來從無不收陋規然二百餘年但有減收陋規之理學名臣之理學名臣 白人東來聞官恃陋規深致鄙薄此未考祿制之故也假使英美祿制一旦忽改同赤縣則英美之官亦必人人恃陋規為生矣不議重祿空言責廉猶不議改律空言安良

也律不改良何由安祿不重廉何由責祿重然後可責官廉官不收陋規然後可辦民政軍政今宜大加官祿自五倍至百倍以上如大學士歲祿須加至百倍以上蓋百倍原數尚止胥役之舊有工食而極微者酌加舊并極微而無之者酌給無論官祿軍餉胥役工食一體永絕難捐欠發減成之舉今局差薪不同然其數總遠過於職俸故局員中潔身自好薪銀之外不收陋規者頗多通商各埠西官所設之巡捕多赤縣人其人皆本與署役同類一充巡捕則品行優於署役幾若天壤此豈非一則并極微之工食而無之一則得甚豐之工食以為生之故耶彼巡捕工食豐者幾三倍我大學士之歲俸相形之下誠可嘆矣猶四倍我翰林院編修之歲俸相形之下誠可嘆矣

停捐章第二十

今日本及德美等國幾無不識字之軍民而赤縣乃多不識字之官其官而號為武者固十之九不識字矣乃至號為文者亦復十之三不識字焉此其故雖不盡由捐例之開而捐例要為六齋卑議

一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一大病源今宜永停大小職至貢監生捐例其不識字之現官概行罷任別制爵名二十等以獎民之有孝弟諸至行及富而樂善好施者

泉幣章第二十一

金銀銅三品一也鑄銅固而不鑄金銀固吏之阻力大也銀塊不如銀圓之便夫誰不知然用銀塊則所不便者民也若改用銀圓則所不便者吏也吏權之世與民權之世事事冰炭泉幣特其一端今宜聽民股開金類非金類等礦并立泉幣公司多鑄金銀銅圓流通便民吏稅之護之賦入祿出悉改三品圓朝市齊直不復收發銀塊以絕平折積弊赤縣宋以前銅圓及日本國寬永通

實背有文字者書刺者極精雅可法

醫藥章第二十二

赤縣古時內外醫科皆極精今內科尚多良醫外科則絕少能者此殆內科可以意會外科必待師傳之故歟歐墨諸國莫不重醫專學以教專科以取故治其術者日新月異不可思議近日本亦列醫大學設男女醫學博士科名又以製藥不精妨醫實大別設藥學士科名非已得科名者不許行醫製藥廣開醫院以治已病漏置專司以治未病為民衛生不遺餘力今宜師之

道路章第二十三

今國內道路與白種諸國道路較其穢潔頗平不啻地獄天堂之別就國內論北方道路與南方道路較亦不啻地獄天堂之別今宜先於京師開造西式木路或沙路行東西人力馬力各式車以免乘車者傾覆震傷徒行者泥滑塵迷之苦以新氣象六齋卑議

一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以鼓精神續於南北幹衢支衢大小城邑向無石路者逐漸酌造木沙等路其向有石路者暫緩改造腹地并宜開造鐵路以便運米救饑前山西大饑合肥使相議造鐵路以工為賑羣公阻之天津民以道艱憚運米米不能達坐視餓死人慘矣

水火章第二十四

外國巨川其源流或長或等或稍短於黃河者以十計然皆能治之使不病民獨我國永不能治黃河者豈真永不能治哉司河工者永不欲治耳今宜盡裁河官聽沿河居民公舉總董分董自治則不待用西人治水新法而河患必立減十六七矣餘水亦然再開水學科造水學士聽應民董聘以新法治水則河及餘水之患皆可絕而利皆可興矣防火救火之政西國亦最詳密宜與水火保險等政同時做行南漕宜改折色倉漕官宜

盡裁

三業章第二十五

欲振商業必先振農工業俗謂西國專重工商此野說也謂中國專重農此飾說也今欲振農必自嚴禁田賦浮勒始田賦我國非得已蘇太薄費太繁谷在法不在人欲振工業必自勸集股購機器始中國日用之器細按亦多施機也沿承舊製粗而不絕於愚民之世三代以前聖君賢相務造欲振商業必自盡裁抽釐局卡始然欲盡行三始尤必自盡去丁幕胥役狐假虎威之權始一始立三始行然後法東西各國開三業學校造三業學士漸驅游惰歸入三業不難矣

六齋章第二十六

美國每年女子著書者多至數千男子更多人文之盛大駭聽聞蓋由其國獎勵勝流不遺餘力故秀民莫不奮志撰述冀蒙政府許可終身衣食不盡英法日本諸國亦然赤縣自周衰以後著書與窮愁久結不解之緣故著書者落落如晨星夫至書與窮愁結不解之緣此世界尙復成何世界今宜令各處議院公舉察署總司分司掌察民呈閱所著之書其有獨得非剽襲者批准刊行給據專利無刊資者由官買其書刊行如此獎勵人文立興矣

正名章第二十七

凡部州縣名宜切附其境內山川或古國號或先哲姓字或現時物產方於學者官者有益今切附者甚少大率非浮泛即詛浮泛如新羅雲南之類詛如直隸江西之類宜令各處議院以山川古國先哲物產四例按核舊名分別仍改江河乃二水之名今於南北諸水

及口外國外諸水悉稱某江某河大謬宜悉改稱某水雙名者悉改單名以歸簡晰如錢塘江宜改稱浙水密西昔比江宜改稱密水是也古人造江河等字原以工可等字寄土音而加水便記誦然此法古非獨施於名水今亦非但名水宜師其說詳恕所著六書最初造及譯書正名論中

廣譯章第二十八

京師及各商口各名城均宜開譯書大局除廣譯白種諸國書及報外若印度若波斯皆為亞洲古文明大國若埃及為非洲古文明大國亦宜廣譯其書朝鮮日本越南皆與赤縣同文書無待譯日本所謂和文乃用赤縣字與其國切音字合成譯之甚易而切用之書及報極多尤宜廣譯此外諸異文小國之書均宜逐漸擇譯書愈廣民智愈開則漢後陽儒陰法之政教自退處於無權矣

六齋章第二十九

圖書章第二十九
日本及白種諸國莫不廣置大小圖書館藏古今佳圖書任民男女縱覽其大館藏數或乃多至四五百萬册故通人之多與我國不可同年語今赤縣人文江浙最盛然除幾處名城外每求說文史記等書且不易得況他書乎江浙如此況他方乎故今赤縣之士不幸而不得居遊於幾處有書可讀之名城則實雖上智欲學未由即幸而得居遊於幾處有書可讀之名城而無力購書仍欲學未由此天下之至悲也今宜令各縣皆置圖書小館一所或多所購藏古今佳圖書任縣民縱覽京師及各商口各名城皆置大館其圖書任國民縱覽則十年以後通人之多必萬倍於今日矣洪楊亂前杭州鎮江揚州嘉興均有高宗賜藏浙流風至今此國書館之成效也今各處學署非但無學生并無學舍各處書院非但無海外書并無海內書非但無海內書

難得書并無海內過數處可嘆其有

服色章第三十

今公服雖有等差然等差太簡致清華如修撰而頂戴與帳下健兒無別或反較小尊顯如卿尹而珠補與市中豪賈無別或反較小此等差太簡之弊然猶略有等差也若常服則全無等差矣畫入廣衆之場見麗服者羣居羣行不知孰爲官孰爲士孰爲工商孰爲兵孰爲僕孰爲吏役孰爲俳優女者不知孰爲命婦孰非命婦孰爲娼妓孰非娼妓見敝服者羣居羣行亦如是不可辨殆非所以昭榮辱而寓揚抑也今宜令通人博考古今中外服制詳定各業男女公服分別之式務集萬國之長使民易行易辨別服宜以色不宜以質以色則易辨以質反法必大妨羣衆且業賤而富者必不願衣布業貴而貧者又不能衣帛勢必不行又如今頂補之別皆不以色故極難辨若不一六齋 卑議 二十九 敬鄉樓畫書

旌表章第三十一

無旌表之世界狂榛也無議院而有旌表之世界其旌表萬不能實事求是猶之無旌表也且今旌表律例多未合三代孔子之法流弊甚大今宜令通人改定旌表律例務協至公旌表之權歸於議院庶獸行亂倫之風可斷而魚目混珠之患可除矣

倫始章第三十二

古者所惡之淫亂再適者不能得封贈淫亂者反一體得封贈者私說流殃至此

夫婦爲人倫之始善男娶惡女善女嫁惡男終身受累而女尤苦即同爲善類而性情歧別相處亦不樂今宜改定嫁娶禮律凡有親父母者除由親父母作主外仍須本男女於文據上親壇願結不能書者畫押其無親父母者悉聽本男女自主嚴禁非本生之母及伯叔兄弟等強擅訂配趙宋以前夫有出妻之禮妻有請去之禮離聖未遠尙餘仁俗元明以後禁苛再適以前天子立后亦時擇再適之婦不以爲嫌不以爲諱以再適爲失節則於程正叔而漸成鐵案於再以洛關私說取士之後帖括之徒輕史東閣信末師於是夫妻姑媳或難共居欲出不能欲去不得逼成相戕比比皆是殘忍之風於斯爲極今宜定三

出五去禮律三出者舅姑不合出夫不合出前妻妾之男女不合出皆由夫作主欲出妻妾者無論因何事故均須用三出中名目禮遣回家不許傷雅五去者其三與三出同其二則一爲六齋 卑議 三十 敬鄉樓畫書

妻妾不合一爲歸養父母皆由妻妾作主欲去者無論因何事故均須用五去中名目禮辭而去蓋不設五去禮律則爲妻妾者不幸而遇獸行或盜賊之舅姑與夫無由拂衣自絕歸潔其身惟有與之俱獸與之俱盜否則必死死又不得旌表此世界豈非人世界歟人世界何乃有此慘也至若或遇天刑之夫斷翼嗣續或遇敗產之夫常啼饑寒者猶其苦之輕焉者矣故五去禮律不可不創設古聖復起必以爲然欲行三出五去禮律必先使民男女皆通經誦重復唐虞三代風俗使彼出者自去者易於改適如館師著友肆夥然適者毫不要謂古人實於改適故不嫌出之嚴若如今之妻亦皆以小故出緣其易無異夫以不嫌出之嚴若如今之妻亦皆以小故出緣其易心者所不忍爲而況大妻大賢乎然後能實行耳

析承章第三十三

析承章第三十三

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為民析產極清蓋不使情者病勤者奢者病儉者惡者病善者強者病弱者法至良意至美也自漢後陋儒以親在別籍異財為薄數世同居為厚於是家庭之內大抵惡強者情且奢而樂善弱者勤且儉而苦老父寡母制於子婦孤姪孀嫂制於伯叔弱兄制於強弟善弟制於惡兄同居一門苦樂天壤率天下之人而趨惡強者陋儒之罪也今宜師三代意嚴定勒令各業男女析產律例以扶勤儉善弱而抑情奢惡強又無子姪承律例最滋骨肉爭端每有寡婦孤兒因頗饒財產被圖承者逼死其本無子之寡婦被例承者逼死更不計其數致婦人以無子為大戚及早私買異姓之風不能不熾是律例驅民使多亂姓也今宜改定承祀律例凡民無子者任擇同姓五服以外姪輩或姪孫輩及外甥內姪外孫六齋卑議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等一人承祀漢律外孫可承祀今宜推廣其例禁不許同姓五服以內承祀則孤寡枉死之苦可絕而私買亂姓之風亦可清矣姓字從女從生古所謂姓皆依母立如姬姜等字皆從女其誼顯然炎黃同父母而異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以一父四母而別姓十必同母同姓秦漢後識字者少即如姓字之誼數千年來幾無可人識

救慘章第三十四

赤縣極苦之民有四而乞人不與焉一曰童養媳童養媳貧戶為多此等舅姑目不識丁尤多獸畜人女大約被舅強汗者十之三四被姑虐死者亦十之三四虐傷者且十之六七開北方某某等處為舅者於媳初來時竟有例作術一月之事吁古惡之鄉今乃至此一曰娼養民盜人婦女賣入娼寮開寮養民酷刑逼娼不從者死復有養民父及後母伯叔兄弟舅姑及夫刑逼其女其姪其姊妹其媳其妻妾賣娼不

從者死民之無告於斯為極而文人乃以宿娼為雅事道學則斥難婦為淫賤洛陽師徒本不能目為道學茲姑便文從俗稱則亦已矣何忍樂人之苦目為勝境宿娼為雅何事非雅且既以為雅己之妻女何不許作雅人故宿娼未為喪心文人之喪心在以為雅事也若夫斥為淫賤則道學之喪心也夫彼身墮莠手不從則有炮烙寸磔之刑假使正叔仲晦作婦女身同彼遭遇甯死不從吾未敢必乃責世間婦女以必盡能為雖陽常山耶不設身處地而動加醜詆洛陽之責人鞅斯之定律也夫彼文人既陰德諸莠男女彼道學又陰護諸莠男女陰護二字每見男始本夫逼娼致死之獄道學家論斷恒曲恕非人之男姑本夫而不肯為守節之烈婦雪恨故非人之男始本夫有特無恐洛陽之比非陰護而何哉吾於是盜賣逼娼諸莠男女之勢遂橫絕海內而諸弱婦女之苦永無顧問者矣一日婢一日六齋卑議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妾婢妾富戶為多夫彼特不幸而為貧女非與吾母吾祖母同類者乎何忍賤等動植之物辱加買賣之名且斷其父母兄弟天性之恩愛耶且婢被主人強汗者十之六七被主母虐傷者亦十之六七虐死者十之三四其苦亞於童養媳及娼妾被主人主母虐傷或死者十之一二其苦較婢為少然究不能不列入極苦之民類也今宜嚴禁童養媳禁後犯者兩家父母均發囚懲罪所十年其現有童養媳未滿十六者悉令交還母家或送善堂查無舅汗姑虐諸弊俟及年給完姻查有諸弊者除由官將該女擇良改配外仍追懲該行舅姑則第一極苦除矣專設巡查逼娼員役嚴密查拘盜賣逼娼諸莠男女審實斬立決改定律例如舅姑本夫確有逼娼情事許本婦格殺無罪并建坊旌表其節其婦女自願為娼及犯淫到案者由官判令為

娼別其車服以辱之重其捐稅以因之則第二極苦除矣嚴禁

買婢其現有之婢由官悉數發價代贖改作雇工去留聽便則

第三極苦除矣按英國會由官製出銀錢數千萬通給國中奴
主代贖黑奴又會同美國遣兵船巡海緝奴販

彼於異種人尙施如是之仁我於同種或且同鄉里人忍永任其淪苦度况相趁抑何太遠令民欲娶妾者

須備六禮與娶妻同一切與妻敵體不得立買賣文據斷母族

往來無論夫妻妾彼此相害一體抵死則第四極苦除矣妻足
一事

為漢人婦女通苦致死者十之一二致傷者十之七八非但古
時所無且又顯背皇朝制度急宜申明禁令以救恒沙之慘

節漸章第三十五

鴉片爲止痛聖藥無病而吸之成癮此人負鴉片非鴉片負人

今赤縣吸此成癮者多若驟下嚴令恐妨病者宜先爲之節漸

期禁絕至賭博一事苟世人尙有爭利之心萬難禁絕宜立官

博場名目令民欲開場者先具父母妻子無阻等情切結到官

六齋卑議 三十三 敬鄉樓叢書

查實准開限其數徵其捐欲入場者亦先具父母妻子無阻等

情切結到官查實准入亦限其數徵其捐開官博以塞私博此

經濟家妙術亦從易之節漸二卦悟出者也西國售票之法無
損風俗大禱要需

同仁章第三十六

今國內深山窮谷之民多種世目之曰黎曰苗曰獠曰獠被以

醜名視若獸類永不施教絕其仕進地方吏役任意淫虐偶或

聚抗輒以叛聞發兵屠掠妄張勞績此多種民言語不通文字

不識任屠任掠沉冤莫訴夫此多種民風俗稍殊倫常均有非

父死妻其後母之戎狄比瓊州之黎尤極馴良何乃待之如此

張廣泗以長圍餓死數十萬席寶田以湘軍焚滅十之八爲彼

族大劫其小劫則幾於無歲無之殊大遠乎一視同仁之義矣

至臺灣生番以人爲糧自當別論然聞其俗男不再娶女不再

嫁則亦必可因其已明而啟其未明也昔亞洲東南羣島人相
食者甚多數百年來其

變其俗則豈番食人之俗豈獨不可變哉若夫秦隴以西漢
回雜處所謂回民無別漢族徒以教規略異官每岐視與漢民

訟百難一勝頻釀巨案流血成川尤可憫惻今宜於官書中削

除回黎苗獠獠等字樣一律視同漢民惟待臺番不能不殺以

止殺然亦宜開學校以漸化之

禮樂章第三十七

自叔孫通采秦儀媚漢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禮遂不得

復見趙宋後更甚而白種諸國君臣相接猶存古禮首宜則效

赤縣雅樂亡久古者士無故不去琴瑟今琴瑟之學幾絕於世

有議及學校宜復琴瑟者衆大怪之而日本及白種諸國大小

六齋卑議 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學校莫不列雅樂於正課依然唐虞三代之風即此一端豈可

勝慨至演戲唱曲人人觀聽幾於非導淫即誣古實爲赤縣民

俗極壞民智極昏之一大病源今宜求唐以前雅樂於日本徵

海內外樂學士爲司樂大夫定樂列校令通人按古今中外史

籍多作傳奇曲本及有部方言由司樂大夫閱定刊行令業戲

業者習之其舊演舊唱曲本擇存近雅者准民演唱壞俗昏

智者嚴禁演唱除優伶不准應試例進之士流嚴禁狎侮斯乃

易民俗開民智之一大要務也周未賢者或隱於伶人優伶本
有易俗開智之責豈可賤視自

基礎篇 優伶不齒而民俗民
智乃江河日下矣

更律章第一

今律除旗人民人交涉外多沿明律明律源出商鞅蕭何法家

慘刻儒者所嗟欲復唐虞三代之治必自更律始今宜開議律局於京師博徵赤縣及朝鮮日本白種諸國通人討論百王律法得失酌定新律務合孔孟之旨變法家之天下爲儒家之天下其必於更律基之矣

卽信章第二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有味哉有味哉夫香港一極小荒島耳上海英法美租界縱橫十餘里耳自歸英國及作租界以來百業之盛得未曾有各處蕪萊瓦礫之區一作租界民居無不頓密而內地大城荆棘滿目中原景象尤極蕭條外國招工民趨爭先本國動役民逃恐後沿海之民出洋謀食稍有積蓄率憚言旋依他族如父母畏本管如虎狼豈有他哉赤縣官商鮮克有信而白種官商大概有信故民多願居西官治下

六齋 卑議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願與西商結交耳今取十功令背朱者斥洛閩之理與孔孟之理固已絕異入仕辦事必謹遵今律例今律例之理與洛閩之理又復絕異官幕吏役密傳心法律外有律例外有例密傳律例之理與印行律例之理又復絕異將安教民信乎今欲使下無不信之民必先使上無不信之官若仍是上下交欺諱深飾巧則今日之赤縣亦永爲今日之赤縣而已矣

敘曰宋恕生浙部南鄞家世數百年無仕者父爲諸生行修於鄉抱懷早逝宋恕之生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生而多病七齡之內幾死者數八齡入塾九齡能爲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即每與宋元人立異十齡病目幾廢自時以後至於弱冠無歲無病病又多危費醫十七然其間病餘輒事披覽十四齡見王陽明氏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是時

外舅孫止庵先生與外伯舅遜學先生方以陳君舉氏葉正則氏之學誘勉後起恕從受業稍識門徑而內兄中頌先生治訓詰學絕精兼通佛典同州金遜齋先生治顏習齋氏顧亭林氏之學陳蟄廬先生治蘇眉山氏陳龍川氏之學其兄仲舫先生治易象數學兼禪學皆曾從問大誼多所啟發然弱冠以前既困於病及至弱冠體稍強矣然拂心之境月異日新俯仰愁嘆生趣幾絕惟持佛號不能他學丙戌遭賊手足無措境益險隘非人所堪幾死者數天幸得脫遂浪迹江海捐境廣心痛自振奮所至輒從師友假四部籍及近譯白人書窮閒暇披覽之弗輟舟車中又所至輒從居者行者隱者名者官者幕者兵者商者工者耕者蠶者牧者漁者鹿者醫者祝者相者卜者主者僕者歌者哭者訪求民所患苦十所競爭風俗奢儉錢幣絀盈販

六齋 卑議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運暢滯製造磁精形勝遷存水利廢興田野荒闢戶口衰盛稻麥荳芋茶果藥蔬棉桑麻葛松杉竹蕪雜木煙草油酒鹽魚牛羊雞豕瓦石金珠大小百物凡民所須郡邑豪俠賢卿大夫黃冠緇衣劍客文儒淑女貞婦禽舅獸姑劫竊里殘優娼博徒賦役稅釐浮勒追呼傾貲蕩產嫁母棄孀獄蔽罪刑良承誣劬骨壞折血肉糝糊輕則軍流笞杖枷重則斬絞淫掠焚屠節壽規上冰炭敬都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昏乎若迷昭乎若覺乃作而嘆曰悲哉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悲哉悲哉知此者鮮矣於是發憤入苾芻蘭若茹素半載著書數十篇極論其所以然成而藏諸石室俟求曠劫或遇海內通人志士時共吐抑塞相與嬉笑怒罵痛哭流涕宋

恕之友謂宋恕曰蓋佛家多漸引之方儒氏有據亂之制子盍爲卑議焉宋恕不答久之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宋恕之友見之謂宋恕曰吾勸子卑何猶高之甚也恕曰嘻更卑於此吾弗能矣非弗能也誠弗忍也夫彼陽儒陰法者流甯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圖富貴不恤以筆舌驅其同類於死地千萬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其惻隱絕也今恕日食動物比於佛徒惻隱微矣然此弗忍同類之忱自幼至今固結莫解安能絕也嗟乎行年將三十矣又三十年則且老死雜報如家人天如客輪轉期邇慄慄危懼區區惻隱於仁全量如一滴水與大海較夫又安可絕也夫又安可絕也

光緒辛卯冬六齋居士宋恕自斂於東海之濱

六齋卑議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附錄

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

光緒辛丑仲夏應杭州求是書院延教授高才生十餘

人孟冬辭席諸生留不可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

諸生頻來候愧感厚意今病痊將如皖作詩八章留別

約素旨申忠告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

教術深知世所迂來杭一半為西湖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

生能舉隅夜夜共談心物理朝朝對質文書菊殘桐盡拂衣

去別意王吳未易圖諸生所業例定於師畫一黃蓮甲宜乙否

同院中以浮習為新閉塞為正者悉皆冰炭各適思境大開然與

約部先開講堂吐宗旨視離合為去留吏部不願即日辭席與

六齋卑議

附錄

一

敬鄉樓叢書

初遊未忘臨鏡問年華大官落唾生珠玉名士伸眉說國家私

議是非吾豈敢但愁羞見赤城霞赤城在台州

黃顧顏王麟隱野梨洲亭林船山三先生書今世多有之習齋

氏學記極力表章唐包馮郭鶴鳴皋非酒書海安與集似顯

甚行然不可以其世而輕之遺民僻集猶多卓如日本所刊

亦有眼可觀但不在辭叔子集皇代諸宗各有豪論史莫如章氏美

劉子立鄭漁仲通義似行非其學出於司馬子長談經最是

戴君高東原先生深於性理所著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為

年所著先哲鳴冤錄中台力鳴之已勿徒驕語吡陵派千里平

原自畫濠莊劉之學誠非凡近然春秋文節師說絕具三家以

其流弊又成狹陋矣又欲益闕他家獨亦有可觀

偉哉東海征夷府鼓舞衣冠讀孔書日本明治前德川氏開府

西法進得精神識者歸功於德川氏之發士矣原字辨名幾

艱窘伊藤物部兩鴻儒伊藤仁齋東原前物部徂徠著者辨名辨道正

行而力然不折其學由是別為兩宗良知宗自中江唱中江藤樹和

於是熊澤盛山論語注誰照井如以豐島子卿之注為最未得見

不覺五體投地私謂自何皇至伊物皆弗及也和采端須甘白

受休隨替者說蓬壺

竺乾論理宗因喻希臘三言竟異同宋後魔禪亡義學歐西切

講振華風大師幸可扶桑覓靈境嗟曾禹域通石棧重連定何

日勉哉先後五丁功因明入後宋論說者數十家講經義者

弊然亦不重講義蓋因明之荒久矣獨日本師承不絕至今益

六齋卑議

附錄

一

敬鄉樓叢書

尊鳴樹倫求譯藏編有西族日本選長於西語之佛者數人赴

之登壇內典轉譯英如流卒服西哲於是已開節從事矣列科京

校是東鄰度哲學教授佛列印文明果出慈悲種太息時流誤

認新

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論衡單行本雖校刊不一

經樸學陳君舉三代良臣陸敬輿頭宜公集極易得案同甫意將

吞北土金華之學龍川集以去腐後讀東萊集以化粗水心

文信冠南都永嘉之學內聖外王陳葉外尚多佳集近溫州孫

兩集張楊派至姚江巨橫浦志校勘甚精然學難全顧宜先讀

宗之兩浙境從來足壯夫問亦有厚困學紀

未除豪氣憐河右亦出姚江別有深情仰謝山謝山品評宋儒

忠義之文情深者也爾雅邵能繼樊李越重經史二對亦學

鄉哲之學世但見其爾雅正
義經爲小學家失先生雅矣
春秋龔殆亞嚴顏公羊派入浙
而而定子高絕學知尤少
姚江之待訪公羊而尤服博野者
父出子高絕學知尤少
姚江之待訪公羊而尤服博野者
而巳王叔奇功立孔艱
德清每入孔祠必指洛閩神主而罵焉
已則泣其與西士譯幾
何原本後九卷奇功也
莫逐旨龔咎先哲哲人誰不一生閒

六齋卑議

附錄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齋卑議宋先生平子著清季吾鄉有二大師一爲孫先
生籀頤一即宋先生孫先生所著書皆久有刻本風行海
內外先生所著卑議在光緒甲午以前印本不多知之者
鮮辛丑壬寅之際先生爲杭州求是書院總教習余亦在
杭州時詣請益見詒此書會先生離杭余東游日本返國
未久而先生歸道山余藏此書爲友人借去因而遺失時
以爲憾旋在鄉里搜求重得一冊懼其久復湮沒亟爲重
印以永流傳先生所著書卑議之外有六齋論文六書最
初誼譯書正名論國難記家難記及見於平陽縣志本傳
者凡十數種均未刊行又余藏有先生留別杭州求是書
院學生七言律詩八章原係單行刊本今附錄之以見先
生論學之一斑云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

六齋卑議

跋

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 十九 二 絃 絃

二十 二十三 二三 飛 雪

二十五 十八 去 云

二十六 十九 十一 淚 啜

六齋卑議

葉 行 字 誤 正

傳 一 九 四 傳 傳

卑議 二 十七 十 籍 書

十七 二十八 甚 其

二十二 二十五 缺實 實缺

二二 二二 總處 總理處

三三一 一 十四 困 困

敬鄉樓叢書

正誤表

十一

永嘉黃氏校印

三六 十七 二四 筋 筋

跋 一 二 二 籀 籀

鐵

譜



錢譜敘錄

耶瑛七修類稿

說郭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郭乃元陶九成所輯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彙輯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十布契刀之類萃之爲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張端木錢錄

董譜有大中通寶僞也董氏譜所紀自宋初至元末

錢譜敘錄

一

諸錢係明代一庸妄所續

錢幣考

無撰人姓名凡九篇
作於乾隆戊辰後

說郭中所刻董譜係後人僞造其謬不可勝舉如云漢初莢錢一當百陳文帝鑄布泉周宣帝鑄永通泉貨隋文帝鑄小五銖南唐鑄永安五銖宋太祖鑄聖宋元寶皆無足深辨

翁樹培古泉彙考

端木意謂此書前半是非宋董氏原本尤非確論試觀此書前半語句有與泉志所引董道之語符合者

乎非董筆也董氏在洪景嚴之前何由計及元順帝乎大中通寶自是明太祖鑄不知者因大中祥符之號而誤列之

端木竊觀董氏錢譜載於陶氏說郭本者其疏略經郁氏刪節世間已無全書所存董譜不知何人續貂記及元至正錢其非廣川董氏原本可知矣所載宋錢外謾遞出不但誤收大中通寶也如聖宋元寶徽宗鑄而誤以爲太祖寶祐年鑄皇宋元寶而誤以爲寶祐元寶今特據宋史訂正之

錢譜敘錄

二

倪模古今錢略

董通錢譜一卷刊本 是書載陶氏說郭謂宋董道所作識者皆斥其爲僞書格致鏡原引作董通錢譜蓋以通道字形相近且廣川譜世久不傳是以訛作董道刻說郭者並列此書於洪志之前蓋訛道爲道由來已久耶仁寶張端木亦不加詳考遂使作者冒作僞者名不知一宋人一明人迴不相涉非作者託名乃刻書者誤嫁名於董道耳其書甚簡略而舛謬百出恐原本尙不止此數頁此乃刪節之本然不害其

爲一家之言也况書中并引董道錢譜之語豈得云
卽道譜歟南宋雜事詩注所引亦作董道而舛誤較
少似所見者非今日說鄂本也

按郎仁寶未明言撰人名氏不疑其非董道譜而疑
不應載於說鄂不知說鄂經後人重訂續說鄂所載
諸書多明人著錄何庸疑也十布梨刀泉志具載豈
未嘗見泉志耶據此知董道乃明永樂洪熙時人且
今說鄂本並無洪武永樂諸錢知今日所見說鄂之
本又非郎氏所見之本矣

錢譜一卷

明董道

古錢

管子曰湯七年之旱禹五年之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
 歷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之困也至周始以金銀為錢
 太公立九府圜法始名為錢錢之形以圓含方輕重以
 銖國語注云古曰泉後轉而曰錢食貨志曰禹湯始用
 金鑄錢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
 布束於帛言錢之流布通於泉流秦鑄半兩錢漢高祖
 鑄八銖錢文帝鑄四銖錢武帝鑄五銖錢又鑄半兩錢
 又鑄赤側錢一當五漢興有榆莢錢以前錢難用更鑄榆
 莢小錢以一當百狀如榆莢王莽鑄貨泉徑六分重一
 銖曰小錢一當一三銖曰么錢一當十五銖曰幼錢一
 當二十七銖曰中錢一當三十九銖曰壯錢一當四十
 并大錢一當五十五立為九品漢公孫述鑄鐵錢梁王鑄
 鵝眼錢食貨志曰貯藏曰泉流行曰布古文錢半兩漢
 志曰秦始皇鑄貨如周錢重如之其文曰半兩漢呂后
 鑄重八銖文帝鑄重四銖應劭曰今民間半兩中最小
 輕者是四銖錢也漢武帝建元元年鑄重三銖如錢文

錢譜

翠琅玕館叢書

曰三銖封演曰三銖又有別銖穿下有三豎文恐以此

三畫為三銖之別銖重三銖文曰半兩今有折二小錢

共六樣皆篆文五銖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

銖錢王莽廢光武復興魏帝黃初二年鑄西晉南朝宋

武帝亦鑄小五銖錢謂之帷文帝後魏宣帝魏文帝又

有鷄目五銖隋文帝鑄小五銖其制輕小八九萬纒滿

半斛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錢今以篆文

推之有七樣大五銖錢今有內廓者小五銖錢亦有內

廓者而前文之面後有點兩星大五銖錢無內廓者錢

錢譜

翠琅玕館叢書

之背有點四星者昔人錢譜引錢合曰五銖又有穿上

一星五字上下各一星南朝梁宋名兩柱錢鏤面傍一

星至三星者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上或有小星字或

有五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外四角缺文有廓無廓闊

緣不可窮盡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別於年代今考

於古四角缺之有廓無廓自是一種總未嘗考也又封

演曰別有最小五銖文字輕薄未見晉志曰吳興沈充

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是也四道五銖後漢靈帝

鑄背內廓四角有路抵於外輪漢書云靈帝中平三年

鑄四出文錢流布四海

錢譜曰五銖錢有四出道於邊緣俗謂之角錢或謂豈非此錢既成京師將壞而出流布四海乎至董卓焚宮乃劫變與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矣傳形五銖封演曰傳形五銖劉備所鑄文字輕重大小與五銖無別但以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傳形今考古蜀嘗鑄矣但不言傳形耳

貨泉王莽所鑄徑一寸重五銖今又有內廓者有重廓者其後光武起春陵泉鄉文成白水真人是驗其識也

錢譜

三翠瓊珩館叢書

大泉五十國語注云王莽鑄大錢五十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直如其文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鑄亦不多見今見鏤有斗劍龜蛇之文者未之考也

大泉五百吳王孫權嘉禾五年鑄一當五百文

大泉二千未詳所鑄年代一當二千

大泉當千吳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

太平百錢未詳所鑄年代一當百

四銖南朝宋文帝鑄又宋世祖鑄比重四銖

直百五銖南朝梁武帝鑄一當百

布泉陳文帝天嘉二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百與五銖

並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亦鑄布泉以一當五今有五筋篆者有柳葉篆文有重廓者董道錢譜云藏曰泉流曰布又引石氏曰錢徑一寸重四銖懸針書者自梁武帝以來有之文曰布泉世謂之男錢梁書曰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也天子頻下詔非勅鑄之錢並不許用敦素疑王莽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皆玉筋與此甚異

錢譜

四翠瓊珩館叢書

大貨六銖陳書宣帝紀曰大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初用

大貨六銖隋志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從乃相與訛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謠言大貨六銖有類人父腰哭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此錢矣

五行大布後周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入四關張台曰小者至徑八分舊錢之文上五下行又有上大下布者皆自

古篆文永通萬國後周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初
鑄文曰永通萬國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而肉好又
有徑一寸二分半重八銖皆一當十永通泉貨後周宣
帝鑄永通泉貨以當十南唐李璟亦鑄大錢以一當十
大定錄曰顯德五年七月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安
五銖

大和五銖後魏獻文帝皇興年中鑄其文曰大和五銖
徑一寸重五銖常平五銖北齊文帝天保三年改鑄其
文曰常平五銖徑八分重五銖皆篆文

錢譜

五舉環珎館叢書

以上古錢計二十一様自秦至隋所鑄之錢其錢之
大小文之篆籀廓之有無推之共五十三様董道曰
又有所謂異錢雖不見於傳記然制作之近古者今
錄之如李唐鑄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
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
類又博戲之錢背有字皆銀者不及錄

平錢

開元通寶唐會要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鑄
歐陽詢制詞及書字舍八分篆隸二體俗謂之開元通

寶其錢徑八分重十二銖積十錢僅重二兩得重輕大
小之中今開元通寶錢纒有文如初月者談賓錄曰武
德初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時文德皇后掐一粉甲痕
因不復改鄭虔會粹云西寧中劉斧攢青瑣高議且曰
事由明皇貴妃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便乃謂明皇亦
不考實之過又有左挑開元錢雙挑開元錢篆字開元
錢封演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元錢時廢天下佛寺宰
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及僧瓶碗等物命所在
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以所廢寺品鑄錢背加昌字

錢譜

六舉環珎館叢書

以表年號又有勅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為背文
京京北洛河南興鳳翔梁汴梁荆江陵桂廣西
潭湖南廣廣東福福州越浙東洪江西潤鎮江
昌成都鄂湖廣兗兗州梓東川襄襄州丹河北
益西川宣宣州平燕山揚揚州藍藍田
共貳拾叁件

乾封泉寶唐會要高宗祀昊天上帝於泰山改乾封年
鑄徑一寸重十二銖六分以一當十其年凡舊錢皆廢
明年因穀價湧貴商賈不行又明年詔罷之仍行開元

錢伯乾封泉寶唐肅宗乾元二年第五鑄請鑄小錢徑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錢第五錡復為相命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二銖其文承自背之外廓為之重輪又為之重稜每緡重十二斤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貨騰湧米斗錢至七十餓死者滿道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一當二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小錢一當二重輪大錢一當三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唐書謂之重窺錢今有當三折二小錢

錢譜
七翠琅玕館叢書

大曆元寶唐代宗鑄
建中通寶唐德宗鑄
天成元寶後唐明宗年號至德年間安慶緒亦改元天成未知鑄錢否
天福鍾寶晉氏舊史以為趙石晉所鑄
漢元通寶後漢劉知遠年號
周元通寶後周世宗毀天下銅佛鑄
以上錢係大唐至於五代末所鑄共四十二樣
僭偽錢

得一元通寶唐史思明僭鑄
順天元寶見上
保大元寶江南王璟鑄
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又有錢子天感元寶未詳所鑄之地
壽昌元寶遼宗壽昌年鑄
大興平寶錢之鏤有丁字疑五代僭偽錢也
天德重寶偽殷王建所鑄之鏤有殷字者

錢譜
八翠琅玕館叢書

乾亨重寶偽漢劉儼所鑄
永平元寶前偽蜀王建鑄
通政元寶
天漢元寶
光天元寶俱同上
乾德通寶前偽蜀王衍鑄
咸康元寶前偽蜀王衍鑄
廣政通寶前偽蜀孟昶改元
以上係唐末并五代間僭偽所鑄共二十四樣

つたき

北地錢

乾亨通寶宋太平興國七年耶律隆序鑄

統和元寶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序鑄

太平元寶宋天禧五年耶律隆序鑄

清寧通寶宋至和二年耶律隆序鑄

咸雍通寶宋治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元寶宋寧熙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通寶同上

大安元寶宋神宗元豐七年洪基鑄

錢譜

九翠琅玕館叢書

乾統元寶徽宗崇寧元年延禧鑄

天慶元寶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

阜昌重寶宋高宗建炎四年知濟南府劉豫叛降金

人以山東河南陝西為濟國立豫僭號改元阜昌

以上並載于聖政錄及見紀年通譜

大定元寶金世宗鑄有申酉字

正隆元寶金海陵王鑄於大元府

以上係北地錢共二十三樣

三韓重寶楷書一様

東國通寶楷書篆二様

東國重寶

海東通寶

海東重寶

朝鮮通寶頁書

以上係海東番錢共八樣董道錢譜引徐氏曰又有

屋駝國錢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敦素曰字文

若梵書凡十樣

宋朝錢

聖宋元寶宋太祖鑄

宋元通寶同上

太平通寶宋太宗鑄

至道元寶宋真宗鑄

淳化元寶

咸平元寶

錢譜

十翠琅玕館叢書

景德元寶

大中通寶

祥符通寶

天禧通寶已上宋真宗鑄

天聖元寶

景祐元寶

皇宋通寶

慶歷重寶

明道元寶

至和元寶

至和通寶

至和重寶

嘉祐元寶

嘉祐通寶已上宋仁宗鑄

治平元寶

治平通寶英宗鑄

熙寧元寶

熙寧重寶

元豐通寶	神宗鑄	元祐通寶	
紹聖元寶		紹聖通寶	
元符通寶	已上宋哲宗鑄	崇寧通寶	徽宗年號
崇寧重寶		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		重和通寶	
宣和通寶		宣和元寶	
靖康元寶	欽宗年號	靖康通寶	
建炎通寶	高宗年號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聖通寶	見上	隆興通寶	孝宗年號
乾道元寶		淳熙元寶	
紹熙元寶	光宗年號	慶元通寶	寧宗年號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元寶	
大宗通寶	理宗年號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熙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	度宗年號	咸淳元寶	度宗年號
德祐元寶			
已上係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樣			
元朝錢鈔			
中統元寶	世祖造	至元中行寶鈔	
至大銀鈔	武宗造	至大通寶	武宗造
皇慶通寶	仁宗	至治通寶	英宗
至和通寶		至正通寶	順帝年號
已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樣			
錢譜			
錢譜終			

右錢譜一卷舊題宋董道撰蓋據說鄒本付梓者也
考古今圖書集成錢鈔部全載其文亦題曰董道錢
譜案道書原十卷而此本僅十二葉又編內屢引董
道錢譜且載及元末之至正錢其非宋人所撰無疑
郁氏續刻入說鄒中題名董道誤矣郎瑛七修類稿
謂此譜直至永樂通寶今覆檢此本實無永樂錢豈
郎氏所見說鄒與今本不同歟倪模古今錢略謂是
書格致鏡原引作董通而刻說鄒者列於洪志之前
訛通爲道由來已久案格致鏡原引董通錢譜四條
錢譜跋

三

皆在此書之內則倪氏所說自是可從宜依以改題
至通之爵里無由查悉倪氏謂爲永樂洪熙時人亦
特臆測之詞仍無實據也今取圖書集成格致鏡原
校閱一過更正三十餘字云

民國七年六月南海黃任恆跋



濟氏宗卷
精誤四卷

觀自得齋刊本 吳大澂題



25 10 25

泉志校誤卷第一并序

彭城金 嘉禾 邠

序曰洪氏撰泉志其例有二曰據泉以証書如半兩五銖以下諸泉是也曰引書以名泉如首簡虞夏商周而下以意所屬皆無文是也今為校誤當先理董若半兩諸泉可校者也則據諸家所見以校之若虞夏商周而下所屬引書以名者不特洪氏未見是亦世所本無仍之而已無可校也凡今所校其例亦復有二一則編次考說而誤如正用品之漢興偽品之大興平寶不知年代品之一文錢是也誤由洪氏者間引諸說以正之一

洪氏泉志校誤序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則洪氏本不誤而後來寫錄誤者如泉布諸形制并其文字多含篆隸而誤真書又筆畫曲直稍有歧異則為標舉或重摹錢文或別附鄙說以校之又如周寶貨莽十布皆世本有之而洪氏未見乃據班志之文而以意屬摹是其弊也夫以洪氏之書誤本無多其顯然者僅釋安邑斤一金作安陽之吉貨一語耳遂致終卷紛然觸目皆疑不足據者其蔽在於逞博援書以意屬泉如序所云嘗得古泉百餘品則又旁考傳記下逮稗官所紀擴擴大備也止豈不惜哉

泉志校誤卷第品目

校誤卷第一

泉志一正用品上

泉志二正用品中

泉志三正用品下

校誤卷第二

泉志四偽品上

泉志五偽品下

泉志六不知年代品上

泉志七不知年代品下

洪氏泉志校誤目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泉志八天品

校誤卷第三

泉志九刀布品

校誤卷第四

泉志十外國品上

泉志十一外國品中

泉志十二外國品下

泉志十三奇品

泉志十四神品

泉志十五厭勝品

泉志卷一正用品上

虞錢 引書

夏錢 引書

商錢 引書

校曰虞夏商錢皆畫一錢圓函方未免不
典蓋意為之耳觀所引管子云云亦只言幣也

周錢 引書

初渭園曰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
府圓法錢圓函方又荀悅漢紀周制錢有文外圓函方

又鄭樵通志六書略古今殊文畫云周圓法有貨字是

周初錢錢文本曰寶貨景王仍承用其文廣為四貨六

貨耳蔡鏡耕曰引李奇說謬妄無理竊意兩字必錄字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之誤徑一寸而重九銖形式相稱與莽泉適同

景王錢 引書

劉燕庭曰周景王大錢漢書食貨志文
曰寶貨而唐固以新莽大泉五十當之鄭司農已糾其

繆乃並文曰寶貨亦疑非事實則過也當時未見原錢

耳亦非當時無原錢傳於世特無人辨識之耳寶四貨

寶六貨二種洪志列於不知年代品厥後或疑為天贊

或疑為六國迄無定論今觀寶貨及寶四貨寶六貨蒙

文古樸色澤渾穆若彝器然其為周錢豪無疑義洪志

所畫書以小篆乃以意為之不足為據近有依洪志作

偽者不可不辨李竹朋曰翁宜泉謂顧烜之說應指景

王大錢而言參觀諸說方知景王患輕者蓋指小品寶
貨而言之也更鑄大錢者指寶四貨寶六貨言之也子

母相權者子即指小品寶貨母即指寶四寶六言之也

然則以小寶貨定為周初錢不益可決乎馬伯昂曰漢

書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按周官九府皆掌財幣

之官統言圓為圓通之法非指圓為圓錢也師古曰圓

為均而通之也景王襲九府圓法更鑄大錢外圓函方

周初既有定式而列國諸地不遵王制更範作長橢諸

形豈反以縉貫為不便乎然譜錄家不察於此必據班

氏為口實指此為周初之九府錢謂六貨為景王所鑄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校曰自初劉以來審定其文咸謂確不可易悉皆從之

獨馬伯昂猶不依其說釋為燕貨以為周初既有圓制

曷為列國寂不一見而刀布紛紜直至秦滅六國與半

兩代興乎亦未為無見而陳壽卿以其獨從山東出土

無復疑之刻本二文本是意為茲摹寶貨之文於左以

校之其寶四貨寶六貨二品見不知年代品此不重出

代

齊錢 引書

晉錢 引書

楚錢 引書

趙錢 引書

秦錢 引書

校曰列國之貨今所見者皆是刀布其文

歷歷可考愚撰有刀布釋文頗備疑斯時安得有圓錢

至於秦惠行錢亦難確指其物馬伯昂說錢為象田器

之義以空首布當之亦聊備參稽耳

秦半兩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稍異重摹校之八半

英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蜀李壽於東晉成帝咸和十

二年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此當是之若云漢初錢文

實無所據且形質篆法亦與西京不類校曰此泉今所

見又有作分隸上下書者若漢英錢之文實作半兩但

溥小耳近來陝中出土頗多極小者僅不過徑二三分

蓋審正甚確也因並以兩品摹校如下

按西清古鑑作咸和十三年此作十二年其實成帝咸

和止九年乃咸和四年也作十二年十三年皆誤徐子

靜註

半

半

半

漢興

八銖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少異重摹校之八半

兩

半

四銖錢 據泉 校曰四銖文同八銖亦有文同英錢者

兩

並摹以校之 半

兩

半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三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余昔假館滕縣曾見新出土

半兩甚多購得五千間有三銖數枚雜之皆皆方折金

旁作三與五銖異校曰今此品入李氏書摹以校之二

銖

半兩錢 引書 李竹朋曰半兩秦制最大漢英錢最小

高后之八銖倍於四銖者皆不難辨唯文帝武帝錢大

小相似今以無外郭者屬之文帝有外郭者屬之武帝

校曰此武帝錢文與文帝同已見上不復摹校

五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五銖自漢迄隨皆用之今已

難盡辨為某代物唯五銖字朱旁皆圓折此錢方折作

出與三銖銖字相近定為漢製翁宜泉曰漢半兩制簡
 樸而字古質猶有周秦遺意至武帝作五銖而內外輪
 郭始備故園錢之背有輪郭也自武帝五銖始也文景
 以前庶事草創武帝制作一新五銖遂數百年行之不
 能廢豈非其制之盡善乎蔡鍔耕曰莽十布丁而而
 皆古筆算法直文為一橫文為五合之得六七八九之
 數余藏五銖幕文或作ノ或作丁即布文丁皆紀數之
 六也由封氏三豎文之說推之非紀重即紀其直而凡
 二直文二橫文一星至五星與夫穿上作十者悉以紀
 數可知耳又曰穿上下橫文當與穿上一星同例謂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在穿之上穿之下也有兩柱四柱可証也余所藏有穿
 上二橫文穿上二直文而未見穿上橫文穿下橫文之
 品近人以好郭一面或上或下者當之則非在穿之上
 穿之下矣隨白錢五字左邊有一畫餘三面俱無者其
 例矣此二品當云好有上郭好有下郭其無郭而止留
 一星或半星者當云好一星在上好一星在下好半星
 在上好半星在下亦不得混於穿上一星穿下一星也
 張台所說縱不混已遺却好郭一面好有一星半星六
 品又曰意五銖面幕有標識者多出三國後歟蓋自角
 錢作而五銖幕文變矣蜀錢作而五銖面文又變矣校

曰刻本泉文不合摹以校之

蔡鐵耕說見癖談作莽十布丁而而字皆古筆算法直
 文為一橫文為五合之得六八九之數此引增丁增七
 按十布自有壯布丁百則增之是也徐子靜註 金

鍾官赤側錢 引書 校曰愚嘗有之外輪視泉文更為

高峻其郭於苔繡淺碧之中微見銅質赤色若摩露者
 形制比他泉為古文字略同以下五銖凡銖字從金皆
 作金無有異者刻本所作諸文悉非也並放此不再重
 摹以校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不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後漢五銖錢

引書

四出文錢

據泉

泉志卷二正用品中

魏五銖錢

引書

直百錢

據泉

劉燕庭曰蜀漢直百錢皆字在左右洪

志所胥誤以直百五銖去其五銖二字故作文在上下
 耳然字體與大小皆舛謬也此泉有小類小泉直一者
 校曰刻文不合重摹校之亦有傳形者并摹 直
百

百

直百五銖錢

據泉

翁宜泉曰潘毅堂說穿右為字鍵

為郡所鑄後漢書郡國志云鍵為郡益州刺史部校曰刻本面背皆不合重摹校之

直百

銖

銖

傳形五銖錢

據泉

蔡銜耕曰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

反不特五在左銖在右銖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七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倥偬之際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於正書之五

銖而賈亦直百也李竹朋曰五銖傳形舊譜謂是蜀錢

然半兩及莽泉皆有傳形者是傳形不始於蜀也今以

有由郭同直百五銖者定為蜀錢無內郭者未必皆蜀

製云

大泉五百錢

據泉

校曰刻文微異重摹校之

百

泉

大泉當于錢

據泉

校曰即今所見有兩品並摹校之

泉

當

子

泉

當

子

四銖錢

據泉

校曰刻文微異摹以校之

四

銖

當兩大錢

據泉

李竹朋曰今此錢與五銖常品相似

唯稍大耳

孝建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甚誤重摹校之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八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二

二銖錢

據泉

校曰今見二銖錢又有作朱字者兩摹

校之

銖

二

泉

景和錢

據泉

蔡銜耕曰永光元年八月改元景和十

一月即被弑故其錢流傳絕少而徐氏竟見永光之文

而余亦曾得景和之品其文右景左和與永光正同則

固皆公孝建之制矣可証洪志上景下和之誤校曰凡

今所見文皆在左右摹校如下 泉

和

驚眼錢 引書 翁宜泉曰泉志於沈郎錢則畫一無字

小錢於驚眼錢則畫二小錢文曰小泉直一一篆書與

莽錢同一作真書按洪志本無驚眼錢文曰小泉直一

及篆楷二種之文或是好事者妄畫之耳謂莽泉傳至

宋時沿用之可也謂驚眼錢文與莽錢同則諸家譜錄

固未言也校曰吾友顧駿叔新得一枚文曰永光大如

漢初最小之莢錢薄於沈郎真驚眼錢也由是而知廢

帝所鑄是永光景而非文曰二銖但其重二銖爾據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九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蔡鏡耕之說為可信又顏峻傳所言廢帝鑄二銖錢形

式轉細官錢每出民即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無輪

郭不磨鑄如翦蓋者謂之萊子駿叔所得悉與之同乃

知來子驚眼正當時一物兩名耳泉文作篆書摹以附

見如左 永

茂

梁五銖錢 據泉

公式女錢 據泉

五銖錢 據泉

帝錢比也

翁宜泉曰文雖四出形小而厚非靈

大吉錢 據泉 校曰大吉大通大富三銖錢今所見絕

少李竹朋書披羅極廣亦復無之其他諸家譜錄所傳

狀如漢五銖者多不可據顧駿叔有大吉大通二錢審

其形制色澤宛與五銖錢同斯真品也刻文少異重

摹校之後二品放此 又

吉

銖

大通錢 據泉

又

銖

銖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十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大富錢 據泉

又

富

銖

當十錢 引書

四柱錢 據泉

陳五銖錢 引書

大貨六銖錢 據泉

校曰刻文稍歧摹以校之 又

銖

銖

太和五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太和二字篆體近隸和

字且有增筆與北魏刻相似可徵書法之變校曰此錢有二種一五字交筆曲仍如五銖一五字交作直筆而大字亦異諸家皆未悟作譜但摹其一便遺其一今因並摹如下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五銖錢

引書

張麗源曰魏永平三年鑄五銖錢較漢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主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略小五字交股作直筆與永安五銖五字同校曰近顧

駿叔得一枚面無好郭與背周郭極狹五字交股直筆

形制色澤與太和五銖相類余審為魏錢無疑

𠄎

永安五銖錢

據泉

校曰刻本不合摹以校之

𠄎 𠄎

永安土字錢

據泉

益齋主人曰幕有土字者係當時

所行土錢通典延昌二年徐州啟奏求行土錢是魏時

本有土錢之名以其非由官鑄故以上字別之耳又通

典熙平初王澄上言延昌二年徐州人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可為土字明証校曰泉文同上茲不重摹

西魏五銖錢

據泉

校曰駿叔新得五字交筆作直畫

與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同其形制亦頗似之却與隨

白錢大異定為魏鑄為自來諸家著書所罕見然考洪

志魏錢有二一則後魏世宗永平三年鑄一則西魏文

帝大統六年鑄且引舊譜曰以赤銅鑄愚細審此錢政

復似之故既系於前而復詳於此泉文已見

東魏永安五銖錢

據泉

校曰雖據書重出一種然今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主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所見永安五銖了無異也

常平五銖錢

據泉

校曰但摹校泉文

𠄎

𠄎

布泉錢

據泉

校曰亦摹校泉文

𠄎

𠄎

大布錢

據泉

校曰亦校摹泉文

𠄎

𠄎

永通萬國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有大小有細郭闊郭

數種泉文則皆同刻本不類重摹校之又有小鉛錢則篆文微異並附見於後

篆

篆

篆

篆

篆

篆

隨白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今雖歲久晦蝕其白處猶

可見蔡錢耕曰洪氏載白錢雷作欵文如獸勝品之長年太寶嗜白其質也而乃白其文乎李竹朋曰外郭較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關好郭唯右旁五字有之餘三面皆無背有肉好郭五字中交互二畫直下不屈與他五銖異校曰刻本實不

合摹校如左

銖

泉志卷三正用品下

開元錢 據泉 初渭園曰以三體合為一體爾非別有

三體也校曰新唐書云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者誤也舊唐書云其字含八分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斯為得之

耳今所見元字有左挑者有不挑者實皆一體其作小

篆者乃南唐元宗所鑄今但校摹唐開元一種 通

開元

寶

乾封錢 據泉 校曰凡唐錢作隸多含分篆之意刻本

皆失之因摹以校之 封

乾封

寶

乾元十當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制有大小其文皆同

重摹校之 重

乾元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重輪錢 據泉

小乾元錢 據泉 校曰二種文皆與乾元同故不摹

大歷錢 據泉 校曰此但校摹泉文 曆

大元

寶

開元大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者形制絕大若大觀當

十文與小錢字含分隸元字左挑悉同故不重摹

建中錢 據泉 李竹朋曰大歷錢今已罕見建中尤罕

劉燕庭於道光壬午二月在京師得近畿出土唐錢就

中有大歷建中到唐錢中絕無僅有之品校曰刻本作上下讀今見燕庭所得者作環讀文字亦古摹校如下

建通

寶

新開元錢背文 據泉 戴醕士曰此范本無地名背文

別鑄一印印之故字多高出輪郭因有倒順上下左右之異翁宜泉曰泉志楊字從木誤摹然書揚作楊唐時已有之顏魯公臧懷恪碑揚州作揚州校曰揚從木唐人本爾如此不但唐人雖漢亦多有之如曹全碑突隸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荆揚字亦從本其外若宋刻本書更不勝其據也此錢見許賓門書載一枚亦正從木是洪志不誤也錢背廿三品中唯昌字京字宣字潤字丹字體含分隸餘皆真書也故不摹校

咸通錢 據泉 校曰此錢希見唯許賓門書有之文含

分隸與志楷書不合校摹如下 通

咸 玄

寶

天成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者近真書故不校摹

天福錢 據泉 校曰泉文含分隸意刻本亦小異摹校

之下兩種放此 福

天 元

寶

漢通錢 據泉 校曰以開元通寶例之當曰漢元錢讀

漢通元寶者誤也周錢放此 通

漢 元

寶

周通錢 據泉 翁宜泉曰古泉考周元錢毀佛像鑄用以入筮或驗秋鐙叢話順治初孝感多病瘡持周一枚即愈水曹清暇錄周元握之可校濇兼治雜產余按此

洪氏泉志校誤卷一

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錢俗甚以為珍其說不一周櫟園書影已載其說則其由來久矣 通

周 元

寶

泉志校誤卷第一

泉志校誤第二

泉志卷四偽品上

項梁大錢 引書

吳王濞錢 引書

鄧通錢 引書

不過存其名而已

王莽大錢 據泉

益齋主人曰莽錢宜入潛偽而大泉

五十梁刀錯刀三種作於孺子在位之時居攝初始尙

繁漢年當附之漢末至莽篡後所鑄則別入僭偽 西

清古鑑曰盜鑄者不可禁迺重其法蓋官私雜出故自

有大小翁宜泉曰鄭康成周禮注云王莽大泉直十五

貨泉賈公彥疑其有誤案貨泉作於天鳳五年罷大小

泉之後距始作大泉時已隔八年貨布重二十五銖僅

直貨泉二十五大泉重十二銖止直貨泉十五理固宜

然豈初直五十者後不可改直十五耶且漢志又云乃

令大泉與新貨泉俱枚直一是初直五十繼改十五後

且直一直之多寡原因時爲變通也校曰按莽泉凡作

泉字皆中直不連作泉大泉之品所見極多大小不等

篆文有作圓折者有作方折者並摹校如左

泉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十

十

介泉

十

小錢五等 據泉 瞿木夫曰小泉者說文云小物之微

也對大言之么泉者說文云么小也漢書訓么爲小俗

作么非幼泉者說文訓幼爲少對壯而言中泉者禮記

鄭注訓中爲間此取壯幼之間義壯泉者壯對幼言取

禮記三十曰壯之義校曰刻本諸文各異摹校如後

直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泉

一

一

泉

十

泉

十

三

中泉

十

貨泉錢據泉 李竹朋曰按貨泉類夥與大泉同考光

武建武十六年後始行五銖則十五年以前猶鑄貨泉

可知不比後世以年號為錢文異代不得用者故其制

不一也校曰今所見極多其形制小大皆不同其文則

同故但摹一品於左



錢錢引書 李竹朋曰按四川通志公孫述以缺錢二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當銅錢一今得此泉一仿漢製一似莽製蓋其時相近

故制作略同與梁錢五銖迥異定為公孫述物當不誣

也校曰洪氏引舊譜已云文字未聞近李竹朋著泉匯

載此鉄錢定為躍馬氏之物豈不大快縱使不確亦多

一異說云文同漢制故不摹

董卓小錢引書 李竹朋曰此品粗惡無文疑是董卓

鑄按王莽為從古鑄錢第一手精莫精於莽泉而粗莫

粗於卓錢兩兩相形亦物極必反之徵也校曰李竹朋

書載一枚兩面無文頗與漢初莢錢之大者相等審為

卓錢云

五銖錢引書 蔡鏡耕曰洪氏引袁云紀而疑之余為

通其說曰鑄錢本欲有文因輕小太甚不能成也及更

鑄之雖有文仍不可辨也傳志謂無文章正以其不可

辨耳余藏五銖最輕小者徑僅五分好居四分竟體鮮

翠宛若碧環其肉隱約有五銖字每一檢玩真有不可

把持之勢若果仲穎時鑄則此區區不絕如縷者歷千

數百年而未壞轉足寶矣校曰此亦即卓錢無二種也

洪氏以兩引書遂兩存之

沈郎錢引書 初渭園曰魏明帝復五銖錢至晉用之

沈充第小其製仍用其文也校曰洪氏引舊譜已云文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字未聞是古來皆不識也然今有之其錢徑三分形質

頗厚面無好郭篆文五銖二字與漢錢同

張軌五銖錢引書

河陽錢引書

得壹錢據泉 校曰泉文含分書刻本作真楷不合摹

以校之今所見有大小數種

得元

寶

順天錢據泉

校曰摹校同上

順元

寶

永通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分篆皆有刻文稍異摹校如後 泉

永通

貨

泉

永通

貨

開元錢 據泉 李竹朋曰今所見者銅錢鉄而篆書者未見也校曰篆文無二體皆有微誤摹以校之 通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解元

寶

唐國錢 據泉 翁宜泉曰大唐居然與朝之制也唐國

稍示貶損之稱也然則唐國似應鑄於大唐之後校曰

今所見又有狹郭闊郭者其文字篆分真三體咸有之

今但摹校分篆兩體 通

唐國

寶

通

唐國

寶

大唐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不合分隸之意摹以校之 通

大唐

寶

泉志卷五偽品下

永平錢 據泉 校曰洪氏雖載此泉然未目觀其罕可知不意近時鮑子年竟得一枚李竹朋刻入泉匯真同

星鳳矣重摹以校實與意旨迥別 平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永元

寶

通正錢 據泉 校曰泉文皆含分篆之意刻本純寫真

書去之甚遠因摹校如後後均放此 正

通元

寶

天漢錢 據泉 漢

天元

寶

光天錢 據泉 天

光元

寶

乾德錢 據泉

德

乾元

寶

咸康錢 據泉

康

咸元

寶

廣政錢 據泉

通

廣政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寶

錢錢 引書

李竹朋曰十國紀年云廣政二十五年鑄

錢今所見者皆銅錢唯吳我鷗於蜀中得一鉄廣政

錢方知鉄錢文亦廣政泉志以無字錢當之誤也校曰

此說政可補洪氏之闕凡洪氏之引書者能悉變為據

泉豈不甚妙

乾亨錢 據泉

校曰按亨字中缺二小畫蓋沿唐人避

肅宗諱也唐石刻亦有之此泉今所見又有作通寶者

刻本無有故但摹重寶一品以校

重 乾亨

寶

鉛錢 據泉

校曰文與銅錢同故不摹

乾封錢 據泉

校曰今銅鉄二種俱有之其背文有曰

天曰天府曰築者蓋與天築府寶同鑄歟文有分書二

種刻本不類並摹以校之

封

乾泉

寶

封

乾泉

寶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八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天

天府

築

天築錢 據泉

校曰亦但摹校泉之

築

天府

寶

吳越錢 引書

閩鉛錢 引書

錢錢 據泉

李竹朋曰按唐德宗開元大錢與此略同

然開字從門此從門元字次畫左挑此不挑通字隸書

此近真楷錢質白銅此銅色昏暗知此決非唐鑄而字體與永隆通寶相類按通考福建用鉄錢與銅錢並行如唐制又曰舊譜無鑄大銅開元之文然既曰並行是當時本有銅錢一種况字體與唐錢不似與閩錢相同故余定爲閩物校曰今所見據李竹朋說亦唯有銅者錢固未見也用以摹校文則一耳

開元

寶

永隆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銅錢皆有之其文分書真

書都有遂摹分書者銅鉄各一種其鉄者背有閩字在穿上又左星下月其銅質真書者不摹也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九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通

永隆

寶

通

永隆

寶

閩

天德錢 據泉 校曰刻本不合摹泉文校之

天德

寶

大興錢 據泉 校曰洪氏引張台說馮洪鑄誤也劉燕

庭已考正爲安南錢見不知年代品大興錢

劉仁恭土錢 引書

應天錢 據泉 校曰此品諸家著錄多不載從張麗瀛

書摹校其文尙含分意也

應元

寶

萬

泉志卷六不知年代品上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十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平當錢 據泉 鮑子年曰平當五銖向所未覩惟五銖

穿上下有小平字者或正或倒或橫置殆所謂平當五銖者也王廉生云滿洲有伊勒布號健菴者言曾獲一

枚穿上確有當字後不知遼誰氏無由斷其真贋校曰此泉今無可校余亦初疑卽五銖一種有平字在穿上

者蓋洪氏本云當字湮漫耳今得鮑子年說是實有平當五銖矣泉志固未可証也

四出錢 據泉 李竹朋曰莽泉篆皆鐵線此則玉筋筆

畫較粗莽泉泉字中直畫斷此不斷莽泉制作精妙此又惡劣或係當時私鑄或後世物而襲其文皆未可定

然決非莽泉也校曰李疑為漢時私鑄倘然非是蓋原狀粗劣了無漢製神韻但今無從確考耳刻本不合摹校如左

大泉

十

大泉五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形模篆法與莽錢無異

亦大泉別種也校曰大泉二字同莽泉五銖二字同漢錢文並見上茲不復摹

雙五五銖錢 據泉 蔡鉄耕曰五字連綴肉郭者謂之

雙五五銖余所藏一品輪郭深厚與五字連綴顯然以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土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命名未當易曰聯文五銖校曰據今刻本仍留一五銖錢了無分別失雙五之義矣按洪云五字連綴肉郭是五字上下二畫粘着於外郭耳何謂雙五字考張麗瀛書則五字作雙鉤李竹朋書則五字作雙文並書却與雙五之名殊為切近愚意張書多從洪說或當以張為是今並摹存以備參考以校正刻本之誤

銖

五

錢

大泉錢 據泉 校曰今無可校當是大泉五十之異製

耳

左右五銖錢 據泉

太元貨泉錢 據泉 翁宜泉曰古太元紀年者三吳大帝

帝晉孝武帝涼張駿也吳太元止一年方鑄大泉五百當千二種未必更鑄他錢此殆是晉物蔡鉄耕曰兩晉

未嘗鑄錢晉書食貨志云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嘗有所更版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是

皆資前代錢為用耳若張軌之五銖沈充之小錢式非類自上名轉屬於下豈復成一朝制度哉故曰未嘗鑄

錢也或言太元貨泉非孝武帝鑄乎余曰太元二字楷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丰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書南北朝錢文所未有也校曰今所見皆粗劣未必有真者李竹朋書載一品圓穿作四出文真書亦不晰泉字全模糊指為晉錢不意其謬乃至於是又一品載入無考類中其文兩真兩篆頗與洪志相同然亦未必真者要之此錢即真亦不得目為典午之制所見唐季五代十國錢文尚含分篆之意而况晉時乃作真書乎其非晉鑄一無可疑洪氏入不知年代品極為妥當摹校刻本亦復不同

太元

泉

通行貨泉錢 據泉 校曰今未見無校又疑卽南唐之

永通泉貨有旋讀者而致誤

兩銖錢 據泉

續銖錢 據泉

兩柱錢 據泉

女錢 據泉

稚錢 據泉

對文錢 據泉 鮑子年曰五銖有僅存邊郭二分許字

畫僅餘十分之三三者中作大圓孔名緹環錢余得甚多

無一平正率作凹狀以翦邊五銖合之適成一泉疑此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與翦邊本一泉昔人以圖鑿椎而為兩故翦邊五銖近

邊字畫皆不全而此泉僅存近邊之字畫其孔圓而凹

者則圖鑿猛椎之故也李竹朋曰今有五銖中鑿圓孔

僅餘外緣如環者子疑為緹環錢而與舊譜不合近閱

通典魏熙平初尙書王澄上言太和新鑄並古錢內外

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驚眼環鑿依律而禁環鑿

二字明指鑿孔如環之錢而言殆卽所謂緹環歟

五朱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大小有數種有有郭者有

無郭若翦去者文字與五銖錢皆同但缺金旁耳故並

上四品皆不摹

定平錢 據泉 翁宜泉曰定平一百與太平百錢同決

為三國孫亮時物校曰詳見太平百錢刻本泉文不合

摹以校之一

定平

百

傳形半兩錢 據泉 校曰同漢半兩但其文反耳故茲

不摹

泉志卷七不知年代品下

太平錢 據泉 陸果泉曰太平百錢斷為孫亮所鑄証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以昭烈之用直百時勢相近故一錢當百亦同蓋當千

當五百不便於民故改鑄此也翁宜泉曰陸說誠確不

可易梁初已謂為古泉其非梁錢可知古以太平紀元

莫先於吳當五鳳三年冬十月孫亮改為太平元年顧

炬稱太平百錢為太平四文錢晉書元帝過江用孫氏

舊錢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大者指大泉當千

當五百者言之小者指太平四文錢也且有當千當五

百者此卽是當百者其極小者亦猶蜀直百之有小者

耳校曰今所見泉文有數品篆分各異與刻本悉不合

校摹如左蓋分書實作太平篆書乃作大平緣篆文無

太字古只大太同用耳

百

平

錢

百

平

錢

百

平

錢

百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平

金

百

平

錢

兩背錢 據泉

江秋史曰漢州輔碑混而不緒從昔武

班碑景君碑皆從背背即留也說文鑑六銖也二十四

銖為一兩半兩者十二銖也兩錙則亦十二銖即半兩

也省金作留者如五朱之省金作朱乃半兩之別種校

曰凡從留之字作背不論唐碑宋本時時見之洪志誤

為畜亦是後來傳錄所致今所見泉文作留狀如半兩
斯乃真者摹校於下有依洪志贗鑄者其文則作留

留

留

一文錢 據泉

李竹朋曰史記秦本紀垣為七國時魏

地正義派有垣縣漢書地理志屬河東郡馬伯昂曰是

為秦始之制開半兩大錢之先特穿未方耳校曰近釋

甚確其文居左實垣字也刻文不合重摹校之 留

四曲文錢 據泉

校曰洪志所有之品今無可校按西

清古鑑所載一枚右作文左作。李竹朋書一枚左又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未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作。俱不可識並摹校如左乃知此泉一品中又有數

種也 留

留

留

留

永光錢 據泉

蔡鉄耕曰宋書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

鑄二銖錢三月罷案二銖錢文非二銖當曰永光即洪

志此品是也何以知之以其前承孝建而孝建錢或去

四銖專為孝建矣以其後改景和而景和錢亦重二銖

文曰景和矣三錢同式又何疑焉至所謂鸞眼錢者即

永光景和兩品之私鑄者也李竹朋曰大明八年廢帝子業即位次年春正月改元永光秋八月改元景和是永光紀元者僅七閱月故此錢少校曰蔡說可謂奇叔稿實然李書并載二銖永光景和豈曰無本今考永光錢與景和錢面皆無好郭形制頗同宋鑄何疑刻本與泉不合據李書校摹之

光

五金錢 據泉 李竹朋曰五銖對文去金作朱茲去朱

作金其義一也摠而論之五朱之無外郭者乃初翦五銖所成有外郭者乃後來仿鑄五金之圓孔無內郭者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乃初鑿五銖所成有內郭者後之仿鑄即以此品謂經環之別種可也校曰凡五銖錢金旁多從全中四點獨此種金字有作金者有作金者刻本唯一品亦不甚合茲並摹如左

△金

△金

△金

△金

△金

大朝錢 據泉 翁宜泉曰據金石目錄云大朝之稱唐

世無之屢見元刻如大祐國寺碑云大朝乙巳年慈恩

寺塔內陀羅尼幢云大朝丙午蒙古世祖元年庚申始

改元中統前此並無年號乙巳乃太宗后稱制之四年

丙午乃定宗元年也金國志明昌五年何大雅說王曰

不若求援於大朝已稱蒙古為大朝矣金泰和八年韓

道昇五音篇海序大朝字空格寫宋史云蔡州之役幸

使大朝以定夾攻之策然則大朝當為蒙古未改國號

大元以前稱明矣校曰今所見有作小篆者四角有四

柱摹校如下

● 金 ●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天鎮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安南新刊大越史記黎桓

以丁廢帝大平十一年自立即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元

天福號曰黎朝於甲申五年即宋雍熙元年鑄天福鎮

寶背文黎者紀國號也校曰舊有謂石晉錢者誤也劉

據以為安南鑄於是乃定文當曰天福鎮寶

萬歲錢 據泉 校曰按志云面文繆篆而泉作小篆者

蓋由傳錄之誤况今所見頗有繆篆者重摹校之

吳帝

歲

傳

泉

字

大興錢 據泉

劉燕庭曰考大越史記丁部領以宋開

寶元年平十二使君建國三年改元大平號曰丁朝蓋

大平紀年丁紀國號也校曰此泉志凡三見前誤為馮

洪鑄後又誤文太興獨此品有背文丁字故附校於此

蓋安南錢也又有謂是遼聖宗鑄亦非

太千錢 據泉

校曰據背文有丁字必是安南錢太千

無義疑即太平之模糊一種而誤釋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九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天感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洪志謂不知朝代今自右

及上讀之曰感天元寶按西遼天祐帝在位二十年遺

命皇后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此錢蓋其時所鑄也校

曰此泉頗罕見今從張麗瀛書摹校

感

天 元

寶

古錢 據泉

校曰按泉文即寶六貨刻本筆畫歧異當

由傳寫之誤校已見景王錢今但摹校於下

廿

六

古文錢 據泉

校曰按此即寶四貨校亦並見景王錢

今但校摹泉文

廿

三代

三字錢 據泉

校曰此泉今所未見無可校也當仍之

亦不知文有誤謬否

千字錢 據泉

大興錢 據泉

校曰大又誤為太蓋至此大興錢凡三

見矣三說各不同皆非是

黃河錢 引書

鮑子年曰余得戴文節泉拓有一品大

如秦半兩兩面均凸起大圓星三云即洪志所謂黃河

錢校曰鮑引戴說庶幾是也蓋洪氏憑臆所雷斯則目

洪氏泉志校誤卷二

十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擊有據李竹朋書亦載入當即據是見其三足突起大

於小豆焉

泉志卷八天品

天帝錢 竟第八之卷僅五品皆引書

寶錢

咸陽錢

金五銖錢

五銖錢

泉志校誤卷第二

泉志校誤卷第三

泉志卷九刀布品

曰金三品 引書 校曰不但今無所見即洪志亦以意

圖按三曰復小楠之其文龜師古曰楠圖而長也又史

記索隱云肉圓好方則悉作長方形非是當如俗所謂

腰圓者方與古義合

契刀 據泉 許賓門曰按刀文契從木不從大契刻也

對錯以立名校曰漢書作契本是誤文當據今契刀校

之重摹如下然其環下刀形至下太闊與古制不合以

愚此書不圖諸狀故闕之他書參觀可也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十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對

刀 百

錯刀 據泉 初渭圖曰平與直義同許賓門曰平者取

權衡之義猶言權當五千也校曰今所見刀明作平五

千而漢書作直五千乃張晏所謂札單差錯耳由是知

古泉可以校史不但此新莽二刀也刻本微異摹以校

之有二品亦略有不同

平 平

十布 引書 瞿木夫曰十布之義其六見六泉而增入

次第差序耳次言次於大布第猶云次第也差廣雅云

次也取差等之義序取次序之義丁丁而而卽六七八

九蓋古籌算之數得從橫而成爲一二之數字也錢十

蘭曰莽十布余收獲皆全序布漢食貨志譌爲厚布獨

此可以証史書傳寫之誤大布可以正時俗解識之謬

見古物之存留於世爲功不小豈特供展玩而已哉校

曰今所見十布皆四字而洪志乃以意圖爲二字又以

序布爲厚布不但形制文字之不合也又此十布當以

大布居前小布居末不當如志以小布在首今並重摹

以校凡九布其大布卽大黃布刀別摹在後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十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對

刀 百

對 三

對 三

厚 三

對 百

差 百

對 百

對 丁

對 百

任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貨布 據泉 許賓門曰其文勁直如懸針戴醋士曰人各有一絕莽為泉絕蓋其刀布諸品無一弗精美校曰刻本泉文小異摹以校之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大黃布刀 據泉 翁宜泉曰考諸家注古衡字作橫橫亦作黃如檀弓衡縫注讀為橫考工記衡四寸注古文橫又禮記緇衣狐裘黃黃徐本作橫皆可証也瞿木夫曰莽之更張漢制皆親為依古實則好異因梨刀而造一刀於五千加平字則又欲示異於梨刀也小泉不足四字則加直字緣直與平同義也大布不足四字則又加黃字以足之猶之以直作小泉也黃即橫之有文漢人訓平直皆為正衡又訓平訓正平直橫三字展轉相訓可知義實相同莽特好異故為異文以區別耳校曰此即十布之大布也其文當讀大布黃千舊釋誤也刻

本少異摹以校之合上九布莽之貨布十品備矣

大黃

𠄎

古刀布 引書 蔡鉄耕曰洪志刀品寥寥除莽貨外其一與布並列曰古刀引管子文及李孝美說此本泛論非有指實而漫置其形文字則闕不得為一品也翁宜泉曰今所見刀布有無字者或一字二字三四五字者面文多紀其地背文多紀其數可想見春秋列國之泉制焉又曰當時如齊晉諸國不下數十百邑各以地名誌之不下數十百品各以錢數紀之自西周迄戰國八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百餘年故雖去今遠而所傳尚多又曰泉志於列國諸品實無所據妄繪圖以實之今則列國刀布種種可稽鮑子年曰列國諸布方足尖足近數百種字皆瘦細面背有郭獨安邑洎當鍍諸布筆畫寬肥類鍾鼎文背亦平夷斷非一朝之制故劉青園定為虞夏但又頗易識豈唐虞文字已平易近人如是乎好古者每得一器必冀愈古愈可珍獨余於泉幣愈尋思愈覺去古未遠彼謂盡科斗文洎太昊金葛天幣諸說者皆夢囂也校曰如管子之言即齊刀也曷為洪志作此圖狀豈實未見其制乎抑後人傳錄致誤乎觀其形環上無柄頗疑從

錯刀會意妄置其於布狀亦不合然於後所載刀布皆有之是即古刀布也奚必又據管子李孝美而別置爲愚竊此校例不摹形制以他書參觀可耳

蒙城古刀 引書 蔡鐵耕曰其二曰蒙城古刀此量藥

器也量藥器有三等大者方寸匕匕正方一寸次者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小者五匕半五銖錢之積蓋刀圭以有柄如刀得名而方寸匕因之五匕以錢邊五字得名而方寸匕又因之此亦不得爲一品校曰蔡說足証洪誤况明題方寸匕之文乎愚意貨布五百直是偶摹其文以爲觀美如漢鏐斗並漢洗其中之文多有五銖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貨泉諸形也

長平古刀 引書 蔡鐵耕曰其三曰長平古刀引舊譜

云云此與面文作㊦之刀分寸盡合唯幕文。亦以則此刀無此三字校曰今案洪志面作㊦其爲明之誤文無疑此字舊釋爲莒謂之莒刀初滑園改釋爲明引漢志平明屬北平郡爲燕地馬伯昂謂是趙之明邑引史秦紀與魏王會新明邑謂新拔趙之明邑也洪志引舊譜云出於長平溪澗中更徵馬說趙地之稿李竹朋言近於道光中新出無數其形制一種作方折如磬較狹一種圓折微彎較闊其爲趙明邑之物無疑又按洪志

背文作品者大者據李竹朋書所收三百餘種背文各各不同大約以左右外_{馬伯昂}爲四類其品字無可校不審緣何字而誤者當是右字之誤大則如_{釋貨}下太_大諸文頗與仿佛乃知斷非齊吉化三字或後人誤識遂妄相寫入耳因摹面背文一枚互証

又

沂州銀刀 引書 蔡鐵耕曰其四曰沂州銀刀引嘉祐

雜志此雖銀品與銅品異而余謂即齊吉貨洪氏誤解之誤置之也當時刀文止三字首一字讀爲齊無疑義次一字或離之爲太公或合之爲杏疑而未定故兩存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之互參體勢豈非吉字次讀爲九又申之曰九字中闕不相屬乃言左右中分之狀其摹化字可云酷肖斷非字數有九闕其五存其四不相連續如志所置之式也且齊吉貨幕或有隱起圓形雜志亦非指其環也以上數種雖各成品而其文訛誤不足爲據校曰雜志之言蓋闕之辭也今世乃有九字齊刀愚嘗辨其無一真者蓋由九字一言之誤遂起贗鑄耳命存以愚今釋爲齊吉貨舊有以存爲寶爲法爲合悉皆不從詳拙撰刀布釋文又云罷沂州得銀刀疑是洪氏據誤本錄之從未聞齊刀有銀者當是金字之誤或洪志本不誤原作金

而後人寫錄解為黃金以為無是事而妄改焉今重摹
刀文以校凡刀當刀首居上環向下洪志所有悉刀環
居上亦誤 念本代

長平異布 引書 戴醜士曰自路史以來考古金文字
悉有伏羲神農之號至今日出土愈多乃知是周秦地
名校曰按此布文當是宅陽二字疑洪志引舊譜並形
制長廣分寸俱誤摹校如下凡古布文悉是周秦之時
地名詳見愚所撰刀布釋文茲不說解後放此 代

異布一 凡十四品洪氏統曰異布 據泉 校曰此即

無次今以一二三四名之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七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鄭漁仲所謂商貨莊布也向來謬說極多愚今參稽諸
家釋為扶布當十貨背文曰十貨布文作斤又作儻蓋
古文同而結異也實為一字刻本頗誤重摹校之

林

益

十

漢

異布 二之四 引書 校曰志本無文無可校也

異布 五 據泉 校曰刻本布文右多誤筆以意度之

疑即晉陽貨一金者是也又有小布作晉陽分貨其晉

作晉陽作身文多不同今並摹兩種布文如左以
備參校 王

王

王

王

王

異布 六 據泉 校曰據布文度之當是倒文未金貨

三字录李竹朋釋穎省文許賓門釋棣省木馬伯昂釋

梁即求別體愚皆不從釋為禾字通利以漢書地理志

涿郡所屬利鄉當之貨古作化或作斤如此布文是也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八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馬伯昂以古一斤金之義即釋為斤劉青園又合於金

字釋為斝曰劑斷也近王廉生吳清卿尙其說皆作說

斝一篇頗申經義愚今仍釋金貨從同也布文摹校如

下

下

下

下

異布 二品 七 據泉 校曰據上一品布文乃金貨一

金也也馬伯昂釋為趙今從之李竹朋作京謬矣其下

一品中作今子金二字竟作真楷倒書左右必誤無疑
按西清古鑑路史又言堯布文作上十全少此文字近

之士即字亦倒書也又一品云說者謂以化字少少字
舌金字亦本路史今據以合而詳校之疑即倒文之禾
斤全耳蓋輾轉淆謗乃至於斯雖未敢僅定為稿亦恐
不遠矣已見前布不摹但摹上趙貨一枚

一全

異布八 據泉 校曰據布文疑是底陽布也底舊釋

為陶今皆從之馬伯昂改釋為宓愚嘗據撫古遺文必
作氏重校以審此文下從氏為必無疑又疑是安陽
布文之蒼莽一種安字借中直文作命者然陽字有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九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旁今刻本無之知其非也故但摹底陽一品

一全

異布九 據泉 校曰按此布文面背今所未見無可

校也然李竹朋書有一品與相仿佛其文則不可識摹
校於左以備參考又此背文所謂了旁斜畫者疑即尋
常布之背文三直而左有二字紀數與之相粘或由模
糊致誤耶

不中

異布十 據泉 校曰此即今所見安邑貨二金作正

文背有安字者刻本不合摹以校之

一全

異布十一 據泉 校曰此即今所見倒文者其背無

文亦曰安邑貨二金洪氏釋為安陽之吉貨誤矣玩其
安邑二字作蟬聯之形今亦頗見之但刻本有誤耳摹
以校之

一全

異布十二 據泉 校曰此即今所見文曰梁正當金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十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當鍍者刻文筆畫歧異重摹校之

一全

異布十三 據泉 校曰按此約略其長廣視上安邑

貨二金微網據今所見度之即安邑貨一金之倒文者
凡洪志所言分寸皆不甚相合當有差謬不能細校但
摹校其文如左

一全

一全

異布十四 據泉 校曰此即今所見文曰梁充貨金

五十二當鍔者刻文歧訛重摹校之舊說安邑梁二種
為舜禹所鑄近馬伯昂曰梁則魏惠王遷都大梁所鑄
安邑則未遷時所鑄愚撰刀布釋文証以元人陸友仁
先秦貨布之言遂從之

宋本

金本

八回五

藕心錢 據泉 鮑子年曰藕心非錢也秦中出土小銅

器有形方長三寸餘寬四分許厚如之中空如筩面作
八分書于金氏三字陽文甚工背或缺寸許余曾見一
枚中藏一藕心牝牡相銜如鑰與匙者然或云此為藕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心之郭余疑與藕心合而為一物究不知作何用舊譜
強名為泉李竹朋曰昔年得黃小松藏泉數百並拓本
三帙內却有藕心泉一兼有外函形方泉長及函之半
函長倍之泉齒與函之空處牝牡相乘如鎖之有匙然
不知其用如何似漢尚方銅器蓋阮文達公亦莫能名
之也校曰刻本所畫雖不甚似然度其形制上有鼻孔
可懸是即函也愚此書例不校畫狀故遂闕如
蟻鼻錢 據泉 馬伯昂曰貝非海介蟲是亦範銅為之
古之貨貝錢即此是也按貝文三字第一作•為古文
丁字見彝器款識義通當詩曰甯丁我躬爾雅昌啟強

應丁當也其為當字明矣第二作𠄎又或作𠄎為半字

之省文其下作𠄎即兩字見薛氏款識晉姜鼎銘合讀

之為當半兩三字稿合洪志重十二銖之說據此可証

古文貝字作𠄎合從𠄎二字為指事諧背聲之文非象

海介蟲也校曰據志所畫即此是也但有訛謬耳重摹

校之今所見又有二種洪所未見因並附載一種文作

𠄎米馬釋為當各六銖乃分半兩為二故其質重僅得

半兩之半也其一初渭圖書所收文作𠄎讀為陶愚今

據底陽布改釋為宓馬伯昂又曰始皇兼并而後鑄此

法古貨貝之形而範以銅為自直之錢按六銖米字似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蟻形之多足半兩𠄎字象人鼻之有兩孔因世俗不能

識其文字乃合米𠄎二種相象名之曰蟻鼻相傳至洪

氏所譜乃僅一鼻之半兩猶未見蟻之六銖而言也其

曰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者蓋未嘗研究其義不過人

云亦云耳

△△

古銅片 據泉 校曰古銅片而有文字非古布而何唐

人簡盾始妄名之洪志所畫形制文字例與古物不合

知皆誤也以意度之當是今所見之空首布文曰濟金

貨者摹校如左由知寫錄之誤乃至若斯

泉志校誤卷第三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幸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全

598405

泉志校誤卷第四

泉志卷十外國品上

劇賓國錢 竟此第十之卷皆引書

烏弋山離國錢

安息國錢

大月氏國錢

泥婆羅國錢

何國錢

康國錢

拔汗國錢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條支國錢

拂蒜國錢

大食國錢

泉志卷十一外國品中

因暹國天壽錢 引書

和同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日本和漢三才會同

開珎日本元明天皇鑄又日本大成年代廣紀四十三

代元明當唐景龍二年立改元和銅今銅省作同寶省

作珎錢仿開元式校曰愚按日本新刊和漢年契云元

明天皇係女主和銅元年武藏國獻銅鑄銅錢廢銀錢

和銅元年當唐景龍二年與廣紀合又和漢三才會

云和銅元年正月武藏國始獻和銅因改年號為和銅

七月令近江國鑄和銅開珎錢此本朝銅錢之始又居

文字之初也今所見和字有作禰者亦有作和者兩摹

以校之

禰同

同

和開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珎

神功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和漢三才會神功開寶

稱李竹朋書作 標誤不可識德天皇鑄唐永泰元年立翁宜泉曰珎

乃寶之省猶作珎也校曰按和漢年契天平勝寶元年

孝謙天皇嗣位當唐天寶八年改明年為天平寶字元

年在位八年立大炊為皇太子明年禪位太子是為清

仁天皇不改元至天平寶字八年孝謙復位廢帝為淡

路公遂改明年為天平神護元年當唐永泰元年至三

年又改為神護景雲元年又按和漢三才會云稱德

天皇神護景雲二年云云是神護景雲紀元即孝謙天

皇也當由初稱孝謙及後復辟乃號稱德爾夫聖德神
功皆頌美矜誇之詞此泉亦當是復位後鑄今所見神
功泉文有二種有明作寶字不省者知本不作珍字讀
也並摹以校之刻本殊誤

神功

功

功

神功

寶

萬年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和漢三才會云廢帝鑄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主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新錢三種金為開甚聖寶銀為太平元寶銅為萬年通
寶校曰按年契廢帝即涓仁天皇廢為淡路公者是也
又三才會云天平之世金錢一枚買銀錢十枚銀錢
一枚買銅錢十枚銅錢一枚買米一升是此品乃涓仁
天皇天平寶字年鑄也據今所見摹校如左

萬年

寶

隆平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日本和漢三才會醍醐

天皇鑄隆平承寶大成年代廣紀云六十六代醍醐唐光
化年立校曰按和漢年契云醍醐天皇諱敦仁當唐光

化云年嗣位先改元昌泰昌泰四年改為延喜延喜七
年鑄延喜通寶錢至十五年又鑄隆平承寶錢延喜十
五年當梁貞明元年也翁宜泉云延歷乃日本紀元當
中國唐元和年然今詳考四錢無當元和者乃知舊譜
之誤刻本校泉文亦不合重摹之

隆平

寶

乾文錢 引書 西清古鑑曰宋史雍熙元年日本國信

齋然與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件并國書

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云其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主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文大寶按今所收缺大字如洪氏所書亦隸書與前四
種同校曰據西清書由是知洪志引會要曰乾文寶者
直脫去一字乃誤引耳又按三才會云歷代倭錢凡
二十餘種渡唐所用六種其一曰乾元大寶然則此品
當作乾元大寶洪志非但脫一字又誤一字也今此錢
未見無校

屋獸國梵書錢 據泉 校曰今未見其錢無可校

疎勒國五銖錢 引書

龜茲國五銖錢 引書

吐蕃國胡字錢 據泉 校曰今亦無其錢

倭國延喜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舊唐書倭國者古

倭奴國也去京師萬四千里頗有文字俗敬佛法又按

新唐書言倭惡其名更號日本成亨元年遣使來賀自

云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冒其

號則日本即倭耳故宋祁不別為立倭國傳校曰今復

改曰和若中國有天下之號焉延喜據和漢年契乃醍

醐天皇元號延喜七年鑄延喜通寶錢考已見上隆平

錢又按和漢三才會云歷代倭錢凡二十有餘種而

渡唐所用倭錢六種和銅開珎萬年通寶神功開珎延

喜通寶隆平永寶乾元大寶此便是日本錢次弟今則

當據蓋本國所言豈有誤者不但乾元大寶可校上乾

元寶之誤即當知神功開珎實寶在萬年通寶之下此錢

所見頗罕今據張麗瀛書摹校之

延喜

寶

梵字錢 據泉 劉青園曰涼州人掘地得古錢數盆其

中梵字百枚又嘗於涼州大雲寺訪古碑碑陽正作此

等字碑陰楷書捫讀之則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

錢為西夏書劉燕庭曰曾以所藏天祐民安碑字証之

筆法無異其為西夏錢無疑李竹朋曰此錢尚在元德

以前當是開國時物尙與中華文字不通迨後改用漢

字始有元德以下諸品也許寶門曰景嚴作泉志即不

之識數百年後破此疑寶亦一快事鮑子年曰西夏梵

字錢文不可識秦中時有之余得數種細審其穿下及

穿左兩字點畫並同疑即元寶二字其穿上穿右兩字

必係年號也校曰李竹朋書載三枚皆不晰故不摹顧

駿叔藏一品極明今以校之

徽

契丹國天贊錢 據泉 翁宜泉曰遼錢今世絕少一代

典章文物即史亦多云未詳校曰今所見凡遼錢皆右

旋讀唯開泰天贊則否元字皆仿開元左挑字體亦微

含分篆之意刻本俱作真楷誤矣重摹校之後皆放此

天贊

寶

天贊

應應錢 據泉 校曰此從張麗瀛書摹校

應曆

重熙

重熙錢 據泉 熙

寶

重通

寶

清甯錢 據泉

寶

清通

寶

大康錢 據泉

康

大通

寶

康

大元

寶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寶

大安錢 據泉

大元

寶

壽昌錢 據泉 李竹朋曰遼史食貨志言道宗之世錢

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而泉志以為壽

昌錢竹汀曰安德州靈巖寺碑云壽昌初元歲次乙亥

而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東北諸蕃樞要北遼通書俱

云壽昌今遼史作壽隆初疑泉志之誤然所見遼時石

刻稱壽昌多矣無云壽隆者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

人書亦稱壽昌其以為壽隆者遼史之誤也况遼人謹

於避諱道宗者聖宗之孫而以壽隆紀元犯聖宗之諱

此理之必無矣今亦未見壽隆錢也 昌

壽元

寶

乾統錢 據泉

統

乾元

寶

天慶錢 據泉

慶

讀

校曰今所見亦有作通寶者其文上下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八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天元

寶

千秋錢 據泉

海東三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通寶有篆真二種重寶

未見篆書但有真書耳文俱不合摹校如左其真書二

品不摹又見顧駿叔有一枚文作通寶行書甚為罕見

亦不摹 東

通寶

寶

三韓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通寶亦有篆真二種又有

重寶作真書者今但摹洪志所有一品并附篆書一品

通

三韓

寶

韓

三

寶

東國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又有作通寶者字含分篆

如開元體又見顧駿叔一枚作行書又見金視雲書一

枚作篆書均為罕觀今皆不摹但校刻本所有一品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尤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重

東國

寶

闍婆國梵書錢 據泉

交趾國黎字錢 據泉 校曰按天福鎮寶背有黎字者

即交趾錢也此錢僅一黎字疑是背文但天福在穿上

此在穿下耳斷非面文可知

泉志卷廿二外國品下

大秦國錢 竟此第十二之卷皆引書

三佛齊國錢

佛涅國錢

東沃沮國錢

新羅國錢

高昌國錢

波斯國錢

女國錢

大月氏國錢

小月氏國錢

中天竺國錢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十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于闐國錢

投和國錢

阿耆國錢

屈支國錢

親貨邏國錢

梵衍那國錢

迦畢試國錢

那揭羅曷國錢

健馱邏國錢

室邏伐悉底國錢

羯若鞠闍國錢
鉢邏那伽國錢
婆羅泥斯國錢
尼波羅國錢
摩揭陀國錢
伊爛孛鉢代多國錢
檳薩羅國錢
摩突羅國錢
乾陀越國錢
杜薄國錢

洪氏東志校誤卷四

主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康居國錢
末祿國錢
軒渠國錢
三童國錢
阿鈞羌國錢
舍衛國錢
層檀國錢
裸人國錢
碎葉國錢
驃國錢

巴氏錢

倭錢

寶錢

沙州玉錢

泉志卷十三奇品

臺主衣庫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舊譜謂五銖元于今

按篆文乃十干耳蓋鑄錢者偶爲之今爐工凡新開鑄

必先造一二枚大者名母錢意卽此類又按顧烜梁人

其時已有此錢則爲六代前製也校曰按南朝所稱臺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主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城猶禁城也所謂臺主者臺城之主也今所見諸品各

異有作元干者又有作十干者並摹以校之 王

錢之

中

五

十干

銖

王

錢之

中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五

五

五

五

錢之

中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羅紋錢

據泉

校曰以下諸品時亦見之以非所要不

悉校也他皆放此

翅紋錢

據泉並下凡十三品無校語悉同

北斗錢

軒轅錢

柄文錢

日月錢

井文錢

雙五錢

雙十錢

星月錢

四五錢

八星錢

鯨文錢

兔犬錢

明月錢

趙新明邑

古唯形則刀

刀布泉是貨

並摹以校

四神錢

異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據泉

李竹朋曰其文釋為明刀與明字刀從

趙新明邑作者同鑄鮑子年曰今改釋明貨陳壽卿曰

古唯形則刀而文則貨無以刀名者有之自新莽始校

刀布泉是貨之形即以為名却不以為文也今見三品

並摹以校

四神錢

異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

萬國錢 據泉 校曰嘗見一枚左右萬國二篆上下如

符篆不知為何也

龍文錢 據泉

三雀錢 據泉

龜背錢 據泉 校曰此即太平百錢蓋其背有文如龜

背故名刻本作六角形紕繆極矣按西清古鑑實作錢

形不誤

水波紋錢 據泉 校曰此錢今尚有之背作波浪細紋

極古雅上有一點如日頗似海天浴日之象

雙星錢 據泉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幸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元武錢 據泉 翁宜泉曰大泉五十常平五銖五行大

布永通萬國之屬背皆有龜蛇等象雖不必定為當時

所鑄而其制古雅非出於近代所為校曰顧駿叔藏一

枚背作劍斗龜蛇並面文四字皆精絕無倫斷非後來

仿鑄所能及觀祥瑞志云云知當時泉背頗尚繪畫也

千秋錢 據泉

龍鳳重輪錢 據泉

雙鳳錢 據泉

雙魚錢 據泉

四事錢 據泉

單面龍鳳錢 據泉

龍鳳錢 據泉 校曰嘗見吳退樓藏數枚古樸極矣其

狀不遜秦半兩云

藕心錢 據泉 校曰刀市品所有一品是外函此四品

則所謂如藕莖中破狀者大小無一相同不能校也

泉志卷十四神品

輕影錢 引書

清水錢 引書

會稽船錢 引書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幸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青溪宅錢 引書 西清古鑑曰北斗錢文作九星其二

星於旗蓋北斗原九星七見二隱道家謂之內輔一星

外輔一星見之者吉又交劍上舉又一人帶劍屹立洪

志謂之青溪宅錢校曰觀洪氏據南史更正之語恐尚

是未見其錢者然諸家著錄皆有之豈於今尚存乎抑

後來仿鑄耶

太平錢 引書

齊興郡錢 引書

齊安郡錢 引書 校曰按引祥瑞志既云四文大錢何

以李孝美仍言文字大小未審豈不知四文即太平百

錢耶

令公百鑑錢 據泉 校曰摹校已見正用品

廣宗郡錢 引書

偽趙錢 引書

軒轅錢 引書

孫先生錢 引書竟此十四卷俱同

桐城錢

白雀錢

壽春錢

應元錢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北海鉄錢

嚴君平錢

科斗錢

蘆口洞錢

泉志卷十五厭勝品

永安五男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粗劣不緻背文即四

神寫刻之誤遂至於是錢背之文實不如斯也

七夕錢 據泉

福慶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周禮揚州其民二男五

女又五男二女見東京夢華錄三公九卿語本禮記又

三公上應垣宿九卿下括河海後漢李淑語也校曰今

所見文作右旋讀與洪志異其二三五九作貳叁伍玖

則同所云好郭邊作連珠文於外分爲八分若箕形者

蓋與長命守富貴形相同以彼五字故作五瓣如梅花

此有八字故作八瓣瓣多則外郭粒粒如貫珠也內作

方穿穿外又作圓好與之相沓又有八道外屬於郭實

於一八瓣之花形爾文作真書

撤帳錢 據泉 校曰銅鑄者今嘗見之

男錢 據泉 翁宜泉曰敦素之說甚精不得以史偶失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載而疑之鮑子年曰布泉二種有懸針玉筋之殊舊說

以懸針屬新莽余謂是也莽泉萃於秦余屬秦最久見

懸針布泉時與莽貨泉大泉同出土且布字視貨布同

泉字視六泉貨泉同泉字中豎畫斷而不連莽後無此

式一也貨泉每作重好郭此莽之創制是泉亦然玉筋

泉從無有一作重好郭者二也貨泉傍好多作半星或

決文是泉則穿上兩決文穿下兩決文穿上半星甚多

六朝未聞有是三也二泉不特篆法迥殊輪郭亦異斷

非一朝之制云校曰此泉文極精妙摹校如左



辟兵錢 據泉 校曰見數品皆右旋讀左旋者未有也

除

王

除

田

算

千金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公羊注百金猶百萬也

古者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又史記平準書注黃金一斤

直萬錢非也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校曰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左 據自得齋 徐氏校刊

凡此等錢多有上柄下環據之皆當從穿右讀始洪志

間作穿上讀始亦小誤今摹如左

長

日

士

日

士

豐樂錢 據泉 校曰按天清豐樂舊釋已確然余竊疑

之古大字象人形上作圓點為首則以為天字天字下

無從二畫者唯古文太字有之是泉文當作太清道書

有三境之說一曰玉清聖境元始天尊主之次曰上清
真境靈寶天尊主之三日太清他境道德天尊主之頗
疑泉文出此且俟再考今所見此泉罕有晰者諸書或
摹偽品李竹朋所有雖真然亦不晰獨顧駿叔藏一枚
極明白今據以校摹知向來多誤筆也

豐立

君宜侯王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穿上下橫出君宜侯

王四字猶詩稱宜君宜王耳校曰五銖二字已見君宜

侯王四字却不甚誤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手 據自得齋 徐氏校刊

長年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宮閣記未央宮有宣明

長年温室昆明四殿又唐書禮樂志玉牒以通意於天

或祈長年錢文蓋祈年意也

富錢 據泉 蔡鐵耕曰晉不鑄錢而十六國轉有鑄者

如石勒之鑄豐貨見晉書載記洪氏因有富錢之名列

之厥勝品非也校曰今世所傳頗罕然其文亦有數種

李竹朋又云翁宜泉書有作豐字者今則未見餘摹如

左凡兩品

豐立

豐立

豐立

貨

五男二女錢 據泉 校曰刻本却合

天下太平錢二品 據泉 西清古鑑曰或二人或四人

九人皆如舞蹈狀形容太平之樂事紀盛德也許賓門

曰按舊唐書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

枚大如開元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

是唐時已有此校曰今據顧駿叔所藏校之其文如左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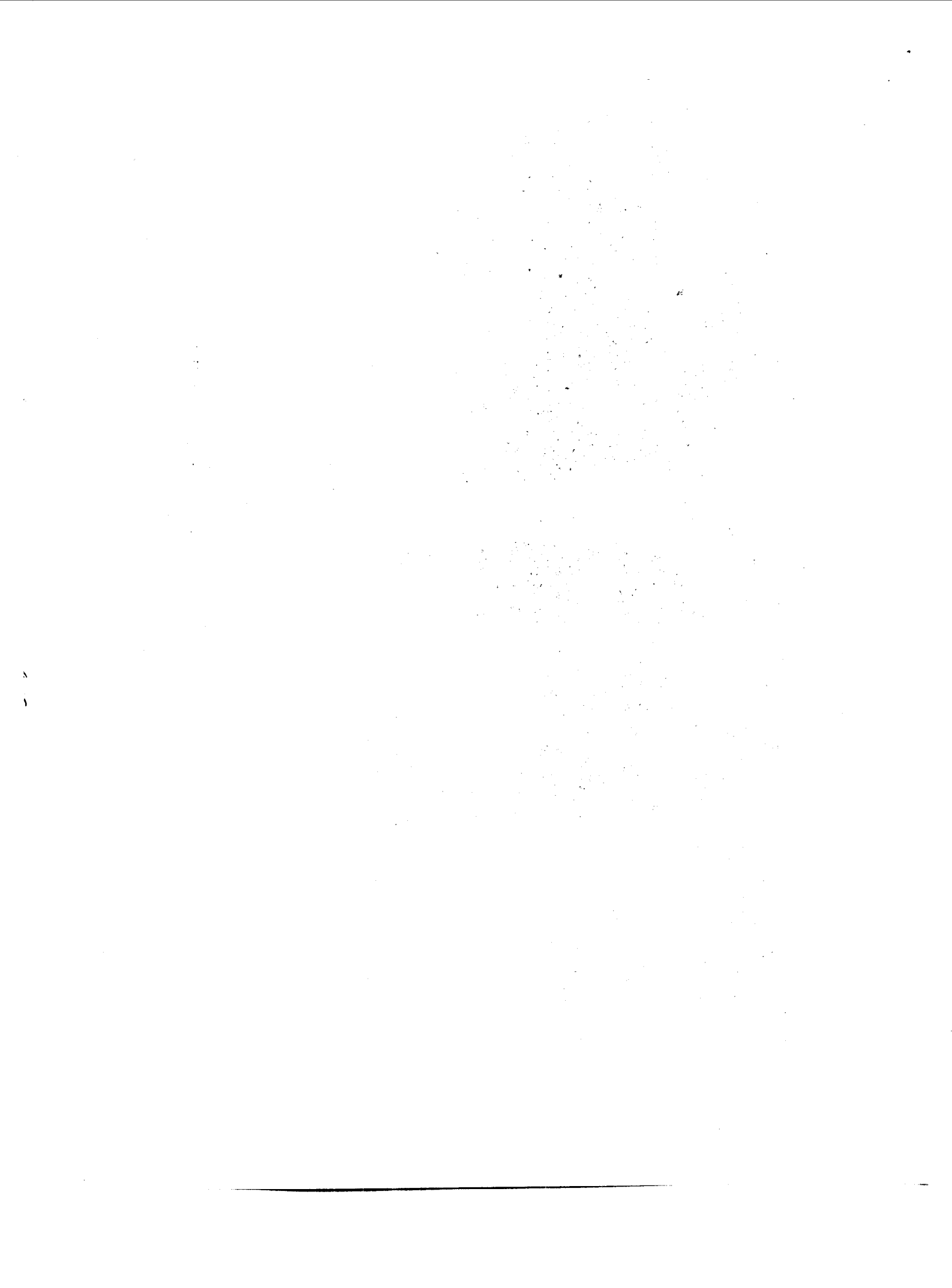
无 下

平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手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泉志校誤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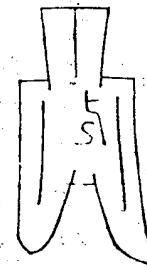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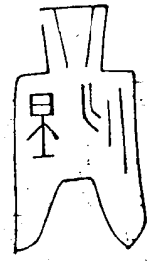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古金待問錄

汴州朱楓近漪輯



右一品路史昔寶鼎尉王鑄家有一布長寸六分肩

廣八分首廣五分爲足間二分重六銖面文作行吳

昭代叢書丙集補古金待問錄 一 世楷堂藏板

乃帝吳字幕文作引李彥美所謂了旁斜畫者蓋義

字也錢書目爲異布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

額廣六分肩廣寸一分奇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

父吳幕文作爽皆大吳字也攷之盈音昭鐘帝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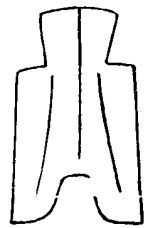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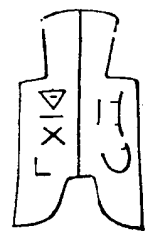
二則此立之爲川信爲帝字又封禪文吳作吳此幣

鉤畫甚精與王鑄之布大小略同面有文爲川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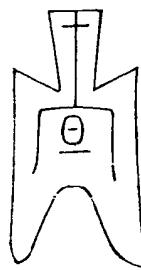
字左文爲早當爲吳字其間有川疑爲貨字幕文亦

不失了旁斜畫之形三代以上之文皆有小異故定

以爲太吳之幣



右一品面文右字不可識其左文爲吳字與路史所引封禪文吳作吳合幕作斜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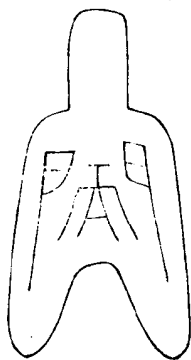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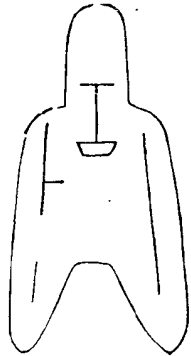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右一字不可識左文爲爽字此與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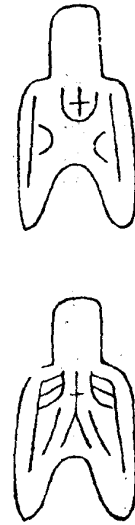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丙集補古金待問錄 二 世楷堂藏板

所載董令昇家之幣大小略同其重不過六銖爲異

耳詳第一品雖字之在面在幕各有不同究不得不

謂之吳與爽也





右二品前一品面文作金字後一品面文微有不同
幕文皆如門其內如夾路史幕文作爽皆太昊字此
幣之門字略如爽字之兩百字夾字則爽所固有也
欲不謂之太昊幣不得矣前一品為諸幣中之極長
者後一品首上有好乃近人所鑄銅色如新不著于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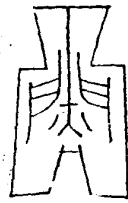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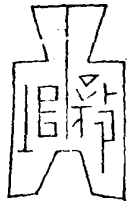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三

世楷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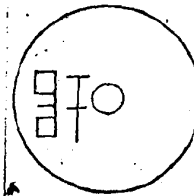


右一品以昊字作面文在面在幕前已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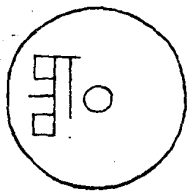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右字不可識路史云葛天氏與貨幣注
云董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從

土從日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此幣左文固當是葛
與從土從日雖有小異諸幣皆然故定為葛天氏之
幣依外紀入于太昊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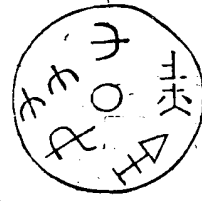


右一品路史神農皆有一大錢徑寸五分重七銖好
圓無輪廓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𠄎字鈎畫甚精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四 世楷堂藏板
神字也此幣與路史所載大小輕重形狀銅色悉合
其神字中一畫微斷有小異耳似應以路史為據定
為神農之幣



右一品與路史所載神農幣悉同其神字之中一畫
不過右為小異考路史有神農貨其為幣眾之語眾

則或有小異不可棄記之以備參攷



右一品與路史所載之神農幣大小輕重形製銅色悉同其文周匝五六字不可識路史又載神農錢無周廓而七字縱橫此品面文五六字亦縱橫又與路史符合故記于神農幣之後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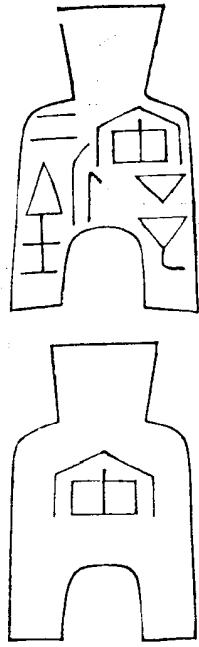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五

世楷堂藏板

右神農幣三皆銅色純赤乃運錘而成不經融鑄此路史所以稱其鈎畫甚精也其重與秦之半兩纔及其半大且過之經數千年無纖毫缺蝕及銅花斑駁之狀神農之外皆用鑄矣此說未見于記載其物具存可以意會非臆斷也



右一品路史黃帝貨其文作𠂔𠂔二𠂔全幕文𠂔此幣與路史所載字皆同惟路史之𠂔字與此幣之𠂔

字小異考三代以上字多倒書者此幣第一字似以山字倒書于中之上其實一也又路史云黃帝貨又二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𠂔作𠂔以此驗之𠂔字既可作𠂔獨不可作𠂔乎可不煩言而自明也又幕文與面文第一字同故定為黃帝貨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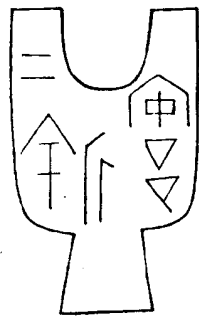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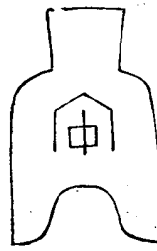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右一品大小面文與前同但面文之字倒書于幣上耳又第一𠂔字之下前幣作𠂔今作中益見前言山下安中之未妥也





右一品亦倒書幣上與前同



右一品面文已磨鏽仿佛可識知為黃帝貨幕文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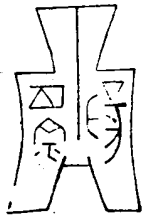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七

世楷堂藏板

字與前同

右共四品皆有向字攷雲臺碑禹作向或疑此四幣為大禹之幣不知雲臺碑向與向不同此四幣與路史黃帝貨合惟一字稍有不同可無疑也



右一品左文第一字不可識第二字當是昊字已詳

太昊幣右文為陽字路史少昊青陽氏上古貨幣皆

以代別故既曰陽又曰昊猶太昊之幕文了旁斜書為義也故定為少昊之幣



右一品路史有虞氏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降僕太

衍駟羣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四金二五

金策乘馬幣注云詳董氏譜其文當為尙策為乘馬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八

世楷堂藏板

為正五二金者重貨也金一者輕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攷之管子可見此幣前四字策馬當金與董譜同所云策為乘之乘當即求玩下文馬為正可見或上古之書以策為乘董氏當有所見且路史本云策馬幣是策字可該乘字也附記之以俟考



右三品與當金貨多三字當是五二金附記十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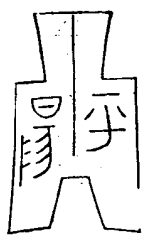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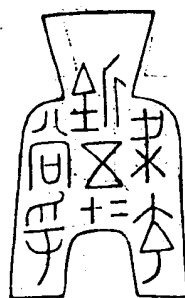
俟考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九

世楷堂藏板



右四品羅氏論幣云長平布中有作平陽者有內郭皆高陽金此四品皆為平陽故定為高陽金

右一品為平陽字左旋故附于後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十

世楷堂藏板



右一品右文雙口左文陽字反書篆書忌反展不知上古已有也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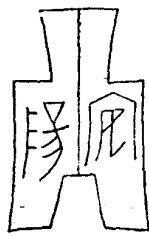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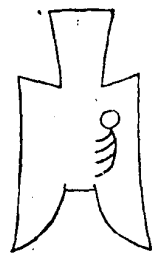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右五品面文安陽當是高陽金



右一品面文疑亦為安陽



右一品右文陽字左文銅花駁蝕當亦為高陽金
右共十三品凡有陽字者悉屬之高陽按路史高陽
制十等之幣以通有無董譜高陽別種五等既曰別
種當在十等外為幣既多故所收不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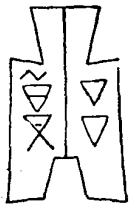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十二

世楷堂藏板



右一品右文為雙口左文為雙日當是昌字路史顛
頊之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居于若
水是昌意嘗為帝而遜位者也其未降居時常亦作
幣此幣為昌字或為昌意所作姓氏統昌出昌意或
為始封也記之以俟考餘仿此



右一品與前一品小異左右文之上皆為日字左右文之下皆為口字當亦皆為昌字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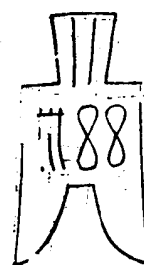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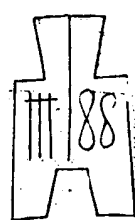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右三品左文為干右文當是二字其中一字路史有作𠄎者王存又以為軒轅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為一此幣𠄎字近之姑記之俟考



右二品右文南宮中鼎作茲左文雲臺碑作王路史循蜚紀有彘茲氏未知是否存以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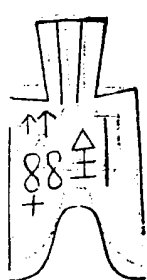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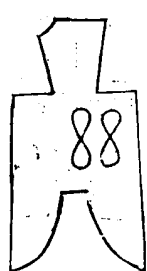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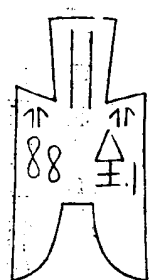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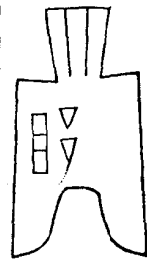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四

世楷堂藏板



右三品面文皆有茲字二品有金字又引太昊幣作
帝字亦不知爲何代幣



右一品二字不可識右文銅花斑駁不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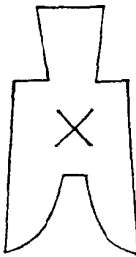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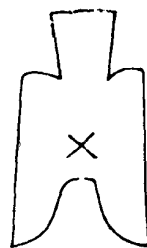
圭

世楷堂藏板

右二品左文前爲平後爲安右文疑皆爲武字記之
以俟攷



右一品面文二字不可識鈎畫分明不同諸幣



右一品右文平字左文疑是戶字考因提紀有東戶
氏未知是否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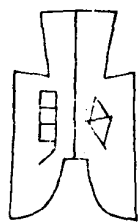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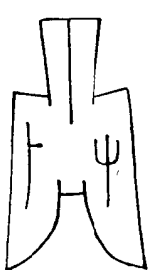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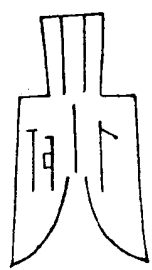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圭

世楷堂藏板



50. 86.5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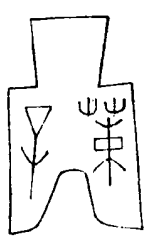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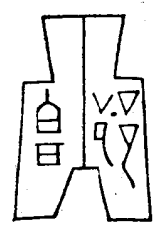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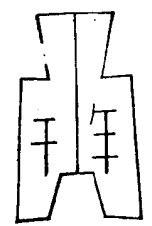
七

世楷堂藏板

右七品面文字不可識字皆寥寥數筆不類葛天諸幣當為倉頡制字之前所作可以觀古聖王紉作潤色之意也



右一品右文不可識左文撫古遺文釋辛字或為高辛氏之幣未敢臆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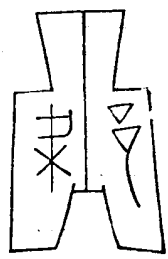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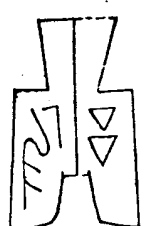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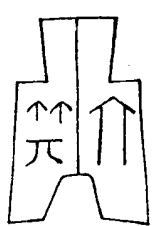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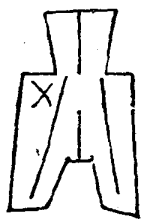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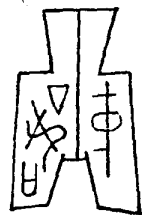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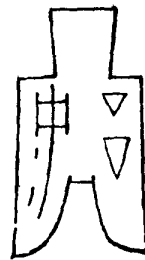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六

世楷堂藏板



右七品面文多不可識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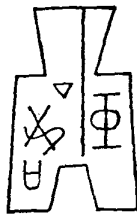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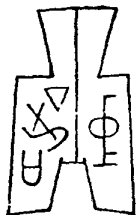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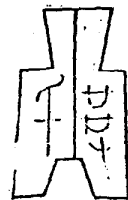
七

世楷堂
藏板



右三品右文疑皆中字左文當是叔字攷古文奇字
叔作𠂔又叔夜鼎作𠂔與此幣同不知何代幣也

右二品右文不可識左文爲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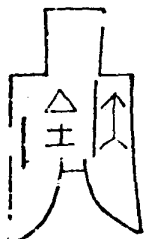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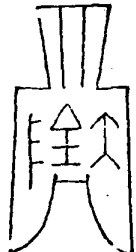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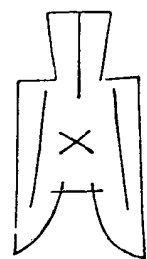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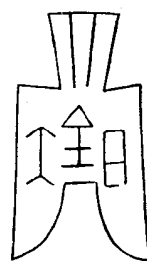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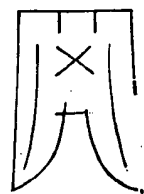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千

世楷堂
藏板



右四品面文大金印皆同第四品闕首



右一品文曰大金印與前四品同但其文左旋耳又

幕文有X亦與前四品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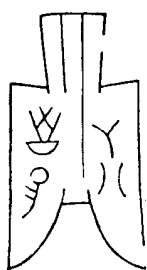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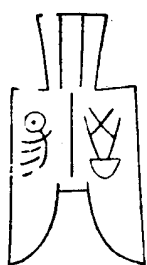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卷四

古金待問錄

三

世楷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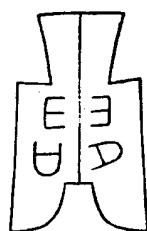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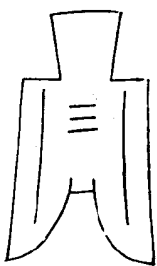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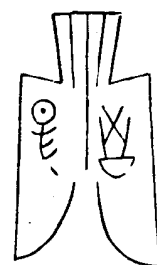


右二品其前一品右文多二字左文二字皆據古遺

文及父乙鼎俱釋藝當為藝陽二字後一品左右文

作藝陽字

右一品陽字反書幕文有三畫與前二品有小異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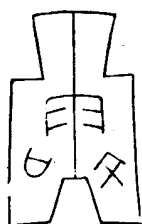
丙集補 卷四

古金待問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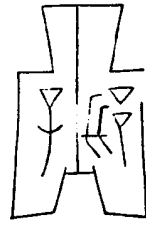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右二品字不可識第二品有小異所謂字無定形也





右二品面文水辛二字撫古遺文辛釋辛其第二品有小異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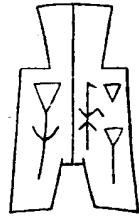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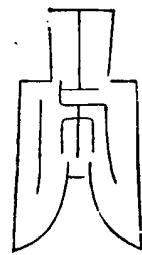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右二品面文不可識二品亦微有不同



右三品面文似字非字為貨幣中所罕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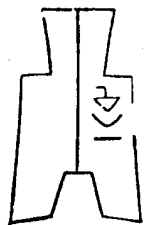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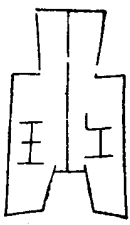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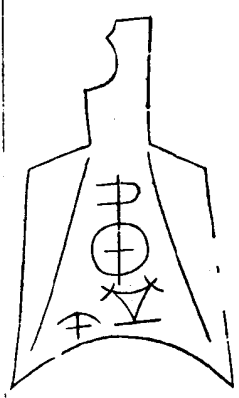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右一品右文一字不可識左文磨鑄莫辨



右一品右文字不可識



右一品首中空如農器中所謂楸者有好面文不可識此諸幣中之最大者首端微損

右共五十五品字多不可識一二可識者以不見古

人記載未敢臆斷說者謂當是周列國諸侯之錢其

說非是前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王立九府圜法錢圜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世楷堂藏板

函方又曰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鄭眾曰錢始一品

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是周僅有圜錢而無貨幣明

矣說者又謂苟非列國之錢安能若此之多不知董

氏之作錢書首以太昊之幣謂與太昊之前考禪通

紀太昊之前有史皇十五氏而軒轅葛天尊盧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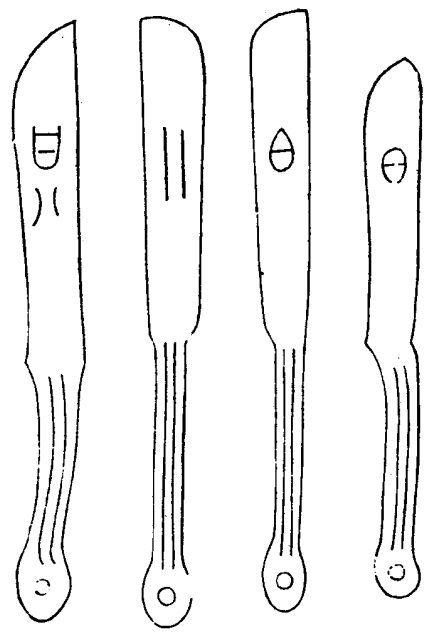
幣禪通紀之前三皇九頭諸紀無論矣尙有循蜚因

提諸紀撫世而君者不一其人太昊之後路史載繼

世而立者百有餘代是區區數十幣猶以為少乃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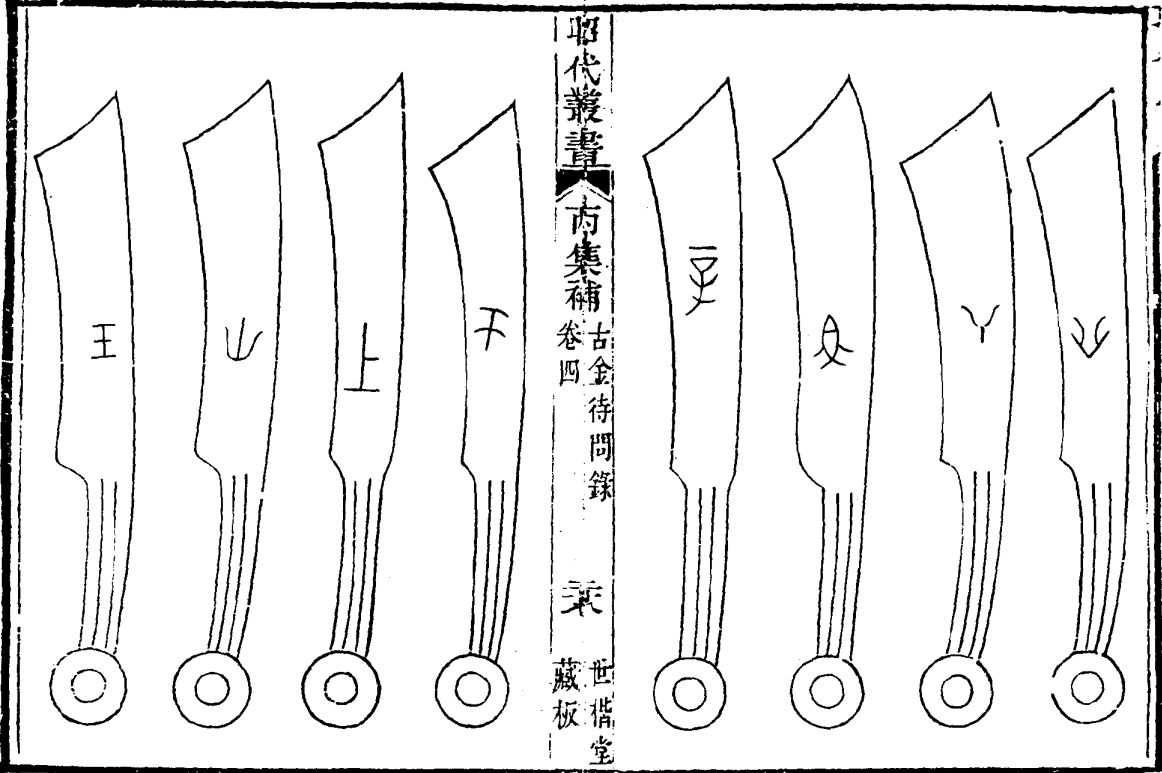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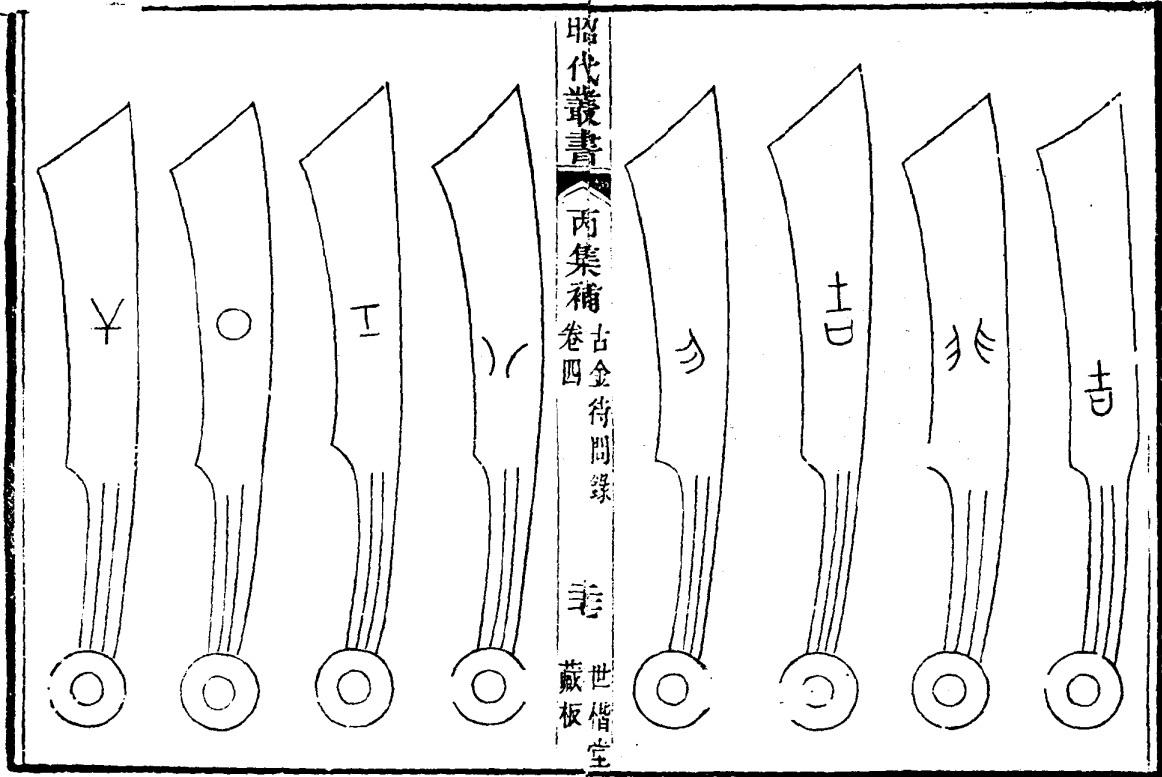
為圖記之列于三代之上語盡存疑品無詮次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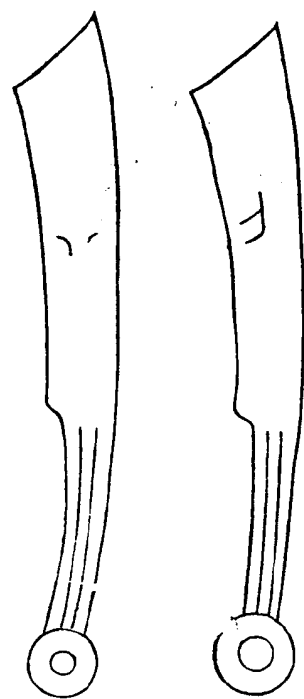
俟博古者之詳攷徵信焉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世楷堂藏板







右古刀二十五品皆不知何代之物或疑太公之刀

不知太公之刀皆有齊字及太公字且刀皆有稜豐

起此二十五品之刀形質古樸非太公刀比考路史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世楷堂藏板

軒轅氏伐山取銅以為刀貨黃帝製金刀陶唐氏燒

山林楚浦澤以通刀布是上古之有刀皆有明微刀

之一品當代有其製今觀此二十五品中有曰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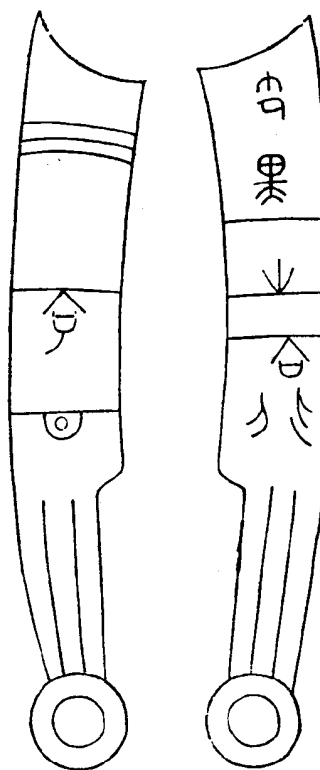
因提紀有吉夷氏泉志有安陽之吉貨或為吉夷安

陽之刀有曰辛者或為高辛氏所作有曰上者路史

堯布作上十全或為陶唐氏所作有曰王者王為金

古帝之稱金者多矣當並列于三代貨幣之後以俟

博雅君子之採擇焉



右一品文曰卽墨之太公貨其背亦有太公字尚為

三代之物故附于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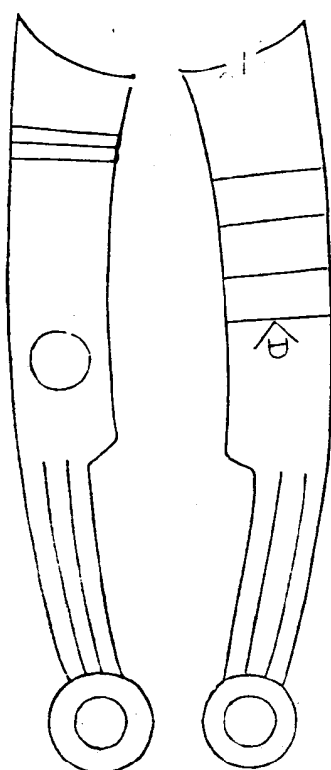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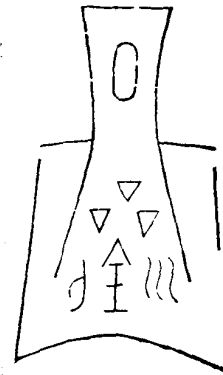
卷四

世楷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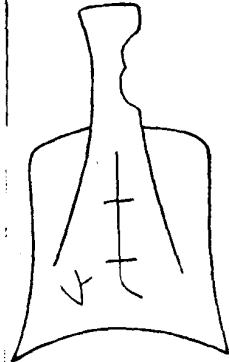


右一品與卽墨貨大小規製悉同銅花青赤燦爛僅

有太公二字可識亦附于末



右一品面文其上為三口下為金右為水左文不可識



右一品面文不可識其柄微缺
以上二品共得之洛陽約數十枚面文僅此二種又
一品與第三卷末之一品同不再錄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今待問錄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上古金幣之文有簡樸超逸之妙無方嚴繁密之踪
今之所輯直可上追倉史以得之為難即得之又
過一二字及三數字而止是以董氏以錢書類見羅
氏以路史旁求未能遐蒐徧索所賴同志考具在之
淵源廣續收之貨幣輯成一書為倉史之功臣也
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言滋毓繁多
也字之云者若乳牛羊曰字牛字羊也故倉頡作字
後而篆籀而小篆八分有諸體之多豈知倉頡之前
如諸貨幣之字多矣蓋字之于前復字之于後也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今待問錄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史言倉頡造字在黃帝之世而禪通紀載史皇十五
氏在伏羲氏之前遂有紛紛之說今觀貨幣中有太
昊葛天等幣是上古之有字其來久矣詳觀諸幣字
畫簡少而倉頡所造之字乃古今蟲篆孔壁古文科
斗書即其體也是倉頡之字變古書為六義使有義
意可尋非如貨幣中簡易之字故以造字之名歸焉
廣閱貨幣乃得其意未識然否
愚謂倉頡造字為蟲篆又謂字之于前不幾仍從簡
易乎攷周初有于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即世

所傳淳化閣帖中篆書其白水縣倉頡墓前廟亦有刻石余嘗使人搨之二十八字與閣帖同其字與金幣中字同者爲ㄨㄨ其略同猶有數字或此爲造字以前之字爲可徵也

上古金幣至難得羅氏作路史古帝世代每徵信于貨幣其目擊者及記載中所有可以指而名之者不過三十餘品耳余今所得幾于數倍自慙淺陋未能悉考也

古金幣汰其複者尚有百許字其爲諸書纂集之字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世楷堂藏板

與此同者不過十餘字而已古金之輯以此

卷中陽字凡十六見皆極奇古無弗佳者諸書援引與之同者絕少摭古遺文有一二字而已

或謂卷中金幣雖百餘種字則無幾此語誠然但方之集古諸書則不足較之一鐘一鼎則有餘況三代以上之字又爲集古諸書所未有邪

卷中太昊幣之昊字葛天氏之葛字高陽氏之平字不知何代品之千字皆與小篆同宜乎羅氏之言小篆不始于李斯也

古人于金幣每得之輒筆之于書見之則又曰某某有之某家有之若是其珍且重也不知三代以上之故都往往而有余于洛陽市中得神農幣六七枚以複者與人所患游踪未遠好之弗篤耳

舜當金貨董道錢書釋四字其後尙受二字未釋考尙字與當金之當字小異仍爲當無疑其受字正韻云平小切今作擲通作苧是其字爲餓苧之苧路史有虞氏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陴保太行軫羣害以

作策馬貨當金貨是此幣乃爲賑貧乏之用當之爲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世楷堂藏板

言代也所以代貧民之餓苧也昔商之民有無飢而饋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飢而饋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舜之當金貨賑民之仁政所以割高陴之羣害在夏商之前史是以先夏商而記之也不然此高陴羣害當作何解又五二金無當金字而有此二字皆爲策馬貨蓋五二金重金也故無當金字耳其爲當苧則一也存以俟考愚謂倉頡造字變古文爲六義非貨幣簡易之字然亦有所因卷中出字父乙鼎作出釋彘摭古遺文同

此字則象形也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跋

宣和博古圖所載鼎彝甚多雖曰古金安知非宋人
偽造惟錢布之流傳乃真古金也朱君近漪待問錄
備列一百十六品中多古文奇字可供好古者之賞
玩獨惜其推測字形指為太昊葛天而不知鄭漁仲
之妄耳翠嶺沈林惠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跋
卷四

美

世楷堂
藏板

廣田水月錢譜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

湖山來同輯

吳江 沈楸惠 翠嶺 校

廣田水月錢譜

宣城張延世鈍夫著

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未曉囊貯

幾許若僅東方生對武帝之二百四十猶未

免臣朔飢欲死也愁齋一錢不留空囊常澀

未曾以二十八錢埋宅四角又不肯以四十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五

一 世楷堂藏板

五萬二價誑人何怪錢神之捨去竊歎此物

顛倒智愚淄青李正已表獻三十萬緡非虛

馬璘堂一十萬貫非實又何况百七十萬之

琥珀釧一萬一千之白豹坐褥也青藤叟取

謔酒徒姑爾牽率不暇計類寡而有聲秋窗

坐雨爰搜見問所及成帙自唾腹饑眼飽白

打無分矣何日叨賜水衡捲起黃河向身瀉

也

無一錢

沛令有重客蕭何為主吏主進賀客不滿千錢坐之

堂下沛公為亭長給謁賀錢萬貫不持一錢

半錢

毘陵女子詠半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

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一錢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輸金錢一文 孟注 朱漢賓指

一雁隨矢落臆上貫一金錢號朱落雁 沈攸之掘

盈口城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北魏肅宗時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五

二 世楷堂藏板

盜賊滋國用竭稅入市者人一錢 按陳大建十二年

市者人一錢又按宋太祖訪南漢國 後周大象時稅入

政賦欲繁重邑人入城人輸一錢 上清童子謁

岑文本出門即沒於沒處掘得古錢一枚 博異志 持

地菩薩白佛世多饑荒我為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

錢 嚴

二錢

三錢

開元天寶青齊斗米二錢

頂仲山飲馬渭水日投三錢 三輔決錄 益州嚴貞觀井

與綿州君平宅井潛通淘井人得卜卦錢三徑可二

寸 王庭湊召五明道士卜三錢皆舞

四錢

姑孰韓辟山采石墨獲古錢四枚

五錢

漢武帝升月臺望南端三青鴨俄至化三小童各握

蘇文大錢五枚 巴陵王休若謁辛居士宣仲宣仲

呼兒取豹皮下五文錢買瓜

南雍州記

六錢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卷五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張平叔鹽法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十六文

昌黎議

七錢

昔有衆生施佛七錢獲轉輪王位

楞嚴

八錢

宋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草束八錢

九錢

梁大同七年東魏元象穀斛九錢

十錢

北魏元慶智爲太尉府主簿號十錢主簿 燕相劉

海蟾崇黃老教正陽道人索雞卵十累金錢十文上

劉曰危哉道人曰榮祿之危甚於此 明洪武勅光

祿寺採買較民間加十文

二十錢

漢武帝算緡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 德宗諸道津

會置吏閱商賈緡稅二十

三十錢

趙岐避禍北海市販胡餅孫賓頑疑非常人問自右

餅耶曰販也價幾何曰買三十賣亦三十 石勒得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卷五十三

四

世楷堂藏板

一鼎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 李季卿

聞陸羽名羽攜茶具入見鄙之命取三十文酬茶博

士

四十錢

秦并天下立黔中郡薄其口賦歲出錢四十 漢高

帝以板楯蠻伐三秦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

入資錢口四十

五十錢

太原郝子廉過姊家食留五十文置席下 風俗通 韓

生借相工五十錢與入壁雍相弟子誰貴者工指倪

寬衡論孫權需蜀薑作齏介象指一人付錢五十書

符使閉目騎杖即得 唐德宗除陌公私給與及賣

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 王播增天下茶稅百

錢增五十

六十錢

范洵被詰受贓洵曰曾為北部督郵有約囊裏六

尺若以為贓直六十耳

七十錢

昭代叢書

別集廣錢譜卷五

五

世楷堂藏板

元魏鑄永安五銖錢七十錢得銅一斤 蕭梁普通

錢法壞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西錢 宋趙開提舉

茶馬凡買茶引每斤夏為錢五十春七十

八十錢

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

三十足之國語孟

蕭梁普通錢法壞破嶺以東八

十為百名東錢

九十錢

蕭梁普通錢法壞建康以九十為百名長錢

百錢

蘇秦初之燕貸百錢為資及貴百金賞之 韓信王

楚召漂母賜千金下鄉南昌亭長錢百曰公小人也

為德不卒 景帝遺詔賜民戶百錢 嚴君平賣卜

成都日得百錢自養則閉簾而授老子按應謙情易

限五百以三百 范丹候姊病姊為設飯留百錢追

還之不受別本以姊 范丹候姊病姊為設飯留百錢追

其扇各五字人競以百錢買頃刻盡 阮宣子杖頭

常挂百錢 齊王問平趙王倫宗室皆牛酒勞問平

昭代叢書

別集廣錢譜卷五

六

世楷堂藏板

原王幹獨懷百錢為賀 蕭齊殷淑妃死建齋施襪

者或萬錢張融注百錢 鄭愔掌選選人繫百錢靴

帶上愔問故答曰當今選事非此不行 北齊庫狄

伏速妻病以百錢買藥每以為恨 唐高宗四月憶

瓜明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緱氏老人圍

中召問老人對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馬崑媪

得貴妃錦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祿山已厭觀之

何以不如死 平原邵貢糖蟹於河間界斲冰懸犬

肉火照之蟹即浮出一枚百錢西陽 狄青征農智

高取百錢與嶺神約捷則盡面一擲盡面也吏卒懼呼乃以百釘隨疎密釘之覆以紗封固凱旋與幕僚取視則兩面錢也 溫璉以百錢買漆燈檠拭之銀也訪還其主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

二百錢

盧坦觀察宜歛斗米二百或勸節其價坦曰地狹仰穀他州若制之適阻其來耳

三百錢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三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漢制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曰過更

四百錢

小不能一畝唐氏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止四百子厚

鉅錡西小師記

五百錢

高帝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後益封何以嘗繇咸陽獨贏錢二也 師古注曰人皆三百何獨五百 吳祐

為膠東相嗇夫孫性盜民錢五百為父市單衣父以

衣謁祐謝罪祐即遺之 杜生卜凶奴者戒其主以錢五百伺進鶴使求市其一鶴忽飛集灌莽乃於莽中得奴 老嫗持舊錦褥貨鬻康老子以半千得之波斯見大驚何處得此冰蠶絲所織也樂人因製得寶子曲 樂府雜錄 趙明誠朔望謁告取半千錢入相國寺中買碑文書畫

六百錢

惠帝六年令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注漢律人出一算錢百二十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三十一 八 世楷堂藏板

七百錢

唐制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范仲淹熟戶議蕃部都虞候及副兵馬使奉錢七百

八百錢

葉夢得買靈壁石八百錢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舉左足曰九百凝怪已靴倍之方罪委買者道徐舉右足云此亦九百

千錢

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 呂儉珍

生子家季雅賀之函署錢一千發之金錢也 郭世

通市物誤得一千追還之錢主以半酬委地去 唐

明皇時童謠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

千錢 元載當國奏以千錢購書一卷 盧南史貶

信州司馬准例聽吏月請紙筆錢一千 趙在禮去

宋州民相賀眼中拔釘在禮求復任乃籍戶口不論

主客徵拔釘錢一千 廬州帥張崇渠伊 宋仁宗閣

中私宴一歲秋初以蛤蜊獻熟食問價對枚千錢慘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五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然不食日一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仇泰然守

四明問一幕官日用幾何對以千錢驚曰吾爲守不

敢食肉君乃嫌菜定非廉士 東坡爲杭倅民訴扇

肆負錢二萬詰之知久雨不售乃取扇二十以判筆

作行草書及枯木竹石人競以千錢取一扇去

二千錢

梁武帝幸京口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迎候者人資錢

二千 顧協爲中書舍人清介有門生送錢二千怒

杖之

三千錢

晉惠永興年成都王穎敗走洛陽上下無齋侍中黃

門私錢三千貨買飯 蒙城聖井水斗三千錢 李文 饒狀

四千錢

王義方買宅指庭中兩青桐樹未酬直召宅主復與

錢四千 宋呂頤浩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

五千錢

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琅邪賜所過戶五千錢 郭

林宗遊學無資貸姊丈五千錢 桓温送蜀人知星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五十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者絹一匹錢五千星者詣習鑿齒乞標碣習曰誤矣

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錢以供道中資聽君

去耳 惡少王刁奴以五千錢召黥工刺涅胸腹山

亭池榭草木花鳥畢備 西陽 雜俎 後唐潞王從珂兵起

愍帝幸左藏庫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

六千錢

少陵鹽井詩云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自公斗三

百轉致斛六千 宋蔡夢弼註云官賣鹽每斗錢三百 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七千錢

天復元年梁兵圍鳳翔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

八千錢

虞詡遷武都太守始到鹽石八千視事三年減二十之七

九千錢

杜祁公曰致政後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着鹿麻衫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霍光妻顯召鉅鹿陳寶光婦作散花綾疋直萬錢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董永葬父以身質錢一萬 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

處 劉伯芻貨鬻餅者萬錢後不復聞歌問之對心

計轉粗不暇唱渭城 霍小玉上鬟玉工作紫玉釵

酬錢萬 司馬獨樂園園丁呂直得觀園人錢積十

千納於公公却之直曰只端明不愛錢耶以錢創一

井亭以便行客

二萬錢

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庾詵鄰人被誣為盜詵以書質錢二萬代酬之免

顏延之去始安郡留二萬錢餉淵明淵明悉送酒

家 李德裕一杯羹錢二萬 韓幹少為酒傭右丞

賞飲幹常至其家徵價右丞奇其意趣歲與錢二萬

令學畫十餘年成

三萬錢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安帝

賜劉毅錢三萬拜議郎 黃香為郎召詣安福殿賜

錢三萬黃白葛各一端 東觀漢記 柳元景園人賣菜得

錢三萬送宅元景曰供家人爨耳乃奪百姓利耶以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與守園者 右軍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石揚休以

錢三萬得之

四萬錢

李廣利誅大宛王母寡歸士卒賜直錢四萬 北苑

造貢茶社前茅細如鍼每片工直錢四萬 蘇子美

于蘇州郡學東得微徑有棄地三向皆水左右林木

虧蔽以錢四萬得之

五萬錢

漢元帝臨獸圈熊逸出馮貴人前當之賜錢五萬 按

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 伏波

府錢十八萬萬貨溢矣代死之賞何薄也 募容

將軍遺杜林馬一匹林遣子奉書送錢五萬 梁武敕給何

孰以記室封裕盡言極諫賜錢五萬 允白衣尙書祿山陰庫錢月五萬不受

六萬錢

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免死應劭注一

級直錢二千凡六萬 明帝永平九年詔郡國死罪

與妻子詣五原朔方死者其妻獨有母者賜共母錢

六萬 南陽張不疑以錢六萬置一婢名春條僧曰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二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郎君有邪氣因作法撲地一朽冥器

七萬錢

唐張元素規太子承乾上以父子親故費用不爲限

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亾藝誰有過此 李

林甫施菩薩寺鞍一具賣之復七萬 西陽 襍俎

八萬錢

梁蕭暉天監中爲丹陽丞武帝賜錢八萬悉散之親

友

九萬錢

漢武塚中玉箱玉杖賈人於扶風市中以青布三十 匹錢九萬買此二物 蔣潛見小兒驅豚屍烏得所 簪通天犀導賣王武岡家錢九萬

十萬錢

馮謹爲孟嘗君收債于薛得息錢十萬多釀酒買肥

牛大會貸者焚其券 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陳

阿保功引使者丙吉知狀宣帝賜錢十萬免爲庶人

成帝賜董賢蒼頭奴婢人錢十萬 光武拜桓榮

議郎賜錢十萬使授太子經 吳隱之請老賜錢十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二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萬米三百斛 宋宏從孫漢爲大中大夫卒詔賜錢

十萬以全素絲羔羊之潔 劉凝之隱荊州衡陽王

義季餉錢十萬分與饑者頃刻盡 李嗣業入朝元

宗賜以酒醉起舞復賜錢十萬解醒 三姨月給錢

十萬資脂粉 慈齋曰號國 胡爲素面也 張延賞爲度支辨一寃

獄誣者帖上錢十萬延賞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乃

停辨 剡陳務妻好飯茗宅有古塚飲卽祀之夢來

謝曉于庭中獲錢十萬 異苑 乾德年吳越貢助燈錢

十萬添十七十八兩夕

二十萬錢

卜式以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給徒民 賈逵校秘書母病詔加賜錢二十萬使頽陽侯馬防與之詔防曰逵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戴憑解經重坐五十餘席率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獻帝賜桓典錢二十萬以前與何進謀誅關匡功 山濤為吏部郎司馬昭與書念多所乏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蕭齊范述曾為永嘉守去郡送錢二十萬不受 王思政都督荊州修城塹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三十一 圭 世楷堂藏板

三十萬錢

董宣知雒陽格殺主家僮光武令拜謝主不從賜強項令錢三十萬 呂宋均為司徒令兩驂扶之均涕辭召其子條扶均出賜錢三十萬 張蒲出為東郡疏辭肅宗賜裝錢三十萬促之官後為太尉以病乞

身賜錢三十萬 鄧彪為太尉乞骸骨賜錢三十萬

劉宋文帝勅江夏王義恭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

三十萬 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元載王縉裴冕

第五琦黎幹各錢三十萬作軟脚局宴勞於私第

瀘南人畜秦吉了夷酋以三十萬買之吉了曰我漢

禽不願他往 何以為明妃義安主等解也 後唐廢帝敗石晉兵

入樞密劉延朗以一騎走南山指其家歎曰吾積錢

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 張齊賢為相斯役皆

露祿一奴言獨遺公曰我欲不言爾怨我在江南日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三十一 未 世楷堂藏板

爾盜銀器數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予汝錢三百千

自擇所安奴泣而去 王十朋未第時醉墮汴河水

神扶之出口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

四十萬錢

漢武帝令王侯朝親享聘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繪薦璧直四十萬 魏徵諫長樂主下嫁不得同長公主賈帛四百匹錢四十萬 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有緜服求濟冀葬五代即命載去畧無留者 崔郊姑鬻婢於連帥于頔郊思無已寒食遇於

野贈以詩頗名郊曰四十萬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示遂歸之

五十萬錢

武帝幸瓠子河藻廉以洞穴徑寸珠貽東方朔帝取珠賜朔錢五十萬 汜騰曰生亂世貧乃可免散家財五十萬給宗族 元宗夢入井着緋襖兵士負而出次日訪得其人問夜何夢對夢井中負日出與之官辭勅賜五百千 或謫王禹偁買馬虧值太宗曰彼却李繼遷五十萬肯虧一馬價哉 曹彬下江南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三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六十萬錢

曹操殺楊修與彪書贈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 唐鄭播以錢六十萬買象江怪石輦歸滎陽

七十萬錢

東昏爲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唐荆州解送舉人多落第號天荒解劉蛻始得雋節使崔魏公

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賀之 畢誠獻美女於令狐綯綯不受醫工李元伯以七十萬錢致之進宣宗 東觀 奏記

八十萬錢

崇寧大觀間禁大蘇詩文賞錢至八十萬傳愈盛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

百萬錢

齊王起九重之臺狂卒敬君役久貌妻向之笑王以百萬錢請其妻 說 卓王孫悔女尙相如晚與之僮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三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百人錢百萬 明帝巡太山到滎陽烏飛鳴乘輿上

命虎賁王吉射中之賜錢百萬令亭壁悉畫烏 風俗 通

貢禹爲御史大夫卒賜錢百萬 蔡彤衣無儲副詔

賜錢百萬 東觀 記 楊秉爲四州刺史遷任城相故吏

贖錢百萬遺之不受 趙雋鬻子葬母質劑已定夢

人告舍東自有錢百萬掘之不來 魏舒年老遜位

詔賜几杖錢百萬 晉武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

袁航在艱懷布帽隨桓溫戲就局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竟識袁彥道不 郝超

每聞高尚者輒爲辦百萬資并造居室 桓元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携捕一擲百萬 明皇蜀歸以錢百萬搜訪梅妃不獲 于頔鎮襄陽匡廬山人符載乞買山錢百萬 陳子昂以百萬市胡琴云善此期衆集宣易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聲華頓溢都下

二百萬錢

蘇武還賜錢二百萬餘六人各十萬 許俊奪柳氏歸韓翊侯希逸表聞詔柳歸韓賜俊錢二百萬 董昌叛錢鏐討之先遣客諭使改過昌犒軍錢二百萬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二十三 尤 世楷堂藏板

三百萬錢

石勒授樊坦章武內史見衣冠弊曰何貧之甚坦率對頃遭羯賊資財蕩盡勒笑羯賊乃爾耶當相償坦懼叩頭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 明皇按歌清元殿戲語秦國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天子阿奴而無錢耶山三三 百萬爲一局 李羸通神女遺以疋素胡人三百萬 易之曰龍領髻所織三千小劫方斷一綜 宋榮杏

道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

四百萬錢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注山陽公載記四百石應四百萬二千石則二千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之一

五百萬錢

楊惲受父財五百萬以分宗族後母無子遺數百萬分子後母昆弟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肅宗以白太后各賜錢五百萬 田布贈白居易錢五百萬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二十三 于 世楷堂藏板

六百萬錢

萬辭不納 五代周祖微時爲鴻溝郵舍隊長柴后以舊官人出遇之曰君貴不可言遂嫁以錢五百萬資用得爲軍司 鍾傳起商販諸葛浩投以十德啟浩計字酬之凡五千字酬五千緡五代史補

七百萬錢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建言人臣不宜掠美憲宗因贖還之 蕭梁勛豪縱恣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

八百萬錢

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歸孟容捕詰使償不如期死德宗詔以昱付軍不聽奏曰錢未盡輸昱不可得

九百萬錢

大歷中李吉甫奏品官厚請俸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

千萬錢

武帝迎金氏姊謁太后壽錢千萬 館陶長公主私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五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幸董偃以長門園獻武帝帝以錢千萬從主飲願謁

主人翁 揚子雲法言成成都富人資錢千萬願載

於書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園中鹿欄中牛耳安得

妄載 館陶主為子求耶明帝不與賜錢千萬 王

君夫牛名八百里駁武子賭以千萬一起破的叱左

右速探牛心炙至一鬻即去 蕭梁臨川王宏錢百

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 李林

甫以香羅帕藉一物如朽釘施菩薩寺僧以示商胡

商胡曰實骨也以千萬酬之 祖 韋恕女嫁六合圍

叟與恕子一舊席帽曰可於揚州王老家取錢一
千萬

二千萬錢

桓公載錢二千萬求鹿於楚 昭帝元鳳五年賜廣
陵王錢二千萬 顯宗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以儉

諷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毛修之戍洛陽修立城壘宋武賜衣冠玩好直二千

萬 江夏王義恭為司徒性奢朝廷年給相府錢二

千萬用常不足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五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三千萬錢

梁冀貨士孫奮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獻碎其家誣

其母為守藏婢竊貲而逃 戴法興兄若弟並修立

山陰陳戴富鄉人評戴家三兒不數陳家三千萬

宋寶祐二年籍蜀帥余玠家財其子如孫認錢三千

萬累年徵之始足

四千萬錢

聘莽女黃金二百斤錢萬萬莽受四千萬以三千三

百萬子十一賧家 太和初崔元畧奏劍南四川山

南道征茶歲以四萬上度支

五千萬錢

長樂五官吏朱瑀助曹節害竇武賜錢五千萬 南

齊永明六年用李珪議出上庫錢五千萬糴買 周

武帝綴冠珠為一土人所取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

之至東海重湯煎療二龍女投入瓶中合成膏塗足

行水去不知所之 貨殖傳姓偉樊嘉貲各五千萬

六千萬錢

宣帝即位賜霍光錢六千萬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二十三

垂

世譜堂 藏板

七千萬錢

遼末李處溫為相數月籍其家得七萬緡

八千萬錢

府得錢千者八千萬 昌黎平陽路公碑

九千萬錢

漢武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

萬萬錢

元帝厚賜石顯及賂遺貲一萬萬 曹嵩輸西園一

億萬得太尉 梁武捨身同泰寺羣臣以億萬錢贖

皇帝菩薩中大通元年十年凡再贖 則天以青泥

珠施西明寺金剛額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 唐歸

融為御史中丞奏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勅進羨餘

錢十萬貫

昭代叢書

別集 廣錢譜 卷二十三

垂

世譜堂 藏板

蒙古西域

諸國錢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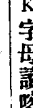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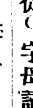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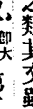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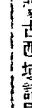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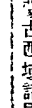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一






英文原本 歸安陳其鏞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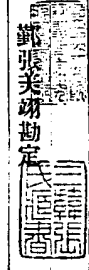
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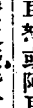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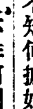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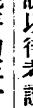


元時自成吉思汗以後各屬部行用錢幣大都即照各國文字鑄造而間以蒙古字
蒙古字學出自回紇或作提回紇字又從西里亞教士蘇斯托爾教士蘇斯托爾元五年即西曆
四百三十八年行教東羅此
明史作如羅亞一詞即其教碑與元史碑文相符合所定文字少為變通蒙古文本下行而錢小字
多又以阿刺伯文橫書遂從而左行蒙古字樣皆有加、以別音義者而錢文無此
式惟二字不能無此點二字西書編從N字母讀恩音圖中五百二十二號有
此字後又屢有變更如八變△西書編從T字母讀得音√變△西書編
從K字母讀喀音又從G字母讀單音之類其文雖不一而大義無甚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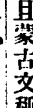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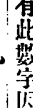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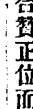

錢面第一字  Arghun 喀夏奴 第二字  Dabcha 搭魯嘎
第三字即某汗名第四字  Sultan 滿勒特刻孤拉
克森 解即大元代發行 第五字有  Arghun 阿八哈引 波斯音作阿八哈
克森 據成化錢之意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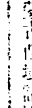



Arghun 阿耳阿奴  Arghun 阿耳阿奴 阿八哈引  Arghun 阿八哈引
Tibetan 亦僕真采兒只  Tibetan 巴都引 即巴都引 等字及合
贊得汗位改錢文第一字  Tibetan 特格里音 第二字  Tibetan
Kuchatur 懼春都耳 第三字  Kuchatur 合贊奴 第四字  Kuchatur
Dabchegnik Sen 即滿勒特刻孤拉克森 隨有受天之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得汗
位又改  Dabchegnik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布賽音汗即用  Dabchegnik 布賽音汗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即用  Dabchegnik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倭耳起都

Nashwan 努捨耳萬 奇二察克 錢有三王名用蒙古文者如  Nashwan
Tughlughan 突顯達米斯 二十二號 錢有三王名用蒙古文者如  Tughlughan
伯文蒙古錢式至  Tughlughan 讀  Tughlughan 讀  Tughlughan
鑄阿刺伯文亦僕真采兒只數字本係西藏喇嘛讚汗之辭在西藏本音作爾音真



爾多耳赤尊貴之意也大都每錢除汗名外不過五字區別若喀夏奴搭魯嘎滿勒
特刻孤拉克森特格里音懼春都耳此五字中惟搭魯嘎稍有疑義照蒙古字義應
譯大臣二字在錢文作代君行權之意似無牽強而西人辯論紛如或謂搭魯嘎若
作大臣解第一字  Arghun 起不得作  Arghun 第二字  Arghun 確係兒第三字似  Arghun
又似  Arghun 下二字  Arghun 末一字力蒙古更無此字是照前四字母應作
阿耳努或阿耳阿百不能讀作搭魯嘎不知何據姑存其說以待考證

合贊之錢背有三字不可辨認非蒙古文亦非阿刺伯文現存約三十餘枚為同歷
六百九十六年至七百零三年所造蓋鑄手未精或有錯誤耳又如  Arghun 三
字或謂藏字  Arghun 讀察  Arghun 讀格  Arghun 讀拉可作察格拉拉蓋刺麻尊忽必烈之
辭且蒙古文稱頌常有此數字因以為合贊正位而稱頌忽必烈仍不能云忘也是
或一解俄人失覓特有此論而法人特里安特利拉百里亦深於西亞文字者謂
若照入思巴文應作尼三讀為難假造之意豈彼時已有私鑄之弊耶

八思巴泰忽烈命造蒙古字借藏字略變通之元至元六年西歷一千二百六十
九年令公文內皆遵用八思巴字詳見元史本傳其後屢次申令一千二百八十六
年又令兼用西而陞亞字而八思巴字終不得行始末不過八十餘年而止一千三
百零七年蒙古人嘗用八思巴字繙譯孝經及百家姓不知尚存與否忽必烈汗又
嘗以八思巴字豎立碑碣於松江府學今尚存英人俾力亞烈音譯與
阿爾本曾見一碑係
蒙漢文并書上有巴字法人波提拔在南洋嗎羅巴島得銅牌二有巴字元時錢文
間用巴字而元人行用巴字時又常不一式故細按錢文可知  Arghun 三  Arghun 三  Arghun 三
巴字無疑又或謂  Arghun 字與卯字相似以為卯年所造而歷年不改訂為干支又非
確論而  Arghun 的係哈散即合贊想卯字與摩字音相近疑係摩字特省文以
摩字默特冠於汗名之上者以合贊得位時實從摩字默特之回教也凡西人回人之名
如摩默特特冠於回教之名其歷代亦用
不而尼西人之用摩默特等名也

中國所有之二十七種蒙古錢文茲不具考惟文或專蒙漢或蒙漢并書其年分
要皆八思巴字耳圖中所載之蒙古阿刺伯字錢最古者梯富麗斯廠所造在同歷

六百四十二年富闊台即元妃脫列哥那聽政使阿里坤駐鎮梯富麗斯梯富麗斯省在

即此時也或以汗未定位權奸私錄亦未可知另有一種亦在六百四十二年出自

甘遜納格七種兩版現藏德國博物院中三枚仿亦赤式有騎射形并獵犬一上有

阿刺伯四字末一字或曰應讀阿魯士作人名疑為梯富麗斯之主而當是時

駐鎮者確係阿里坤又或論應讀嗎倫士即蒙古族三字意如滿洲所稱哈拉也連

上三字合為屬大蒙古嗎倫士四字耳貴由汗即元無制錢亦赤汗達必特第五之

錢文有受命於貴由之意然亦赤文無蒙古與阿刺伯字故不收又拖雷汗之子

蒙哥汗即元有錢五枚係阿刺伯字另有七枚鑄旭烈兀蒙哥二汗名其中五枚有

回歷六百五十二年及三年字樣疑係蒙哥未至波斯之先阿里坤造於毛斯力特

地方回歷六百五十二年旭烈兀尚未占有此地似有可疑後又搜得二錢亦出

於毛斯力特當是元史回光地阿魯之毛多里他國則皆未錄耳按阿魯在格爾格力斯河上游之西岸考係

其主伯得爾伊丁魯路以已名易旭烈兀名以示歸服蒙古之意以上均阿

英國博物院藏葉爾堪錢三百五十枚葉爾堪葉爾堪在伊爾汗國金質者十三銅質者

七十五餘皆銀自旭烈兀起至奴捨耳萬止皆全備惟無阿爾帕穆薩二汗錢蓋在

位僅入閱月耳阿魯渾旭烈兀之錢按年計數缺其一年合贊錢缺二年不賽音錢二

百枚自回歷七百七十七年至七百三十四年此十七年間亦缺一年不賽音之後政

柄下移汗不自主史中實多闕略得其制錢藉以考其在位年分耳穆罕默特自七

百三十六年即位至三十八年有三十七三十八年之錢托克帖木兒汗有七百

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又四十年之錢蘇力門汗有七百四十年四十一

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四十五年之錢圖中三百三十六號至三百四十號各錢均在

七百四十五年之後僅有蘇耳灘阿地耳數字而不鑄汗名究係蘇力門抑係努捨

耳萬實不可知而努捨耳萬於七百四十七五十四五十六等年之錢除名號年分

等字外餘多教門祝詞如天主教之畫十字統波斯而論錢版四十處尚有一處未

知所在至年分月分亦不能一律或年月并記或單記年分但皆從回歷英博物院

邊圖列一百七十五號七百二十二年為止又背面有方形者一百七十二號一百

七十七號二圖七百二十二年有五葉花瓣形圖列一百九十八號七百二十三年

至七百二十八年有正方形圖列二百一十號後又有斜方形圖形偏圓形八角形

之屬七百三十三年之後不賽音沒時合蒙古阿刺伯文并用且有科非式者皆可

按年而稽也又有星點者為飾觀耳錯落者鑄未精耳無甚出入阿魯渾有孔雀文

銀錢其他葉爾堪祇銅錢有鑄人獸像者毛斯力特即元阿達背錢有盤膝人像蒙

古未入波斯之先其錢已有此式阿入哈即元在位時亦爾比耳即都則之以阿魯渾

方有雙鷹錢另有銅錢或龍或獅或獅與日光或日光或孔雀或羊或兎諸形按此

至其輕重代有不同而金質者大都相仿每一的納爾錢名即中重六十三至七十格

林英稱二十四雙的納爾重一百三十至一百三十八格林惟不賽音之錢稍差的爾

常有變更其初每個重三十八至四十格林半個者重八格林又十分之

阿耳即元在位時一的爾黑穆重三十七格林及合贊倭耳起都二汗改半的爾黑

穆重十六格林整個者為三十三格林雙的爾黑穆一個者為六十六格林六的爾

黑穆者一百九十三格林不賽音再改之一的爾黑穆重五十四格林半個重

二十五格林三的爾黑穆者在二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九格林之間不賽音之後

圖勢不振錢法自不足致其輕重亦大紊亂矣葉爾堪葉爾堪以上

英博物院藏奇卜察克錢二百二十餘枚內中銅質者九枚不其大運直約六七分

銀質者每重二十四格林皆有尖角形邊邊內鑄回字烏斯伯克汗之前多有鑄回

教符字者其後即少見正而祇有汗之名號背面列厥名并年月阿西士汗錢獨異

鑄前王名并札尼伯克字樣頃前王在天賦佑耳圖列四百九十三號亦赤汗事史

多關需得其錢文可以考其混略金石不可不寶也白倭耳都按倭耳都即補作亦爾多

北金銀幣多分封其兄弟兩邊以銀幣北之地為自

城造錢若干再託克帖米斯汗有一錢在哈其即哈廠所造伯克普拉特有一錢上

鑄伯勒特廠大約即克雷木本史作客魯德按補作亦爾多又一錢係穆




罕默特汗名造於卜爾嘎耳即今東俄之納爾不爾大約係鳴魯克馬哈穆特而非表內


之科楚克罕默特也圖列四百七十四號穆力特汗錢古力士灘廠代造古力士

22222222

灘者，譯曰玫瑰園，即西而來音。亦作羅來，按語所註部也，有謂西二別名也。倭耳都造錢廠，大
約亦是西而來音。新西而來音，在舊都北浮耳嘎河邊。即舊克河，入其海，其故城，又名大
西而來音，另小西而來音，在烏拉河邊，拔都所建，別名西而來出科。出科省文應作
西而來音枯出科。

黑起他勒地方，金倭都族派，有奇卜察克錢最多，今名阿士特拉干。在今俄國共海北，高
西歷一千三百九十六年，鐵穆爾果干。元李嗣馬帖木耳爭此地，遂燬之，後黑起他汗另
建，沙尼伯克在新黑起他勒地方，亦有制錢，蓋自拔都以後各汗，皆各造錢，惜未能
聚於一處耳。卜爾嘎耳，當時為第二大城，亦赤後人起自奇卜察克，立城於此，奇卜

察克錢，花式無多，拔都并伯爾克錢，皆作  形，圖列三百五十號。蒙古在波斯所
出之錢，作  形，圖列五號。忙哥帖木兒之錢，作  形，圖列三百

五十二號，三百五十五號，克雷木汗之錢，作  形，圖列五百七十四號。其意大約
相同。奇卜察克錢式，以

察合台後人之錢，亦有二枚，其一達尼斯門次，出自奉哈爾廠，圖列五百九十號，而
實係高岡台後人占有其地也。另二枚，乃巴延庫里錢也，出自物得拉耳廠，圖列五
百九十一號。哈烈之汗。即侯賽特，在阿富汗西克爾特族派，後人名呼辛者，亦有二錢，圖
列五百九十二號。西歷一千三百五十一年，歸服察合台，錢文作阿刺伯字，示歸誠
之意也。合百錢

波斯一隅，各蒙古汗勢衰之後，或有親王及大臣權位者，僭造錢文，中有則來爾數
枚，圖列五百九十三、五百九十四、六百零四、六百零六等號。又有摩罕默德沙哈音
朱之錢，初不賽音曾轄發爾斯地。在波斯南境，見圖四其後人就此立國，因名摩罕默德
沙哈音朱，圖列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七等號。同歷七百五十四年，為木札非耳所
滅，遂并給爾滿。在發爾斯為一國，亦曾鑄錢，圖列六百六十六、六百七十二、六百七十
七、六百八十五等號。又哥刺森省。波斯東有薩爾伯達耳族類，亦曾鑄錢，圖列六百八
十七號。以上為波斯

十七號。下世之錢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一

五 振務堂藏

英文原本

歸安陳其鏞譯述

郭張美湖勘定

圖釋 起一號至三

百四十九號

一號銀錢，窩闊台妃脫列哥那譯音聽政時所造，在梯富麗斯廠，同歷六百四十二年，正面騎射形，向左射一飛鶴，下有獵犬一，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四十二格林，又十分之二，反面盡字。三號，蒙哥汗造於梯富麗斯廠，同歷六百五十三年，正面點方圈，內外皆字，反面同，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格林半。五號與三號式相仿，惟有塔睦嘎譯音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二格林。以上三號

八號十一號，皆有蒙哥名，八號銀錢，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四格林，正反面皆圓圈邊。○圈內外皆字，無年月廠名，十一號銅錢，造於木蘇耳即第一卷之廠，同歷六百五十二年，正面點方圈，內外皆字，再外，加以點圓圈。○反面惟點圓圈，內外字，銅質，此錢本別王所造，蒙古葉爾堪改造耳。二十一號及二十五號銀錢，皆有蒙古汗字樣，而無汗名，係忽必烈在位時所造，正反面皆有◎形，居中有字，造於木蘇耳。

耳，六百六十九年，銀質，重三十九格林又十之八，二十五號，造於馬爾汗即同作馬爾汗，今屬東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六格林又十之三，年月模糊，與二十一號同式。三十二號銅錢，旭烈兀造於伊爾比耳，六百六十一年，銅質，正面偏上圓圈，邊內一兔一月，鈎外有字，反面一圓圈，邊內外皆字。三十五號銅錢，造於卓占地方，其地六百六十二年，正面點方圈，內有人頭形，有四星，右邊三外有字，反面居中有字，邊又

四十一號銀錢，阿巴哈造於忒卜爾力士，年分不清，正反面方圈，內外皆有字，反面有六角形邊，內有字，外點邊，亦六角，外又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九十五，重四十三格林又百分之三十九。四十二號，廠年均模糊，與四十一號式相仿，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四十二格林又十之七。四十三號，正面有圓圈，居中有字，反面有六角邊，與四十一號同，無廠名，六百六十九年，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三十七格林又十之七。四十八號，造於半滿爾姆忒卜爾力士，六百七十八年，正面有方圈，內外皆字，反面點圓圈，內有蒙古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八格林又十之二。四十九號，

造在忒卜爾力士，正反面與四十八號同式，年分無，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三十七格林半。五十三號銅錢，造在木蘇耳，年分不清，正面有盤膝人形，手捧月鈎，左右皆有字，反面有回文，銅質。五十五號銅錢，似木蘇耳而不清，六百七十三年，正反面方圈，內有人頭形，外有字，反面居中有字，邊又圈以字，銅質。以上兩

六十號銀錢，阿魯渾造於報達，城鎮在阿魯渾河上六百八十四年，正面方圈，內有字，字上有一星，外有點圓圈邊，反面有蒙古字，字上有三星，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三十四格林又十之二。六十一號，造於忒卜爾力士，六百八十四年，正面與六十號同，反面蒙古字異，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六格林又十之三。七十五號，無年分廠名，正面有點圈，內有回文，反面點圓圈，內有蒙文，下一孔雀，雀上日光，雀下一星，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三十七格林又十之一。八十四號銅錢，廠名不清，六百八十九年，正面有盤膝人形，手捧月鈎，左右有回字，反面亦係回文，銅質。以上兩



八十五號銀錢，乞喀都造於忒卜爾士，六百九十一年，正面方圈，內有回字，外有有點圓圈，反面蒙古字，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三十七格林又十之七。以上之

八十八號，巴都造於忒卜爾士，六百九十四年，正面方圈，內有回字，方外點圓圈，內亦有回字，反面有蒙古字，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八格林又十之七。以上巴

八十九號金錢，合贊造於錫拉斯，六百九十八年，有五出花瓣形邊，外有圓圈，圓圈外又有點圓圈，居上皆回字，反面有蒙古字，并八思巴新字三，外有圓圈邊，圓圈外有點圓圈，重一百三十三格林又十之六。九十六號銀錢，造於報達，年分無，正面有五出花瓣形邊，居中有字，反面有蒙古文，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七格林又十之七。一百零一號，造於木蘇耳，年分不清，正面有五出花瓣形邊，邊外圓圈，再

外點圈，居中有字，反面與九十六號同，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三。一百二十一號銅錢，造於錫爾來斯，六百九十八年，正面雙方圈，外四出花瓣形邊，方內外皆回字，反面有蒙古字，銅質。一百二十二號銅錢，造於阿爾真吉，年分無，正反面皆回字，銅質。以上合贊

一百二十六號金錢，倭爾起都造於巴斯拉，七百零五年，正面有雙層圓圈，內有回字，反面有四出花瓣形，中有回字，花瓣缺處，有蒙古字，重三十五格林又十之四。

一百二十八號金錢，廠名不清，七百十四年，正面有六出花瓣形，外有圓圈，再外有
 點圓圈，花內外皆回字，反面有七出花瓣形，餘與正面同，重六十四格林又十三。
 一百二十九號銀錢，造於吐西特廠，七百零四年，正面五出花瓣，內外有回字，字
 外圓圈，再外又有回字，極外圓圈，并點圓圈，反面有雙線方圈，餘與正面同，重一百
 九十七格林又十之一，一百四十一號，造在錫爾河廠，七百一十一年，正面有雙線
 圓圈，內外有回字，再外有圓圈，又點圓圈，反面有四出花瓣形，內外皆回字，再外圓
 圈，又點圓圈，銀色足，重六十四格林又十三之三，一百四十七號，造在塔兒干，七百
 十四年，正面有雙線六出花瓣，內外有字，再外圓圈，又點圓圈，反面七出花瓣，餘與
 正面同，銀色足，重六十格林又十之八，一百五十八號銅錢，造在報達，七百十二
 年，正面圓圈，內外有字，字外有點圈邊，反面居中有圓圈邊，內外有獅形日光，外有
 字，字外有點圈邊，銅質，一百六十三號銅錢，廠與年分均不清，正面方線圈，內有
 人面日光，外有圓線圈，內有字，反面有方線圈，內有字，銅質，以上係補
 一百七十二號金錢，不賽音造於也斯特，七百二十三年，正面有粗細方線圈，內外
 皆字，字外圓線圈，再外有點圈邊，反面有粗細圓圈，內外有字，字外又有粗細圓圈
 再外點圈邊，金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四格林又十之三，一百七十五號銀錢，造
 在卓爾占，正面六角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同，重一百七十九格林又十
 之二，一百七十七號，造在札者爾木，正面有  形邊，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
 反面有雙線粗圈， 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足，重一百六十五格林又十
 之一，一百九十八號，造在蘇爾塔尼也，七百二十二年，正面有粗細圓圈，內有字，
 外有點圈，反面五出花瓣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九十五，重五十
 四格林，二百十號，造在忒耳耳力斯，七百二十三年，正面有粗細方線圈，內外有
 字，字外有粗細圓線圈，再外點圈邊，反面有粗細圓圈，內外有字，字外再有粗細圓
 圈，極外點圈邊，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五十四格林半，二百十八號，半滴爾姆銀錢，
 無廠名，七百二十七年，正面有粗細圓線圈，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圈點圈，反面點
 方圈，并方線圈，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圈，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二格林半，二
 百十九號，無廠名，七百二十八年，正面有八角形邊，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并點圈，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二
 三
 振務堂 謹書

反面有六角形邊，內外有字，字外圓線圈并點圈，銀色足，重一百八十格林，二百
 三十號，造於巴衣比爾特，七百三十一年，正面入出花瓣，內字，花外圓線圈，并點圈，
 反面入角形邊，內外有字，字外圓線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四十八格林，二
 百四十號，造在忒爾爾力斯，七百三十三年，正面有粗細圓圈，外有回字，內有回文
 方字，似中國篆印，反面有粗細圓線圈，并點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四十
 二格林又十之七，二百五十三號，廠年均不清，有曲線四角形邊，內外有字，字外
 圓線圈點圈，反面有曲線三角形邊，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圈，并點圈，銀色百分之
 九十，重四十九格林又十之五，二百五十六號銅錢，造於忒爾爾力斯，七百二十
 年，正面有圓線圈，并點圈，內有字，反面同，二百六十三號銅錢，廠年均不清，正面
 有四出花瓣形邊，內有字，花外圓線圈點圈，反面有六角形邊，中有孔雀，外有字，字
 外圓線圈，二百六十四號銅錢，廠年均不清，正面有獅形，上有日光，左邊一星，反
 面有曲線六角邊，內外有字，字外圓線圈點圈，以上係
 二百八十號，穆罕默特銀錢，廠名不清，七百三十八年，正面有粗線圓圈，再外點圈，
 居中有字，反面同，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三十七格林半，二百八十六號銅錢，廠
 年均不清，正面有曲線三角，內外有字，字外圓線圈并點圈，反面有方線圈，內有字，
 二百八十八號銅錢，造在哈鳴丹，七百三十八年，正面有曲線三角形邊，內外有
 字，字外圓線圈點圈，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字，字外圓線圈點圈，以上係
 二百九十四號，托克帖木兒銀錢，造於喀斯維普，七百三十九年，正面六角形，內外
 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有七角形邊，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五，
 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三，二百九十九號，造於札者爾姆，年分無，正面有圓圈點
 圈，內有字，反面有四出花瓣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九十五，重六
 十五格林又十之七，三百號，無廠名，正面有五出花瓣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
 圈，反面有四出花瓣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五格林，
 以上托克
 帖木兒錢
 三百二號，薩提伯克造於阿爾卜克，七百三十三年，正面有四出花瓣形邊，內有點
 圈，點內有字，花外有圓圈點圈，反面有六出花瓣形邊，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銀色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二
 四
 振務堂 謹書

百分之八十，重二十八格林半。三百十八號，造於報達，年分無，正而有四出花瓣形邊，內有點圈，居中有字，花外有圓圈點圈，反面有六出花瓣形邊，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八。以上諸號，伯克錢。

三百十九號，蘇力門造於喀散，七百四十年，正而有曲線方圈，內有字，字外

圓圈點圈，反面有圓線圈，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二十六格

林又十之一，三百二十三號，廠名無，七百四十一年，正而八出花瓣，內有字，外有

圓圈點圈，反面有八出花瓣，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二十格

林半，三百二十七號，造於阿爾貞占，七百四十二年，正而組細線方圈，內外有字，

字外圓圈點圈，反面有六出花瓣，內有字，字外方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二十

六格林又十之六，三百三十二號，造於吸森，七百四十五年，正而有雲頭線邊，內

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六角形邊，內有蒙古字，外有回字，字外圓圈點圈，銀

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九格林又十之七，三百三十八號，造於西哇斯，七百五十

一年，正而有粗細線凸形方圈，一邊內有回字，反面六角形邊，有蒙古字并回字。

蒙古西城... 卷二

五

五

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二十七格林半。以上蘇力門錢。

三百四十三號，努捨爾萬銀錢，廠無，七百四十七年，正面尖角方形邊，◇內外有

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有曲線斜方形，◇邊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

之七十，重十九格林，三百四十六號，廠無，七百五十四年，正而有 \bigcirc 形邊，內外

有字，反面六角形邊，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十六格林半，三百四十九

號，無廠名，正面方線圈，內有方式字，方外有回字行書，反面有曲線六角邊，內有回

字并蒙古字，外有回字，再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重十四格林又十之二。以上

勞捨耳其錢， \bigcirc 自八號至此，
為蘇力門在波所出之錢。

英文原本

歸安陳其鏗譯述

鄧張美翔勘定

闡釋 三百五十七號

三百五十號銀錢，造於卜爾嘎耳，年無，不知是拔都，抑伯爾克所鑄，正面有方線邊，內有搭母嘎，并回字，外點圈，反面略同，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七格林又十三，以上按部統。

三百五十二號，忙哥帖木兒造於克雷木，六百六十五年，正面圓點圈，外又圓圈，居中有回字，反面圓點圈，內有回字，并搭母嘎，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一格林又十二，三百五十五號，年廠均無，正面長方線邊，內有搭母嘎，外回字，再外圓點圈，反面偏方線邊，□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以上按部統。

三百五十六號，脫脫蒙哥造於花刺子模，六百八十八年，正面點方圈，內有字，方外有花紋，反面有點方圈，內有搭母嘎，并回字，方外有花紋，又點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三十五格林，以上按部統。

三百五十七號，托克圖造於花刺子模，七百零六年，正面點方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有點圈，反面有四出花瓣，內有字，字外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六格林又十之八，三百六十號，造於西耳來音，七百十年，正面有字，外點圈，又蒙古字，反面方線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按部統。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三

一

張綉堂藏書

三百六十五號，烏斯伯克造於木克舍，七百十八年，正面居中有搭母嘎，外有字，字外圓圈邊，反面方線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三百六十七號，造於色來，七百二十二年，正面五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僅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三百六十九號，造於色來，七百二十七年，正面點圈，內有字，反面有粗細線凸形方圈，內有字，外有圓線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三百七十六號，造於花刺子模，七百三十三年，正面點方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點圈，反面有◇形邊，缺其半，內有字，外有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按部統。

三百八十三號，札尼伯克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四十二年，正面僅有回字，外點圈，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回字，再外有圓線，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三。

三百八十八號，造於花刺子模，七百四十三年，正面點方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反面八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二十八格林又十之七，三百九十號，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四十四年，正面有凸形方圈，內有字，外圓點圈，反面八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三百九十五號，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四十六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回字，反面僅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三百九十八號，造於花刺子模，七百四十七年，正面有回字，內有字，外有圓點圈邊，反面同，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無，四百三號，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四十八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與三百九十五號同，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四百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五十二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略同，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四百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五十三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四百二十四號，年廠均無，正面有方線圈，內外有字，外圓線，反面方線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按部統。

四百二十九號，畢爾諦伯克造於阿薩克，七百五十九年，正面圓線圈，內有橫點，外圓線，反面方線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按部統。

四百三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五十九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四百四十五號，造於克雷木，年無，正面四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五格林又十之二，以上按部統。

四百四十八號，科爾納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年，正面圓線圈，內有字，反面梅花式，作圈，缺其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以上按部統。

四百五十五號，努力斯伯克造於阿薩克，七百五十年，正面有兩橫，并有字，反面亦有梅花形邊，缺其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格林又十之三，以上按部統。

四百五十七號，起西爾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一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僅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按部統。

四百六十五號，帖木兒合札銀錢，年廠均無，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祇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二十四格林，以上按部統。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三

二

張綉堂藏書

點下有字，點上有花紋，外有圓線圈邊，反面六出花瓣，內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十八格林半，四百三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五十九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四百四十五號，造於克雷木，年無，正面四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五格林又十之二，以上按部統。

四百四十八號，科爾納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年，正面圓線圈，內有字，反面梅花式，作圈，缺其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以上按部統。

四百五十五號，努力斯伯克造於阿薩克，七百五十年，正面有兩橫，并有字，反面亦有梅花形邊，缺其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格林又十之三，以上按部統。

四百五十七號，起西爾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一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僅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按部統。

四百六十五號，帖木兒合札銀錢，年廠均無，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祇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二十四格林，以上按部統。

四百六十七號，倭耳都美力克^王銀錢，無洋名，造於新爾西來，七百六十二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四格林又十之一，四百七十號，起爾第伯克造於阿薩克，七百六十三年，中有橫點并字，外有圓圈點，反面六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九格林又十之四，四百七十一號，造在新爾西來，七百六十三年，正面有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四百七十二號，穆力特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二年，正反面均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四百七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三年，正反面皆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四百七十八號，米爾普拉特^{又名起爾第伯克錢}造於新古力斯丹，七百六十六年，正反面有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六，^{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三

三

三

四百八十二號，阿西士薩克造於新爾西來，七百六十七年，正面雙線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七，四百八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四百九十三號，造於新古力斯丹，年無，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四百九十四號，阿勃達亞拉造於阿薩克，七百六十四年，正反面皆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格林又十之七，四百九十七號，造於英吉沙余，七百六十五年，正反面均祇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十九格林又十之一，四百九十九號，造於倭耳都，七百七十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八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二格林又十之六，^{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五百二號，噶汗伯克造於新爾西來，七百七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祇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一格林又十之一，^{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五百四號，穆罕默特普拉克造於倭耳都，七百七十二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八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五百六號，造於新馬基耳，七百七

十四年，正面線方圈，內有字，中有搭姆噴，外有花紋，反面盡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格林又十之七，^{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五百十三號，烏魯斯造於西喀克，正面八出花瓣，內有回字，反面圓點，內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一格林又十之五，^{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五百十四號，托克帖米斯造於新倭耳都，七百七十八年，正面圓圈點，內有回字，反面祇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格林又十之八，五百十五號，造於花刺子模，七百八十一年，正面八出花瓣，內有回字，反面線方圈，內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一，五百十六號，廠年均不清，正面圓線圈，內有字，反面點圈，內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五百二十號，造於小西爾來，七百八十二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祇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二十一格林，五百二十二號，造於新爾西來，七百八十二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并有蒙古文，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五百二十九號，造於哈起妥堪，七百八十六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五百四十一號，造於沙馬其，七百九十年，正面圓圈點，內有字，反面居中有圓線圈，內有字，外又聚三四線圈，形微長，內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無，五百四十二號，造於得爾木特，七百九十一年，與五百四十一號相仿，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五百四十八號，造於新爾西來，七百九十四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凸形方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五百五十七號，阿拉巴沙合^{金部下}銀錢，造於新爾西來，七百七十九年，正面線方圈，內有字，反面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二格林又十之八，五百五十八號，廠年均模糊，正反面均僅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九格林，^{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三

四

四

五百五十九號，伯克普拉特銀錢，造於新倭耳都，七百九十三年，正面四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二格林又十之二，五百六十號，造於克雷木，七百九十四年，正面線方圈，內有字，外又圓圈并花紋，反面有四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八格林，^{以上起爾第伯克錢}

五百六十三號，沙的伯克造於卜嘎耳，年分不清，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四出

花邊內有字，銀色百分之五十，重無。以上通尼

五百六十四號，普立特造於黑起他堪，年分不清，正面圓圈點圈，內有字，反面僅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七格林又十之七。以上通尼

五百六十六號，起巴克銀錢，廠年無，正反面均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五格林又十之七。以上通尼

五百六十七號，薩伊特阿哈嗎特造於倭耳都巴沙耳，年無，正面搭姆嘎，并有字，反面盡回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十格林又十之七。以上通尼

五百六十八號，得弗勒特伯耳的造於哈起安堪，八百三十幾年，不甚可辨，正面搭姆嘎，并有字，反面中有圓線圈，內有字，外又圈以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九格林又十之二。以上通尼

五百六十九號，科楚克穆罕默特第二次在位時，造於倭耳都巴沙耳，年分不清，正面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以上通尼

五百七十號，嗎哈穆特所造，廠年無，正面有二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只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九格林又十之二。以上通尼

百分之六十，重九格林半。以上通尼

五百七十一號，烏魯克穆罕默特汗，銀錢，造於烏魯斯布爾嘎耳，年分不清，正面有二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只有回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九格林半。以上通尼

五百七十二號，克雷木第十三汗，以前十二汗所出之錢，喀西濟爾第二銀錢，正面模糊莫辨，反面回字，銀色百分之四十，重四格林又十之九，五百七十四號，第三十九汗克雷木濟爾造於巴克起西耳來，一千一百七十一年，西歷一千七百一十七年，正面搭姆嘎，下有回字，反面盡回字，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十六格林又十之八，五百八十二號，四十六汗沙升濟爾在位第五年所鑄銀錢，造於巴克起西耳來，得位在一千一百九十一年，西歷一千七百一十七年，正面上有搭姆嘎，下有回字，反面回字並花紋，銀色足，重一百二十三格林又十之三，五百八十五號，沙升濟爾在位第七年所鑄銀錢，廠同上，正面有雙層點圈，內有回字，反面略同，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九格林。以上通尼

五百九十號，達尼爾門次，銀錢造於布哈爾，七百四十七年，四面有六出花

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反面略同，惟有搭姆嘎，銀色足，重一百十五格林又十之

二，以上通尼

五百九十一號，第二十五汗巴延庫里造於倭特拉耳，年無，正反面皆回字，銀色足，重一百零二格林又十之七。以上通尼

五百九十二號，哈烈王，呼辛銀錢，造於本國，七百五十二年，正面雙線方圈，內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雙線方圈，中有六瓣梅花，外有八角花紋，內有回字，花

外圓圈邊，銀色足，重一百三十一格林又十之四。以上通尼

五百九十三號，銀錢，帖木兒未至波斯之先，有大將竊據稱王，是為則來爾族，其第一汗曰賽克哈散布索克者，造於報達，七百五十五年，正面有圓圈點圈，內有字，反面中間行書回字，外有方式楷字，再外又有行書回字，極邊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三十九格林又十之八。以上通尼

五百九十四號，第二汗賽克倭維士造於特百耳勒斯，七百六十幾年未辨，正面梅花圈，內字，外圓線圈，內字，反面形紋，內各有字，外圓線圈，內字，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一，五百九十八號，造在蘇爾塔尼也，七百六十六年

正面八曲圓線圈，內字，外圓線圈邊，反面方圈，內外皆字，極邊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三十三格林又十之一，六百四號，造於西拉斯，七百六十九年，正面雙線凸形方圈，內外有字，再外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凸形圈，內外有字，再外圓圈點圈，銀色足，重五十四格林又十之七，六百六號，汗名年廠無，正面雙線梅花圈，內

外有字，反面回字，外有圓線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一百三十三格林。以上通尼

六百七號，第三汗忽辛造於巴索拉，七百七十七年，正面四曲圓線，內外有字，反面方圈，內外有字，再外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四十四格林又十之三，六百十三號，造於忒爾力斯，年分模糊，正面圓圈點圈，內有回字，反面六曲圓線，內外有字，再外圓圈邊，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七格林又十之二，六百十五號，造於沙馬起，七百八十幾年莫辨，正面四曲圓圈，內字，反面花紋并字，銀色百分之六十

五，重無。以上通尼

六百十八號，第四汗阿哈馬特第一次在位時所鑄，造於報達，七百八十幾年莫辨，正面中間行書回字，四圍方式回字，外又行書字，極邊圓圈點圈，反面行書回字，外

正面中間行書回字，四圍方式回字，外又行書字，極邊圓圈點圈，反面行書回字，外

有圓線圈邊，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一百十九格林又十之五。六百十九號造於伊爾比耳，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七。六百二十一號造於式卜力士，七百八十五年，正面圓線點圈，內有字，反面雙線六角形圈，內有字，外圍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八。六百五十號，帖木兒於回歷七百八十七年即西一千三百八十五年，遂去蘇丹坦阿哈馬特，回歷八百零七年西一千四百零四年，帖木兒既死，阿哈馬特復位時所鑄，造於阿米力也，年無正面四曲圓線，內外有字，反面尖回圈，內有字，外圍圈，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二十七格林。以上阿哈馬特鑄，自第五百九十九號至此德高則未附所出之錢。

六百五十四號銀錢，摩罕默特沙哈普朱之後，第二小國阿博益沙克所造，廠無七百二十四年。觀後表阿博益沙克在回歷七百四十二年，西一千四百零四年此云七百二十四年二字為誤。正面雙線方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五十三格林又十之二。六百五十七號，廠名模糊，七百四十五年，正面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六曲圓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六十六格林又十之二。以上為阿博益沙克所出之錢。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三

七

六百六十六號銀錢，第三小國木札非耳家第一汗穆哈默特所鑄，造於喀散，七百八十七年，正面居中小圓圈，內有一點，外有字，再外圍圈點圈，反面六曲圓圈，內外有字，再外圍圈邊，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四十四格林。以上穆哈默特鑄。

六百七十二號，第二汗沙哈蘇札，造於西拉士，七百六十二年，正面粗細曲線圓圈，內有字，外圍圈點圈，反面略同，雙線曲處稍尖，銀色足，重六十六格林又十之四。六百七十七號，造於西拉士，七百七十一年，正面雙線方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圓圈，內字，外點圈，銀色足，重四十三格林又十之七。以上沙哈蘇札鑄。

六百八十五號，第四汗沙哈滿蘇耳，造於喀則倫，年正，無面祇有字，反面有小圓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三十三格林。以上沙哈滿蘇耳錢，自六百六十六號至此德高木札非耳所出之錢。

六百八十七號銀錢，第四小國哥刺森省內薩爾伯達耳第十二王阿里額爾睦亞特，造於阿士特拉巴特，七百七十五年，正面六曲圓線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反面形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銀色足，重六十六格林。以上為薩爾伯達耳汗阿

故事

嘗論蒙古之事，自成吉思汗以後，大都可考，其初亦多不經之談，雖有國史以及記載，不無假借，其中或傳自喇嘛之口，藉以奉揚元世，或取土耳其其最初遺述，穿鑿裝點，皆不足據，蓋蒙古亦大戈壁迤邐北一游牧族耳，其時同地小族極夥，食毛飲血，不知耕種，惟以畜牧皮張，與遊人貿易，西書至唐末始見蒙古二字，然在各族中，名獨顯，相近族派，多附和之，至也速該把阿秃兒為族長，其所統戶帳，不過四萬，及其子帖木真接權，二十年間，成一極大之國，也速該於宋淳熙二年，西歷一千一百七十五年死，帖木真纔十三歲，按紀元也速該死時帖木真纔九歲，能任父職，管轄斡難河，一作斡難河即黑龍江上流，邊遊田車臣汗西北之肯特山，游牧甚眾，爭戰各部落，所向皆服，遂得成吉思名號，後二十年，由西南而東北，國勢愈張，西歷一千二百零六年，帖木真大會眾人，謂之庫爾泰因，自額爾濟斯河直至興安嶺，各族派皆來會，又有克阿伊特人，亦在其內，有一沙門，按此沙門係阿剌伯僧，亦在會中，創議，應上帖木真尊號為成吉思汗，眾咸悅服，後三年，回紇來歸，以次遼東夏國皆歸焉，嗣又平服西遼，而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并為所有，西遼之地，遂為削平，於是拓境遂至於花刺子模，按此花刺子模，在波斯西北，即今之塔吉克，及阿富汗等處，又以兵西取阿則爾佩占，在波斯西，因即侵占花刺子模，波斯哥刺森，按此哥刺森，在波斯西，及俄之南境，即領一軍進趨中國，大事未終於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七年死，得年六十四歲，以上皆成吉思汗事

成吉思汗未死之先，已分其地與四子，欲選一子為可汗也，第一，即派窩闊台，本國第一宗，領準噶爾，古部族之總稱，故窩闊台得可汗第一，派拖雷，領蒙古東半，第三，派拖雷子旭烈兀為波斯葉爾堪，第四，命朮赤，領奇卜察克，後分為金傑耳都，白倭耳都等地名，又分出阿士特拉干汗，按此阿士特拉干汗，在波斯，及機律，按此機律，在波斯，布哈爾，按此布哈爾，在波斯，以上皆成吉思汗所分之地

第二處汗，第五派察合台，按此察合台，在波斯，領阿母河，按此阿母河，在波斯，以西北之地，成吉思汗所得中西之地，當時分為兩省，後忽必烈，按此忽必烈，在波斯，入中國，旭烈兀遂有波斯，窩闊台所轄之準噶爾，即奈曼，按此奈曼，在波斯，以上皆成吉思汗所分之地

自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七年起，相傳亦七十六年之久，而可汗之位，僅傳至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後十餘年，其後人爭復可汗之位，而事不就，窩闊台之得承大統也，當時咸疑朮赤非嫡派，按此非嫡派，係指朮赤之子，即朮赤之子，即朮赤之子，即朮赤之子，故傳位於窩闊台，時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九年，成吉思汗所得金世之地，不過十之三四，至窩闊台始盡有之，而南宋亦為忽必烈所滅，乃建號大元，至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復有朝鮮，并克復札拉勒丁，按此札拉勒丁，在波斯，侵占波斯之地，札拉勒丁，即花刺子模王之子，為窩闊台所滅，避兵於印度，因畧占波斯地，至是再破之，復其地，朮赤子拔都，又率重兵，援俄羅斯，馬加，按此馬加，在波斯，等處，未得盡志，而窩闊台死。

相臣葉里朱宰襄贊內政，國事賴以大治，窩闊台死後，妃脫列哥那，聽政數年之久，其子貴由，按此貴由，在波斯，從拔都至歐洲，長子科楚先得儲位，乃先窩闊台而死，應傳可汗位於長孫西拉門，而脫列哥那欲傳已子，一千二百四十六年，集親王大臣會集於和林，按此和林，在波斯，而立焉，在位三年，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死，弟蒙哥嗣，按此蒙哥，在波斯，為拖雷子，在位六年，按此六年，在波斯，西歷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死，弟忽必烈嗣，乃有窩闊台後

人喀什之子名海都者不服，遂生內亂，察合台後人助之，而朮赤後人又助忽必烈，海都與拖雷後人戰於和林者四十一次，與朮赤後人戰於西遼者又十五次，雖多謀勇，終以勢寡不敵，於一千三百零一年死，於是窩闊台後人遂服於拖雷後人矣，先是拖雷之黨，誘散海都兵眾，或歸於奇卜察克，或歸於察合台，故其後人附察合台以居焉，及帖木耳，按此帖木耳，在波斯，起波斯印度之間，立國於撒馬兒罕，按此撒馬兒罕，在波斯，廢察合台後人王位，以窩闊台後人蘇甫爾喀特貢斯者，立為藩王，而亦未能垂久，按此垂久，在波斯，以上皆窩闊台後人事

拖雷後人，原在蒙古東半立國，自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居可汗位，始末約分三段，自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至一千三百七十年，為中國主，一千三百七十年，至一千五百四十四年，仍歸和林，一千五百四十四年，至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始舉各部盡歸大清，湖拖雷之子蒙哥汗得位之由，實以著有戰功，又以成吉思汗遺兵分與拖雷者，較他子為多，蓋蒙古俗幼子必得大產也，因於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即可汗位，至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死，按此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死，在波斯，以上皆拖雷後人事

第一年崩故也此云蒙哥於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即位以五十七年死亦首尾七年而其年分不同矣按此在位九年大約以史文爲是蓋蒙哥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即位而以五十七年死首尾合十年計則在位九年矣

時蒙哥都和林派弟忽必烈自南方進中國又旭烈兀爲波斯汗蓋以前波斯僅設有總統大員也蒙哥死各王紛起爭位蒙哥弟阿力克布哈特即西里尤欲必得而在

蒙古之將領助之因踐位於和林在華之將領皆助忽必烈海都時在西邊有窩闊台察合台後人相助而亦赤後人又袒於拖雷之後於是戰爭久之阿力克布哈特終

爲忽必烈所敗及西歷一千二百八十年竟滅南宋建都於漢八力克漢文即汗字八里漢八力克嗣以耗費無度又喇嘛權重百姓窮困兼之年荒地瘠瘟疫流行內亂

四起倒戈相及未幾而明兵起於一千三百六十八年建號有明又兩年蒙古人盡驅塞外於是仍歸大戈壁在克魯倫河即鄂爾河下流

驅塞外於是仍歸大戈壁在克魯倫河即鄂爾河下流即捕魚兒海子今貝爾湖是也貝爾湖與呼倫湖連通中有烏里洞河通之呼倫洞亦名洞爾根故元史云捕魚兒海子連通海子相連水道提綱以捕魚兒海子爲連兒治後連兒治乃魚兒海也長春西遊記所云出沙陀至魚兒者是也今連兒

治西兩面之戰蒙古人大敗被擄入萬人牲畜十五萬輜重無算歷數十年蒙人復附衛拉特亦作瓦剌而明於長城以外又守備不嚴所以有達延汗

見蒙古游牧傳卷七

名爲達延汗所定達延汗以長城外兵衆分爲六關門每關門兵一萬第一親軍察哈爾族派

第二西軍而哈而喀疑即喀族派第三右軍五良阜即烏族派第四倭拉都即倭族派

爲可汗大營第五東軍土默特族派第六左軍哈拉親即察族派倭拉都大約實以

可汗親族又一軍名邸爾起特圖門即爾爾察古游牧記云元爲哲直哈薩爾按此即本祖弟

即別勒各族內外九旗別有一族名翁雷忽得即翁年哈喇哈斤云大祖弟翁爲烏其根或音思

後人管轄駐居東方達延汗將以上兵衆立國而爲可汗嗣於西歷一千五百四十三年死其子遂領此地歸於滿洲雖有察哈爾汗汗丹設法衛護而

事終不諧一千六百四十三年之後忽必烈後人盡降於大清矣以上諸種拖雷後人之在波斯者自西歷一千二百五十六年起終於三百四十九年蒙哥汗

謂該處地界中西恐致疏虞以弟旭烈兀爲葉爾堪監守波斯其實欲見可汗與葉爾堪之重疊也然名分雖定而葉爾堪受封之後權操自己矣旭烈兀至波斯遂將

各小國或滅或并又滅回哈里法回教所向披靡及至西里亞即明史如圖亞地方亦及王率土爾克一帶土人西人名之曰起而要遮旭烈兀始敗歸然自印度至小阿西

亞魯米即亞止皆爲所有第六回高宗傳蒙古并圖爾其地及俄北面則鄰於察合台亦

赤後人之封國南面以印度洋爲界西南至阿刺伯沙漠并埃及所屬西里亞地其權勢可謂重且大使之聽命於可汗豈非徒有虛名哉史書所載亦略相同惟末季

十年間布賽音死後內亂大作將相爭權各事私主虛擁王位以便私圖錯亂顛倒之際史亦難悉載矣

其時兩將剖分波斯一爲周班之後一爲則來耳族派名胡信者分爲大小哈散周班族爲小哈散日哈散科楚克胡信爲大哈散日哈散布辱科先時布賽音立阿爾

帕爲嗣此人爲忽必烈弟阿力克布哈特之後西歷一千三百三十六年爲拔都之孫穆薩所廢未幾大哈散出立穆罕默特爲汗旭烈而小哈散又擁薩提百克布賽

女土原係周班之後孫此後波斯葉爾堪遂分三黨一黨大哈散於回歷七百三十六年立穆罕默特爲汗七百三十八年死次年立托克帖木兒大哈散早立此人因未照此

後再立緒汗帖木兒在位至七百四十四年一黨小哈散於七百三十九年擁薩提百克爲女主次年又立蘇力門七百四十五年立奴捨耳萬在位大約至七百五十

四年又一黨將校先於七百三十六年立阿耳帕次年再立穆薩數月被殺是年更於哥刺森省立托克帖木兒至七百五十二年止至奴捨耳萬之後波斯不復有旭

烈兀後人矣而大權一歸於則來耳後人之手於是則來耳色爾必達耳姆札非耳彼此逞強屢有戰鬪至帖木兒出而盡平之事在西歷一千三百八十年之後既平則來耳後人

西遠喀喇契丹喀喇契丹以其西遠人故稱爲契丹及奇卜察克地方爲亦赤後人之產

業奇卜察克即欽察部錫而河乃那林河之下流以北亦在封內此地歸亦赤長子鄂爾達

其第五子昔班得吉利吉思并哈薩克地按此即西之欽察部在鄂爾達封境之北第七

子子斡耳居烏拉河恩拔河之間鄂爾達拔河作鄂爾巴河入海今烏領百起奈克族派次子

拔都得奇卜察克之地自此以北至浮而嘎河邊布爾嘎耳即今東俄之地方歸第十

三子托克帖木兒拔都雖非長子而權重一時當時推爲要人立都城於西而來音其建牙之所命名西而倭拉都即今東俄之而百姓皆係科爾克及土克曼一帶之產

其境南至裏海黑海以高加索山爲界東以烏拉河爲界西以帖提博爾河亦作德

尼泊河爲界自拔都至札尼伯克共十汗史乘所載亦都可考自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蒙古西域諸國語卷四

三

振發堂

蒙古西域諸國語卷四

四

振發堂

家為托克帖米斯後人。此黨內有札拉勒丁克里木伯而的。起巴克。札巴爾白而的。四人。皆托克帖米斯之子。互相攘奪。均有錢文。第三家為昔班後人。此黨內有特爾威斯汗。哈魯穆罕默特之子。自回歷八百零五年至八百一十八年。有其位。而位僅八十年止。薩伊特阿哈嗎特。得爾威斯之弟。位僅數月。諸人。論列三家。以烏魯斯後人為最久。蓋至八百三十年以後。而科楚克穆罕默特。世天在昔班。得子之後。遂獨據金倭耳都之汗位矣。

初。托克帖米斯之敗也。帖木爾科得魯克。得西奇卜察。而東奇卜察。仍屬托克帖米斯。時又有貴力察克之子。博拉克者。復其故業。白倭耳都。至回歷八百二十七年。博拉克西攻奇卜察。大敗。科楚克穆罕默特。奪其壤地之半。時博拉克因其家多故。亟亟歸去。時有得勿勒白爾的。博拉克木兒之子。博拉克木兒之子。與科楚克穆罕默特。平分西奇卜察。及博拉克再來。竟為科楚克穆罕默特所敗。死。至八百三十一年。科楚克穆罕默特。遂獨據西奇卜察。而白倭耳都。又為昔班後人占去。是博拉克為白倭耳都極末一代之汗已。其後人遂更東遷。

此時昔班家阿普爾凱耳。為哈薩克汗。至一千七百十八年。體阿爾喀汗死。哈薩克

分為大中小三倭耳都。然後漸漸沒入俄境。及至回歷九百零七年。西一千五百零二年。鄂爾達家之主金倭耳都者。盡為俄所滅矣。其歷代汗名。立表於後。先是科楚克穆罕默特。哈魯穆罕默特。博拉克。其汗遂奔塞加入天方。以上。編後人。事蹟。托克帖木兒產業。在大卜爾嘎耳。嗣復得克雷木。幾富。俄名都。在俄。兩地。其後人。因在喀散。喀西莫甫。亦科里。而利。在。克雷木。三處。立國稱汗。托克帖木兒。係赤幼子。為鄂爾達營左翼。向在浮爾曼耳河上游游牧。至其子烏倫帖木兒時。金倭耳都汗忙哥帖木兒。賜以克雷木。幾富。兩地。故拔都境外南北。均有托克帖木兒。後人占據。因而拔都家凡遇調立之際。南北兩面之帖木兒。必出而援。也。哈商本為大卜爾嘎耳汗。兩次在西而來音造錢。及二次得西而來音。時與子烏魯克穆罕默特同踐位。而烏魯克穆罕默特。在位未久。即被吉亞得丁所逐。奔至克雷木。及博拉克被殺。烏魯克穆罕默特。復出與科楚克穆罕默特。爭金倭耳都。久持不下。乃議和。分土。烏魯克穆罕默特。為克雷木汗。科楚克穆罕默特。為金倭耳都汗。烏魯克又讓地於弟。仍返卜爾嘎耳。於西歷一千四百三十八年。立喀散國。時侵俄境。至西歷一

千五百十九年。其極末一汗名穆罕默特阿敏者。踐位。阿敏乏嗣。死而國衰。即任俄王選派立汗。或於西歷一千五百零九年。阿敏之子。阿敏。被逐。俄王。始任俄王。但中選者。必西人。而喀散汗。向皆從俄也。及一千五百五十二年。俄境廢其汗。而置總統。喀散遂為俄之行省矣。

先是一千四百四十六年。嗎黑姆敵克。烏魯克穆罕默特之子。其父自立。其二弟。逃入俄境。一名喀西莫者。俄王善遇之。割歐俄河邊地一區與之。地屬俄之。而陰欲用以敗蒙古也。其地本名哥羅的。次及喀西莫居之。改名喀西莫甫。而為汗都焉。然仍屬俄統。不能自主。阿敏之德。曾出。至一千六百七十八年。俄廢喀西莫甫。仍復舊名焉。脫克帖木兒。家最要之地。為克雷木。其最初之汗。為塔什帖木兒。烏魯克穆罕默特之子。當帖木兒。二次敗托克帖米斯時。已在克雷木造錢。是為克雷木汗之最先者。而他書多以哈齊基革來。博拉克木兒之子。為始汗。恐非。克雷木居土俄兩國之間。遇有戰事。助土助俄。初無定見。其後歸土耳其管轄。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土俄約和。又割此地屬俄。又其後人名吉來。噶提吉來者。游歷英都。即在彼娶婦立家焉。此人亦赤赤派。曾在西邊立國。克雷木本紀中曾載之。以上。論脫克帖木兒。其後人。

昔班家之產。在烏河。即烏。在俄。土耳其。其地。也。唐書。所稱。碎葉水。是也。吹河。統吉力吉思。哈薩克等地。昔班當一千二百四十年。隨拔都征馬加。戰勝有功。拔都即授以馬加汗名號。逾年。自馬加退師。拔都以倭耳都北邊地與昔班。夏日。在伊勒克。即伊什。在。均見。直達烏拉。嶺草地。游牧。冬則在錫爾河沙里蘇河。在。兩處。昔班之六世孫。孟古帖木兒。與金倭耳都。烏斯伯克。同時。昔班家之兵。多烏斯伯克。族類。此族極勇。慧。建金倭耳都式微。即歸於昔班家矣。昔班家。歷立各汗。若若起西爾。及其子。美爾都特。即在昔班家轄下。又若若拉特。伊爾班。及土魯伯克。又名統噶伯克。坤的。則皆孟古帖木兒子。噶汗伯克。係伊爾班子。又若得爾微斯。乘依達黑。寬特。則皆統噶伯克。坤的。之曾孫也。昔班後人。又自一千二百二十五年。為體由門汗。自一千五百百年。為布哈爾汗。自一千五百十五年。為機蓮汗。是為昔班家別派三支。其體由門一支。有烏拉嶺東面。西比爾。即。在。中國。命曰。人類所滅。餘二支出。於美爾都特。一支。布哈爾。其汗名。依不拉興。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俄將考甫曼。近。

蒙古波斯賢世次表

汗名	西曆	回曆	名
第一汗 忽里失提	六年	五十六	第一汗
第二汗 哈剌魯克	五年	六十八	第二汗
第三汗 特穆爾汗	四年	八十	第三汗
第四汗 阿魯溫	三年	九十	第四汗
第五汗 額爾齊斯	二年	一百零一	第五汗
第六汗 巴魯	一年	一百一十二	第六汗
第七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一十三	第七汗
第八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一十四	第八汗
第九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一十五	第九汗
第十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一十六	第十汗
第十一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一十七	第十一汗
第十二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一十八	第十二汗
第十三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一十九	第十三汗
第十四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二十	第十四汗
第十五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二十一	第十五汗
第十六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二十二	第十六汗
第十七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二十三	第十七汗
第十八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二十四	第十八汗
第十九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二十五	第十九汗
第二十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二十六	第二十汗
第二十一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二十七	第二十一汗
第二十二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二十八	第二十二汗
第二十三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二十九	第二十三汗
第二十四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三十	第二十四汗
第二十五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三十一	第二十五汗
第二十六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三十二	第二十六汗
第二十七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三十三	第二十七汗
第二十八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三十四	第二十八汗
第二十九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三十五	第二十九汗
第三十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三十六	第三十汗
第三十一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三十七	第三十一汗
第三十二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三十八	第三十二汗
第三十三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三十九	第三十三汗
第三十四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四十	第三十四汗
第三十五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四十一	第三十五汗
第三十六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四十二	第三十六汗
第三十七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四十三	第三十七汗
第三十八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四十四	第三十八汗
第三十九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四十五	第三十九汗
第四十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四十六	第四十汗

嗣後親王大臣併立分國凡有則來爾穆罕默特木札非耳薩爾伯達耳四族旭烈兀後裔遂亡

西曆	回曆	汗名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一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二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三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四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五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六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七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八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九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一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二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三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四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五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六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七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八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九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二十汗

金窩里采諾汗世次表

汗名	西曆	回曆	名
第一汗 忽里失提	六年	五十六	第一汗
第二汗 哈剌魯克	五年	六十八	第二汗
第三汗 特穆爾汗	四年	八十	第三汗
第四汗 阿魯溫	三年	九十	第四汗
第五汗 額爾齊斯	二年	一百零一	第五汗
第六汗 巴魯	一年	一百一十二	第六汗
第七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一十三	第七汗
第八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一十四	第八汗
第九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一十五	第九汗
第十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一十六	第十汗
第十一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一十七	第十一汗
第十二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一十八	第十二汗
第十三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一十九	第十三汗
第十四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二十	第十四汗
第十五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二十一	第十五汗
第十六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二十二	第十六汗
第十七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二十三	第十七汗
第十八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二十四	第十八汗
第十九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二十五	第十九汗
第二十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二十六	第二十汗
第二十一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二十七	第二十一汗
第二十二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二十八	第二十二汗
第二十三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二十九	第二十三汗
第二十四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三十	第二十四汗
第二十五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三十一	第二十五汗
第二十六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三十二	第二十六汗
第二十七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三十三	第二十七汗
第二十八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三十四	第二十八汗
第二十九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三十五	第二十九汗
第三十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三十六	第三十汗
第三十一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三十七	第三十一汗
第三十二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三十八	第三十二汗
第三十三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三十九	第三十三汗
第三十四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四十	第三十四汗
第三十五汗 特穆爾汗	二年	一百四十一	第三十五汗
第三十六汗 阿魯溫	一年	一百四十二	第三十六汗
第三十七汗 特穆爾汗	六年	一百四十三	第三十七汗
第三十八汗 阿魯溫	五年	一百四十四	第三十八汗
第三十九汗 額爾齊斯	四年	一百四十五	第三十九汗
第四十汗 阿魯溫	三年	一百四十六	第四十汗

金窩里采諾汗世次表

西曆	回曆	汗名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一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二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三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四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五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六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七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八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九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一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二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三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四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五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六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七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八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十九汗
一千一百一十	七十七	第二十汗

歷 西		歷 西		名 汗	汗名 額克 下 里 及 東	白 爾 蘇 圖 汗 世 次 表
年	西	年	西	名		
年 十二	四 百 一 千	年 十五	八 百	白 爾 蘇 圖 汗 八		白 爾 蘇 圖 汗 一
年 十四	四 百 一 千	年 十七	八 百	巴 汗 九		巴 汗 二
年 十五	四 百 一 千	年 十八	八 百	白 爾 蘇 圖 汗 二		巴 汗 三
年 十五	四 百 一 千	年 十八	八 百	雷 克 汗 十		白 爾 蘇 圖 汗 四
年 十五	四 百 一 千	年 十八	八 百	威 特 汗 十		必 汗 五
年 十九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特 哈 特 汗 十		必 汗 六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特 起 汗 十		必 汗 七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八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九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一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二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三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四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五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六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七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八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十九
年 二十	四 百 一 千	年 二十	八 百	德 克 汗 十		必 汗 二十

蒙古西域諸國錄卷四 十三 振 錄 史 書

族 兒 木 帖 克 托		族 班 昔		族 達 爾 鄂			白 爾 蘇 圖 汗 世 次 表 附
去 拉 克 汗 運 年 三 十 八	白 爾 蘇 圖 汗 六 汗 得 年 二 十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派 文 斯 米 帖 克 托	派 文 斯 魯 烏	派 文 克 察 卜 青 東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四	年 十 四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五	年 十 五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六	年 十 六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七	年 十 七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八	年 十 八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九	年 十 九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十	年 十 十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年 十 二	

蒙古西域諸國錄卷四 十四 振 錄 史 書

客兒綿諸汗世次表

全圖作克木

Table with 4 columns: 汗名, 圖, 圖, 圖. It lists names and numbers for generations 1-15. Includes a vertical title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四'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able with 4 columns: 汗名, 圖, 圖, 圖. It lists names and numbers for generations 16-30. Includes a vertical title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四'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察合台世次表

歷 年	歷 年	名 汗	歷 年	歷 年	名 汗
五年	三千三百一十	布汗九	四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一
八年	三千三百一十	木兒汗二十	九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二
年	四十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三
二年	四十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四
三年	四十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五
六年	四十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六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七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八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九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一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二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三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四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五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六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七
年	八	高阿八二	年	六百六十六	合汗第十八

蒙古西域諸國圖說卷四

嗣後攘奪紛
起至回歷七
百七十一年
即西歷一千
三百七十年
遂為帖木兒
所滅
按帖木兒即
元駙馬撒馬
爾罕魯見明
史洋文稱為
帖木兒郎
西歷一千三百三
十二年
至七十七年

哈烈世次表
呼辛
察合台後裔克爾
特族
回歷七百三十二
年至七十七年

則來爾世次表

歷 年	歷 年	名 汗	歷 年	歷 年	名 汗
六年	三千三百一十	克兒汗第一	六年	七百七十	克兒汗第一
六年	五十	克兒汗第二	五年	七十	克兒汗第二
四年	七十	克兒汗第三	六年	七十	克兒汗第三
年	八十五	克兒汗第四	年	八十	克兒汗第四
年	八十三	克兒汗第五	年	八十	克兒汗第五
年	九	克兒汗第六	年	八十	克兒汗第六

蒙古西域諸國圖說卷四

則來爾世次表
呼辛
察合台後裔克爾
特族
回歷七百三十二
年至七十七年

則來爾世次表
呼辛
察合台後裔克爾
特族
回歷七百三十二
年至七十七年

摩罕歌德沙哈音朱世次表

年十九百一千	年十九百七	汗名
年十五至三十五	年十四至三十	汗名

蒙古西域諸國錄卷四

十九

後編卷四

木札非爾世次表

五年	四十三百一千	六年	四十七百	汗名
七年	八十三百一千	六年	八十七百	汗名
七年	八十三百一千	九年	八十七百	汗名
		九年	八十七百	汗名
二年	九十百一千	五年	九十百	汗名

蒙古西域諸國錄卷四

二十

後編卷四

薩爾伯達耳世次表

在青刺森省
今屬波斯

年	西	曆	名	汗
五年	三十三	一千三百	克拉克	第一汗
五年	三十三	一千三百	特斯	第二汗
二年	四十四	一千三百	德罕	第三汗
四年	四十四	一千三百	耳亞	第四汗
六年	四十四	一千三百	哈阿	第五汗
七年	四十四	一千三百	里	第六汗
二年	五十五	一千三百	亞	第七汗
八年	五十五	一千三百	額赤	第八汗
九年	五十五	一千三百	帕	第九汗
九年	五十五	一千三百	赤阿	第十汗
九年	五十五	一千三百	尼米	第十一汗
四年	六十六	一千三百	亞	第十二汗
一年	八十八	一千三百	之兒	第十三汗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四

二十一

張特定最書

右蒙古西域諸國錢譜五卷為洪文卿侍郎出使時從英文原本譯出余感陳駿生大令其驢所筆述鄧縣張護三太守美翊重為編定者也洪侍郎奉使時欲補正元史乃廣求西籍之關涉蒙古者詳為採擇駁生時以候補知縣隨往輒以筆述事見委職生回國即至湖北余時亦至鄂渚視是書就求之駿生即舉初稿清稿畀余此光緒十六年事也惟原稿僅照原書直譯字句之間不盡順叙所錄世次表散書諸紙未及排比已而余至滬遇張君張君亦嘗隨薛欽使至歐洲生平研求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著有南洋各島書數種余因舉是書託其整理張君以治事餘暇詳悉校勘釐為五卷其世次表二卷尤費心力時余贈證海上未及付刊同年劉聚卿觀察世珩嘗取去擬併順德李仲約師西游錄注刻諸聚軒叢書已而刻西游錄注而遺此書前年春余至京劉君以此稿返余復請馮令之同年巽占校定余以生平寫書外間未見者散失之餘尙得數十種不速印恐遂湮沒爰擬印叢書八集而此書則入諸初集俾得早行於世印成爰書其緣起如右陳君去人世幾十年與張君不相見者亦七八年死生之悲離合之感一時交集已辛亥初夏汪康年跋

跋

張特定最書



處與贖
金釋肉

癸酉孟冬

胡義贊題

司鴻柴酉寒十五
鮑氏觀古問重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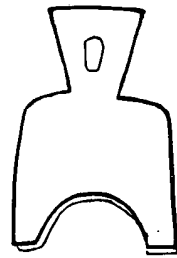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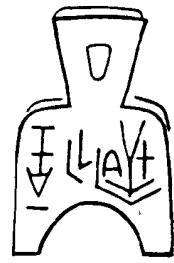
端文劉青園先生曾及世父覺生公之門與余
有同癖收藏金石泉幣繁富夥鈞余曾勸其著
譜至以後世誰知梓定吾文為言卒因循不果
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一種身後所感悉散佚
並是版亦弗存先生嗣子振齋明府宰海豐時
曾以遺文為託顧城破亦胥失之每思及輒惘
惘然一日王廉生農部持示王孝禹水部所得
原榻本精裝屬題展視乃出先生所手寫古香

序

墨采對之如見我故人頗思借摹以傳適先生
之甥陳寅生上舍亦覓得初印本見贈余亟付
諸手民以公同好回憶長安論古剪燭銜盃往
往清談至夜分不輟今忽忽廿有餘年先生遺
藁已零落殆盡獨是編僅存校刊未終今昔之
感人琴之慟其何能不交集于中邪同治癸酉
九月歛鮑康識

虞夏贖金釋文

劉師陸述



右幣其文右作左作合之乃虞

一鈇三字倒書且反書者也斤者虎也

者吳也此古文虞字說文鈇劑斷也宜引

切玉篇作牛引切廣韻始入欣部劑之言齊斷之言截古幣

釋文

十

初鑄成者必兩相連屬此幣之足正對彼

幣之足自其連處齊而截之然後兩幣判

然始便於用商連布文作四比此命名曰鈇之

由來也此幣之文曰虞一鈇當是舜幣無

疑尚書疏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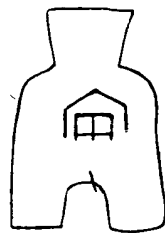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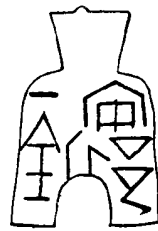
為諸侯遂為有天下之號今按古幣有蒲

反一鈇反即坂字蒲坂亦舜所都未審與

此孰先孰後鈇又與斤同四比當一斤扶比當

十斤皆省去金傍但

斤有二義一為斤鋸字義與劑斷相近斤亦有從金者一為斤兩字說苑云十六兩為一斤貨幣以輕重為用故命名亦有取焉謂之一鈇者其直一也此種面背俱有周郭



右幣面文曰安邑一鈇幕文曰安據路史

釋文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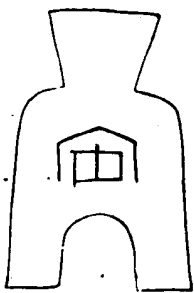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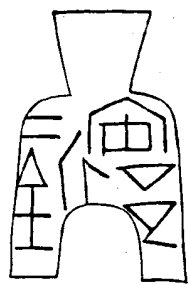
舜都蒲及安邑禹亦都安邑此幣為虞為

夏固不可知然贖刑肇自虞廷而書序有

穆王訓夏贖刑之語贖刑說詳乘正蓋舜創

制而禹因之不必定屬之夏也若今世所

見晉陽一鈇方是夏幣耳一鈇說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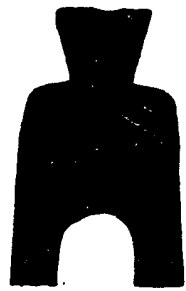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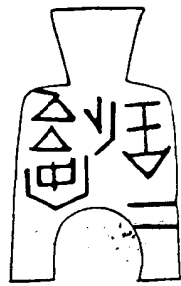
右文曰安邑二釐幕文曰安較上一品差大此一枚當彼二枚故曰二釐兩品幕皆有安字者所以別於倒書者也



右文作安邑一釐而倒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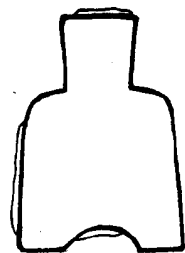
釋文

三



右文作安邑二釐亦倒書之此與上一品幕皆無字以是知背文安字者皆正書之別帝世不識不知之民未必盡諳文義正書倒書幣之貴賤分焉於是即幕文示以區別俾易識而無或濫用而聖人利用前

民之精義寓焉矣



右文曰乘正尚金當爰按管子臣乘馬篇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乘馬數篇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山至數篇曰請問幣乘馬云二雖未明言其幣之形制若何文字

釋文

四

若何而有虞之幣固有乘馬之名矣故羅長源路史發揮所引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圓文作尚全求足胤一本作胤作胤一本作胤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是蓋嘗親見此幣者而未能詳釋其文羅革後紀注云詳董氏譜其文當為尚策為乘馬為正竊謂策乘馬之義可以意會不當沾於名目間求

之如董譜所云尚者此幣中間上一字也
 所云乘者此幣右上一字也所云正者此
 幣右下一字也其釋本不誤乃必以當策
 馬三字合之轉多牽強今細繹幣文乘之
 為言四也如四矢曰乘矢四壺曰乘壺之
 類而此則祇取四馬為乘之義故得策乘
 馬之稱也正者其字皆正不同倒書即前
 安邑一鉞二鉞之幕有安字者也尚金者

釋文

五

尚之言上如曰此最上之金也當敵也爰
 者爰之省文合而言之乘正尚金當爰者
 猶言此幣直四枚正書之安邑一鉞乃最
 上品之金以此敵贖罪之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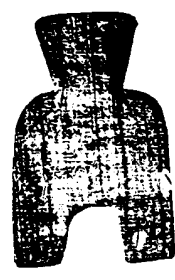
右一品其文同上但背無郭

右文曰乘字鉞金當爰說文云去不順忽
 出也从到子到與倒同幣文亦有止作去者又或从到古文
 子作流此幣第二字作李正是倒古文子字蓋以倒書之幣自
 為一種用各不同故借倒子之去以名之
 在六書中會意而兼假借矣乘字云者猶

釋文

六

言直四枚倒書之安邑一鉞也鉞金當爰
 者言此劑斷之金可敵贖爰也此幣幕有
 四文旁字刻畫為之亦所以別其非正書
 者



右文曰乘字鉞五十二當爰乘字鉞者即前

乘字新金也五者此一枚準彼五枚也彼之一枚既直安邑金四則此之一枚準彼五枚當直安邑金二十故於五下注云二十此自有書契以來夾行于注之祖也當爰說見前



釋文

七

右一品文同上惟幕有凹文字字前說見



右一品文亦同上幕凹去乃刻成者



右文曰乘一鉞字俱倒書鉞字復反書之

又嘗見一幣文曰去一鉞去作亦倒古文子字

一鉞字正書之與此幣形制不殊前此諸

品肩皆圓削此二種肩獨方且最早見恐

尚在有地名諸幣之前以無確據姑附於

後

虞夏贖金釋文書後

舜典金作贖刑傳曰金黃金呂刑其罰百

釋文

八

鍍傳曰鍍黃鐵也孔穎達曰俱是贖罪而

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俱號為金黃

鐵黃金皆今之銅也其言良是予初得安

邑一鉞二鉞以為夏時行用常品不知其

為贖金也及得當爰各種攷之管子路史

以及翁氏古泉彙攷雖皆論列及之而語

多含糊終不得其的解既而就諸幣文字

悉心研究始知此數品確是虞夏贖罪之

金真三代以上法物也既條件而各系以說復書其後曰管子有言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夫以輕重為天下必出於子母相權之道第當日管子行之祇以擅富彊於齊國若聖人之世則務以利民用厚民生為心恐其誤而入於刑特作為贖罪之金以揀之故精其范劑勒之文字詳為區別無他凡以防奸偽息爭奪也

釋文

九

按路史所稱有曰策馬貨曰當金貨曰策乘馬幣者今之乘正尚金當爰也曰一金者今之安邑一銖也曰二金者今之安邑二銖也曰五二金者今之乘去銖五二當爰也注又云五二金者重貨也金一者輕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是未嘗不援據舊說得其歸歸而病在不諳六書不通故訓遂至一昧其名義自時厥後專門嗜古

如翁君猶未能折中一是蓋見聞有廣狹遭值有乖合非偶然也於是取諸品核之一銖為直一之金則二銖當直二曰乘者當直四曰乘而兼曰五者當直二十母以權子、以權母即後世當二當三當五當十以及當百當千之權輿而文字倒正復有別焉其規制之詳謹為何如乃若文法書體則上而重華文命之君下而皋陶益

釋文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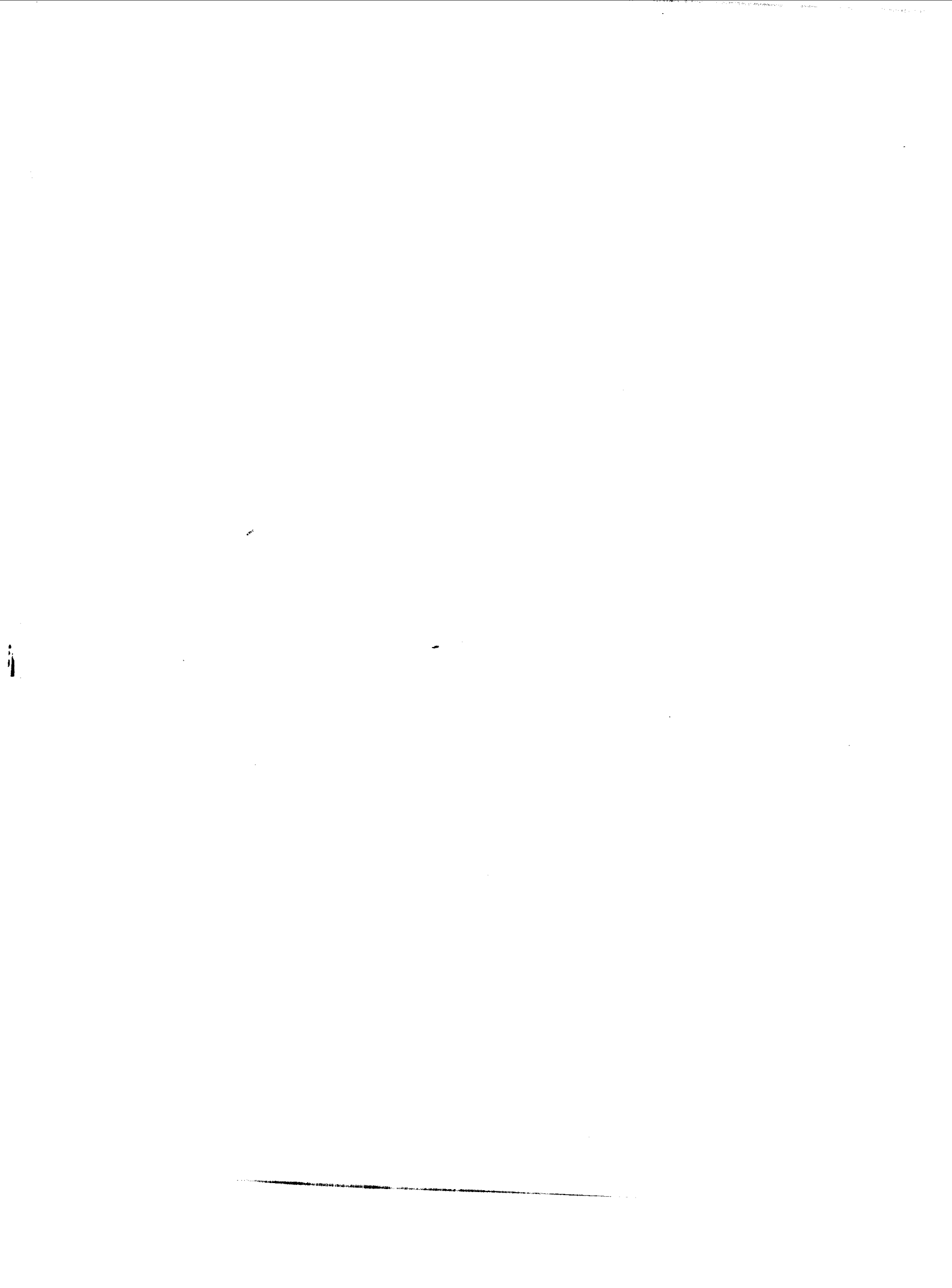
倭諸臣所考詢而手訂之者物之鄭重又何如耶惟是爰字可當贖罪之錢而錢究不可為贖金之號後鄭司農云錢稱輕重之名按說文解字錢錢也鄭注考工記引說文云錡錢也今說文錢可訓錡錡亦可訓錢此六書轉注之古法今試以說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計之千錢當重三十斤以周禮注六兩大半兩計之則千

錢當重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輕重
太相懸殊既鑄幣以當錢矣未審所當者
果何等之錢且以一錢當一錢乎抑以一
錢當數錢數錢當一錢乎是又非可強知
者矣

虞夏贖金釋文終

釋文

十一



嘉蔭以移論泉

絕句

道光戊戌秋
張開福題



同治癸酉十有二月
歙鮑氏觀古閣重鐫

余童年即喜藏書，嘗讀燕庭先生論泉詩，心竊慕之。道光已亥，先生以事過長安，時余方落魄，願以三世知交且同癖，遂謁先生於旅邸，乃一見如平生。惟自是過從日益密，貽余泉幣無虛歲，余無以報，但報以詩。比咸豐壬子，計偕入都，先生已歸道山，余哭之於夕照寺，載卿通守述遺命，出卽墨刀，界余滿盞，愀惻思有以報先生，而一官冷落，每聞先生所藏暨遺稿散失，幾盡輒時呼員，同治壬申，余自夔府解組旋京，師陳壽卿以長安獲古編寄余，潘伯寅以海東金石范贈余，方次第為先生梓。

序

行念夙昔熟讀之論泉絕句二百首，則版已久燬，並余舊藏亦一帙弗存，末由重雕，以為憾。適胡石查藏有原刻，余亟以付手氏王廉生，復出所藏校之，俾還舊觀。讀之者稱善，惟先生是詩刻於道光中，葉適來所出新奇可喜，為詩中所未及。詠者復不下千百種，安得海內詩人補詠百篇，前于後唱，八音迭奏，後之嗜古者不愈展卷而愉快也。予同治癸酉十二月，欽絕原。

序

太昊九棘，疇傳千盾之形，神農一金，孰寓巨偈之字，是強結繩之治，而有書契也。或者矣，作解人未諳，船字太公杏九，大布黃千，贊允難名，瓶緜莫審，是舍汶長之箋，而擇斗科也。不跌編年，則閏位或濟，釋地，則要荒，傳會大中，列唐宋而皆訛。漢興置成，李而弗攷，是猶鼓瑟而膠柱，求劍而契舟也。燕庭先生，覃心茹古，入手選錢，貫弗能通，鑪錘別具，始按音而索駿，竟棄腋而成裘，勿以魚目混珠，勿以鳧脰續鶴，地不

論泉絕句

序

嘉慶

愛寶居然三十年之通富，以多文無羨，萬石君之積用，非五都之物，輒積而藏，吟成七字之詩，探囊可數，送君祖帳，會稽却父老之錢，乞我弁言，臨汀續驪駒之曲。

道光著雅，蘭茂壯月，嘉定周其，慈謹撰。

例言

- 一 是詩首六絕通論次一百七十六絕編年次六絕諸家著述末十二絕懷人兼自序
- 一 是詩專為論泉非同咏物故數佐援引槩从其畧
- 一 每詩皆用本事不致凌躐
- 一 古人錢典攬摭畧備即近時人說可从者亦采
- 一 諸家舊說間有錯誤者今為辨正
- 一 厭勝品外國品無書可據者就所藏所見賦之

論泉絕句 例言

一 嘉蔭移

- 一 錢范各絕附于六朝末唐以後無范也宋交會明寶鈔皆附于宋元明錢品之末
- 一 外國諸錢皆有實據唯洋錢無可稽攷余從鷺門所得諸品形頗瑰異次第詠之
- 一 是詩仿漁洋論詩絕句體聊備數典不敢言詩以誌生平癖好庶可公諸同人爰存家塾俾兒輩知于參攷蒐羅良非易易也

嘉蔭籜論泉截句卷上

東武劉喜海燕庭

乾元美利古猶今食貨陳疇天地心大寶紀元留宇在累朝

國史共蒐尋

土華璀璨毓奇先銅質斑爛發古香壽世好同金石永泉源

不竭自流長

魯褒有論著錢神矩地規天取象真動靜行藏為世寶孔方

兄竟敘彝倫

論泉絕句 卷上

嘉蔭籜

晉魯褒錢神論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動靜有時行藏有節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

上清童子晤山亭漢魏遺聞劇可聽修到幾生方證果翩翩

衣被五銖青

博異志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觀岑因問其冠被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正方此上清五銖服也

天雨錢難盡信書腰纏騎鶴竟何如牽牛聘婦奚須借姹女

謠傳亦子虛

述異記周成王時成陽雨錢終日不絕殷芸小說有客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貨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曰願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欲乘三者 荆楚歲時記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聘欠不還帝怒驅管室中每年祇一見 漢書五行志童謠云河間姹女工數錢

趙壹不須囊內貯阮修何必杖頭攜買春買夏渾無價凡淨

窗明入品題

後漢書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晉書阮修傳修嘗步行以百錢拄杖頭

太昊尊盧制渺茫長源坵會亦荒唐若非研北曾留志誰辨

平陽與宅陽

路史尊盧氏幣文作非奈羅汝路史論幣皆附會太古無所依據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先泰貨布篆文奇古多注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平陽曰安陽曰高陽曰宅陽其文有不可盡識者

論泉絕句

卷上

嘉蔭籜

高陽踐舌注長平不讀凡將識不精縲子一文神作巨了旁

斜畫欠分明

童道譜長平布中有作踐以舌一為高陽氏金 路史大圓錢狀如半兩銅色甚赤左有町字右畫甚精神字也 李孝美曰此錢俗鑄為縲子錢舊譜謂之一文 路史太昊氏幣謂之九棘文作川吳乃帝吳字華文作引李孝美所謂了旁斜畫蓋數字也

當爰策馬又當金管子遺文試細尋割害高陴其利溥南薰

解阜有虞琴

管子舜作策馬當金貨一金二金三五金 路史帝舜得策馬之數乃割高陴保太行軼羣害以作策馬當金貨

安陽曾鑄歷山銅一二斤金篆法工鬻子無鈇皆可贖元圭

神禹告成功

管子商鑄歷山之金以贖民之無飭賣子者蔡安邑化金有一斤二斤諸品

扶比當金說未詳竟將十貨布名莊誰言莽布渾相似古篆緣何識是商

通志商貨莊布案禮投壺注鋪四指為扶是扶字義與四字義同於六書為會意比布常讀為扶比當十斤猶言以四枚相比當十斤之金也續夷堅志以此為王莽時作

文傳四比制相連連幣名從緯畧棧出范未曾經剖折延津雙劍匣千年

論泉絕句 卷上

三 嘉蔭菴

商連幣見於高似孫緯畧近時董方立孝廉讀為四比當一斤

幣形刻削因名鏹古邑紛紛甲乙編我欲與民興樂利貿絲抱布讀岷篇

按近時關中多出土大幣首空可設柄若農器俗名為鏹幣字皆古地名亦有十支者

漫將貨布溯先秦樊榭山房論最真長子屯雷連上黨春秋地志試臚陳

厲樊榭集有先秦貨布記甚精確

齊莒分封利用刀稻芒古篆辨秋毫太公九府雷遺製東海

雄風婉六韜

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又曰齊言謂之刀

吉化懋遷標節墨字原從竹地郵棠挑鎧細校章懷注首國分明有五陽

案即墨吉化刀吾鄉出土者甚多字皆從竹翁宜泉比部謂即墨即孟子發棠之棠安陽吉化刀亦出齊地諸家皆以齊無安陽關疑案後漢書趙彥傳莒有五陽之地注城陽南陽武陽高陽安陽是莒刀也

當年學士罷沂州拾得銀刀篋裏收欲攷隣幾嘉祐志太公杏丸是還不

論泉絕句 卷上

四 嘉蔭菴

江休復嘉祐雜志王公和學士罷沂州得銀刀一有齊太公杏丸字九字中缺不相屬刀上又有隱起圓形疑是九府圖法也

相權子母吉金鎔泉府東周之歲供寶貨重輕分四六太公圖法可追蹤

國語周景王鑄大錢班固以為文曰寶貨案今所存寶貨四貨寶六貨即其遺也

贏秦圖法溯前聞尺準慮備寸二分二十四銖為一兩制成半兩重如文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銅錢貨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說文二十四銖為兩半兩者十二銖也

制同半兩恰相符背亦平夷輪廓無四寶釋文通四塞重稱

一兩十三珠

洪同家子敬藏有古圖法一品或釋為四塞宜男宜田或釋為四寶宜子宜用余有一錢文曰重一兩十三珠其制皆如秦半兩案古銖珠通

一畫開文湖空樣龍文有象適相宜篆成明月天邊認縉濤

祛疑證兩留

案泉文曰一刀西清古鑑謂之一畫龍文錢洪志徐氏曰泉文曰明月董道改字書釋字以舊字為鑄字省文案近時據說文釋為鑄字省文定為兩留錢

漢初泉患秦時重更令民間鑄莢榆雖徑五分仍半兩畸輕亦未合規模

論泉絕句

卷上

五 嘉蔭箬

漢書食貨志漢興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注如榆莢也

秦漢西京制作工章山嚴道產青銅四銖半兩紛紛起孰辨

吳王與鄧通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鄧通傳文帝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建元元年月仲春新泉更鑄命重申三銖字豈同三監半兩

文中有人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封演曰半兩錢有重三銖兩字之中惟作十字不復為兩人又有別種而穿下有三監文豈以三畫為三銖之記耶

五銖輕重協權衡出納三官世久行亦及偶然符火德京師

請鑄有公卿

史記平準書曰武帝鑄五銖錢郡國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亦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龍馬龜分天地人白金三品利斯民連珠文作雲霞象洪氏

臨摹恐未真

漢書食貨志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司馬貞史記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又作雲霞之象索隱又曰錢譜內好皆方隱起馬形內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論泉絕句

卷上

六 嘉蔭箬

質非美玉亦稱良鏤得雲龍勢若翔方外似珪中似璧四朱

溫潤發精光

案良金四朱形精長方中有圓泉無穿隱起雲龍紋當是漢白金三品之流

文姦新室祖黃虞寶貨泉刀制度殊欲仿周官除漢法五均

司市較銜銖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

近世猶多大小泉壯中么幼罕流傳紛紛五品何時罷班史

曾書天鳳年

案莽時六泉近世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甚多壯中五幼四品絕無而僅有也
食貨志天鳳元年罷大小泉

一名二義作刀泉平字訛成直五千五百刀文原是契書從

傳寫辨焉

施青臣稽古叢編金錯刀名一義二泉一刀一也 漢書食貨志錯刀以
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索直字為平字之訛 食貨志契刀長二寸
文曰契刀五百索刀文契字从木不從大傳寫之誤也

英瓊瑤報美人心珍重當年字錯金留得宛陵詩句在雙刀

持勸酒頻斟

梅宛陵集飲劉原甫家原甫懷二古泉勸酒其一齊之大刀其一王莽金
錯刀詩云探傳發二寶太公新式錢獨行齊大刀錄形末環連文存半錄
論泉絕句 卷上 七 嘉蔭笈

齊皆有根法國次觀金錯刀一刀並五千精鋼不盡蝕肉好鈞煥全

篆辨刀千點畫明大黃從省釋為橫尺因貨布求分寸連錫

滑銅百鍊精

案大布舊讀為大黃布刀於義未協碧絡詩話魯齋嘗言當作大布黃千
橫者直也刀字中著點乃千字 宋書律歷志貨布長二寸五分索相傳
貨布四枚可求漢尺一尺 莽所作泉布皆用銅滑以連錫

縱橫法數相乘十布如同貝十朋中壯幼么仍舊貫序差

次第遞加增

案莽十布九作 而八作 而七作 而六作 丁皆古法也惟大布近世獨多
餘九品皆罕見

真人應瑞起南陽泉字明明白水鄉毀却金刀仍是識空勞

依古湖義黃

後漢書光武紀王莽篡位忌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 漢官儀
王莽作小泉文曰貨泉其文乃白水真人世祖居南陽之白水鄉應其瑞
霸據西川建武朝黃牛白腹起童謠笑他二當銅錢一送客

何妨再屈腰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
行童謠云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高士傳鄭泰過史弼送迎輒再屈腰泰
一揖而去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

角錢四出露鋒芒驀地謠傳散四方不但貂璫流毒甚黃巾

論泉絕句 卷上 八 嘉蔭笈

張角更披猖

後漢書宦者傳靈帝鑄四出文泉泉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此泉成
有口道而出 舊語俗謂之角錢

成都軍取帳構銅數月能將府庫充直百健為鑄幕字傳形

亦與五銖同

南北史傅崔祖思云劉備取帳鈞銅鑄錢以充國用 蜀志先帝初拔成
都時軍用不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從之數月開府庫充實
顧炬曰徑寸一分重八銖文曰直百五銖 案舊語劉備與直百同時
鑄文字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 顧
炬曰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銖也

元改嘉禾鑄大錢當千又見赤烏年江東尚有梅根冶指點

錢溪近水邊

吳志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鑄當千大泉江南通志池州梅根河在府東四十五里吳置治於此謂之梅根治宋有鑄錢監故謂之錢溪

過江晉室已東遷猶是孫吳舊鑄錢大者比輪四文小雜行輕重用無偏

晉書食貨志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

顧李徒矜著述勤漢興年號未前聞此泉試與三銖較不類西京小篆文

論泉絕句 卷上

九 嘉蔭接

案顧頡李孝美皆誤以成李壽漢興錢為漢初所鑄是誤讀史記漢書之文也

千還當萬萬當千寶鼎何時貯大錢豐貨令人能致富相傳

鑄自趙元年

晉書載記石勒傳泰始中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泉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 晉書石勒鑄豐貨錢 舊譜世人謂之當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

太平興寶說馮宏舊譜相傳義未通丁字還分穿上下紀元却與契丹同

案張台云馮洪所鑄以宏紀元大興耳幕文有丁字在穿上下或以為遺太平元寶之別種於義皆未洽

涼造新泉制作工河西張軌亦封公却從太府參軍語欲保安全濟變通

案洪洞家子敬曾於西涼得泉文曰涼造新泉制作文字酷似新莽貨泉宜泉比部以為前涼所鑄晉書張軌傳大府參軍索輔言宜用五銖以濟變通之會軌納之

金人十二鎮臨洮鐘簾飛廉亦盡銷十萬未能盈一掬剪銅糊紙任風飄

漢書董卓傳卓壞五銖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簾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治三輔黃圖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類按傳從環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十萬錢不盈一掬 隋志大業以後始鑄薄惡或剪葉裁皮糊紙以為錢 案關中記董卓壞銅人餘

論泉絕句 卷上

十 嘉蔭接

二枚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鑄之

一錢當兩紀元嘉翦鑿須防護不差升米竟須錢數百民間

數巧雜泥沙

通典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人間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者多同之

孝建元年鑄四銖縣針薤葉篆文殊不磨鏡更無輪廓瑣細

晉經翦鑿無

宋書孝武帝紀孝建元年鑄四銖錢舊譜文曰孝建薤葉篆首曰四銖大

古篆何人識永光景和輕重二銖強千錢長不盈三寸記得

吳興有沈郎

洪志徐氏曰文曰永光顧煇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顏竣傳沈慶之私鑄一千錢長不盈三寸

萊子縱環品更多宛如池畔茁新荷榆錢荇葉輕如許目小於雞眼似鵝

宋書顏竣傳前廢帝鑄二銖錢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萊子宋書食貨志沈慶之始鑄謂之鸞眼縱環陳書文帝改鑄雞目五銖

神武多收境內銅泉文依舊見流通只因絹布相交易生澀河陽鑄未工

隋志齊神武初百姓私鑄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監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

論泉絕句

卷上

十二 嘉蔭籍

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

梁代新錢始普通數盈一百別西東五銖行用無私鑄輪郭全完肉好工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顧煇普通三年始與新鑄五銖並行普通中更鑄鐵錢八十為百曰東錢七十為百曰西錢

女錢本是因公式好郎有無辨孔方大吉大通還大富誰將鐵冶溯蕭梁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文曰五銖又別鑄除其內郎謂之女錢翁宜泉比部謂梁初古錢名女錢故新鑄者加公式字以別之張台謂昔有好郎者為公式與隋志除內郎之義頗不符合顧煇曰普通四年鑄大吉錢鑄大通錢鑄大富錢錢大小輕重皆如五銖

百錢從省百金名勒字何人頌太平更有定平仍一百對文差勝雅錢輕

按隋志梁武帝時民間私以古錢交易有太平百泉定平一百雅錢對文五銖等號

篆得金朱互省文銖銖五五更紛紛何時勒作平當字上下還將左右分

按洪志五銖有省金字省朱字者作五五者有平當五銖左右五銖有上五字左右銖字者

大貨因何稱不利孝宣未久應童謠一文還當五銖十六字渾如人又腰

論泉絕句

卷上

十三 嘉蔭籍

隋書食貨志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當時謠言大貨六銖錢又腰哭天子蓋篆書六字類人之又腰

東魏五銖有太和質嫌麤惡却因何聽民自就官鑄鑄南北分疆盜更多

魏書食貨志太和十九年公鑄初備文曰太和五銖民有欲鑄聽洪志銅質屬惡當時令民自鑄故其制不精

據古論今高道穆五銖文勒永安年當時不必皆官鑄別有徐州土字錢

魏書高恭之傳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論今據古宜改大泉載年號以記其始宋永安五銖篆有土字者舊說闕疑今據通典魏延昌二年徐

州啟奏求行土錢是當時有土錢之名幕文鑄土字或別於官鑄耳

飛雀銜錢來渤海永安亦可應禎符莫從典畧驚神品四出

曾教鑄百鏹

洪志神品引三國典畧西魏大通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今百鏹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鏹泉

別種流傳亦足珍常平好共永安陳五銖却不題銖字繪得

五男象五辰

案常平五辰永安五男皆常平五銖永安五銖別種

大布曾經紀五行永通萬國篆文精布泉文是宜男品玉筋

論泉絕句

卷上

十三 嘉蔭移

懸針會辨明

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宣帝紀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案泉志所圖泉作仄誤今所見徑七分重一錢一分面有卽文字形制絕似五行大布布字尤肖其為周錢確有可據泉字旁垂二筆之下微折向外乃玉筋篆 隋書食貨志周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 舊譜曰徑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皆玉筋篆非男錢也 幣考布泉今重一錢

四面諸關付百錢開皇辛丑紀元年色經白鐵調和鑄斤兩

分明計一千

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行五銖 食貨志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據大業以後每一千猶重二斤後漸至一斤 唐書謂隋行五銖白錢緣

錫鑄和鑄故色白

範金合土載遺經北杜相乘凹凸形圖志未收誰識得命名

我憶曝書亭

案錢範舊無識者朱竹垞見而名之曰範載曝書亭集 其制凸凹相生北杜相乘

方精如盤底柱高範銅僅見有齊刀苔花尚漬臨淄土持向

同人亦足豪

近時臨淄出土有齊吉化刀範方精如盤式中一柱旁有凸凹形範中嚴古者

太僕標題監椽蒼考工令史字偏詳姓名工勤周儀造建武

論泉絕句

卷上

十四 嘉蔭移

當年範器良

案五銖範有款文曰建武二年二月丙申太僕監椽蒼考工令通丞或今史口屬工周儀造金石契作貨泉範誤

大泉五十範猶新強國端因有富人賞賜當時論大萬參稽

合共漢書陳

案大錢五十範有富人大萬四字漢書東方朔傳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劉向傳工費大萬應劭曰大萬億也

美新侈欲擬金湯吉利宜泉競頌揚篆隸分明摹背款光浮

活碧衍齋藏

案大泉五十範背有作金湯二字者即朱竹垞所見於衍齋者背有宜泉吉利四字者

一日駢臻萬萬泉史方吉利藉工傳漸臺威斗歸餘燼此范
空矜居攝年

案大錢五十箇背有日萬錢三字者有作史方吉利四字者

布泉有范祝宜男底事宜男義未諳想是背文鑄母二生
消息此中探

余所藏有宜男布泉范背有母二二字

誰教依樣畫葫蘆此范曾經寓目無直得一錢形八角小圓
星尚未模糊

論泉絕句 卷上

案顏運生崇規藏有金錯刀范作葫蘆式 又見有小泉直一范作八角式

三體雙挑分左右率更書法制開元相傳蠟樣初呈日留得
宮中指掐痕

唐書食貨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歐陽詢制詞其字合八分篆隸三體
案蓋播開元錢有左右雙挑 鄭度會粹初進蠟模大德皇后推一甲跡
故錢上有掐文

新錢改鑄自乾封更有乾元紀肅宗變法權臣譏第五輪重
何必又稜重

新唐書食貨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
使第五輪鑄乾元重寶錢背之外即為重輪與開元并行大而重稜者亦

號重稜錢

大厯建中紛鼓鑄刻泥為范鐵和鉛洛源監復紅崖冶銅採

連州鑄大錢

新唐書食貨志建中初戶部侍郎鄧謙泗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
監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杜工部歲晏行往日用錢捉私鑄今
許錫鐵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

淮南表請勒州名諸道新錢次第行梵象盡銷歸鼓鑄會昌
年號幕文呈

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以銅象鐘磬鑄錢皆歸巡院州縣淮南節度
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柳仲鄂傳淮南鑄有昌字

論泉絕句 卷上

十六 嘉蔭籍

京洛興平越兗梁藍丹桂梓鄂荆襄潤潭廣益洪宣福傳說
當年未鑄揚

案會昌開元幕文二十二品唯揚字未見以當時已行昌字未鑄揚字耳

安史相爭據北燕襄中憶否洗兒錢却嫌得壹非長祚僭號
仍應紀順天

唐書食貨志史思明鑄得壹元寶既而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改其文順天
元寶

得壹妄思歸一統順天空說契天心侈陳積善坊前識古史
如何足信今

古今彙攷後唐同光三年朱守殷於積善坊前得錢曰順天元寶曰得壹元寶案曰所得錢文式昭元取得壹者行歸一統順天老永契天心遂付史館

天成元寶紀明宗鐵鑄都教入治鎔食貨未經歐史志遺泉近世竟難逢

宋白續通典天成元年勅中外所使銅鑄內鐵鑄錢即宜毀棄

誰將天福訛天鎮鎮寶如何字有黎石勒泉文渾不似傳聞舊史却無稽

五代史天福三年除鑄錢今仍以天福元寶為文董道天福當時所鑄字有天福鎮寶錢文見晉氏舊史案是錢幕有黎字且與晉天福錢不

論泉絕句

卷上

十七 嘉蔭簞

類舊史洪氏已未見其書

南唐改鑄鑿鍾謨泉貨永通十八銖龍鳳重輪文篆古大唐

唐國制仍殊

馬令南唐書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重十八銖洪志有永通泉貨龍鳳重輪錢十國紀年元宗鑄唐國通寶南唐書元宗鑄大唐通寶

元寶泉成表漢通字文明坦制精工建言膳部羅周喬置監能教國用充

宋白續通典漢乾祐四年四月膳部郎中羅周喬上言請在京置錢監以濟國用

周元亦可讀周通竟與開元制作同器物盡鎔還不足高麗奉使市青銅

案周世宗開元通寶仿開元式四夷附錄周世宗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於高麗

括盡三千三百寺月星八卦位分明佛慈是否曾流露却瘡催生浪得名

洪志顯德二年詔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六十毀銅佛象鑄錢案是錢幕文星月似準八卦為之相傳周元錢可却獲利產俗以為佛慈流露也

西蜀泉文字紀年永平通正逮光天宮詞賦罷朝天去環佩玲瓏穿鑰錢

論泉絕句

卷上

十八 嘉蔭簞

五代史蜀王建改元永平通正光天楊升庵花蕊夫人有封綬及穿鑰

孟昶改元西蜀聞鑄泉廣政勒成文九分徑更三銖重銅質堅凝字八分

十國紀年蜀主昶明德三年改元廣政洪志徑九分重三銖銅質渾厚字八分書

龍天造字本名嚴重寶乾亨易象占珠殿玉堂誇大有嶺南琛異聚無厭

五代史劉龔改元乾亨

銚刃相沿徧八閩鐵錢麤重亦同珍永隆制作迷漫甚殷字

文成舊號新

陶岳貨泉錄王審知鑄大鐵錢甚粗重俗謂之銚刃 洪志永隆通寶字
文漫夷制作不精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故天德通寶錢幕文為殷字

馬殷雄鎮據湘潭鉛鐵銅錢品有三泉寶盡充天策府誰將

故事說湖南

湖南故事馬殷置鐵冶鑄大錢文曰乾封泉寶 董道譜馬殷據湖南建
天策府鑄天策府寶

論泉絕句

卷上

十九

嘉蔭簑

嘉隆移論泉截句 卷下

東武劉喜海燕庭

宋元輕重準開通鼓鑄初興溯建隆也有月星穿上下甲痕
未必出官中

宋史食貨志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其鑄者鮮太祖初鑄泉文曰宋元通寶李燾通鑑長編建隆中鑄宋通元寶

紀元四字文難備興國尚教勒太平平得江南詢鑄法開元
舊料治初成

宋史食貨志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錢平江南詢舊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開元錢料最善

論泉絕句

卷下

嘉隆移

御筆摘華草與真奎文三體煥錢神閣中法帖臨池日新樣
呈時賜近臣

宋史食貨志御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王禹偁小畜集有謝賜御書字樣錢表

大中不著著祥符書法撫來體肖虞試聚十文成一兩乾興
元改鑄曾無

宋書食貨志祥符元寶真宗祥符年鑄有行楷二體真宗改元大中祥符仿太平興國也崇寧日華紫批軒雜錄真宗教潘即舊臣書以虞世南之字法今觀景德祥符諸錢俱作虞體研此雜志咸平錢十文重一兩崇寧通鑑長編乾興中鑄乾興通寶錢今未見

寶元元寶互成文皇宋方將二體分何必江州和藥劑許申

徒自計斷斷

宋史食貨志元二年鑄皇宋通寶以年號有寶字也通考有許申者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食貨志申用其法於江州鑄百萬緡卒無成功

慶歷止將重寶傳左挑康定鑄何年商州建議皮公弼皇祐
緣何未有錢

宋史食貨志慶歷五年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治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康慶歷止有重寶一品康定錢今僅見有鐵錢元字左挑素張端本錢錄仁宗己丑改元皇祐今未見其錢近時涇縣吳柳門明府有楷書皇祐元寶

書法字分真篆隸泉文寶列重通元元豐元祐熙寧號傳到

論泉絕句

卷下

嘉隆移

於今品類繁

宋史食貨志近世流傳者元豐元祐熙寧大小真篆各品最多

豐國阜財復富民黎陽垣曲鑄鑪新監開廿六分諸路歲額
頻增百萬緡

通考熙寧八年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有豐國阜財富民黎陽垣曲諸監

一畝稅應錢十五唐時政已號青苗荆公新法名沿舊官禮
徒教誤宋朝

唐書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號青苗錢宋史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議行新法三年詔諸路散青苗錢

西邊却值用兵時折二當三盜鑄滋欲就市中平物價細分
六等辨公私

龍川志畧元符二年章濬言在市買貴細分六等 食貨志元豐以後西師大學通用圖關

宸翰親題號瘦金笑他有意却無心君臣筆法垂千古試把
泉文仔細尋

按宋徽宗時錢皆御書號瘦金體

建中靖國字難刊聖宋崇寧洎大觀宣政重和皆墨妙空留
楷法後人看

論泉絕句

卷下

三 嘉蔭移

案建中靖國鑄聖宋元寶崇寧大觀宣和重和政和皆御書

南渡江山半屬金漫將舊事說徽欽十二月立康王後一載
遺泉何處尋

案宋欽宗鑄靖康錢近世頗罕得 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遷注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為請且謂靖康紀元為十二月立康之兆

精好都因弗計工紹興已不及熙豐建炎幕有西川字乾道
時錢鐵半銅

通考葉水心曰國初唯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唯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乾道紹興又不及熙豐遠矣案建炎通寶幕文有川字者當是蜀中所鑄

人事能爭造化工竟將生鐵鍊成銅直須鑪火純青候三日

浸淫膽水中

宋食貨志紹興十三年韓球復鑄新錢以膽水盛時浸銅之數為額注浸銅之法以生鐵煅成薄片置膽水中入鹽鍊成銅

西川鼓鑄自嘉邛舒有同安與宿松大別山前漢陽監指揮

利路鐵鑪鑄

宋食貨志紹興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舒州有宿松監同安監年指揮利路鑄鐵錢背文以利字為別

利州行使記分明當二當三并小平別有大錢名折十每因
引重慮錢輕

論泉絕句

卷下

四 嘉蔭移

案嘉定之寶幕有利州行使嘉定元寶大錢幕有折十字 朝野雜記嘉定元年陳逢儒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更制置大使司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懸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

幕文紀歲監神泉肇自淳熙第七年穿上有形如半月隆興
乾道好同傳

案淳熙元寶幕文紀歲自七年始幕文泉字是神泉監鑄 隆興乾道諸錢幕亦有半月與淳熙同

大宋幕文當十字端平折十舊曾開淳祐大小皆當百慶字
還當二十文

案羅木夫中溶有大宋通寶幕有當十字 泉志新編有端平通寶幕有折十字淳祐當百錢有大小二種子藏有淳祐通寶幕有慶當二十文五

字者翁宜泉故物也

威名江左赤心軍三品泉標使押文招納戍兵持信寶中興

小紀贖遺聞

中興小紀紹興元年金左監軍連蘭居祁州而其泉尚留承楚浙西大師劉先世守鎮江欲捕賊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錢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饑而遣之得泉數萬因刻赤心奇兵二軍素比泉篆文一使字有押

殘山騰水朝廷小蟋蟀聲催白雁來元寶僅看存德祐古今

著政有方回

索德祐元寶見方回古今攷

論泉絕句

卷下

五

嘉蔭移

官錢合發見錢儲端禮當年被旨初會子流傳同許兌庫輸

左藏劑盈虛

宋食貨志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錢重原難利轉輸民間交子券相符花紋勅字分年限故事

紅圓印以朱

費著諸幣籍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指為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大觀元年改交子為為錢引務所鑄印八六日勅字曰大科例曰年限曰皆印皆以墨曰背而為藍曰紅圓以朱六印皆飾以花紋紅圓背印則以故事

省錢行用記臨安銅鑄牌遺字不刊怪底銷金窩冷落金緡

十萬纏終難

宋紀銅鑄牌長三寸有奇大小不同背鑄臨安府行用面鑄洋五百文省索此牌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大小差等

偽號居然紀阜昌制募宣政更精良字分篆楷元通重朝是

齊王暮蜀王

宋劉豫鑄阜昌元寶通寶重寶篆隸二品大小六種制作文字精好與宣和政和同 宋史紹興七年達蘭元亦入汴京執偽齊王劉豫廢為蜀王

建國東京總四方錢分五冶契丹強誰將寶貨訛天贊遼史

還曾誤太康

遼史食貨志東京置戶部司始造錢幣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案寶四貨或以其篆文奇古說為天贊遼史太康今存錢文及碑刻皆作太康

論泉絕句

卷下

六

嘉蔭移

可證史誤

應歷乾亨速統和壽隆原是壽昌訛千秋萬歲何時鑄貢使

人回博得多

遼穆宗改元應歷壽宗改元乾亨聖宗改元統和遼史食貨志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康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洪志作壽昌今所存錢及當時碑刻皆作壽昌 李孝美此錢徑二分文曰千秋萬歲今甚易得蓋常隨使入貢人多博易得耳

太平不與宋錢同實改書元不作通五計司兼新舊用鳩工

鑿取大安銅

遼史食貨志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元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 蕭通曰太平元寶宋天禧五年即降序鑄 翁宜泉比御

以為遼乾亨大康各有元寶通寶二種或疑遼之太平亦有通寶然今所見太平通寶實價不特非宋太宗錢亦非遼錢也

女真二監置中都利用阜通又設鑪聞說正隆元寶字當時

訪得宋泉模

金史食貨志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日利用大定二十年十一月命代州監曰阜通

大定錢文制特精幕文申酉義難明若非取旺金源意龜鑑

緣何紀丙丁

案大定錢幕文有申酉字未詳其義 錢幣或以建國金源取金旺之義

當十曾經鑄泰和雙龍星月幕文多梅花四出犀牛角小篆

論泉絕句

卷下

七 嘉蔭蔭

何須辨斗科

案泰和當十錢幕文有龍鳳星月梅花犀牛角四出各品

玉錢原是出沙州西夏錢文次第收天盛始開通濟監幕來

梵字識曾不

案泉志有沙州玉錢蓋外國時用此錢耳 宋史西夏列傳天盛十三年始立通濟監鑄錢案洪志梵字錢與西夏碑字同是夏錢也

錢楮陰陽辨得明敷陳識緯笑文貞漢唐故事能依否亂法

還應黜世榮

案耕錄世祖皇帝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文貞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本於術數識緯之學較之於今果如斯言 元史盧世榮傳世榮奏鈔法

虛弊莫若以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罷之有旨謀世榮

元設寶泉提舉司正當脫脫立朝時國書四字何人篆官裏

行錢交鈔支

元史食貨志至正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 草木子至正官裏脫脫為相至正錢尋亦罷鑄案元至元至大皆蒙古篆文

一種小錢却號春止因飾首鑄金銀至元不必稱通寶香殿

緣何紀戊寅

問居錄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之春錢案余所藏有至元戊寅幕文香殿二字

至正錢將寶鈔權大書四字筆如椽試看當二當三銀十二

論泉絕句

卷下

八 嘉蔭蔭

時原鑄未全

案至正之寶大錢幕文有古權鈔伍錢貳錢伍分壹錢伍分壹錢各種至正通寶當二當三當十三種幕文有蒙古篆寅卯辰巳午五種

僭元龍鳳亦呈祥泉似黃金質最良三等應分大中小紅巾

擅號小明王

案小明王韓林兒僭號龍鳳鑄龍鳳通寶大中小三種字文道美質如黃金

洪武以前鑄大中天將明命慰宸衷鑄文累代無元寶太祖

當年廟諱同

徐學聚國朝典彙太祖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 明史食貨志洪武四年改鑄大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案大中通寶此明太祖為

吳王時未有明之國號且未改洪武號先鑄大中通寶錢池北偶談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案明太祖諱元璋故明代鑄泉自洪武後無作元寶者

建文嗣位已稱尊天意初疑屬太孫影落江湖半邊月四年泉式竟無存

錢幣攷史不言建文時鑄錢世宗補鑄累朝錢文惟建文景泰兩朝不補鑄

燕子高飛入帝畿削藩空自蹈危機改元永樂成通寶一字

難逃百世譏

會典永樂六年鑄永樂通寶

論泉地句

卷六

九

嘉隆錄

宣德真能統緒垂百年四鑄紹洪熙也將元號書篋器騰有

青銅譜冊

會典宣德八年鑄宣德通寶錢邱濬大學衍義補聖祖未建極之先即創大中通寶錢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間僅此四種

工部初頒新式錢緣何九號未曾全相傳正德珍龍鳳鑄造

疑非嘉靖年
會典嘉靖二十年令鑄新式鑄洪武以下至正德九號錢子案洪武以下九號中洪熙正統天順景泰成化五號皆未之見正德嘉文龍鳳者世頗珍貴見池北偶談後世多偽作

鑄邊金背鑄黃銅萬歷當年不惜工銀準一分文十二小平

幕字辨天公

明史食貨志萬歷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式鑄萬歷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半又鑄鑄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案萬歷錢幕文有公字天字

光宗未有泰昌錢鑄自熹宗天啟年一念孝思民墮淚誰將

徽墨共流傳

明史食貨志天啟元年鑄泰昌錢酌中志光廟在位匝月帝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分錢與天啟錢並行祝文彥同見厄言嘉廟事蹟懽至性常明鑄泰昌錢民間見之有墮淚者閣主一念孝思亦有可取酌中志案臣議有徽墨泰昌元年想是曾家召用禮遇者藉此以志不

論泉地句

卷下

十

嘉隆錄

總也

天啟遺錢內庫儲紅巾僭號壽輝徐祐花解語天威霽宰相

如何未讀書

陳帝天啟宮詞注司鑄庫檢得天啟錢數枚五色斑斕不知何代物進至御前上問昔年號年號者誰改日召來上答拂然答氏入見詎詞慶寶上解願為改命案紅巾徐壽輝據江西改元天啟

錢背紛紛品類增馬馳門下兆先徵皮黃盜鑄輕逾甚棗核

留囊得未曾

案崇禎錢幕文品類甚多一種幕有奔馬形或以為李闖之光王通判唐瑄詔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分

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 白茅堂集新州志論崇禎末錢法大壞盜鑄甚夥百文不盈一寸謂之素核錢

寶鈔當時著大明原期天下可通行局開鑄造司提舉紙是

桑皮印押呈

案近所見明鈔係明戶部奏準印旁有篆字大明寶鈔天下通行背有印三一為大明寶鈔之印一為寶鈔提舉司印一為鑄造寶鈔局印

王面原來肖月支如雲縝髮美丰姿何人譯得西番字哺嚕

黎還哺嚕斯

案洋錢多鑄國王面東西洋考洋錢銀者名哺嚕黎銅者名哺嚕斯

海舶揚帆舞迅颺舉鞭持劍馬蹄驕分明一幅西洋畫瓔珞

論泉絕句

卷下

十一 嘉蔭彩

還須著意描

案今洋錢有風飄馬劍二種

蠡測還能以管窺泉模亦製渾天儀地中日景知求否阿堵
傳形構巧思

余所收洋錢有作渾天儀者有作測日表者

阿閣何年雙鳳舞秋風此日一鷹揚攜來飛鳥還留象貢雉

奚須羨越裳

余所收洋錢有作雙鳳者有作鷹者有作飛鳥之象者

四工雙柱鏤花邊無孔團團不可穿異物遠來何足寶海航
枉自戴洋錢

案近時洋錢俗名花邊有四工雙柱之別

烏弋山離及屬眉康居安息地多銀條支弱水誰能渡拔汗

金錢亦自珍

前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其市列錢貨與屬國同 屬國以金銀為錢 章帝西番記康居國以六月一日為歲首徐氏曰康國錢以銀為之泉 志康國即漢之康居國 史記大宛傳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為錢 太 平寰宇記條支國市列錢貨 徐氏曰拔汗國錢以金為之

泥婆羅國共闡婆文字相傳譯貝多銀葉翦成官易粟殊方

論泉絕句

卷下

十二 嘉蔭彩

絕域問誰過

新唐書西域傳泥婆羅國鑄網為錢 周去非嶺外代答闍婆國以銅銀 鑄錫鑄為錢 三朝國史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窮銀葉為錢博易官 以粟一斛十博金一錢

無字何從辨得明強分外國太經營圖成鎖鐵連環式浪說

安西碎葉城

案碎葉國實鐵作錢形如雨鏹相連枚各圓寸九分

微外空傳象渡河史稱驃國古朱波形如半月金銀鑄言語

難通足彈陀

新唐書南蠻傳錄古朱波也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

天壽還將永吉期玉錢來獻自因墀十年纜許千緡至軼事
相傳記拾遺

王嘉裕遺記因墀圖在西域北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上有天壽永吉之
字十年方至

海東東國載圖經泉法三韓有典型文紀朝鮮分楷隸楷來

鴨綠綴榆青

宋雜林類事云高麗所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之文通寶錢微帶隸體及其
行體重寶篆文制作俱精高麗仿中國鑄錢以錢交易皆以海東通寶重
寶三韓通寶為記蓋遠曰東國通寶楷書篆書二種明史外國傳云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麗太祖二

論泉絕句

卷下

十三

嘉隆笈

十五年諸史國號帝命仍古號朝鮮

常平取義以倉名八卦千文幕字呈紀地紀官兼紀數也將

食貨志東瀛

宋朝鮮國鑄錢以常平通寶為文取常平倉之義有大小二種幕文穿上
一字或以官紀或以地紀穿下或以數紀或以千文紀近又得一種幕文
穿右畫一三卦亦有以八卦紀者

延喜乾文紀遠藩開珍開寶仿開元異書未讀吾妻鏡空記

齋然海外言

宋日本和同開珍神功開寶延喜通寶乾文大寶皆見洪志宋會要太
平興國九年日本僧齋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于致和同神功皆

當中國盛唐時今所見諸錢與開元通寶制作文字同朱竹垞集有吾
妻鏡改吾妻倭郡名

開將國會辨三才寬承原從日本來更有角錢鎔寸鐵方輪
文字是仙臺

宋日本和漢三才圖會有錢譜一身寬承自中國崇禎三年始日本新刻
大成年代廣記天明四年鑄仙臺角錢即鐵方部之仙臺通寶天明改元
當乾隆四十六年非以元號鑄錢也

微茫遠島海中浮財用翻從異地求偶讀中山傳信錄彈丸

有國紀琉球

中山傳信錄琉球平日皆用寬承通寶錢

論泉絕句

卷下

十四

嘉隆笈

同文郵治訖安南僭號還將越史參鑄得紅銅饒物產錢名

通寶字能譜

案安南國新刻有越史記載宋文年號頗詳與中國錢制畧近

粟紋隱約透瓏玲制作全非阿堵形博古圖中稱厭勝傳來

五品却無銘

博古圖厭勝錢形長而方隱起粟紋凡五品無字

水波紋起花開後截肪誰遺金鎔刀藕孔未曾畱七竅藕心

宛爾切周遭

博古圖有滿心錢無字若滿挺中破狀

傳聞螻鼻兩餘多疑是期思鎮鬼魔究竟不知何代物夢中我欲問南柯

洪志上狹下寬背平面向起有文如刻鏤不類字世謂之螻鼻錢固始縣志期思出螻鼻錢俗名鬼頭每于雨後沙礫中得之世傳孫叔敖所製

一笑相逢等佩觸懸針篆出慰金閨香匿拈得唐人句私帶

男錢壓髻低

泉志謂舊譜有泉縣針書世人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唐段成式詩私帶男錢壓髻低

寶蓋玲瓏瓔珞垂五男嬉戲肖丰儀同居二女歡相得厭勝

卷下

十五 嘉蔭蔭

泉選貨布宜

金石契布作五男二女形厭勝品也古泉類攷泉似貨布無字面孔上如寶蓋左右垂瓔珞中一人左右各二人所謂五男也背孔上一星左右各二星二人手相連所謂二女也

不道錢中亦有王五銖千已數難詳名從顧氏搜奇品臺主

曾經衣庫藏

顧垣譜中王之錢臺主衣庫有此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千已洪志別奇品

辟兵利器莫能當更祝除凶並去央日入千金伴漢鼎文同

駕及篆母忘

洪志舊譜徑八分重三銖方穿中更有小穿斜正安之若八角然文一面日去央除凶一面日辟兵莫當其間有八柱郵外復有小柄舊譜形似麩辟兵錢一面日長母相忘一面日日入千金

撒帳應須繫彩絲金錢鑄自景龍時荆山公主承恩詔學士

還吟却扇詩

宋洪志舊譜文曰長命字富貴景龍中太宗出降唐宗女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助近臣學士拾錢每十文繫以絲條皆作却扇詩

金玉滿堂更滿船由來忠孝本家傳永昌富貴能長命萬歲

千秋福慶駢

宋康勝品有金玉滿堂錢金玉滿堂錢忠孝傳家錢永昌富貴錢千秋萬歲錢洪志福慶錢文曰伍男貳女參公政卿

論泉絕句

卷下

十六 嘉蔭蔭

壽祝花生原不老還因大寶紀長年女牛七夕遙相憶填鵲

何須買渡錢

宋王折神史原文曰長生不老幕有雲日花草之家并團圓二字洪志舊譜泉文曰長年大寶又七夕錢為牽牛織女相對形上有花下有草制甚古

一輪明月影團圓湧起鯨波映碧瀾寶劍龜蛇連北斗青溪

宅畔任盤桓

洪志蘇紋錢無文字南齊書祥瑞志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曰北斗七星雙劍形

富貴崇高易繫辭縷成長命得新絲清芬世守承遺澤修到

梅花入手時

洪志有長命富貴錢又長命守富貴錢作梅花式

一日能收萬陪金馬鞍銀錠筆如簪誰人出入期通泰遂意

還求事稱心

秦泉文曰一日萬陪錢幕有馬鞍銀錠筆泉文曰出入通泰泉文曰稱心遂意幕有珠

花樓三雀浴雙魚鳳舞龍翔繆篆書水畔駕央成秘戲雲中

樓閣鏤空虛

洪志有三雀鏤續三雀雙魚鏤繪雙魚有永通萬國作繆篆幕龍鳳有秘戲錢有鏤空錢俱作花紋無字

論泉絕句

卷下

十七 嘉蔭篠

雙翅象形看翼翼羅紋織不藉梭穿書來四角文難識井字

如同畫井田

洪志有翅紋錢有羅紋錢有四角錢有井字錢

盧那遮佛釋家尊妙法蓮華經句翻藏葉勝花勤供養金身

萬劫此同存

古泉彙考有盧那遮佛葉勝花香花供養三泉余藏有一泉文曰南無妙法蓮華經似皆釋家佛祿錢

切鉢圖看寶積經詎知泉內亦傳形吉羊從此光生室不藉

鬼神為乞靈

余藏有大錢續切鉢圖

誰將本命繪星官地煞天罡太乙壇符呪紛紛綠底事道家

曾否得金丹

近世厭勝品多有續本命星官者文作太乙天罡地煞道家符呪

百歲為那兆太平時登豐樂慶天清歸于聖帝重熙洽宜爾

侯王瑞應呈

洪志有天下太平錢有太平百歲錢有天清豐樂錢有君宜侯王錢歸于聖帝錢

天上星曾依斗極人間鏡亦鑄軒轅唐初校射錢為的芝蓋

論泉絕句

卷下

十八 嘉蔭篠

春旗影亂翻

顧烜譜文為北斗軒轅之象背為矛盾龍鳳之形張台譜唐太宗與建國功臣禁中馳騎射軒轅錢

雙魚水草戲瓊玲輕影有人記洞冥保命長生緣福德合門

清吉在家庭

即憲洞冥記漢武帝升望月臺望南端有三青鸞羣飛止于臺上至夕化為三小童著青綺各握懸文大錢五枚置帝前身止而影動名輕影錢

案錢文曰長生保命錢文曰福德又錢文曰合門清吉某有諱字馬形

地支十二肖生辰屈指年華秋復春野草開花渾未識火珠

有耀照車輪

素厭勝品多作十二生肖形者有作花草者有作火球者有作車輪者

乘槎聞說漢張騫日月還躔北斗邊五岳真形圖大地四神

有象麗中天

古泉彙考有張騫乘槎錢有五岳真形圖錢有四神錢

應元保運說天師驅惡除邪勅令施東嶽獻香何所禱道歸

清淨德無為

素厭勝品有應元保運錢有東嶽獻香錢有清淨道德錢

陰陽奇耦效神靈卜易專門羨景明金鑄益錢留十八象牙

論泉絕句

卷下

十九 嘉蔭移

製櫃貯偏精

黃瑜雙槐歲抄全寅字景明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英廟北狩寅筮得乾之初九日大吉可以賀矣復碑將官寅寅辭乃宛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金貯之以賜

古金旋折還如磬吉貝緣何得似梭非布非刀渾莫辨絕無

文字笑傳訛

近時出土者有銅片如磬式又有如梭式俗名曰磬錢梭錢木夫以為古吉貝之屬然無文字可考究不得強謂之錢

將軍平北與征西良馬驂驪并駛騃不策奇功來古塞却傳

正戲慰深閨

素馬錢有平北將軍征西將軍驂驪騃諸品李易安打馬賦實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

天駟橫行有肅霜追風逐日見飛黃浮云一日能千里汗血

逸驚赤雷光

素馬錢有文曰天駟橫行文曰驄霜文曰追風文曰逐日文曰飛黃文曰浮云文曰一日千里文曰汗血文曰赤雷

魏時吳起趙廉頗孫武田單騁馬過秦漢將皆官散騎彥超

諸葛姓名多

素馬錢有文曰魏時吳起文曰趙將廉頗文曰吳時孫武文曰齊將田單文曰秦將散騎文曰漢將散騎文曰彥超散騎文曰蜀諸葛亮

白蹄烏同什伐赤特勒驃並拳毛騮青驢紫燕皆名馬圖刻

論泉絕句

卷下

二十 嘉蔭移

昭陵產渥注

趙明誠金石錄太宗六馬一日拳毛騮二日什伐赤三日白蹄烏四日特勒驃五日渥霧紫燕驃六日青驢游師雄曾刻昭陵六駿圖馬錢有文曰渥注者

鹿耳雙批魚目烟俞俞要農匹駒駘行春御史偕京兆驃騎

名高冠漢都

素馬錢有文曰鹿耳文曰魚目文曰俞俞文曰要農文曰駒駘文曰御史文曰京兆文曰驃騎

銷夏何須更奕碁攤錢打馬任驅馳挑鎗細檢宣和譜賦罷

還填漱玉詞

宋李易安有打馬格賦一卷 易安打馬圖序宣和間入取二種馬參雜加減所謂宣和馬

詩酒琴棋俱是仙五言斷句阿誰鐫相隨洞府來龜鶴拔宅

壺中却俗緣

余藏古錢牌方圓不等每品有五言絕句一首如詩仙云價重篇篇玉聲傳字字金山為我助無日不高吟酒仙云中山徒命侶河朔漫飛騰直把千鍾酒今宵醉一場蔡仙云膝上按焦桐宵分一曲終知音有誰是明月與清風棋仙云局上問爭戰人間任是非空教採樵客柯爛不知歸龜鶴仙云龜鳴鶴喘息龜鶴兩長生洞府相隨去丹青回不成拔宅仙云一夕玉皇詔為君功行成分明五雲裏拔宅上三清壺中仙云有時壺內去去即一千年榮辱悲懽外須知別有天

志傳劉氏氏無名散素伊誰憶未清舊譜不詳人著作遺編

論泉絕句

卷下

廿一 嘉蔭箒

留俟後人評

案洪志所引劉氏錢志佚其名 敦素說佚其姓

顧烜泉譜出蕭梁封演還教續李唐指事應同聞見記名山

當日未曾藏

隋書經籍志錢譜一卷梁顧烜著 唐書藝文志續錢譜封演著案演有封氏聞見記多陳唐時掌故

張台畢竟非張合董適如何是董道文字有緣仍結習掃如

落葉校如響

宋史藝文志張台錢錄一卷董譜引作張合翁宜泉比部以為說郭所刻董道譜乃明董適所作非宋董適錢譜也皆傳寫之誤

十卷還將歷代編書成泉寶等雲煙居官不索端州硯好古唯知錄貨泉

宋史藝文志歷代泉譜十卷 洪志宋金元鑄著金氏錢寶錄 貨泉錄一卷陶岳著岳和陽人官太常博士知端州余靖過端語父老言前後刺史不求硯者惟包孝肅與公二人

景嚴名重紹興時傳記擴摭信有之論幣不須徵遠古繪圖何必耀神奇

宋洪遵泉志十五卷遵字景嚴鄞陽人忠宣公皓仲子也謚文安其自序云嘗得古泉百餘品又旁考傳記下逮祥官摭摭大備唯異布品多稱上古未免無稽而神品奇品更屬懸擬無據識者惜之

論泉絕句

卷下

廿三 嘉蔭箒

古泉百品溯源流上下縱橫筆底收一任諸家多關佚鄱陽

有志足千秋

案古泉譜諸家均已散佚無存傳于今者洪氏泉志一書而已

卅年心苦費蒐羅入手錙銖不厭多嘉蔭箒中無長物尊彝

伴我日摩挲

余京髮受書即嗜古泉窮搜廣積已三十餘年矣

會稽太守世稱賢我亦臨汀選一錢但道鄞江清見底何如

讓水與廉泉

汀州府東南蒼玉洞宋詩之奇詩鄧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

一編述紀追晴韻五十年來辛苦存準擬開雕傳舊譜春風

回首憶師門

子師金備穀判史於古泉甚富著晴韻館古泉述記今春師歸道山遺言以所藏界于并手著定本屬付梨棗

學士蘇齋勤考訂宜泉紹述軼錢通紛紛篋裏跋安在箋疏

臣參鄭氏功

北平翁學士覃溪先生子宜泉比部著古泉彙攷其家止存葉本塗乙幾不可讀余為費三年功校錄正本藏之

倦游燕市忽歸去家學潛研獨紹聞著述改成人不見空教

論泉絕句

卷下

廿三 嘉蔭第

天末盼停雲

嘉定錢竹汀官詹著有潛研堂集錢同人何為官詹猶于著古泉著述考同人故後余錄其書擬付刊傳之

古泉山館木居士高寄超然物外身相遇金閨重話舊澆書

煮字竟忘貧

嘉定瞿木夫中澂著古泉補政木居士其自號也曾得古泉研山以為館名丁酉春日余道出金閨挑燈煮茗相與論古者數日

古雲磊落多奇氣博覽兼收癖若狂市駿千金渾不惜積如

元圃夜生光

吾友孫古雲均襲伯庚午辛未間曾不惜多金購古泉極一時之盛

藏書館啟小謨觴蒐得駟虞入錦囊春徧河陽花滿縣何時

風雨復聯牀

洪洞家子敬師陸藏古泉甚夥曾於秦中得駟虞時錢一品為諸家所未見現官粵東明府小謨觴館子敬藏名

苑蒐金石五千通識小傳神阿堵中吾友閉門勤覓句一簾

影拓碧梧桐

余藏金石曾獲五千通錄為金石苑 海鹽陳南叔克明布衣嘗為余手拓泉苑

汲古功深有幾家試從泉苑采菁華而今有用歸無用自笑

平生癖嗜痴

論泉絕句

卷下

廿四 嘉蔭第

余所著泉譜名古泉苑近又擇其精好難觀者彙一集曰泉苑菁華

譜泉箇箇自臨摹襲謬承訛辨得無敢詡羅胸能貫串不教

過昧認模糊

狂吟媿繼草廬詩數典無忘展卷時為恐簾金累清白家珍

聊作一經遺

元吳華盧澄有題昆陵承氏家藏古錢詩

男虞采守采需采南采謹注并校

論泉絕句

跋

嘉蔭菴

論詩絕句原於元遺山其後論書論畫論詞息論
 印論茶偶有會心各擅其勝古泉在宋番易洪氏
 始著于錄雖遠搜舊譜而傳寫襲謬好古者憾焉
 燕庭先生篤耆金石之學證經補史成金石苑編
 又輯古泉苑歲戌戌權與泉永觀察公餘清暇檢所
 藏古泉按時分詠得絕句二百首速返臨汀長夏銷
 暑復加排次上始太昊下訖有明凡正用偽品外國并
 厭勝馬泉之范皆入品題又前人著錄之所闕於師

友者聞一及之是非菟羅之富致訂之精冒克臻
 此至於屬辭比事獨具論議公子輩既為之箋
 注因付之素黎後之覽者涵今以茹古沿波而討
 源謂之泉志也可即謂之詩史也亦可
 道光十有八年中秋海鹽張開福識

後跋

是刻即以原紙上版取其字意古拙而刻于齒牙
 至劣不成字珠以為憾姑藉以廣其傳耳惟原作刊于
 道光中葉尚偶沿洪志之誤以先生輯古泉苑時則志
 汰其說矣聞有一二謬字亦正之甲戌夏五鮑康再識

1000

泉

泉

錫

古

閣

癸酉孟秋

石查胡義贊署



五
五
龜
龜
日
開
離

百
流
十
十
業
西
野

泉譜始見隋經籍志顧烜錢譜錢圖封演續錢譜張
台錢錄姚元澤錢譜陶岳貨泉錄金光襲錢寶錄李
孝美歷代泉譜錢氏錢譜杜鈎鑄錢故事羅泌錢幣
考董道錢譜于公甫錢譜皆不傳傳者洪遵泉志而
已近李竹朋文著古泉匯至為詳備 國朝為泉譜
之學無多於此者其素所相與商榷者則惟鮑文懿
園先生先生自束髮以來蓄泉最富耽玩四十餘年
故於源流正變真偽美惡辨別精嚴當世無其比也
蔭嘗勸其著一書以傳世力請再三先生乃先舉所
見所聞以及著舊風流交游韻事錄成泉說二卷而

序

以題詠附焉其中遺事逸聞實足資後人之考訂非
泛然論古之作也當與戴文節古泉叢話劉方伯論
泉絕句鼎足而三矣若蔡氏癖談盛氏泉史張氏錢
志新編詎能望其項背哉同治癸酉五月吳縣潘祖
蔭謹序

觀古閣泉說

歙鮑康子年著

上古結繩而治太昊以前安得有泉幣且文字復不奇古舊譜每沿路史之失追溯至尊盧葛天殊不足辨安邑諸布與列國布制作不同劉青園釋為虞夏贖金說尚近理其餘刀布大率列國所鑄無三代以上物刪書斷自唐虞余於古泉亦云

古文偏旁點畫初無一定或繁或簡或移之上下左右不獨鐘鼎款識即泉幣亦然潘伯寅所謂當日並無許氏說文也譜家宜會萃眾論折衷一是或兩存其說庶

泉說

不失傳信傳疑之義吾人生百世之下料乎百世之上必別創一解謂彼說皆不足憑毋亦果於自信乎

余寓秦最久所得秦漢新莽及唐泉為多圖法居其八齊刀出山左小布出山右鏹布出中州小刀出畿服余皆身經其地惟未至大江以南故所收仍未備耳鐵泉萃於蜀最後出

泉備五金不獨銅也新莽大泉五十有鉛土合成者錯刀之一刀二字直以黃金錯其文宋招納信寶有金銀銅三種但流傳絕少漢劉襲乾亨重寶銅鉛並行而余所得會昌開元越字益字二種已有鉛鑄又得宋元豐

篆書折二一品亦鉛鑄豐寶二字傳形尤不可解鐵冶始自公孫述乃余在秦獲新莽厚貨泉即有鐵鑄者三枚迨南宋則各監並作益多不勝收惟漢武帝白金三品僅有是說未見是泉

鐘鼎足重者以文字可寶貴非說文所能賅也泉幣雖文字較少允宜並重其與鐘鼎合者李氏古泉匯所載視初氏吉金錄尤詳

泉幣之好萃於山左同時如初渭園劉燕庭吳子苾陳壽卿李竹朋極一時之盛當以燕庭為最壽卿金石之富則甲於同人金文至九百種古印至四千餘海內罕

泉說

有其匹咸豐同治間繼之者為鍾麗泉王戟門余詩所謂那期後起得鍾王也未數年兩君皆玉折而竹朋刊成古泉匯遂獨有千古矣

秦中古帝王州銅器時時出土無款識者居其半當日只以花文色澤及完好者是珍也自燕庭宦秦曉以文字多者為貴雖殘缺亦無傷從此古器幾無完膚雖寸許銅造象亦必於背上補鑄年月有蘇氏兆年兄弟最善按抉重趺百舍求之荒邨古冢所得尤多又有張氏號鳳精於鑄刻雖尊彝腹中深處亦能以長削隨方就圓刻之磨以沙石埋置土中復使繡蝕經年取出巨眼

亦不易辨矣時人呼為張二銘余謂燕庭曰蘇張之害
流毒至今丈實啟之燕庭亦大笑古泉復有薛刻一種
亂真見余所作泉辨時人呼為薛重泉蓋鑄泉易識刻
泉難識以余之深知情偽亦曾得一泉與燕庭反覆審
視不能下斷語况流傳千百年後乎他日譜家必有矜
為創獲謂吾輩當日並未及見者大抵皆薛刻也

壽卿致余書謂余一生心力萃於泉幣宜多

云有李斯而古篆亡有中郎而古隸亡有右軍一曰法
亡皆以行款姿態有人之見存而筆力與法遂失其真
此與世父覺生公論詩所云自趙秋谷叛新城而山左

泉說

三

之詩壞厲樊榭開浙派而浙江之詩壞袁簡齋趙甌北
相繼起而江南北之詩無不壞同為橫絕一世之論不
顧俗眼驚者也

余蓄泉五十餘年凡同時藏泉家其精品大率皆丐歸
拓數紙存之積成廿餘冊蓋非經手拓不能詳審其制
作也竹朋泉按時代裝成書帙便於取攜余悉數假歸
故所拓較備亦間有一二品可疑者取備格耳拓泉宜
雨過涼生紙墨俱潤用蘇州汪六吉棉連紙第十七刀者良復畫長人靜
心無一事聞登登聲輒覺怡然近十餘年馳逐輒紅久
不獲此興趣有索余墨本者但屬人代拓而已壬申解

組旋京師得稍尋舊樂胡石查吳清卿摹拓尤精曾悉
索余泉選拓之世間多得一二真本流傳詎非金石之
壽耶

泉說

四

謂奪人之財謂之盜奪人之所好轉謂之高雅乎竹朋
為鞞然

九棘一種相傳千盾之形譜家多載之余亦得二枚制
作微不同均甚古然竟目為泉殊難附會

安邑蒲坂諸布曰一斤金二斤金或讀金化其斤金二
字無不平列者青園云當讀作鉞王廉生亦著說鉞一
篇頗有援據

尖足布有大小二種又有空首者尤大制作稍別長五
寸譜家珍之燕庭得一枚右肩上二小字舊釋甘井泉
匯釋作甘丹云甘乃邯省丹則鄂之諧聲也今在余處

燕庭藏泉余僅購得此品對之如見我故人矣

小布有作闕者文極明析流傳復多方足共足圖足各種皆有之而獨不可識或釋作魯或釋作蘭或釋作黃父或釋作關壽卿疑為陝郊之異文迄無定論識字難於讀書信然

空首布俗呼鏹布狀絕類鏹首厚數分作方孔中空可以納柄不知其義何取孫澄之云詩序乃錢鏹是錢亦田器故形製可以從同耶

齊刀出土尚多四字者一種三字五字六字者各二種三字者多不綴餘並字畫寬長或瘦勁可喜大率相類

泉說

五

其著地名者不加齊字以別之近出九字者一種麗泉所藏泉匯釋其文曰齊營陵昌左邑之法化則國號地名並著字小而謹嚴與習見者迥異

石查近亦得九字刀一品云燕庭故物字體與麗泉所藏相似石查釋其文曰齊遲陽賦結信之寶化旁通曲證著說數千言齊刀不乏流傳惟此二刀僅見

磬折刀俗呼苦刀泉匯釋作明刀翁宜泉曾見新出土者知古人皆於刀柄近刃處以繩縛之十刀為一束土花上繩索痕宛在斯亦攷古之軼聞

寶三化寶六化山左時有之惟寶化一種絕少壽卿曾

貽一枚舊譜率誤為天贊左讀殊可笑竹朋尚有寶一化寶二化兩種殊不可信著泉匯時勸其刪之矣

東周泉惟青園與余有之字畫如出一模園孔背平不能斷其時代費虹舟云十六國時有築東周城鑄泉者疑為斯時物然詢其見於何書則亦不能確指制作絕類半兩非漢以後物也近聞壽卿亦得一枚尚未之見余在長安曾見西周泉似出薛刻

馬愛林有古泉三大逾當十極厚重面微有郭背平篆文曰第一重四兩第五重四兩第九重四兩精妙古樸藏泉家所未有也胡安之乞得第五一品後贈青園今

泉說

六

在余處其第一第九二品燕庭得之近聞已歸繼幼雲矣泉匯載之目為權泉

古園法有大泉甚厚重背平面作篆文曰第一第十第十六第十九第十諸品古雅可玩字有在穿左右穿上下之殊韓季卿云金缸銜壁是為列錢豈宮殿壁間所用背平取其易嵌歟

余所得古園法尚有重一兩十二銖重一兩十四銖等品園孔背平篆書極古茂回環讀之銖旁從王上著一畫刀布不紀銖兩泉制至此而一變遂開半兩五銖之先矣

渭園有五鳳泉字在穿左右甚工余曾得拓本似好事者所為青園復拓示三金一品則顯出改刻至三銖金旁從全其有作金者皆五銖所改者也

戴文節泉話云人皆有一絕莽為泉絕蓋新莽之刀布諸品無一不精余謂新莽事事法古吾輩好古者無妨辦香祝之聞者皆大笑

新莽泉布鍊銅最精往往作水銀青小泉一種尤多俗呼水銀古是也他如列國刀布秦漢園泉率只作紅綠色亦有二千餘年之泉絕無色澤者俗呼黑漆古以未曾入土故耳秦中市肆鑒別古器有二目一曰出土一

泉說

七

曰傳世

新莽十布惟大布最多六泉惟大小泉最多餘皆稀如星鳳燕庭宦秦得第布而十布乃全其穿上小豎或有或無判然兩種余亦缺第布而壯布復為壽卿易去六泉則呂堯仙與余全有之中壯余且有兩枚燕庭亦尚缺壯泉竹朋之壯泉泉字獨大疑大泉所改刻不知當日中壯二泉何以所鑄尤少耶

壯布自貽壽卿後廿年來遂不復見壬申冬石查赴保陽竟得一枚甚精物之可遇不可求如此

吉金所見錄壯布繪卅百作古次布繪而百作九殆未

見原泉耳至他譜所載往往只作某布兩字者尤不足道也初氏復謂確有大黃布刀一種其字體板拙一望而知何吳柳門誤收之渭園亦誤信之乎

新莽金錯刀南中有作偽者金字凸出泉話所謂隔三尺遠即知之道光丙午丁未間秦中忽出土刀胚百餘枚並有毛邊未翦穿孔未磨鑿者或偏體紅綠或水銀古極厚殊可寶玩只未錯一刀二字耳余與燕庭所收不少曾笑語燕庭曰此物不宜多留市肆一經張二銘薛重泉輩補填金字則又足亂真矣

泉說

八

作二三畫並不類半兩字者觸手破碎新莽大泉五十小者殊少道光末年秦中掘地得一嬰皆薄小如榆莢而文字完好其細如髮余收百十枚並分餉同人泉話謂莽為泉絕豈當日盜鑄亦復不苟耶

新莽大泉五十復有鉛土雜鑄者甚厚字皆陰文反書確非偽作余在秦於小攤上得二枚其一背亦有文石查藏一品亦兩面同文細思不解其故

新莽貨泉有大如大泉五十厚重類數泉者俗呼餅泉流傳不甚多秦中蘇氏忽收得十數枚背文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及卅字八字卅字皆陽文並有橫置倒

置者為向所未見余悉數購歸燕庭見而好之各選其一余所存轉不全備矣背文疑記范之次第亦字或當讀十二耶

布泉二種有懸鍼玉筋之殊古人泉文不嫌沿襲也舊說以懸鍼屬新莽玉筋屬北周獨盛氏泉史持駁甚力謂不得妄為區分余則謂舊說是也莽泉萃於秦余寓秦最久見懸鍼布泉時與莽貨泉大泉同出土且布字視貨布同泉字視六泉貨泉同泉字中豎畫斷而不連莽後無此式一也貨泉每作重好郭此莽之創制是泉亦然玉筋泉從無一作重好郭者二也貨泉傍好多作

泉說

九

半星或決文是泉則穿上兩決文穿下兩決文穿上半星者甚多六朝泉未聞有是三也二泉不特篆法懸殊輪郭亦迥異玉筋一種布字與五行大布酷肖顯非一朝之制且宋董道譜云自梁武以來已有之其古可知四也舊譜或列不知年代品洪志亦因男泉之說雖云敦素疑為莽鑄而仍列厭勝品余按是泉班志雖無明文而制作既精流傳亦夥其為正用品奚疑近見許氏選青小箋亦將懸鍼玉筋二種並列北周云舊說必宜更正蓋有泉史先入之言也選青箋所見殊少偶得一二泉何能遽下斷語余在秦收懸鍼一種並

目擊者不下七八十枚處處皆與莽泉合無一與六朝泉合者校定至詳始仍遵舊說吾輩著書語語皆本之古人依樣葫蘆曷若勿作如羌無證據但獨立一說或意存翻案又安足信今而傳後乎

唐以前泉多有傳形所謂如紙背傳模者是也獨蔡鐵耕癖談謂他泉皆可傳形大泉五十不可傳形傳形則為十五斷為周景王鑄然則半兩傳形豈一兩有半乎五銖傳形豈一銖有五乎况直百太平百金均有傳形當作何解癖談一書不失淵雅惟好奇太甚至云貨布貨泉千八百年人皆倒讀宜讀布貨泉貨永通萬國宜

泉說

十

讀萬國永通斯真一家之言也
曾得大泉五銖細審乃選大泉五十之厚者刮去十字另翦取五銖之銖字以補之青圓藏有一品又似於蠟模上改十為銖鑄成者十字尚隱隱可辨亦覺滋疑五銖有僅存邊郭二分許字畫僅餘十分之三中作大圓孔名鉅環泉余得甚多無一平正率作凹狀以翦邊五銖合之適成一泉疑此與翦邊五銖本一泉昔人以圓鑿極而為兩故翦邊五銖近邊字畫皆不全而此泉僅存近邊之字畫其孔圓而凹者圓鑿極之故也
蜀漢直百泉流傳尚多無字在穿上下者成李壽漢興

泉頗艱觀無字在穿左右者近代譜家所列不足信也
竹朋亦有篆書漢興字列左右一品著泉匯時即刪去
余守慶二年鐵泉外絕無所獲僅得直百數枚薄小過
於榆莢為泉匯所未備曾郵寄竹朋屬補之

大泉乃一時權宜之計利少而害多昔人言之詳矣然
如宋元明之當十省工尚不甚省銅特鑄久則日形輕
減至蜀直百之小於榆莢吳當千之僅同折二錢法之
壞至斯而極小民雖愚亦安能奉行無怨乎

燕庭宦秦時得義通泉大如當五字在穿左右篆法工
整輪郭完好徧體蒼綠尤可愛與青園之篆書騶虞峙

泉說

十一

錢均譜家所未有余疑皆六朝物然無可攷證義通一
泉比余入都後詢之則已碎而為二青園逝後家人以
精泉十品為殉騶虞峙錢即居其一人間均無由再見
矣

青園語余曰幼年在蘭州見市肆懸一錢鍼柄上墜一
泉覺有異取視之乃大泉五十背文圍列小篆字十五
曰予人大利宜子孫十月十日日中時作奇品也亟索
歸余曾假拓數日極精妙近聞亦以為殉尤物宜留之
世間昭陵繭紙殊不達耳

余僑居長安時一日伯兄子遠過骨董肆歸語余曰見

某家有鑿金五銖數枚蓋收之余亟走視則已為捷足
所先僅餘一稍缺者青綠殊厚姑以數錢購歸心甚快
快檢視尚有一五銖悉為土蝕而穿上似有文字亦以
數錢購之且行且剔視乃傳形五銖穿上下橫置長樂
未央四篆字背穿下復作帶鉤文尤妙古色盎然紅綠
斑駁詫為奇觀物之顯晦固有時耶抑天下事失之意
中者每得之意外耶

泉說

十二

乃胥失之中年僑長安親朋知余癖有所得必付余一
日戚家一僕偶數錢見二枚有異持以相示余適他往
或見而哂曰是豈尚未曾有耶其人遂持去翌日復至
適薛重泉亦攜泉來售過於門即先以示薛薛一見動
色立付十錢收之為館童所見走白伯兄伯兄亟呼薛
入索視薛不得已呈出乃中泉三十也復詢其人則云
昨持來時尚有一泉某不識今日以之易餅矣

孝建四銖一面薤葉文一面小篆最不易得泉話所謂
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也道光末年南中忽出土一
嬰堯仙收得數百曾以分餉不特大小各異或一面倒

置有左讀右讀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橫置在穿上下有向左向右之殊或一面倒置一面傳形或兩面傳形並四星四圈四決文等孝建有兩面同文或倒置橫置傳形之別四銖亦有兩面同文並穿上下亦作四銖字者種種奇特多至五十四種雖薄小如榆莢而青綠沁骨絕可寶玩泉幣愈出愈奇至我朝而大備信乎地不愛寶矣

宋之二銖永光諸泉舊譜雖載之余終未獲一見竹朋云曾聞行濟南市上過持竿售零物者偶懸有一泉取視之景和也亟購歸余曾借拓數日互相珍賞又聞一

泉說

三

友得孝建泉因拂塵誤墮地為館童檢拾慮其薄小不堪用攬入他錢中用之友大志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信乎

二銖泉有以五銖改刻者可笑復有以大泉五十改刻作二十者彌可笑

孝建四銖三種泉近時出土多矣獨梁之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藏泉家率未之見葉東卿曾寄示各二品字體各異望而知為偽作先生晚年郵寄新拓百餘紙無奇不有並垣字大泉亦種種背文令人掩口盧胡而笑不審老眼遽花耶抑明知其贗而故作此游戲

耶

唐泉惟建中最少亦獨小余得二枚燕庭選取其一大歷為報從未見中字在穿下者譜家所載余不信也燕庭復有二品僅一中字一元字均在穿上更為奇絕近為壽卿所得以贈竹朋

憶余十一二齡時在大荔官廨一薙髮人晏姓亦嗜泉得一軋封泉寶為余所無余羨甚一僕聞而遽奪以奉余其人潛焉出涕余笑而還之人間亦有癡於我矣會昌開元楊字最少燕庭有之惟譜家所收尚有在二十三種之外者余未之見僅得背穿上永字二枚確非

泉說

十四

偽刻

周元泉流俗極珍惜背之甲文四正四隅均有之一星亦有上下左右之別余求之十餘年始獲其全咸豐庚申竟為臧獲悉數竊去

楚馬殷軋封泉寶大鐵泉燕庭藏十餘枚背有天府兩字者頗足珍餘亦背穿上天字榮字余之兩枚即燕庭所貽者尚有銅泉一品背天字極精整尤不恆見又所藏永安一百永安一千諸鐵泉亦甚富並叨分惠余雖投以木李不足報也燕庭解官後余時過嘉蔭移相對縱談至忘晷昃回思此景宛在目前

北宋泉無地無之每種篆書隸書正書行書筆畫各不同翁氏彙攷析及毫芒或隸與正書配或篆與行草配分為若干種斷為各治之別自云於北宋泉竭十餘年心力攷覈最詳嘗聞青園云曾以北宋泉背無文者覆几上屬斷其面文十能得其八九可謂精矣

至和重寶大泉背穿上號字余得之秦中為燕庭索去薛氏子遂倣刻二枚不知落誰手矣余續得鐵泉二品大與銅泉同其一背雖剝蝕亦隱隱有號字旋亦失之殊不得其解實非偽造也

余得熙寧元寶篆書小平一枚背穿上濟字正書小平

泉說

十五

二枚背穿上衛字雖夷漫而點畫可辨又得大觀鐵泉類當五背穿上階字當係各監私記舊譜罕載內兄何鏡海亦有熙寧重寶背衛字一種則字畫分明

大觀泰和大泉背有種種花文皆精好若後人鑄為吉語厭勝似不能如是之工或開鑪之日偶鑄此以取吉祥耶

西夏梵字泉文不可識秦中時有之余得數種細審其穿下及穿左二字點畫並同疑即元寶二字其穿上穿右兩字必係年號也

蜀中南宋鐵泉繁富夥鉤非可單究自燕庭宦蜀始收

之郵示拓本至三百九十三種泉匯選取不少余在秦亦屬人力索並向燕庭乞其副本所得幾相埒存秦中一戚家乃悉失去比守夔重加按抉竟不能復舊觀端平各種尤有餘憾見余所題石查鐵泉冊子得之難而失之易豈獨泉乎

南宋鐵泉背穿上下或作二或作三泉匯以為星月余藏甚多細審之作二者皆大如當二作三者皆大如當三蓋即二字三字之記以穿上徑作三字者證之其大與作三者正同非星月也

嘉定鐵泉通寶元寶篆書隸書各種外尚有之寶重寶

泉說

末

真寶正寶方寶興寶永寶至寶新寶全寶珍寶崇寶洪寶隆寶各種並當二當三當五之殊錢法之亂茂以加矣成都市肆時有之破碎漫漶無人珍惜故確非偽造隆寶一種余新得者泉匯亦未載其完好者頗不惡足補史志之遺

招納信寶劉光世鑄以招致降眾者余未見其泉僅向燕庭乞得拓本背穿上使字下作一押竹朋刻泉匯曾索之去然僅志其目殆亦未曾經眼無從定真偽也背文百出至南宋鐵泉而極銅泉除紀年外餘不多見余所藏折二則有篆書乾道背正字小平則有建炎背

川字淳熙背泉字大泉則有嘉定背折十字淳祐背當百字大小二種小者罕觀鐵者尤罕觀陳式甫得二枚曾以一枚分餉若堯仙之大宋通寶背當拾字燕庭之淳祐通寶背慶當二十文字最為藏泉家所豔稱至慶元通寶背文十四字之多更歷來譜錄未覩之奇也辛亥冬蘇兆年得之於甘肅仲兄子周拓以寄余余適客大名馳書索之壬子春兆年弟億年來京師出以相畀厚重逾五兩背穿上勅字甚大穿下五十料三字穿左右慶元元年夏改鑄此号錢十字制作精整色澤亦佳以示同人無不嘖嘖羨

泉說

七

德祐元寶劉振齋所貽云青園故物大如折二字體類淳祐背無文姑以備格而已

燕庭有靖康重寶極大字兼行草背穿上穀字金藉穀故物也續寄示拓本有大觀兩面同文者大幾若鏡淳祐當百一種亦大於習見者面背皆篆書殊工妙又大蜀通寶字體與蜀泉絕類皆近代藏泉家所無

元行鈔法冶鑄幾廢至正至大二泉外餘皆罕見制亦極小余所收甚少青園有致和元寶今歸竹朋然如延祐三年至治元年至順壬申至元戊寅及背文作香殿太乙護聖諸字者均並非用品亦何足攷一代之制作

乎

建文泉為成祖銷毀殆盡故世無傳者世宗曾補鑄洪武以下九號泉各一百萬錠明季去今未遠何以正統成化等品至為難觀恐亦徒有是說耳偶得建文天順及弘治之寶皆極薄小字畫絕細類私鑄殊不可解有以張獻忠之大順通寶改刻天順者字體板拙一望即知

景泰以出廟其泉獨不補鑄然余曾得一枚殊舊未敢遽定

泉文有與史志不合者並有史志漏載者自當以泉為

泉說

六

斷蓋史皆易代所脩泉則確有可據第恐點者作偽正宜詳辨不容武斷耳

刀布文字不宜索解太深與鐘鼎銘勳示後者有間當時鑄為小民日用之物不過紀地紀數列國自為其風氣以便行使豈有艱深其文義使後來文學之士費許多援證始得其解而當日不識不知之民轉一目了然古今人果不相及如是耶

金文不易得彝器外惟刀布及周秦印自以多見一二奇字為幸顧往往紛如聚訟一字輒解至千言質之古人究未知悉當否多聞闕疑夫子固教我矣

漢厭勝泉如日入千金與天毋極辟兵莫當諸品致皆古雅大率上有紐下有環環易缺余所收不少只一二完璧耳秦晉皆立土葬者橫穿其穴狀如窠故出土銅器率云得之窠中柩前多置小石案青園曾遇一古冢塌陷偕人下視之石案上置二泉即日入千金背作長毋相忘者其一已缺或攜其完者以出想亦生前嗜古者歟

窠中每有瘞泉動輒千百所出葬器凡有蓋者往往中餘清水蓋年久銅精所漬並見有青綠雞隻形狀畢具見風則悉化灰燼矣此亦軼聞蘇億年云

泉說

七

余寓秦所僦屋甚小地僅數弓雜蔣花木偶得崇宣通寶大泉兩面同文者惜為人佩久色澤都盡因置之花下冀稍作上繡數日矣忽燕庭過訪並攜所藏華山碑來觀縱談良久比送之登輿見崇宣泉已失所在蓋為其輿夫拾去異日笑語燕庭曰此非丈之輿夫不能青園云當年好古諸君往往隔數旬輒擇地一聚各出新得泉幣互證參觀為竟日之樂或預攜打本即日分贈或向主人索墨就而拓之一日某君惜忘其號攜有異品一友極賞之必欲假歸一拓其人遂長跼而言曰自得此數泉尚未嘗一日去身也合坐皆笑此亦如高西園

所云不可與朋友共者獨此印與山妻耳想見老輩風趣

余與內兄鏡海年少時好角勝鏡海獨方足布為多餘皆不逮余外舅家於晉曾得出土小布數百經青園選取外悉以付鏡海故富鏡海為青園之甥初購泉有所得不能決就正於青園遇佳品青園輒選去

泉范最後出馮氏金索所載不少惟堅以陽文者不能鑄泉斷為三種直目之曰范鏡范洗不思如作鏡洗何以中必作一紐及走銅之路四邊必作凸凹相銜狀深亦不過數分或僅一二分其背或作十字文或刻款識

泉說

十

平者絕少古人不作無用之器是豈能為鏡洗之用耶余既作范說三首並詳載翁氏彙攷模蠟合土之說於左

泉范之著錄也自曝書亭集始也余所識藏泉家暴多所見泉范亦暴多劉燕庭所藏凡二十餘枚富哉范乎范有陽文有陰文而陽文者居其九每泉必一面一背其治鑄之法不外乎模蠟合土翁氏彙攷言之最詳謂必用兩范合而後成古泉中有兩面皆作面文或皆作背文者皆當時誤合兩范者也自來無人疑議之獨馮氏金索謂陰文者始能鑄泉陽文者乃古人鏡洗之屬

而張叔未戴醇士又以陰文者不可用若鎔銅入范則范必銷至云二者可以聚訟不知皆昔人鼓鑄之所需也余嘗於骨董肆見五銖陰文范平列二十餘泉其制如版下足旁柄詢之肆人云銅汁遇冷則縮初無融合之理數鑄後范必熱以水沃之冷則又可更鑄雖所見皆只面文度亦必有作背文者大抵陽文之范不過數泉且模蠟合土其勢也勞陰文之范每多至數十泉一鑄遂成其勢也易人事日趨於簡易有不合難就易者乎夫古人制器必精斷不作無用之器後人求其故而不得遂據一己所見輒並古人而疑之方今地不愛寶

泉說

圭

古物出土愈多亦愈奇如燕庭之寶六化范齊刀范陳壽卿之榆莢半兩范皆足補舊譜之缺惡知不日有所出奇情詭致彌足以滋疑而聚訟乎余竊冀見所未見矣泉范說一

是說作於道光己酉近聞壽卿所藏泉范已百有十枚竹朋欲悉以補入泉匯洵一快事物聚於所好信然

古者鑄泉必以銅為范而燕庭之寶六化范余之四銖半兩范則以石壽卿之大泉五十范則以鐵秦中近出五銖范穿上一橫文者及挈刀大布諸范則以泥范至

紛矣好古者大率有之顧有范之泉如半兩五銖大泉五十貨泉之屬其筆畫皆不甚懸殊以一范可鑄千萬泉也獨列國之布其文多至百餘種而尖足布之平州茲氏方足布之平陽安陽等流播尤多余目擊數百枚其筆畫肥瘦參差幾無一相肖若一布有一范當必有千百范何近代藏泉家無一列國布范也秦之半兩余所收五六十品嘗集而校之筆畫肥瘦參差亦各不相肖若一泉有一范亦當有百十范何近代藏泉家無一秦半兩范也他如磬折刀尖首刀制作綦紛亦概不聞其有范古人往矣余不得而質之矣特以意揆之疑當

泉說

圭

時制度尚簡初無一定之范工人於鑄泉時就沙土上以意刻字旋刻旋鑄亦旋棄故參差弗齊沙土不能經久致後世無傳焉不然何以紛紜其若是余譎陋寡識不獲就正於諸先達讀書鮮所折衷且窮而在下於當代之朝章國典尚茫乎其未諳顧逞其臆說料乎千百載之前刺刺不休豈特人嗤其妄哉余亦自知其謬矣泉范說二

人事日趨於簡易勢為之也余所見陰文泉范有銅有鐵有石其制率如版多者數十泉少亦不下十餘泉字皆反文以鑄就則正文也陽文銅范其制率如盤少或

一泉多或四泉皆一面一背惟半兩背平無郭不用背
範有多至八九泉及三十餘泉者字皆正文以尚須模
蠟合土故也新莽泉制最精其範多用陽文不憚模蠟
合土之勞陰文大泉範僅一見亦復不緻疑已非莽初
制矣道光壬寅癸卯間長安城西掘得五銖泥範甚多
惜殘缺無復全者余收得八九枚制有若輒皆正文凸
起而無背文惟泥質弗堅字畫不無剝蝕縱橫羅列多
或至四五十泉其為陽文也同其為用也應亦同而泉
乃逾之十倍視如盤小銅範勞逸殆迴殊泉之穿上輒
作一橫文復得小五銖泥範一角亦正文凸起穿上作

泉說

五

一橫文應係一朝之制攷五銖自漢迄隋冶鑄不廢形
製匪一除角泉四出及梁五銖隋白泉數種而外不能
臆斷為某朝所鑄獨穿上傍好一橫文者秦中時時有
之而近時出土泥範無不穿上作橫文並見一二有款
識者確非偽造字亦陽文而反書之其紀年乃元康神
爵諸字然則此種五銖當為漢宣帝時物雖書闕無徵
未始非攷古者之一助矣余賦性也迂實事求是為文
尤弗憚繁贅因作范說輒復詳記所見以貽同好嗜古
績學之士其見而嘲之耶抑笑而許之耶泉範說三
翁氏彙攷云樹培按泉范之制就今所見者諦審之

中大圓凸星如紐者紐外或四出或六出如枝之接
花每出必連一泉也其上下左右又有小星或長或
圓或尖凸凹牝牡相間然其凸凹之高深不過分許
耳其每泉之穿內亦各有小凸凹圓星亦有無其高
亦止與泉之輪郭平耳而當中之大紐獨高與四邊
之高相等因思譬有范二於此兩范相合而此面當
彼背此牝當彼牡此凸當彼凹矣中紐既與邊平則
兩范相合處四邊相對兩紐相對間不容髮矣然其
內之小凸凹其高深不及分許雖相值而仍不能相
合也於是先以蠟劑和勻或用白芨水和黃土置於

泉說

五

此范之上而以彼范合之俟蠟乾解視則泉文正者
反凸者凹矣兩紐相對則成透空圓孔矣外四出六
出之凸文亦成凹文矣於是置此銅范不用而用此
蠟模矣然使僅此一蠟模也尚不可以鑄泉蓋一模
雖具兩面而每面之泉只算作半面而無背面以合
之也因思此模也其上下左右之小牝牡處亦既牝
成牡凸成凹矣當蠟模之就范也則有外邊以限之
中紐以穿之迨蠟模解下則中為透孔上下左右更
無外邊全賴此小牝牡凸凹為之對筭合縫矣故必
須再印一蠟模與此蠟模相合則小牝牡凸凹處相

合適均而無欹側之虞其中大紐相對則仍一透孔也其四出六出相合皆成凹文而中空矣其泉之背面相對亦中空矣如此之蠟模印出者不知凡幾率皆兩兩比附疊相配合疊至數十模而其中穿孔之透空如故也其四出六出中空者直達於泉泉之穿內又有小星限之乃以銅汁自中穿孔灌入而泉成矣今所見古泉有邊外或連一銅塊分許即是模上之歧出者當日偶未翦淨耳其有偶誤以兩面相合者其背亦相合矣今所見五銖貨泉有一泉兩面皆作面文及兩面皆作背文者是此故也又如培所收

泉說

庄

之大泉五十范其一凸一凹依邊處之裏側各有凸起線三其左右邊之裏側各有凸起線一因思若印蠟模則線成凹文蓋蠟模疊置既多內既有牝牡凸凹使之筭距相對而外邊之凹線文則又加線緊束之更不至欹斜耳禮曰范金合土蓋以銅作范是范金也和土為模是合土也培又疑者今所見古泉范皆六朝以前泉耳何以唐宋以後之泉范絕無一遇者蓋不用此范制矣

辛未秋竹朋寄示新得范拓半兩泥范亦習見之物然無兩面均有文者竹朋云東海濱新出十餘枚似石非

石悉為壽卿所得有面背均作半兩者數枚已奇復有一枚面列六泉三半兩一背無文一左右半兩上下有千秋字一背作龍文更為奇絕

竹朋復拓寄五銖一范云郭橛堂所藏合面背計之凡三泉其二背有四出文即角泉也其一面背均無郭背有小十字同列一范則此種五銖當亦靈帝時物前人未經論及此皆新得之足補舊聞者

五銖貨泉大泉諸范泉皆一正一背故兩范一經誤合即有兩面均作面文及均作背文者矣獨半兩不用背范初無誤合之理近見亦有兩面面文者則率出黏合

泉說

庄

蓋背平易黏特不足炫法眼耳

所見半兩陽文銅范不少皆只中作大圈凸星及走銅之路絕無四邊亦作凸凹牝牡相銜狀者此即不用背范之明證

竹朋又寄有至宣元寶拓本戟門故物云似崇宣所改余細審其字體宣寶兩字卻類崇宣大亦相若只元字獨異略兼行體攷金泰和以後不聞按年號鑄泉廉生則云色澤甚舊但舊泉改刻埋置土中青綠亦復易致余未經目擊終不敢定也

元至正之寶權鈔錢大小凡數品制極工余迄未之得

以與南宋銅鈔牌所見無一真者也金貞祐寶券秦中曾出一銅版頗新異甫出土即為他人購去燕庭以為憾余僅索得一本長尺許中有伍貫八十足陌字上方橫列伍貫二大字餘文甚多此與寶鈔均錢之變格故附著之

大明寶鈔何玉民外舅貽二紙作青黑色殊厚折處不絕如縷長尺許寬六寸許兩面均有文字印信其年號則概用洪武惜已失之不獲詳志其制作

日本國之同開珎神功開珎神功開寶萬年通寶諸品制作精好殊為罕觀燕庭守汀州時曾伴送琉球使

泉說

五

臣赴 闕使臣亦好古頗有所收遂悉數貽贈以為得未曾有一日有友登舟論古索觀之為臧獲誤墮船中不及知比入都方悟已失至今談及尚惘惘然

太平興寶舊說迄無定論制作與宋泉迥異癖談以為即宋太宗鑄亦非燕庭謂此與天福鎮寶均安南國鑄其說辨且確泉匯從之

高麗國象篆書則有東國海東諸品正書則有三韓朝鮮諸品皆精好不易得余悉有之惟常平通寶多不勝收背文百出燕庭攷核最詳附錄於左

嘉蔭務泉說云海東朝鮮國自古奉 中國正朔惟

謹不敢僭有偽號唐宋以來其錢之最古者三韓東國海東各種明初則以朝鮮是以其地為文耳近百餘年前鑄錢以常平通寶為文取常平倉之義至今仍沿用之而立禁褻嚴不得流入內地間有貿販及臧獲輩攜來者偶或得之有大小二種小者徑八分如宋之小平錢大者徑寸如宋之當二錢幕文穿上下各一字亦有穿左右有字者或以官名紀或以地名紀穿上之一字也或以數紀或以千字文紀或以五行紀穿下之一字也或以天干紀或以卦紀穿右之一字也穿左右或以數或以C O 紀也紀以官者

泉說

五

如戶乃戶曹工乃工曹兵乃兵曹武乃武庫營乃御營廳守乃守禦廳賑乃賑卹廳宣乃宣惠廳小平錢亦有惠字者捻乃捻戎廳訓乃訓練都監禁乃禁御營統乃三道水軍統制營至如均字備字罔字等當皆是官名而莫可攷耳紀以地者如京乃京圻道亦有以圻字者平乃京圻道之平壤府開乃京圻道之開城府水乃京圻道之水原府松乃京圻道之松岳府全乃全羅道黃乃黃海道亦有以海字者江乃江原道咸乃咸鏡道此各種幕文穿下非二字即千字文字者為多小平錢則有一二三四至十五等字當

二錢則皆二字也或有C○在穿左右者惟統字者千字文外有穿右畫一三卦形三為震卦震東方也朝鮮為東方之國義或有所取歟又有穿右壬字癸字二種穿下皆千字文營有金二金三金四金五水一水二水三火二火三土三土四土五各種數目皆在穿左若此是紀以官復紀以千文復紀以卦復紀以天干復紀以五行也常平錢文不知其品類凡幾姑就所藏者攷其官名地名備載如右以廣異聞一朝之泉各有風尚其制作文字必自成一格雖歷年久遠亦不甚懸殊近來島夷私鑄種類極繁往往襲用

泉說

完

前代年號並有暗合者簡率惡劣一目瞭然而譜家不免好奇冀補所未備如治平聖寶圖孔薄小與天定諸品迥殊或竟誤為徐壽輝鑄大世通寶大世二字獨大制作甚陋選青小篆亦竟誤為隋劉伽論鑄如斯之類殆難悉數舉一可以反三物之聚散靡常余所蓄泉頗得亦頗失幸精好者尚各拓存一紙燕庭曾得三字齋刀七百枚精選數十別存之比輯泉苑乃不知所在竟無由拓入宜泉亦曾集北宋泉數千校定得若干種今並拓本無存物固有傳有不傳矣

藕心非泉也秦中出土小銅器有形方長三寸餘寬四分許厚如之中空如簡面作八分書千金氏三字陽文甚工背或缺寸許余曾見一枚中藏一藕心牝牡相銜如鑰與匙者然或云此為藕心之郭余疑與藕心合而為一物究不知作何用舊譜蓋強名泉

竹朋寄示新得一藕心長僅寸許有細篆書兩行一為延政四年王政六字一為都昌侯三字甚工尤屬創獲其非泉也益信

各譜復載有磨錢余在秦所獲不少質極薄大者闊四五寸小者或寸許形製如一上有穿略有郭花文大率

泉說

三

作鉤間有一面無文者不審何用無由起古人而質之譜家且有疑為古幣類者三代時安得有花文泉耶至李氏古金志存所載金馬風聲一枚乃簷前鐵馬之一片並非古物何因闖入

又有薄銅片狀如梳者去泉甚遠大小不一或上邊有圓孔甚大背平譜家亦疑為古幣之變往往載及古布率有文字制作亦不甚懸殊何忽翻新若是善乎燕庭之言曰世間不可識之物甚多何必概目之曰泉耶

馬錢種類繁多舊譜或以地用莫如馬疑之泉史始據李清照之譜定為打馬格子錢青圓復按譜繪圖作為

雅戲又有俗呼詩牌者或圓或方而長有詩仙醉仙琴
仙基仙散仙拔宅仙壺中仙龜鶴仙王母雙成曼倩之
類一面繪象一面五言絕句一首間有大者下邊橫列
嗣功堂三字譜家無攷乃昔人選仙之戲具宋王珪宮
詞云盡日閒牕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
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近讀天香樓偶得亦言之

都下有李寶台者工於作偽不惜重資購泉得一真者
輒於泥沙上印一模融取古泉之銅翻鑄土蝕之衣帶
和之經年累月火氣悉退遇好之者始出以相示復故
作驕矜珍秘之態一言不合拂袖竟去再索一見不可

泉說

三

得以此大售其欺然與薛刻並皆他日傳作

咸豐初年行大錢禁私鑄恭嚴寶台翻鑄古泉終日鼓
箱模範為羅者所獲對簿時寶台喏曰今所禁鑄錢一
纔直十我所鑄者一軌直千萬安得為私鑄耶鞠者知
其誣笑釋之

余讀諸家譜錄有可疑者軌隨筆識之非敢索癥亦實
事求是之意使其譜尚待刻亦必居諍友之列勸令正
之

金倩穀晴韻館古泉述記專取圖法此蓋各從所好曾
恩恩一讀倩穀為燕庭之師晚年悉以所藏付燕庭達

哉

朱近漪古金待問錄亦僅於嘉蔭移披閱一過不免沿
路史之訛曲為附會

馬伯昂貨布文字攷所載無多燕庭曾貽余一冊鐫刻
尚精但好為創解失之穿鑿

翁宜泉古泉彙攷殫竭心力數十年博採旁徵寫本八
帙厚幾盈尺余曾向燕庭借讀略事鈔撮但惜無圖而
錯落極多兼有信手所記未經刪定者燕庭古泉苑以
皇朝錢法冠首餘則分類為六凡一百一卷圖備矣而
無說二書皆未可梓行竹朋古泉匯六十四卷初約余

泉說

三

同輯比京師多事竹朋旋里遂獨力成之計泉五千又
三品余為作序有空前一語同好皆歎為至言

初渭園吉金所見錄視以前諸譜所收為多凡千二百
十種尚不及泉匯四分之一然能一掃舊譜沿訛之陋
最為善本所可議者三五品耳

戴文節古泉叢話饒有逸趣余曾手錄一本藏之壬申
夏晤伯寅京師力謀付梓屬清卿寫以上版摹刻絕工
其書遂傳洵大快事

青園藏泉最先富與宜泉相埒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
一種版已不存余曾力勸著錄至云文試思後世誰知

梓定吾文者卒因循不果旋卒於上荆南巡道任舊藏
大率償官逋甲寅乙卯間有攜至都下者余為竹朋作
緣尚選取百十種風流雲散能無黯黯

燕庭藏泉裝潢最精好匣上鐫刻攷證銘贊並及小象
惟其家不知珍惜率為都門大力者以重資購之去

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乃中年所刻此外尚有金石
苑古泉苑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諸書皆未及刊行
僅刻三巴晉古志一種鈎勒殊精聞張石匏陳粟園諸
君監刻者也獲古編甫刻有圖篆余擬為編次成之燕
庭半生宦橐悉購古器布政浙江時方思盡付棗梨因

泉說

三

論事軌與中丞不合遽以好古密劾去遂諸願莫償身
後並書亦散佚泉苑一百一卷余僅手錄其目念之為
腹痛然緣嗜古罷官尚不失雅人深致耳

張麗瀛錢志新編摹刻工整考釋亦詳惟所載列國無
文圖泉寶貨大泉陳之玉筋布泉唐建中泉中字在穿
下諸品似不免按譜繪圖之失直百漢興二品亦覺沿
訛至唐之顯慶長慶五代之開平鳳曆永和大有等泉
尤從來所未見其謂新莽六泉只有大小泉餘皆偽作
殆西行不到秦未見真物耳

馮晏海金索按羅甚富刻手亦工用力勤矣獨泉幣非

其專門亦復按譜繪圖沿訛襲誤不可枚舉吾輩著譜
凡新異之品必親見其泉確有可信者載之以廣軼聞
否則即同人所贈墨本稍涉可疑亦當割愛何必重摹
舊譜以矜多炫博乎至鏤文古銅片及無名小銅器秦
中時時出土殆不勝收乃定為馬幣龜幣殊堪失笑魏
之泰和五銖周之泉布成李壽之漢興元寶諸品其失
尤不足辨也

李樸園古金志存所載各泉真偽雜出第三卷古圖法
諸品尤劣不審何以入選至尖足大布左右凡廿字一
布臚列十數邑名之多新莽泉范一范並列大布貨布

泉說

三

大泉數種皆從來未有之奇也

唐西源泉幣彙攷亦千餘品攷證本之洪志並西清
古鑑吉金錄疑者闕之不復強解頗屬詳慎惟專載所
藏諸布只廿餘種太覺寥寥朝代泉亦多缺略其五工
三兩二泉殆銅質剝蝕非當日果鑄有此品也前蜀永
平元寶流傳極少余僅獲一枚乃卷中作通寶且自上
及下讀之均與蜀泉不合至金馬風聲乃兒童戲具寶
斤古金銘詞數十字尤俗工妄造均不宜闖入滋類獨
國朝錢三卷則按羅賅備有足多者

許賓門選青小箋依據吉金錄泉史諸書而所見太狹

尋常習見之泉亦出借拓寶三化一品摹刻失真釋寶為燕則沿貨布文字攷之說大泉五十極大者亦列正品壯泉三十壯泉字列穿左右三十字列穿上下尤堪失笑他如兩箇小而有郭唐及五代之咸玄開平應天遼之天贊應歷天成諸泉均未敢深信卷首所列刀布合計之僅四十餘枚未免太倉之一粟矣

近復得謝佩禾春草堂集中載泉圖四卷自序云收藏數十年所得不同者凡數千品而刀布寥寥當爰釋作當幣齊刀背三橫畫釋作乾卦半兩穿上下作三豎文者亦釋作乾卦坤卦異布背作十貨者釋作端布當十

泉說

美

金與小者一品均謂確係新莽鑄一當貨布之十不知何據大泉五十合背泉有一面作小泉直一者一刀直五千一刀字列穿左右直字並引梅宛陵之詩為證貨布有傳形並有二兩一品云當即赤側泉懸鍼布泉定為梁泉他如咸玄龍德天成保大應天諸品均有之尚有助國元寶云石晉時鑄則尤屬異聞

古泉當以制作字體斷其時代不得以泉文為據佩禾所載大世通寶太平通寶背平列二星大和通寶乾元通寶均外國私鑄制甚簡陋銅色赤濁絕無古致乃定為隋劉伽論林士宏吳楊溥遼天祚帝鑄遼泉有乾統

無乾通譜家歷言之佩禾則云並無乾統而以外國之乾元作乾通讀張士誠之天佑無作祐者則云實係祐字舊譜皆誤朝鮮之常平通寶京師時見之佩禾北游甚久乃誤為鄭成功鑄其書殆未經就正大雅者也至星官生肖吉語諸錢不過宋元以後之物俗語俗字甚多乃悉謂漢六朝時鑄足與碑版並重且有直斷為梁武帝鑄者鏤空花文錢大率兒童所佩尤不足道乃以作雞形者為漢魏之雞幣作龍形獅形者為漢之龍幣獅幣臆說如斯何異癡人說夢乎

泉說

美

余曾於長安書肆得朱多爍古今錢譜一冊荒誕直堪噴飯吾人著一書安能免後人詬病然或略有心得瑕瑜互見亦不失為可傳若似此之強作解事棗梨有知能無恫乎

陳誰園歷代鍾官圖經亦沿路史之說瞿木夫泉志辨誤補遺嘉蔭穆均有之余未遑卒讀盛子履泉史張崑喬錢錄余舊藏均失去都未及論斷黃小松泉拓數冊廉生所得異品寥寥胡自玉錢通專論錢法其圖則取之泉志徐氏所補繪者不足據也

錢通三十卷乃有用之書與攷據家異路子端貽有寫本亦失之緣秦中寄存泉幣書籍碑版省垣戒嚴時悉

數散失閭丹初書來云明人著書多不精勸余增訂付梓冀收實用念衰庸寡識不免玩物適情徒作無益害有益負吾友矣

壽卿云自來無古泉叢書勸余將已刻未刻各譜一字勿易彙梓為古泉類苑洵大觀矣竹朋亦云余思未刻之譜以翁劉二家為巨擘但皆未成之書刻之仍不能愜心貴當此外已刻者不下十餘種所載之泉大率相類人云亦云如一重摹不免疊牀架屋數見不鮮且卷帙浩繁奢願難副無已姑為泉匯補遺乎

泉說

五

心得之不禁拍手稱快或求之數年不一遇或遇而力不能致妒他人之我先輒胸次不釋者累日即此見過欲之難

同人多勸余自著一譜念所藏拓本悉經竹朋選取不能出泉匯之右奚事畫蛇添足惟卅餘年來荷名流作序題詞哀然成帙竟不自貴重無以副良朋之勗勉如何如何

余所蓄泉因刀布最古悉拓之朝代泉則擇其精好難得者拓之宋元明泉之有背文者亦悉拓之以資攷證得泉選十六冊泉拓六冊各家所藏別選拓廿有餘冊

晴牕偶暇淪茗焚香偕二三素心人展卷縱觀致足樂也

壽卿書來每告余拓墨之法老懶不能盡學石香齋拓一法尤妙嘗索余所藏各家拓本往觀不數日即摹拓相示以焦墨鈎其文淡墨鋪之輪郭畢肖驟視幾與原拓無二精矣哉

舊交星散壬申旋都後惟與伯寅清卿石查廉生時相過從清卿亦一見如平生驪諸君好古多聞所學皆過余遠甚伯寅藏金石尤富精於鑑別刻有款識並為友人刻書不少余雖老猶獲以所藏博諸君欣賞亦足慰

泉說

五

數十年揆挾之勞矣
余健忘性復懶友人有索余拓本並索拓屏扇冊子者往往經年不報惟施之同癖則大不可孫春山必怨我矣

秦中同癖尚有李古農所藏安陽即墨刀最多兵燹後復有鄭小塘控榛剔楷頗得佳品亦後來之可畏者竹朋門人吳霖宇不甚收刀布見余豐貨泉酷喜之余遂解贈霖宇與式甫選泉皆弗求備但取其精非經余審定不可

余每得一泉稍新異者必偕同好反覆辨證有說輒以

片紙記之顧零落盡篋中亦頗散失伯寅勸刻譜尤力
余謝不敏又勸刻泉說並謂如意存謙讓當為代刻壽
卿書來亦有冀子年作傳人語諸君高誼如斯令人汗
下爰檢舊稿芟存百十則攷據少而軼事多不逮竹朋
諸說之有關繫此日災黎他年覆醬不足一笑也如有
心得當入補遺

客有謂卷中諸人概不書名以海內咸知也然文節
泉話所載甫廿餘年已有不能舉其名者蓋志之俾
一見了然乎余念其言良是爰悉註於後如劉青園
師陸潘伯寅祖蔭初渭園尚齡劉燕庭喜海吳子苾

泉說

元

式芬陳壽卿介祺李竹朋佐賢鍾麗泉淦王戟門錫
蔡胡石查義贊吳清卿大澂王廉生懿榮孫澄之大
川翁宜泉樹培費虹舟開榮馬愛林胡安之定
生幼雲楊氏韓季卿韻海戴醇士文照呂堯仙伶孫
吳柳門文炳蔡鏡耕雲葉東卿志說何鏡海福守陳
式甫樸劉振齋裕金倩毅錫高西園鳳翰張叔未
廷濟郭棟堂蔭之朱近漪楓馬伯昂張石匏開福
陳粟園暖張麗瀛崇懿馮晏海雲鵬李樸園光庭唐
西源與崑許賓門元愷謝佩禾堃朱多燧陳誰
園萊孝瞿木夫中溶盛子履大士張崑喬端木黃小

松易胡自玉我現路子端慎莊閻丹初敬銘孫春山
汝梅李古農數直鄭小塘倚常吳霖宇惠元伯兄子
遠廉仲兄子周序也

泉說

早

附泉辨

甚矣作偽者之勞也大而彝鼎小而泉幣按圖製範襲貌追神其技之精者曰翻沙翻沙猶易辨也秦中偽作之泉則率以舊泉磨而改刻有薛氏父子皆工鑄字每選取厚泉磨令稍夷釘之几上以利刀依方就圍刻之無斧鑿痕而時作青紅色余寓秦也久目擊百餘枚如三銖四銖半兩兩四半兩兩回文半兩兩幺泉幼泉大泉五銖貨泉傳形布泉對文涼造新泉豐貨之屬都漸有佳致聞其每得一泉必倣作一偽者售之而私其真者嘗得至和重寶重和通寶大泉色澤甚古訪之乃以

泉說

四三

崇寧重寶所改作筆畫殊肖又嘗見所作顯慶通寶竭十日之力而後成驟視幾與舊泉無二作劇亦狡矣哉他如壯泉三十直百定平一百孝建四銖通行泉貨諸品則文字制作往往與舊譜齟齬蓋未見真泉臆造者斯不足炫人也又若永和五銖若景王若一分若大泉貨泉若永安三辰若建中靖國則私心出奇使人捧腹姑置勿道既而復取五銖貨泉大泉五十之堅厚者於泉背添刻吉語兩字則有延年旁復作飛鴻二上林之屬四字則有與天無極富貴未央長生未央長樂未央甘泉上林君宜侯王宜官大吉宜子保孫五男二女之屬七字

則有惟王子孫永保民王宜民宜子保孫之屬八字則有承天之祐子孫之福與天無極長樂未央宜爾子孫子孫永福之屬其字或列上下或列四旁或列一隅或間以四出文或間以花文或間以四星或間以龜鶴星斗奇情詭狀百出不窮貨布之背亦作種種花文及長命富貴天下太平國泰民安諸吉語唐宋泉背則刻為人物名馬大率工致可喜埋於土中經年而後出之面文既真添刻亦巧復蝕以土繡載之都下大為亂真惟諦視之神味或不足也字體亦太工也章法筆法篆法不必果相稱相合也雖紅綠爛然其色終不免稍滯且

泉說

聖

舊泉縱欹斜簡率必饒有神致偽作者悉力求工能為明析不能為模糊能為精整不能為姿態執是數者稍足以別之然俗眼已見不及是使更數百年尚安能發其覆乎余故不憚煩贅姑就所見者一一著於篇冀世之同嗜者或不至盡為所惑用心似良苦而計亦大迂矣夫近代嗜古家每著一譜必有一二種奇泉為舊譜所未詳史冊所未載矜為創獲安知非昔之作偽者故留此狡獪以貽誤後人又况天下事真偽混淆是非倒置人情風俗之大名物象數之紛變態萬端莫可窮詰有識者付之三歎息耳獨泉也乎哉

薛氏子復見示所刻開元大泉皇祐元寶篆書正書
二種皆楚楚有致其至和重寶背文號字之作黑漆
古者尤精幾與原泉無別蓋以拓本帖之古銅片上
依樣刻之並肉郭穿孔均出雕鑿而刀痕盡化狡獪
甚矣若東周西周五五第十二銖景和天成德祐
諸品則以未見原泉望而知為臆造大通五銖大通
二字低於五銖添刻顯然不待深辨惟薛氏子年甫
弱冠儻窮其心力所作當不知幾許余安能一一而
剖之耳目所及再識一二以告同癖

泉說

四三

己酉冬陳式甫復攜示薛氏子新刻各泉如寶六化

兩留半兩穿上下作三金者建中中字列天成乾亨

阜昌諸品或字體不類或形製未符上元通寶尤不

經均無足深論惟大歷寶曆廣政靖康景炎及阜昌

之當二者已頗有可觀其半兩之字在穿上下者壯

泉之以真本摹刻者則甚精五銖背或作子孫宜福

祿語祿字作鹿形大觀背或作四靈或作午馬或作星劍

亦足為魚目之混後之鑒古者殆不能不為所惑矣

客既去爰憶其目而詳志之又一載其子亦死薛刻

斯絕

泉說補遺

翁氏彙攷初非定本聞宜泉曾請觀永樂大典終日手
自鈔寫凡稍涉泉幣者無不采入故卷首尚列燧人氏
一條云見通志前編並路史是時甫有火化遽先以鑄
泉得無可笑

刀布文字皆平易近人並無蚪書鳥篆故余斷自唐虞
好古者欲推崇其所得動稱太昊高陽試問唐虞以前
百物皆不傳何以獨存有泉幣且若是之多耶

安邑諸布銜字舊讀金化青園以金斤二字平列從無
少參差者宜讀銜廉生亦深然之已見前說而近時廠

泉說

四三

肆忽出數百枚石查選得一品斤字獨傳形作釗甚異
然則銜字一說又未可固執矣

當爰諸布面文及背陰文有作彡者亦作彡又省作彡
舊云倒子近或釋作充或釋作流省泉匯釋作充只合
存疑

布文舊云不可識者甚多如方足布作灑者壽卿釋為
桃源左讀尖足布作彡及作彡者壽卿釋為章云即韓

省空首布作彡者壽卿釋為基作彡者釋為粵作困者
釋為宋作彡者釋為莒省均可補入泉匯

又方足尖足布多有作彡及彡者泉匯釋為八化

凡皆化省也壽卿云八當讀別空首布作品鈔者泉
匯以漢碑坤作叺證之云坤即地也釋為齊地金壽卿
云叺乃濟之水旁移之齊下耳又作勇者泉匯釋為粵
壽卿云當是雩其作雨者即雩省有作叺者泉匯疑為
泉壽卿云當是宗作皆者泉匯疑為谷壽卿云當是治
作弇者泉匯疑為發壽卿云當是拜壽卿釋刀布時與
泉匯殊姑載一二以備參攷不能悉舉
空首布又作用者泉匯疑為瑁壽卿以為未安燕庭釋
作項作囟者泉匯釋為窗壽卿亦疑之燕庭釋作室
或釋作密

泉說

四

圖首圓足布有穿孔三背作壯者泉匯云朱即銖省刀
布不紀銖兩自此布始余亦以此種惟制作字體均乏
古意頗疑其贗
小布有作菴者舊釋恭昌泉匯釋作益昌廉生有一
品非銅非鐵似鉛質而沈重具渾古之致審非偽作亦
布中異品
大布背有十貨字者舊呼商布然古貨字皆從化此獨
從貨其非周以前物可知
齊刀杏字或釋作杏或釋作太公自屬贗說舊譜釋作
吉青園以背文吉字者證之其誤立見因釋作法字之

省後來譜家皆從之或又以古文皆作灋無作法者為
疑程易疇馮晏海均釋作寶石查著說亦以寶石之釋
較長易疇吾歎人名瑤田

齊刀背文或一字或兩字其上必作三橫文及一狀似
書似畫壽卿以為即卜世三十之義姑備一解

齊刀背文有作二者壽卿謂即古上字作万者舊釋為
萬壽卿謂古無千万之万當作方

廉生見示所得黃小松泉拓數冊有磬折刀上著一榆
莢半兩頗奇或同時入土歲久黏合刀上特僅見拓本
真偽不能遽斷

泉說

四

良金一朱良金四朱二種小者近三寸闊七八分大者
四寸許闊一寸徧體雲龍文中作一圓泉極精妙篆文
亦古燕庭均有之並於友人案頭見以之作墨牀者亦
以他器易歸余求之數十年不一遇譜家迄無確論然
實足寶玩也

古圖法有共屯赤金一種泉匯云屯取屯聚之義壽卿
疑之石查釋為純省謂此純赤之金也

前說所載重一兩十二銖重一兩十四銖銖旁從王上
著一橫畫舊說謂借珠為銖泉匯疑橫畫為誤筆衍文
然余與堯仙所藏凡七八枚率有橫畫非誤可知拓本

間有無橫畫者珠上空處較寬似夷漫未經拓出石查云古字銖珠本可通况王上橫畫雖並覆及朱正見古人制字配合之妙或長或短皆與珠字一氣貫注並有直作珠者乃金旁之人即銖字也又泉匯載有十三銖一品其橫畫去下二畫甚遠且斜絕不聯屬仍是金旁之人並非十三銖審之而信

小圖法有背平面作一刃者舊釋一刀堯仙並有傳形一枚泉而曰刀其義安在壽卿釋作一化

圖法復有㊦一種舊釋明月泉匯釋作明刀有傳形者廉生並有小如榆莢者云與榆莢半兩同時出土疑

泉說

三

為秦漢之際改明刀之制而作圖泉故文尚仍之

石查見示堯仙所得長安泉拓長字列穿右安字列穿下篆文頗異背平類半兩未見原泉余不能定泉匯謂非漢以後物然決非用品未可以地名偶合而目為小圖法也

榆莢半兩極小者有傳形有兩兩並有小至不可拓者復有大者徑七八分輕薄如葉穿孔極大居十之七字僅居十之三皆舊譜所未詳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大鐵泉舊譜屬西夏固無確證泉匯定為北涼鑄然字體輪郭絕無魏晉遺意一千者尤

大且厚外輪闊幾三分許亦不似六朝以前物余故謂泉之時代宜以文字制作定不宜以年號定也

青園守保甯時得嘉定全寶鐵泉詔為向所未見叔未清儀閣嘉定至寶新寶大寶諸拓當時頗有疑其贗者近乃愈出愈奇獨大寶一種則未見泉話云鐵泉易於作偽而成都市肆所出者殊不然余與燕庭拋棄者即盈千累百矣

遼之開泰元寶絕少燕庭有之元之皇慶元寶尤少石查近於廠肆忽得一枚雖為人佩久稍夷漫而字體制作確係元代物足為泉匯補遺

泉說

四

元代泉余所得甚少石查酷嗜之收藏頗足觀近復得定天之寶一品極小而厚重不類外國私鑄酷似元泉定字與泰定尤肖或亦當時諸寺供養所鑄故無明徵耶

石查復見示極小泉文曰聖歷元寶寶作宝聖歷為武周年號乃絕似元代泉與外國私鑄亦異元重楮幣錢法頗壞然亦無用前代年號之理泉乃國之寶非小民尋常用物可比豈容率意妄作故凡無攷及不可解者決非正用品余以理斷之

泉雖五金具備金者絕少流傳銀者亦只明萬曆礦銀

小泉一種蓋金銀為流俗所珍宜其銷鎔者多矣

明天啓泉鏡海有一面二天字一面二啓字橫置者石查有一面四昌字及兩面均作四天字或均作四寶字者工匠妄造已同兒戲鏡海復有崇禎一品一面只崇寶二字一面則禎通二字橫置無理割裂尤為亡國之徵

明末永明王鑄永歷通寶背文有御勅督部道府留粵輔明定國等字蓋取勅書中語也余所收只十種道府兩字者迄未之見

秦中古泉出土者多購求亦易余每得異品即以書誇

泉說

四九

示鏡海鏡海急軌致書仲兄子周屬代物色遇佳泉余或吝不與仲兄則勸讓之然郵筒馳遞亦有中途為人拆取者

鏡海近誤聞余輯譜書來欲以所藏方足幣悉寄余選拓情重未敢荷也

戟門沒其子亦嗜古泉聞麗泉舊藏多有歸之者都門近日惟幼雲大力揆括售泉者爭趨之然不聞著錄清卿嗜古文奇字善拓墨近亦頗收泉幣廉生所藏不甚多而頗精春山酷喜刀布石查物色獨勤時有創獲但必屬余審定余則老懶不復著意矣余南人生於北足

迹未到江以南故南中好古諸君多不相識

石查嘗戲以刀刻石或泥上作范鎔錫鑄為泉如共字垣字傳形半兩兩字橫置穿下小泉直一作回環讀者均楚楚有致拓以示人與真泉無少別故著譜但憑打本不足信也又搏膠泥成塊取秦半兩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諸泉印之為陰文范小泉一范錯落列八九泉或完或缺亦饒匠心復飲之以蠟炙之以火叩之居然作金石聲數十年後必有矜為真范者矣文人游戲遽爾精絕余初意不擬入泉說石查笑曰正宜載入以明不欺

泉說

五

都下泉直日昂同癖頗有以艱購為憾者然泉之為物偶獲一二異品偕同志摩挲攷證其趣長若驟致百十枚如貧兒暴富且祕不示人亦復了無意味

余得秦量刻辭甚精壽卿書來思借拓竹朋致余書亦願以古泉精品易之余不審當寄誰也

竹朋泉匯初欲與余同輯竟不果昨書來復屬同輯續泉匯但可補者無多未足快意耳

高寄泉於粵中得李君文瑤泉拓一冊特以贈余摹者十之九拓者十之一密書攷據幾滿並載其戚葉紫湘蓉裳諸女史所藏亦風雅士也寄泉名繼珩

書籍金石蓄久往往生孽兵燹無論矣同閣沈韻初書畫碑版之富為都下所豔稱旋里後遽逝傳聞其太夫人慟子取所藏盡付一炬寶物悉歸天上談者咸悵然泉之為物也小然亦鮮有藏及三世者堯仙及吳我鷗所收未知尚能世守否雲煙過眼吾輩固宜作達觀韻初名樹鏞我鷗名珩

泉說

五

姪恩綬校字

蘇億年近寄余一泉係出生坑大如八銖半兩圓孔背平文曰半參舊釋半員化非也員字無貝居上口居下之理石查釋為半叢余案叢字下半本从叢其上曰字微斜自是四而非目曰下作八即一畫也合之恰是叢字叢為鑲省其說良確時泉說已刊成爰補記於後石查攷定泉文每有心得曾著釋泉糾誤尚未脫稿附志之

泉說

五

拙說付刻竹朋果有續泉匯之輯大快人意書來屬同
編余恐語涉兩歧但任校刊之役凡增益八百餘種壽
卿泉范百餘悉補入亦巨觀哉竹朋新得東周一品字
體瘦而方與曩所見者又異復得鹽山李氏諸泉有趙
宝重興開丹聖寶二品竹朋攷為石趙暨遼泉以遼曾
號大契丹也但石趙泉具有晉魏遺意此泉正書不古
且寶字作宝背文以壬申紀年均不似唐以前物開丹
泉簡率款斜頗不緻亦非用品都商改入不知年代品
中即說中所云必居諍友之列意也余好古而不好奇
於泉幣之稍可疑者不作強解五十餘年譜無一字僅

跋

刊成區區陋說良可笑也癸酉秋七月再識數語於卷
末臆園野人

陳壽卿評

鐘鼎足重一條 鐘鼎文多見自能引申觸類可竝識
幣布刀泉古文字與古印其隨意增減則刀布為尤
多知之則可通矣

泉幣之好一條 余平生好金而不好泉好石而不好
磚泉之存止於莽塲之存止於北歸來見出土者則
亦存之

又 凡可補說文者吉金款識外則泉印印自是六書
之一惟一印有一配合之法有未可強為牽雜者
秦中古帝王州一條 古器先重文字次重制作制作

泉說評

有圖即可文字精拓亦可得真一紙之費好學而無
力者能致之只玩色澤則與寶珠玉何異不辨別文
字亦何益於小學

又 南中有以古泉加錫為字而飾青綠者
空首布一條 幣類田器之錢而圓者展轉借名之
齊刀出土尚多一條 余謂凡九字皆偽不敢附和

磬折刀一條 古刀布當知有公私先後之不同
東周泉一條 竹朋壬申游東武所得非余也
又 東周西周二種當與寶貨並重

新莽泉布一條 今人鑄印銅鎔化後以古竟銅少許

點入則銅入范易精俗名范銅持古鑄竟之劑鑄印之模今皆不傳矣

又青綠皆鍊銅不細合劑不良地氣蒸滯而出余得

漢鼎曰十凍古竟曰幽凍三商皆無青綠銅質精則

似金實非涂金也

新莽十布一條 便用則傳世多故錢法必以便民為

主錢法衣冠之敝皆前所有人不知耳

又十布六泉吾二人仍當合成各存完璧

新莽大泉一條 斑結亦可成陰文

新莽貨泉一條 莽好古刀布泉皆用古名貨布貨泉

吳說評

布泉則合古名二為一

漢厭勝泉一條 漢吉語泉自是精品可作小漢器觀

正品莽泉之外自宜珍此

窩中每有瘞泉一條 瘞泉始於漢文帝陵中

又 中空似甑受地氣之故

青園云一條 乾嘉之盛可想

泉范說一 只背文者未見五銖背平者又無之

泉范說二 古土范極堅似石色黑白漢以後之土范

則直是土矣

又 此說極有理惟幣刀背郭不易脗合

泉范說三 土范或可模蠟合土亦可鑄陰文銅范 藕心非泉一條 此說是

竹朋寄示新得藕心一條 此種疑偽未可入錄

又有薄銅片狀如梳一條 余謂此種即今之鋸古人

用以解木者齒散則再磨之似今工人以銅絲為齒

之意

壽卿書來一條 古文拓不緻則失真而刻易誤以字

邊為主模糊而得原勢為主墨色次之非欲徒為雅

玩

泉辨一條 古無黃銅明以來始有之響銅易受色古

泉說評

銅淺赤色俗呼水紅銅

齊刀杏字一條 古文灋廢一字治亂亦一字杏即灋

省而口作口釋霸省則古文中無之

又 鑿玉鼎从杏小篆 秦量即從杏矣今文作活省厲

也

齊刀背文一條 當讀三十開邦三十安邦

良金四朱一條 文過精不似三代時物今歸蓋齋

穀彙附

續泉說

銅梁王瓘署

同治十三年三月三日

李竹朋見余所刻泉說云不可無一言識之遂作續泉說三十四則陳壽卿又加評焉夾行密書幾徧郵以寄余余讀之稱快爰手錄一過付之劄劄李說列於前陳說附於後凡低一字者悉陳說也吳清卿王廉生並有說鈔亦彙載之以見攷古一事雖至交不肯為苟同或亦論泉者之一助乎同治癸酉十二月臆園野人識

序

李竹朋續泉說

劉青園於化金合讀作鉞前讀贖金釋文早卽知之而未敢從徧觀虞布安邑布蒲坂布潁布京布晉易布各種多有以化字居中作一行一二金居左另作一行者乃知分讀爲是讀鉞者誤

斤字與大篆不同當說之

大省作)作)亦當說之

十一月十日雪夜吳清卿學使寄所藏在安君鼎拓至內鉞字凡三見至卽平亦見古布古器與刀布文近者不多見子年攷之

續泉說

道光年近畿出古布一審多尖足方足兩種無上古大布盡爲松茂齋王姓所得面文異者先經李樸園年丈光庭選去數十枚余選得數百品尖足背文紀數間有自一至十不缺者悉入泉匯後以告呂堯仙曰君勿忽視此布偶然出土數十年後必有求之不得者堯仙亦以爲然又選去近二百品而精華盡矣又出古刀一審皆列國尖首刀及明字刀二種無一齊刀盡爲李寶台所得選其奇異者自留以常品售人同人所得皆其選餘者也迨咸豐初年余就養來京寶台方以珍藏之二百餘品來質今泉匯所收之小刀異品半出其中於是

刀布二種頗爲同人所豔羨吳子苾曰好古之緣亦須際遇之巧非人力所能強也

化幣化布出唐虞夏殷故墟蟻鼻惟今河南固始出齊刀寶化寶三化寶六化惟出東海諸君子請詳說之

布幣文之淺者當以刀刻兩片埴土旋鑄而旋棄之猶吉金文之有鋒者余謂之刀書者也其字不出鋒而如莽布者當以聿書之如寶六化石范之類一范可以屢鑄猶吉金之不出鋒者余謂之圓頭筆如杵故聿字从)从)也古文字皆當分此二種

續泉說

釋三代古器物銘以多見吉金文字爲主今日雖舍許書無从識古文字然校古眞器究隔一層小布泉匯未釋者壽卿或釋爲桃源或釋爲韓字減筆皆創解可喜空首布釋出數品說亦可存小布面文有作八七者釋作別七則未安列國刀布多有背紀數作)字者與此盡同何獨於此而疑之
祺謂釋三代刀幣自以吉金器文推之爲是其次乃及許書又須知刀幣文字不及鐘鼎猶博之不如石也又須知刀幣之范與鐘鼎異似兩片土范旋刻旋合鑄故無複者其似莽布者則同矣

空首齊布上作△字與齊刀同下作《金七三字平列若移《補上作濟似未免斷鶴續鳧之謂不如舊說爲長

△自是齊《自是水古布一字分爲二者固習見也古布惟圓足者最少道光甲辰余典試西江南昌府倪太守良耀皖省人出其先世所留泉譜一帙皆拓本似非贗品內有圓足布十餘品爲今世所未見者詢之太守不能言其源委余以未經目覩不敢濫入泉匯然念地不愛寶異日必有多出圓足一若近時之方尖各布者特不知須待何時耳

續泉說

三

內外皆圓所以象泉之出也聖人見水泉之利於民而貨之制遂取之

空首布字簡而精戴文節公疑爲商制今觀周宋列國各邑名可知仍是周布至其形製單薄若作田器必不適用不得引序乃錢鑄之語而坳會之也

制自是古

幣如田器錢鑄之形後世名錢之所由譌與非以幣用爲田器也凡無經文確據皆係坳會擬議少有可通則當爲會用心於此者存之

張未未有田器一質厚重而形如鏟幣凸其形如此

錢不從田器訓則利之義不可見

今俗名鋏之鐵器有《《二種制尙同

刀形田器形皆聖人見其利而化之利者制器尙象似之

布形幣形聖人見布帛之利於民而貨之制遂取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小道亦莫不然小道亦是學問學問必須著實必須虛心細心聖賢既出之後只患心不能迷不患不能作篤好篤信久之自通

空首布之大者長可五寸字僅一二所見不多聞山右澤州出土頗多被人計斤兩一併購去檢餘者多破損

續泉說

四

余戚誼有游幕澤州者購一枚歸以貽余尙完整惜無字亦入泉匯其餘不知歸何處惟聞近時繼幼雲獲鏟布百餘品或卽澤州所出歟

幼雲所得似仍是豫中出者

齊法化刀仍釋法字較勝寶字背文有万字壽卿疑釋万不古改釋爲方然積古齋漢銅器有吉利史十萬者泉匯莽大泉范背有大利千萬者萬皆作万西漢既有之安知周時不已先有之乎齊刀背文三十之說亦未敢深信徧觀齊刀外郭無與面背字相連者此三畫皆連外郭與齊刀之字迥異且果以卜世取義亦當以卜

年取義何只見三十不見有八百者乎則又不可解矣
有三代万字作萬訓則定方亦非定釋不過因疑而
類測之耳

十字确是鐘鼎文他不再辨

開邦安邦自是無疑上加三十非字而何舍此又別
無他說曷不姑妄存之

周以前無刀

磬折刀舊名莒刀泉匯改釋明刀昔有馮晉漁啓蓁與
余未謀面也然嗜泉有同癖曾因史雲台炳符轉致余
日莒刀面文乃泉字象水之匯也時值散館期近未暇

續泉說

五

往拜而晉漁已選山右刺史出都無从把晤明刀係泉
字之說惜未聞其詳也

此種東遷以後物凡刀之小者同

泉字最古作見散氏盤原字泉則莽泉字馮說當

指形

蟻鼻泉确是古字卣蓋之首形近之

青園云當年好古諸君云云一則乃馮晉漁故事也會
聞諸葉東卿年丈曰昔年曾燕好古之客各攜所寶門
奇晉漁所攜則古泉佳品一串繫於襟懷四座傳觀俱
噴噴羨座中一客欲借拓晉漁有難色眾寶鏘之不得

已而與之燕畢將散晉漁向客長跪請曰自借泉後心
怦怦欲動終食未能安也客笑而還之此事誠見老輩
風趣然亦可解頤

馮君藏鏡亦極富曾見其黑白二鏡至精

九字齊刀所見僅二三品泉匯曾收其一頗爲壽卿所
訾其論殊近理古篆多離奇此字謹嚴乏古意與諸齊
刀殊或以三字刀磨平細細改刻者然鐵線篆極工難
辨胡石查新得者疑亦此類故未再入譜

只觀大勢則真偽易淆

古書只是有力時代降則力漸遜其似離奇者有力

續泉說

六

也散而弱者無力也下筆微茫全力已具力愈足則
愈適愈不可方物知此可與言古書矣

寶化泉頗少寶三寶六較多劉燕庭並有寶六化范陳
壽卿近得寶三寶六殘范皆出東海之濱因此致疑曰
若屬景王泉不應盡出山左疑之固有理然別無說以
處之愚謂景王患錢輕自指寶化而言故鑄大錢自指
寶三六而言仍依舊說爲是近得一寶化乃鹽山李氏
故物寶字甚離奇殊可寶也

寶化亦惟東海出土

景王廢輕作重更鑄大錢文曰寶化今寶化卻小

寶三寶六乃以一當四寶化與六雖作重而未嘗廢輕如莽泉之一十至五十布之一百至千也

東周泉匯所收兩枚乃劉鮑兩家物壬申秋余偕吳仲飴重熹爲勞山之游路出東武得東周泉一筆畫較細東字較高周字較下微有參差然非偽品合前譜所見只此三品壽卿固無此泉也西周泉泉匯所收乃堯仙所藏似不及東周之碩或卽所謂薛刻者與然今亦不及見矣

堯仙西周泉昔見而甚愛之似非薛僞安得再合二泉同賞之乎

續泉說

七

三代刀布圖法亦吉金之類也先重文字再及斤權再及形制故摹文釋文第一記斤權第二圖形制第三凡三代者皆當權之

藏泉家當以權泉詳校之不但第幾重若干者可校也

十三銖卽十二銖改正甚是共屯赤金屯字改釋純字減筆亦勝原釋半圓舊譜不見泉匯釋作半圓圖通圖今改釋半圓爲鑲之省亦可但不如仍釋爲圓省較長古圖錢本稱圖法也

省口作叢爲是不必釋圓又曰通圖也

圓省叢古圖字均可

泉備五金之說其金者僅見莽錯刀招納信寶雖有金銀二品然傳世無徵銀政和通寶錢乃青圓故物今歸余隸書與銅錢無異色澤亦非贗品亦可爲銀錢左證又不獨萬厯礦銀之寶而有據也會昌開元越字益字及元豐篆書折二各鉛錢則泉匯所缺可補入銅錢無論鐵錢不可枚舉莽泉已有鐵大泉固不僅貨泉有鐵治矣

漢志白金三品文龍馬龜莽銀貨三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今皆不可見惟見六泉十布劉鮑李始備有

續泉說

八

之志云龜貝布屬且寢則莽時並十布亦不行宜乎傳世之少也

古無黃銅至明始有之古之黃金皆金也

鐵泉易僞藏者不可不知

古人鑄銅爲餅楮圓如貝形○故名曰貝

吳我鷗藏大半兩約徑漢尺二寸有金卸臣贛二字

又記似有細金文昔曾見之赤色

明刀改釋明化一刀改釋一化固無不可然必謂圖法不應以刀名或不免膠柱鼓瑟乎泉說云疑秦楚之際改明刀之制而爲圓泉故文尙仍之與鄙意恰合

明三泉卽三八與D或次之省與姑妄言之

凡古刀形則刀而文則化未有文作刀名者至莽始有一刀梨刀之文

若是刀字則惟此二圖法見之非刀形者之文也乞正之

幣布泉名亦不見於古金而布泉見於莽幣則莽亦無之古之專名化可定

化者通有無之謂

余昔假館滕縣曾見新出土半兩甚多購得五千此收古泉之始中惟文武帝半兩二種無一五銖蓋在西漢

續泉說

九

初鑄時已入土者間有三銖數枚雜之半皆方折金旁作三畫與五銖異其半兩小異者多有一種最異闊緣半兩二字半在緣上半在緣下僅得二枚以一分贈堯仙今只存一枚矣

半兩折近古自是西京

半兩各種五銖與二三四銖各種皆當權之再證以

漢器斤兩校之

莽十布六泉除大布大小泉外俱不易得余收十布向缺三品前歲壽卿贈以次第兩品仍缺壯布昔年李寶台以質券求售內有壯布質價廿金余力不能致置之

後竟不復遇六泉今已備憶初得么泉時市賈居奇索價八千余躊躇未決適堯仙至囑余曰如不願留不可

璧還物主望爲我留之去後旋遣紀持錢券如數送來即欲持泉去余轉計曰堯仙與我宦况同苦彼何慷慨

我何鄙吝邪遂決意留之使非堯仙爭購留不留尙未可知斯則良朋之助我也惜寶台質壯布之時無人玉

成之也

鉛土雜鑄之大泉五十余得一枚亦係陰文似以尋常

大泉印於和成之鉛土而爲之者當係當時私造之物非官制也

續泉說

十一

臣惟說古莽後存而不論

三代化刀 刀形者之定名

化布 不空首者之定名

化泉 圖法圖穿者之定名

化幣 空首者之定名

如此名之何如

莽見必及此當時必有所據 謂貨布貨泉

化貝 蟻鼻稱是貝形

化錢 方穿使古从今名以別之

田器名錢鏹幣形似田器之錢後世遂譌圖者爲錢

不然錢之名何所自邪固矣夫余之說錢矣可爲絕倒

刀取其利布取其分又宣布之布分佈爲長泉取流通貝錢之似田器形也亦取其利

周禮史漢言泉法者皆當疏攷說乃大備

一器一泉有文字即可傳可見文字之至重況於人乎況於理乎今人只是被後人文字所誤遂不知古人之文而文日衰

刻今人文字何如先刻古人文字此業所望於天下而以攷據爲次者也

續泉說

十一

古禮樂之終不可攷皆文字不傳之故也噫

有文字方可信今傳後以俟君子否則說夢而已

古人之文更勝於古人之字

好名之心不必有傳古之志不可忘

增古則已必傳不增古則已必不能久傳

攷據以簡切爲主以案而不斷爲正

巾卽垂布之象品之形卽似之卽是人抱布垂垂之象若辨之則曰何不卷而持之一笑

安得君子精摹三代刀布至莽泉布精刻傳之乎亦鐘鼎之副也

五銖有僅存外邊郭者名之曰縷環確當不移僅存內孔者俗名翦邊五銖或卽鵝眼之類然內孔方鑿之錢向所未見余游濰縣市上遇方錢數十徧體青綠似新出土者或無文或五字僅存坳內郭之半銖字僅存朱旁此亦環鑿錢一分爲二者特向所見皆以圓鑿鑿成此則以方鑿鑿成者方錢向惟見仙臺通寶一種得此又添一種曾購得十餘枚分寄子年二枚以備一格泉說未及補記於此

續泉說

十二

漢興泉字列上下隸體余得一品字在左右篆書乃青園故物卽吉金錄所收者疑是以模糊之五銖改刻故著泉匯時刪之此等泉歸於不知年代品存之尙可若以爲李壽鑄則未可信矣

孝建四銖泉傳世絕少道光二十餘年毘陵出土一窖盡爲堯仙所得其選餘者分散他人余在閩得顧湘舟寄贈十枚過杭購得廿餘枚益以子苾所得得五十五品仍以未見堯仙所藏爲憾癸酉春壽卿知余有續泉匯之舉遂以堯仙所贈全拓本寄示又增益二十品此種泉歎觀止矣

唐泉以建中爲最少而元字中字兩泉又建中等泉之別品絕無而僅有者昔於京師出土詳見古泉彙攷爲

燕庭所得今歸壽卿轉以贈余良友佳貺洵足感也
未知鮑李陳何如古管鮑一笑請子年足成詠之
至和重寶號字錢子年所得者和字在右海豐吳氏所
藏和字在下號字均在背上鐵錢則未之見

後代之錢備品而已

南宋泉背(三)卽作二三解較勝星月之說

至宣元寶確係崇宣所改不足存也

大定和銀錢緣闊大類當二錢色白似銀少銅多攙和
鑄成者余昔在濟宣市上曾遇數十枚僅選一枚數十
年來竟不復遇方知其難得也

續泉說

三

藕心非泉但自宣和譜沿誤已久泉匯已備言之此元
延四年王政字卻非後鑄

不敢埒和

昔年得黃小松藏泉數百品並拓本二帙內佳品無多
卻有藕心錢一兼有外面形方錢長及函之半函長倍
之錢齒與函之空處牝牡相乘如鎖之有匙然不知其
用如何似漢尙方銅器阮文達公亦莫能名之也
泉范自朱竹垞始見著錄前此無人言及近代出土愈
多種類繁夥壽卿所收數件秦關可謂集泉范之大觀
就中寶三寶六殘銅范寶六石范齊刀兩銅范皆成周

古物大半兩二土范皆先秦古物均無獨而有對已云
奇矣他如漢半兩石范有兼帶千秋字及龍文者有面
背同文者有一面榆莢一面四銖半兩者標新領異莫
可究詰至莽范兩漢六朝范更不可枚舉然余藏泉范
僅十餘品而莽壯泉范及契刀背有四足范連珠五銖
范俱爲壽卿所缺足徵求備之難此後出土無限安知
不更有出人意表者乎卽以范論亦可知造物之無盡
藏矣

吳平齋有契刀范及翁宜泉大泉五十背文日萬泉
三大字范

續泉說

四

古物豈能求備遇眞品不能不收之而不能盡收者
亦多矣

五銖角錢范中帶無郭五銖錢二枚足徵一時所鑄其
無郭五銖卽舊譜所謂女錢也可知女錢亦屬漢製特
梁時尙有之非梁時始鑄此錢也可以證舊說之誣
藏泉家垂久遠者鮮翁宜泉所藏早經易主劉青園後
人振齋於海豐任內殉難古物蕩然無遺顧湘舟之泉
吳門陷後不知作何歸宿呂堯仙之泉毘陵陷後聞已
散佚杭城失守戴文節公泉亦無下落惟吳我鷗後人
號小鷗者聞尙好古可喜也吾鄉初涓園所蓄早歸他

氏劉燕庭舊藏今亦散出惟吳子苾後人仲飴庾生雖於泉不尙專門然能世其家學王戟門鍾麗泉兩家後人皆能謹守勿失則不易得者也

仲飴藏泉佳品亦可作一則他氏亦同凡所藏僅見之品皆當詳之

藏泉家姓氏可於說中詳之

吳霖宇豐貨之癖亦未道及

堯仙曰過節燕京土語拊搗俗務爲京宦所同苦余每遇節

索債者紛集無以應之惟將古泉玩賞便可萬慮皆空攤泉之案卽屬避債之臺也聞者大笑

續泉說

一五

戴文節公云收泉當積累而成若貧兒暴富翻覺味薄偶得一二異泉可供二三日玩賞若一日得泉千百亦不過歡欣數日數日之後視同固有矣何如留待零星收取轉覺玩賞不盡乎此言殊堪深味

觀古閣泉說刊成寄示於余余反覆捧讀與泉匯符合者十之九間有齟齬不合者特十之一耳固可以相輔而行不但並行不悖也惟其說尙有挂漏者其軼事亦有知之不詳言之不盡者因念余昔著泉譜荷子年一再序之而又跋之今再續泉匯又蒙君合力助成而大著泉說余獨不贊一詞揆之於心有不能安者遂卽見

聞所及可補泉說之未備者縱筆抒寫得續說三十餘則以當題跋寄呈博粲儻以爲可采祈卽選錄刊於泉說之末俾得增驥以傳君其有以許我否乎

同治癸酉十一月三日夜讀於蘆齋亦注數語同寄

觀古閣主人

黏滯錢之名由於田器愈說愈多覆閱不覺自笑請無論其妄說作吾三人同談亦殊快且暢矣

泉說與泉匯異者七則有三說碩勝泉匯餘亦可存

南宋鐵泉背文二三卽二三非星月與泉匯異甚是

圓足布背作十二朱者與泉匯異空首布亦有朱字者未似不始於秦

續泉說

六

共屯赤金屯作純省與泉匯異

銅色碯是純赤

十三銖仍屬十二銖與泉匯異二說較長

永安一百一十大鐵錢與泉匯異泉匯尙有政和銀錢大定和銀錢

天啓礦銀泉匯尙有政和銀錢大定和銀錢

半圓改釋半畧小有異同

不必釋圓

半兩以上無郭者皆三代物半畧古於半兩而晚其

重幾兩幾銖之類與

崑文見杞伯敏父敦邾字上

說泉

文字第一 經史所載附

斤權第二

形制第三

出地第四

藏家第五 著錄同

軼事第六

待訪 未見之品與僅見之品

刀

漢書食貨志及金刀龜貝注刀謂錢幣也利於刀錢也刀取其利魏都賦刀布質而無算注刀布注刀

布 孟子塵無夫里之布注布錢也周禮凡宅不毛者注謂錢也周禮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注泉也掌邦布之出入注布泉也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流行無不徧載師司農注里布者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禮記子碩欲以賄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市貨財莊子爲其布與釋文謂錢爲泉布禮辟布者司農注辭布辭泉物者也又注辟布市之羣吏放實諸泉入及有遺忘周禮則受布於司馬注布泉史記平準書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布謂泉布荀子餘刀布注刀布皆泉也食貨志注布亦錢耳謂法口布二十也周禮獨言無職者疏夫布即賦也詩抱布貿絲傳布幣也

幣 秦策王其爲君約車並幣注幣貨史記吳王濞傳亂天下幣集解引如淳曰幣錢也史記自序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漢書武帝紀有司以幣輕多

竅注引李奇同泉貨志量資幣注凡言幣者皆所

續泉說

七

以通貨財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爲幣也景帝紀以爲幣用平準書至秦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日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

泉 管子輕重下今齊西之粟釜百泉注泉錢也周禮泉掌外布之出入注引貨泉大泉周禮泉府疏泉與錢古今異名

貝 易震注貝寶貨也書大貝注貝古以爲貨又如車渠說文至秦廢貝行泉太元古者寶龜而貨貝末書何尚之傳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與自有周

錢 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注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史記天官書下有積錢集解引徐廣曰錢古作泉字說文錢銚也古田器从金戈聲詩曰序乃錢鑄漢書高后紀注韋昭酒肴日錢疑誤或脫字賜餐錢當如今俗日飯錢也史記平準書索隱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

刀 說文鏹平鐵也元應曰錢又作刻聲類刻平也方刃施柄者也纂文釋不如刻刻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貨 寸案錢刻皆從鏹鏹刻文通則錢也刻也皆取其利而已俗謂鏹幣意自可通

林 又作遷有無化居貨即作化吉金文皆作化則大爲貨之古文泉布錢幣龜貝布帛金玉珠寶之總名也上係以貨爲名下係其物爲別似可定矣大雅教

之海濱病史

附 吳清卿新說

世所傳古幣有未亥鉞又仁尚受又有未正尚全尚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受又有未亥鉞全尚受舊釋尚受爲當鑄古文鐸鏹

續泉說

六

本一字呂刑其罰百鍰之鍰即攷工記治氏重三銖之銖鄭注謂鍰銖似同者是也又有安邑一銖安邑二銖幣或釋銖爲銖字或讀爲化金或讀爲金化案攷工記治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銖十之重三銖鄭注引司農云銖量名讀爲丸賈疏謂銖是稱物之名非斛量之號又讀爲丸未知所取何義後鄭引之在下者以銖之度量其名未聞無以破之也大澂竊疑銖字不見於他書說文土部銖以黍和灰而暴也一日補銖與量名無涉周禮銖字疑即古幣銖字或當時書作銖譌爲土旁完字以安邑一銖三枚當殺矢

續泉說

五

之刃輕重或亦相等此義可補先後鄭之缺蓋漢時已承其譌無从更正也安邑一銖今稱約重三錢左右以今世所傳之戈斟之重八兩九兩十兩不等則一銖當今稱三兩左右或古者十銖當一銖末等幣重不過二銖以二銖當一銖以二當十也舊說又以一當五以二當十或亦不謬大澂

王廉生說銖

古方足幣圓幣有文作銖字者舊釋爲金化二字非也案此銖字說文斤部銖下云劑也小徐从斤金聲又劑字刀部劑下云齊也从刀齊聲銖劑字同義

竊意銖即劑字銖劑轉注字如權衡等字有轉注意同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先鄭司農曰質劑月平賈後鄭司農曰大市用長券小市用短券是質劑二物之明證劑銖轉注字不得專訓爲翦齊意司市之劑質人之劑皆爲銖字無疑今方足幣率如翦形文作銖字者是也後鄭司農訓質長劑短二義甚古惟券字義同而實未協以當時不見質劑二物乃訓爲券也質古方足長幣連足幣文作折字者是此二等幣制作較銖文者倍長不止與後鄭訓長意適合是銖折等幣爲

續泉說

五

地官所稱質劑二物自來無人道及者周平安君鼎文有銖字是銖自有劑平意劑銖之轉注又一左證古彝器刀幣銅質迥異後世器俗稱對銅卽五色銖金也鼎文銖字卽此義幣文銖上有一二字者紀數也李氏古泉匯所著秦權泉文曰第幾重四兩以秦半兩大錢八權之合遂定爲秦權泉說甚確則方足幣之向及末及二銖卽以劑安邑隸邑等小幣爲司市質人之用明甚今由安邑等銖得周官之所謂劑用以知劑爲銖轉注字又因赫赫等折得周官之所謂質兼以明後鄭長短訓之爲古義釋名由選泉

而得深自幸也誌榮

續泉說

三

續泉說付刊念半載來所作泉幣諸題跋亦宜續刻願
篇帙無幾爰取論古而不盡論泉者亦附載一二用志
古緣昔李竹朋寄余書有笑罵由他笑罵拙稿我自刻
之語讀之失笑竹朋如見是刻當益歎吾二人之有同
心矣甲戌二月臆園自識

續序

五



觀古閣藏豪

同治癸酉七月
福山王勳榮署

潘伯寅少農見余所作泉說堅欲付梓並屬其門下士
徐君幹寫以精楷雖不爲魏公藏拙而厚誼良可感也
余因檢叢稿凡稍涉泉幣者亦彙錄之但頗有散失僅
得二卷卽附刻於後冀博同癖諸君一笑昔鍾士季撰
四本論欲使嵇公一見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疾
走今余之手自編次並災棗梨其膽過士季遠矣同治
十二年春二月臆園野人自識

歙鮑康子年著

書古泉叢攷後

余抱和嶠之癖所居長安又古泉薈萃之區也飢搵渴訪者有年思覓泉譜一觀四年而迄不得每讀史傳暨古今人雜記凡稍涉泉制者無不一一記之右皆十年以來以案頭廢楮錄自諸書者零落盡篋中頗有遺佚其存者亦復模糊失次不可辨認丁酉寒冬無事費兩晝夜之力擇其可識者取二寸許小册校而錄之略志梗概用心似亦良苦而羌無攷質疏陋自甘儻嗜古者

叢稿卷上

見之吾懼其嗑然而笑也

書古泉攷略後

右錢錄泉史二書所載古泉凡大小有間字體略殊者兩窗偶暇一一摘而錄之共得二百六十五種計泉六百八十有三又外國泉四十五種計泉六十有五附載於後其厭勝撒帳吉語生肖打馬諸品殊難摹繪姑載其目存梗概佐攷鏡焉夫余之癖泉也堅矣而秦中諸相識無一同志者孤陋寡聞懷疑莫決索觀泉譜者四年而不得昨路子端太史始於都下為購是二書如獲異聞然何鏡海內兄寄示劉青園姻丈所藏拓本已多

二書所未載攷證之學之難也若此固陋之胷果何日而始渙然釋邪錄既竟姑志歲月於卷末道光戊戌八月朔

翁氏古泉彙攷書後

右古泉彙攷八卷大興翁宜泉先生樹培著也先生為覃溪閣學家嗣能世其家學性酷嗜金石余生也晚不及奉先生杖履而獲聆劉丈青園之說心折者匪伊朝夕矣聞先生官京師時家貧甚而每遇古物輒流連不能釋尤好藏弄泉幣至典衣置之不少客所蓄恆甲於同人嘗慨舊譜之簡略失據也苦心搵抉殫力者數十

叢稿卷上

年稿凡屢易始輯成是編博引旁徵幾於無書不采凡泉之重輕薄厚輪郭大小一點一畫罔不析及毫釐匪特辨其形也兼辨其聲匪特辨其質也兼辨其色折衷詳審為近代譜家第一該博之書夫以一物之細而億神畢精窮年兀兀不肯苟且雷同有若此於以見先生之嗜學篤而用心亦良苦矣未及手訂行世先生遽歸道山諸城劉燕庭觀察喜海覓得其稿本塗乙幾不可辨識觀察竭三年心目校錄正本屬鈔胥寫而存之夫使當日翁氏重其先人手澤緘膝扁鐻當不至流落人間然或貧不能梓行而是書終晦又使落他氏之手無

復珍惜必將殘缺失次覆瓿是虞卽幸而珍之祕之或論古無識終不能一一攷訂使頓還舊觀先生半生之苦心殆幾幾不見此中得失之故若不幸又若有深幸者豈非精神所固結冥冥中固有默爲呵護者乎庚子夏六月余禮闈不第旋秦適觀察亦以奉諱流滯長安相見卽索觀是書觀察舉以相授入巨帙厚幾盈尺且謂余曰此本出鈔胥之手未及校讐亥豕烏焉開卷卽是子爲我讀而正之時酷暑逼人余復爲俗事所羈讀未卒而觀察北行有期不得已於叢冗中揮汗撮鈔殆不復成字且十未詳一後二卷外國暨厭勝吉語諸品

叢稿卷上

三

不及詳其形製僅志其目而已計留案頭三十有五日並爲勘正數百字而歸之

劉氏古泉苑目錄書後

劉氏爲諸城望族世以清白著而燕庭觀察復能不墜其家風官中外者有年囊橐蕭然類寒士惟所蓄古泉幣其富恆甲於同人余心鄉往之嗣於友人處讀觀察論泉絕句二百首慕益深顧南北際隔無由脩相見禮也己亥夏觀察奉諱道經長安余時亦流寓秦中因獲過從晨夕每造謁輒出所藏相示錦緘檀篋觸目琳琅幾於奇不給賞望洋之歎中心藏之久矣觀察著有金

石苑古泉苑諸書復擇藏泉之精美罕觀者拓爲泉苑菁華知余有同癖特舉以示余余把玩不忍釋手適余將應京兆試倚裝賦數絕句志之卷尾卽恩恩而北庚子夏旋秦觀察仍羈留未歸復驩然道契闊因請觀泉苑目錄讀既竟始知飢搽渴訪積三十年之久方獲成此大觀視余姻丈劉青園太守所蓄殆其過之於以歎一物之微亦非寬其歲月窮竭其心力不能驟致其效而物之聚於所好若竟有默相付託者陵谷有遷易古器乃得以幸存微一二鑒古者之力不及斯也余始聞青園丈之風而興繼復得交觀察雖論古無識空囊自嗤而時從諸君子之後見所未見幸矣余既幸覩觀察所藏復獲讀泉苑之目雨窗無事留案頭三日輒手錄一通而藏之並志其緣起如此

叢稿卷上

四

爲路子端太史跋古泉冊子

古金之在人間者蓋僅矣泉幣尤古金之貌乎微者也然近代嗜古家於沈霾湮沒之餘冥搽渴訪遠自三代以上訖四海而遙一一羅而致之韜以文錦之囊列之烏皮之几青綠剝蝕間以土花香襲人指倦眼手自摩挲因以攷前代制作得苦失方之古鐘鼎彝器所繫蓋尤足多其文則自大小篆下逮八分正書行草無一

之不備歷千百載而神采煥然句畫波磔捫之有稜裁片楮蘸墨而拓之纖毫畢具若新出古人之手洵足與漢唐碑碣相輝映余十一二齡時即頗好藏弄後僑居長安見古泉時時出土滋益喜讀書餘暇積愈多求亦愈力窮檐僻巷偶懸泉一二亦不惜於荒穢中物色之同人或笑其勞且癡而余亦復自哂也做帚是珍夫亦積有十餘稔矣辛丑春來都門子端太史出素册屬爲拓墨而行篋所攜正無幾檢數十品拓以贈之有同緘石之迂甘蹈獻豕之誚且弁陋寡識攷證尤復失實不堪令博古者一笑也

叢稿卷上

五

洪氏泉志鈔本書後

余有泉癖讀書之暇輒以摻羅古泉幣爲樂同人稔知余癖者亦率以是餉余余每得一泉必反覆審定而後拓而藏之數年來流寓長安思一讀洪氏泉志而迄不得以秦中書肆素乏古書也甲辰冬末程小泉上舍如棣於蜀中購得鈔本見示余亟屬上舍覓鈔胥爲寫一通願以將應禮部試恩恩俶裝而北未及校讐亥豕魯魚開卷卽是乙巳春於都下假得路子端太史慎莊雕本爲勘正增補一千一百餘字裝爲兩册置之案頭是書攷證不無踳駁且妄分天品神品諸目尤滋口實圖

出徐氏參補多以意爲之或概作無文圖泉其失俱不待辨惟宋以前泉譜世皆無傳傳者以此本爲最古苦心摻抉卓有可存俾後之攷古者得所依據惡可以問有疏略因所短而攻所長遽輕棄之邪雪窗閒暇展誦一過輒識歲月於卷尾

觀古閣泉選序

余之癖泉也有年矣憶自庚辰迄丙午廿七年間情事蓋屢變初余十一二齡隨宦大荔官舍讀書餘暇偕伯兄子遠仲兄子周於緡錢中悉力摻剔之其泉之時代不克辨也其美惡亦不克辨也惟擇其不數見者祕焉

叢稿卷上

六

蓄志獨堅緘石忘謬得一稍異者驚相傳示狂喜不勝斯一時也王午先大夫調知渭南理行篋爲館童悉數竊去快快者匝月自是不復置念者凡八九年辛卯壬辰間稍稍補輯遺亡間有所得丁酉應京兆試來潞河官廨內兄何鏡海出藏泉相示因述劉青園姻丈所藏之精且多不覺嘖嘖羨旋都下遂銳意購求路子端太史復爲購錢錄泉史諸書按譜索之鴈鼎魚目兼收並蓄不問其勞費斯一時也庚子試禮闈不第旋秦時先大夫已捐賓客余歸櫬不得奉母僑長安適劉燕庭觀察亦流滯秦中今所稱賞鑑家也以數世知交獲通契

闊得徧觀所蓄望洋驚歎如窮子之入寶船當是時秦
中古泉出土者多直亦最賤爰晨夕搵索窮檐僻巷塵
封荒穢之所偶懸泉一二罔不竭目力審之所蓄漸富
亦漸精吾母太恭人暨嫪氏諸妹女姪輩下逮童婢每
得一泉無不先以畀余晝長無事偕室人幼妹蘸墨拂
紙一一出而拓之檀篋縑囊縱橫羅列青綠溢目古香
醉人蓋余辛勤半生惟此時最樂斯又一時也夫一人
之身一物之細前後異致情隨境遷已彰彰其若是勞
神億精久而忘返吾不知於昔人好古徵信之學果有
與焉否邪抑終不免玩物之誚邪未幾燕庭觀察兵備

叢稿卷上

七

延榆青園姻丈出守保寧二公時時道出長安必淹留
累月而後去大力揆括聞風興起者又從而附之泉直
日以昂十倍疇昔黠工猾賈贗作日紛奇怪百出余亦
目炫五色莫知所從其稍可信者又好之而無力率爲
他人所先展轉於懷數日而不能去曩之覺其樂者繼
憚其難終且增無限煩惱斯時之情事乃愈變愈惡夫
豈當日意計之所及也乎丙午仲夏偶檢舊藏綜述往
事爲長律三十六韻復取諸泉一一志其大小同異凡
得泉一千七百有奇錄之爲觀古閣泉目三冬無事擇
取十之五六拓爲泉選而存之

觀古閣泉拓序

余既編泉選因念上古刀布皆紀地名秦漢以來專尙
圖法面紀銖兩而背無文泉背之紀地也自蜀漢直百
五銖之爲字泉始也逮唐之會昌開元則各監皆紀所
鑄之地宋淳熙而降又創爲紀年其鍊泉則年與地並
紀有明一代或紀地或紀監或紀數或紀銖兩崇禎一
泉多至八九十種錢制之紛蓋無踰於此時矣明季去
今不遠流傳尙多然有日減無日增舊譜皆忽焉不詳
若更數百年必無有能備舉其文字者故余於明代
之泉每加意揅剔所得亦稍稍可觀三冬無事檢而拓

叢稿卷上

八

之會昌開元南宋鍊泉已載前冊輒復取南宋銅泉之
有背文者與有明各泉一一著於編異日當詳稽其制
作之由臚列於後雖不足彰一代之錢法亦竊冀後之
鑒古者加采擇焉余生也晚而賦性迂鈍每得一古物
必思攷其詳求其備宜失之繁瑣無失之疏漏按圖索
駿昔賢所譏然區區之心終不敢失好古徵信之意凡
我同嗜者其亦哂其迂而念其勞也乎

再爲子端侍御跋古泉冊子

道光辛丑余偕仲兄子周於都門過夏僧寮無事爲子
端太史拓古泉一冊是時余初學拓墨也打本既劣攷

證多疏每思之輒赧赧然汗下今彈指六七稔矣丙午冬孫灤泉主簿傳述崇荷卿觀察之意出巨册屬余拓泉余不能卻爲選百五十品拓以贈之因思數年來所得佳泉爲子端所未見者又數十品夜長多暇一一出而拓之攜至都下子端相見道契闊卽出册子屬爲續貂余以俗事蜩集留置案頭旬餘放榜有期矣余恐又將出都爰竭三日夜之力撥冗帖出並略書攷據如右夫余之癖泉堅矣享帚是珍緘石忘謬不足異也獨是二公之癖嗜則又難爲外人道者觀察與余無一面之雅子端旣和余詠泉長律復爲作泉選弁言暨泉册諸

叢稿卷上

九

籤而寄余手書有辛丑所拓舊册什襲藏之之語余滋益媿歎思選勝侈奇以報瓊玖而阮囊蕭索苦無可悅目之品然吳玉松先生有言譬如老醜婦人有人顧之當不惜盡情一卷簾者余今之傾囊倒篋拂紙濡墨不敢避獻豕之誚子端其亦諒其卷簾之初意而不忍遽嗤其醜態否邪

跋鈔本泉目

戊申仲春偶游長安書肆得國初豫章朱氏多燿所刻古今錢譜一册讀未竟不禁失笑譜中所載正品有一刀五千大泉二千聖齊通寶天平元寶開皇重寶開元

重寶太平興國洪武當十當十二字列穿左右之屬僭偽品有元熙通寶光興元寶光初元寶聖武元寶偽壹元寶得一元寶季昌重寶在阜昌之外大興元寶之屬率人間未覩之奇援據復多訛舛已訝其災梨禍棗矣而烟丈毛季海司馬見示都下所得鈔本泉目則尤屬異聞自女媧氏至無懷氏十五世泉半皆眞書背有花文有神初千秋壽春諸品神農氏至黃帝有熊氏九世泉則接清洞寶大泉五十太愼大銖諸品亦背有花文五帝之泉則永安武男永通萬國諸品亦有花文北周之布泉五行大布則爲周文王武王所作周三十九君各鑄一泉眞書

叢稿卷上

十

有益世光明諸品篆書有太平半兩大泉當兩諸品無字者有七星入星雙魚諸品惟秦六王所鑄則皆刀泉兩漢二十六王亦各鑄一泉多四字而以大銖爲文有太愼大銖太順大銖諸品如後世之用元寶者然外國暨元末諸泉則分屬兩晉六朝各君並有承鳳奇鳳義鳳寶鼎諸品均作通寶獨夏殷無泉大小諸布亦概從刪削大率自上古至有唐每立一君必有一泉憑虛臆造奇品數百種一一強屬之殊莫喻其意之所在且率註鎮宅二字復謂孫武子鑄避兵泉孫廣文鑄藕心泉孔明鑄君義猴王泉或君宜侯王之訛唐太宗取孫后李靖鑄

六樣泉撒帳爲掩聖品張天師鑄十二泉爲壓勝品雖噴飯捧腹不足喻其可笑其無知妄作邪其道聽塗說邪抑一時遊戲作此狡獪以自欺欺人邪吾不知之矣適及門寇允臣茂才守信來謁卽屬爲寫一通酒醒茶熟之餘借二三同志展卷傳觀未始非鼓掌之一助然余於此又自笑也余時方拓觀古閣泉選成編又徧徵諸家泉拓彙爲泉影何鏡海內兄書來敦迫其成余不覺赧然慚復悚然惕吾人生千百載之後耳目所及者無幾輒違其私說臆斷乎千百載之前倉猝成書後之視今一若今之視昔烏知世之同癖者見余所編輯不

叢稿卷上

十一

猶余之非笑泉目乎余故以是書置之案頭藉作覆車之鑑也可

觀古閣泉選後序

僞泉至今日狡獪甚矣其翻沙者有江南之蘇州山東之濰縣甘肅之秦州要必以長安爲巨擘聞以真泉置極細沙土上印之爲模鑄成時刀以剔之石以磨之衣帶以和之俟沙痕盡化然後塗以黑漆色或埋置土中使微鏽雖乏青綠驟視幾無以辨也黠者復以鉛雜鑄令鉛色透露賞鑑家所謂水銀古尤易亂眞逮薛氏父子刻泉一出一時僞泉更無出其右者余名之曰薛刻

字之曰重泉見余所作泉辨中貽誤將來惟斯爲甚薛氏死其子甫廿齡卽世其業余嘗諄諄規戒雖赧然有慚色終以利之所在不肯少休不三稔其子又死薛刻遂絕而所作已流播南北必傳無疑矣幸余也寓秦最久曾目擊百十枚一見能斷其眞贗又余每得一泉必反覆審定攷其所從來或徧示販售古泉者俾互相攻搆務發其覆待確有可據乃從而拓之藏之廿餘年來所收不過二千種雖慚闕略而心知其妄姑自欺之諄庶幾其幸免也夫庚戌季冬補拓泉選三百餘種因更識數語以告同人願或者謂天下大矣人之才智愈用而愈生庸詎知薛刻之外又更有工於作僞者別創一技以炫耳目而矜瑰奇子安能一一而徧識之哉言及此余亦不禁啞其笑矣

叢稿卷上

十二

記孝建四銖泉

戊申秋末劉燕庭方伯自浙見寄孝建四銖一品爲補鄙藏所未備其右微缺以此泉最艱覲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也庚戌仲冬呂堯仙廉訪之蜀過陝訪我寓齋云近時南中出土甚夥遂留贈孝建三枚孝建四銖大小七枚別種三枚一面有橫置倒置之殊尤驚喜爲得未曾有蘇六兆年復於是冬持贈孝建四銖文字明

析者凡三云亦得之廉訪者美矣富矣辛亥季秋夜窗多暇既以詩紀其事並選取十五種共爲一篋而藏之以志友朋之契金石同堅云

再題泉選

譜錄之著金石易泉幣難金石歷代尊藏自宋以來圖譜不下百十種後之人按籍而稽便於審定泉之爲物也小易就湮沒其時則數千載之久其地則四海之遙勢不能徧觀而盡識廿三史食貨志僅書大略語焉弗詳近時地不愛寶出土者日以奇率爲古人所未見故有一泉經十數家論證而迄無由折衷者蓋攷據之學

叢稿卷上

十三

如是之難也且宋明舊譜寥寥 昭代雖譜家輩出而刊行者所載或數百品或千餘品兼不免踵訛襲誤之譏有識者終以爲憾余擬拓自藏之泉二千餘種並集諸家墨本拔其尤而附益之彙爲觀古閣泉影徧取架上諸譜詳加校正其說之信而有徵者列於前其各執一見紛如聚訟者亦備錄於後以俟論古者參攷不矜奇立異輕詆前人疑者闕之贗者汰之俾不失古人實事求是之意願以俗務擾擾迄未遑下筆憶昔勸劉丈青園著譜至以後世誰知梓定吾文者爲言卒因循不果身後並泉都散佚思之爲悵悵今余亦徒抱奢願拓

本僅存數年來譜無一字日月逝矣深懼其躬蹈覆轍也辛亥十二月

劉氏古泉苑序

古金率有圖譜獨泉幣之譜宋以前皆不傳傳者以洪志爲最古之本雖後人詆譏不少然舍此別無依據也明則有董氏泉譜胡氏錢通圖繪寥寥不足快意我朝大儒輩出金石之學遠邁歐趙卽古泉一物著錄者不下數十家余所見朱多燧之古今錢譜陋劣可嗤謝佩禾之古錢圖空疏寡識等之自鄒馬伯昂之貨布文字攷詮釋不無穿鑿陳誰園之鍾官圖經朱近漪之古

叢稿卷上

十四

金待問錄附會路史亦涉無稽馮曼海之金索意在炫博往往摹繪舊圖盛子履之泉史張崑喬之錢錄張麗癩之錢志新編或間有沿訛或見聞未富尙能旁稽詳攷自具苦心惟瞿木夫之泉志補正金禱穀之古泉述記余見之於嘉蔭移未遑卒讀劉青園丈之虞夏贖金釋文獨具隻眼戴醇士之古泉叢話別饒逸趣蔡鍊耕之癖談好爲創解雖卷帙無多皆汲古有得者也至初涓園之吉金所見錄視諸家最爲完美翁宜泉之古泉彙攷又駕而上之竭數十年心力蔚爲大觀惜未及梓行僅存稿本逮我世丈燕庭先生古泉苑一出其爲翁

氏所未見者復千百種嗜古者於是歎觀止焉先生之書拓爲一百一卷以 皇朝錢法冠首餘則分類爲六曰正用品曰僞用品曰異品曰外國品曰厭勝品曰雜品凡得泉四千六百有奇附載泉範數十枚自藏者十之八九同人所藏者十之一二鯁生所得亦采及之古色異香奇情詭致南宋錢泉百出而不可窮詰尤舊譜所未窺後有作者蔑以加矣余每懷著譜之難約有數端好之而無力則陋有力矣或僻處一隅莫與訂證或藏書無幾罔所參稽卽幸免是數者又往往學識不醇矜奇炫異未獲者臆圖以取備贗作者姑載以自欺彼

叢稿卷上

五

其心豈不謂兀兀窮年幸藉一物以名後世而後之有識者讀未竟輒不覺啞其笑曰是足以覆醬瓿焉耳糊蠶箔焉耳惟先生以韋平世胄略無嗜好日以獲古爲懷官中外者有年所至則名卿鉅儒咸願識先生序中所云朋好賤遺名流剩贈良非虛語故所收所見之富且奇爲同時吳我鷗吳子苾呂堯仙李竹朋諸君所弗及復曾羅卷軸家承 賜書審定之精攷核之細更出翁譜之上余於己亥夏謁先生於 長安請觀泉苑菁華記小詩於卷尾遂蒙許可自是過從日密先生頗以佳泉見貽殆無虛歲余偶作一二苜獻奚足報瓊壬子春

計借來都卜居法華寺與先生相去咫尺晨夕侍坐作竟日談彌獲徧觀法器爲生平不多得之快境先生復補贈錢泉廿餘種如永安一千軋封泉寶暨寶慶端平諸品皆近代收藏家所豔稱余旣感且媿不能一日去懷曾假歸古泉苑留案頭二旬手錄其目並校正鈔胥之訛脫與何鏡海內兄爭相披讀拍案稱賞僕從咸驚雖謏陋不才亦思勉綴小言一以志景仰之忱一以遂附驥之願他日刊布海內將宋以來諸家之譜皆可束之高閣余知世之覽者其望洋驚歎懽忻傾倒當更有倍蓰於余者而不若余之先覩爲快也

叢稿卷上

六

爲王芮川刺史跋古泉冊子

余搽羅古泉者前後凡三十載心力爲憊苦恆多於甘遇佳品至典簪珥購之或力不能致則展轉胥次者累日長康三絕余類其癡絕耳所蓄初不過二千餘種其足補舊譜之缺者殊寥寥緘石自珍間一爲友人拓黏扇頭不足當賞鑑家一哂也壬子夏芮川刺史約余來濱州課其子姪暇日輒索觀泉幣以爲樂見余有泉選之輯特手書序文弁之簡端十倍其聲價復出巨冊屬爲拓墨而行篋所攜僅百五十品姑拓以供清玩餘俟異日再爲續貂昔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

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今是册也卽作如是觀

李氏古泉匯序

李竹朋先生爲余序泉選亦索余序其書余經年未敢下筆以泉之爲用先生已備言之歷代譜家皆備言之余復何言近代譜家之得失余爲劉丈燕庭序泉苑亦備言之今更何言顧余荷先生下交且先生之書又不可無余一言無已姑就余所見諸家之泉其詳略有不等者述之以塞責可乎夫泉譜不備不足傳不精不可傳備且精而無新奇可喜之品爲諸譜所未載亦不得以傳余雖長貧賤而諸名流之謬相引重匪朝夕矣

叢稿卷上

七

戴醇士大司馬吳子苾閣學吳我鷗觀察僅以神交葉東卿世丈陳壽卿前輩富於金石於泉也不尙專門李古農前輩陳式甫明府吳霖宇給諫何鏡海內兄所獲皆少於余古農善疑所收惟齊刀爲勝式甫霖宇購泉均非余選定不可式甫但取價格不貪多霖宇爲先生高足因余贈以豐貨泉遂訂交選泉必取其精鏡海與余則時相誇如旁觀咸捧腹獨劉青園姻丈藏泉最富與翁丈宜泉稱石友余嘗憇懇其著譜至引後世誰知梓定吾文者爲勸惜乎不果念之輒慙然集大成者厥惟劉丈燕庭余獲徧觀之其所得之奇不下數十品而

臣蜀所收南宋鍊泉出奇制勝至三百餘種尤昔人所未見未聞有古泉苑一百卷藏諸家呂堯仙中丞稍次之曾寄示孝建四銖五十四種使人拍案稱快最後始因霖宇獲交於先生蓋耳先生名者十餘稔矣先生一見卽引爲入室每過從輒出所藏相示其精且多與燕庭丈相埒而詳人所略莫過於列國幣小刀各多至三四百種視燕庭之鑄幣百餘種洵足爲歷來譜家補憾嘗與先生徧舉諸譜所載刀幣悉寥寥獨先生之方足幣尖足幣磬折刀背文紀數皆有自一至十暨卅卅諸字不特人所未備亦多人所未知尖首刀文字亦夥茲

叢稿卷上

六

數者多歷年所銅質久朽不及早哀集以廣其傳恐更百十年必無有知前代制作如是其詳至者不大可惜乎初思與先生共輯一譜以諸家之泉余兩人曾徧拓之又各有創獲合之可四五千品折衷眾說彙爲巨觀惟其願太奢懼不克副莫若先其所易就先生獨得之祕自來略焉弗詳之刀幣壽之棗梨俾無負數十年摻抉之苦心而亦實足爲後來者擴充眼界既備復精視劉之鍊泉呂之孝建又同一新奇可喜於諸譜外自樹一幟兼以見一刀一幣之細掉以輕心卽無由周知其故推之入而讀書出而涉世一端稍稍忽略必終其身

芒芒然斯卽小可以觀大矣世之讀先生譜者當不河漢斯言咸豐戊午八月

鍾麗泉農部泉幣拓眞序

善乎戴醇士先生之言曰人不可以無癖願癖之雅者書畫耳金石耳至泉幣之癖代不數人其爲物也雖小而歷代政事之得失繫焉余生也晚獨於當代之嗜古泉者無不相得甚驩姻丈劉青園藏泉最先惜身後不無散佚近之集大成者惟劉丈燕庭有古泉苑一百卷足補翁氏古泉彙攷所未備他如吳我鷗觀察吳子苾閣學余皆以神交陳壽卿李古農兩前輩陳式甫明府

叢稿卷上

五

吳霖宇給諫何鏡海內兄或不尙專門或未臻美備稍次之而呂堯仙中丞李竹朋太守與余訂交獨遲所藏皆精且夥呂之孝建四銖多至五十餘種李之列國幣小刀各多至三四百種每請觀輒媿汗流涎至忘晷吳最後乃識鍾君麗泉麗泉與燕庭丈生同里故見聞富而抉擇精余一見如舊相識暇輒過從並出示所著泉幣拓眞雖止窺豹一斑而麗泉年未三十已哀然成書足以繼燕庭而興起何山左嗜古者之多邪祇可哂如余者勞神億精積三十餘年之久謬爲同好引重而俗累牽擾迄今譜無一字展誦是編其媿汗流涎一如

與劉李諸公坐對時蓋負此泉幣也久矣矧麗泉之才力學識咸過於余他日退食餘閒廣爲搽羅復與都下諸名流訂訛攷疑其著作必有什倍於此者余竊幸早覩厥成也麗泉恩愨旋里索余一言爰走筆而序之

古泉匯後序

余旣爲竹朋序泉匯矣念同好零落殆盡惟吾兩人得聚首京師無數日不相見見輒談泉以爲樂適有友攜泉至都者余爲竹朋作緣購百數十品由是古泉之興日以熾竹朋嘗笑謂余曰吾輩皆百年過半之人偶得一小如榆莢之泉傳觀歎賞託爲得未曾有旁觀必有

叢稿卷上

三

大笑爲癡絕者此中眞樂洵不足爲外人道也余以竹朋所藏刀幣甲於同人勸其先著一譜竹朋曰善矣然猶有憾也以吾兩人生古泉極盛之時又徧識海內藏泉家凡奇異之品得一拓而存之繁富夥夥莫可單究時哉弗可失不早爲訂一全譜數十年後日就散佚未必有集大成如今日之盛者近代刊行之譜惟初氏吉金所見錄爲最多他如翁氏之彙攷劉氏之泉苑惜乎皆未成編而初氏所輯幼時歎爲巨觀者實祇千數百品今吾兩家之泉拓殆過之三倍盍同著一譜以永其傳乎余聞而忻然顧日馳逐輒紅塵中百務紛乘弗

違從事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竹朋亦遂奮然灑翰每脫一稿先以相示余有所正即時改定參互攷證不憚至再至三薈萃眾說折衷一是不詭異不苟同稍有可疑者輒置弗錄並選鄙藏數百種益以諸家墨本得泉凡五千有奇洋洋乎大觀哉後來者不可知而空前一語信足以當之矣雖余也抗塵走俗而得暇輒與竹朋羅列泉幣斷其時代之先後證其筆畫之異同辨析其輪郭面背之各從其制往往剖及毫釐至忘晷刻尤喜竊名卷裏附驥以傳其忻幸有不可殫述者遂濡筆而爲後序己未九月

叢稿卷上

三

古泉匯跋

與竹朋先生別四載矣今年五月忽得竹朋書云泉譜已告成爲狂喜者數日念我朝泉譜惟翁氏宜泉劉氏燕庭集其大成翁氏竭數十年心力攷證至精聞其見一泉幕卽能知其面文幾於十不爽一其於北宋泉一點一畫罔不析及毫釐顧其譜未曾繪圖復僅有稿本展轉鈔寫實乃未成之書劉氏之譜一百卷圖備矣而註釋尙略且皆未克梓行故余之勸竹朋著譜也甚力亦當代惟竹朋有此清暇兼有此識力也然書成甫數卷竹朋卽以事歸里不獲時時獻疑念之輒悵惘又

慮時事變遷或竟不克如願仍蹈翁劉之轍終無以爲歷來譜家補憾詎非恨事哉今幸有志竟成余雖不得與校字之役而私心忻慰知世之讀斯譜者必皆如余前序所云後來者不可知而空前一語洵足以當之矣獨可惜翁劉諸君竟無由一見也同治癸亥六月

爲潘伯寅少農跋古泉冊子

余十一二齡卽喜覓古泉雖所藏不逮劉李諸君而心知其妄姑自欺之失則深信無之壬申解組旋京師伯寅少農以余舊贈墨本裝冊屬題異品殊寥寥知不免見笑大方之家篋中尙有可選者異日當爲補拓念同

叢稿卷上

三

癖日以少率書數語用識古緣

自題古金彙拓冊

同人持贈古泉暨金石拓本暇輒以素冊帖而藏之積廿有餘冊雖舟車所至未嘗不與俱近十年來俗冗倍常續有投贈者悉扁置篋中無復次第蓋清興之廢久矣今年夏自夔州解組歸園居無事始一一檢視復帖成數冊如有新得當入補遺庶窗明几淨時偶一披閱恍對我故人也壬申六月

自題泉冊

余與李竹朋講論古泉年最久嘗擬共輯一譜見余所

作泉匯序竹朋所藏余曾悉數假歸一一選拓之顧零落蓋篋中已十餘稔矣壬申秋園居清暇始詳加檢視依類帖之遂成七冊呂堯仙藏泉亦間有闕入不復能記憶泉匯菁華十得七八洋洋乎巨觀哉同時劉燕庭丈泉幣獨富余雖獲徧觀惜拓本僅有存者今皆不知散歸誰氏末由復拓檢是冊不勝悵然

為胡石查農部題影拓古泉冊

余十一二齡時卽有泉癖藏弄歷五十餘稔矣猶及見諸老輩所藏並獲聆緒論惟當時拓本多不緻以但取寫意不求工也獨劉燕庭丈所貽各拓爲最精則悉出

叢稿卷上

三五

陳粟園之手余所蓄各泉輒喜人借拓意謂刀幣皆二千餘年之物銅質久朽有日減無日增世間多存一二真本或足以永其傳耳石查農部與余相見甚晚最工拓墨其響拓一種尤稱絕技一日出示所摹刀幣一冊驟視幾與原拓無二墨痕盡化真面宛然愛玩不忍釋手念諸家艱觀之品每不欲輕以示人然但得一墨本乞石查影而傳之卽無難得百十紙俾流布人間庶後來者可藉以鑒別真僞詎非嗜古家一大快事哉石查年富好學異日所著錄當不可限量觀是冊已足見一斑

為石查題兩宋錢泉拓本冊

兩宋錢泉昔人未經著錄南宋則尤少譜家偶載四五品以爲創獲實則蜀中市肆盈千累百直亦良賤確然非僞作而迄無人過問者殆物之顯晦果有時邪自劉燕庭丈宦蜀始物色之背文奇怪百出而嘉定各寶多至十餘種尤詫爲快遇郵以示余余聞亦忻然屬人購覓所得亦數百品惟錢質易朽漫漶者多憶壬子訪燕庭京師寓齋見几案下尙堆積數千枚皆不可辨識相對惘惘然燕庭惠余全拓凡三百九十三種李竹朋輯泉匯曾選去不少余所藏以類上公車行篋不能攜存

叢稿卷上

三五

長安一戚好家旋僂直藥省道遠未由致秦中疊遭兵燹遂悉數失之僅案頭存十餘枚而已念之輒悵甚然無計復購比己已出守夔州過成都見錢泉依然纍纍爰致書友人兼收博取特百十中完好明析者正無幾久之始稍稍復舊觀嘉定各種祇缺珍寶而隆寶一品又出其外端平則不可多得視舊藏尙缺八九種耳王申解組旋京師遇石查農部有同癖尤精拓墨索余之錢泉徧拓之哀然成四冊自撰弁言推許甚至讀之爲汗下石查復屬題數語余念物之聚散靡常方余初獲時幾與燕庭相埒足爲舊譜補憾兼可證宋史食貨志

之遺頗屬快意乃一旦化爲烏有十年後天假之緣復繼燕庭而游蜀得略償所失雖不滿吾願而古緣亦良不淺矣天下事往往失之意中得之意外有人所不能料者大率用心摯用力勤斯其取償也亦必厚石查之嗜古遠過於余異日所收藏必有出是册之右者卽以是册爲嚆矢也可

爲王廉生農部題黃小松泉册

廉生農部好古多聞素所心折收藏亦甚富一日持示所得黃小松泉拓四册余於近代藏泉家無不相識卽未獲締交者亦往往得其墨本獨於小松所藏無所見

叢稿卷上

三

是册雖佳者已爲人選去無甚新奇之品然乾隆朝所拓紙墨殊舊可珍也標識間有誤處爲正之

爲石查跋古泉叢話

戴文節泉話四卷饒有逸趣原本乃手寫瘦金小楷絕工杭州失守不知尙在人間否李竹朋有鈔本余曾假歸自錄一通藏之石查此本鈔自王戟門戟門亦必假之竹朋者也余初意欲爲付梓輒不果王申夏潘伯寅合兩本校正屬吳清卿摹寫刊行藝林稱爲快事使當日無傳鈔之本是書必湮沒弗彰古今來譜錄綦多大率僅存其目攷古家以爲憾安得如伯寅者一一摻抉

悉壽棗梨以廣其傳乎余媿矣

題孫春山泉拓册

孫春山駕部亦同癖也顧締交獨遲數年前春山曾屬俞松坪舍人索余泉拓以宦轍奔馳久不報念之呼負聞春山尤喜刀幣得一精拓如獲拱璧王申解組旋京師松坪復申前約爰檢墨本百餘紙贈之春山乃貽余刀布諸拓多於束筍並皆佳妙畫長無事帖爲兩册附諸家藏泉之後時一披閱覺心醉神怡投木瓜而得瓊琚詎不幸甚癸酉夏五

再爲石查題泉册

叢稿卷上

三

李竹朋泉幣繁富表演作書函便於取攜余曾逐函假歸選而拓之遂積有七册余守夔時亦做其法檢藏泉裝爲廿六函王申旋都門石查乞如余前事亦假歸手自拓墨數日輒易一函去先拓成兩宋鍊泉四册曾屬題詞近復彙拓刀布圍法爲五册攜以示余曰精品大率在是矣憶余昔讀劉丈燕庭泉苑菁華有如行山陰道中目不給賞今余之所藏不逮燕庭遠甚而石查之珍賞一如余當日其摹拓工妙紙墨精良視泉苑菁華殆將過之勞神儻精渾忘飢渴昔願長康號癡絕石查將毋同

再題觀古閣泉冊

沈韻初舍人收藏書畫碑版甲於都下中年遽逝其太夫人慟之切取所藏悉焚之人間精本幾絕談者謂阮文達半生摻藏亦復若是古物率有火劫大奇余則謂造物之視金石圖書與珠玉財帛初無二致多藏厚亡蘊久生孽固一定之理耳矧其間巧偷豪奪或至交忽啓爭端殆亦造物之所忌余蓄泉五十餘稔頗得復類失辛未夏始裝為廿六函視余初拓之冊已缺百數十種不復刻意摻補蓋有拓本在則凡亡而未始亡也兩窗披閱再識數語雖老來興趣不似曩日之豪要足為

叢稿卷上

三

同癖者更進一解

續泉匯序

竹朋刊成泉匯之次年余卽出守夔州甫二載以宦興索漠遽解組旋京都時竹朋尚里居都中同癖日以少僅胡石查王廉生兩農部孫春山駕部吳清卿太史時一過從略談金石而已潘伯寅少農鑒別獨精收藏宏富雖不甚藏泉顧促余著譜甚力余念無以出泉匯之右未敢下筆伯寅復促余刻泉說爰增訂為百六十餘則伯寅並屬其門人徐小勿寫以精楷余因檢舊稿凡稍涉泉幣者輯為詩文各一卷亦附梓於後冀博同好

諸君一笑不必盡與泉匯合所謂此亦一是非也惟余

新獲之泉及諸家拓本又有在泉匯之外者遂致書竹朋盍作補遺竹朋亦以近得甚多並陳壽卿前輩之泉范為前譜所未載者凡八十餘種尤不可不彙為巨觀書來欲吾兩人同輯余則仍乞竹朋一手屬稿庶無兩歧余但任校刊之役石查廉生余戚陳寅生暨恩綬姪皆贊其成有論斷與余不合者亦郵函商改計增益八百餘品可謂富矣然造物無盡藏異日土中所出嗜古家所貽正恐不知凡幾孰能一一而盡載之所望於後之同志者隨時補編俾日新而月異則幸甚

叢稿卷上

三

劉氏長安獲古編序

劉燕庭先生與余三世知交道光己亥始識先生於長安遂過從日以密時秦中出土古器甚多先生以大力搆索新莽十布卽在秦始獲其全也有長安獲古編之輯余曾志以小詩剖劖未竟遽歸道山談者咸以為悵先生等身著作身後都散佚古泉苑一百一卷尤為巨觀陳壽卿前輩得其原本會屬余梓行顧有圖無說仍未成之書是編付刻亦僅及半余初擬為成之乃力有未遑但呼負負壬申解組旋都下見已刊之版尚存廠肆而稿本不知所在詢之壽卿云亦歸簞齋卽郵以寄

余並手標其目然亦略無詮釋墨本僅存姑取闕者補之誤者更之亦不復加箋註一如原書之舊以俟後來嗜古家論定胡石查王廉生兩農部吳清卿太史陳寅生上舍或任勘正或兼摹繪恩綬姪並預校字之役焉告成有期矣念余與先生聚長安最久卷中諸器皆經手自摩挲或丐歸拓墨唐善業渥造象尤前人未經著錄先生始於慈恩寺塔下拾得偶忘載及亦取余當日手拓本附入用志古緣憶訂交之初卽時時獲展是編今先生逝且廿年始幸成完璧以余之譚陋寡識且時方落魄先生一見卽引爲同癖辱知愛良厚貽余泉幣

叢稿卷上

三

精品幾無虛歲先生遺書零落余不獲一一摻訂以廣其傳先生夙昔之期望余者何如而余今日之報先生者僅如是已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爲石查題元泉册子

元重楮幣錢法幾廢流傳者僅至正大小泉爲多其餘大率薄小而殊可珍玩背文有太乙護聖諸字者所謂供養泉也獨秦中最難觀故余藏極少石查酷嗜之曾見所藏幾於各品咸備一日取元泉別拓爲一册屬題除複者尙廿有二種皇慶一品尤譜家所未見又無攷小泉三以形製絕類亦附於後精神所結必有創獲理

固然也余與石查相知久顧平日蹤迹少疏近始時相過從初爲石查題響拓泉册卽承許可自是每有所拓輒屬題詞夫以石查收藏之富摹拓之精有目者其賞奚必藉余一言爲重乃石查每拓成一種必先示余一似非經余題識不可者余亦不解其故或笑曰愛之斯忘其醜古有是語今何必無是人

題陳壽卿泉拓册

壽卿爲余閩中前輩復兩世知交金石之富甲於海內雖不甚藏泉幣而貽余泉范拓本至百十有六紙余裝爲兩巨帙近復拓寄古刀二百數十紙卽墨刀一種不

叢稿卷上

三

下卅枚其精且多也若是余帖成三册計一年來補帖諸家墨本又近廿册矣每當雨過涼生竹影橫窗鑪煙裊几輒出而展玩訂證一二古文奇字臆園清福此其一乎書罷一笑

爲石查題李竹朋泉册

李竹朋藏泉余曾選拓過半顧十餘年來始帖成册子已不無散佚石查未曾見竹朋所藏而頗得其拓本一日哀爲一册示余亦間有劉氏物石查於各家墨本皆珍惜如球璧片紙弗失其精美艱觀者輒以響拓法傳之篤好爲同時諸君所弗及以視余之疏懶尤不可同

年而語矣

爲石查題劉燕庭泉冊

劉丈燕庭古泉苑一百一卷余曾假觀旬餘始不忍釋手今聞歸陳壽卿處亦幸得所矣石查此冊得之廠肆次第間有錯亂似是當年副本雖止小布百三十二品鏤布百二十五品而工妙一如泉苑乾嘉時老輩拓泉但取寫意往往不緻自陳南叔粟園輩出乃日臻精審燕庭諸拓率出粟園手也鐘鼎款識皆陰文泉幣獨陽文有瘦勁如絲者拓出則波磔畢具神采煥發若新書於紙上者然視款識之棗木傳刻過之遠矣故余所藏

叢稿卷上

泉輒喜人借拓儻萬本流傳盡是廬山真面詎非快事哉石查屬題數語走筆識之

爲石查題呂堯仙泉冊

呂堯仙與余稱神交祇恩一握手雖貽余墨本不少而所藏泉幣究未之見也今不審尙能世守否石查亦得其拓本二册精品大率咸具獨孝建四銖五十四種未載當係續得尙未附入而古香異采流溢楮墨間良足珍賞矣

姪恩綬校字

爲繼幼雲跋幣拓冊子

春宇同年之弟幼雲與余有同癖願蹤迹少疏己已秋余出守夔州時始恩一握手曾索余拓本余則未遑請觀其所藏也壬申解組旋都下聞幼雲收藏益富劉氏嘉蔭移諸異品多歸之談者皆豔羨余方懸車戢影遂不復造訪詢之同人亦鮮有得其墨本者故余著泉說有不聞著錄語癸酉八月幼雲忽以尺素道契闊惠余泉拓二百餘紙皆精好足珍並以空首布拓四册索余一言余不覺驚喜過望且感且媿知幼雲之弗輕示人者意固有在深悔余前說之唐突矣空首布最晚出

叢稿卷上

當時惟嘉蔭移藏百餘泉匯曾載之今悉歸幼雲益以新得凡二百品有奇自來藏泉家無若是之精且多者時李竹朋方輯續泉匯如以之補所未見洵大快事攷是布制作獨異俗呼曰鏹譜家率以空首名之孫澄之則引序乃錢鏹爲證陳壽卿亦謂類田器之錢今幼雲目爲鏹幣見適相合其文率只一字詮釋每異詞聞幼雲援證精審顧以未脫稿祕不相示平居摻羅甚力所獲實過於余卽茲一編已令人望洋驚歎異日彙爲全譜定與泉匯方軌並駕鏹震一時幼雲其勉旃毋似余之蹉跎自誤甘蹈翁劉之覆轍也

自題幼雲泉冊

幼雲曾索余泉拓聞亦以精拓一冊寄余蜀中余顧未
之見也近復承檢贈二百數十紙皆精絕而嘉蔭移之
權泉數品尤譜家所豔稱余復帖成二冊計同時藏泉
家墨本余積有卅餘冊矣今雖髮麤白猶時與諸同
好酬贈往來珍奇互賞得弗詡古緣之匪淺乎

叢稿刊竣復得二跋卽附於後

觀古閣叢稿卷下

歙鮑康子年著

古泉三十六韻

雅癖推金石，鯁生更癖泉。摻羅償夙願，辛苦憶兒年。十一
 好藏弄，和嶠情同錮。洪邁志續編，標新臚小大。繪影
 肖方圓，制向鑑。銖析文徵面，背全殊形刀。詰屈異樣布，
 精堅厭勝閒。情肆題祥吉，語聯刀布圖。法正品之外，復
 星月仙鬼符。咒生肖人物，樓閣有厭勝。撒帳吉語諸品，
 魚鳥花草種種殊。相不可窮盡，旁稽瀛海外。詳紀夏殷
 前翻用漢，芬訝黏襟古。暉驚燭几鮮，青紅苔繡澀。斑駁
 土花妍，偶值奇相餉。真令喜欲顛，五金紛冶鑄。種類最

叢稿卷下

備廿載，耐磨研。貪許鉤心門，趨噴捷足先。窮檐晨訪踏，
 列肆夕流連。癡尚誇奇觀，貧偏結古緣。但教珍翠積，那
 惜賣珠鈿。類質室中 執扇光如拭，友人多屬 藤牀夢也
 牽選叨劉寵，贈姻丈劉青園太守與劉燕庭 佩比阮脩。
 縣舊譜癩頻，索舊譜率沿路史之失遠溯洪荒 佩比阮脩。
 好傳燕庭觀，察源論泉絕 妒嗤慳出手，羨笑久垂涎。何
 海內兄亦同此癖，鴈鳴思爭售魚珠。媿未捐秦中偽泉，
 時出所藏競門，真軼材摻寶鈔 明寶鈔二紙，餘事
 殊有疑莫能決者，王民外舅日大 餘事
 侑瓊筵，梅苑陵有古，雨過吟秋館。涼招薄暮，天半生忙
 似買此日快疑仙，筠箔澄於水紗窗。白勝絲甌香斟苦

茗鑪翠篆疏煙羅，列縑囊富縱橫錦。篋駢螺丸磨處膩，
 蜆楮拓來便綺席。人高踞璇閨，侶乍延幼妹。為拓墨登
 登聲著紙，悄悄影移甄。古篆盤蝸結，名書舞鶴翩。泉文
 名手所書，神爭碑版秀。字證鼎彝鑄，泉幣文字多與古。彝鼎
 墨本裝緗帙，郵筒遞綵箋。與友人論泉 剖疑滋辨論，數
 典費言詮。探袖逾二百論，緡貯十千書。迂還著錄兀兀
 事丹鉛。

題劉燕庭觀察泉苑菁華卷後五首 存四

清白家風耀八區，觀察為文正文清 收藏亦較世人殊。
 選泉今更添佳話，繙出熙朝博古圖。

叢稿卷下

新詩字字起煙雲，觀察有論泉 博雅名通說使君。想得
 衙齋清似水，翠螺手拓吉金文。
 斗室無端發古香，開編觸目盡琳琅。卅年遂得摻羅願，
 也似金錢壓宦囊。
 索我空囊祇自嗤，幾番開篋又遲遲。人間信有遼東豕，
 且博先生一解頤。
 又題觀察金石苑後卽送之入都十首 存七
 卅載摻奇書，滿家藏來寶刻徧。天涯斜陽古寺無人迹，
 為讀殘碑別蕚花。
 秦中一載駐征車，泉幣彝尊著意儲。笑我摻羅虛有願，

廿年空傍寶山居

憶從僊館數經過錦篋緗囊醉目多可惜浮生閒日少
不會一一手摩挲

泉苑編成費典裁當年一讀一低徊會將下里皇琴曲
博得鈞天雅奏來

偽新十布渺難求洪志會貽未見羞尤物居然齊入掌
天教留待使君搽

宦囊何愁薏苡讒吉金樂石儘滕緘路人應指車塵笑
如此歸裝良不凡

此去征軺近日邊 九重側席正求賢紅旌再莅青門

叢稿卷下

三

道好續長安獲古編觀察有長安獲古編待梓

庚子秋於長安市以十錢購五銖泉二品一徧體

青綠質則鑿金一土花剝蝕剔視爲傳形五銖穿

上下有長樂未央字篆文道美色澤古絕背穿下

作帶鉤文爲同時藏泉家所未曾有託爲奇觀喜

志二詩

古篆精妍譜未聞五銖錢法久紛紛如何四出傳形外
更做當年瓦當文

鏗鏞青紅入手疑偶然別視轉驚奇名山何處無靈藥
多少樵人知未知

燕庭觀察惠金錯刀梨刀各一詩以志之

太公九府制刀幣曾兼權秦漢尙樸簡但取園法園五
銖與半兩歷代相襲沿新莽變漢法冶鑄俄紛然六泉

別小大十布誇精堅更做古刀樣二品借流傳一刀認
金錯平字句畫全漢書已滋疑訛作直五千梨刀字從

木作契增烏焉洪遵想未窺泉志因誤編鯁生嗜金石
望古徒拳拳搽羅幾寒暑疾足嘗我先每讀平子詩貽

贈嗟無緣載誦宛陵集侑酒空墮涎辱君忘年交東閣
頻招延錦緘並檀篋竟日爲流連昨承百朋錫不啻雙

壁聯豹囊藏足珍蜺楮拓亦便夜識金銀氣文參斯籀

叢稿卷下

四

篇十年愜所望喜極肝膈鐫回首嘉蔭移觀察齋名雲樹各

一天媿之英瓊瑤莫報劉寵錢

葛芋農學博索觀古泉詩冊爲題十二絕句口占

答謝

一搽娛人古色香拋甄真箇得琳琅先生爲我嗤夷甫

阿堵何妨入錦囊

幾度搽奇更訂訛收藏也自競多多笑他和嶠非真癖

未選青錢拓翠螺

嗜好休嫌與俗同難忘物色廿年中茅齋夜夜騰光怪

卻效昌黎又送窮

燕庭廉訪寄惠嘉定鍊泉別種詩以志謝

南宋鍊冶紛如煙就中尤數嘉定泉日春日漢日同利
幕文紀監還紀年嘉定通寶小平折二鍊泉幕穿上春漢同諸字皆監名穿下元二三諸字皆絕
元寶大書定貳伍余藏嘉定元寶有幕穿利州行上定貳字穿下伍字
使殊精妍嘉定之寶幕文有十載渾忘璞非下重緘那
省石是燕朝來檐雀忽驚噪浣花新到巴蜀箋發函狂
喜拍案叫百朋遠錫何拳拳問數應伴瑰寶七日永寶日崇寶日正寶日真寶日乃寶日全寶凡七種為自來譜家所未載計直欲埒兼金千奇文一一盡創獲永新崇正真乃全昔聞張氏富泉幣拓墨往往誇先鞭嘉興張叔未清儀閣所藏嘉定鍊泉有新寶大寶至寶數品當時尚疑其贗

叢稿卷下

五

贗鼎初疑出好事真本乃見今流傳先生嗜古足清賞
宦轍所到成奇緣况有端平更殊絕廉訪復郵示所得文有定伍東上定伍東中定伍北下外此璧合珠復駢
印伍利折十等五品尤見所未見寶劍會逢博物識美玉須待良工鐫長安獲古哀新錄
觀察長安獲古編已付梓復益州雜詠饒名篇荆南觀采蜀中金石作三巴香古志
察我親串也因出守滋流連聖宋重寶詫初觀一斑窺
豹嗟徒然劉青園姻丈守蜀之保益會得聖宋重寶鍊泉幕穿上利壹字不晰穿下又字已為舊譜所無郵以分餉蘭亭思倩蕭翼賺泉志定補洪遵編秦余近復得二枚
楚迢迢五千里同時望蜀饒垂涎

自題觀古閣泉選

廿載摻羅願恐虛漫勞插架儂圖書阮囊自笑空如水
卻把泉刀溯古初

拂硯裁箋趁夕涼素襟霑得墨花香編成不覺胡盧笑
添出瓊閨別樣忙藏泉稍多嫌於拓墨每屬室人諸妹代拓女姪輩代剪帖之

選勝探奇愜古歡也應珍重比琅玕開函別有傷心處
可惜嬌兒不再看亡女四松年十四矣每喜助余拓泉

泉選編成除夕傲賈島祭詩之例戲具酒果酌之
率占二詩

芳醪俊果案頭陳為勞辛勤廿七春我料浪仙應鼓掌
詩篇不祭祭錢神

叢稿卷下

六

小謨觴室青園丈齋名幾流連嘉蔭移燕庭丈齋名中結古緣願
祝年年添墨本傲他劉寵選青錢

戲作

詩逋那足愁酒債亦堪避歲除還典衣半緣嗜古累
燕庭方伯復惠嘉定端平各種鍊泉再占志謝

人生嗜好幾時足得隴由來便望蜀先生為我療饑貪
竟許熊魚擅兼欲透迤旌旆來西川長安小住蒙招延

也似廉泉快分潤南金楚璧何聯駢當年拜賜珍七寶
丙午秋見奇嘉定五花照几尤妍好續惠嘉定至寶幕
永寶等凡七種惠伍重寶幕用伍

興寶幕正伍之寶幕正五洪寶幕三凡五種就中元寶文倍新嘉定元寶當

西二伍利壹伍利三別薛劍苦愜幽抱况復端平制作
伍利州伍用伍之殊開緘一一皆璠瑜燭花送
殊並貽端平元寶幕文定伍泉開緘一一皆璠瑜燭花送
喜瓶蘭笑那禁拍手狂叫呼墨本載頌如束筍路入山
陰賞不盡初驚珠琲泣潛鮫又訝樓臺幻海屋八分小
篆饒妙文更從泉幕摻軼聞見示所得尚有嘉定珍寶
其元寶通寶二種幕文兼有折五直五定伍惠伍紀監
行伍當五西三伍西四伍西一諸品定伍惠伍紀監
作惠伍者有東上東中東下西上西中西下六品益
州鍊冶何紛紜宋史編成笑疏漏譜家掇拾嗟艱觀鏞
蝕塵埋七百年翻疑金石猶不壽幸哉大力能窮摻應
歎奇珍非暗投汾陰鼎賴虞邱識豐城劍合張華收碧

叢稿卷下

七

幢又向天南指宦素蕭然真似水後車夜夜吐光芒錯
被路人疑蕙苾

是詩作於丁未季冬近方伯自浙寄示鍊泉墨本
全帙多至三百種有奇知前者猶是窺豹一斑矣

戊申孟冬又識
率占

漫嗤訂古費言詮為別淄澠輒拂箋秦中薛氏善刻古
所作泉辨同人戲語無端成識語薛重泉竟隔重泉余
字之日薛重泉戲語無端成識語薛重泉竟隔重泉余
諄諄規戒不三稔薛氏父子竟相繼沒
自嘲

書生錮癖最難忘癡絕何殊顧長上康飯甌凝塵等閒
事又緣嗜古累傾囊客有攜示東周泉者篆文精美色
物可付質庫適玉民外舅見澤尤妙愛莫能置而索直昂甚無
奇卒歲資遂以八金購之

路于端侍御見和詠泉長律三十四韻再疊奉酬
余初稿祇卅四韻
並押騫字今仍之

雅好誰同調耽書與癖泉相思惟舊雨小別條經年素
箠慚持贈瑰詞感再編行行疑鍊畫字字比鈴園憶向
都門去忻窺鄴架全平遮窗皎潔圍作壁精堅甲乙排
鱗次縱橫訝繡聯軼摻秦漢上槩記宋元前子端藏書
多宋元香逐牙籤冷暉生錦暉鮮祕書曾補綴寫本更
雕本

叢稿卷下

八

端妍倉許儕曹氏船應傲米顛丹黃勞點訂縹碧耐鑽
研志績晁公武有滿編堂書人如邊孝先佳辰頰造訪
鎮日共流連世有論癡客時深翰墨緣祇誇陳玉躑也
自質金鈿充棟層軒鎖盈車遠道牽新如手未觸讀笑
願虛縣縱詡桓譚富何曾伏勝傳蝕徒供蠹飽沍或篆
蝸涎誰及南臺彥深居小洞天奇貪應諂賈清福勝登
仙斐凡明於鏡芸編白似縣分鈔禿筠管補逸潑松煙
縷密紛能析珠穿爛若駢舊觀還許證眞面識良便子
慨晉以前書多名存篇佚因取他書所引證者一一析
而出之俾還舊觀作漢魏遺書續鈔已成四十餘種矣
駿業名山擅駒光福地延報瓊宜倒篋許以錢引玉但
通寄惠

拋甄蒲截原推路植乘竚效騫參苓齊采掇梨棗倍雕
鑄定喜增新帙無忘奇彩箋癡懷思借住妙悟得真詮
願挈人三五還拌酒十千甘居離校列一一爲塗鈔

陳式甫王子梅兩明府孫亨齋巡檢續和余詠泉
長律范子材上舍何鏡海內兄亦賦五言古詩見

贈因戲成一絕

偶思引玉戲拋甄惹得詩人門錦箋多少新篇因阿堵
清流何必不言錢

呂堯仙廉訪之蜀過秦十載神交特勞走訪並惠
孝建四錄泉十三種別後補紀以詩

叢稿卷下

九

軒蓋填門穉子疑傾心欲賦范雲詩依劉庭兩劉公漫

作千秋想交呂何嫌十載遲頑錄我慚無術點渾金君

豈畏人知征駢纒駐歌驪驟萬疊巴山繫夢思

借祝仁風遠扇揚投桃何幸獲瓊琅贈以古泉詩扇承惠孝建三種孝建

四錄大小十種並有一面倒置橫置之殊載醇士侍郎古泉叢話云孝建四錄北人以爲奇貨一枚輒索二二三

萬古香濃入洪遵譜澀繡斑生趙壹囊狀比飛榆驚錯

落文披倒薤費猜詳孝建薤葉文四錄則小篆也那堪

螢燭儕龍燭幾度開緘歎望洋復示所得四錄孝建四

文奇詭百出多至五十四種皆南
中近時出土自來譜家未見者

雨窗懷人詩六首

劉燕庭先生

默數忘年交待君年最長惠貽無虛歲篋衍羅琳琅挾
策來京華卜居青豆房德門近咫尺晨夕忻躋堂尊彝
足奇賞襟袖饒古香復叨吉金貺爲壓羈旅棗先生惠泉
不可枚數續惠蒲坂化暨錢泉廿餘種如依劉古所願
軋封泉寶永安一千寶慶端平尤不恆見以余獻詩
況許奢願償望吟並蟬噪響雜清風颺先生以余獻詩
編書之兩面密書晴聯梵舍襍夜飛酒肆觴脫略傲軒
晁嘲笑容疏狂韋平果何遺遺者惟縹緗盛名震寰宇
寶刻盈笈囊偶然門泉選亦令驚望洋廳飲易滿腹滄
瀛安可量著作等身近輯古泉苑一百一卷采及鄙藏兼屬跋尾

叢稿卷下

陳式甫明府

山郵千里程日日如聚首荷君尺素書十旬輒八九深

慚鴉鳳隨雅謹蛩駝走余寓秦時式甫購古泉非經余

獨有壽世心到今呼負負惠余建炎幕川字錄信語

菁萃以讒陋聞君好衙齋煙嵐列軒牖潘輿安且閒萊

未敢下筆聞式甫有移幸鳳縣之說故人日以遠悵望

綵樂其有余禮闈報罷以事羈山左故入日以遠悵望

青門柳陳蕃榻久懸何年共盃酒勝會本搏沙良朋易

分手司馬儻入關爲問平安否秦中同好尚有李古農司馬近以憂去官

報李竟何藉獻芹彌可嗤那期七千里又勞清俸遺十

呂堯仙方伯

年纔一面頗惜瞻韓遲雲泥迹雖隔金石情不移君方
荷疆寄霖雨隨車施巴黔萬重樹半是甘棠枝文章與
經濟斯道原無歧餘閒恣攷訂泉印鐘鼎彝而我獨悵
悵旅食滄海湄安能奮霜翮遠接威鳳儀發函目先醉
開篋心更怡寄余墨本繁富並惠
孝建四錄泉十二種相思笑寒乞寄君惟
有詩

何鏡海內兄

戚誼豈不堅古歡情倍深妒爭並誇傲有迹終無心長
安帝王州泉幣窮摻尋郵筒亦解事迢遞勞寄音余與
仲兄
子周於長安為鏡海購
古泉甚夥輒郵寄之君雅重報施惠我皆珍琳相期

叢稿卷下

十一

壽黎棗高義尤可欽鏡海惠余列國幣三十餘
種書來促余輯譜甚力僧寮快
抵足託託嗟分襟功名判利鈍著述無古今鉛槧定努
力忍負良友箴

陳壽卿太史

傾心十載餘薛造藉半面軒車忽先施聞聲已驚拚道
氣和若春清談藹忘倦韋平世澤長似君尤罕見古器
富周秦請觀惜未徧寶鼎日父唐光怪眾目炫壽卿得
父唐鼎
銘文凡五百
字真尤物也金章文字奇泥印華彩綉壽卿以所藏秦
漢印輯譜數十
卷而泥封百餘枚
尤為舊譜所無錫我曾百朋活碧滴蔥蒨惠余安陽
刀印墨刀
布諸品海內幾鉅公同時出齊甸
壽卿與燕庭大均山
左人近時收藏之富

無出二君右者而海豐吳子必閣學
利津李竹朋太守亦有泉幣之好 鯁生亦良幸捧袂
恕愚賤會少離別長北望切攀戀伊古重神交何嫌隔
鄉縣飛鴻儻寄書墨本乞一券

劉振齋孝廉

古物不療飢廉吏翻憂讓清貧遺子孫飄泊餘征衫况
乃風波惡常使石闕銜追呼日以迫發篋還摻函雲煙
有聚散過眼如驚颿幸哉什一存宦囊猶不凡尊甫青
園姻丈
及先覺生伯之門收藏最富守保寧時道出長安余獲
編觀之旋擢上荆南道卒於官圖書金石悉償官逋獨
存耳回思翦燭日心醉涎流饒饒愚者陳一得饒舌頻喃
喃竟悲賚志沒叢稿繁莫茂余力勸輯譜至引後世誰
知梓定吾文語卒因循不

叢稿卷下

十二

果振齋書來以遺 彊起為補綴十手齊雕劖願君決歸
文暨泉譜為託 計早整湘上帆但愁淚盈把不忍重開緘

新莽泉制最精戴醇士侍郎古泉叢話目為泉絕

而泉貨六品之中泉三十壯泉三十尤稀如星鳳

庚子夏伯兄子遠於長安以十錢為購一中泉又

十三年仲兄子周復於長安以萬五千錢為購一

壯泉六泉備矣洵大快事口占短句志之

何期尤物遠遺將入掌真教喜欲狂窗白燈紅泉漾碧

恍疑風雨話連牀

癸丑暮春自濱州入都聞燕庭世丈遽歸道山誌

嗣載卿通判虞采傳述遺命以卽墨刀貽余愴然

有作

果從生死見交情病榻猶聞說賤名最是不堪回首處

紫藤花底拓泉聲

簡李竹朋太守

同癖易締交不以秦越限御李雖已遲窗燭忻快剪珍

奇互餉遺承惠孝建四所得良不淺阮囊余自嗤羨君

錢萬選海內幾同心一一荷青眼吳我鷗觀察青園

方伯嗟宿草陳壽卿呂堯仙渺雲嘯靈光幸有君壯歲

躋通顯視草玉署寒作霖名郡典問年未五十遽爾輕

叢稿卷下

軒冕獨於金石親晨夕一編展奇文補籀斯古香別苦

薛渾忘長日長相對吟髭撚壽世豈在多片長亦宜勉

悠悠千載名努力事刪撰

簡吳霖宇給諫

泉癖余最癡君癡乃同調把玩廢寢餐不管妻孥笑雨

過硯無塵書幌素蟾照挑燈試摹搨誰識箇中妙君泉

編拓高門本咫尺未敢曳筇造一錢偶代選遂辱瓊玖

報霖宇因呼延冠三侍御遂過余締交余解贈豐貨泉一承錫以佳章珍饒時餽遺過從

容簡傲清談輒夜分忘卻鄰雞叫豈惟俗可醫亦復貧

堪療古歡歡有餘莫漫嗤和嶠衣鉢溯淵源霖宇出李竹朋太守

門鍼磁相引召紛紛宦海人虛締金蘭好

口號

競將泉幣詔收藏山左風流最擅場初丈滑園劉丈燕

子蕊閣學李竹朋都下祇推仙李謂竹在那期後起得

鍾王鍾麗泉農部王戟門比部亦山左人聞風興起購泉甚力

贈鄭小塘明府

海內同癖無不知惜哉與君交獨遲京華一見如舊識

說我曩事真絕癡我本寓秦四十載搽弄泉幣忘飢疲

秦中自昔號福地無端滿目生瘡痍炊煙斷絕數百里

但見瓦礫叢棘茨何期古物偏獨炫土花不蝕光陸離

叢稿卷下

賴君大力窮撥拾快意那惜傾家資雲煙過眼有聚散

不朽端在留其皮翁泉宜劉庭燕著作稱極博棗梨未壽徒

繫思竹朋泉匯最後出空前一語非阿私君方盛年易

著錄定追皇古靡缺遺我有芻蕘幸采納文士往往姑

自欺願存真面芟贗本毋侈繁富毋好奇他年書成遠

郵寄望氣我已張降旗

聞李竹朋古泉匯刊成

窮年搽訂倍勞形黎棗刊成翠墨馨惆悵翁劉皆宿草

一編曾對夜燈青

漫作

伯道豈無兒居然慰豚犬大兒詩一囊小兒泉萬選

曾平湖參軍書來輒索泉拓口占卻寄

與子不曾識神交二十年嗜泉嗤我癖解組羨君先小
隱同移宅相思便擘箋西湖萬楊柳何日共呼船

潘伯寅少農持示消夏諸詠有品泉一律憶及鄙

人率和其韻

餘事珍泉幣文騰萬丈芒字兼撈漢瓦書久富曹倉况

有商周器深慚上下牀喜君敦古處多士荷裁量伯寅學識

過人收藏殊富喜為朋舊撈刻遺集人海中宏獎風流者也

壽卿前輩拓寄所藏泉範銅石土三種百十有六

叢稿卷下

五

紙從來無此鉅觀近復寄示新得五銖銅范背有

反書五銖多成利年長生八字手註云文曰長生

子年利之書到恰值賤辰口占報謝

誰似陳遵愛我真誕期何意得雙鱗長生還為先生祝

大老原居東海濱壽卿自號海濱病史

金石餘暉照海天君真不媿地行仙如何墨本殷勤寄

卻向山樵祝利年

古泉雜事詩十四首

冊載窮撈慨古懷異芬綯采撲人來發函莫漫嘲銅臭

博得清流笑口開

痰成墨本玉為籤靜夜挑燈讀未厭竹影滿窗花覆几
不知斜月上疏櫺

為償遺佚費磨研頰向西川訪宋錢如此歸舟應穩重

有人笑指是貪泉舊藏南宋錢泉近三百種存秦中悉失之比守夔加意物色得幣償所失

久羨高風絕點埃每因東望重徘徊自知嗜古難諧俗

也賦淵明歸去來陳壽卿李竹朋並中年高蹈余今解組年六十三矣

萬選青錢樂不疲裁箋蘸墨晚涼時如何卅載駒光駛

猶是當年沒字碑泉選編成近三十年尚未著一字

曾記青門載酒來問奇訂異卷頻開無端忽灑西州淚

盈尺遺文付劫灰劉丈青園藏泉散佚嗣子振齋曾以遺文為託未幾振齋攝篆海豐城破

叢稿卷下

六

亦失

嘉蔭移深鬱古香錦囊檀篋豔收藏奇珍莫悵都零落

又見爛爛七寶裝劉丈燕庭泉幣裝潢最精匣上刻銘贊或及小像近時胡石查農部製泉

匣五十亦頗緻

梨棗雕成典故饒昔年投我抵瓊瑤六丁底事從天攫

儉腹何容彊續貂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雕版已燬近出土異品可補詠者頗多播伯寅屬余續貂迄未果

簠齋鑑賞舊馳聲數到家珍手不停活碧生紅紛溢目

何當攜訪曝書亭泉範著錄自曝書亭集始日以活碧而壽卿拓寄藏范銅者六十石者卅

四土者卅三五銖土範率有陽文小篆反書之紀年者

十一並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年號尤昔人所未見

老來興趣漸闌珊過眼雲煙付等閒但使廬山真面在

任他流落到人間藏泉屢失曾得石土各泉范十餘亦失於長安幸拓本存耳

同好真如芥石投應官餘暇各真撈悠悠身後名何在

多少歡朋未白頭鍾麗泉農部王戟門比部暨振齋明府皆早卒

眞本都憑片紙摹明窗翦帖費居諸芸編漫詡堆盈榻

尚有生平未見書余徧徵諸家拓本以素册剪帖之近十年來輒苦無暇遂積有二千餘紙

溥暑中復帖成金拓四册泉拓十册八册范拓二册而未及拓者尚多

鬆几無塵墨瀋香幾番摹拓趁殘陽劇憐同癖都癡絕

累得書齋鎮日忙石查暨吳清卿太史孫春山駕部悉假余泉選拓之哀然成巨帙

泉說誰期入品題司農高誼渺難齊紛紛覆醬沿成例

叢稿卷下

我亦何妨禍棗梨伯寅力勸刻泉說並屬其門人徐小勿以精楷寫之

姪恩綬校字

燕庭丈藏泉最富惟闕壯泉三十壽卿書來亦云

余藏有二品卽以其一寄壽卿並綴以詩

補憾聊憑一紙書寒齋底事詡雙珠發緘君定掀髯笑

截鶴何妨爲續鳧

晉中出土安邑布千百土人計斤索直售之販銅

者尋桂巖聞而收之得數百枚曾以大小各四枚

貽余皆絕精近讀伯寅攀古塵彝器款識序謂古

器自秦及今有七厄憮然賦此

當年冶鑄費良工歷劫頻遭一炬紅金鍊無知猶有厄

人間何事忽途窮壽卿云古器一毀於鉏犁再毀於爭奪三毀於銷鎔四毀於刻字又在七

叢稿卷下

厄之

叢稿刊竣復得二詩卽附於後

云

續泉說付刊念半載來所作泉幣諸題跋亦宜續刻願
篇帙無幾爰取論古而不盡論泉者亦增載一二用志
古緣昔李竹朋寄余書有笑罵由他笑罵拙稿我自刻
之語讀之失笑竹朋如見是刻當益歎吾二人之有同
心矣甲戌二月臆園自識

序

續叢稿

欽鮑康子年著

雜題泉冊後

古泉譜錄至李竹朋泉匯歎觀止矣其未備者復有續
泉匯十二卷余爲刊行雖未竣然告成有期惟陳壽卿
書來云泉匯乃必傳之作不可不精益求精吾輩至交
宜爲他山之助有意未愜者一批註其上已寄竹朋
屬更訂以永其傳竹朋難之余念泉匯風行已久且卷
帙繁多如摹繪重雕洵大不易壽卿所注余尙未之見
必有新解盍仿續泉說之例別梓以行庶幾並行不悖

續叢稿

乎

列國諸布方足尖足近數百種字皆瘦細背有郭獨安
邑暨當爰諸布筆畫寬肥類鐘鼎文背亦平夷斷非一
朝之制故劉青園丈定爲虞夏但又頗易識豈唐虞文
字已平易近人如是乎好古者每得一器必冀愈古愈
可珍獨余於泉幣愈尋思愈覺去古未遠彼謂盡蝌蚪
文暨太昊金葛天幣諸說者皆夢囈也

采一准倒文一種流傳甚少肩亦方竹朋釋爲潁省吳
清卿疑爲梁之變體案一金二金惟安邑布有此兩種
餘皆無之清卿近得一枚大如安邑二金亦倒文作采

二此二種銅字獨傳形確係二金尤絕無僅有之品當入續泉匯卽泉幣一物亦竹朋所謂造物之無盡藏者矣

長安泉已載前說繼幼雲復以所得見示雕牙爲積衰潢絕精與呂堯仙藏者相似字在穿右穿下余謂其非用品雖近武斷然亦以理斷之長安地名已見戰國但古人制器不苟况泉爲利用裕民之物似不應率意若是

戴文節泉話載吳逸庵於薙髮人腰間得壯布以爲快遇青園丈云幼年在蘭州官廨偶習射一役爲拾矢忽出腰懸一泉相示乃新莽之錯刀環也制稍大面平無

續叢稿

郭甚異一刀二金字殊精因售歸余曾假拓數日今聞亦以爲殉矣

壽卿評余泉說有新莽十布六泉吾兩人終當合成各存完璧語以余曾贈壽卿壯布壯泉二品而余仍闕壯布第布二品也壽卿近以所得莽布悉寄余屬代選製積並謂可爲余補闕除大布外自小布至次布凡四十二枚可云富矣余爲精選得兩積其一穿上均有小直其一均無之惟序布概無小直則以余舊藏一品爲易入俾無餘憾其壯布第布雖各二枚但判然兩種余取之則大美不完未免傷廉仍全數寄歸壽卿爲憮然別

贈余小幺中次四布皆精於余所藏者特書之以志吾兩人交誼之摯

平當五銖向所未覩惟五銖穿上下有小平字者或正或倒或橫置殆卽所謂當五銖者也王廉生云滿洲有伊勒布者號健庵言曾獲一枚穿下確有當字後不知歸誰氏然無由斷其真贗聞健庵收泉甚富晚年窮乏託跡市廛以售泉爲生廉生暨王戟門胡石查均曾購其泉今逝且數年矣余居京師覓泉亦殊久獨未識此人亦一憾也

續叢稿

三

蜀漢直百五銖廉生云直百字實兼隸體疑初議改鑄時卽取五銖舊泉爲模增入直百二字當時盛行隸書遂承用之其說殊新

縱環泉率皆五銖惟鍾麗泉有大泉當千之小者一品亦係以圓鑿鑿成大圓孔僅餘近邊之字少許殊爲罕見當補入泉匯

同治庚午六月夔郡大水城爲之圯余與及門呂扉青太守輝重築之未及竣余解組先歸扉青董其成書來告余曰癸酉十月六日忽掘地得石佛一妙相莊嚴赤跌齊趾越日復得方石一縱橫各二尺許中底平凹鐫正書十一行四圍凸寬寸餘周列五銖泉七十二上覆

以石若蓋中貯銅方匣嵌以木置金瓶松脂封之工匠爭啓視瀉赤水熒熒一粒飛去如豆洗視碑字乃隋仁壽二年金輪寺舍利塔下銘也爰移石並佛置白帝城祠宇中祠祀昭烈帝暨諸葛武侯諸象中曰明良殿已漸圯余輪金屬扉青集資新之添建脩廊危亭蒔花竹兼祀杜李陸范諸詩人者也碑字秀整潘伯寅云似般令名書扉青並以二泉郵寄余土花殊厚審視爲隋五銖五字傍好有郭交股作直筆者此軼事不可不載壽卿謂說泉宜及斤權其論良是但須以初次鼓鑄者爲斷鑄久則寢輕寢小矣凡艱艱之品藏泉家偶獲一

續叢稿

四

二難必其果出初鑄者耳

余得戴文節泉拓有一品大如秦半兩兩面均凸起大圓星三云卽洪志所謂黃河錢但僅見打本未敢定讀曾大父壽藤齋筆記有六安州農人掘地得開元泉一甕質凝厚完好古色燦爛紅綠相間其堆藍處尤可愛非復眼前靛青可擬一友云半兩五銖率綠色開元獨深青一友云藏卑溼處久則紅綠高燥處則青語曾大父頗以分餉同人惜今無一存者否則青甕亦吾家舊物也

竹朋續泉說謂銀政和通寶乃青園故物今歸所藏足

爲銀錢左證青園丈是品余不甚記憶然余亦有此種其色純白類五銖白錢似亦和銀所鑄不若萬曆礦銀之有明徵也

高麗之三韓海東諸品通寶皆作繡與篆法不合舊譜率刻作繡蓋未細審耳石查云

日本國之和銅開珍尤不恒見和銅乃其國元明天皇年號當唐中宗之末年嗣立銅省作同寶省作珍案古刀布多作省文往往只半字此種尙不失古意

伯寅攀古屢款識謂好古者有三弊余謂好泉幣者亦然詆諆前哲非笑同人故創一解戛戛生新其弊也矯

續叢稿

五

案圖索駿闕一不可累百盈千悉應屬我其弊也癖好異矜奇侈爲獨得自欺欺人強詞滋惑其弊也誣伯寅爲失笑

明闕宜李元仲世熊著錢神志十二卷第二卷略有攷據附載洪志之目其餘多係故事兼及果報非吾輩論古之書也

閩丹初書來謂說泉宜備論行用之利害久暫方爲儒者有用之作否則不免玩物非必不可少之書箴言良足欽感但歷朝錢法具在史冊其得失開卷瞭然吾輩藉古物以娛懷借二三同志賞奇析疑等於不賢識小

若逞書生一偏之見放言高論正恐謬誤滋多也

好財帛者為貪余謂好古者之貪乃彌甚但究不失為雅好年來於泉幣不復刻意蒐補其複出者雖制作文字不一亦往往分贈同好故蓄藏五十餘載而未備者尚多生平事事作信天翁近於好古亦然老態日增思之時復自笑

雜題偽泉冊後

秦中薛氏父子善刻泉余作泉辨詳志其目偶存其拓本暇日檢而帖存之非其至者也惟葉東卿丈晚年寄泉拓百餘紙乃無一不偽且劣古圖法各種悉有之垣

續叢稿

六

字一種穿左亦有吉字王字大與垣字同他如兩箇背有三六九諸篆字並兩箇傳形半箇絕大五銖平當五銖大吉大通大富五銖永安五百大元貨泉太平三錢太平真君建中靖國靖國元寶承安寶貨其大泉五十背有吉語者凡數十種貨布有對文有各吉語十貨大布尤劣不成字作偽者誠不憚煩收藏者不審何意亦並列於後佐鼓掌焉

古布亦可偽空首布則絕不易偽且各布惟安邑暨當爰數種體質厚重其方足尖足布除戈邑外皆輕薄如葉近見僞父所偽率厚重逾數布泉話所謂隔三尺遠

即知之新莽十布皆四字乃仿洪志悉作兩字粗厚陋劣兼鑄及唐以後紀元各大泉凡罕見之品率以意為之惡劣一如諸布至鑄有吳逆之昭武尤堪絕倒古有禍及梨棗今且災及鉛銅矣
有巨公居林下間亦收古泉曾見其所攜一串遙望之則大小厚薄如一奚必請觀乎

題范拓冊

余作范說謂列國布暨秦半兩獨無范故字體鮮有複者壽卿藏范至百有二十拓寄則有秦半兩土范二皆只陰文一泉殊精好但秦中所出五銖土范率皆陽文

續叢稿

七

若陰文土范尤易作偽胡石查即曾戲為之見所作秦半兩土范甚四銖半兩雖有銅范而字體亦百出不窮孫春山最留意於是拓示所藏析及一點一畫多至數十種或當時銅范初行仍不免畫沙搏泥所鑄至五銖專用銅范遂截然成一律矣

重刻虞夏贖金釋文序

姻丈劉青園先生曾及世父覺生公之門與余有同癖收藏金石泉幣繁富夥餘曾勸其著譜至以後世誰知梓定吾文為言卒因循不果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一種身後所藏悉散佚並是版亦弗存嗣子振齋明府

宰海豐時曾以遺文爲託顧城破亦胥失之每思及輒惘惘然一日王廉生農部持示王孝禹水部所得原拓本精裘屬題展視乃出先生所手寫古香墨采對之如見我故人頗思借摹以傳適先生之甥陳寅生上舍亦覓得初印本見贈余亟付諸手民以公同好回憶長安論古翦燭銜盃往往清談至夜分不輟今忽忽廿有餘年先生遺稿已零落殆盡獨是編僅存校刊未終今昔之感人琴之慟其何能不交集於中邪

再爲胡石查題泉冊

石查既選余泉手拓成冊復取余昔所贈拓本別帖爲

續叢稿

八一

一冊存之余所拓遠不逮石查之工且精品寥寥猶不忍爲前魚之棄如是亦可云篤好矣

重刻嘉蔭移論泉絕句序

余童年卽喜藏古泉曾讀燕庭先生論泉詩心竊慕之道光己亥先生以事過長安時余方落魄顧以三世知交且同癖遂謁先生於旅邸乃一見如平生歡自是過从日以密貽余泉幣無虛歲余無以爲報但報以詩比咸豐壬子計偕入都先生已猝歸道山余哭之於夕照寺載卿通守述遺命出卽墨刀畀余滋益愴惻思有以報先生而一官瓠落每聞先生所藏暨遺稿散失幾盡

輒時呼負負同治壬申余自夔府解組旋京師陳壽卿以長安獲古編寄余潘伯寅以海東金石苑贈余方擬次第爲先生梓行念夙昔熟讀之論泉絕句二百首則版已久燬並余所藏亦一帙弗存末由重雕以爲憾適胡石查藏有原刻余亟丐以付手民王廉生復出所藏校之俾頓還舊觀讀之者稱善惟先生是詩刻於道光中葉邇來所出新奇可喜爲詩中所未及者復不下千百種安得海內詩人補詠百篇前于後喁八音迭奏後之嗜古者不愈展卷而愉快也乎

爲繼幼雲跋張氏泉寶錄

續叢稿

九

古泉之學至嘉道間始有稱據前人譜錄率不足徵信幼雲見示吳門張敬庵泉寶錄鈔本乃漢陽葉氏藏書計四十篇五百五十六泉陸雲雀校輯爲六卷頗有增補但紕繆離奇未可枚舉古布一門率沿路史之失且概目爲蝌蚪書紀元一門或以意繪圖多人間所未見或取外國私鑄襲用前代年號者以實之至以永壽通寶二品冠首是東漢時已有真草泉文詎非笑柄陸君雖略加訂正而摹繪大小筆畫亦多失實仍不免遺誤後來束之高閣可也

題沈氏泉寶所見錄

潘伯寅持示六安沈講虞魏皆泉寶所見錄十六卷卷
一二 國朝錢卷三古刀布僅十餘品卷四以下皆圓
泉攷證尙無大謬惟大黃布刀不免沿譌未見新莽諸
布故以洪志爲憑洪志之圖乃後人補繪自來流傳从
無只作某布兩字者卽錢錄亦承其誤今據洪志以駁
眾說則耳食矣布泉二種並列北周仍沿泉史之說得
一元寶尤僞作南宋鐵紹熙背文萬字並監字橫置殆
鐵繡剝蝕誤認非異品也其餘尙足徵信視他譜爲優
第千品有奇所未見者正多耳

劉氏古泉苑目序

續叢稿

十一

劉燕庭丈著古泉苑一百一卷余曾爲序詳言之其稿
本今歸陳壽卿處壽卿屬余刊行以有圖無說不克成
思之爲悵惘余曾手錄其目潘伯寅亦得嘉蔭移藏泉
目一冊勸余盍合兩本校而梓之以志梗概亦目錄之
學也余念其言良是爰詳加訂正屬陳寅生寫以精楷
付之手民俾世之仰慕先生者讀之亦足見半生蒐索
之勤收藏之富卽作全豹觀也可

劉氏長安獲古編序

辛丑年原序前編所載
乃壬申年補刻時後序

當代稱賞鑑家者余獲交二公一爲姻丈劉青園觀察
一則燕庭先生也先生爲文正文清公孫文恭公子章

平之閱室無長物惟手輯金石文字逾五千通之多服
官中外廿餘載所至不名一錢而篋中泉幣尊彝載之
兼兩繁富莫可單究蓋博古君子也先覺生世父出文
清之門文恭爲先大夫知貢舉師先生復與先子堅兄
同登秋榜余神交有年恨不獲一見己亥夏先生奉諱
過長安余甫過名刺旋恩應京兆試壬子夏余禮闈
不第旋秦先生尙流滯未行每造謁必請觀法器奇情
異采目不給賞如窮子之入寶船驚喜讚歎莫可名狀
聞先生有長安獲古編之著未及讀時歎於懷辛丑秋
先生觀察延榆車騎復莅陝相見卽索是編甫開卷則

續叢稿

十一

以余所獻小詩衰然弁其首先先生交徧海內獨於甄生
辱忘年之雅若是其久且渥披讀再三亦誠有不能已
於言者夫古人攷證圖書博采金石譜錄不下千百種
率哀輯諸家所有彙而成編藏不必一人出必一地
眞贗參半踵誤襲譌掇拾瑣細者摭星宿遺義娥研精
攷據者詳碑銘略彝器後之人或因以詬病今先生審
訂之精蒐羅之富允推近代第一舊藏已不可枚數矣
又出其餘力萃關中古物之新出土者一一羅而致之
辨其異同摹其款識臚載其大小輕重日新月異多前
代所未窺自來一人之力一地之所獲洪纖賅備未聞

若是之美且多者物之聚於所好固如是哉先生嘗謂
余曰幼時曾蓄私願每度一歲必購一器今年甫五十
所得已倍之沓來紛至有延年益算之徵其他若秦之
詔版若新莽之十布若唐善業泥之造象其爲物也雖
小然皆海內鑿古家或僅獲一見或竟未之見獨先生
於詔版得其四愈出愈奇十布多至廿餘一洗洪氏泉
志之誤游慈恩寺者日不知凡幾矣先生一至其地卽
拾得唐泥造象尤數百年未經著錄者且長安爲古器
薈萃之區先生宦轍所經若有宿緣再至三至詢風問
俗之暇輒借二三同志披榛翦楛斷碣訪遺宮儵然

續叢稿

十三

來往見者不知其爲大僚不數年間洋洋乎蔚爲巨觀
乃歎造物之所以厚先生若獨留是以有待而先生之
力之識復足以濟之雖遲之數十年不以付他氏之
手必俟績學多通如先生者乃爲斯物一洩其奇精神
所結卓然有不可磨滅者存古器之幸以不墜冥冥中
殆有默司其券者邪余久居寶山歲無一得是編將付
剞劂又不獲與校字之役然猶幸得聆緒論增生平未
見之眼福縱鑒別寡識亦復竊名卷末蠅坭驥尾未可
云非厚幸矣

題吉金彙拓册

李竹朋頻寄拓所得吉金以俗尤久未之檢陳壽卿潘
伯寅近復時貽墨本堆盈案頭三冬多暇日一一取而
帖之又成兩册仍如前册例旋得旋入無復次第益梅
乍放活火添紅斗室中春意盎然藉娛老眼一樂也

題金石彙拓册

金文拓竣尙有金石雜拓百餘紙復彙作兩册其可疑
者亦坩載之紛然雜陳取便披閱而已殘臘無事挑燈
拂紙藉以送日月殆亦六十年未有之境乎

爲吳清卿跋彝器拓册

清卿太史與余訂交獨遲顧一見如平生歡學識淵雅

續叢稿

十三

賞鑑尤精兼工繪畫潘伯寅所刻攀古屢款識悉出其
手觀者歎爲精絕一日出示所繪底本二册屬題余不
欲以惡札寫之清卿委屬再三雖只窺豹一斑自藏者
尙未之載而摹拓工妙或細如毛髮古香異采對之如
獲寶書海內收藏家罕有能過之者余留案頭晨夕披
讀不忍納還清卿視學秦中行有期矣不獲已跋數語
奉歸清卿宜慎旃他日酒開缸面吾恐不免爲蕭翼之
賺也

爲石查題孟鼎拓本

此幢乃道光庚子辛丑間劉丈蕪庭屬余書者實則先

子遠兄代寫者也丈逝後所藏悉散佚石查農部得之於厥肆藏已數年一日忽持示余余已不復記憶惟愴念至交復傷同氣俯仰身世忽忽已卅餘年其感慨可勝道邪

跋毛公鼎摹拓本

秦中出土銅器不可枚數要以虢季子白盤孟鼎毛公鼎三器爲最一時罕有其匹盤出寶雞村人以之飲馬徐傳兼明府燮鈞見而異之購得以專車載歸南中兵燹後爲劉省三軍門所有孟鼎乃岐山宋氏物周雨蕉明府廣盛豪奪去兩蕉逝鼎復出仍在秦中獨是鼎較

續叢稿

十四

小而文至四百八十一字又重文九字空格二字前半尙隱隱有關自來文字之多無逾於是者咸豐王子蘇億年載入都時陳壽卿尙供職詞館以重資購藏秘不示人初出土時余在秦曾拓存一紙願不綴壽卿復拓贈一紙此外無獲觀者李竹朋爲余襄池遂分去其一同治壬申潘伯寅始見之愛弗置屬胡石查鈞摹鑄版以傳洵大快事余乞搨十餘紙分餉同好都人士尙有疑其贗者余亦不與辨也

遂啓謀鼎出土時余在蘇兆年處曾目擊僅中間兩行九字前後百餘字則出補鑄今在金山寺

題陳氏區銀拓册

鼎彝盤敦自宣和以來譜錄所載多矣近時所出實有前人所未見者膠西靈山衛古城旁出土銅器三俱爲陳壽卿所得拓以寄余其一似甌形如壽卿釋爲區云史記作姬誤吳清卿則釋爲釜一爲陳太公田和制凡百字有奇殊細勁繹其文義上言制器之用下言犯命之刑猶晉之鑄刑書也一爲陳猷制凡三十餘字頗道古清卿疑猷爲盤之或體卽田襄子名兩文中左關字類見二君並有攷釋甚詳其一似半匏有流形如文只左關之銀四字十銀僅及區之頸案陳氏之豆區

續叢稿

十五

釜鍾但有是說未見是器乃越二千餘年而出土俾後之人得以攷其制讀其文審其用並史所謂以大斗貸以小斗收者亦可想見物之顯晦固有時而茲數器不落鄉民之手悉歸諸博物嗜古之君子拓墨著說以傳之詎不幸與詎不快與

題陳氏十鐘拓册

古器惟鐘最艱觀以非尋常彝鼎人盡可用也當時作者鮮故傳者亦鮮其重或數百斤或數十斤取銅者又往往銷鎔遂益不可得陳壽卿號十鐘主人以所收至十枚足以自豪也癸酉冬余乞得全形拓本十紙計楚

公鐘大中小凡三虛鐘一兮仲鐘一己侯鐘一號叔釐
伯余義編鐘各一奇字編鐘一衰爲一册美哉其巨觀
乎同時惟潘伯寅有齊罇卽鐘談者皆豔羨余於兩君
交最摯獲觀所藏雖不能叩之而知古律然盡乞其墨
本表而珍之明窗淨几間對瓶花啜茗鑪芬未歇開
錦帙出以展玩辨識一二奇字人生清福孰逾於斯

題潘氏九鐘拓册

汾河岸崩出銅器無算率無文只一鐘重百餘斤鉦間
暨鼓左右悉有文但刻畫甚淺復繡蝕不可拓尋管香
之弟桂巖以賤直得之載至都潘伯寅購以重資別視

續叢稿

本

得百七十餘字所謂齊罇是也刻入款識余乞其墨本
裝池藏之伯寅先後尙得卽鐘入陳壽卿釋爲卽入鐘
大小不同而文悉同字僅大三分許精整無匹壽卿歎
爲攀古虞款識之冠余既乞得壽卿十鐘之全形者復
向伯寅乞齊卽各鐘全形九紙裝成兩册屬胡石查爲
題識偕同志傳觀歎賞老年眼福豈淺鮮哉

題秦詔版拓册

秦銅詔版亦收藏家罕有之珍也鑿款極精劉燕庭丈
得其三一背有橫陷如流一四角有穿左角上闕九字
一如瓦背有杙均爲嵌木之用壽卿目爲木量詔版良

是文皆元年云云最後得一版則元年廿六年兩詔並
列背亦有鑿款帝事兼一諸數大字反書左行盡字天
字僅餘少許詭爲奇觀作歌紀事余亦以詩志之今悉
歸陳壽卿矣壽卿先已得一版秦中蘇億年復寄以二
版則皆廿六年詔其一背亦有鑿款丞相綰灑四大字
反書左行尤爲諸版之冠一日盡拓以寄余並假余所
得秦量量有相厚及寸中空以置木柄與木量之嵌銅版者異暨吳子苾李竹朋
所藏二量亦精拓函寄余吳量爲僉父增獸面環並四
足復通其柄爲流文則皆兩詔並列余藏者元年一詔
用久字稍夷不盡可拓因彙裝成册乞同人題詠之念

續叢稿

本

余寓秦久顧以好之而無力遂無一獲都下近出數版
雖爲大力者收去而潘伯寅云概不可信則亦無足深
惜有吾良友得盡聚諸家墨本俾快觀先秦文字其欣
幸爲何如邪至時代制作壽卿有攷釋有詩訂正極詳
不復述獨憶燕庭初得諸版時余皆假歸一一摩挲摹
拓情事如在目前今彈指三十餘年而余亦頽然老矣
撫是册不勝感慨係之

劉氏海東金石苑序

劉丈燕庭先生曾輯金石五千通爲金石苑所梓行者
三巴香古志一種其長安獲古編劄劄及半余擬足成

之迄未果古泉苑一百一卷亦有圖無說惟別有海東金石苑八卷尤攷古家必不可少之書備載全碑文當年余曾假觀手錄其目原帙旋燬於火每與潘伯寅少農談及輒相對太息賴伯寅鈔有各碑跋語出以授余讀之如見全豹爰函付手民並假胡石查農部所藏先生論泉絕句原刻一並授梓公之同好念先生等身著作而解官獨早復未享大年致諸願莫償談者咸以爲憾使先生獲阮文達王蘭泉先生之壽將棗梨刊布何難充棟汗牛乃造物始成之而終靳之今遺稿零落幾盡僅吾輩拾殘補墜存什一於千百又奚足報知己於

續叢稿

六

九京乎

繼幼雲蜀石經攷異跋

幼雲所藏宋拓蜀石經周禮左穀各一冊穀梁僅數頁周禮左傳存字之多爲海內收藏家所弗及其經註攷異三卷尤精審諸君題跋備言之念余與幼雲以同嗜泉幣稱石交今契闊數載忽承示此刻並新著自詡眼福夜窗率識數語用志墨緣他日刊布以貺後學其裨益良非淺鮮惜余於經義未嘗學問不足贊一詞也

題陳氏秦瓦當拓冊

漢瓦流傳甚多秦瓦殊不數觀視漢瓦尤勝陳壽卿所

謂斯相遺跡其用軟筆法一種彌足珍也癸酉冬壽卿以所得秦瓦全拓寄余千秋萬歲當三十二紙殘闕者十有四奇情詭致已目不給賞又千秋字萬歲字半瓦十有三有左讀者半瓦之用未詳然確非殘瓦並君宜侯王工者所作暨之士殘瓦奇字不可識各瓦其秦以前海上宮祠一瓦文尤奇特僅易字易辨第四字似觀字凡五十二紙先秦文字亦大觀矣余擬爲摹刻傳之並壽卿所藏秦詔版八余與吳子苾李竹朋所藏秦量三彙爲一帙洵前人所未見足爲後來者資眼福也只瑯琊臺石刻壽卿拓貽者雖前面多二行七字但人間

續叢稿

九

頗有摹本東面一石則漫漶不能辨認無事重摹耳因跋瓦當冊附及之

爲石查題有六居士漢印譜

咸豐初陳壽卿輯籙齋印集凡二千餘印而斗檢封暨泥封百三十餘泉紐印七鈎印十有象形者銅虎符五魚符四龜符二無不附載余人都少遲已盡爲同人分去頗以爲憾石查於廠肆購得一部以示余因假觀數日歎爲精絕泥封近時秦中所出背上有繩索痕者尤見遺制爲舊譜所未詳癸酉秋得壽卿書以藏印至四千餘周印卽十有六並借印者逾五千方以兩面印子

母印計之不下六千餘視印集又倍之擬再輯爲印舉可八十冊余馳書促其成且向索尙未能至每與石查談及亦謂以來無此巨觀也石查復出示所得有六居士漢印譜一函約三四千方官印每一種多至數十紙篆文各異雖視印舉不逮而蒐羅繁富亦不可多得者矣獨惜余藏印初不乏乃存秦中一戚家兵燹後悉數失去今續收者殊寥寥對此不勝悵惘但雲煙聚散靡常余向之所藏安知不已入諸家之譜錄則作未曾失觀可也

記泉紐印

續叢稿

三

泉紐印向亦不數觀近時秦中頗出土皆工妙可玩印甚小紐大且倍之或數倍之有絕大者或兩面均作盤螭文或兩面均圍列小五銖泉四間以四圈圍中各一星中則常宜子孫小泉一紐上均有穿其環列小篆書十二字者尤精好或兩面均作大勝裁得泉財益富昌宜牛羊或一面各吉語一面龍文花文余拓存不少近亦得一方則一面大勝裁十二字一面保父母利弟兄宜子孫去不詳十二字詳祥古通也上有穿穿下一橫關兩旁亦有闕聯屬之中孔方圓重疊內作十字闕周列小圓星絕緻印文曰王僕攷簠齋印集共載七方其

一類此印文則殊足見古人制器精良雖小物不苟若是且色澤濃厚足娛心目古印中逸品也

記龜符

銅虎符魚符時見前人著錄惟武周龜符不恒見蓋武后以元武爲姓瑞始創作是符劉燕庭丈藏一枚至精余曾留玩旬日拓以餉同人長寸許中寬六分許上出鼻紐如龜首長三分腹有款文四行曰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阿伏師受纈大利發末行上有第一二字攷唐時夷蕃諸將入宿衛者其官階大率類是也瞿木夫著攷釋甚詳陳壽卿亦藏有一枚文

續叢稿

三

日宸豫門開門所謂閉門符是余近亦得一枚文三行曰安陽門右紫麾第三側皆有合同一半字中皆一陽文同字甚大此外罕有藏之者燕庭是符並所得右領軍衛道渠府第五疑宵門外左交嘉德門內巡三魚符均入長安獲古編同製一積藏之今聞悉歸吳平齋見兩罍齋款識獨余與壽卿尙各存其一時出而玩拓以攷一朝之制作亦足喜也

潘伯真云紫麾見勞氏檢折衝府攷

題鏡拓冊

秦中出土古鏡極多余間一收之而同人投贈拓本則多如束筍王廉生所貽有紀年者尤不數見惟文則未

免沿襲且匠氏意造文多者或未句減三四字至不成句文少者或句中率添而字不如他銅器之足珍然花文制作往往至精色澤亦斑斕奪目彙爲一冊晴窗展視亦復娛老懷也

題博拓冊

博文以漢君子館爲最緻劉子重所收殊富亦各異曾悉拓貽余潘伯寅復貽吳康甫博拓巨冊雖不逮嚴氏古博存之多而拓本精於刻本可珍也余生長西北博則多六朝物大率出南中余不甚收之以博尤易僞伯寅亦頗謂然陳壽卿所貽有宜錢字者有人物古樸類

續叢稿

三

武梁祠畫象者吳桐雲亦拓寄吳倉博三冬無事都彙爲一帙聊志古緣兼以志友朋投贈之雅

題唐泥造象拓冊

唐善業泥造象前人未經著錄道光己亥劉燕庭丈游慈恩寺始於雁塔下拾得或全或闕大小凡八具全者一面一佛坐蓮臺二尊者侍下或蹲二獸蔭以娑羅樹一面則大唐善業泥塵歷得真如妙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遒勁類敬客書詫爲奇觀長律紀之余亦爲題數絕句越十稔薦福寺老僧桂二爲余作緣亦於禮王村之眞性寺乞得一具蓋其大者上二層復有小佛七均

坐蓮臺文則並同其字畫如出一模爰拓墨裝冊乞同人題詠燕庭著有長安獲古編劄未竟余擬爲足成之是象漏未載當爲補入六朝以來銅石造象有紀年者不知凡幾率皆陰文而泥質陽文惟此爲最緻乃千二百餘年迄不傳非遇好古留意如燕庭則是象終晦今燕庭逝且廿載披是冊猶恍若當日裁箋蘸墨攷證稱快時也

再題毛公鼎拓冊

號季盤最大長近六尺闊三尺許中深一尺許高亦如之四足八環凡百十有一字乃有韻之文也雨蕉孟鼎

續叢稿

三

堅不以示人間亦高二尺許凡二百九十有五字毛公鼎小而字獨多半在最深凹處斷非近人所能僞拓出則紙凸起非裁翦不能付裝文屈曲如環翦帖之則神致已失余寓秦久與蘇兆年張二銘輩時相見凡作僞之器亦不復諱如葉丈東卿之遂啓謀鼎補鑄百餘字卽余所目觀者是二鼎文字實出土時所有而近日都下疑者紛紛宜壽卿有一言以爲不知之慨與

爲潘伯寅跋彝器款識

余與伯寅論古獨遲而誼乃倍摯伯寅有所得必先拓贈余使者往往踵相接近刻攀古屢款識二冊精好無

匹一日復以自藏及同人墨本汰其可疑者裝爲巨冊十有二屬余一言余雖藏弄泉幣者有年而於古器無深知特識謝不敏伯寅必欲留爲異日鴻爪痕爰置案頭旬餘時時展觀但有讚歎爲器凡五百有奇多自來譜錄未見之器都下收藏家不聞若是之精且多也凡物有聚散况一人之力安能徧收天下之古器惟拓而彙存之開帙則歷歷在目其文字足以證經其制作足以訂史古香墨采復娛目而醉心他日儻悉以壽棗梨如陳壽卿教余精刻之法將萬本流傳騰貴洛陽之紙余亦得竊名卷裏坳驥以傳詎止雪泥之跡已哉

續叢稿

三

爲王廉生題顏氏泉拓冊

顏衡齋先生所藏泉幣世罕有傳者余識海內藏泉家最多獨未覩先生拓本甲戌二月廉生農部持示一冊雖爲人揭取不少而空首幣尙存數十種紙墨俱古不圖老眼猶時時獲見前輩舊拓良足欣也聞廉生是冊乃以劉燕庭丈舊藏宋鈔牌易得者昔劉青園丈曾以唐人寫經卷子易張叔未之濟陰圖法張旋悔之致書曰願仍各有其實今廉生之易是冊足云得寶得無亦有悔焉者邪

爲廉生題翁氏泉拓冊

嘉道以來藏泉家眞知篤好推翁宜泉先生第一聞有願識先生者偶直武英殿見一人整冠坐廊下據矮几振筆疾書視所鈔則西清古鑑也當日文淵閣悉許請殿閣請觀知必爲先生詢之矚乃訂交去又嘗於劉青園丈坐上取拓泉紙吮乾筆戲摹一貨泉用畫家皴法竟逼肖其專且精也若此顧余僅得其墨本數紙殊不快意一日廉生出所得先生泉拓二冊籤識乃黃小松所書古色爛然余欣然爲識數語用志墨緣廉生所藏金文多乾嘉時舊拓憶去年爲廉生題小松泉冊未幾卽爲人攫去談者咸粲然今廉生復以顏翁諸拓冊屬

續叢稿

三

題余之惡札奚足以增重而廉生慢藏之謂則恐不得免焉題未竟不禁掩口盧胡而笑也

再題僞泉冊後

何鏡海奇余書云翁宜泉得大聖元寶愕然起曰仙品降矣崩角於地亟持示劉青園丈丈曰此天聖劉去一畫耳翁審視默然乃相對大笑足見老輩之易欺其眞實處不可及若觀近時之辭刻當益不勝傾倒矣

姪恩綬校字

爲吳平齋題金氏古泉跋

余素耳平齋觀察名揚禮南學士潘伯寅少農以二百
蘭亭齋官印攷藏金石記貽余吳桐雲觀察以兩疊軒
彝器圖釋寄余彌豔其收藏繁富慕益深伯寅復作緣
爲兩家互寄拓本由是稱神交今年春平齋以所得金
視雲先生忠信手輯古泉攷寄伯寅屬持示余爲補李
竹朋之續泉匯書成於乾隆四十七年有阮文達諸公
補作序錢棣溪張叔未馮柳門劉燕庭諸老宿並有籤
識余讀之稱快亦籤十數處蓋分正用品僞品不知年
代品外國品凡七卷所載墨拓雖間有零落尙千品有

續叢稿

三

奇其爲泉匯未載者有鐵四銖開元背下元字開元重
寶周元背上辰字五行大布背作斗劍大幾若鏡者數
種但只見打本未可率入刀布僅三十六列不知年代
品尙有二削誤載其可議者如寶三六化垣字諸圖法
不免沿譌元代錢暨安南之景興亦入不知年代天啓
正宝列之元末高麗常平通寶誤爲鄭成功打馬選仙
類不審其爲戲具幼泉中泉壯泉五五十四五諸品
均劣係出贗作龍朔泉寶天冊萬歲萬劫通寶金帶通
寶尤後來妄造余故曰古泉之學至嘉道時始有確識
卽竹朋亦歎服是言也惟攷古一事前人實倍難於後

人當時泉幣出土者少譜錄亦無多不得不以洪志爲
據遂差誤相承是書在補洪志所未詳於宋明錢選取
尤備援引舊說精心參訂頗爲詳慎且百年前舊拓古
香古色開卷足娛頓使老眼生明墨緣匪淺平齋藏書
充棟似此者殆亦不可多得者乎甲戌二月

再題壽卿瓦當拓冊

壽卿續寄余瓦當文百廿餘紙知前冊所裝亦不盡秦
瓦也同時寄潘伯寅者尙有數十種爲余所未有異日
尙擬求備並補乞題識姑先裝爲二冊置案頭以便省
覽凡物聚於所好壽卿所藏古器無一不精且多允推

續叢稿

三

當代第一安得海內好古者盡爲摹刻以傳之余昔謂
李竹朋泉匯曰空前此語正當移贈

再爲伯寅題彝器款識

伯寅復以續得墨本裝爲巨帙二持示余凡一百六十
餘器殿以陳壽卿之周印十有五美矣備矣歎觀止矣
壽卿書來每以古人文字爲至重若精摹以傳洵不朽
之盛業教余摹刻之法數百言極精審云數十年心得
所屬望於余者良厚顧學識謫陋復老懶懼不克副所
期伯寅之才不可一世他日精選所得真本六七百種
鏤版傳之與所著攀古廬款識方軌並駕俾海內學者

因古人之字攷古人之文其足補正經史者匪淺詎止若宣和博古之但供雅玩已哉

附 陳壽卿書

刻書固是極勞心力之事刻古人書尤甚古人書只是有法有力今人不解所以易失其真然不必畏之也苟有真本在鉤既用心校之刻再用心校之勿惜試刻之小費勿憚校勘之精心得一良工則書可成矣野人自著則未必久傳精心爲古人傳之則必與古人共不朽矣勇退之高一生好古之篤焉可不以俸餘刻幾卷古人文字付令姪印亭守之邪

續叢稿

天

一不可不力爭上游刻鐘鼎文字則文字之第一義矣今日拓本如是流傳之多所謂於斯爲盛者此其時矣秦相文字則其次矣釋文之役當分任之得古書法之真釋卽誤後來猶可正之古人義理能通之自是天地古今生人之第一義此則居其二矣秦以下則藝矣不足與鐘鼎並論也既居日下或在南邦文人萃止良工亦集有力則工樂從事講求討論省試揣鍊則工可良患不肯爲與不肯用心耳何必以無好手爲難乎

一鉤字須執筆正中鋒運腕而指不動自下筆處聚

力聚精神貫注勿失毫髮下筆住筆乃法所在乃力

所聚尤須精心 忌指動 忌描 忌軟 忌走油

紙動則一字走或一行走須壓重至移動後則必須

逐字逐畫逐行審之 忌鉤內邊油紙隔目易見內

邊難於目從上下正在字邊又不爲筆尖所映蔽

一選版以不裂不節不白皮爲上

一磨版以用石磨細爲要磨細則字面光平而細無

斧鑿痕

一版木橫截處易裂漆塗或血灰塗之爲佳

一刻木亦忌指動指動則刀邪刻木尤忌刀遇木理

續叢稿

天

堅處而不能斷遇木理軟處而隨之易邪 刻有法

之字不可失法 刻有力之字不可省力而不留刀

刻木宜以刀細切字邊而以心力貫注之 刻木

宜直下勿偏使少印卽易失神 刻木版底字根宜

脩淨

一刷印版乾易損多印版軟易損 墨粗墨少水多

刷重刷棕絲粗皆易損

一紙宜用棉料耐久者

愚既不能北至燕南至吳自刻所藏金文遂屢爲同

志者言之鮮有合者蓋不知古文字之至足重而徒

思我之何以傳是以不能有真知灼見定力也不摹其字而徒釋其文後之讀者徒增慨歎古之遺者日就堙沒此學問之事豈玩好之奇邪噫

記四鉢半兩石範

余舊藏磚石各泉範不少存秦中一戚家兵燹後胥失之甲戌三月余戚陳寅生爲購得陰文半兩石範一凡四行二十八泉極完好足爲補憾蓋葉丈東卿故物也丈所居虎坊橋老屋雖質於人尙留五楹藏古器書畫幾滿封鐫殊嚴乃前一月忽不戒於火率付灰燼是範出自燼餘半作黑色落市上寅生見而購歸並陰文大

續叢稿

三

泉銅範一角厚逾數分陽文貨布範一惜燒損僅泉文尙可辨回憶三十年前謁丈於平安館輒流連不能去曾幾何時寶物悉歸天上今對此斷珪碎璧能無黯然

題葉氏殘拓本

寅生復於市上零星爲收得半鈞印大小官私銅印廿餘事皆出自燼餘殊有人琴俱亡之感並拓本兩束亦復斷爛姑檢取數十紙取小冊帖而存之其中弩機拓較多惜無甚完美者留此焦尾懷我故人

記陳氏古兵

陳壽卿復以所得古兵拓寄王廉生凡三十三紙廉生

持示余悉有款識爲戈二十有二瞿五矛四千首一鐵一呂不韋一戈字尤精其出齊地者十之七巨觀哉戈瞿僅古器之一種自來款識所載率寥寥乃所藏之多若是壽卿蓄古四十餘載無物不精且多近代收藏家允推第一拓本尤緻惟得之者鮮若不彙輯爲一書摹刻而傳之俾海內嗜古者一擴眼界詎不可惜壽卿書來所屬望於余者余正以望之壽卿矣

記秦權秦量

同治甲戌春陳壽卿復於瑯琊臺西南古城址得秦始皇百二十斤石鐵權重今權八百十九兩五銖權上嵌

續叢稿

三

銅詔版云曩所得詔版亦鐵權而鐵不存余疑詔版四嵌木之用鐵權木量兩者必兼有之今始獲此完璧惜漫漶不盡可拓特摹全形馳寄余並呂不韋戈拓鑄款鑿款亦近廿字先秦文字萃於海濱信精神固結有以默召之邪願壽卿藏器至多獨闕秦量不遠千里假余所藏者負歸拓之愛弗置而潘伯寅所刻款識惟匪未備伯寅乞以新得空首布四十八易余之秦量卽以量易壽卿之周窳匱俾三物各得其所余念其言亦佳遂往復函告如約以交易雖秦量亦余所心賞然公之同好在彼在此亦復何殊此古器中一段佳話匪蕭翼之賺禊帖類米顛之

易硯山不可不記

記貞祐寶券

余所藏大明寶鈔二紙乃何玉民外舅所貽印文凡三曰大明寶鈔之印寶鈔提舉司印鑄造寶鈔局印泉史諸編均詳載之惟貞祐寶券秦中出一銅版余僅屬人恩恩一拓字殊漫漶略載入泉說陳寅生近於葉氏燼餘拓本中檢得一紙貽余雖不全尙略可辨識花文甚緻亦近時所印非當日行使者上曰貞祐寶券復橫列伍貫二大字中曰伍貫八十足陌兩旁篆書八不晰又兩行文曰字料字號上空可填字下列文九行偽造者

續叢稿

三

斬賞寶券叁伯貫仍給犯人家產與大明寶鈔略同有貞祐年月日有京兆平涼府官庫暨庫使副判官攢工並尙書戶部尙官諸字其空處皆爲填姓書押地亦有刻左旁斜置大字兩行均曰平涼府合同前一版出秦中有以也今不知流傳何所對是拓殊繫我思爰再志其制作如是

記宋元印

余舊藏漢印尙不乏悉失於長安年來零星掇拾不足道也惟所得葉氏燼餘之物則宋元印較多潘伯寅復持贈五印亦足見一時制作爰彙爲一册並記其目如

建炎宿州州院朱記建炎宿州軍資庫記建炎考城縣

內馮村指使記原州醋務之記口州都督府之印借殘

使統領印甲寅年正月日萬戶之印天賜元年行軍萬

戶同字之印環復分割爲二行官尙書省印尤參知政

事東平汶上張莊憲郡公印章失紐有嵌銀永定關稅

新記口化縣口務記二分幼雲云非疆索物又一印尤

薄制如上二印文不可識類劉青園所藏西夏印而款

字復近女直其小者有工部製造同時繼幼

雲所得尙有總押都統之印都統所橫字印吉州刺史

之印謀魯堅曷蠻謀克印涪娑縣之印伯寅云安南國地名並著

續叢稿

三

之俾世之嗜古者佐攷證焉

劉氏論泉絕句後跋

是刻卽以原紙上版取其字意古拙而刻手鹵莽幾至劣不成字殊以爲憾姑藉以廣其傳耳惟原作刻於道光中葉尙偶沿洪氏之誤比先生輯古泉苑時已悉汰其說矣間有一二譌字亦正之

爲陳寅生題平安館集古硯文字

余戚陳寅生麟炳工篆刻所鑄銅墨合足與曼生壺並傳都人士爭購之廠肆頗有襲其名者性狷介余尤推重近余所得零星古器皆寅生物色者也一日持示所

得葉氏燼餘古硯拓二巨帙半成焦尾重裘屬題硯凡百四十餘宋明名人硯殊不乏漢博魏瓦悉具其摹刻鐘鼎石鼓文暨漢碑者指不勝屈率出名宿題識翁覃溪先生者尤多洵硯銘之大觀矣余留玩數晨夕想見當日蒐羅心苦雖未獲請觀於平安館已不免間有殘闕猶幸遇好古如寅生於火燎水濡中一一拂拭而出之俾還舊觀復饒別趣余亦於卅年後重締此一段墨緣良足喜矣

爲寅生題吳越王水府告文

陳寅生復得葉氏所藏錢武肅王寶正三年投太湖水

續叢稿

三

府龍簡文雖出燼餘而大致完好周列龍文長六寸闊四寸楷書百七十九字殊秀整銜則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帥尙父守中書令吳越國王錢鏐云云至可寶玩殆果有呵護者邪寅生藏器皆至精裝此屬題資余眼福兩窗展視欣然志之

記何鏡海刀布

何鏡海內兄以余刻玉民外舅詩集成於千里外取舊藏刀布六百餘悉寄余凡齊刀四十磬折刀一百三十七尖首刀四十三圓首刀四方足布三百五十一尖足布五十九空首布五當爰諸布七並外舅所藏兮仲敦一敦乃乾隆朝晉中出土嘉慶甲戌始歸外舅今又甲戌而以貽余余受之驚喜媿汗時李竹朋續泉匯已付梓若選刀布之篆文新異者補之將不勝其補姑割愛以俟異日惟吾兩人金石之誼不可無一言志之同時潘伯寅尙贈余壯布一莽十布僅古緣紛集信有出人

續叢稿

三

意外者邪

續叢稿刊成復得一首卽增於後

姪恩綬校字

觀古閣葉畝 藁二編

光緒丙子孟秋

胡義貴題



光緒二年十二月
觀古閣刊成

兩年來為同人題識拓冊又積有數十首做帚不忍棄
彙為叢稿三編略以類排次便檢閱耳惟紀事之文多
無甚攷據定為博雅所笑緣生平不喜鑿空古文奇字
之不可識者必以一己之臆見定之質諸古人果許我
否其他詩墨題跋尙約可一卷不以闌入獨李竹朋同
癖至契曾為撰二跋載及一時情事故附於末覽者幸
毋嗤其雜也光緒二年夏五子年自識

觀古閣叢稿三編卷上

欽鮑康子年著

雜題泉冊四十二則

余為李竹朋刻續泉匯手寫定本有不能無言者輒贅說於後並重定為十六卷增益者四百餘品余藏者十之六七然本竹朋極慎之意僅見拓本未經審定原泉者仍不載吳平齋寄拓其戚過雲樓藏泉間有新異以未敢深信姑置之

翁氏古泉匯攷余所見稿本未嘗繪圖繼幼雲所得者聞圖亦並載幼雲謂諸拓有泉匯未備者宜入續編然

叢稿三編上

老輩誠篤易欺且著譜不宜好奇庶不失信以傳信之意

永一金化倒文已不數見吳清卿於長安得一陰文小銅范尤精絕長二寸闊寸許上下並有圓孔三復得永二金化一品均自來藏泉家所未有此番使秦寶山不虛行矣二金者余載入續泉匯竹朋釋作穎省陳壽卿云其下从木不从水當釋朶乃梁省竹朋云此布作梁則乘字布之朶不應又作梁釋矣

壽卿欲更定泉匯有續評本為前評所未及者復以寄示余余亦照錄於卷中以資參攷竹朋有辨論並以朱

墨分別書之壽卿釋文時有新解前編尚未盡載再增錄一二如小布中魯陽字壽卿云下不从火八乃尾形其乃其省泉匯釋和壽卿云仍朶邑之省單金化泉匯釋茲壽卿云與畿氏之釋兩歧當釋北畿品泉匯釋邪山壽卿云當釋卿琅邪本以山得名加山亦可朶即朶乃新省空首布亦乃示祁省合泉匯釋商壽卿釋作高云鎬省朶釋未云未安應釋李如罕美不僅美富義美陽亦地名不僅貿易義乃鄭省亦縣名古虞省古吳字古莫字古參字古丑字乃寶省三六化非疑乘省泉匯釋室壽卿云是室古印有室中


叢稿三編上

復姓或古宐字古定字疑窟字

圓首圓足幣首及兩足往往作圓孔三皆兩面有文余藏一衡陽幣背作十二朱者初尚疑其質近壽卿拓寄新得安陽圓幣二品惜足皆闕損亦有圓孔三其一安字傳形背均作兩其首近圓孔處一作土一作計自來諸幣所未見時續泉匯已刊成殊以未及載為憾諸幣不乏流傳獨圓首圓足者罕觀余僅收兩種其一尚壽卿所贈胡石查有釋數則甚可存附載於左

商石舊釋萬石釋礪誤國策蘇厲謂周曰章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程春海國策地名攷曰離

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又有離石山贊案古幣多紀地名此幣繁為萬之繁文說文去部巛字下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屮徐鉉曰从屮義無所取疑象形此幣離字从艸正取象獸角形心小篆省為从屮鉉謂取象形猶能窺見古人制字之義

 閔 閔即閔舊釋魯釋黃父釋郊均誤


初氏吉金錄有蘭字一釋顧亦無說贊案是閔即閔也蘭戰國時屬趙見上說文火部閔字下云火兒从丙省聲讀若奔徐音良佳部閔字下云今閔段氏曰今閔鳥似鳩鴝而黃从佳从丙省聲徐音亦門部丙字下云从

叢稿三編上

三

門从二二古文下字讀若軍敵之敵是閔閔二字俱从丙省聲義異音同趙地名閔其取義不可詳要必古文作廌小篆隸又變作閔至蘭則俗字耳蘭堯此幣作閔又作廌方足幣作廌者尤多其中乃火字非太字其門上之一畫即从丙之二尤足為說文从丙之證此古文之僅存者古幣有碑字學如此

离石閔同屬趙邑兩幣當是一時鑄故形制相同

 衡 衡易趙地水稱易如漢易渭易之類魚即魚易加非下加二借為衡字如秦刻石亦下加二借為大夫二字亦其例也其幣大小二種小者背文十

二朱大者背文兩舊釋宰釋兩均誤贊審是兩字二十四朱為一兩小者十二朱大者倍之故云兩皆紀幣之輕重也案說文兩再也从冂闕兩二十四銖為一兩从一从兩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訓兩字云或曰从再省會意贊初疑朱氏之說第因說文兩訓再故定為从再省會意今觀此幣兩字下半正从再始歎朱氏精於六書而古支古義藉刀幣以僅存尤可寶也幣文作兩不作兩正合說文二十四銖之訓義贊空首布諸譜罕載蓋最後出當日惟劉文燕庭有百數十枚余藏僅百餘其複者復以贈潘伯寅緣伯寅會以

叢稿三編上

四

四十八枚易余之秦量也竹朋伯寅所收均只數十獨幼雲有二百廿餘枚燕庭舊藏亦歸之幼雲目為鑄幣壽卿亦云確係錢鑄之錢屬余專著一譜余未遑也幼雲之空首布有四字一品文作半米川與余之面作五背有分中二字者俱一時無兩幼雲初釋其布為棘甫滿省小七省續泉匯亦仍之近復語余曰如釋作垂棘似更勝其第二字與余藏背文之第二字亦相似或係一字範久不晰惟首一字不同究不得確釋耳空首布形似錢故俗呼錢幣幼雲有一品無文制小而方首空處下通及腹之半且兩面皆凸起與習見者異

5. 28. 44. 25

壽卿謂當是上古無文字時之品然茹毛飲血之世安

用泉為錢至今日一日不可無但三代時市肆此種殆

不必是泉泉匯所載尙有類此而絕大者寬三寸長五

寸許首寬幾及寸亦下通及腹上下並方若竟作鏹用

殊相宜作泉用則過形重大殊不相宜安得有此仍謂

之古田器可也特壽卿之說亦宜並載以質博物

壽卿云此真是庠乃錢鑄之錢以其至利於民故上

古取而象之以為貨非有此則今日錢之名胡為乎

來哉仿古之泉為圓制而名以古貨之錢此漢以來

之誤非有詩有今呼為鏹幣空首幣之古貨又有直

叢稿三編上

五

象田器上古無文字之貨何由知錢之制與名展轉

之譌而得其真乎昔見張叔未所藏古田器拓同此

而大則四五倍焉惜今不得見竹朋泉匯所收亦有

無字田器形大者二種不可不以此冠古貨之首謂

為上古第一之品也以田器冠泉幣泉也錢也刀也

布也幣也其義皆取其利其統名則皆謂之貨至太

公始謂之法貨也又可證鐘之名鑄亦因其形似田

器而起不可謂之鑄也今臆名曰空首而不知其象

受柄名曰鏹幣則習見今鏹鉞之器而不知其正合

古錢之稱為人心自然之知覺也見此則古錢貨之

名蒙不得受謬妄之咎矣錢之名可遵但無文之田

子年以鑄鐘推之則下不齊者為鑄下齊者為錢

幣之形無可攷當是圓首圓足者為幣以象幣之柔

方首方足者為布以象布之方內外俱圓者當為泉

之古制外圓內方者當為泉之變制始於太公之圓

法與海濱病史

世傳大禹書洛字及响嘯碑皆奇古何以泉幣之文率

易識卽此可想見其時代或折之日子安知其非上古

及唐虞時物余則曰文字平易非明徵乎

叢稿三編上

六

蕭何於漢高祖僅贏奉二錢足見當日鑄錢之少亦必

非事事物物非錢不辦也我朝銀與錢並重明以前

銀只五金之一不似今日非以銀卽無由易錢者比故

以近代之事理揣度古初斷未有能合者余癖泉五十

餘載於刀布絕不臆斷時代亦不强分後先其形製大

小之不同則列國自沿其制作耳為唐虞為商周安得

因泉文之一字而遽定之乎

孫春山云商周彝器傳於今者夥矣皆時有奇古不

可識之字何以昔人所謂堯布禹布篆皆平易近人

乎初氏斷自周列國以後最為允當

劉丈青園著虞夏贖金釋文余覓得舊本為重刻之聞得虞字幣而其論始定余初作泉說亦云古布斷自唐虞然平心思之虞夏之虞與虞芮之虞又奚以別乎余故曰刀布可寶者在文字不必臆分時代也

方足布雖極薄而鍊銅頗精視尖足者勝尖足每易折何鏡海以舊藏數百品寄余皆昔年晉中出土者不特青綠沁骨且土花殊厚拂拭之亦復古香襲人

混金大布流傳甚少銀鈎錢畫制作最精無不紅綠爛然至可寶玩想當日此種亦必矜貴

齊九字刀壽卿終疑之近日廠肆所收且有絕無文理

叢稿三編上

七

者不足深論也六字刀余惟藏一枚尙壽卿所贈泉匯釋建邦壽卿云宜从初氏釋造邦省口加耳第四字似舊釋作始泉匯釋作就壽卿云立旁尚首未可以下遠定為就一字之難釋如此

春山云第四字當釋作京質之石查亦謂然左半作

古本實皆京之省惟右加邑旁變體尙未安耳若求

李幣釋作梁京則無可疑梁京如云周京漢京也或

作多余均與京一斬之命字不甚懸殊觀古閣泉

拓有一品背凹文多字尤近

王廉生云京不得濫稱此字確非京梁齊安得擬周

漢卽其僭稱亦不見經傳鄭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稱也

廉生云笏臣廉訪長賡所收小布頗有異品時續泉匯已成迷不復索拓僅拓得節墨刀一品云色澤極佳背三橫畫下復有建邦法化五字一刀備列兩刀面文於義無所取若云誤範則五字小且弱迥不逮習見之六字刀殆出添刻與舊泉改刻置土中一二年則色澤如故

續泉匯載三字齊刀背文正字一種云最罕見廉生云恐仍是正字範不足又背文上字云之字不完然齊刀

叢稿三編上

八

面文之字皆作也廉生謂是也字之省說詳後

廉生云三字齊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又。

之省乃非乃亦易之省才乃並易之省正非正乃正

之省也。正並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兩種

也。正乃六字刀面文故之省至又正之或體也非之

乃正之省也乃正之省也乃六字刀面文野之省大

非大口非口並面文也之省節墨刀背文大於大亦

非大仍奇之省

春山云秦印往往有也字也字乃是也字省文

三字齊刀率不綴自是常用之品故流傳亦獨多有添

刻立字作四字刀者但四字刀及安陽節墨諸刀外郭皆及柄而止三字者則下通於環制作微異識者一見

即能斷之陳寅生示三字刀環不透者甚異其色赤石查曰李寶台所作也

明字刀背文首一字為左右外凡四類壽卿云或

易字之省外字一種有作壹壹壹者壽卿云金上一

字乃丑亥酉壬字外字傳形尤罕觀惟廉生所收獨多

余所藏亦廉生分贈至四類刀背文多有作▽者壽卿

云亦△之省耳

廉生云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為泉此圓泉○之

叢稿三編上

九

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為明刀之遺若○二字則直

言其為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

一刀至再小而為一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

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及秦初

則變而為○成圓法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

出土先秦泉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

莢半兩泉中有極小○泉亦是一證故○字釋月

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之○而兼

通之矣石查近獲一枚續泉匯補載泉範至百十七枚合前編計之近二百許

從來無此巨觀而清卿新得之一新銅範壽卿續獲

刻字未全之五銖石範尚未及載壽卿舊藏五銖二銅

範背有建武十一年款者尤足珍竹朋備載諸說云釋

作二年者固非釋作十六年者亦附會本紀十六年始

行五銖之說惟釋作十者可從緣漢器多有作十

者即二十也廉生云漢人隸書七皆作十似十字而下

微一向右出小尖孔廟百石卒史碑雖大字尚如是其

尖鉤甚微今有拓本可證銅器字小而淺其下鉤易繡

滿或範本未足且經多年始出土遂竟作十故凡作

十者不一又有作二十者證之本年皆為七字此

叢稿三編上

十

範釋作十七與十六年之說正合所論殊精

余作範說謂古布無範皆工人以意畫字故雖百十枚

筆畫無同者幼雲則謂安陽乘邑二布之大者實出模

範往往相類亦惟此二布有合背同文者是製範之一

證

齊刀範惟東武劉氏有之壽卿續獲一範亦相似俱載

入泉匯續泉匯陳寅生近持示節墨刀範形製並同背

文三橫畫下作一亦略有青綠而不甚入骨質地厚

重聞濰縣最善仿作即此類矣幼雲云是王戟門故物

當日購以重資旋即悔之

鐘鼎銘勳自出學士大夫之手刀布則小民日用物古
又無私鑄之禁故文字變化離奇如空首布松字作松
以松著譜者不妨一一臚載賞其神致若一點一畫
為之辨論無乃太迂

廉生云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適

古圓法穿孔亦圓至寶三化六化始有輪郭外圓而內
方壽卿目為孔方之祖

董小池洵多野齋印說錢塘丁傳序之云朱排山在秦
見村民掘得莽鑄之泉一恐官長攫取祕不示人排山
曳杖往訪得見之其圓不過一粒黃豆許穿之左右之

叢稿三編上

十一

泉二篆文精湛古秀莫可名狀鋪張太過余案此說未
足信精於泉幣者不作是語也之泉文皆四字且不在
左右亦未嘗如是之小余寓秦四十載目擊莽泉逾萬
其貨泉有極薄小如榆莢者或篆文不晰有類之字耳
盡信書固不如無書

南宋錢泉舊譜所載皆無幾青園丈得嘉定全寶云從
來未見自燕庭丈宦蜀始一洩其奇蓋塵埋市肆中七
百餘稔矣余有其全拓泉匯悉選載之凡二百八十餘
種余在蜀續得者復補入續泉匯數十亦富矣哉及門
呂屏青近復為購數百以道遠莫致其中必猶有可補

者造物之無盡藏也如是

大宋當拾錢吳我鷗所藏吳冠英亦曾貽拓本雖嘉蔭
篆亦無之石查竟於廠肆得一枚劇佳想當日未經行
使不若嘉定折十渣祐當百之易觀惟燕庭丈慶元通
寶背有慶當二十文者不知流落何所矣

毛丈季海官西安清軍同知因鑄錢收廢銅得元銅鈔
殘版一角付其子子靜藏之子靜持示余爰拓存數紙
闊僅三寸許中一行僅餘四字曰壹拾貫口右一行僅
餘字字自係填寫某字第幾號者兩旁近邊處似有篆
書兩行不晰四圍亦作花文闊不及五分以上橫列壹拾

叢稿三編上

十二

貫三大字右斜列大字三行日中都合同口子合同口
口口合同制作與貞祐寶券詳見續極相似特制小尚
不及寶券之半元鈔世少流傳得此二版尙可想見當
年制作也

壽卿伯寅但收莽以前泉唐蓉石舍人寶鑑收泉甚力
亦至六朝而止有所得必屬余審定余之副本亦時以
贈之一日語余曰聞同閣吳東竹震家築屋掘地得古
泉數百緡東竹攜千餘至都選之得四銖一枚殊精好
詢其餘則悉已銷燬為悵然許入土千餘年幸而出土
仍歸火劫古物之傳不傳亦有數存邪

朱建卿善旂藏泉余未獲見僅春山贈余拓本一巨帙不審悉出所收否余舊存拓本尙有陳受笙均吳冠英偽之物兩君並工繪事受笙曾及世父覺生公之門與余竟未曾一面

余於近代藏泉家無不識作泉說時石查屬備載姓名於卷尾續聞者亦補入叢稿中後來之雋復有徐小芙鏡清張吉人度毛子靜鳳清王戟門之二子希祖緒祖周小山麟勳張翰臣寶忠其所藏余或未之見小芙之泉在南中值兵燹胥失之吉人則因石查興起者葉丈東卿平安館藏器甲戌年悉燬於火廠肆有售者

叢稿三編上

十三

率黯淡無色泉幣亦然近日偽鑄之泉不能驟致青綠則藉口葉氏燼餘之物藏泉家宜慎之

好古者必好勝每以己之所有傲人之所無因而巧偷豪奪其甚者至交生隙往往互相詆譏泉幣亦何嘗不然然一人之力斷不能盡收天下之瑰奇或藏泉僅數百竟有一二品爲同人所無者亦一定之理也余藏泉最久無妒羨心春山目爲不忤不求廉生戲呼爲廣大教主緣同人得異品無不攜示但乞其墨本藏之卽與自藏無異古物藉以娛懷何事自尋煩惱邪廉生以桂未谷曾取漢以來之工篆書者十二人繪象

懸一室辦香奉之目爲十二篆師精室謂都下藏泉家宜推余爲祭酒亦當師其意繪一圖名曰泉師余居首同人悉坻繪卷中傳之他日亦一佳話聞者粲然標榜之習賢者不免若此

春山云若果如此廉生亦合居末席何則其齒穉也余目擊古泉不下數萬彙輯諸家拓本亦六七十冊之多自謂能辨真贗獨辨釋文字之作少以未嘗精通六書不敢妄下一語也惟同人有新說輒喜載之余增定續泉匯合之前編近六千品足以空前只明刀尖首刀尙有割愛未載者伯寅亦云近見笏臣所收古

叢稿三編上

十四

布異品殊多惜無打本補遺因思昔官藥省時曾輯皇朝諡法攷熙朝宰輔續錄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內閣撰擬文字悉梓行或笑謂皆了無完期之書今泉譜亦若是也良堪一哂

清卿在秦收古泉不少有補泉匯之願壽卿每謂前兩編摹刻不精美猶有憾清卿最工鈎勒他日編成定屬後來居上矣

人若專精一技必聞名於時卽如泉幣小物秦中善改刻之薛重泉都中善翻沙之小錢李寶台幾於無人不

知然則學士大夫果自樹立何患沒世而名不稱邪

余刻泉說叢稿及爲同人刻金石書輒借恩綬姪校勘數過刻成仍有謬字校書如掃葉信然憶曩輯諡法攷五卷至同治八年止付梓後索者紛至不數載坊間已有翻刻本更不知謬字幾許矣

嗜古者賴有古緣有同一泉求之數十年不獲而無心遇之者抑或竟不得或旋得復失不盡關人力也余則謂有拓本卽如見其泉故藏泉三十函每喜人借拓若扁之篋笥祕不告人與無是泉何異

青園丈逝其家人以東周駒虞峙錢等十泉爲殉余嘗戲語燕庭丈曰吾輩宜戒之錯刀環一品無輪郭者初

叢稿三編上

五

聞已殉近知續歸竹朋處

楊翹卿侍講紹和家有宋版書數百函爲海內第一皆至堂先生舊藏也余僅獲窺十數種翹卿方強仕突於生辰前一日無疾猝逝棄此縹緗而去聞者悵賦然則古物益當作雲煙過眼觀矣

總卿之書沈韻初之碑版書畫壽卿之金石皆近時收藏家不能有二者今兩君盛年玉折獨壽卿老而彌健日事摹拓攷訂伯寅嘗歎曰福人

以上各條宜與續叢稿中雜題泉冊爲泉冊范冊之廿四條並改定畫一坵泉說後

題朱建卿泉拓冊

朱建卿善旂與余未相見顧素耳其名酷嗜金石能世其家學聞輯破吾心室彝器款識二千餘種欲以補積古齋諸刻之所未及弗克成書亦不審人間尙有其稿本否於古泉非所專嗜或不盡屬所藏拓本則自刀布及北宋泉凡六百餘品題曰泉乘其接羅之勤蓋可想見孫春山駕部得之廠肆持以贈余謂宜一言志之以張吾同癖爰精裝置案頭坵識數語並以見良友之惠我無窮也

爲潘伯寅跋泉冊

叢稿三編上

六

伯寅以藏泉拓裝二巨冊屬題余爲題識十餘處冊有空白復書數語於後陳壽卿藏泉至莽而止伯寅藏器至多於泉偶一收之亦僅及六朝唐以後不復收蓋與壽卿均以古文字爲至重非玩物也余揆集泉幣五十餘載雖所得差過於同人而不識古文奇字絕少創解不逮兩君遠甚今老而益嬾無復著書立說之志願深負壽卿所期壽卿屬伯寅彙刻金文儻並刀布文一一坵載之將壽卿所云足補秦燔之憾者其在斯乎

自題兩宋錢泉拓冊

舊藏兩宋錢泉幾與劉文燕庭相坵拓成一冊王芮川

刺史爲題曰泉影泉存秦中一戚家兵燹後悉數失之只影尙存李竹朋著泉匯復選去百十紙影亦不復全矣庚午守夔後加意按索並戚友所遺復數百品雖不能復舊觀而選勝標新亦足自喜他日當補拓成冊庶少彌夙憾云同治甲戌九月

題萬氏古金錄

錫山萬子昭光煒古金錄四卷刻於乾隆壬寅共載刀布園法一百六十餘品至莽而止大率沿路史及洪志之誤遠溯洪荒其以藕心爲古幣類磬形者爲漢莢錢尤不足辨惟嘉道以前泉譜傳者寥寥是書只繪其所

叢稿三編上

七

得不失爲好古之雅版已久燬頗少流傳余無意獲之殆亦有鍼芥之契合也乎

再爲胡石查題泉匯

癸酉六月石查以李竹朋泉匯屬題無復可說姑寥寥志數語甲戌冬日陳壽卿欲重訂泉匯復以手評本寄余多所定正竹朋不能悉從又因而辨論之頗足資攷校復以朱墨分寫於冊中乙亥正月以示石查石查亦欣然照寫一過仍屬余題石查工書是冊所寫尤足珍他日必有爲蕭翼之賺者至壽卿所評時有創解然只合兩存其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不能起古人而質之

也石查當亦莞爾

題繼幼雲空首布拓冊

幼雲復以佳紙盡拓其空首布百餘種二百十有八枚精裝二巨冊並製函以貽余余得之大快案頭泉冊數十當以此爲最緻矣攷是布晚出故舊譜所載悉寥寥獨劉文燕庭有百餘品今亦歸幼雲余舊藏以複者贈伯寅僅餘百許惟己字反書背有岁中二字者與幼雲之棘蒲小七最爲諸布之冠伯寅及李竹朋所收皆止數十幼雲之布余選入續泉匯卅餘品以是卷校之尙多未備陳壽卿謂此真序乃錢鑄之錢在諸布之前爲

叢稿三編上

六

最古幼雲亦目爲鑄幣但文字平易無蟲書鳥篆亦必非上古物泉之時代固未可臆斷也雖余生也晚而所見乃遠過前人况今地不愛寶物復聚於所好安知不愈出愈奇更有在是卷之外者乎彌冀幼雲之有以貺我矣

爲幼雲跋莢泉拓冊

榆莢半兩秦中曾出土一罌有薄小不可拓者而紅綠沁骨或傳形或僅作二三畫不復成字皆至可寶玩余收百十枚兼以分餉同人光緒乙亥余息影臆園一日幼雲持示所得彙拓成冊凡二百餘別爲大小十種字

畫各異傳形者廿有七富矣哉云得之李寶台寶台所收殆卽秦中出土者邪自來園法以輕重相權然薄小如斯甚於裁皮糊紙千泉不能盈一掬或無復文字益開盜鑄之門錢法之壞至是而極將以之濟困乏救弊而弊乃彌滋徒爲後之嗜古者留一雅玩而已矣余初得是種殊自喜今觀幼雲所收不勝望洋之歎留案頭數日率識數語而歸之

續泉匯後序

竹朋以續泉匯十二卷寄余屬刊泉與范計五百餘品余老懶置案頭經歲矣初不欲增益一字比去年冬手

叢稿三編上

十九

寫據本乃不能無所定正有異說亦坳載之適余爲外舅刻詩集成內兄何鏡海以舊藏刀布六百餘遠道貽余方足尖足布兩種余分餉同人外尙選存三百餘筆畫參差幾無一相肖補之殆不勝其補孫春山乃銳意爲選百餘品並拓其自藏者卅餘品屬入補遺爰重訂爲十六卷圓泉亦補入鄙藏數十凡九百八十餘品合之前譜近六千矣惟明刀尖首刀可補者尙不乏姑俟異日光緒紀元乙亥八月方告成藉以償夙諾余友尙有寄示拓本爲是編所未備者顧未覩原泉不敢遽入庶不失信以傳信之意方今地不受寶泉幣愈出愈奇

他日再續三續正方興而未已也

爲石查跋續泉匯

王廉生屬跋續泉匯率書數語應之石查亦以是編屬題無復可說也惟石查所藏泉冊無不索余一言亦不可卻念是編代竹朋所刊版宜寄竹朋余以縣紙精裝廿餘部入觀古閣叢刻分餉同人別以粉紙如前編式亦衰廿餘部入原函俾成完璧願世之講經濟學問者每笑余疲神憊精刻成皆無裨心身之作然性之所近不賢識小且老來藉以送日月不猶賢於博奕乎凡我同癖者當首肯是言

叢稿三編上

二十

大錢圖錄序

咸豐三年軍務日滋滇銅不能繼壽陽相國權戶部議請鑄當十大錢兼增鑄冶以供度支旋推及當五十當百錢巡防王大臣續請鑄當五百當千兩種並以銅當五與鉛鑄當一制錢相輔而行初亦公私稱便未幾私鑄蠶起利之所在雖頻置重典而不畏因之各錢漸廢僅銅錢當十尙暢行戶部復請遣員赴山西購鑄分局鼓鑄鑄錢滋益多七年正月忽謠言邊徼五城一日而錢錢頓廢官役比戶曉諭民不信從遂只存銅當十一種都城以外雖仍行銅制錢鉛錢者未久而城中肆廿

餘年行使當十已習爲固然第銀直日以昂銀一兩可易銅當十錢六七百各直省或鑄而未行或行之不久或僅頒母錢僅呈樣錢迄未開鑄余時窮而在下所收亦弗能徧特略存梗概儻更百十年必無有能述其制作者光緒紀元乙亥殘臘無事姑檢舊藏摹載之未備者繼幼雲振復爲補卅餘拓遂成是編至一應奏議及行使章程錢制輕重卯額增減省局開停采辦艱易具在 國史余則但詳形製等於不賢識小其得失利病亦不復贅說寶鈔官票各增載一式與閩丹初論鈔書並列於後實事求是用紀一朝之掌故焉

叢稿三編上

三

題嘉蔭簞鏡泉拓冊

戴文節謂鏡泉易於作僞獨蜀中市肆鏡泉盈千累百無人過問絕非贗作自燕庭丈宦蜀始一發其奇寄余全拓三百九十三種竹朋著泉匯選取十餘紙已非全璧光緒二年三月繼幼雲索觀之歎賞不置珍重題識以歸余因念余舊藏初亦相埒乃與燕庭所收今皆不知流落何所兩家僅存此墨本亦不若當日之完物之聚散如雲煙開卷殆不無悵悵猶喜泉匯已刊布海內凡雖亡而未始亡也讀幼雲跋語亦補記數言於後

題沈夢九泉拓冊

泉譜以刀布爲上次則歷代正用品餘不過載以備格余刻續泉匯時鄙藏厭勝吉語二種可選者尙夥皆不復入錄於卷尾述之許丈少珊近貽泉拓一冊云沈夢九所收爲兩匯所未備審之皆吉語類大者殊多間有與鄙藏同者雖亦可喜但悉宋元以後物不足爲譜家增重也

大錢圖錄跋

大錢鈔票非日用飲食之道故前代皆弗克久行識者病之但理財節用端在平時逮國幣已空百用孔迫承其後者須濟一時之急設身處地舍此亦殆無他法惟

叢稿三編上

三

豫籌深慮勿倉猝試行庶幾補苴目前不至利末形而弊叢集有治法尤賴治人也若海宇晏安民康物阜斷無有議及此者君子平情論事於大錢鈔票有餘慨焉

題李氏錢神志

昔路子端索余拓泉冊以所收明胡我琨錢通屬鈔胥精寫一函報余陳寅生爲余收泉譜甚力一日持示明閩甯李世熊元仲所著錢神志十二卷第二卷略有攷據增載洪志之目其餘多係故事兼及果報二書非專爲攷古而作然皆前代著述正復宜存錢通尤有用之書惜乎已失披是志彌觸我人琴之感云

自題金石拓冊

一年來諸家惠貽拓本堆積案頭又二三百紙矣雨窗無事一一翦帖之復成四帙並衰池者及新舊泉拓冊計之殆逾百帙泉幣居其七金居其二瓦甄造象居其一亦富矣哉秋菊百餘盆爛漫一室花下獨坐時一披讀覺心神為之俱曠且他年有好事者得之必曰此鮑子年臆園中物亦足博一笑也

再題金石拓冊

余集諸家金石拓本續帖成十有一冊矣念五十餘年來專意於泉幣至金石一門不過中心好之初未有真

叢稿三編上

三

知特解足發前人所未發也然月夕花晨一室虛白焚香開帙怡然曠然不復知戶以外事詎非歸來蔗境乎顧世之好古者必謂蓄古器乃所以攷文字辨制度非同玩物夫玩物亦何傷視彼口講程朱身許稷卨而方寸間營營於財帛華衰者其喪志也孰甚

為伯寅跋孟鼎拓冊

鼎乃嘉道間岐山出土初為宋氏所得置秘室不以示人周雨蕉明府偵知之遽豪奪去余曾乞其打本請觀則不可詭云已送歸南中文凡二百九十有五字陳壽卿歎為史佚之作其心醉如此劉丈燕庭輯長安獲古

編亦以未得是鼎及虢季子白盤為憾也雨蕉逝鼎復出左季高相國購以重資擬昇送關中書院置中天閣上旋聞伯寅愛之即慨然持贈鼎尚未輦致一日伯寅以舊裝拓本作長歌紀事並屬余一言余念鼎文攷證諸家已備言之可弗贅獨鼎之自出余所深悉輒率識如右且三十餘年乞一見不可得者今幸歸寶藏他日詣攀古塵淪茗焚香偕二三同癖摩挲歎賞一償夙願不圖垂老猶有此服福其愉快詎減於伯寅邪

跋遂啓謀鼎拓

是鼎乃道光末年秦中出土余目擊時尙折一足未補

叢稿三編上

三

完中有文二行曰遂啓謀作个叔寶尊彝九字个字泐故改作廟字蘇氏得之屬鳳眼張者雜取虢盤諸文前後添刻一百廿餘字以三百金售之葉丈東卿然劉丈燕庭與余均有當日兩行原拓本稍辨其贗東卿不憚爰昇送金山寺此尙是平安館昔年舊拓雖出燼餘卻完好試取釋之文義神致不逮世傳諸巨器遠甚識者諒自有定評也

為董雲舫跋高麗鐘拓

高麗國南原府川下里居住前副正劉

劉丈燕庭著海東金石苑八卷寫以美濃紙備載全碑

殊精審惜咸豐庚申燬於火潘伯寅錄有諸碑跋甲戌春余爲刻之原本余亦曾假觀手錄其目彈指廿餘年老而健忘不復記有是拓否而碑目則未之載也攷金石苑所載鐘四皆諸寺供奉之巨鐘是鐘殊小疑好古家藏器故或以之寄堯仙非彼國所共知打本流傳絕少堯仙與燕庭復宦輒分馳或當日偶忘拓示抑補入在後偶未跋及雲舫前輩屬一言釋疑伯寅所題余亦未可武斷姑疑以傳疑可也

爲幼雲跋陳氏十鐘拓冊

收藏家以鐘鐸爲艱觀近時惟陳壽卿太史號十鐘主

叢稿三編上

三

人昨復得那仁再鐘且不止十矣余有其全拓幼雲見而愛之亦致書索墨本精裝成巨冊屬余一言余思同時潘伯寅少農亦有齊鑄一即鐘八入鐘字小而至精壽卿歎爲攀古屢款識之冠顧大小雖不一其文則同又不若壽卿之鐘各饒神致秋雨初過盆菊已花余戢影臆園方集諸家彝器拓帖爲數帙而是冊適至指老眼亟披讀數過不覺紅日之西墜塵海中獨余與幼雲最閒乃所居相去十數里儻從往來必以墨拓互相示雖見者笑爲癡絕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余札雖惡其可避著穢之誚而不勉綴數語於冊尾乎

爲毛子靜跋號盤拓

秦中曩出號季子白盤爲徐傳兼明府載歸南中今歸劉省三軍門爲築盤亭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子靜得是拓乃必索余一言蓋以余寓秦久知盤所自出村人初以之飲馬塵封者不知幾經歲月始遇傳兼拂拭出之物之顯晦固有時而余與子靜獲讀其文字攷定歎賞亦殊幸古緣之不淺也

跋伯寅酒器拓冊

潘伯寅收藏鐘鼎號稱繁富有所得必先拓以貽余余隨得隨帖入小冊中備檢查免遺失也一日復精拓其

叢稿三編上

三

爵解廿種見贈爰屬王廉生別裝爲一冊存之陳壽卿近悉取藏器拓寄伯寅凡二百三十三紙而秦漢不與焉爵解各種多至七十有五伯寅所收雖不逮然精好足以相埒他日當並索壽卿諸拓彙裝成帙庶墨花輝映亦三代酒器之一巨觀乎乙亥十二月

數十年歲事逼人輒苦無佳况近獲息影臆園不復問家人事小除夕午窗多暇對唐花漫筆志之

爲許丈少珊跋阮氏家廟彝器拓本

世父覺生公與阮文達公同登秋榜比已未成進士文達已爲總裁余生也晚不及奉杖履願審知積古齋藏

器爲嘉道時第一款識一編海內翕然宗之惟所藏一燬於火再失於兵燹零落幾盡而家廟彝器數事乃歸然獨存殆果有呵護者邪潘伯寅贈余大林鉢鐘一拓續復得君宜子孫洗一拓終以未窺全豹爲憾光緒紀元乙亥殘冬少珊丈出示孝通所貽拓本四紙始獲縱觀殊自詡老來眼福欣然書數語志景仰云

前跋題就少珊卽索得周鄭寰盤格伯益二器拓本見貽俾余亦獲完璧增志之

爲幼雲跋焦山鼎拓

吳平齋觀察以所著焦山志寄余於周漢二鼎定正加

叢稿三編上

三

詳備載諸家釋文復自著攷釋余讀之神往漢定陶鼎乃阮文達所舍器與蓋非一器傳聞已失周鼎雖屢經兵燹巋然獨存舊讀世惠自以讀無專爲勝憶髫齡讀林吉人焦山古鼎攷卽心醉今已五十餘年迄未獲一墨本念之輒惘惘幼雲所得二拓漢鼎尙出朱建卿之手爛然可珍顧余亦南人乃足迹未到江以南諸名勝皆託之夢想不若幼雲隨宦江浙獲登焦山寺摩挲法物兼有其全拓今漢鼎雖不知所在而平齋時通翰簡猶可馳書索拓周鼎俾償夙憾對是冊彌惓惓焉是跋書就幼雲適以昔年所拓周鼎之副本貽余再

書以志快廉生則云焦山之漢鼎亦未失

爲幼雲跋辟雍彝器拓冊

欽頌辟雍彝器十世父覺生公肄業成均時曾用東坡石鼓詩韻作長歌今集中所梓是也余於十五年前值上丁偕同閣袁杏村曾一往瞻器列長几上古光黝然顧祭畢卽藏諸櫝思一拓不可得潘伯寅僅貽余二拓幼雲此冊乃葉氏平安館中物墨香襲人讀之爲稱快余於彝器雖無深識而中心篤好年來乞得諸家拓本亦數百紙有不遠千里而至者獨辟雍諸器近在咫尺求之廿年而不獲天下事難者有時而易易者有時而

叢稿三編上

三

難率不容以人力致昔袁簡齋不佞佛獨取佛家因緣之說余亦信之

爲幼雲跋銅器雜綴冊

翁宜泉先生與余無一面之雅而景仰素久所著古泉彙攷尤詫爲巨觀原本今在幼雲處余僅獲其泉拓二三紙至以爲憾幼雲復持示銅器雜綴一冊亦先生手輯楷識甚工雖並鏡洗瓦當計之僅十餘種猶是嘉道時舊拓墨采爛然良可寶玩末載錢磬一拓殆唐以後物云余外王舅何蘭士先生所藏余顧未之見或晚年已轉贈他氏與

爲幼雲跋清儀閣印存

昔楊禮南學士贈余吳平齋官印收藏接羅甚富攷證亦精審近以示幼雲云半屬嘉興張叔未先生清儀閣物也一日幼雲復以所收清儀閣印存相示官印一卷凡五十有七私印五卷分韻排次凡二百八十有五皆去其複者開卷爛然披讀不忍釋手余於先生未相識僅與先生猶子石匏獲往還審知收藏之精爲浙中第一兵燹後流落人間者殆不知幾許是編印於道光戊子得三十五部此蓋葉氏平安館舊藏幼雲得之珍爲祕玩古物有聚必有散達觀者視爲過眼雲煙然有印

叢稿三編二

三

本流傳則其壽又可數百歲余當日惜未乞存一帙而老年眼福猶獲縱觀亦自謂古緣之不淺矣幼雲祕笈余略見一二無不精良一室中古香襲人閉戶自娛尤塵海中僅見者娜嬛福地盍借居乎

題陳壽卿古鈇小冊

周印最罕觀惟陳壽卿所收獨多曾拓寄古鈇印文朱墨各一精妙無匹凡四十有四種自來印譜所未見也余手自帖成小冊並以壽卿族弟子振所摹鈇文亦三十種彙裝爲一函雪窗展對殆鄭板橋所云曾未飲酒而醉者與

爲石查跋簠齋印集

泉印鈎印斗檢封蠟封並附殿以虎符龜魚符十有一

陳壽卿藏印最富會輯有印集成豐壬子夏余應禮部試報罷留都門訪壽卿於經板庫舊居曾出以相示整潔精良心目爲之豁愛弗置壽卿語余曰庚戌夏數同好釀資屬陳粟園所印粟園手爲重繭印成人各分一部子來遲無以贈子矣余聞而悵然同治壬申余自夔解組復來都閉門掃軌但與二三同癖一往還石查持示是集云得之廠肆凡十二巨帙余留案頭經月始獲覽讀歎觀止焉計官印三百七十七私印千九百三十一泥封百三十七假之劉氏嘉蔭移者百鈕餘皆自藏無

叢稿三編二

三

一借摹舊譜壽卿近復有印舉之輯云可五千鈕周印卽四十餘視此更倍之惜未遑卒事當代印譜已無出此之右者念石查每得拓冊必索余題戲謂異日可以增價獨是集余不欲損其潔未加墨丙子夏石查復申前說不可辭願老眼益昏若率爾塗鴉恐所謂增價者或且減價矣取另箋書數語歸之至石查工篆刻見爲潘伯寅所仿古印靡不精知其得力於是集者深矣石查於繪事篆刻並擅長不暇給同人之求頗苦之獨余數年來未乞作一畫鑄一印或以爲詫余曰此其所以相得與石查粲然

為幼雲跋瓦當文存

陳壽卿藏周秦漢瓦三百餘出齊魯者百八十餘枚惠
余拓本裝作三巨冊未全也余初擬專刻其秦瓦願不
工鈞勒適吳清卿視學關隴銳意任之攜全拓去手摹
付梓他日刊成洵巨觀矣丙子四月幼雲持示所藏竹
里秦漢瓦當文存乃嘉興王鈕園福田刻於咸豐二年
者凡三十有二種六十有二枚摹勒甚緻攷核亦精審
雖遠不逮壽卿之富有而參觀互證裨益亦多念余昔
年寓秦未嘗無所收今悉數失去解組後以里中老屋
久圯遂僑居日下初自覺其非然時與諸同好往還道

叢稿三編上

三

古老來眼福日新而月異所獲正不淺未始非計之得
者也

自題甄拓冊

苗仙露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甄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劉
子重比部贈余墨拓甚夥余裝作橫幅懸坐右尙是其
尊人寬夫先生所藏也年來同人惠余新出甄拓又數
十種余雜帖入金石冊中念古人雖一物之微莫不作
千秋想無草草從事者花文亦極古樸類漢畫象雖不
逮君子甄之古亦自可存說者謂甄文較易作偽然真
贗正自有辨

再為石查題印譜

為石查題印集訖閱數日石查復出秦漢印一巨帙相
示曰他冊徧乞題之矣獨是冊置篋中偶遺忘亦屬憾
事非並得一言不可余披讀之官印七十餘鈕私印二
百八十餘鈕率精好可喜石查工篆刻故鑿藏倍精余
雖酷嗜官印而舊藏胥失續收者不及百私印亦如之
並簠齋印集亦未獲一編自哂其陋然年來徧窺諸君
所藏印譜頗足資眼福凡物必自得而後快無乃所見
不達乎因溽暑留案頭兩旬好雨乍晴几硯生潤率書
數語用報石查

叢稿三編上

三

自題造象拓冊

余寓秦時收六朝迄武周造象百數十種胥失於兵燹
壬申旋都後同人續有遺者又六七十種隨得隨帖入
金石冊中僞作者亦載之如齊天保七年尼如靜一石
王廉生知之悉並知刻者姓名乃人家柱角下物也葉
氏平安館所收天保五年司馬治中開皇元年張佐清
二年吳文得大業元年朱建忠長慶元年姜永錫及姜
長年諸拓皆李寶台所偽大梁丹陽民白僧佑取永微
造象添刻天復元年蘇檢諸拓皆朱賈所偽附著以告後之
嗜古者蓋自劉燕庭丈宦秦曉以古器雖破闕無傷以

款識爲重因之寸許銅造象亦率遭鑄刻作僞日勞未始非吾輩導之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至言哉

題武虛谷偃師金石記

武氏偃師金石記四卷乃劉丈燕庭舊藏兼有姚丈伯昂吾友韓季卿諸名印陳寅生於書肆爲余收之余念燕庭藏書逝僅廿年已散佚殆盡今獲此帙重復置案頭晴窗偶一披讀猶恍似偕坐嘉蔭簾中紫藤花下淪茗快談金石時也

題隋金輪寺舍利塔銘

咸豐己未夔府築城掘地得隋龍山公墓志開皇十年

叢稿五編上

三

立缺一角旋於他處得之遂成完璧文近三百字嵌試院廳壁余曾摩挲傳拓同治癸酉築城復掘得仁壽二年金輪寺藏舍利塔銘並有銅函金瓶貯舍利子一粒啓視則飛去四圍周列隋五銖泉七十二詳見余續叢稿中及門呂扉青太守輝拓數紙並二泉郵寄余凡百十餘字彌秀整文則與青州舍利塔下銘同聞石質鬆脆久之恐成沒字碑爰馳書屬朱少肆經歷如淵復拓致卅紙以分餉日下諸君念夔郡僅此二古碑未經著錄宜廣爲傳播俾世之好古者彙入金石志亦快事也

題唐畢公志

畢府君志唐貞元十九年立書法類歐褚道光年出土爲劉丈燕庭購藏展轉落何子愚處子愚逝其僕攜以求售余僕有劉昇者告余曰昨以五千錢購一搗衣石石上有字余亟索視卽是志也遂收之搗百十本分餉同人因念物之顯晦有時其貴賤亦復無定設此石歸他氏竟以之作砧不數月當成沒字碑世間尤物爲無識者所毀棄殆不知凡幾固有幸有不幸爰志數語著此石之遭際焉

爲陳寅生題化度寺碑摹本

葉丈東卿所藏翁覃溪先生手摹化度寺碑銘惜出自

叢稿三編上

三

燼餘已非完本而精光不掩古趣彌增攷證至十餘葉之多並合諸本校定逐字夾行密書析及一點一畫朱墨縱橫一生精力幾萃於是老輩之不可及也如此雖斷爛有不能句讀處猶幸神物呵護俾寅生拾殘補綴重裱以還舊觀足爲案頭墨寶余留玩經月媿素不工書未嘗窺臨池祕奧晴窗展視但有讚歎老來眼福不淺亦復自喜也

爲幼雲題福建樹刻雙鉤本

福建樹刻大字乃唐天祐時物迄今千有餘年樹久殫而不朽至爲奇絕金石猶不壽木之壽願如是乎憶昔

於嘉蔭簾中曾見墨本未及審視彈指已二十餘載幼雲持示張氏清儀閣雙鈎本神致宛然留玩旬日覺往事猶在目前幼雲亦索一言念余不工書而數年來胡石查每得拓冊必屬余題跋選入叢稿中不少余每笑石查有癖嗜不圖復遇之於幼雲

記魏曹真殘碑

道光丙午丁未間秦中出一碑甚巨惜僅存其半隸書圓渾雅近漢碑其陰題名亦漢碑例徐星伯劉燕庭諸君攷定爲曹真碑以傳證之良合文內蜀口諸葛亮蜀下一字鑿去諦視乃賊字自是吹非其主意也余屬蘇

叢稿三編上

三五

兆年覓數紙今無一存許丈少珊持示徐叔鴻所收尙是當年舊搨聞近爲無識者剗削數處碑益不完因念余舊藏胥失於兵燹有如雲煙過眼對此幢彌悵惜之

記唐人墓志

秦中自道光中葉以來唐人墓志出土甚多楷書率秀整俗呼小唐碑是也劉丈燕庭購廿餘石載歸都下近時嗜古家亦多收其石余所得搨本不下百十種乃胥失於秦近年所收不過三四十紙並新出齊魏諸墓志並藏一篋以便檢閱念四五十年來漢以後碑碣層見迭出皆昔人所未見李竹朋有補金石萃編之願少亦

可數十卷惜乎以病廢安得海內好古而有力者一爲成此快舉哉

記明槩朱子全書

世父覺生公舊藏朱子全書四十冊乃明天順年雕本尙有世父及何丈克庵所題字咸豐壬子陳壽卿屬子永孫假觀之愛弗置時子恭弟將有滇南之行壽卿助資斧良厚子恭卽舉是書贈別忽忽二十有五年矣去年夏壽卿函告余曰蘇州書局重刻是編子永復假往付同志校讎訖屬仍以歸余余不可乃子永竟製積封識二千里外郵寄余誼未可復卻爰拜受藏諸笥適

叢稿三編上

三六

子恭亦自滇歸念前事如在目前而人事變遷大有滄桑之感惟願我子孫珍守勿失口誦心維庶不負世父當日之收藏及兩君返璧之高義至余衰庸寡識弗克仰鑽萬一不足道矣光緒二年四月

記舊版十三經註疏

註疏十六函尙是先大夫手澤憶昔授康兄弟時康年未十齡乃秦中舊存書籍碑版兵燹後都不知何往是書經及門寇允臣茂才守信爲康珍藏得無恙今取至都下展對如新回思前事近六十年楹書零落不克讀汗軋涔涔下猶幸展轉未失獲完璧歸豈果有呵護之

者願我子孫其世守之

題李竹朋書金剛經卷子

枚卿比部以尊甫竹朋先生手書金剛經卷屬題謂兩世稱莫逆非得余一言不可余與竹朋相識近廿載為文章道義之交泉幣之好尤同癖枚卿與余姪勛同登進士第又與余會同官藥省余姪恩綬亦為先後輩情誼至渥故余雖惡札不宜拂其請竹朋居京師時曾晨夕過從中間雖小別亦獲時一握手竹朋由名翰林司文柄出守汀州未五十遽挂冠同時閣中前輩陳壽卿太史以華胄躋清選未四十亦歸里不復出顧余獨馳

叢稿三編上

三

逐輒紅塵中不得少休嘗戲語竹朋曰吾三人最相得又同嗜古異日儻能步後塵必當葺三高祠竹朋為大笑同治己巳余年六十始奉守夔之

命夔郡繁富世稱最余視事甫二載即解組歸聞者皆詫惟竹朋知余之克踐夙諾也是時竹朋已里居乃書問往還日以密余復偕竹朋輯續泉匯將告成適得展是卷酷暑中讀一過覺煩囑為之頓消竹朋書名重一時有目者共賞不待贅言獨念枚卿之精爽世守且必索余與壽卿為書後尤與余三高之戲謔合爰欣然濡墨書數語歸之

題竹朋書爭坐位帖卷子

枚卿復以竹朋先生手書爭坐位帖卷子述其弟偉卿茂才之意亦索余一言願兩家交誼具見余所題金剛經卷中無復可說惟念枚卿兄弟重其尊人手書必乞與先生稱莫逆者書後以為世寶乃余所藏先世墨蹟往往零落失次對之殊慙然慚矧枚卿兄弟皆好古能文世其家學尤近代士夫家所罕有余雖老猶得於卷尾結一重文字緣是可喜也

叢稿三編上

三

姪恩綬校字

補題泉冊四則

同閣徐苑卿士鑾出守台州書來云近亦收泉咨詢良切癖嗜之染人如此而楊雪滄舍人浚亦述其鄉先輩許蔭坪明府德樹藏弄泉幣數千其孫守真刺史殉難蘇州遂失之許之姻亞鄭芝生明府世祺所收亦夥逝後不知散佚何處二君余雖未獲見而同癖姓字不可不詳志以張之惟周小山拓寄其所藏則贗品尚多正宜沙汰耳

董芸龕舍人文燦不收泉而所藏泉拓至多曾持示十餘冊余一一為題識惟有得之李寶台者未見原泉其

議稿三編上

完

真贗不能立斷蓋寶台最工翻沙也

古泉入土久或與銕泉相雜往往作銕鏽磨之則仍見銅六朝以前泉錢者絕少得之勿遽矜為異必磨視乃足傳信

余輯大錢圖錄壽卿謂持論宜力爭上游方足傳幼雲謂宜詳載奏議及一應章程利弊方為有用之書兩君期許良厚但余輯是編仍譜錄之學不敢妄談經濟故花文吉語諸品亦略拊卷末以志一時制作有新異若此者猶是續泉匯意也

為董芸龕題泉拓冊

光緒二年秋七月芸龕舍人持舊藏各家泉拓凡十冊以示余刀幣圖法居十之七各種咸備墨采爛然余與芸龕昔同官往還十餘載知其酷嗜金石文字初不審其所收泉拓亦若是之精且多也古圖法一冊不無贗作余一一為辨之刀幣諸拓悉可珍有余未及收者念余自夔旋京師同癖日以少李竹朋近復作古人彌悵悵如有所失芸龕雖不收泉而珍重墨本累年乃積成巨觀俾余老眼益明懽喜殆出意外新雨初霽溽暑乍消室饒古香硯有餘潤展誦三四過爰逐冊題數語志欣賞云

議稿三編上

早

再為芸龕題泉冊

芸龕以泉拓十餘冊屬余題識訖閱數日復盡檢所收秦半兩漢八銖四銖半兩五百六十餘紙榆莢半兩二百三十餘紙帖成數冊屬再題之其中迴文傳形各品咸備洵半兩之巨觀矣芸龕於泉幣專收拓本蓋賞其文字半兩則肥瘦參差各饒神致幾無重范榆莢一種新異尤多有薄小至不可拓者皆足珍玩獨是芸龕獲此墨本扁置篋中歷年久矣忽因余一時引觸遂兩窗手自檢帖幾忘晷景信乎索居則寡懽遇同好則興趣日增有不能自己者余雖不足為益友而芸龕得無有

開徑之望與癖嗜移人展是冊兩人當相視而笑也

爲芸龕題彝器拓冊

道光朝都下收藏富有著推葉丈平安館爲最余亦嘗過從以年少乏學識未敢率乞其墨本而中心藏之不曾一日去懷芸龕得其同里吳敬之所收款識一冊悉葉氏舊藏凡八十餘器雖間有可疑者率精妙足資寶玩以示余披讀不忍釋平安館近燬於火精拓悉化雲煙余頗悔當日失之覲面一無所獲僅於灰燼中購藏一二零珠碎璧何若芸龕閱帙而暢然愉快也乎

又爲題武梁祠畫象冊

叢稿三編上

余喜收漢時畫象其古樸不可及對之令人意遠年來所收不少以俗塵擾擾久局置篋中漸凌亂失次曾屬王廉生爲檢校之乃經年莫余報也芸龕持示舊藏畫象一冊亦敬之故物多裁截專取題字余則兼愛其所繪故事顧帖成則卷帙較繁不若是冊之便於披覽且墨采殊舊遠勝余所收聞近時椎搨者益紛漫漶日以甚似此當年打本何可多觀芸龕工篆隸復室有同心並深雅癖晴窗出而互賞古香古色間以鑪芬或乘興一臨摹之此樂殆三公不易也

又爲題印拓冊

余昔寓秦時喜收漢官印顧存一戚家兵燹後悉失之壬申解組旋京師復略有所收友朋亦間以持贈纔三十餘鈕及宋元官印十餘方耳中如強弩都尉諸印尙覺可疑芸龕一日索觀乃悉印入小冊並屬志一言其癖嗜亦云篤矣特以視陳壽卿印舉若九牛之一毛乞芸龕爲我藏拙毋輕示賞鑒家也

爲子靜題鏡拓冊

余友徐秋士明府著銅僊傳載其藏鏡百有四十但未嘗繪圖觀者猶以爲不快子靜館於鳳翔近聞其地出古鏡數百精者率爲定靜山太守所收子靜亦頗購覓

叢稿三編上

一日持示舊藏鏡拓一冊凡四十圍漢鏡居其半墨華燦爛展視神爲之移憶余昔寓秦時不甚收鏡收得旋復持贈人冊中諸拓卽有與余曩收者同今並一紙之拓亦不復存矣子靜嗜金石方盛年心力彌果他日收藏殆不可限量鏡特其一事余雖老猶將拭目以觀著錄之成也

記隋鳳泉寺舍利塔銘

癸酉夔府築城掘得隋仁壽二年信州舍利塔下銘余拓以分餉日下諸同好乃近年秦中復掘得一石石較小高廣皆尺許則仁壽元年岐州岐山縣鳳泉寺舍利

塔銘也文並同字亦秀整毛子靜上舍拓貽一紙足稱
雙璧惟年月日則與金石萃編所載同州青州二塔銘
向當時分送舍利之州三十流傳者僅青州一石今獲
有其三雖文字無少異而書法並皆佳妙可為萃編補
未備余彌冀其頻頻出土俾老眼益快悅也

自題泉選補遺

余中年所收泉幣擇其精好罕覯者拓為十六冊曰觀
古閣泉選復取宋明泉之有幕文者別拓為六冊曰觀
古閣泉拓韓季卿為題崑路子端陳式甫為題籤忽忽
三十餘稔矣各泉雖不無遺失而原拓則幸存近二十

叢稿三編上

望

年來所收又約千品願以俗尤未及拓繼幼雲見之諄
諄規勸謂一生心力不可不補成完璧余念其言良是
光緒二年三秋無事乃復選拓成六冊屬胡石查題籤
曰泉選補遺共四函二十八冊藏泉之足觀者大率具
於是矣惟不曾註釋類沒字碑緣有泉匯續泉匯在可
一一取而訂證也明刀尖首刀間有未選入續匯者餘
則率已載及足公同好是冊特存案頭以志數十年辛
苦雖未自著一譜而同癖者觀此已略見一斑奚事復
災及梨棗乎

為石查題明鈔

明鈔紙殊厚文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大書壹貫並繪形
旁有大明寶鈔天下通行篆書八惟年號不易概曰洪
武從其朔也面背均有文暨印信盛氏泉史詳載之憶
四十餘年前外舅何玉民先生曾貽余二紙甚漫漶石
查近於廠肆得裝就者一軸則明晰足珍惜背文不可
見儻更得一軸專留背文者斯二妙矣古墓往往有瘞
錢明人或以鈔楮幣用於陰理固宜之獨元季之鈔歷
年久率昏爛無復存以究非書畫之人盡棄藏其壽可
千百載幸明鈔不乏流傳一時制作尙具大略亦藏泉
家不可少之物石查其珍之

叢稿三編上

望

為王纘甫跋印冊

廉生農部述其宗姪纘甫之意出素冊屬余印所藏官
私印余舊藏胥失之於秦近所收者不及百曷足觀顧
其請不可拂姑選數十鈕印冊中志豹斑耳纘甫近耽
鍊筆意在窺古人奧妙立志良不凡余藏雖寥寥然師
其意神明而變化之造詣當不在古人下則是冊也亦
未始非他山之石也

再題曹真碑

余所得曹真碑初搨本久疑失之前歲見徐叔鴻所收
頗縈懷想輒作小記載入叢稿中光緒二年十有一月

丙兄何鏡海自晉寄歸余舊存書篋一檢視則是搨固儼然在也神采奕奕遠勝近時所搨廿餘年重獲展對如良朋久闊異地相逢視初得時彌快意幸楚弓之未失竟趙璧之仍完鐙下欣然更題數語

題初氏泉拓冊

乾嘉以來刊行之泉譜以初丈渭園吉金所見錄為最蒐羅既富攷訂亦精審余雖未及見先生顧亦有姻連思一觀所藏而不果四十年前子恭弟曾向初鶴汀索得先生手拓刀幣一冊始略窺豹斑藉慰夙願其圖泉廿餘種已衰入別冊中獨是冊於壬子後忽不省所在

叢稿三編上

聖

丙子冬何鏡海內兄寄余囊所存之書篋乃檢獲之舊拓不易得古香古色倍足怡神昔宋陽里華子善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以余之嗜泉而所忘尚如是廿餘年亦一朝夕也亟重裘置之坐側並書數語以志毋忘

胡氏錢通亦未嘗失附識以見余之善忘與古人同

記吳清卿幣範

余作範說謂古幣無范以筆畫參差無相肖者同人皆信之吳清卿視學秦隴三年頗多創獲書來拓示所得云古幣范從來藏泉家所未見鄙人竟得其三古文陰款直可與鐘鼎並珍余審視之三范制如一其一為采

一鉞銅范余載入續古泉雜事詩一為培鉞錢范尤異此種幣世竟未之見一為采鉞鉞范銅范則形模獨窄與世所流傳者稍殊聞並皆精妙余雖未見原器而清卿鑒別最精自非魚目之混獨余寓秦四十載曾不一遇清卿無意中乃連得之物之顯晦固有時亦古緣之淺深有未可強致者他日刊之補泉匯當令海內同癖者爭覩為快也

叢稿三編刊成續得各跋即附於後

培鉞幣無傳者徐苑卿竟於台州得一枚云輕薄如葉拓以郵寄余與清卿之范符合足補兩泉匯

叢稿三編上

聖

先觀范而後獲泉一異也丁丑五月望補記

續得詠泉詩如干首不計工拙聊志一時韻事惟不足一卷爰用續叢稿之例檢舊作凡論古而不盡論泉者亦悉附於後冀博同人閤中一笑災黎禍棗所不問也丙子閏月臆園再識

觀古閣叢稿三編卷下

歙鮑康子年著

續古泉雜事詩二十四首

園居詎肯擲流光也費心情到孔方閉戶挑鐙勤著錄世間強半為錢忙

痼癖休嗤願太奢裘成墨本燦生華縱橫縹帙堆盈案

海內藏書別一家古泉拓本七十餘冊彝鼎瓦甄拓本亦卅餘冊

未必驪珠許共探有人虎視也眈眈報君一語君應笑

好古從來戒不貪

巴山回首夢難尋朋舊年年慰我心怪底書緘何鄭重

叢稿三編下

那知頑鏡勝兼金蜀中鏡泉最夥及門呂扉青余威張星槎類郵寄余扉青近復購數百末由函致必又有可補泉匯者

何曾廣大費周旋要為同人締墨緣奇共賞心疑共析

一時開卷盡驩然癖泉家每以爭購生小嫌或一拓故本驩然交欣王廉生遂相珍秘余近為同人撮合併互易拓戲有廣大教主之目

泉幣何勞溯結繩篆文易識有明徵書迂慣作持平論

底事爭參最上乘好古者必謂其器為最古獨余蓄泉物或難之日子何以知之余則日以文字之平易知之

裁箋幾度累司農為說銘詞意獨鍾一敦奈何生鄙吝

憐他久伴丈人峰內兄何鏡海以外舅舊藏予中敦遠道寄余潘伯寅欲以泉范九易之余

亭

52844 25

可不

神致何容假借來漫因色澤費疑猜紛紛鴈鼎爭求售

故向人前說切灰乃幣之真偽以神致斷之葉丈東卿

者率黯淡無色近時泉幣之乏青綠者輒藉口燼餘以售其欺

往還拓本屢封緘似此書函信不凡主客開顏童僕怨

累他塵汗浣輕衫同人互貽拓異布殊勞遠寄將幾同拂拭趁殘陽也因阿堵同和嶠

銅臭翻誇是古香鏡海以舊藏小布數百寄贈余皆昔

頌來新著手頻鈔妙解都因宿悟超自昔多聞稱益友

笑余識字太寥寥陳壽卿釋刀幣時有新解胡石查孫

續譜刊成不厭詳他山借助信同方那堪禍棗災梨外

又累人間斲石忙余刊續泉匯石查廉生春山暨余戚

仿刻作泉嵌之版上方能逼真余笑謝之

索駿如何竟案圖鑄成也復較錙銖鼓箱製范空勞力

我為洪遵屢辨証洪遵泉志所圖乃後人誤補世

法化同將節墨珍背文何故又翻新畫蛇楚客會添足

莫把神奇誤後人齊建邦六字刀流傳絕少近見節墨

建邦取字復小且弱添刻顯然

王郎好事足軒渠寫出鬚眉態各殊勝會何嫌居末席

請看蘇武殿麟圖廉生欲仿桂未谷十二篆師精舍之

不將刀幣易簪纓想見高齋水掾清花影上窗人語悄

登登惟聽拓泉聲繼幼雲藏空首布二百廿餘品為同

買積還珠客漫猜幾番位置出心裁牙函檀篋紛娛目

紙裏端應是秀才中年所收泉選佳者仿劉丈燕庭精

半生結習本難忘同好妨願共償交易一時稱韻絕

視山應話米襄陽伯寅欲以空首布四十入易余之秦

淨几明窗一卷開姓名互見亦佳哉鴉塗滿紙君休訝

我為拋甄引玉來同人每以此拓冊屬余取尾石查尤甚

錢布由來製獨新每因辨訂寄書頻旁觀惹得盧胡笑

何事相爭為古人空首布俗呼錢布壽卿謂其最古真

兩番授梓費鈎模好事何能憾竟無錢網千尋揆已徧

不妨滄海有遺珠續泉匯刊成同人惠拓本復有可喜

文銅范云至精長二寸闊寸餘上下亦

聞說高風企不休時時小集聚名流何當也結香山社

叢稿三編下

二

叢稿三編下

三

茗盃詩筒作雅游聞老輩有泉社隔數句

對牀風雨願何慳萬里欣聞匹馬還連夕鐙花頻送喜

果然好語應刀環新莽金錯刀契刀有只作刀環者子

故及

昨宵吉夢兆占熊為錫嘉名也近銅紅縷繫泉聊作佩

願孫嗜古似衰翁余家廿餘年不聞小兒啼甲戌仲冬

鼎臣小名曰鍾官取吉

前詩意有未盡續成六首

圓幣由來倍足珍一番得寶一番新發緘不覺心先醉

尤物天教聚海濱續泉匯已刊壽卿復拓寄所得圓幣

叢稿三編下

四

一安字傳形背文均作兩首穿處有土

安感文字最精妍同癖休憎得我先著作一時稱巨手

也將餘事補殘編清卿近在秦得安感空首布二十五

願之

思將珍本付雕劊奢願蹉跎枉發凡應向九原呼負負

夜窗風雨怕開函余欲為劉丈燕庭刻長安獲古編嘉

遠將泉范湖周秦精拓傳來妙入神自是貪多兼愛好

未妨眼福勝前人余集泉范拓銅錢甄石近二百紙帖

黃小松劉燕庭

窮搜博訪倍神勞掌故何容等弁髦莫道臆園無箇事

也因阿堵累濡毫近輯大錢圖錄付刊

隔屋啼聲也自雄居然兩度慰癡聾選錢又累開檀篋

應笑衰翁尚不窮子虎兄先余十日而生宮詹伯作詩

次孫惟鏗生潘伯寅以五孫子甄文箋一束為賀

口占報謝

廿載何嘗裕後昆敢希五桂耀蓬門獨憐同癖情偏重

為選甄文祝弄孫

伯寅有和章再占奉答

叢稿三編下

五

頰望雲山悵弟昆謂子恭弟感君高誼慰衰門自慚薄德叨

天厚竟許年年說抱孫

樊丈文卿索觀泉說諸刻疊惠詩篇率占答謝

耆舊湖南陽詩篇劇擅長千秋稱著作入裘頌康彊笑

我真蝸寄多君也豹藏奚囊無好句何以答瓊琅

秦銅詔版歌為劉燕庭廉訪作廉訪宦秦得詔版

詔版文出丞相斯世無其器傳其詞歐陽集古一著錄

又八百載重搜奇關中大力幾探索獨公一至先得之

攷證圖史吾不逮請觀七字驚人詩廉訪有我所快意

資眼福物聚所好非等夷初時雙珥喜入掌或全或缺

斑陸離版高三寸許闊二寸篆文五十九字其殘者鑿下多號字左角上缺十一字四角各有穿其一

亦繼得片銅又奇絕有紐在背堪把持是版文字亦同惟背有小柄如

印形製謫詭文則一廿六年詔猶闕遺侈心詎甘一夔

足奢願要令全豹窺青門再踏遠見寶傳視動色生驚

疑前後兩銘儼璧合朗朗百字如列眉幕文大書更蒼

勁嶧山碑刻差肩隨後得一版兩文並列凡百字幕四大字曰帝盡兼諸乃知好

古出眞賞天從人欲良不欺精神固結獲奇觀造化奚

必云無私蜀隴並得誇唾手魚熊兼欲觀朵頤神物合

并劍躍水古緣牽引鍼逗磁三珠照乘騰異采四璉列

叢稿三編下

六

几呈瓌姿開筵廉訪齋名嘉蔭筵示我但詫歎目不能識神則

怡檀篋方陳早涎墮墨本徧拓忘掌胝接羅笑我真鈍

漢寶山卅載嗟空歸

廉訪復以所得唐善業渥造象墨本索題率賦六

絕句存五廉訪游慈恩寺於雁塔下拾得唐渥造象或全或缺大小凡十具其全者文曰大

唐善業渥歷得真如妙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道

勁可喜一面作種種佛象託爲前人所未見拓墨

紀之

偶過招提便得緣茲游眞箇勝前賢褚歐妙翰吳生畫

都倩區區寸璧傳

集古何人號不刊紛紛著錄競詞壇多因未結巾瓶契

法象空嗟一見難

拓本裝成鄭重開新題字字抵瓊瑰清詩吟就先呈佛

莫笑豐干饒舌來

我亦城南步後塵欲接奇蹟悵無因松花滿地蒼苔冷

不見眞如妙色身

梵宮難得宰官臨付託應知古佛心此去祝公恢善業

灑將法雨作商霖

魚符廉訪復於秦中得魚符三各長一寸許一日凌霄門外左交一日嘉德門內巡一日右領軍

甚大或陽文或陰文惟嘉德門一符脊上合同字

作合符

叢稿三編下

七

悠然錯認是王餘鱗甲明明乍剖魚金帶懸腰誇結佩

錦文蟠腹憶藏書森森軍衛分符後悄悄宮庭啓鑰初

繡澀疑涵秋水碧合同兩字辨清疎

龜符廉訪並得龜符長不盈寸胸有文曰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阿伏師

受繼大利發第一凡十九字脊上亦作合同二字腹亦一同字

誰把靈龜當佩環武周新製也爛爛胸羅密字明珠球

背負奇文澀鏞斑禁裏麟符應比瑞軍中虎竹想偕頒

羨君好古多心賞藏處何嫌節是山

計二田守璧齋圖三首存二平六年七月計君得吳承

以名齋並繪圖徵詩

聞名也自動遐思偏是神交覲面遲天末無端增悵望

披圖先見故人詩圖中有七友張石匏題句

笑我捺羅有癖同吉金樂石徧關中偶從五鳳模殘字

余近得五鳳年款拓那及君家得楚弓

蘇四有年得古銅牌一面文曰左右宿直將軍司

並一印一面文曰荆王從人牌子寒字第八號得

入第壹重門索題口占斷句

古澤爛斑到眼疑荆王儀從有專司沈沈玉漏重門鎖

記否將軍宿直時

薦福寺老僧桂真為余作緣於李王村真性寺僧

叢稿三編下

八

建禪處乞得唐善業涅槃造象一具法象莊嚴書法

秀勁喜志二詩

我亦欣瞻妙色身焚香供養豈無因憶從嘉陰窻中見

彈指光陰忽九春

薦福禪庵幾度過頰偕老衲踏青莎多緣善業脩成早

莫向空門感逝波天幾柱真遠圓寂

盧氏縣志載有禹書洛字勒百尺懸崖之上其下

臨洛水自來未經推搗閩縣劉明府應元於舟中

架木竭數旬之力始拓以傳何塏亭內弟適尉斯

邑索得一紙郵封寄余作詩紀之近時所傳乃縣署摹刻之本非

真蹟也

懸崖斗絕煙雨冥長波迅激蛟龍腥上有光氣干列星

伊誰拂石奮巨手雕劖古篆大如斗四千餘年鬼神守

真本不許人間傳莓苔寸積枯藤纏訪碑幽客空停船

航航劉侯騁奇想連艦架木攀擎上凌雲椎搗千巖響

焦山有石名雷轟齊梁風格垂虛聲騷人尙與天吳爭

焦山瘞鶴銘石墮江中陳太守鶴年募工出之發諸寺壁何況遺文出神聖响嘍峯

尖足輝映點畫離奇倍堅勁紅塵一騎天邊來發絨伸

紙驚且猜墨雨噴薄罪不開衰以瑤函儷球壁漢碣秦

碑請避席莫近洛濱一片石

叢稿三編下

九

高寄泉學博得印圖二首學博得莊光私印定為陵本莊姓避明帝諱更曰嚴也

遺製猶傳撥蠟工精妍小篆印泥紅羊裘豈是逃名客

請看爛爛一寸銅

紛紛譜錄溯顏鼉探得驪珠倍足豪莫羨黃金大如斗

榮名翻讓釣臺高

銅雀瓦硯歌為王芮川刺史作道光某年因軍餉入水求之獲銅雀臺瓦四其全者二為蔚礪堂節相所得是瓦廣長僅餘六寸許厚不盈寸質潤而堅芮川球以為硯

硯材出自漳水湄千五百載淪寒漪金堅玉潤觀者疑

端溪之石無差池開篋往往秋露滋汾水澄泥翻足嗤
羸政焚書天下悲阿房斷壁猶捺奇灌嬰好戰輕毛錐
叢祠片瓦爭相貽何況魏武登臺時弟兄父子皆工詩
古緣固結非阿私尤物顯晦良有期劍氣惟許張華知
不逢巨眼甘遲遲刺史一見情遽移嗜古那問傾家資
書法更數今獻之墨濤噴薄騰虬螭請看大筆何淋漓

題新羅真興王巡狩碑拓本

道光庚子夏於劉丈燕庭嘉蔭移中獲讀所著
海東金石苑八卷載古刻凡八十餘通以新羅
王巡狩碑列卷首碑在咸鏡道咸興府之草芳

叢稿三編下

十

院雖殘闕而義可尋繹其文云戊子秋八月卽
真興王之二十九年在中國當爲陳之光大二
年也流光荏苒逾二十稔矣咸豐辛酉穀日孔
繡山侍讀招同姚正甫布衣潘伯寅廷尉江蓉
舫何介夫汪泉孫三舍人集韓齋始識朝鮮貢
使李菊人容肅金小棠爽準安桐齋載興諸君
出是碑屬題視近刻字畫完好如廿日百祖基
王植恐四託境隣國未有是歲秋管心欲盡功
可願道于冬夫知及部另象諸字皆略無剝蝕
洵二百年前物爲書三絕句歸之

幾行寶刻豔收藏浮海攜來墨本香莫訝片帆飛渡穩
勝他載石壓輕裘

眼界應嗤井底蛙按羅無計徧天涯何當一葦杭瀛海
同訪殘碑剔薜花

嘉蔭移中詡墨緣韓齋詩酒又開筵無端觸我人琴感
回首前游二十年

汪泉孫以余所贈唐善業渥拓本裱褙屬題因都
門多事遂置篋中八閱月午窗檢視率書舊作並
題一絕還之

叢稿三編下

十一

驚心日下也烽煙冷落人間翰墨緣我願眾生脩善業
那愁兵仗雨魔天

年丈許周生先生得玉印於滇南萬山中印鐫周
生二字因以自號先生孫季仁舍人鈐以示余屬
作歌紀事

橫岡峻嶽重復重荒寒從古無人蹤深箬蔽天苔徑尺
中有光氣驚熊熊先生一見遽得寶截肪寸玉殊完好
周生兩字鐫篆工天留付與能詩老壯年觀政趨

帝闈此印出入西曹門歸來著書二十載卷尾押徧朱
泥痕一時尤物重梓里無端市地烽煙起萬卷圖書一
炬紅異哉不許歸祝融大母珍藏縣世澤手付文孫勤

護惜當年偶悵失楚弓原先生此日重教完趙璧舍人
與我同趨衙藥階話舊增吁嗟范喬之硯魏公笏流傳
端賴能克家繩武豈徒挈瓶守願祝年年頻繫肘聲名
異日動 九宵行佩銀章綰青綬更有黃金印如斗

自題叢稿後

昔人有至言著書端忌早鯁生篤信之蹉跎遂終老殘
吟不成篇授梓何草草族弟桐舟為余刻詩入卷應官
未成而弟罷官原稿亦失
十八稔案牘紛莫埽歸來一事無挑鐙理叢稿敝帚忽
自珍一例禍梨棗笑罵都任他此意良明曉李竹朋云
笑罵拙稿
我自刻之蠶箔糊未妨醬甌覆宜惱旁人代解嘲好名

叢稿三編下

亦復好博奕為猶賢究非終日飽心力雖在拋差勝俗
塵攫幸留數卷文聊用寫襟抱小詩還自題題罷應絕
倒

伯寅惠余吉金拓本不可數計所見刀幣雖不收
亦必拓一紙相貽使者常絡繹率占報謝
謙從紛馳慰素心頒來墨本勝良金汪倫情比潭千尺
不及河陽送我深

吳清卿寄示所得微子鼎拓本屬作歌紀之
延陵得鼎動色喜一字從教識微子象形會意並可通
妙解獨得非蹈空况乃特書曰周憲帝考尤徵鍊註腳

塵埋繡蝕三千年不逢巨眼誰爭傳笑我寓秦曾卅載
寶山空手徒追悔君持使節纔三春士濡教澤物效珍
憶昔依劉快眼福長安獲古披新錄梨棗未壽可奈何
從來好事常蹉跎余擬為劉文燕庭刻長安喜君接武
獲古編以不工奉勅未果
窮搜討後來居上誇得寶摹文象物不失真陳壽卿謂
潘伯寅摹古度款識壽卿秦
漢瓦當文皆出清卿手摹
不傳 餘事也復時芸人潘伯寅摹古度款識壽卿秦
漢瓦當文皆出清卿手摹
恒軒一編最跳出清卿自刻精心結撰應無匹壓卷
端推鼎獨良五行古篆兼周商墨本先教傳日下手定
釋文何典雅郵筒遠道索我詩我詩鄙俚君莫嗤報君
一語定許可他日書成先惠我

叢稿三編下

為董芸龕題瓦拓冊百餘

區區斷瓦篆偏工藏弄應憐有癖同漢殿秦宮曾踏訪
惹人舊夢到關中余寓秦久收瓦當
不少近胥失之

又題其甄拓冊入十
餘拓
文接漢晉也精妍吉語紛陳並紀年惹得旁觀時捧腹
書窗無事但拋甄余以舊藏甄拓冊示
芸龕不逮所收之富

哭李竹朋三首

三高君最長竹朋與壽卿並中年高蹈余
亦解組遂戲有三高之目五十遽挂冠
京華偶相遇有若平生歡軒車時過從劇談忘夜闌廿
年稱莫逆摯誼逾金蘭泉幣更同嗜惠我皆琅玕摹拓

3094405

日開篋攷定宵濡翰相期在千古努力垂不刊續編謂
泉代劄劄差幸夙諾完拙稿亦三續書來亟索觀刻成
君不見展卷涕洟瀾

自君歸田來益覺百事足仙僊本劉樊佳兒盡蘭玉著
作富棗黎收藏溢箱籠金石娛古懷書畫散清馥硯譜
訂新編泉匯成巨錄三絕夙擅場餘情到絲竹蔗境晚
彌甘海內數君獨惠我盈案書添香快披讀走曾有戲
言欲向閩羅瀆他生何所求似君之福

良會嗟易散小別將十霜書問日以密詎悵天一方突
傳君病廢中夜常傍徨那期成永訣遽慟人琴亡知君

叢稿三編下

有來處騎鶴雲水鄉俯視應大笑塵世何擾擾七旬無
一憾歸證豈不臧獨我失同癖編訂誰與商衰年聞噩
耗梁木增悲傷短歌聊代哭悽絕不成章

陳壽卿復惠寄所藏泉范拓本銅土石三種百五
十餘紙口占答謝

年年遠荷寄書頻墨本頒來為饋貧病史深情偏厚我
買絲渾欲繡陳遵

戲柬繼幼雲

從來同癖氣相求拓本紛傳等置郵涼雨一簾花滿屋
翩然塵海兩閒鷗

嗜古緣何累轉深幾人笑倒在花陰黃金縱許揮如十
難鑿城南市儉心近時廠肆泉直日昂稍異者一泉輒索數十金

泉匯刊成費品裁漫因未見起疑猜選錢也似刪詩例
大匠門原有棄材時人每云某泉為兩泉匯所未載豈知悉在就刪之列也

芸龕盡假余藏幣屬其夫人拓之數日前尙為余
書大錢圖錄籤遽聞長逝賦詩志慨

難得春明締古歡那堪同癖日凋殘九原誰料多年少
愴絕書籤墨未乾

武周銅符流傳絕少以燕庭丈所藏腹有二十七
字者為最壽卿得者文曰宸豫門閉門余得者文

叢稿三編下

曰安陽門右紫塵第三清卿近復於長安得一枚
文曰太和門外左龍武軍第二亦精好拓墨寄示
率占短句

元武銅符制作精腹鑄小字記分明流傳可惜曾無幾
認取重門宿衛名

姪恩綬校字

5 28 47 05

亦
宗
從
圖
錄

光緒二年八月
大興孫汝梅署

咸豐三年軍務日滋滇銅不能繼壽陽相國權戶部議請鑄當十大錢兼增鐵冶以供度支旋推及當五十當百錢巡防王大臣續請鑄當五百當千兩種並以銅當五暨鉛鐵當一制錢相輔而行初亦公私稱便未幾私鑄蠶起利之所在雖頻置重典而不畏因之各錢漸廢僅銅鐵當十尙暢行戶部復請遣員赴山西購鐵分局鼓鑄鐵錢滋益多七年正月忽訛言遽徧五城一日而鐵錢頓廢官役比戶曉諭民不信從遂只存銅當十一種都城以外雖仍行銅制錢鉛鐵錢未久而城中市肆廿餘年行使當十已習爲固然第銀直日以昂銀一兩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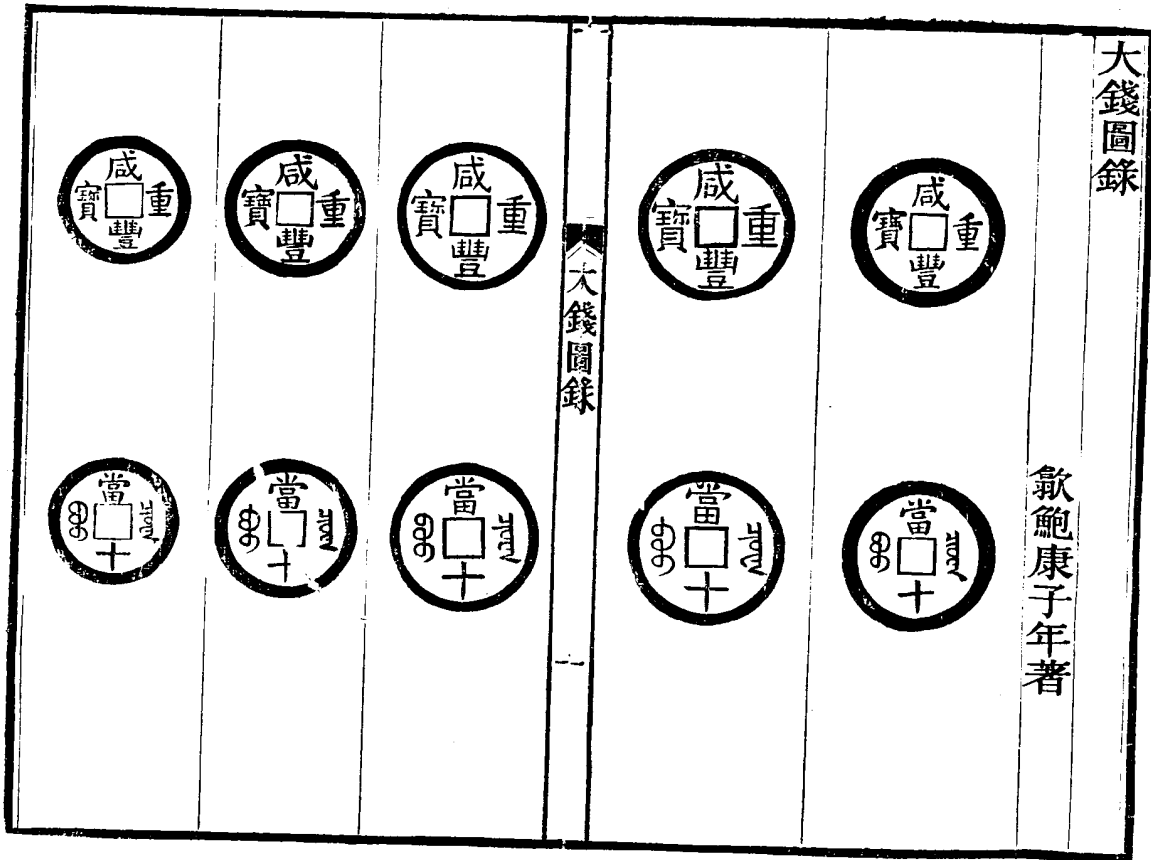
易銅當十錢六七百各直省或鑄而未行或行之不久或僅頒母錢僅呈樣錢迄未開鑄余時窮而在下所收亦弗能徧特略存梗概黨更百年必無有能述其制作者光緒紀元乙亥殘臘無事姑檢舊藏摹載之未備者繼幼雲振復爲補卅餘拓並互相定正遂成是編至一應奏議及行使章程錢制輕重卯額增減省局開停采辦艱易具在 國史余則但詳形製等於不賢識小其得失利病亦不復贅說寶鈔官票各均載一式與閩丹初論鈔書並列於後實事求是用紀一朝之掌故焉

欽鮑康識

大錢圖錄

歙鮑康子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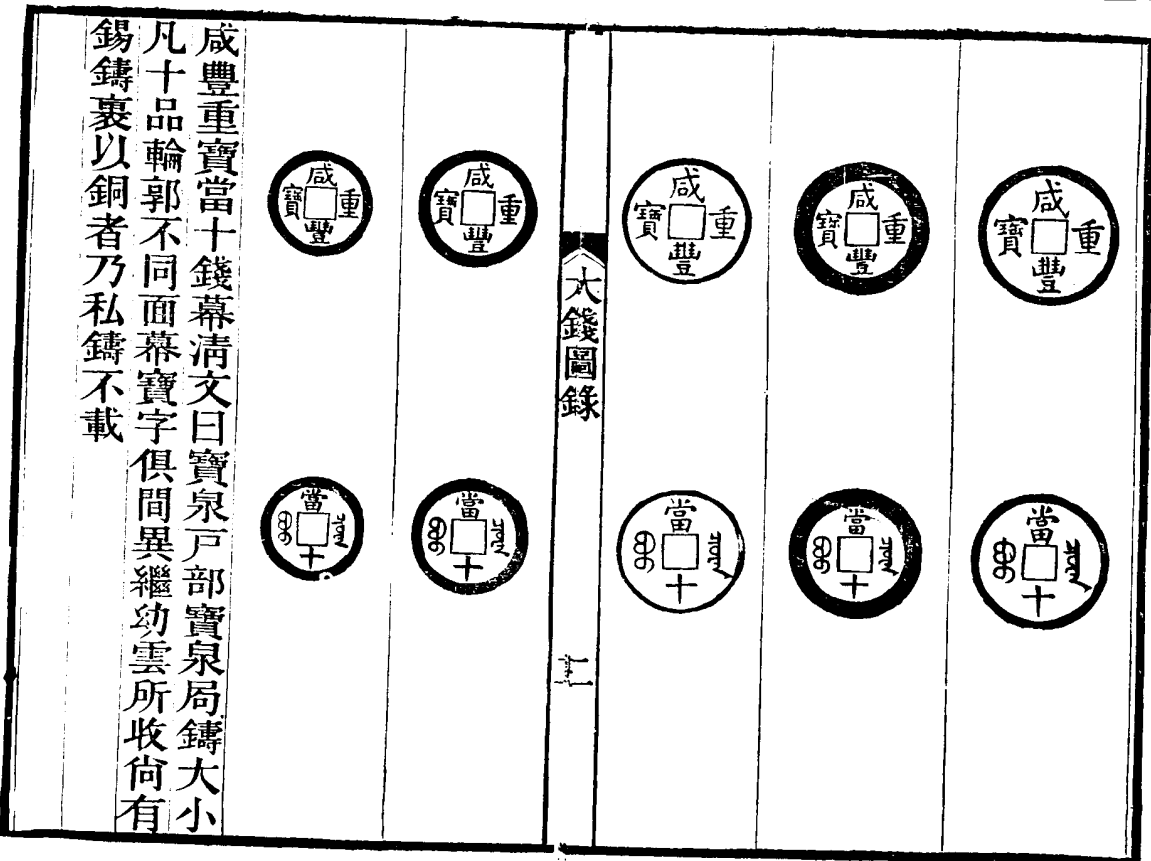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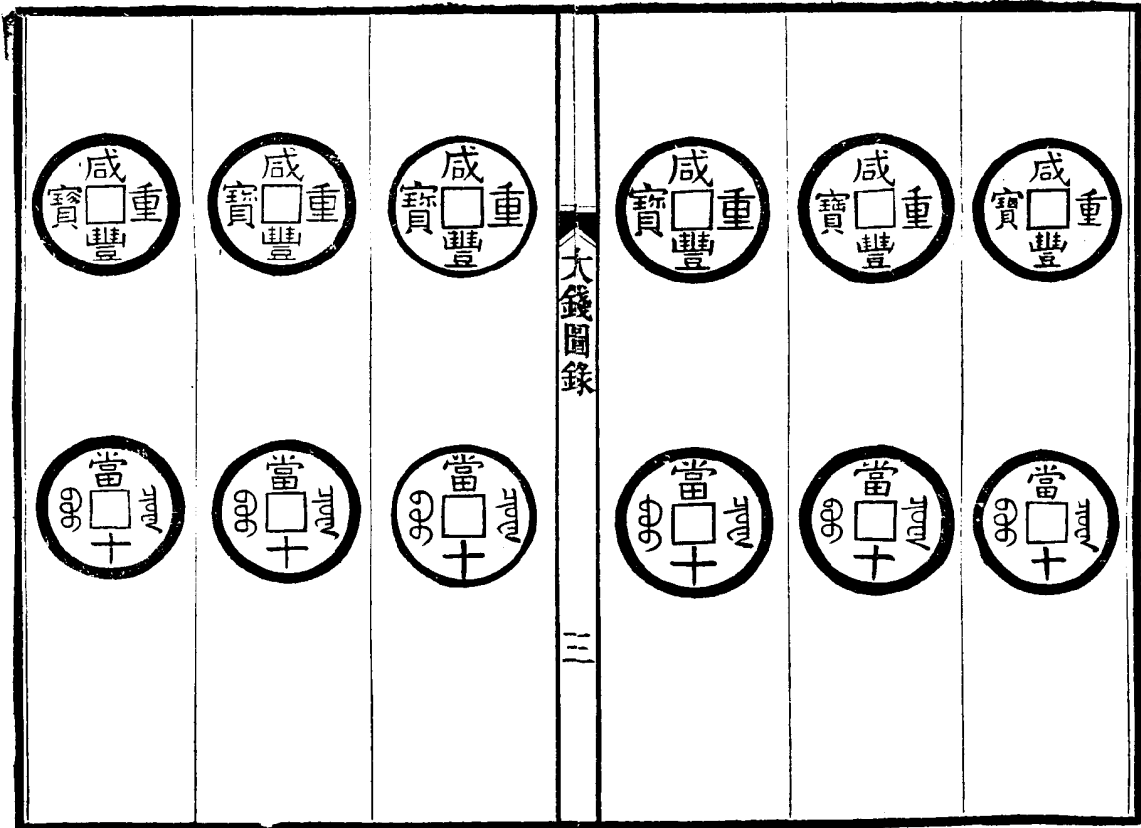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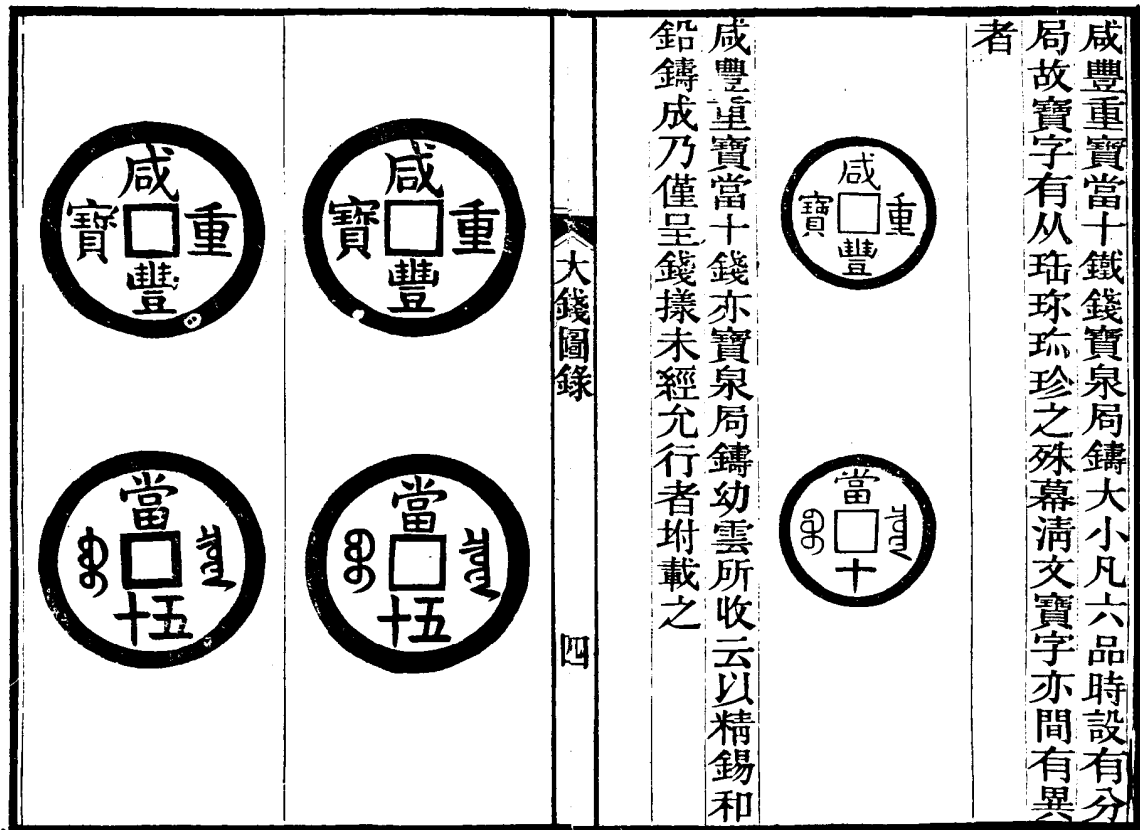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清文曰寶泉戶部寶泉局鑄大小凡十品輪郭不同面幕寶字俱間異繼幼雲所收尙有錫鑄裏以銅者乃私鑄不載





大錢圖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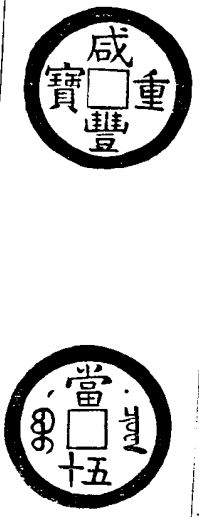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四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寶泉局鑄大小凡六品時設有分局故寶字有从珞珞珍珍之殊幕清文寶字亦間有異者

咸豐重寶當十錢亦寶泉局鑄幼雲所收云以精錫和鉛鑄成乃僅呈錢樣未經允行者附載之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制較小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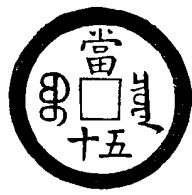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泉局鑄大小五品面幕寶字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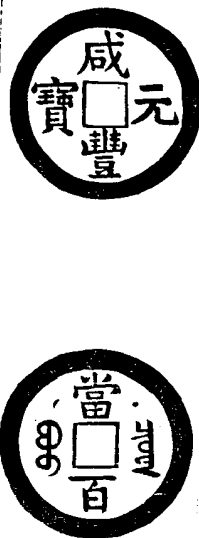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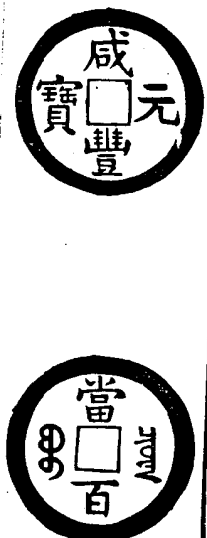
五



咸豐元寶當百錢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泉局鑄大小三品幕寶字間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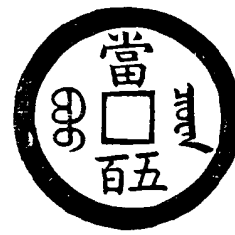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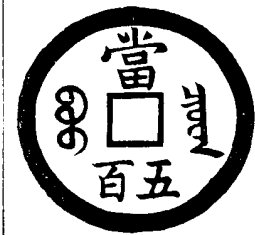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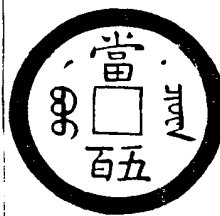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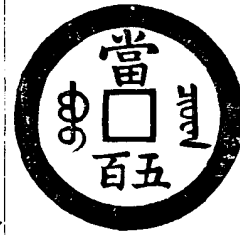


5984405



大錢圖錄

七



咸豐元寶當五百錢寶泉局鑄大小三品幕寶字間異

咸豐元寶當五百錢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 以上四品並紫銅鑄



大錢圖錄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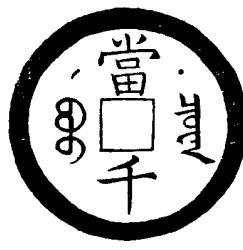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泉局鑄 案當五百當千大錢戶工兩局鑄者並紫銅此乃黃銅或云當係母錢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泉局鑄大小三品幕寶字亦間異
 第一品幼雲所收局匠謂之花穿並紫銅鑄 案大錢
 文字多出名手田吉生戶部祥書者不少餘不能盡悉
 或云當五百當千者趙文恪所書聞初請壽陽相國書
 之相國以蔡京曾書崇寧大錢為言執不可

大錢圖錄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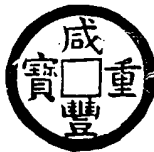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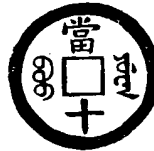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千錢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幼雲所收
 云黃銅鑄其邊隆起如虬脊取便印范亦母錢也



咸豐重寶當五錢幕清文曰寶源工部寶源局鑄大小
 四品輪郭不盡同 案當五錢戶局鑄者未之見

大錢圖錄

十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源局鑄大小五品輪郭不同 案
工局所鑄亦本之戶局母錢惟寶字率从珎每歲卯額
不及戶部十分之三故流布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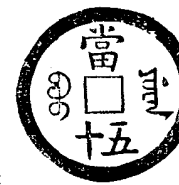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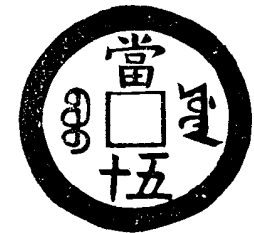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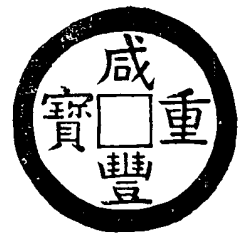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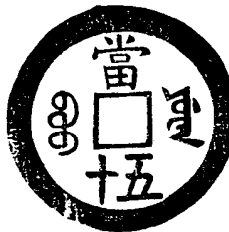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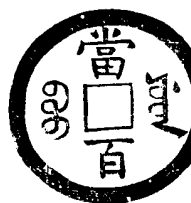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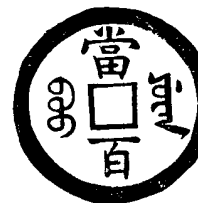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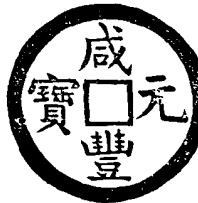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寶源局鑄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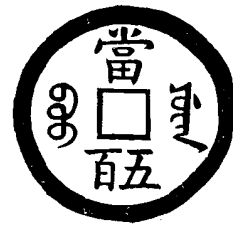
十二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源局鑄大小三品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源局鑄大小二品視初鑄當五十

錢制尙略小面寶字間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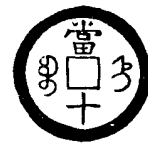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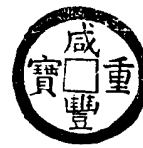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五百錢寶源局鑄視初鑄當五十錢大小相埒輪郭尙較窄其直則十倍之蓋紫銅所鑄爲足寶貴耳

大錢圖錄

十三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源局鑄前一品紫銅錢次品鐵錢乃幼雲所收市肆則未之見或因局中銅斤匱乏偶一試鑄未議行使者耳



大錢圖錄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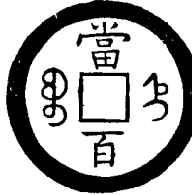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直直隸省鑄大小二品俗呼雞爪錢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直局鑄大小二品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直局鑄

大錢圖錄

十五



咸豐重寶當五錢幕文曰寶薊直東分局鑄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薊局鑄大小三品 案此種幕文亦似寶吉但吉林從無鑄錢事自是直東分鑄特清文稍不精耳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亦寶薊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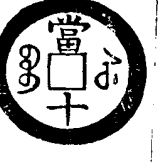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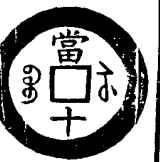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六



咸豐重寶當十當五十錢各一品幕文與前數品小異幼雲云似寶濟但山東省停鑄最久詢之戶部錢局云東陵所用仍是寶薊亦直東分鑄者也此種色倍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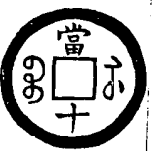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鐵錢幕文日寶蘇江蘇籌防局鑄



大錢圖錄

七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蘇局鑄共五品前二品省局鑄後三品籌防局籌濟局淮安局分鑄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江蘇籌防局鑄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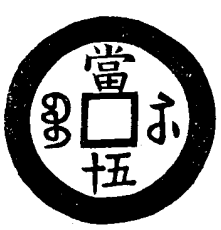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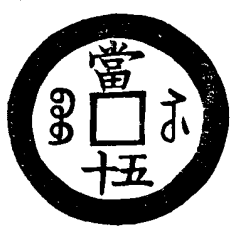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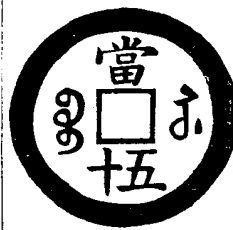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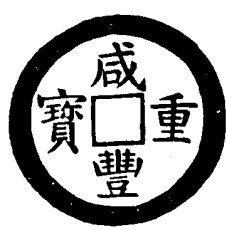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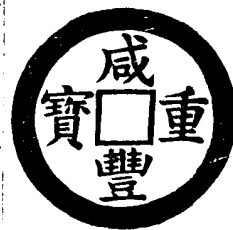
六

咸豐重寶當二十錢寶蘇局鑄 案當二十錢福建省亦曾鑄之



咸豐重寶當三十錢寶蘇局鑄 案當三十錢僅見此品他省皆無之時江蘇省設局最多路子端觀察慎莊兵備淮揚知余有是癖悉取以寄余特一一選載以廣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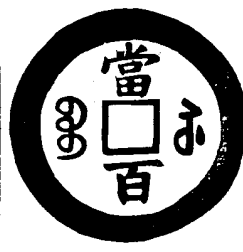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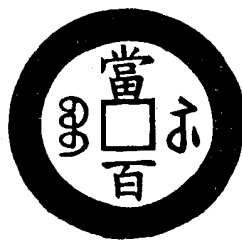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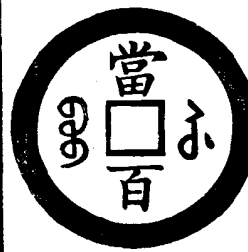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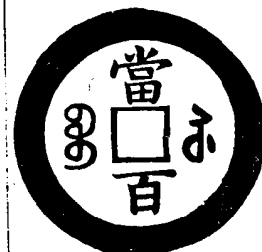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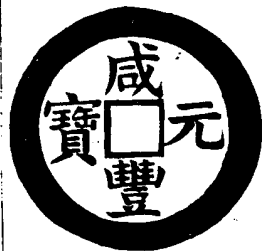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蘇分局鑄



大錢圖錄

九

亦重寶當五十錢江蘇籌防局淮安局敦信局分鑄



大錢圖錄

三

咸豐三元寶當百錢寶蘇分局籌防局籌濟局淮安局分鑄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浙浙江省鑄幼雲所收云
浙江僅鑄此一種頒發各府以二成試行未踰年即廢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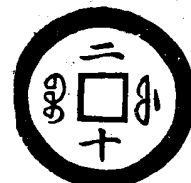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昌江西省鑄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昌局鑄幼雲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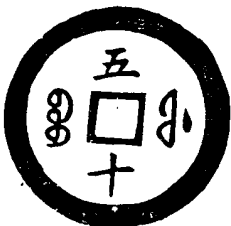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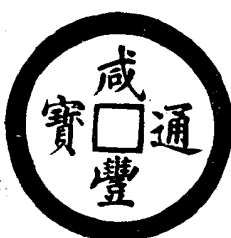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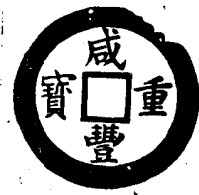
咸豐通寶當十錢幕文曰一十清文曰寶福福建省鑄



咸豐通寶當一十錢寶福局鑄次品曰重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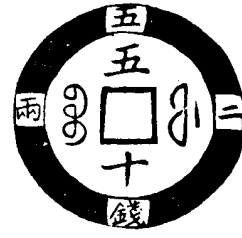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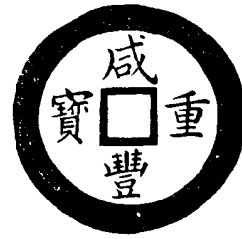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亦重寶當一十錢寶福局鑄背輪有計重一兩四字



三

咸豐通寶當五十錢寶福局鑄 案當二十者有通寶重寶兩種其餘各品應亦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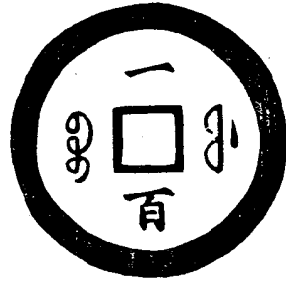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福局鑄幕輪有二兩五錢四字與前當二十一品俱鑄及所重兩數形製甚新幼雲云似采取日本國寶永錢制必開局時所鑄其後則省繁

就簡胥歸常制矣

大錢圖錄

三



咸豐通寶當百錢寶福局鑄亦不日重寶 案福建所鑄大錢甚精種類亦較多制作與他省復異皆幼雲及程容伯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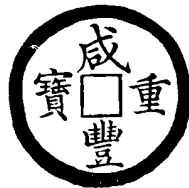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當十錢各一品幕文曰寶德湖南省鑄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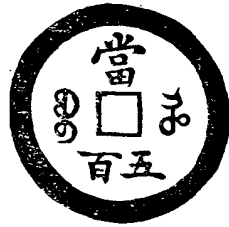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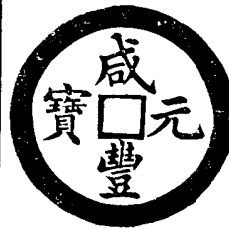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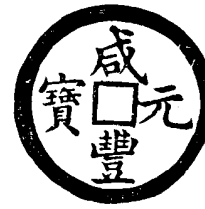
三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亦有當五者寶德局鑄 案湖南北大錢僅見常德府分鑄者武昌淪陷最先自未開鑄



咸豐重寶當十當五十錢各一品幕文曰寶河河南省

鑄錢文秀整幼雲云是周容齋太史爾塘書農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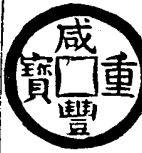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咸豐元寶當百當五百錢各一品寶河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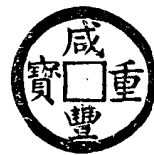
美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河局鑄與當五百者並紫銅錢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日寶晉山西省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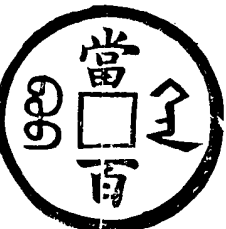
大錢圖錄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日寶陝陝西省鑄大小二品文稍異

美



亦重寶當十錢寶陝局鑄幕文作陝十特新





咸豐元寶當百當千錢各一品寶陝局鑄當千者紫銅



大錢圖錄

三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鞏甘肅省鑄大小二品
案此種當五十當百當千者皆有之幼雲云幕文似寶
廣其銅劑亦極似廣東錢甘肅鞏昌府雖曾設局雍正
六年即行停廢何能遠復且邊省一府所鑄又何能若
是之備而粵人則謂廣東未曾行使大錢詢之戶局亦
曰廣字从了此確是鞏字即從之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鞏局鑄



大錢圖錄

天



咸豐元寶當百當千錢各一品寶鞏局鑄當千者紫銅





咸豐重寶當入當十錢各一品並紫銅幕文曰寶迪甘肅省鑄幼雲所收云似寶合但台灣府停鑄已久詢之戶局云確是迪字迪化州鑄未經報部旋即停罷當入者僅此一見戶局謂外省以意鑄造不報部者正多也



大錢圖錄

美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桂廣西省鑄此幼雲所收母錢云金田之亂桂林獨未陷或亦遵鑄特少流傳耳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川四川省鑄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雲雲南省鑄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黔貴州省鑄制獨小幼雲所收云黔字隆起似刻一截印於范上者會昌開元幕各監名往往若是豐字从曲亦與他錢異



大錢圖錄

辛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泉局鑄幕文曰拾文幼雲所收當是局匠試鑄非用品也姑附於末 案各省大錢尙不止此如有續得當入補遺同時復有鐵鉛制錢亦不載



祺祥重寶當十錢一寶泉局鑄一寶源局鑄皆幼雲所收謹案

穆廟初建元曰祺祥

旋蹕京師經商城相國奏請更定年號始改元同治各局時已開鑄特未經行使耳



祺祥重寶幕文曰同治重寶幼雲所贈乃改元後局匠試鑄亦坴載之

大錢圖錄

手



同治重寶當十錢寶泉局鑄大小五品



大錢圖錄

手



同治重寶當十錢寶源局鑄大小三品



同治重寶當四錢亦僅此一見幼雲所收云幕文與寶伊相近而作當四不詳其故姑附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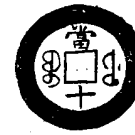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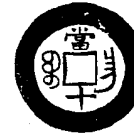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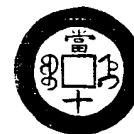
光緒重寶當十錢寶泉局鑄 案每遇建元局中例精鑄制錢萬當十錢千呈進謂之萬選錢



光緒重寶當十錢寶源局鑄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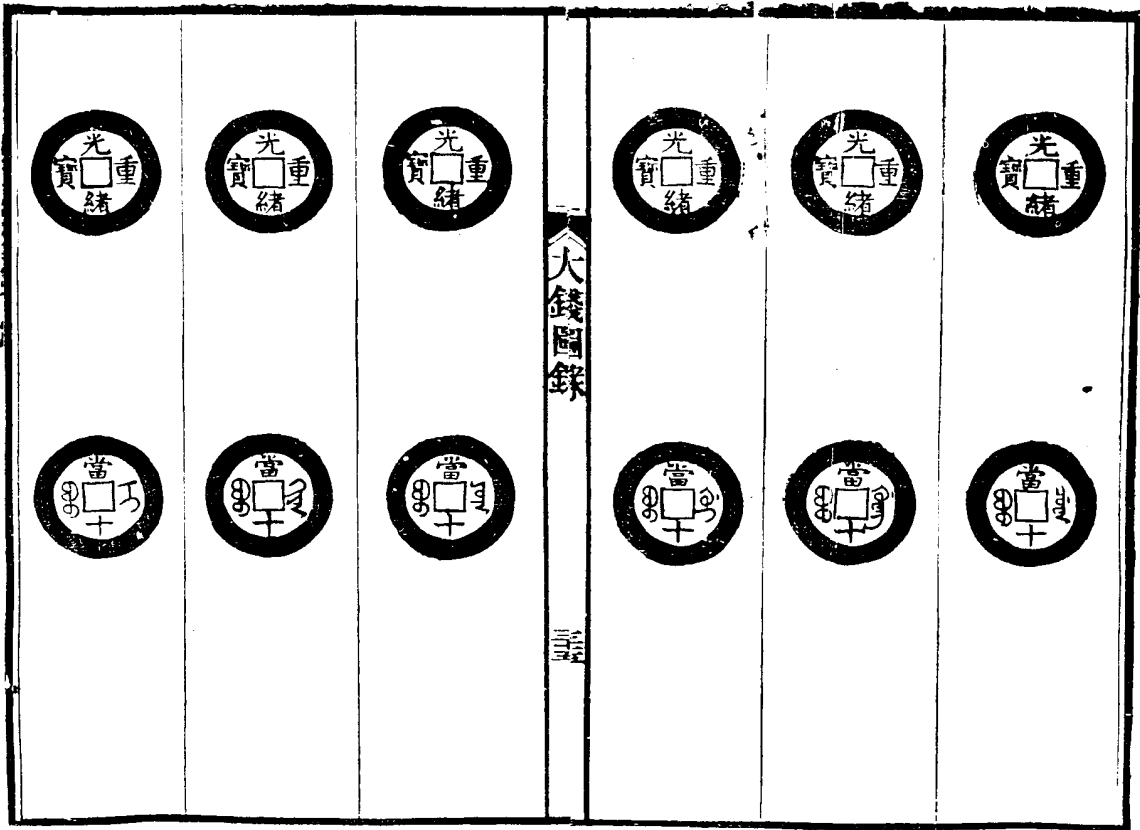
三



大錢圖錄

三





大錢圖錄

三

光緒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直寶蘇寶浙寶昌寶福寶
武鑄湖北寶南鑄湖南寶晉寶陝寶川寶廣寶桂寶雲寶黔寶伊鑄伊犁阿克蘇右清文左十六種乃戶部所頒母錢
 五金雜鑄故倍繳時安徽河南山東甘肅不鼓鑄俱未
 頒雲南設二局川一在東貴州設二局定府一在大許福卿工
 部景福為寶泉局監督贈余各錢甚備並就詢局中掌
 故輒附載之 案同治初元各省亦頒有當十母錢但
 未經鼓鑄或僅呈樣錢塞責故少流傳錄中未載 福
 卿云每改元鑄新錢先選至潔之象牙刻作錢樣呈錢
 法堂侍郎鑒定然後以精銅鑿成祖錢惟老啟盛齋頂
范不其穿孔金口非錢局人不能鑿再用祖錢翻沙鑄
 母錢以後開鑄則悉用母錢印范頒發各省者亦謂之
 母錢外省呈進者為樣錢 咸豐朝各省初鑄當十錢
 率以二成與制錢搭配試行初尙相安未幾即仍重制
 錢當十者一枚僅當二三文因而漸廢當百當五百當
 千者所鑄尤少惟都中市肆流布尙多諸品既廢之後
 則相率持當百以上諸錢赴質庫取物質庫弗敢拒也

大錢圖錄

三

新疆各錢



道光通寶當五當十錢各一品幕文曰阿克蘇說見前
案乾隆朝平定新疆後葉爾羌阿克蘇烏什各城皆以赤銅鑄制錢殊厚重幕志地名兼用回子文俗呼普爾錢是也道光八年擒張格爾收復四城所鑄者幕穿上

大錢圖錄

三七

平列八年二字穿下增五字或十字固久開當五當十之先矣



咸豐通寶當五當十錢各一品幕文曰阿克蘇亦赤銅鑄幼雲所收云似取道光舊錢印範剗去八年字印以當字故次品當字直掩及外郭之半說殊近理



咸豐通寶當十錢幕文曰烏什亦兼回子文新疆鑄案以上三品幕文雖曰當五當十而制作大小一仍普爾錢之舊故面文亦不曰重寶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阿克蘇鑄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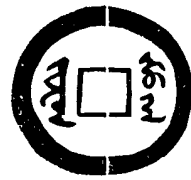
三



咸豐元寶當百錢亦阿克蘇鑄案新疆鑄錢無多旋值兵燹故傳入內地者絕少以上三品皆幼雲所收存之以見一斑大錢乃一時權宜之計利少而弊多李竹朋古泉匯亦歷舉前代大錢之失陳壽卿云米鹽瑣屑豈能翦大而為小遂至不便不能行於至窮微之小民即不便於天下矣余輯是編但詳形製他不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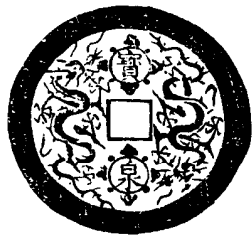
附 大錢別品



清文大錢幕文不可識幼雲所贈云舊傳為
 太宗天聰錢一當小清文錢十乃啟宇遼瀋時鑄以濟
 餉精之不足者惟不習 國書此種無圈點舊文即質
 之近日通緝譯者亦多不辨實我 朝大錢之權輿謹
 載之以志數典不敢忘之意

大錢圖錄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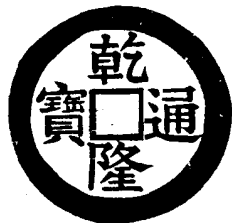
康熙重寶錢幕文一作雙龍一作龍鳳皆有寶泉二字
 局呼龍鳳錢康熙朝傳鑄至乾嘉時間亦仿鑄不復呈
 進矣尚有雍正通寶未及載



乾隆重寶錢幕文作龍鳳亦有寶泉二字面背皆重輪
 稍異

大錢圖錄

早



乾隆通寶錢大小二品幕文皆作龍鳳



嘉慶通寶錢幕文作麟鳳面郭有花文



大錢圖錄

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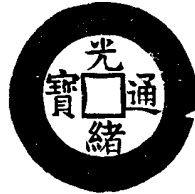
咸豐通寶錢幕文曰天下太平赤銅鑄謹案奉先殿上所用各款四角皆墜此錢遇列聖升祔時則更易新建元所鑄者



同治通寶錢幕文篆書曰長命富貴亦寶泉局鑄歲暮與挂錢同進 內廷者此種雖近吉語類然亦由傳鑄非局中私造故並載之 案錢局歲十二月例精鑄制錢若干緡呈進謂之挂錢



同治通寶錢幕文曰天下太平赤銅鑄說見前



光緒通寶錢幕文曰天下太平赤銅鑄說見前

大錢圖錄

罕



光緒通寶錢幕文作八卦 案每遇脩葺各 宮殿上梁時安置寶合中皆貯此錢以上各種雖非正用品然亦掌故所繫故附載卷末

30244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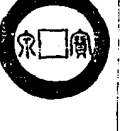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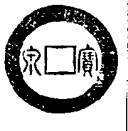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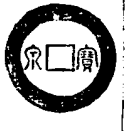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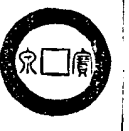
補遺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福局鑄幕輪亦有計重五錢四字說見前幼雲續貽卽補載於後 案福建當一十二十五十錢並有通寶重寶兩種重寶者幕輪率有字新異可喜 胡石查尙藏有當二百者一種戶局鑄黃銅甚緻輪郭字畫亦隆起如虬脊自係母錢想當日試鑄未議行使惜原錢爲人竊去不及摹入爲憾附志之

大錢圖錄

望



大錢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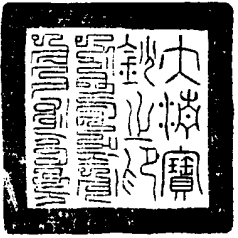
望

吉語大錢十品面文隸書幕文寶泉二字篆書傳聞爲內廷需用之品與年終尋常吉語諸錢不同故亦附卷末以廣見聞是編爲譜錄而非論錢法似無嫌並載也



大錢圖錄

四



大清寶鈔所收有貳千文壹千文壹千伍百文伍百文凡四種用厚白紙俗呼雙抄紙花文字畫悉用藍色錢數亦刻成者中鈐大清寶鈔之印騎縫處鈐寶鈔花文圓戳文各異兼刷以墨絲其年月下有墨戳長方小押則鈔局填寫字號時各私記某字若干號以墨筆隨時填寫編字用千字文某年亦以藍色木戳鈐之肆年至柒年者紙角率有寶鈔總局及官號各錢鋪圖記外省解部者有各省布政使印及准商民交納地丁關稅鹽課一切正雜錢糧小戳

大錢圖錄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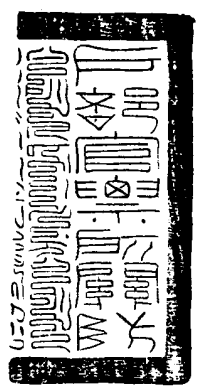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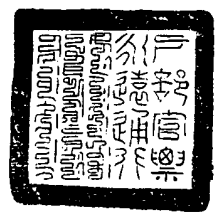
598 冊 05

每兩比庫平少陸分

咸豐	戶部 官票	字第	準二兩平足色銀	號
	年 月 日			
<p>戶部奏行官票凡願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並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偽造者依律治罪不貸</p>				

大錢圖錄

四七



戶部官票余所收有伍兩叁兩壹兩凡三種用高麗箋花文字畫亦藍色銀數用墨戳鈐印字獨大中鈐戶部官票永遠通行小方印騎縫處鈐戶部官票所關防長方朱印某字若干號填以墨筆編字亦用千字文悉與寶鈔同年月日亦以墨筆書之邊鈐每兩比庫平少陸分小戳紙角有墨戳小押須發外省者騎縫處加鈐戶部紫水印外省解部者有督撫關防布政使印並各府州縣印有一紙面背鈐至八九印者

大錢圖錄

四六

附與閻丹初論鈔書

甲寅余應禮部試不第留都下丹初農部新入鈔局思變通官票寶鈔章程詢及芻蕘憶壬子夏在都時與丹初皆不主行鈔之議今則已成騎虎之勢不得不委曲求全矣

昨夕枉過談及鈔票一節愬愬未悉其詳然以數月來眾心惶惑之事一經長才殫精擘畫十日之間驟有起色聞之令人抃舞此法深恐弗行則不僅昔人所稱十便且目前濟急之策惟恃此一物他日鄙著泉錄中當首載崇論閎議也至其流失亦有數端夜長不寐枕

大錢圖錄

完

上偶然思之曉起輒謬述以瀆清聽

一私造最不易禁非峻刑重賞不可明鈔所云偽造者斬告發者賞銀二百五十兩是也開原議即然地方官姑息養姦大吏尤喜博寬厚之譽法愈重愈不肯辦即如鴉片煙一物販賣與吸食者半天下有一從嚴議問擬者乎鈔票以完納錢糧為鉅款各省情形不同康足迹未到故鄉不識南方情事以北省所見而論山陝各省地丁只有官虧民欠而河南山東則向由糧書糧差包納皆胥欠役欠也在官人役姦猾異常設勾結門丁私造以欺本官勢難遠覺小民畏吏胥如虎又誰肯告

發乎稽察之法首宜熟計若並高麗箋禁止則朝鮮素稱恭順今以一箋之微儻各關經理不善致啟隙釁黃樹齋侍郎前車之失又安可不防

一按成完納錢糧其雜費不能盡革亦不必盡革也欲鈔法之暢行必以交地丁為重但錢糧之有羨耗久成正供交鈔惟火耗略省其他費概不容省近時銀價過昂山東州縣民間交銀一兩費至制錢三千八九百文今既准交官票又准以寶鈔二千抵銀一兩不必按照市價賣銀斯民已陰受無量之福若明示科條悉裁雜費在小民相沿已久輸納初不以為苛今遽云當裁則

大錢圖錄

萃

富豪巨紳喜事生監必概以一兩之票二千之鈔胥抵作一兩之見銀南省包漕而外又添包鈔名目至北省州縣官歲入全在地丁之餘贍乃萬金之缺頓減五千而藩司之規例庫官庫書之津潤不能裁也裁則必多報銷之費簿籍之費解役車馬口食之費亦不能裁也外此一縣捐攤各款不下百十事為數甚鉅復有上司節壽之費大縣每節每衙門動需數百金差事供應之費大僚過境費金學使考試之費案解省覆訊經年累月不以及幕友之脩招解之費結一案或費至數百千文以及幕友之脩脯如山東河南刑名一席歲需千餘金錢穀亦千金官署之度支同僚之酬酢

5 28 47 25

親朋之資助皆一概如恒如近日兵差之苦累幾不而所入驟減一半斷乎不支勢必別思生財之道相率而為貪矣昔先王之重祿正所以成就中材如閩吏素少廉名非其地果有貪泉也緣汪稼門先生博一時之名貽靡涯之害奏將閩省錢糧雜費裁革無遺州縣皆成瘠苦辦公無力其僅於考試出賣案首者尙稱好官聞劉燕庭布政所談甚至官遣丁役赴鄉勸民械鬥為索賤之計一命議銀如干兩尤為異聞然則完納錢糧一節亦宜令直省大吏各就情形籌辦但嚴定官胥阻撓鈔法罪名聞原議不收鈔票者官擬發新彊胥吏問擬絞候以示必用足矣此條

大錢圖錄

三

殊非正論但亦由閱歷得來
一外省民間交納鈔票官吏雖不敢顯拒弗收然各種挑剔刁難勢所不免若紛紛控訴則案牘太煩地方大吏亦不肯據細民一紙之詞即置官胥於重典也惟雜費不必盡革官既無損民亦獲益高明以為何如
一鈔票惟近京省分尙易物色如去臘官票驟昂則大宛二縣糧書購以交納錢糧也至遠省何從購求民間則更少此物惟有部頒官票寶鈔各千萬紙令各省開局與民間公平交易收其銀即以解部然已不能徧達通省且恐官胥私自藏匿仍照常徵收見銀至批解時

乃以鈔票二種抵交徒飽官胥之囊於民間究屬無裨此層已思有善策否

一庫貯鈔票究不宜多尤不宜久銀錢終古不磨楮幣本有昏爛之慮且久貯則雨淋地溼鼠齧蟲傷亦所難免虧空之弊或且百出各庫宜嚴定限制不許多存違者令後任據實揭報否則不肖官吏任意侵蝕庫銀去任時則以楮幣充數設有緩急之需孰當其咎一切出入之法久暫之期皆宜詳議

大錢圖錄

三

既多且戶部報捐一項所收尤鉅卽市間以鈔買物有不肯收者亦可赴城坊登時首告外省鄉曲小民斷不肯因一紙之鈔頻入公門雖有准交錢糧之利而貧家小戶所交無幾不值購求即准數戶合弁交納而購求亦不如都下之便至零星行使復不若錢票之自如錢票有鋪取錢寶與見錢無異此縣之錢票購至別縣則不行亦不能取見錢之故茲則一千之鈔必須購千錢之物若購百錢之物令賣物者繳出見錢九百人必不從其富商大賈藏鈔何若藏金可穴地而藏千歲不朽鈔則水火皆可虞易於銷毀且民間百千以上之錢票必持赴錢鋪照對以驗

其真偽鈔之真偽無從照驗外省尤未由知孰敢多收
一旦交官驗為偽造不但藏者頓成赤貧且將追究根
由展轉拖累稍有顧慮者必不敢貪此便宜故曰京師
行之易而天下行之難也崇通政奏令民間准持實鈔
當百大錢以示與見錢無異王于懷少農亦云丹初則
恐鈔本不敷作爾自縛且未便厚於京師薄於外省辦
議駁之

一鈔票行於一時尚易歷之久遠綦難目前之不行患
在人疑堅以示民信則行矣足下善體民情籌畫之精
詳自無遺憾惟日久竊恐弊端叢起若鄙人所慮者寸
光之照不足盡其微也惟冀大才於立法之初即預思

大錢圖錄

十世百世之計

一地方官誤收偽鈔處分亦宜酌定聞南方民間錢票
皆係銅版其精致遠過於鈔票則作偽者必不能盡絕
利之所在固警不畏死也州縣官實無術一一辨認若
誤解偽鈔處分輕則不足示懲重則亦實有冤抑權衡
難得其平總之此物一旦暢銷則杜私為第一事不數
見即鈔已拏獲偽造
鈔票人犯六名矣
一部庫及天下藩庫鈔紙宜隨收隨放封貯之項終須
重銀至戶部乃造鈔總局尤不患無鈔外省解部各款
總以銀多鈔少為佳或令全行解銀鈔則留於本省支

放以資流轉克勤郡王所奏廢銀用鈔銀萬不可廢也
崇通政奏謂銀鈔必須並重不必明季之鈔至中葉每
慮庫中有鈔無銀但無銀終可慮明季之鈔至中葉每
貫僅折錢二文盍取明史更究其故乎
一條意在期鈔之
必行然亦宜詳慎

若驟下一令曰廢銀用鈔則天下之富民俱立成貧
竄大亂作矣即曉以銀可易鈔亦豈期月所能有成
者耶此層當日未道及特識於此

一昔人之行鈔多出權宜以濟暫時之匱乏期於支款
稍獲流連俟國帑充裕或量加核減或但行舊鈔不輕
廢亦不貪多庶乎萬全

大錢圖錄

公事無私議况未親原稿遽逞妄談真乃隔靴搔癢書
生過慮豈識時務目前鈔法但冀其行則軍餉急需既
易支持河工脩防亦資籌備若瞻前顧後大事何由成
乎以上十條不過率爾之詞乞付之一笑也

此稿甫脫適見崇朴山通政所奏亦極周匝特所見
稍有不同自宋元以來行鈔雖率不甚久然皆足供
一時之需未有甫行即滯者只緣去歲開局之初不
會通盤籌計遽爾頒發且入旗兵丁所領錢糧均搭
放此物尤急於行用條例復不詳備以致商民疑慮
利未見而害已多此時亟宜設法補救家諭戶曉務

令其信行否則愈不可問至他日之流弊再作計較可也二月初四日錄下記

自來壞天下之事者皆官也各省大吏救官不救民以與屬吏皆有情面不得不瞻徇州縣阻撓鈔法雖定重罪大吏勢不肯一一參辦故欲行鈔票先須於官無損法固宜乎嚴定事尤冀其可行否則必難免牽掣特省分遠近不一且大半被兵與辦理防堵之區比通行知照及鈔紙周徧天下已在二三年之後能永遠遵行無弊斯固國家之福也此時急則治其標京師自西商囊括而歸旗民生計至艱部庫尤竭蹶萬狀補救之術

大錢圖錄

要

轉移之權惟賴乎此足下博采眾論別出心裁自能使市肆通行無滯何待鄙人饒舌乎緣猥承謬獎並召飲細商遂不辭瑣瀆今先濟一時之急毋卹其他亟宜明示五城凡京師各項捐輸及交官之款悉令搭收鈔票不收者治以應得之罪去年官票之不行即敝鄉茶商持向崇文門納稅不收因而各至崇通政所奏民間行用鈔票則任其隨時價長落商民借領不必限定五家環保不必定由五城轉發寬以一年之限再行歸本亦尚近情數月之後商民皆深信弗疑鈔法必日形其暢由中達外愈行愈遠矣各省地丁間亦有舊例交錢者每銀一兩交制錢二千餘

文地方官易銀批解在當日頗多需潤近時則賠累異常此等州縣必更願收鈔解鈔但合天下計之不過十之二三所謂宜各就情形籌辦也前書尙有未盡再以布陳

昨暢聆高論並細讀各條例殫思竭慮周妥精詳無微不至曷勝欽服就中凡已放未放之鈔票概令加印罪名小截一條官吏阻撓不收者從重治罪尤為行鈔關鍵匪此不能取信於民也此外大主意在思去路惟有商運一策但官運民銷乃劉晏行鹽之法其事易曉商運官票則各省銀價正昂頗可獲利至寶鈔係大書制錢若干文利

大錢圖錄

要

果何在以十日前鈔價而論制錢六百即買鈔一千其利厚矣若各商聞風踵至則鈔價日昂必須一千之錢方購一千之鈔載赴各省銷售聽其任意加價乎令其公平交易乎聽其加價恐姦商百計居奇小民何樂而購此若公平交易一千之鈔只賣一千之錢則商人出重資經營數月並無利可贖暗中之賠折已多加以長途車馬之費旅店食用之費尤不可勝計商人豈肯嘗試耶運鈔一節康尙未悉其所以然望開茅塞為幸康意蓋一面准各商販運一面即准各商借領照崇通政所議但取三厘之息復寬一年之期仍展十月之限庶

各商目下無須成本轉運即獲實利豈不更形踴躍不但票行而鈔亦行惟各省近已開徵比章程奏定商販流通約在兩月之後稍遠之處上忙錢糧業經完納諺云有錢不買半年閒各商必須候至下忙方能獲利遷延日久目前之利亦覺稍微然此時但冀其販運以重鈔之價要言不過四字曰務令其行不能作許多顧慮他日其利孔多自必爭相購運斯鈔法果大成矣

崇通政奏令限定搭成解鈔其全行解銀者不收非此不能重鈔也但目下部庫一空司農終日延領假如如各省忽紛紛解到見銀大可濟急戶部肯駁回原

大錢圖錄

卷七

省令其換鈔否思之失笑此戲言以佐軒渠毋介意也

昨早一箋已青及否孤枕無寐復思及高見謂當千當五百二種大錢有礙寶鈔非奏停不可但此議出自巡防王大臣未必遽允即允亦恐蹈治一經損一經之誚此時鈔法果否暢行尙無把握若行而不暢則大錢又已停鑄更少一補救之物似非萬全不如暫留大錢以便私用廣行寶鈔以便交官判爲兩途不使侵灌俟寶鈔流通商民咸利然後請停鼓鑄似乎兩得否則請將每月鑄當千當五百之銅悉行加鑄當百大錢錢無嫌

於多又便零星行使助鈔法之所不及此議盍與李午山給諫更熟籌之若去夏甫鑄大錢之初寶鈔尙未定議彼時即多鑄當五百以下諸錢且精益求精使不能作偽則一年以來所行已多亦足供一時之支發寶鈔一物尙可稍緩製造雖行錢不及行鈔之省便而錢究易於通行惜乎只鑄當五十當十兩品籌辦已遲矣愚見偶及再述以質高明

頃見某司業請鑄金寶銀寶一摺云將金銀悉鑄爲大錢面刻咸豐年製字銀錢背橫刻銀寶二字直刻當五兩當十兩當五十三字以紋銀一兩五錢造當

大錢圖錄

卷七

五兩一枚以銀二兩造當十兩一枚以銀三兩造當五十兩一枚當制錢一百三十千使用金寶背橫刻金寶二字直刻當銀百兩四字以赤金一兩造當銀百兩金寶一枚當制錢二百千使用市間只許以金寶銀寶換兌銅錢寶鈔凡民間金銀一概禁止令其呈繳官府照數承領金寶銀寶方准使用民間不能私鑄乎其以銀錢私換錢鈔者治罪謂此以少當多之法民必樂從且請早降 諭旨徧帖謄黃並令外洋與中國互市一體遵照云云此繆糊塗至於此極大亂之道無過是者矣 民間用銀必須五兩十兩况赤

金一兩少或易銀十五兩多或至十七八兩今以三兩重銀寶當銀五十兩當錢一百三十千則銀十五兩即抵銀二百五十兩抵錢六百五十千矣卻以直銀十五兩之赤金一兩為金寶僅當銀百兩當錢二百千當百兩者抵錢二百千當五十兩者則抵錢一百三十千亦自相矛盾之至聞友人云魏默深亦有此說何其謬也

泥淖致數日未晤行鈔章程想已詳定念甚念甚至搭交五成之說在立制之始自不容稍涉游移但須按省分之遠近示以限期不能一律且通都大邑尚易購求山僻小縣那得許多鈔票胥役必從而勒索甚至增出

大錢圖錄

五

代買鈔票使費名目小民未獲行鈔之利先受行鈔之害矣此層似不可不慮鄙意宜以三年為期於則例中添註一條云三年之內僻小州縣恐鈔票尚不能徧給須聽從民便或搭收三成四成均可務令各省大吏體察情形酌辦如此略事通融庶幾胥無所施其技耳聞克勤郡王復上章奏未知有何高見又聞有許旗員自王貝勒以下借俸概行發鈔者康思官借何如商借此物借入市僧之手伊等惟利是漁必能設法行使且市肆亦易於相信一通百通其利溥矣若各官所借俸銀概係此物市間存鈔愈多價直恐愈不可問况旗員借

支鈔票必皆以濟至急之需勢又將減價出售於鈔法彌有妨礙總之此物要計日後之暢行勿貪目前之多發如他日不免壅滯則此時轉以少發為佳多則愈不直錢少則為害尚淺此論雖似齟齬卻亦近理不審以為何如

近日順天保定各府均已開徵其無災處所官胥必有貪此便宜來京購鈔者鈔價可冀其稍增但願商販聞風興起則事有轉機加以足下手訂章程至詳且盡一時張帖通衢商民羣然相信則裕國便民不獨康一人以手加額也

大錢圖錄

六

商運一層目前最要之著寶鈔雖無甚利官票則以制錢二千買銀票一兩外省銀價近日皆在二千三四百文以上獲利良多且各商載銀而歸何如載票運費既省兼少意外之虞所慮者商人不敢輕試須以官運開其端也轉瞬天下蕩平富家藏銀漸出外省銀價必然日落若每兩在制錢二千以內販運者便無利可牟定然裹足仍恃官運民銷收其銀即以解部不許留於本省方為全策大約官運商運終須相輔而行耳

官運則鈔與票皆可行商運則不肯運鈔只肯運票

票暢矣而鈔仍不暢官運則但冀其消不謀其利官票一兩僅賣制錢二千民間獲益實多商運則一兩之票必須賣一兩之銀方有餘賸皆指目下小民以錢買銀再以銀買票所省安在不過輸官時少傾鎔火耗費耳惟小民交寶鈔二千即可抵錢糧銀一兩至省至便勢必樂買商人之鈔不樂買商人之票而商人運鈔又實無利可圖益於此者必有損於彼若專恃官運則商賈終不信行市肆便形窒礙都城見發之鈔票百數十萬仍不能流通尤為可虞信乎救荒無善策矣此事在平日尚覺其小目前則係軍國

大錢圖錄

空

重計搭放兵餉甚多軍營亦半雖日度支而運數關焉惟有盡人事以聽天命所恃者我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為三代以來所未有斷不至如杞人之私憂也

早問枉過承示大著行鈔票三議不但字字中肯且一片救世婆心逐字流出欽佩無似已屬舍姪代膺奉上官運一節見解相同目前舍此更無辦法而鄙意尤以在籍京員經理為妥若由京派員前往一出都門即不免以星使自居復未必人人皆有節操一切車馬供億之費勢必仍取之州縣州縣必仍取之民間其僕從需

索滋擾尤屬難免至見在商運尚不敢恃且商人惟知求利姦胥必又從而招致之與其零星售之於民為日孔長獲利較少不若悉數售於官胥為快然則此物又徒為官胥中飽官胥再從而勒價轉售流弊殊多此勢所必至之事試問一省有幾箇好官乎其官運章程第一嚴禁賣與官胥逮乎運路既開民間多有此物則姦胥不能勒賣商販更可流通至解部及貯庫之款終須以銀為重顧名思義是日行鈔鈔之利在行不在存貯也

大錢圖錄

空

來示具悉手摺亦屬舍姪續鈔附上官運一事聞去冬王雁汀中丞亦思及此細心辦事者所見略同惜乎辦理已遲茲事當日開局時即應籌畫此時各省錢糧早已開徵逮會議章程奏准刊刻再派員運票出京為期斷不止一月京使每至一處必須騰發告示分布四鄉又非一日所能周徧鄉民囊無見錢比湊集入城陸續購買快者亦須十數日竣事使者所到不過數處已屆停徵之期矣即以最近之直隸而論一百四十餘州縣何術徧及乎停徵之後小民復少餘資預購此物留待下忙輸官之用仍不免胥役包買包納諸弊總之凡事不謀之於始倉猝試行徒令後來者補苴嘆力且外省

再失此開徵機會愈覺無從著手良可浩歎也

此事經理得人則上足濟 國家一時之急下亦有便於民否則但供官胥之中飽民間既不知鈔票為何物 朝廷歲入之三四千萬金又半成楮幣暗中虧折實多來示所謂行冥鏹於陽世宜乎宋元以來旋作旋廢也惟目前勢不能中止急須設法疏通實作一箇行字俟逆匪就平帑項充足再熟計深思或停或減可耳

自來行鈔利少弊多然弊皆在數年之後此時惟有先去其太甚者若云萬全恐聖賢亦無此術又無論

大錢圖錄

我輩矣我輩蒿目時艱特視在事諸公稍肯用心猥蒙詢訪雖不在與聞政事之列而一知半解輒不憚煩瀆概以縷陳

頃丹初過談云一傳眾咻事多阻撓恐徒耗廿餘日心血相對歛歔者久之至鈔局議覆崇通政所奏一摺不思運票出京但限搭成解部並云外省無鈔票之處不難赴鄰省購買云云尤屬信口之談深恐不肖官胥轉以此為勒索小民之具矣都門市肆既已驚疑外省鄉民又將擾累稍有遠慮者得不搔首喚奈何耶十五日鐙下又記

三日不見未知條例已呈堂否念念康思近日有鈔之處惟患其不行如都城市肆是也凡以鈔買物者或堅執不收或倍昂其價或竟以貨盡為詞有戲呼為少補票者殊謔救無術但有運之外省一策而外省無鈔之處又患其必行官胥不收定以重罪加印小截無慮阻撓矣轉恐官胥以此藉口向民間百計誅求非票不收則到處騷動為今之計必應如康前議許民交不許官勒交速於告示中添註一條凡僻遠州縣尙無鈔票地方務令聽從民便嚴禁官胥迫索違者准人首告懲處庶幾消患未萌至足下所慮謂一意遷延弗思變計但圖搭放罔

大錢圖錄

論

顧流通恐將來兵餉盡成楮紙博一餐之飽而不得勢必鼓譟潰散尤遠事之足憂者視病民病商為尤甚黃樹齋而後又出一王子懷少農矣子懷為做邑先達憂時最切然公事不敢阿家子遠兄云凡金銀銅錢皆天地菁英之氣蘊之久而乃成又經鑪冶製造費許多人巧天工方能行之久遠鈔票不過一紙之費不終日而可得千萬即欲以抵千萬金錢其事太易似只可權濟一時不然 國初亦嘗行鈔矣胡不著為永遠之令耶 前箋書就適奉惠簡知前議尙可商甚慰甚慰昨出城與家遠兄細談亦云南北情形迥乎不同便鈔局之設

丹初議派京員運票 宜於北不宜於南即以所到之浙
赴各省立便鈔局 江而論催徵錢糧往往糧書擡櫃赴各鄉按戶索取應
交數百錢者亦多作數次輸納勢不便於買鈔交鈔且
南省胥役之狡十倍北省官或畏事其弊止於中飽然
不畏事者已多况在胥役有不藉端詐擾者乎非上而
魚肉鄉民即下而毆傷胥役訟獄繁興鬧漕而外又將
鬧鈔總須各省各就地方情形辦理也但外省大吏如
十年前之蔣礪堂陶雲汀林少穆諸制府已查不可得
諸公素有膽識又周知民隱必善奉行即有不可行者
亦必能剴切上達若奉到部文不加體察率爾通飭合

大錢圖錄

壹

省官胥照辦恐未裕國而先病國行鈔一事康始終未
敢附和良以此耳

頃聞子懷少農復有籌商運發鈔本之奏請以半年
為期俾積存大錢以供換取蓋有本之鈔易行無本
之鈔難行不待煩言而解者此議在立制之始即應
籌及今已數月之久都下鈔紙過多部庫復如懸磬
籌款實屬不易而目前市肆情形又幾於不可終日
商賈皆視鈔法為畏途職官兵丁所得者大半皆鈔
孰不亟於行使爭端紛起訟牘滋多以 國家一千
之寶鈔不過抵民間五百之私票尙復成何事體乎

子懷乃倡議之人眾怨攸歸其情自迫惟未見原奏
聞所陳瑣屑偏重利商 謂州縣收鈔於商與收鈔於
之銀號取銀且自請嚴議以謝天下語尤失當
殊批訓飭宜矣 旋調任 至王雁汀中丞就陝西情形籌
辦者亦主有本之鈔准赴錢局取錢以大錢制錢各
半發給寶鈔二千抵銀一兩官票一兩則按市價取
制錢二千四百文不必照部中只作二千錢之議
此層尤權變得宜云收放均以二成試行凡廉俸應
扣留之銀即作為鈔本設法購買銅鉛加卯鼓鑄大
錢制錢以供支放各屬坐支之款概令扣銀解司違

大錢圖錄

突

者參處俟官民稱便再將成數逐漸增添或有窒礙
隨時體察酌改總須令民間視鈔票與銀錢無異共
相寶貴即銀價亦可漸平不獨留交官項空出空入
云云其籌畫頗覺通達但未知部議云何凡事須先
思其害勿遽貪其利庶不至利少而害多耳余雖無
官守言責而目擊時艱每抱隱憂亦曾世受 國恩
敢視如秦越耶三月既望夜窗又記

姪恩綬校字

大錢鈔票非日用飲食之道故前代皆弗克久行識者
病之但理財節用端在平時遠國幣已空百用孔迫承
其後者須濟一時之急設身處地舍此亦殆無他法惟
豫籌深慮勿倉猝試行庶幾補苴目前不至利未形而
弊叢集有治法尤賴治人也若海宇晏安民康物阜斷
無有議及此者君子平情論事於大錢鈔票有餘慨焉
光緒二年夏五康再識

5 28 411 05

古泉叢攷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後學張壽君壽錄

論泉彙錄

詩所謂錢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為錢不知自何時始
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禹湯
以金鑄幣未有錢之號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記
漢書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魏了翁古今攷
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遍也周禮

古泉叢攷一

屏廬叢刻

鄭注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
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
為勝國之物而銷燬之自錢文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
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
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廢帝景和
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
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
非承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

號何其愚也日知錄

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
者惟漢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中尙書令任
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
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
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
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大定十
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
聽鑪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

古泉叢攷一

屏廬叢刻

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
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日知錄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
寶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
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
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
體皆備閒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
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

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為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驚眼縷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閒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日知錄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

古泉叢攷一

三

屏廬叢刻

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

日知錄

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

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

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

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

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

日知錄原注

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歷錢參用輪郭圓整書體端

莊閒發青綠珠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如

以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啟三年南工部郎白紹光

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

泉壅滯悉宜追煨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為能嚴禁民

閒無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鑪改

鑄白君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

泉貝銷於煙鑪深可痛惜

韻石齋筆談

啟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

不用矣莊烈帝初即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

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

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

古泉叢攷一

四

屏廬叢刻

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煨頓盡蓋自隋世

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

明史食貨志

張壽枚銷毀古錢異世同慨隋明兩劫已渺子

遺幸而存留不過萬一孰料紅羊浩劫今日又

身見之自歐戰綿延銅不敷用日本奸商在我

國收買古錢以充軍實官府患之而不能禁乃

自行銷毀孔方何辜至此已遭三大劫矣噫

自古鑄錢通物以便民用而輕重之際治亂因之自古

稱得輕重大小之中者漢五銖而後莫如唐開通故宋

初因之今觀前所列者凡係太平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姦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此非其明效大驗歟慶歷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有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至盜鑄數起爲公私患自是仁宗之弊政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寧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余讀文獻通考至錢幣名臣論列鑿鑿而莫有詳其輕重銖兩者今於六百年後而得悉有宋一代錢文

古泉叢攷一

五 屏廬叢刻

之輕重與馬氏之說相表裏而治亂得失於此可想見不可謂非讀史之一助 汴宋歷朝錢文輕重記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屬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 猗覺寮雜記

張壽核聚珍本雜記無末句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爲陰無字處爲陽古者鑄金爲貨其陰則紀國年號如鏡陰之有

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爲背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以天下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未幾武廟崩宣宗立遂廢之 日知錄

古泉叢攷一

六 屏廬叢刻

紂厚賦斂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野客叢書

故輪臺以東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仁傑按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錢爲佳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疏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刀也

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爲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
何用錢刀爲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賓
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
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
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註錐刀喻小事也若
作少錐刀恐無意義

兩漢刊誤補

按罽賓傳有金銀銅錫爲器金銀爲錢則錢器自是

兩事

同上

賈黃金采繒漢紀作黃鐵二文不同仁傑按實金謂之

古泉叢攷一

七

屏廬叢刻

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眞金也不言

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爲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

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

金銀銅鐵總名爲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爲

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是皆指銅

言之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爲實金者幾希

兩漢刊

誤補遺

夾漈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
爲刀器再變而爲圓法自圓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

泉與刀爲廢按泉字篆文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器則

邪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

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圓法則以圓函方卽今錢

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蓄之者又王莽天鳳元年

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

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開廣二分其文右曰

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莽好優孟古人

疑古人布制如此而莽傲爲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

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

古泉叢攷一

八

屏廬叢刻

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孟子塵

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爲之者非與帛爲類之布也

蒿菴閒話

夾漈鄭氏曰錢文載年號自宋孝武帝始稱元寶自唐

高祖始稱通寶自宋人誤讀開通錢文始改元更鑄自

宋太宗始今制錢輕重大小倣唐開通而文則襲宋人

之誤周祈名義攷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創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
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

道熙寧未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拼遜高廟居德壽宮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宮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游宦紀聞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玄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為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年號其一代

古泉叢攷一

九

屏廬叢刻

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為文惟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字文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為定法矣高菴開話

案五代時不僅後晉鑄天福元寶也後唐明宗天成元寶五代史後唐紀皆未載焉而西清古鑑及古泉匯皆載此錢又後漢高祖鑄漢元通寶後周世宗鑄周元通寶世多流傳何獨晉鑄天福元

寶耶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歸田錄

按文忠此言就北宋言之然南宋寶慶曰大宋寶祐亦曰皇宋則固踵之矣古泉叢話

案北宋作皇宋通寶上下讀南宋作皇宋元寶右旋讀背文穿上元至六紀年判分兩種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

古泉叢攷一

十

屏廬叢刻

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至今皆然歐陽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清波雜志

案聖宋乃徽宗建中靖國時鑄至謂大錢折二始於熙寧亦未深考微論太宗有太平清化真宗有景德天禧等大鐵錢仁宗慶歷至和折三折二銅錢皆在神宗熙寧之先也

案理宗寶慶鑄錢曰大宋然古泉匯及古泉叢話
皆載有寶慶元寶鐵錢翁宜泉彙考曰是鑄於元
年七月未頒大宋錢式之前者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
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鑄爲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
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
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
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部亦以十參爲一銖
參乃古參字恐相傳之誤耳 夢溪筆談

古泉叢攷一

屏廬叢刻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原以八
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
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
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鶴林玉露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 歸田錄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
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閒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
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夢溪筆談

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
費乾道紹興又不及熙寧遠矣 葉水心通考

今江湖閒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
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
以姦爲慳爾 鶴林玉露

蕪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開鑪鞠本錢四
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
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日磨錢作末日排整作以一監約
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

古泉叢攷一

屏廬叢刻

二十七萬緡 游宦紀聞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錢是
賴雖乾溢係夫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近年水
流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
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
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
其亦兼收其利 清波雜志

余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閒李孝美所著蓋唐
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

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錢幣數
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
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廓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
錢名徑六分釐一銖然亦不敢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
精緻初不計銅劑耶洪死嘗叩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
云其家慮為勢力攘取故為之辭清波雜志

元和蔡鐵耕雲癖談六卷詳稽錢制源流其論馬班異
同最精謂平準書云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
如其重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曰鑄三銖文既

古泉叢攷一

七

屏廬叢刻

言其重矣故曰文如其重曰識曰半兩既言其文矣故
曰重如其文史公一字不苟如此漢書概作重如其文
便有不可通者馬班優劣即此可定冷廬雜識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曄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猗覺
窺雜記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滿地皆現錢文視之如印成
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嘗以有文之士數塊遺予數年後
看之文皆不見今通用銅錢豈非先兆耶山居新語

張壽桉元初得天下用葉亦愚公李所進之樣

行至元寶鈔以代宋末之關子未會鑄銅錢也
迨武宗始鑄之故以地現錢文為先兆云輟耕
錄曰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
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
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宜用楮幣若用錢四
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此雖術數識緯之學
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
年鑄乾封重寶原注重字當為泉字以一當十子按宋孝武孝建

古泉叢攷一

七

屏廬叢刻

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
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
皆以年號鑄於錢者非始於唐之乾封也雲谷雜記

乾封泉寶唐高宗乾封時鑄錢用元號源於漢興濫
觴於孝建景和永光乾封以後無元號者寥寥矣古

泉叢話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
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世
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鑿發掘之害易以楮錢亡

者之幸也 猗覺寮雜記

北宋時享祀鬼多以銅錢南宋則以紙易之 宋人百家說

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器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參可刷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冷廬雜識

崇禎鑄當十錢始於陝西運判許天啟自長安進樣烏

古泉叢攷一

五

屏廬叢刻

背赤仄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盜鑄徧天下不可禁物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眾後改爲當五其弊猶未革乃改爲當三其原本於周武帝鑄大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代十物價騰貴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啟不問也 ○張壽按此條原注出書

誤作猗覺寮雜記今姑闕

古泉叢攷卷一

5984025

古泉叢攷卷二

藏雲閣識小錄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後學張壽君壽錄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漢書食貨志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

古泉叢攷二

屏廬叢刻

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蒿菴閒話

周景王大錢漢書食貨志文曰寶貨而班固以新莽之大泉五十當之鄭司農已糾其繆矣乃並文曰寶貨亦疑非事實則過也當時未見原錢耳亦非當時無原錢傳於世特無人辨識之耳寶四化寶六化二

種洪志列於不知年代品厥後或疑爲天贊或疑爲外國迄無定論今觀寶化及寶四化寶六化篆文古樸色澤渾穆若彝器然其爲周泉毫無疑義洪志所圖書以小篆乃以意爲之不足爲據近有依洪志作僞者不可不辨嘉蔭簪泉說

案古泉匯於寶四化寶六化下載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之漢書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此錢以次迭大且迭增其值正有合於患輕更鑄俾子母相權之說自屬景王舊

古泉叢攷二

屏廬叢刻

制亦後代當十當百當千所由叻也李竹朋佐賢此說與戴文節熙古泉叢話所論相符至大泉五十爲新莽鑄不待辨矣張爾岐蒿菴閒話直囁語也

明月錢不知鑄之何代二字皆篆文查初白於廟市購得十枚見人海記麗漢齋錄

一刀小錢謂之一書龍文錢西清古鑑

一刀莒刀錢不知年代鄂士第云舊稱明月錢者明字與莒刀之莒字無二月字與一刀之刀字無二此

必鑄在莒刀後以錢當刀耳一刀又與明刀並鑄言

一錢直一刀耳余深然之古泉叢話

半兩錢有穿上明下月者可證明月錢與半兩同時

無疑嘉蔭移泉說

一刀與明刀錢相類而明刀錢又與明字刀同故知

為周末秦前之物明刀舊釋明月明字小刀舊釋莒

古泉匯張壽校古泉匯無末二句

小圓法有背平面作一刀者舊釋一刀堯仙並有傳

形一枚泉而曰刀其義安在壽卿釋作一化圓法

古泉叢攷二

三 屏廬叢刻

復有明刀一種舊釋明月泉匯釋作明刀有傳形者

廉生並有小如榆莢者云與榆莢半兩同時出土疑

為秦漢之際改明刀之制而作圓泉故文尙仍之觀

古閣泉說

磬折刀俗呼莒刀泉匯釋作明刀翁宜泉曾見新出土

者知古人皆於刀柄近刃處以繩縛之十刀為一束土

花上繩索痕宛在斯亦攷古者之軼聞觀古閣泉說

磬折刀世皆曰莒刀矣然莒刀出土率北直山東未

嘗有莒刀也此語間之燕亭燕亭東武人當不謬古

泉叢話

廉生云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為泉此圓泉明刀之

所從出其稍大作◎彡者彡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

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為明刀之遺若◎ㄣ二字則直

言其為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

一刀至再小而為一D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

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及秦初

則變而為◎彡◎ㄣ成圓法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

出土先秦錢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

古泉叢攷二

四 屏廬叢刻

莢半兩泉中有極小明月泉亦是一證故ㄣ字釋月

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彡◎ㄣ一D而兼

通之矣 ◎彡一種最少石查近獲一枚觀古閣叢

稿三編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

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

錢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攷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

董道俱有泉譜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

錢譜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

幣攷翁氏宜泉有古錢攷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為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即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虞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圖法周景王鑄寶貨

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泉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原書無此四字壯泉三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當作刀五百一

古泉叢攷二 五 屏廬叢刻

刀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履園叢話

按新莽六泉十布譜錄諸家皆載之而梅溪於莽之六泉中獨遺中泉三十布僅揭出大布黃千餘九種布皆略又契刀契字仍書作契猶沿漢書食貨志之誤想皆未見原泉耳至吳孫權大泉五百大泉當千不惟譜錄諸家載之吳志俱詳之梅溪於二泉僅以古泉目之似未免自形儉陋矣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卻稍輕鶴林玉露

史記平準書銅錢半兩為下幣又秦錢質如周錢重如其文顧烜謂重十二銖古泉匯秦半兩洪志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三分即秦製也余家初惟一枚後余在都中乃得三四枚古泉叢話

古泉叢攷二 六 屏廬叢刻

漢書食貨志漢興以秦錢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又史記平準書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而輕是莢錢至文帝時尚用之 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顧烜曰高后患莢錢輕又患秦錢重故更鑄八銖錢今按此錢類秦錢之小者而薄於秦錢 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無郭形同八銖半兩而小 前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行三銖錢顏師古曰新壞四銖造此錢食貨志半兩重四銖或盜磨錢質取銖令銷半兩更鑄三銖重如其文 三銖

錢面有肉郭背平 古泉匯

唐封演譜以三豎文半兩當之蓋當時未見三銖

半兩面有三直畫有在穿上者有在穿下者 古泉叢

話

西清古鑑按漢書武帝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

錢顏師古曰又新鑄作也武帝半兩面俱有外郭

武帝紀元狩五年罷半兩行五銖錢食貨志言三銖

錢輕更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取銖 武帝五

銖錢面有肉郭背有肉好郭 古泉匯

古泉叢攷二

七 屏廬叢刻

案錢梅溪履園叢話云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

銖五銖八銖語欠分明四銖八銖為半兩錢三銖

五銖乃錢文重如其文也半兩莢錢亦未揭出

張壽枚世有一種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文曰

四銖者乃宋文帝所鑄與漢孝文之四銖半兩

無涉梅溪蓋誤以此為漢錢也

漢書食貨志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泉枚直一

考光武建武十六年後始行五銖則十五年以前

猶鑄貨泉可知不比後世以年號為錢文異代不得

用也故其制不一也 古泉匯 張壽枚此條原未注

漢光武本紀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

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光武所居鄉名

也 字觸。張平子東京賦注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

新莽貨泉有大如大泉五十厚重類數泉者俗呼餅

泉流傳不甚多秦中蘇氏忽收得十數枚背文一星

二星三星四星五星及ㄨ字凡字市字皆陽文並有

橫置倒置者為向所未見余悉數購歸燕庭見而好

之各選其一余所存轉不全備矣背文疑記范之次

古泉叢攷二

八 屏廬叢刻

第市字或當讀十二耶 觀古閣泉說

張壽枚古泉匯列有貨泉一品市字在穿右 市

中畫 長云此品背右似木字義不可解或係十八

紀數云云本書祇引觀古閣讀市為十二之說

於古泉匯十八紀數之說則未引及當補入

漢書食貨志莽作錢布名曰寶貨文曰小泉直一

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壯泉四十因大泉五十

為泉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後因商賈不行乃但行小

泉與大泉兩種故至今幼中壯四泉傳世者絕少

狐裘黃黃徐本作橫亦可證按橫與平直義俱通橫
干者亦猶小泉之直一一刀之平五千也古泉匯

古黃橫衡三字通用黃者平也平即直之義乃十布
中之大布直干也錢志新編

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
以為妖徵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
於四方乎遂如其言獻帝春秋

靈帝紀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注引獻帝春秋云云
靈帝作錢無角字猶五銖句上下無二錢字又妖字

古泉叢攷二

屏廬叢刻

下無徵字遂字作還字俟攷惠棟後漢書補注

背文四出五銖靈帝時鑄漢以錢之五銖大抵與此
錢形製相類不相類者必非漢凡有四出之錢皆出
此錢之後前人定五銖年代說多無據惟四出為有
據山有據者而推之知無據者盡臆說矣古泉叢話

張壽按此條原未注出書今補

案古泉匯載光武五銖云面有外郭無內郭背內
外周郭此錢就建武二年錢範摹出範載年號確
係後漢制作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始行五

銖錢而今存錢範作二年是五銖不自十六年始
矣盡信書不如無書竄其然乎古泉匯所記如是
特附錄之俟再攷證

張壽按今本古泉匯建武二年錢範作建武年
之錢範又而今存錢範至竄其然乎作而今存
錢範作建武十年十即二十也已在十六
年後與漢書恰合較之本書所引者迥異恐古
泉匯初刻本如此後又剗改者也細審今本剗
改之跡宛然故疑其如是當覓得初印本一攷

古泉叢攷二

屏廬叢刻

證之

蜀漢昭烈帝直百錢面背肉好周郭蜀志先主初
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但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從
之劉彧零陵先賢傳先主初攻劉璋與士眾約曰
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
戈趨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劉巴曰易
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布從之數月
閉府庫充實吉金所見錄
余謂此所云直百即直百五銖時必先鑄直百五銖

後乃鑄直百若但有直百則百字何指史傳不言直百五銖者省文也直百五銖背有陰文一豎數豎或作五字疑卽後世當幾之意殆所直不止百矣又有穿左爲字錢自洪志來不詳其義余按犍爲郡屬益州先主當建安二十年得其地時正值開局此必犍爲局錢故以爲字別之圓錢志地肇端爲字蓋承古幣之後導開元之先者也直百所見皆左右文洪志徐圖上下文臆斷耳秦漢六朝錢或書體不同而位置無改 古泉叢話

古泉叢攷二

三 屏廬叢刻

通典鑄一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 後漢書郡國志益州刺史部有犍爲郡此圓錢背鑄地名所自始 古泉匯

昭烈帝傳形五銖錢洪志顧烜曰 張壽按洪志作舊譜曰初氏引作顧

誤 傳形五銖錢與直百錢同時鑄文字輕重大小

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

西清古鑑傳形五銖大小二種銖字篆法微不同 古

金所見錄

傳形五銖顧封二譜俱云蜀錢不知其據松如一傳

形有四出文則此泉自當在靈帝之後然此錢實反文封但云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殊誤 古泉叢話

傳形五銖顧烜董通兩錢譜俱言蜀漢鑄今以有內郭同直百五銖者定爲蜀錢無內郭者未必皆蜀錢 古泉匯

案直百五銖銖字篆法微異辨傳形五銖當與直百五銖銖字比對似未可僅以有內郭定也

西清古鑑據吳志嘉禾元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至赤

古泉叢攷二

十四 屏廬叢刻

烏元年又鑄當千錢而洪志謂當千錢有兩品考晉

書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 古金所見錄

大泉五百吳大帝嘉禾開鑄大泉當千赤烏開鑄大

曰比輪小曰四文錢至當千錢法之壞極矣 古泉叢話

古泉叢攷卷二

古泉叢攷卷三

藏雲閣識小錄

天津徐士鑾沅青軒

後學張壽君壽錄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
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
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
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
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大貨六銖字
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

古泉叢攷三

屏廬叢刻

初始有開元通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歷元寶建中
通寶咸通玄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為繁多其幕有字
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充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
梁越潭宣廣荆桂藍之字即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
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
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履園叢話
潛確類書晉有四分錢尙齡按沈郎錢諸家俱未言
其源洪氏第圖其肉好亦未及其文魏志明帝太和
元年從司馬芝請復行五銖錢至晉用之則沈充所

鑄第小其製仍承用其文可知矣此錢輪郭周正字

畫明淨屬之司馬氏或不誣也 晉書食貨志吳興

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洪志舊譜曰或言小

於五銖字文輕重未聞李孝美曰按此錢雖未之見

而李賀集殘絲曲云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

城路竊謂自古詩人比興其則不遠得非此錢大小

與漢興所鑄榆莢者不多較耶吉金所見錄

案晉初用魏五銖魏志明帝太和元年復行五銖

錢此錢各譜俱未載無從辨識當與漢之五銖相

古泉叢攷三

屏廬叢刻

似莫可攷證矣特揭出

晉五銖元帝時吳興沈充鑄大錢一變而小至徑三

分大固失而小亦未爲得也顧極精長吉詩曰沈郎

青錢夾城路指榆莢也然世所稱莢錢者實漢小半

兩李特借用耳古泉叢話

晉書石勒記石勒鑄豐貨錢 洪志舊譜曰徑寸重

四銖文曰豐貨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令人豐富余

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輪深好闊而文有豐貨二字

篆書吉金所見錄

西清古鑑按此錢梁初猶行之今世所傳者頗少古泉匯

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豐富也杜氏通典

李壽漢興錢隸書在上下西清古鑑漢興洪志以為漢莽錢蓋緣顧烜李孝美之誤按蜀李壽於東晉成帝咸和十二年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此當是李壽鑄若云漢初錢文實無據且形質篆法亦與西京不類今政之古泉匯

古泉叢攷三

三 屏廬叢刻

成李壽鑄漢興泉分書實上下文絕少古泉叢話

蜀漢直百泉流傳尙多無字在穿上下者成李壽漢興錢頗艱覯無字在穿左右者近代譜家所列不足信也竹朋亦有篆書漢興字列左右一品著泉匯時卽刪去觀古閣泉說

案古泉匯所考成李壽漢興錢引西清古鑑之說吉金所見錄亦引之按語作成李壽於東晉成帝時咸康四年改國號曰漢至其所圖之錢文在穿左右篆書證以上三家所言初涓園所藏蓋贗品

也

宋書文帝紀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洪志張台曰據所見背面皆有周郭徑七分重二銖以下文甚分明舊譜曰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吉金所見錄通典元嘉年鑄四銖人閒頗盜鑄翦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上從之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今此錢與五銖常品相似惟稍大耳古泉匯

古泉叢攷三

四 屏廬叢刻

攷洪志於當兩大錢下引宋書文帝紀曰元嘉二十四年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明年五月己卯罷又引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初行大錢一當細錢兩既而錢形不一民弗之便明年五月己卯罷當兩大錢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案洪志所引宋書文帝紀與宋略僅曰制大錢一當兩行大錢一當細錢兩皆未稱文曰五銖字樣古泉匯引通典元嘉年鑄四銖人閒頗盜鑄翦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

錢當兩以防翦鑿上從之亦並無鑄五銖大錢明文也古泉匯但據洪志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摹一五銖之稍大者試問與漢五銖有何區別余見錢志新編於四銖錢注曰張台曰錢之背面皆有周郭徑七分重二銖文甚分明洪志曰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肉薄好舊譜曰四銖錢重如其文恐有此二種耳是四銖錢之輕重不一也古泉匯所載四銖尤多大小各異並有翦去外郭者是又四銖錢之大小不一也細繹大錢一當細錢兩

古泉叢攷三

五

屏廬叢刻

既而錢形不一民弗之便數語疑卽以一大四銖當兩小四銖也若以一大五銖當兩四銖則文字可辨似不關錢形之大小錢形不一正謂四銖錢之大小無甚差別民弗之便也且細繹通典以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語正合大四銖當兩小四銖之說大者可當兩民誰肯翦鑿乎柰工料偷減漸次遞小形製不一民弗之便宜乎甫及一載而罷也古泉匯錢志新編皆摹一當兩五銖未免沿襲洪志之誤

宋書永光元年春二月鑄二銖錢三月罷舊譜曰文爲二銖無輪郭重如其文

錢志新編

廢帝二銖錢顏峻傳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無輪

郭不磨鑪謂之來

張壽核洪子古泉匯志作來

張壽核二銖錢爲宋廢帝鑄此二條當在孝建四銖之後

宋書世祖紀孝建元年正月更鑄四銖錢

洪志願

烜曰孝建元年鑄四銖錢一邊爲孝建一邊爲四銖舊譜曰孝建則薤葉篆四銖則大篆其後稍去四銖

古泉叢攷三

六

屏廬叢刻

專爲孝建漸至薄小字文夷漫至明帝泰始三年罷焉

古金所見錄

四銖孝建四銖皆宋錢四銖銅質最粗孝建四銖北人以爲奇貨索直二三萬錢

古泉叢話

孝建四銖一面薤葉文一面小篆最不易得泉話所謂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也道光末年南中忽出土一罌呂堯仙收得數百曾以分餉不特大小各異或一面倒置有左讀右讀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橫置在穿上下有左向右向之殊或一面倒置

一面傳形或兩面傳形並四星四圍四決文等孝建
有兩面同文或倒置橫置傳形之別四銖亦有兩面
同文並穿上下亦作四銖字者種種奇特多至五十
四種雖薄小如榆莢而青綠沁骨絕可寶玩泉幣愈
出愈奇至我朝而大備信乎地不愛寶矣觀古閣
泉說

張壽按古泉匯云文帝武帝錢向頗罕觀道光
年毘陵出土一窖此錢遂多是觀古閣泉說所
謂南中者即指毘陵而言也

古泉叢攷三

七

屏廬叢刻

廢帝景和錢洪志顧烜曰宋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
銖文曰景和金光襲曰其文小篆尙齡按此錢左右
文洪氏所圖以及吳柳門所藏俱上下文蓋亦如蜀
之直百小錢上下左右原有兩種也吉金所見錄

案古泉匯錢志新編景和二字亦俱作左右文洪
志則作上下文此錢傳世絕少藏泉家尙多未見
故無較證論斷之語

永光亦廢帝錢考大明八年廢帝子業卽位其次年
春正月改元永光秋八月改元景和永光僅七閱月

故此錢少 永光元年八月改景和十一月被害景
和年號僅用三月總計廢帝在位僅年餘而鑄二銖
永光景和三種皆爲日無幾故傳世者俱少古泉匯
宋之二銖永光諸泉舊譜雖載之余終未獲一見竹
册於濟南市上遇持竿售零物者懸有一錢取視之
景和也亟購歸余曾借拓數日互相珍賞觀古閣泉
說

攷宋書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庚寅鑄二銖錢三
月甲辰罷秋八月改元景和是鑄永光鑄景和皆

古泉叢攷三

八

屏廬叢刻

無明文也吉金所見錄引洪志顧烜曰景和元年
鑄重二銖文曰景和金光襲曰其文小篆以上八
字原脫
壽據吉金所
見錄補入余按此錢李孝美不入譜顧烜距宋
不遠其說當審矣案洪志列景和於二銖後列永
光一品於不知年代而 欽定錢錄已列永光錢

於二銖之次景和之前古泉匯遵之近今藏泉家
亦無異說永光當鑄於罷二銖之後景和當鑄於
改元景和後據此則改元更鑄自宋廢帝始也周
祈名義攷謂改元更鑄自趙宋太宗始殆未詳攷

張壽按永光當在景和之前今顛倒當係沿襲
履園叢話之次序與四銖二銖之誤相同而未
爲之糾正者

齊武帝永明八年十月鑄五銖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頃之以工費不給而止錢志新編

案齊武帝五銖錢吉金所見錄古泉匯皆未摹刻
當以無確據可證也重五銖一依漢法與漢之五
銖何以辨別摹以五銖目之曰齊武帝五銖似可
不必強作解人

古泉叢攷三

九

屏廬叢刻

梁武帝有好郭五銖錢隋書食貨志天監元年武帝
乃鑄錢肉好周郭悉備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洪志
張台曰五銖錢皆無好郭惟此一種有之吉金所見

通典五朱錢梁武帝鑄重二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
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吉金所見錄

隋書食貨志武帝又別鑄除其肉好謂之女錢顧烜
曰天監元年鑄公式女錢張台曰背有好郭謂之公
式女錢背無好郭止謂之女錢泉志武帝新鑄亦曰

女錢蓋梁之先已有女錢矣彙攷謂除其肉好兼而
背言之張台之言不合不必強分其爲公式也古泉

案此錢但邊無輪郭西清古鑑以其官鑄故謂之
公式女錢蓋聽民間私鑄有不精也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時百姓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
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錢五銖對文
等號輕重不一顧烜曰源出五銖但狹小謂之稚錢
按此數種梁初已謂之古錢其非梁鑄可知今直百

古泉叢攷三

十

屏廬叢刻

太平定平三種已定爲三國物而稚錢對文無可攷
仍附於梁古泉匯

梁初五銖稚錢洪志顧烜曰源流出於五銖但稍狹
小今東境謂之稚錢三吳皆用之小者至徑六分重
二銖半吉金所見錄

五朱對文錢顧烜曰對文錢翦五銖之所成也民利
古錢多銅翦其輪郭所餘甚輕小彙攷云輪郭去盡
爲對文翦取其輪則五銖二字不能完全今五字餘
半銖字去金無外郭翦痕宛然與兩說恰合古泉匯

案梅溪止言梁有五銖五朱於武帝所鑄公式女錢之五銖未特表出茲攷梁五銖錢並將附於梁之五銖雜錢五朱對文錢亦連綴及之

梁書武帝紀曰普通四年冬十二月始鑄鐵錢顧烜曰徑一寸一分文曰五銖又鑄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通五銖背均有四出文大小輕重與鐵五銖同錢志新編

案錢志新編列一五銖一大吉五銖一大通五銖背皆有四出文觀其所記云云所見必皆鐵錢

古泉叢攷三

十一 屏廬叢刻

鐵四出五銖梁武帝用王雲議鑄其錢大吉大富大通五銖世未之見姜集拓本中有童佛菴拓本一紙下方略有富意大約與四出相類古泉叢話

案古泉匯僅列背四出文鐵五銖附載未見梁泉之目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於下並注梁武帝普通四年鑄三品俱鐵錢吉金所見錄列一背四出文鐵五銖列一大吉五銖一大通五銖背皆四出文皆銅錢其自按云武帝大通等錢顧氏皆謂鐵鑄今所見二種皆以銅爲之疑當年原有

兩種也攷隋書食貨志曰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計數唯論貫耳據此則大吉等錢未必有銅錢也洪志以及各家譜錄皆係鐵錢吉金所見錄疑當年原有兩種其然豈其然乎

梁敬帝四柱五銖梁書敬帝紀太平二年夏四月鑄四柱五銖錢一準二十後改一準十錢志新編

陳萊孝曰四柱者面穿上下各平列二星古泉匯

古泉叢攷三

十二 屏廬叢刻

隋書食貨志梁末又有兩柱錢洪志梁末有是錢初非鑄於梁也緣與四柱相似故類及之古泉匯

案金吉錄張壽校當作吉金錄即吉金所見錄也所摹五銖正面穿

上下各一星又一品正面穿上下各一星背面穿左右亦各一星古泉匯所摹正同此外尙有一僅背面穿上下各一星古泉叢話於四柱五銖注一正面穿上平列四星一穿上下各一星古泉匯於穿上作四星或穿下作四星者或背穿上作四星穿下作四星以及或三星五星在上在下俱列五

銖別品附六朝之後四柱錢面穿上下各平列二
星洪志所摹如此陳萊孝所云亦如此較古泉叢
話面穿上平列四星者爲有據矣

太和五銖錢洪志曰此錢徑八分重五銖銅質粗惡
錢志新編

魏書食貨志魏初錢貨無所用高祖始詔天下用錢
十九年治鑄初備文曰太和五銖民有欲鑄聽就鑄
之按太和二字篆體近隸和字且有增筆與北魏碑
刻相似可徵書法之變古泉匯

古泉叢攷三

三

屏廬叢刻

孝莊帝永安五銖錢食貨志永安二年詔改鑄文曰
永安五銖洪志按東西魏皆鑄永安五銖故存於今
甚多注背文四出名令公百鑪錢錢志新編

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高歡前
歡世子澄乃令百鑪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鑪錢
三國史略

貨泉備攷幕有土字者係當時所行土錢通典延昌
二年徐州啟奏求行土錢是魏時本有土錢之名以
其非由官鑄故以土字別之耳又通典熙平初王澄

上言延昌二年徐州人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
用可爲土字明證癡談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
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永安之有土字表其以土德
王也其說特狃存以備攷古泉匯

永安五銖孝莊帝從楊侃議鑄高澄亦鑄此錢舊譜
所云令公百鑪錢背有四出文者又有背列土字者
不解其意古泉叢話

常平五銖錢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己
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 隋書食貨志文宣帝受

古泉叢攷三

三

屏廬叢刻

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
其製造甚精 又文宣帝鑄常平五銖至乾明皇建
之閒往往私鑄古金所見錄

案梅溪敘六朝錢略去北齊常平五銖攷洪志李
孝美曰此錢徑寸舊譜列在僞品然洪志暨各譜
錄俱列北齊且證以北史隋食貨志顯而有據梅
溪想未見此錢耳

太貨六銖錢陳書宣帝紀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
初用太貨六銖錢 隋書食貨志太貨六銖以一當

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
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宣帝崩遂
廢不用而行五銖 洪志余按此錢製作精妙肉好
皆有周郭徑寸重如其文 吉金所見錄

案此錢篆書最精作太貨非大字洪志暨各譜錄
家所載俱作太字梅溪殆未詳攷

五行大布錢後周書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
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秋七
月己未禁不得出入關布泉聽入而不出 吉金所見

錄

百泉叢攷三

五

屏廬叢刻

洪志舊譜曰徑一寸一分張台曰此錢有小者徑止
六分其文上五下行左大右布 錢志新編

張鵬翮牧人李之旺於石峯頭得古錢篆文曰五行

大布按文獻通考後周武帝紀建德三年更鑄五行
大布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
以邊境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
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奉使俄羅斯日記

案石峯頭在喀爾喀地界內

布泉錢後周書武帝紀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
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五年正月廢

洪志舊譜曰徑一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字皆玉筋
篆非男錢也 西清古鑑按隋書食貨志周之初尙
用魏錢及武帝保定九年乃更鑄布泉之錢 翁宜

泉曰此種布泉與五行大布布字如出一手知確爲

周錢 吉金所見錄

永通萬國錢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 張

按此與洪志合吉金所見錄原誤作十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

古泉叢攷三

六

屏廬叢刻

與五行大布並行 洪志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二

銖又有徑寸二分半重八銖以下者張台曰此錢輪

郭與布泉相似其小者至徑七分又有輪郭闊厚及

對文者李孝美曰此錢今世所見亦多有徑一寸

五分重十八銖背面皆有此四字者銅色青白製作

尤極精工 張壽按吉金所見錄作尤佳 西清古鑑按本紀及隋

志並稱大象元年鑄以一當十通考謂大成元年又

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三品並

用今按宣帝大成元年二月辛巳改元大象元年此

錢爲十一月所鑄自應稱大象通考稱大成非是又

千字乃十字之誤 吉金所見錄

隋五銖白錢西清古鑑按本紀開皇五年 原作元年今據吉金

所見錄改正張壽按洪志及古泉匯引隋書高祖紀作開皇元年或即據彼改此亦作元年然觀下文則

此錢爲五年以前所鑄 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

背而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

兩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四年嚴舊

錢之禁詔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五年詔又嚴其制

古泉叢攷三

七 屏廬叢刻

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則此錢爲五年以前所鑄

本紀所稱蓋只就五年詔書言之非始鑄也又隋志

謂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鐵云云故唐書謂隋

行五銖白錢絲錫鐵和鑄故色白人遂爲白錢耳今

雖歲久晦蝕其白處猶可見 洪志引舊譜謂五字

右邊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者也舊譜右字當作左

今仍原文 吉金所見錄

案隋錢五字中交互二畫直下與他五字異

案梅溪履園叢話所論各泉今攷至隋之五銖止

至唐代各泉於下卷詳考之

梁書布錢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也 董氏

錢譜 張壽按此條原未注出書今補

布泉唐杜佑通典曰世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也

是相傳已久之說宋董道譜云梁武以來有之是非

梁時始有明矣余以爲此必莽泉當時鑄或少而漢

書未之及也鑒古泉當察其銅質鑄法文字而懸判

其時代以布泉爲莽鑄語雖鑿空必有然余者 又

古泉叢攷三

六 屏廬叢刻

泉字溯玉筋布泉以上大泉五百大泉當千泉字中

一豎俱連後漢許氏說文亦連惟莽泉泉字中斷此

布泉斷亦莽鑄之一證也 古泉叢話

洪志舊譜曰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 張壽按今本懸

鍼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

也 張壽按今本洪志作言佩之則生男也 敦素曰徑寸一分形製精巧

字體與貨泉略同疑玉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

玉筋篆與此相並殊不侔也 劉青園曰洪志引敦

素語云疑玉莽時鑄宜泉先生亦謂此錢面郭或作

重文郭上下或作二出文酷似貨泉篆文纖細酷似貨布其郭雖較大於貨泉而酷似莽時之五銖以此三者定爲莽錢所論至爲精審宜附於王莽諸品後

吉金所見錄

案布泉定爲莽泉觀古閣泉說辨

張壽按辨當作吉

之最

詳茲錄古泉叢話並吉金所見錄引劉青園之說不再錄泉說矣前攷周玉筋篆布泉因特錄懸鍼篆布泉於次

張壽按鮑子年康泉說定男錢爲莽制論博而

古泉叢攷三

九

屏廬叢刻

精茲附錄之泉說云布泉二種有懸鍼玉筋之殊舊說以懸鍼屬新莽玉筋屬周而盛氏泉史持駁甚力余則謂舊說是也莽泉萃於秦余寓秦最久見懸鍼布泉時與莽貨泉大泉同出土且布字視貨布同泉字視六泉貨泉同泉字中豎斷而不連莽後無此式一也貨泉每作重好郭此莽之創制是泉亦然玉筋泉從無一作重好郭者二也貨泉傍好多作半星或決文是泉則穿上兩決文穿下兩決文穿上半星者綦多

六朝泉未聞有是三也二泉不特篆法迥殊輪郭亦異斷非一朝之制且宋董道譜云自梁武以來已有之其古可知四也舊譜或列不知年代品余按是泉班志雖無明文而制作既精流傳亦夥其爲用品無疑

古泉叢攷三

十

屏廬叢刻

古泉叢攷卷三

古泉叢攷卷四

藏雲閣識小錄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後學張壽君壽錄

海陵王天德初卜定地於燕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亦究不知何代錢也續夷堅志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窞深不逾丈下見牆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履園叢話

古泉叢攷四

屏廬叢刻

永安一千永安一百鐵錢尙齡按紀元表後魏孝莊帝北涼沮渠蒙遜西夏崇宗乾順皆以永安紀元此錢似難臆斷然孝莊永安五銖載於史冊詳於諸譜班班可考至西夏乾順亦改元永安然彼時尚未開鑄且其天盛天慶諸品俱質地光明字文精好乾祐鐵錢亦然與此種大不相侔惟蒙遜於天聖二年弑段業自立稱張掖王遷臧姑又稱西河王次年改元永安時東晉安帝隆安五年也其鑄錢與否史不具書然晉書載記謂其登南景門散錢賜百姓此或其

所鑄况劉青園獲於涼州土中又爲臧姑舊地也吉金所見錄

永安一千鐵錢不見舊譜惟燕亭有之又有銅錢永安一百以示余曰若有攷當贈一枚矣余憶陳氏圖經有引王舉大定錄顯德五年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安五銖一條陳氏謂永安五銖不見他書恐傳寫之誤余頗疑此錢是李氏物蓋一千一百非五銖也是時尚大泉天策乾封鐵開元皆粗重如此錢或亦銍虺伍也燕亭遂見貽後余又購一枚緣較闊古泉叢話

古泉叢攷四

屏廬叢刻

泉叢話
此錢向無定論叢話以其類銍虺貨似屬五代南唐鑄然多於北方出土自非李氏物續夷堅志海陵王天德初卜定都於燕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亦究不知何代錢也竊思金初已稱古錢則爲遼以前物可知西夏與遼同時且錢製亦與天盛鐵錢不類故翁宜泉亦疑其非西夏錢此下引吉金所鑄二年云云至舊地也此論雖創然理較長且六朝以下錢紀元皆在上下或右旋讀無列左右者此永安在左右

0094 05

紀直在上下乃襲西蜀直百五銖舊式也直一千者又仿東吳之大泉當千也晉時去三國未遠固宜其略同歟又或疑西山出土乃劉守光錢然果係守光所藏豈必皆守光所鑄北涼錢流傳至燕詎不可藏耶則又膠固之見也

古泉匯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大鐵錢舊譜屬西夏固無確論泉匯定為北涼鑄然字體輪郭絕無魏晉遺意一千者尤大且厚外輪闊幾三分許亦不似六朝以前物余故謂泉之時代宜以文字制作定不宜以年號定

古泉叢攷四

三 屏廬叢刻

也觀古閣泉說

案永安大鐵錢古泉匯本吉金所見錄定為北涼沮渠蒙遜錢兼駁古泉叢話南唐李氏物之說而觀古閣泉說謂此錢絕無魏晉遺意不似六朝以前物余守台郡日觀古閣主人郵寄泉拓多紙內有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大鐵錢拓本函內並論及此二錢決非六朝以前物意殆以古泉匯定為北涼時鑄為不然也觀此一錢以無確證諸家聚訟如此迄無定論攷訂之學不綦難哉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指一甲迹故錢背上有甲文

南部新書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為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為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

古泉叢攷四

四 屏廬叢刻

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為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為開元皇帝時錢耶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為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為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野客叢書 原誤齊東野語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作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為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寶后指甲痕也進樣時誤以爪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寶

畫景錄

唐食貨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釵

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

體又云開元按原誤化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監

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

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歐陽詢撰其文並

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

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璿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

皇后指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政要以爲寶

皇后是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

古泉叢攷四

五 屏廬叢刻

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

云乾重開通朝士尙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

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桂等

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西溪叢話

唐鑄錢多矣今惟開元錢徧天下特爲光明燒之有水

銀出可治小兒急驚二老堂雜志

開元錢元字有左挑右挑雙挑之別神史彙編

張舜民畫墁錄武德鑄開通錢作張壽按吉金所見錄作作合篆

隸八分體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

復見矣尙齡按開元錢唐書謂其字含八分及篆隸

三體是一錢之字而兼三體非別有三種也近今流

傳者尙多其形製雖大小各殊其字體則並無二致

二十二監錢亦然故李孝美圖其一以概之乃洪氏

誤以爲三品所以畫墁錄有八分篆體不復見之言

也吉金所見錄

開元錢唐三百年治鑄相繼故流行至今尙多大約

制作精美銅質純淨者爲唐初所鑄其輪郭不整而

古泉叢攷四

六 屏廬叢刻

字細小者半中唐以後所鑄以會昌錢證之可見至

錢質薄小陋劣文字漫滅者則五季諸國物亦間有

之古泉叢攷

開元通寶舊唐書云文含八分暨隸體隸體今之楷

書文獻通攷云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亦是洪志乃

云有八分篆隸三品篆則誠有之顧不似唐制疑南

唐錢篆之外所傳止一品謂爲八分則隸未之見也

謂爲隸則八分未之見也世所傳開元多極何獨少

其一品恐誤若云左右雙挑不足爲分隸之別甲文

錢鄭虔會粹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迹故錢上有掐文後人疑工人標識故有橫爪豎爪側爪二爪四爪星爪各品是已顧安知非肇端於寶后耶一爪文曰甲文或曰掐文或曰眉或曰月劉斧青瑣集謂爲楊玉環甲迹稱爲洗兒錢陋已開元錢名式甚繁行久故也 又周密二老堂雜志云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驚今此錢錯其屑治折骨有效蓋銅屑本可治折骨而開元錢最精故人之耳所云水銀非水銀乃鐵也精錢皆有之 古泉叢話

古泉叢攷四

七

屏廬叢刻

六朝以前之錢有有郭無郭之分開元以後多屬面背肉好周郭者矣錢文通寶元寶實肇於此 古泉匯 高宗乾封泉寶錢新唐書食貨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 西清古鑑舊唐書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乾字直上封字在左時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其後商賈不行復下詔令所司貯納仍令置鑪之處並鑄開元錢 古金所見錄

舊唐書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初開元錢俗謂開通

元寶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在上封在右尋悟錢文之誤卻用舊錢 古泉匯 案右字當作左

案梅溪論唐錢作乾封錢寶錢字誤實泉字也又案西溪叢話謂開元讀作開通朝士有如此者尤可笑周祈名義攷乃謂稱元寶自唐高祖始稱通寶自宋人誤讀開通始其說殊非高祖錢作開元讀爲正殆相因誤於回環可讀一語也所可怪者乾封錢既悟錢文之誤何大歷建中仍沿其誤耶乾封一誤實開紀元左旋讀之先矣

古泉叢攷四

八

屏廬叢刻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復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

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

所以至今尚多野客叢書 張壽按原誤作齊東野語今改正

案齊東野語張壽按當作野客叢書所論乾元大錢絳州所

鑄每緡重二十斤當係十二斤之誤以一當十疑

十上脫五字且未敘明重輪與新唐書不合未能

攷古何足以傳今乎

錢文稱重寶自唐肅宗始魏了翁名義攷

重寶之名始於乾元但重寶以大錢得名乃小錢亦

仍之似不得云重寶也然晉太和中詔曰錢國之重

古泉叢攷四

九 屏廬叢刻

寶則又為錢貨之通稱矣古泉彙攷

西清古鑑肅宗乾元錢舊唐書乾元元年第五琦奏

請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二年更鑄重輪乾元錢以

一當五十按此乾元錢似止於當十當五十大小二

種然考寶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三乾元重稜

小錢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亦以一當三尋又改行乾

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則當日所鑄大小雜出而重

輪又名重稜非獨大錢名重輪明矣 新唐書食貨

志第五琦為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

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重輪每緡重

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肅宗以新

錢不便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

與乾元當十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

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

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多州縣不能禁止

至是改令人甚便之吉金所見錄

大歷元寶錢洪志張台曰大歷是代宗年號計此時

所鑄余按此錢銅色昏濁而字畫遒勁史氏不敘鑄

古泉叢攷四

十 屏廬叢刻

作之因吉金所見錄

考代宗實錄大歷四年第五琦請於絳州汾陽銅源

張壽按吉金所見錄引西清古鑑作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豈非

當時鑄此耶彙攷云錢文自上及左讀沿乾封之誤

通寶義取流通元寶無所取義不過沿川開通錢文

耳古泉匯

張壽按錢文自上及左讀古泉匯原作錢文自

上及右攷錢文之左右自舊譜即誤為顛倒如

布泉本右布左泉乃曰左布右泉五行大布本

右大左布乃曰左大右布白錢五字左邊好有一畫乃曰右邊以及開元錢回環讀之自上及左元字次畫之左挑右挑無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相沿既久遂爲錢文上之定向著譜家莫之能改惟背文之左右則不誤如直百五銖之背面穿左爲字新開元錢之背面穿左宣潭穿右藍荆梁廣桂等字是也豈如日知錄所云錢以無字處爲陽其有字處之左右即從陽面定之耶然洪氏泉志於傳形五銖引舊譜曰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則又何也

近世惟李竹朋氏獨改正之致與諸譜不合本書於乾封泉寶引古泉匯封在右之語注云右

古泉叢攷四

屏廬叢刻

當作左以符舊譜是矣乃於此處所引逕改右字爲左讀二字引書改字竊恐有乖傳信之義應遵原書作自上及右仍注云右字當作左建中通寶錢新唐書食貨志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鑑歲鑄錢七萬二千緡德宗從之吉金所見錄張台曰其錢小於開元文曰建中通寶銅色純赤字文漫暗而肉郭則甚好民間往往有之張壽按張台一則未注出書攷張台之說載於

洪志而本書從未引用洪書則當由吉金所見錄轉引而來然吉金錄之引洪志一字不誤今此則則字句顛倒且有全句錯誤者恐非洪志之文也故未敢添注出書茲將洪志所引張台之說別錄於後

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往往有之輕小於開元錢文曰建中通寶文字漫暗銅色純赤肉好薄小

彙攷又有建中元寶 按大歷錢今已罕見建中尤

古泉叢攷四

屏廬叢刻

罕古泉匯案吉金所見錄古泉匯各列建中通寶一枚建中二字左旋讀與大歷同而錢志新編列建中通寶一枚建中二字上下讀觀古閣泉說云唐泉惟建中最少亦獨小余得二枚從未見中字在穿下者譜家所載余不信也據此則古錢一物必須親見詳審其製作與當時並行之錢比證參觀方可核定建中元寶之說譜家更所未載與中字在穿下者皆存疑可也

穹上中字乃建中之省文元字乃元寶之省文唐以後錢皆有郭此面背無郭為異然中字與建中無異元字與大歷元寶無異實建中錢之別品也按大歷錢今已罕見建中尤罕劉燕庭於道光壬午二月在京師得近畿出土唐錢就中有大歷建中並得此二枚知為一時所鑄洵唐錢中絕無僅有之品燕庭云杜詩刻泥為之最易得蓋當時以泥為錢模易於鼓鑄故工人偶以此二字戲為之非有深意然簡率至此錢法之壞甚矣工部所以致慨也

古泉匯

古泉叢攷四

三

屏廬叢刻

案此二錢本屬奇品梅溪未及見也茲攷建中錢因連綴及之

咸通玄寶錢舊譜曰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咸通玄

寶錢旋救停廢

錢志新編

案古泉匯咸通錢與顯慶長慶寶歷皆列未見唐錢目中吉金所見錄亦無此四種

乾隆己酉歲荊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清化元寶至道元寶咸

平元寶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

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歷重寶皇祐元

寶至和元寶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

元祐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崇

寧重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

元寶靖康元寶建炎通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

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

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

熙重寶清祐元寶皇宋元寶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

古泉叢攷四

四

屏廬叢刻

元寶德祐元寶皆有宋一代之錢余為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昉齋方子雲孫香泉輩見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用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

履園叢話

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攜軍樓後為加築河工隄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乾道

背有同淳熙背元等字

同十五 春十 紹熙 春元 春三 同二 春四 慶元 春二
漢四 嘉泰 春元 開禧 春元 同五 嘉定 春四 春十一
同六 嘉泰 同三 開禧 漢二 漢三 嘉定 春十三 漢
元 漢二 漢十三 紹定 春三 淳祐 景定 皇宋 大宋 計
漢十四

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按宋史食貨志兩
宋錢幣本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
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鐵錢
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錫錢最後
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南東西
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鐵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月費

古泉叢攷四 五 屏廬叢刻

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入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
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
以舒蕪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蕪州
有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
監大冶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
監是以大小鐵錢通行於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
日春曰漢者即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履園叢
話

張壽按以上二則原書未載茲從履園叢話中

鈔補於此讀者或不以為多事也至於攷證則
未敢僭補

古泉叢攷四 六 屏廬叢刻

古泉叢攷卷四

跋一

藏雲閣識小錄四卷第一卷題論泉彙錄為幣制之總論次三卷題古泉叢攷歷攷周景王寶化至唐咸通而止徐沅青先生之手稿也先生舉咸豐戊午鄉薦官至浙江台州知府生平著作甚富已刊行者惟宋豔及醫方叢話而已尤精於泉學如戴文節李竹朋鮑子年諸先生為泉學泰斗均與先生訂交日以貨幣相商推後雖睽違而郵筒往復恆賸之以泉拓極一時之盛事政成旋里壽以年家子得謁座次知壽小有錢癖每諄諄

古泉叢攷跋

屏廬叢刻

樂道其汲引後進之殷固不以貴賤尊卑而少殺自先生歸道山後書史零落曩歲曾見故書市肆有先生手箸酒籌譜一冊乃以蹭蹬為一南人購去至今悔恨茲得此冊少彌夙憾且泉學為先生專長論斷之語特極精稿較之酒籌譜已有差等況能已壽之癖疾乎盥薇展誦恍若侍坐先生掀髯抵掌上下議論時也快何如之戊午十一月之望後學張壽謹識

跋二

此書大題為藏雲閣識小錄然全書四卷均屬論泉則

識小錄之名似可刪去然又恐失真不敢擅刪茲擬用宋人刊書之例以古泉叢攷為題題之首行而以藏雲閣識小錄題於首行之末其第一卷亦用古泉叢攷之名而以論泉彙錄低二字書之似較善於原式也他日授梓當為此式後學張壽署首後并記

跋三

先生此書雖係手稿而淮風別雨亦或不免壽既斟而正之其漏注出書者均堆攷出處僭為補注間有鄙見亦附注及之其所不知仍闕以俟攷第原引各書有頂

古泉叢攷跋

屏廬叢刻

格低格之別以意揣之疑尚有應低未低之處惜無序例可稽未敢擅改又此書似取梅溪履園叢話為根據若然則當編至五代十國為斷茲僅敘至咸通玄寶恐是未竟之稿也他日學業有進當續貂以足之張壽斟竟又識於意真廬中

余料勘此書之歲上距先伯父士林公與先生同登賢書之歲花甲恰一周矣兩世文緣必結之於戊午此其中亦有定數耶書以為異日之佳話

跋四

先生愛聳姚品侯君寶先生之手澤收羅甚富聞壽獲此書倩人婉辭道意壽雖不敏敢不成其志爰手錄副本舉原本歸之姚君姚君其世保之第壽亦好讀先生書者姚君所有之祕本亦當假借拜觀焉姚君其慨許乎

戊午日南至意真廬主人張壽君壽氏拜志

跋五

昔李竹朋跋大興翁宜泉樹培古泉彙攷云未及刊刻而宜泉謝世其草本被賊獲竊出幸爲劉燕庭方伯所

古泉叢攷跋

三 屏廬叢刻

購得爲之補缺訂訛鈔錄成帙其書之幸未湮沒而余得所攷證者皆燕庭之力也余讀之不禁感媿交并焉夫人萃一生精力得成一書而爲庸夫俗子棄爲廢紙泯沒無聞者不知凡幾幸爲人所收藏亦不過置之高閣終飽蠹蟬而能如燕庭之博學之好事者爲之補缺訂訛鈔錄成帙已屬難覲况爲竹朋所題跋所引用所選刊更屬勦舉矣曷勝慨然興感今先生之書亦係論泉亦未及刊刻亦屬未成之草本亦爲人所竊賣不但書之實相似名相似即經歷亦無不相似也乃邂逅於

余余之好事縱不讓燕庭而余之學業則自知不逮故雖訂訛鈔錄究不能爲之補缺成帙是又余之所深媿者矣世仍有李竹朋其人者乎竊爲先生馨香祝之茲再斟甫歲急舉原草本歸之姚君並將所感所媿者附志於卷末此書已經覆斟自謂可稱精審然一展卷閒脫略仍所不免校書如掃落葉不綦難哉書以自警且勉來茲

戊午嘉平朔張壽君壽氏五次跋尾舉大觥以告成並以自壽

古泉叢攷跋

四 屏廬叢刻

釋

幣

釋幣上

海甯 王國維

古者幣帛蓋有制度凡建國立市則內宰佐王后定之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

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謂制丈八尺純四

積與

質人壹之

周禮質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使之無遷

左傳襄二十八年晏子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

度使無遷也

廣曰純

見上

曰幅

說文解字巾部幅布帛廣也

長曰制

見上

曰匹

說文匚部匹四丈也

匹有兩端中分其匹自兩端卷而合之匹一如兩故又謂之兩

周禮媒氏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毋過五兩注五兩十端也

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十個為束責成數兩兩合

其卷是為五兩

左傳閔二年重錦三十兩杜注以二丈雙行故名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又昭二十六年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注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二兩二匹也

案古物以兩計者如車如屨車有兩輪屨有兩隻故皆謂之兩幣之稱兩亦以其自兩端卷合視一如兩非真截一匹為兩段也鄭君所謂兩合其卷杜氏所謂以二丈雙行皆其卷法

一兩之幣或廣二尺二寸長四丈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八尺曰尋五兩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說文匹四丈也从八八揲一匹八亦聲

案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班固以為太公所定之制此於周秦古籍雖無明文然鄭君注禮凡射侯與

袞裳之布皆以幅二尺二寸旁削二寸計往往吻合布既如此帛亦宜然至長四丈之說則雜記已言之此書所記

多古事猶當出七十子後學之手則視其所記者為周制當無大誤自漢以後用此制者幾二千年雖小有出入不

害其為大同也唯淮南天文訓曰古之為度量輕重生手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

十七寸高誘注古者幅也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寸尺故

四丈而為匹則又以二尺七寸為幅此幅廣之異說也說苑修文篇賻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

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
一各二丈下士采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是四丈之
外又有五十尺三十尺匹法又元士玄纁各二丈下士采
纁各一匹不應下士之賻反倍於元士恐說苑意又以下
士之一匹為二丈此匹長之異說也案淮南之說近於附
會說苑所紀大夫士賻匹數又顯與禮經不合則其所紀
丈尺殆不足據也

或廣三尺二寸長三丈六尺是為制帶制帶一端當一衣之制
一匹則一衣一裳之制或一深衣之制也

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積周禮內
案注引

朝貢禮純四積制丈八尺周禮內
案注引
聘禮釋幣于禰制玄纁束
既夕禮贈用制帶玄纁束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

五合

案巡守禮朝貢禮四積之四鄭康成改為三鄭志趙商問
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積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
尺積八寸四積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
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周禮內案
案注引
三誤為四古書頗有此例如親禮四享皆束帛加璧鄭亦
據周禮大行人改四為三以四為積畫之誤制帶純四積
與尋常布帛之幅二尺二寸者廣狹大殊故改四為三然
此字當改與否須求諸制字之義未可以臆見定也案制
者製之本字說文刀部製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
可裁斷又衣部製裁也从衣从制二字同訓故古書多通
用詩豳風制彼裳衣士昏禮記皮帛必可制考工記函人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月修唯絞終衾冒死而後制韓非子難二管
仲善制割膏骨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
皆以制為裁衣之名由此義引申則布帛之長短中一衣
者亦謂之制韓非子外儲說右田成氏終歲布帛取二制
焉餘以衣士淮南天文訓匹者中人之度故一匹而為制
制帶之制義當如此然則其幅之果為四積或三積惟可
由古代衣服所需帛之多少定之今依巡守禮朝貢禮之
尺寸則以一匹之帶為一衣一裳而適盡若為深衣長衣
中衣則中人之度所餘亦不過二三尺苟人長周尺九尺
以上則亦適盡耳由是始知制帶之名所由來并知鄭君
之改四積為三積全為無據之說也

古代冕服所用帛與弁服朝服所用布其丈尺經無明文
唯衰裳之制則喪服記詳之吉服與凶服材質雖異尺寸
略同今由喪服推定之則凡端衣之制

衣二尺有二寸 衣帶下尺 衽二尺有五寸 袂屬幅
二尺有二寸 袷尺二寸
今先以幅廣二尺二寸之帶裁之則如甲六圖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而中屈之如是者凡二幅如
甲圖三裁之共用八尺八寸鄭氏喪服注上謂中八寸倍之為十六寸然
則中乃兩寸帶須無須加帶說非
袂屬幅二尺二寸袷尺二寸各倍之如是者二如甲四圖
裁之計用七尺八寸
兩衽以長三尺五寸之帛斜裁之賈氏喪服疏取布三尺
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
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
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袷如甲圖五
帶下尺衣前後各二計用二尺如甲圖六

由是計之則衣用八尺八寸袂用七尺八寸衽用三尺五寸帶下尺用二尺共用二丈二尺一寸一端二丈不足二尺一寸

若以幅三尺二寸之帶裁之則如乙四圖

法用幅三尺二寸之帶上留正幅五尺四寸從右畔旁入一尺六寸乃向下斜入一尺五寸去左畔六寸處橫斷之留下正幅五尺四寸復自左畔六寸斷處橫入一尺乃向上斜入一尺五寸留右畔六寸得一斜方形棄之不用共用帶一丈二尺三寸是為衣及衽如乙圖三

自領至袂共四尺四寸除衣廣三尺二寸外則袂上尚需尺二寸可如乙圖四裁之加衣後帶下尺共用三尺四寸并前共用一丈五尺七寸制帶一端長丈八尺尚餘二尺三寸此以一端制一衣稍有所餘似不甚合制字之義然以制帶一兩製一衣一裳則其帶適盡無贏不足

裳若用幅二尺二寸之帶為之則前三幅後四幅每幅長四尺五寸五幅三分帶下紳者二尺三寸故帶下當得四尺五寸共用三丈零五寸今

以幅三尺二寸者為之則以一幅當幅半當用四幅及三分幅之二一幅四尺五寸四幅丈八尺適盡制帶一端而前一端之帶除衣及衽用一丈二尺三寸外尚餘五尺七寸今取裳之三分幅之二於此而以其餘為兩袂及衣後帶下則其帶適盡如丙圖

案裳制鄭云前三幅後四幅此據幅二尺二寸之帶言然吉服之裳皆襞積無數其幅縫殆不可見非如深衣無襞積以幅為文幅數須有一定也七幅之說疑鄭君以深衣下齊之廣推定之故用制帶則用四幅又三分幅之二足矣又鄭云裳後四幅比前多一幅此一幅當掩於內令用

制帶則後用二幅又三分幅之二其三分幅之二亦當掩於內自外觀之前後各二幅明矣

裳以幅二尺二寸者為之則用七幅如丁圖一

以幅三尺二寸者為之則用四幅又三分幅之二如丁圖二

以上所陳上衣下裳乃端衣之制服之者雖有長短然衣裳不連調節自易若深衣長衣中衣之連衣裳者以制帶為之則中人之度以一匹制一衣所餘者得三尺二寸與其幅作正方形若人長九尺則適盡無餘然苟用幅二尺二寸者為之則須用四丈八尺九寸一匹四丈尚不足八尺九寸今先述深衣之長短而圖之

衣二尺二寸 袂中二尺二寸 袂四尺二寸 裳四尺二寸 腰中七尺二寸 下齊一丈四尺四寸

今試以幅二尺二寸者裁之如戊六圖
案深衣連衣裳又無襞積故帶下前後分為十二幅以存裳形玉藻孔疏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寬頭嚮上狹頭嚮下云云然實際用此法裁之殆不可能故今據江氏永說其裁法如左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而中屈之如是者二幅共用八尺八寸如戊圖二

袂以一幅斜裁之如戊圖三共用七尺八寸

裳以一幅剖為二幅每幅廣尺一寸削幅二寸則廣九寸每幅長四尺五寸如是者四幅共用一丈八尺如戊圖四

衽以一幅交解為二斜幅每幅長四尺五寸如是者二二

幅共用九尺如戊圖五

外襟及右衽內曲裾裁之如戊圖六共用五尺七寸計共用四丈八尺九寸

今若以幅三尺二寸者裁之則如己五圖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如是者二共用八尺八寸如己圖二

裳用一大幅長四尺五寸剖為三幅每幅廣一尺零六分餘去幅縫得廣九寸如是者二共得裳正幅六共用九尺如己圖三

裳正服有六尚不足二今以一長幅裁為二幅各長四尺五寸又剖為正幅二交解幅四則并己圖三得裳前後正幅八衽前後四共用九尺如己圖四

袂與外襟曲裾如己圖五裁之共用六尺

通上共用幣三十二尺八寸一匹三十六尺餘三尺二寸其幅亦三尺二寸故適成一正方形

若長衣中衣則當用更簡易之法其裳不必裁為十有二幅可以二幅連衣通裁之其所用布帛尺寸亦略同於前

凡此皆以中人計故各餘三尺許蓋為身長者不能不留餘地故也

由是觀之則古幣帛幅二尺二寸或三尺二寸均由衣服之制出中人之度張臂八尺故幅二尺二寸者四幅相屬

兩畔各餘四寸除去縫殺亦足以覆手矣幅三尺二寸者兩幅相屬則適為衣與兩衽之廣較之用二尺二寸幅者其制更為簡便而衣與衽共一整幅又足以為美觀焉此皆由其幅法出者也

若如鄭君說制幣之幅二尺四寸則以之為端衣兩衽之幅須各去四寸兩衽之幅須各去二

寸以為深衣則兩袂與裳十二幅之所去者稱是其不通於衣服之用甚矣況乎一端之幣不足為一衣一匹之幣

不足以為一衣一裳或一深衣名之曰制幣殊乘其實苟合諸圖而觀之可知改四袂為三袂之無一當也

十端曰束束五兩也

士冠禮注束帛十端也

聘禮注凡物十曰束

士喪禮注束十制五合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注十個為束

素古者凡物十則束之如束脩十脰脯也束帛十端帛也

唯束矢之束則或以為五十六毛詩或以為百周禮大司寇注或以為十二昭注疑矢筈細長故一束之數特多至束帛之

為十端五兩則雜記具有明文更不俟他證也

五兩之幣玄三纁二間而束之玄三以法天纁二以法地

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

說苑修文篇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

白虎通嫁娶篇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以法天纁二以法地

聘禮注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

案纁色與黃相近說文纁淺絳也鄭注周易黃而兼赤為纁故亦謂之玄黃孟子引逸書篚厥玄黃詩豳風載玄載

黃是也一束之內玄纁相間故謂之龍帛周大鼎文朕賓

敏龍帛束又大賓朕觀龍帛束龍雜色也一匹中不能有

二色明謂玄纁二色相間也

庶人則用緇焉

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納幣

用緇婦人陰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凡有事於神人而用幣則用一束其在吉禮則常祀中祀以上

周禮冢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祀大神示亦如之事

先王亦如之

又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

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

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

酬幣

又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禮器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素肆師職天子次祀以上用幣則大祀之天地宗廟次祀

之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皆有幣帛其祭祀之數則郊

特牲疏引皇侃云天有六天歲有六祭注冬至圍丘一也

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

也雀靈恩以雩為常祭九也其用幣之數則圍丘以帝饗

配郊以后稷配五時迎氣以五人帝配各用幣二共用幣

十四大饗并祀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用幣十二大雩

并祀五天帝亦富有配帝用幣十凡祭天之幣三十有六

地之祭歲有二注亦富有配其幣四宗廟時祭歲有四禘

禘之歲廢一時之祭仍為四祭天子七廟四七二十八當

用幣二十有八社之祭歲有三注亦富有配其幣稷亦如之亦皆有配其

幣十二日月星辰五祀五岳歲各一祭其幣十三然則天

子一歲常祀用幣為束帛者九十為帛四百五十匹此中

圍丘與郊是一是二五時迎氣果有祭否均非定說今姑

從先儒之說計之至請侯宗廟之祭歲亦以四計則五廟

為幣二十社稷歲三祭為幣六共用帛一百五十匹大夫

士宗廟常祀據特牲少牢皆不用幣唯有行則釋幣於禴

及五祀焉

及有事而告祭

周禮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大會同造於

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請侯將出宜乎社

造乎禴

曾子問請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禴命祝史告於社稷宗

廟山川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禴朝服而

出視朝乃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反必親告於祖禴乃

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

親禮請侯氏禴冕釋幣於禴注將親質明時也

聘禮受命之明日賓朝服釋幣於禴制玄纁束又釋幣於行

上介釋幣亦如之歸釋幣於門

周禮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几筵用束帛

諸侯遷朝禮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

有災而禱祠

左傳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

常也唯正月之朔慙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

於朝凡天災有幣無牲

又宣五年山崩川竭祝幣史辭以禮焉

舍奠於學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又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
卜筮於鬼神皆用之

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又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帶以比其命
凶禮則喪紀以贈

既夕禮公賵玄纁束馬兩
禮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公羊傳隱元年喪事有贈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以賵
少儀賵馬與其幣不入廟門

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又賵用制幣玄纁束案此項束纁束
贈死者之幣

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士喪
禮下篇曰賵用制幣玄纁束

案魯人贈幣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蓋束帛之具體而微
者用帛纁五尺耳此貧不能備禮者之所為也至續漢書
禮儀志所載帝后贈幣亦玄三纁二長尺二寸廣終幅則

以天子之尊而襲士之不能備禮者蓋誤用雜記之文故
鄭君於注中明言其失禮也

凶荒以賵委
周禮小宗伯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注凶荒有幣玉賓客所
賵委之禮
其在賓禮則天子以待賓客

周禮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注幣帛所以賵
勞賓客者
諸侯以朝覲

書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

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束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
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用束帛乘馬僕使者
又天子賜舍儂之束帛乘馬
又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四當為三

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僕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僕大
史亦如之
左傳哀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案諸侯朝天子之禮今唯覲禮存甚為簡略鄭目錄云朝
宗禮備覲遇禮省然覲禮之文所以簡略者亦由當時朝
宗禮文中既備言之故特著其異於彼者而已今欲補其

闕略則又當有三享王后并問六卿大夫等事案諸侯相
朝聘猶享夫人安有朝天子而不享王后者則三享之外
又當有王后三享矣又據周禮掌客職待上公侯伯之禮

卿皆見以羔卿既往見則諸侯之來朝者必先問六卿矣
故左傳隱七年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周語叔
向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則諸侯及其大夫朝聘於天子其

於公卿皆有幣且主人亦有償幣矣又據聘禮賓朝服問
卿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緣主國下大夫與賓異爵故
使上介往若王之公卿出封與公侯同爵大夫出封與子

男同爵諸侯來朝者與大夫異爵故不必親往然亦當使
上介往問此數者親禮雖無文意朝宗禮當有之由是朝
親用幣亦可得而計焉天子與后皆三享用束帛六又率
七介親問六卿用問幣六七介與六卿各有面幣六七四
十二當用面幣四十有二又使上介率五介問大夫天子
之大夫據周禮中大夫三十有四人下大夫八十人冬官
尚不與焉人數既多幣固不能盡及然與六官之貳與太
史內史行人之屬與賓客接者自必為幣之所當及故以
二十人計則問幣二十上介與其五介皆有面幣其數共
一百二十加以三勞三問賜舍賜車服歸饗餼王后歸禮
及歸上介饗餼與禮皆有備幣約數之凡十有三則諸侯
一朝所用之幣約需二百餘束蓋千匹以上矣凡此皆以
聘禮差之者也

大夫以聘

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束錦備勞者
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備之初
又賓謁奉束帛加璧享
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
案玉惟圭璋特達餘皆有幣小行人合六幣琮以錦則享
君束帛加璧享夫人或束錦加琮然聘禮公幣皆用束帛
惟私幣乃用束錦則享夫人當亦束帛加琮也
又禮賓用束帛
又賓覲奉束錦總乘馬
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讀覲
又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奉束帛備以束錦馬束
又上介饗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備之兩馬束錦

又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
又賓面如覲幣賓奉幣庭實從
又上介面幣如覲

又眾介面如覲幣
又下大夫當使至者幣及之
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

賓面於卿之禮
又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以束帛致之備之乘馬束錦
又歸上介禮備之兩馬束錦

案此有備幣則亦當以束帛致之
又公於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
其爵致之以備幣致饗以酬幣

又大夫於賓一食一饗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備幣

又君使卿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
又遂行舍於郊君使卿贈如覲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
使士贈眾介如其覲幣

又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
幣

又賓於館楹間釋四皮束帛
案聘國所用幣以上所陳者計之其為束帛者十有一享
幣一也享夫人幣二也問卿卿三人五也上介問大夫大

夫五人連前十也釋於館楹間十一也其為束錦者五十
備郊勞一也備夫人勞二也備致饗餼一也四也備夫人

歸禮一也六也賓介私覲十二也私面於三卿十八也三
十也上介及三介私面於下大夫五人共二十連前為五

十也共用幣六十一束為幣三百有五匹若主國所用幣則為束紡者一疋是也為束帛者十二郊勞一也禮賓二也致饗餼^{賓一上}四也夫人致禮^{賓一上}六也饗酬幣^{賓二上}九也食餼幣^{賓一上}十一也禮聘君幣十二也為束錦者五十有八三卿於賓酬幣三侑幣三於上介酬幣若侑幣三五大夫於上介酬幣若侑幣五君於賓介酬幣六三卿於賓介贈幣一十有八五大夫於上介及其三介贈幣二十共為幣七十一束三百有五匹又賁疏計賓之私幣尚有五大夫饗食之酬幣侑幣然經雖渾言大夫於賓一食一饗此大夫當指賓幣之所及者即三卿與下大夫之嘗使至者而已若下大夫之未嘗使至者賓不親問而使上介率三介問之自無饗食賓之理故不能有酬幣侑幣也至上介及眾介私幣賈氏所計又失之少經言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於卿之禮則上介與其三介於下大夫均有面幣有面幣則五大夫亦必有贈幣以報之經渾言大夫贈上介眾介則下大夫亦當在內矣以上文所計與賈疏不合故附著之

諸侯以下以饋使者

見上

以私相贈遺

孟子引逸書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又孟子居邠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居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韓詩外傳孔子遺齊程本子於邾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聞

顧子路曰取束帛十匹^{韋一也}以贈先生

諸侯之嫡子及諸公之孤以為贄

書舜典五五三帛二生一死勢偽孔傳三帛諸侯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未普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賤小國之君

兩國有言亦用之

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

又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

左傳哀七年魯入邾邾茅夷瀉以束帛來韋自請救於吳其在嘉禮則昏禮以納徽

周禮媒氏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五等

饗以酬賓

士冠禮乃賓醴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帛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聘禮^上

內則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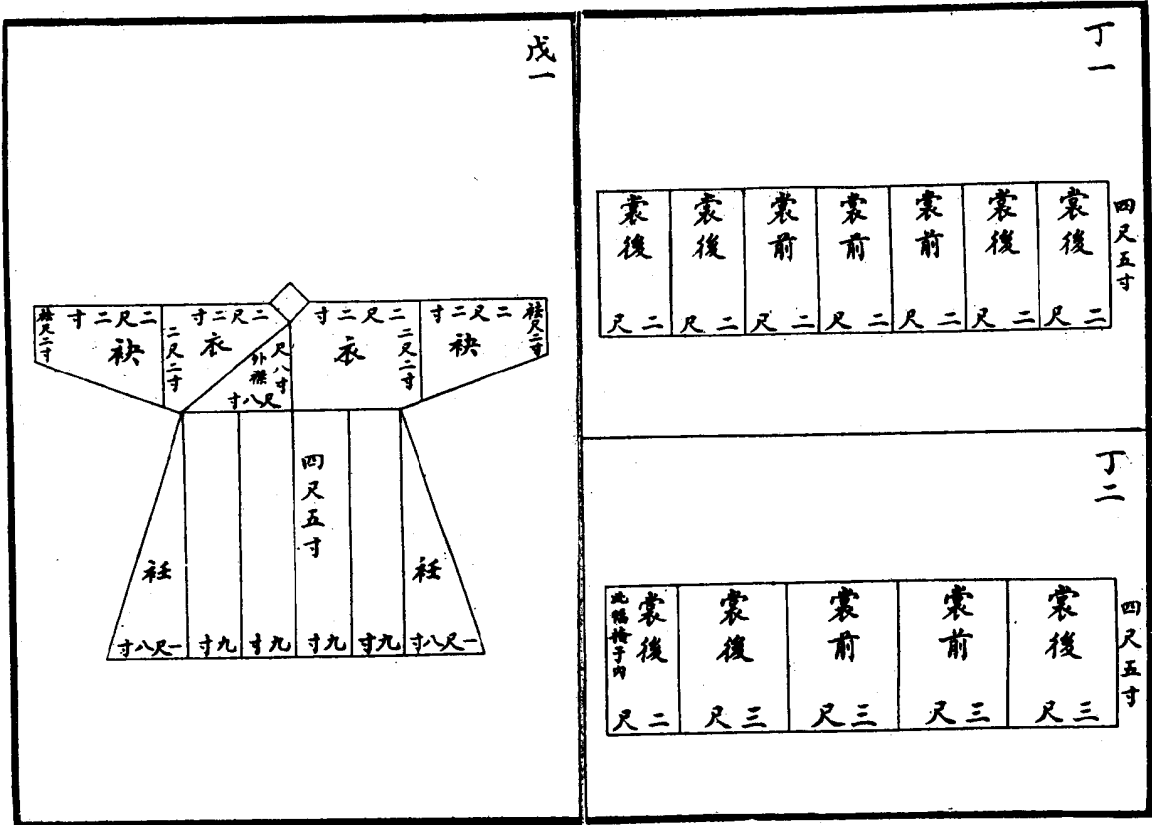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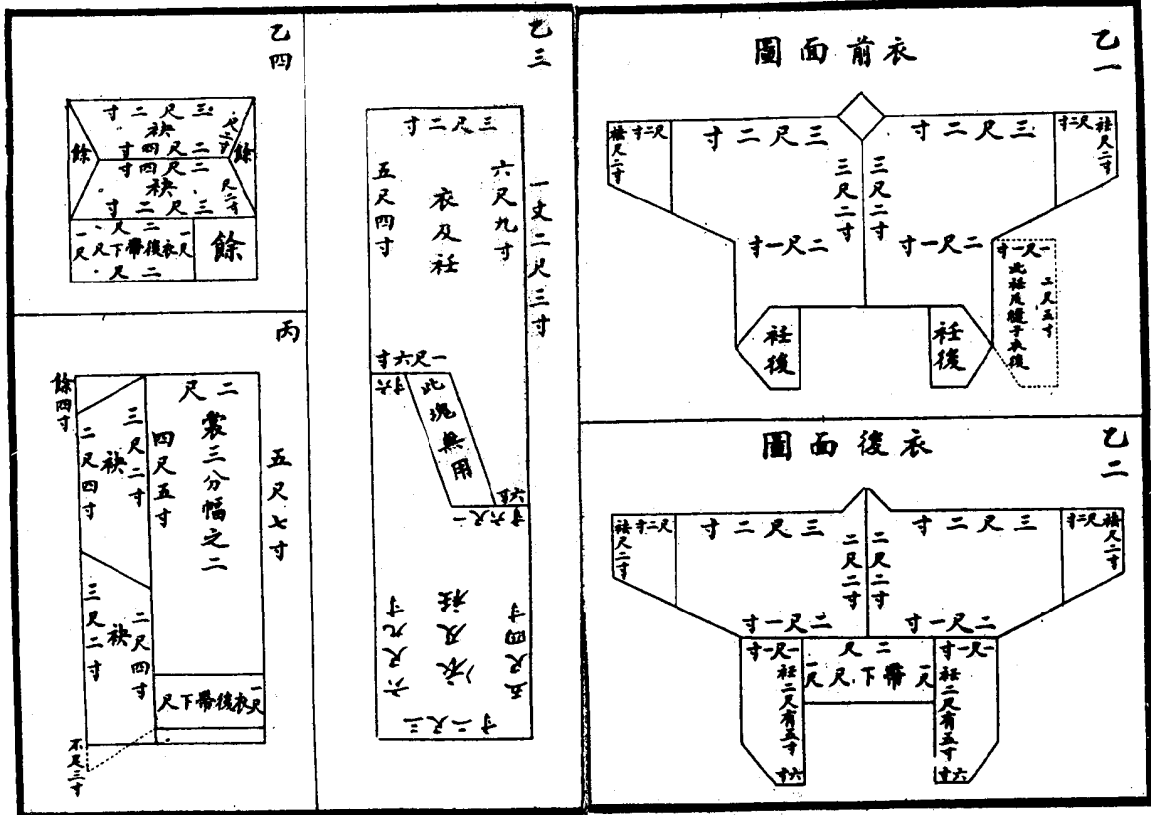
左傳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又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又二十八年王饗醴命晉侯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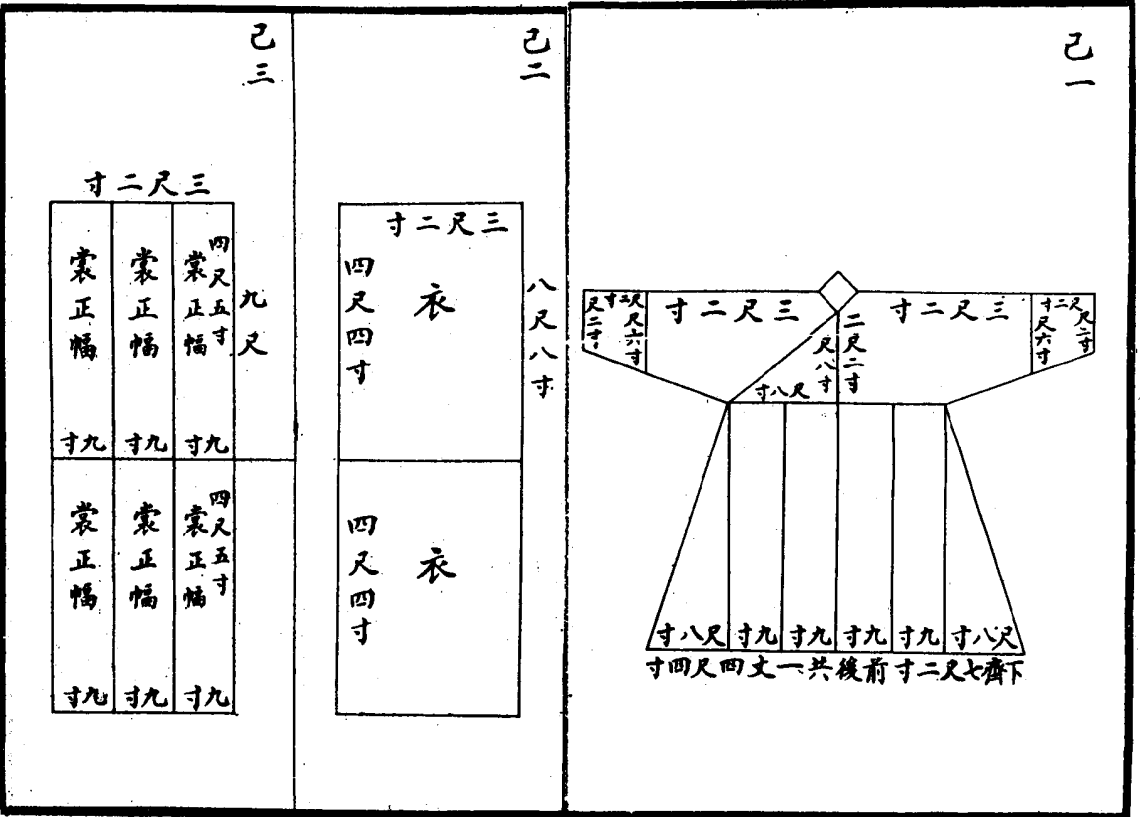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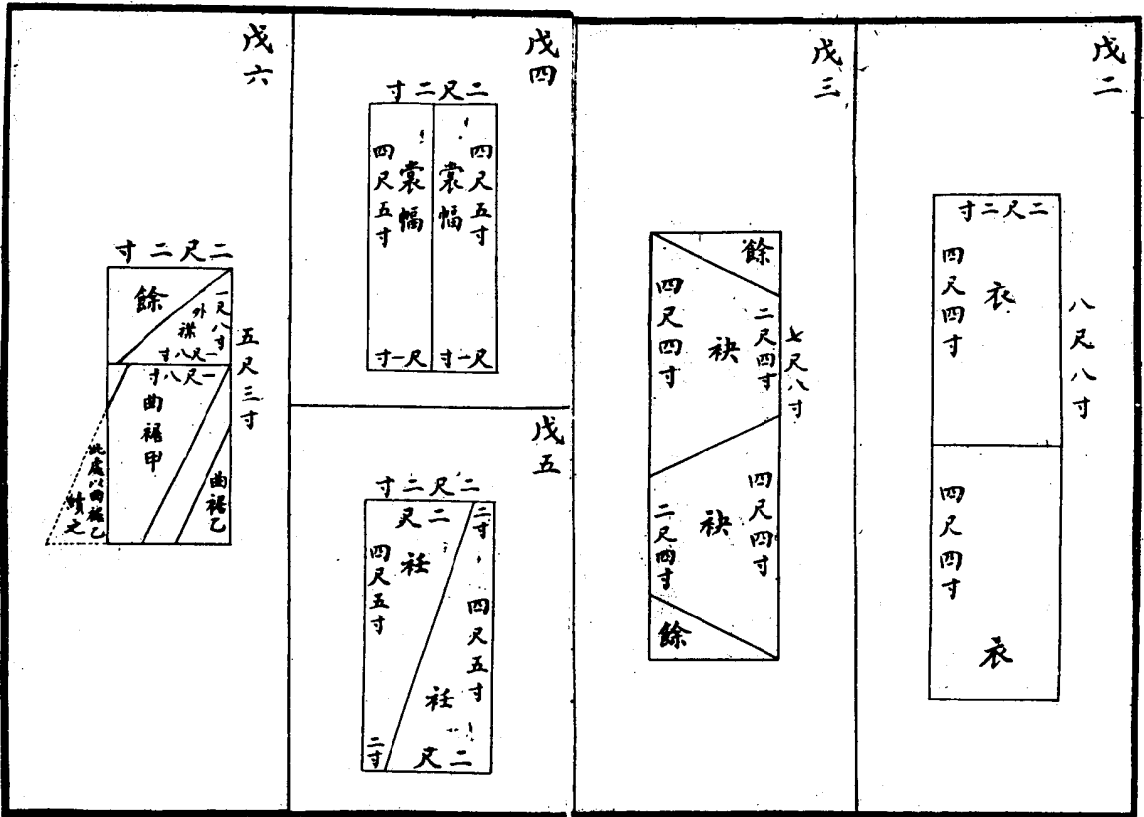
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又昭元年秦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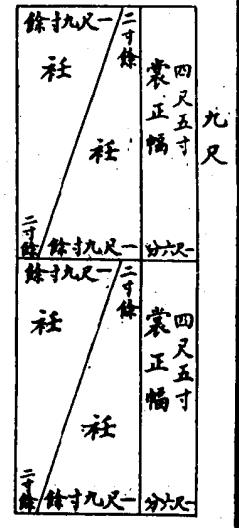
食以侑食

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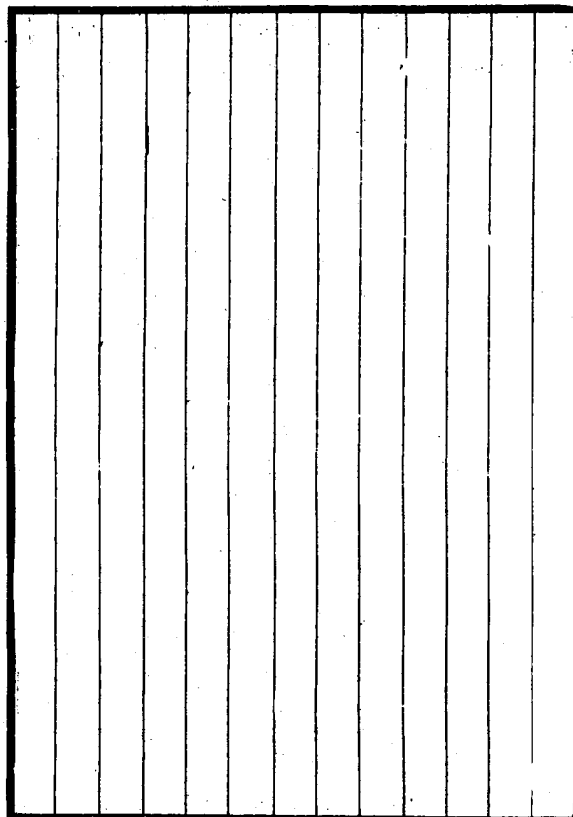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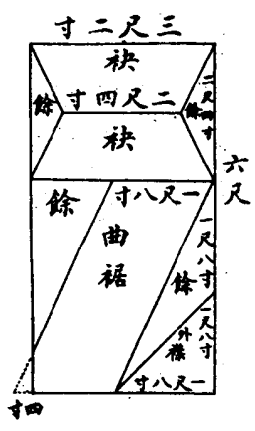




乙四



乙五



50 447-476.15

釋幣下

歷代布帛修廣價值考

海甯 王國維

漢時布帛皆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說文匹四丈也从八八揲一匹八亦聲

案古文匹不从此許君以漢制說小篆也

鄉射記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

流沙瑩簡二器物類任城國元父練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

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

自漢賦南蠻始用賈布

說文貝部賈南蠻賦也

風俗通盤飢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為賈布

通典漢武陵郡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為賈布

魏晉以後中原戶調亦皆用絹

晉書食貨志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郡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

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

又晉武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

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無絹之處以練或布代之

初學記引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練當絹者及餘處當

輸練布當綿絹者練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三斤

案此條見初學記卷二十七今傳世明安國刊本如是然

明刊初學記自卷二十五以後訛脫殊甚此條練布一匹

以下二句不可通疑當作練布六丈當絹一匹一匹當練

三斤上句有魏書食貨志可證下句則據本文自明惜不

得宋本一證之

絹曰匹布曰端布六丈而當匹絹故絹以四丈為一匹布以六丈為一端

魏書食貨志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二尺二寸長四十尺

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

案初學記引此條作皆幅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端四

十尺下明明脫為一匹六十尺六字通典所引與魏書同

唯孫子算經乃云五十尺為一端四十尺為一匹此書本

出漢晉間乃所言與唐制同疑李淳風注釋時以唐人通

習此經慮人以古制為今制故改之歟

唐則布五丈而當匹絹故以四丈為匹五丈為端

大唐六典戶部郎中員外郎職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

鄉土所產綾絹純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注若當戶不成匹

端屯綾者皆隨近合成

又金部郎中員外郎職凡練帛之類必定其長短廣狹之制

端匹屯綾之差注羅錦綾段紗縠純絢之屬以四丈為匹布

則五丈為端

魏晉以降徵調之吏恒多取於民或增尺法

隋書律歷志晉後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又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又梁朝俗間尺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又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分釐

又後魏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又後魏後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

又後周鐵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又後周布尺即鐵尺一尺二寸當晉前尺一尺二寸七分六

又開皇官尺同上

大唐六典金部郎中員外郎職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

案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為定例而其增率之速莫劇於西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前此則周尺漢尺晉尺雖不必全相符合然其增率不得逾數分求其原因固實由魏晉以後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今試證之魏書高帝紀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然楊津傳云延昌末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固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則前後可知矣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後高祖舊典所以忻成功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維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需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中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維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弄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

之不以道愚臣之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子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復還綿麻以充國用愚臣竊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服必度付稱量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刺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謂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郡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臧令依今官度官秤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市綿麻亦應共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云云此疏言當時增尺之理極詳故備錄之唐尺與前代諸尺比例史雖不言然當與隋尺相等說見卷唐尺惟傳世之宋三司布帛尺則比唐尺較短頗與前例相異然宋時絹布已以四十二尺為一匹故尺法雖短而絹布修廣已過於唐苟合匹法與尺法參觀之可知斯說之不謬也

或增匹法

北史盧同傳同熙平間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吳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乃舉康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魏書食貨志孝靜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

民興平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北史崔暹傳天保八年遷高書右僕射時調絹以七丈為匹
暹言之乃依舊焉

按太平御覽八百十七引北齊書作時調絹以七尺為丈
語不可通且北齊書無此語冊府元龜亦作以七尺為丈
皆誤

通典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違
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
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
有至五丈為匹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
事久行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簡閱有踰
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者奏聞

案唐絹闊尺八寸即鐵尺之二尺一寸六分比諸漢時已
廣一寸三分有奇而匹長比漢時長二尺五寸有奇此有
唐盛時之制視後魏北齊之法外微調者異矣

容齋三筆周顯德三年初舊制織造純絀絹布綾羅錦綺紗
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府州
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純絀須要夾密停勻
不定斤兩其納官絀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今之稅絹長短闊
狹斤兩頗本於此

宋史食貨志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
民間所輸布匹重十二兩疎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
諸軍州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仍其舊

程大昌演繁露古帝王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
相參同蓋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今雖國有定度俗不一制曰
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

私隨事致用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中唐帛每
四丈為一匹蓋用大尺準之蓋尺四十八尺也尺長短
不知當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
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制豈今之
官尺即用唐尺為定耶不然何為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
特用淮尺也

案宋帛修廣上所引宋史食貨志與演繁露說不同一以
為長四丈二尺一以為長四丈然程說無微疑宋志是也
今傳世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較唐大尺頗短然以匹法之
所加者償之有餘尺制稍短殆以此也

大抵不離乎漢制者近是金元以後廢絹布之征故其修廣靡
定

元典章工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中書奏過先欽奉
聖旨緞疋長五托半之上依官尺闊一尺六寸

又大德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戶部議
得係官緞匹例織造幅闊一尺六寸長五托之上中除已劄
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按察使體覆外行下各路多出文榜嚴
加禁約織造緞匹布絹之家選擇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
織造每匹各長二丈四尺四寸並無藥絲綿方許貨賣中又

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承奉中書省劄付蒙古古文譯照
得諸路局院造納緞匹內諸王百官長八托緞匹各幅闊一
尺四寸五分常課長六托每幅闊一尺四寸照得既上
位用八托六托緞匹每幅闊一尺四寸五分諸人所用不得
同御用緞匹理應降等今既諸局院見造常課每匹長二丈
四尺幅闊一尺四寸亦據諸人服用之物所據街市緞匹紗
羅綾絹擬合一體依照在先定例

元丁巨算法匹法有四十二尺二十八尺二十四尺三種
元刊無名氏算術匹法有四十八尺四十二尺三十八尺三

種
元無名氏默思集算法四丈為一匹原注一匹四丈五丈二尺五丈為一端

又大綾闊二尺一寸小綾闊一尺六寸各長五丈二尺
又布長三十五尺

又綵緞長四十二尺
而歷代侈靡踰制者不計焉

全樓子宋高祖時廣州所部二千石有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

唐會要代宗大歷中詔獨窠文沙四尺幅等並宜禁斷
墨莊漫錄梓州織八丈闊幅絹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
至其價則漢以前大率布三而當絹一

管子乘馬篇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
絹三十三注三季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

漢則布二而當絹一

漢書王莽傳莽下吏祿制度曰子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
用不足人民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或帛
一匹

南北朝之際則布三而當絹二唐則布五而當絹四
見上

以錢計之則自周末以至漢魏帛一匹率不踰千錢

管子季絹三十三則當一鎰布二兩則當一鎰
案鎰古作溢士喪禮記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二

十兩為鎰春秋以後以溢計金故字又作鎰趙岐孟子為
巨室章注韋昭骨語注高誘秦策注孟康漢書食貨志注

皆云二十兩為鎰唯趙岐注孟子陳臻章以二十四兩為
鎰與巨室章注不同史記燕召公世家正義引孟康說亦

同以諸家注決之則四字殆衍也漢以一斤為一金秦以
前則以一鎰為一金則欲知當時價絹必自金價求之矣

攷管子輕重篇云粟價平四十則金價四十粟價釜四十
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價四十

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
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云云如使管子

所云金價為一鎰之價則絹一匹直錢百二十五布一匹
直四十一而已如所云者為一斤之價量重又存此金二十餘斤則若此書時文似以斤計金矣

則匹絹亦不過百五十匹布五十耳管子一書雖非春秋
時作當出於秦漢間人之手略足以見當時之絹布價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引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長安游傲受贓
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

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虧二
尺費直五百由此得不死

案此條今不見漢書疑御覽引他書而誤題耳且其斷獄
亦與漢律不合據漢律贓罪一匹無死法且漢時以金計

贓不以絹布漢書匡衡傳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監臨盜
所主守直十金以上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又薛

宣傳宣為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貪猾不遜宣乃手自牒
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

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
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

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

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

終無怨言又陳萬年傳注引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據此則漢律贓十金以上乃科死罪漢時一金其值一萬敵吏所受贓布以狹幅短度疏虧二尺乃直五百則無所虧者一匹之直亦僅直五百二十有六賈直既少數又奇零決不能以此為入死罪之限又王子侯表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贓五百以上免高惠功臣侯表赤泉侯楊毋害坐詐給人贓六百免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價錢十五萬過平贓五百以上免五百以上與敵吏所犯同當千免侯之外更無餘罪則敵吏之罪亦斷無死法唯晉書刑法志紀魏文帝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罪論之論洪棄世此乃枉法之罪故處以重典漢制恐不如是也又案魏書高祖紀太和八年六月詔曰錄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則以匹絹論死罪乃後魏以後之制然則此條不獨漢書所無又失當時事實疑北魏後人所附會而北齊修文殿御覽時誤采之至宋人修太平御覽以其言漢代事遂題為漢書耳殊不足以此定漢時之布價也

范子計然白素出三輔匹八百太平御覽布帛類引其言三輔蓋漢時語也

風俗通丞相薛宣決曰練直數百錢何足紛紛

流沙墜簡二器物類任城國亢父練一匹直錢六百一十八按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統素之價倍練則練當得素價之半范子云白素匹八百則練價不過四百至任城亢父練云一匹直六百一十八則素價當在千錢以上蓋二書所紀時代不同范子有三輔字當為前漢時事任城國則章帝元和元年始建乃後漢事也絹之中統素為上練次之絹又次之晉令練一匹當絹六丈則絹賤於練者又三分

之一據前漢素價絹一匹當直二百六十餘據後漢練價絹一匹當直四百餘矣

至晉氏喪亂徵發屢急乃有直千錢以上者然率不過數百晉書王導傳時帑藏空竭庫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書石勒載記勒欲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數十人而錢終不行

宋書沈懷文傳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

齊書武帝紀永明二年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

又王敬則傳竟陵王子良啟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賈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今四民所送猶依舊例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

魏書食貨志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又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錢文曰永安五銖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人于二市買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

北史房謨傳魏朝以河南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做錢三

百人庶苦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人所樂朝廷從之
有唐之盛絹價尤廉

唐書食貨志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斗米四五錢
舊唐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周上書曰往者貞觀之初率土
荒儉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其愛憐
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
粟十餘石而百姓以為不愛憐之咸有怨言

通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斗米至十三文青齊斗穀至五文
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麩三十二文絹二
百十文

唐書食貨志天寶三載絹一匹錢三百

大唐六典刑部郎中員外郎職凡計贓者以絹平之注準律
以當處中絹估平之開元十六年敕其以贓定罪者並以五
百五十為定估其徵收平贓並如律

唐會要開元十六年五月二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
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
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方至死罪即輕重不侔刑典安
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為限敕依其應徵贓
入公私依常式

案唐律名例篇諸平贓者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六
典注引律則云以中絹估蓋以上絹估者初唐之事而以
中絹估者開元時事也唐時強盜贓自一匹以上其罪絞
則林甫奏所云山南三百即入死刑河南七百以上方至
死罪者皆指當時中絹一匹之價也
及天寶之亂而價增於舊者幾至十倍

杜甫憶昔詩豈聞匹絹直萬錢

案此詩作於永泰至德間匹絹萬錢雖詩人夸大之詞然
亦當及數千矣

陸贄翰苑集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疏往者初定兩
稅之時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
三匹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糧計數而不計價此
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一
千五六百文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
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

唐書食貨志貞元四年後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
綾絹既而物價愈貴所納愈多絹一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
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
容齋續筆引太常博士許載吳唐拾遺錄吳順義中絹每匹
布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邱請絹每匹擡
為一貫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以折稅徐知誥
從之

至宋元而復平

宋史食貨志先是咸平初廣南路轉運使陳堯叟言准詔課
植桑菓嶺外唯產芋蔬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布匹
為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景佑初三司請以布償易直登萊端
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七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
其數

釋文瑩玉壺清話祥符初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
緡貸於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為例
范鎮東齋紀事薛簡肅公時布一匹三百文依其價春給以
錢而秋令納布民初甚善之今布千錢增其價才至四百其
後轉運使務多其數富者至數百匹貧者亦不下二三十匹

而貧富俱不聊矣

又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斛三十六文絹匹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絹米之餘者許城中貧民買之歲凡若干貧民頗不樂公曰他日當知矣今斛米三百絹匹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乃均矣容齋三筆十四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閱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

案今所傳透簾細草不著撰人姓名書中絹匹皆以四十二尺為匹法當是宋人之書所計絹價自九百至千二三文不等此書當作於仁英二宗之世至神宗以後絹價驟貴如東齋記事所記者是已蘇軾貧富谷偃竹畫記亦云文與可寄詩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行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欲得此絹而已與可亦云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與可蜀人與范景仁同時以景仁所記蜀中絹價計之二百五十匹當直七百五十千可以買田歸老矣宋時絹價史無明文據上所引書可得其大略蓋遠貴於唐之盛時矣元典章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聖旨一件一匹紗十兩絲一匹羅一斤絲

又至元二十三年九月江西行省近為織造緞匹內紵絲六托每用正絲四十兩得生淨絲三十六兩八托用正絲五十三兩得生淨絲四十七兩七錢

案元典章大德五年三月十日江西行省定價額絲每

斤中統鈔四兩八錢又案元史食貨志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又銀一兩當至元鈔二貫則中統鈔一兩一兩與於至元鈔行後僅當白銀一錢一貫與類絲每斤中統鈔四兩八錢即現銀四錢八分淨絲之價不過倍之然則羅一匹用絲一斤需銀一兩左右加以織工至多不及二千錢羅價例貴於絹則元時絹價又廉於宋時然元時貨幣僅有紙鈔如上所謂實由於銀貴而不由於絹賤此又不得與他代同論也

此自漢迄元布帛丈尺價值之大略也至其種類之繁則任氏大椿之釋繒詳之矣

幣下

5.98 40 05

古泉雜錄

乘揆題

辛丑冬
月刊成

古泉雜詠序

緊昔太公九府爲圖法之權輿周禮六官有邦布之職掌禹湯所鑄筮子未著其文夏殷靡詳班志或疑其說是則員方取象實始於蒼姬子母相權下開夫赤制龜貝之運既謝鷲莢之製遂孳銖兩區分形式代變李唐舊事封演之書不傳趙宋多才鄱陽之志略具自斯以降著錄尤夥缺而未備抄探驪珠擇焉不精混貫魚目重性賤繆覽者病之葉君煥彬斟斟三倉挺捫百氏五鹿折角驚其談鋒千雞富蹠飮此腹笥撰爲古泉之咏取證吉金之銘載籍極博論揜魯褒之神折衷至精睡卻王衍之物爰推其例迺有數善太昊九棘神農一金鄭志臚其異名董譜逞其

泉序

凡說神奇入品類鴨化之荒唐皇古紀年笑鴻荒之疏遠不識安字猥云軒轅但睹陽文卽曰顛項君斷自周代參以鄒書安邑地名非必禹都所船乘馬齊幣定爲虞國相傳垣字別體巨偁全非寶篆異文朋益皆誤導滯釋疑可以觀古貨泉流傳國運攸繫有以微物力之豐耗驗制作之精良或鎔鑄精工或攬和窳薄盛衰若鏡模範斯存君兼資三長仰睇千禩開通開元辨之歐體雙節雙劍正彼齊書直百加爲悟貨贖之通借吳興著沈定冶鑄之官私宇文襲西周之稱拓拔沿北俗之舊會昌以紀年號知譜錄之非誣元豐豈有錢荒見史志之失實大定之合聖宋中原已兆平分崇禎之繼大明元號無端割裂窺刊摺逸

可以證史自來文人強作解事鄉壁虛造託素王之書奇觚妄會摹蒼帝之篆方足難識疑爲晉代桃源刀環連文認作秦時明月君推求義例諦審偏旁刊賈疏之野文定鄭注之增義晉陽蕩陰蒲子汝水開邦實造乘邑非梁作與詛同戈從劇減二金當爲寶化五行宜辨刀銘莫不析點畫於毫芒通形聲於訓故至於存爲袁半圖卽震增杏九齊刀正沂州之誤字黃干莽布拾新室之遺文尤能決眾說之糾紛摻六書之奧祕鑿微識眇可以訂譌米鹽澆雜小道可觀叢殘綴拾大雅不廢迺或俗情染墨過信齋器之穢浮說雌黃致疑魯鼎之贖君鴻才英妙夜識金銀鱗香環奇源分涇渭別蟻鼻藕心之非幣梳磬更屬虛証

泉序

吹辟兵利市之無靈符籙誰云劾制八仙高會曹舅原是少年五毒祛邪天師特顯靈蹟龍皆四足孔僖之傳堪稽背有三釘憲宗之紀斯合周元祕戲顛倒鴛鴦正德催生描摹龍鳳謂刀幣皆瘞錢之屬目印紐爲私鑄之遺足見鐵耕癖談猶爲得半晏海金索總屬習非殫見洽聞可以博物夫攷據顯學或儉收藏實鑒名家每疏罕究求其通經史之古義正金石之遺聞掃葉無譌積薪居上超超元箸歎觀止矣既付制氏屬爲弁言錫瑞翠柏供餐阮囊羞澀青鏤入夢江筆荒蕪今披苜首之詩恍入五都之市阿堵不識數契齒而笑愚奇寶莫名向佛頭而着穢嗟乎人頭騎馬爭傳烏弋之形模白腹黃牛未睹赤符之興復海

船外溢關市不譏銅山西傾漏卮難空諷君斯集尤不禁
感慨係之也已光緒辛丑冬月愚弟皮錫瑞謹序

泉序

長沙葉德輝撰并註

鑄幣相沿起歷山天荒一破各開顏誰知遍地泉流日流
到人間更不還

管子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山者禹以
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周禮天官外府
鄭氏注云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其流行無不
徧也漢書食貨志利於刀流於泉注如淳曰名錢為刀
者以其利於民也泉者流行如泉也

尚金尚鈔費稽鉤乘馬頒從十二州莫據空文談舜典殘
篇須訪大筋頭

泉一

六字幣中作尚全右作束左作尚洪遵泉志有一
品為尚全束尚正乎與此相類殆傳寫之異宋羅泌路
史注引董譜又以為尚策乘馬正五六字所見又與洪
異輝案管子臣乘馬篇有虞國得策乘馬之數語乘馬
數篇有虞策乘馬已行之語故注家定此幣為舜物余
獨因此悟為齊幣管子山至數篇桓公問管子曰請問
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
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
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
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
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

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

資在下國穀十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
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

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鄉

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
幣乘馬者也據此云云是桓公時曾用此幣與周禮泉

府貸息之法略同前云虞國又云有虞不必定是虞舜
虞舜不當稱國有虞猶之有吳斯蓋虞號之虞齊仿鑄

之耳束者乘之省變正即馬字或作金又作今作今說
文馬下引古文作影引籀文作影其旁即金字也再省

為今又省為正馬服幣之正皆馬之上半也劉師陸
虞夏贖金釋文各因其體釋之以正為正以金為倒

子此由不知古篆增省之故故以正定之至戴熙古泉
叢話以束為梁邑益影響不足信矣

寶貨錢成重兩餘周京園法此權輿籀文繁簡全難定朋
益無從考許書

洪志云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
王勿聽卒鑄之唐固曰重十二銖又曰大錢五十鄭眾

曰錢始一品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失本
制唐固所謂大錢乃王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余按

顧烜錢譜金光襲錢寶錄李孝美錢譜以大錢寶貨兩
存之董道錢譜始去大錢余謂此錢當以班氏史為正

董說得之矣輝按漢書食貨志周景王時患錢輕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欽定西清錢錄載

二品文曰登三品馮雲鵬金索載二品一曰登三品一

目曾六凡皆志所云寶貨也余藏其一曰曾三凡友人

李幼梅觀察輔耀亦有之但其文一曰曾三凡一曰曾

奔凡與此文異原曾三三字均即寶篆之變蔡雲癡談

讀為朋貝六貨朋貝四貨諸可寶古泉說據說文嗚古

文作嗚漢書百官公卿表赫作朕虞注赫古文益四環

讀為貝化四益貝化六益均非也

泉布名從九府遺流傳小幣最滋疑箇中魚表誰疏證篆

籀旁搜到鼎彝

泉一

三

圖法始於周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錢

圖函方是周錢尚圓之明證蔡雲癡談云余有小圓幣

如漢半兩者右作古古文魯也左作古似即右文而反

之然字體稍模糊矣別稱一小幣正中作肉與石鼓文

魚字同蓋魯省文孟和鐘銘魯省作魚輝按古旅魯同

字說文旅下云古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此品或

即魯幣歟

錢鑄無人補鄭箋我疑錢幣利農田春泥雨過行人拾猶

是蚩蚩抱布年

錢幣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云出土最晚元明以前未有

言及者近來見者甚多大小文字互異賞鑒家呼為錢

幣或曰空心幣玩其銅質篆文似在前諸布之先為春

秋以前物衛氓之詩曰抱布買絲集傳釋布為幣正合

管子刀布為下幣之說邇來中州出土者甚多山右亦

間有之其為衛幣似有可據鮑康觀古閣叢稿三編引

陳介祺云此真是唐乃錢鑄之錢以其至利於民故上

古取而象之以為貨非有此則今日錢之名胡為乎來

哉仿古之泉為圓制而名以古貨之錢此漢以來之誤

非有今呼為錢幣空首幣之古貨又有象田器上古無

文字之貨何由知錢之制與名展轉之訛而得其真乎

又可證鍾之名鑄亦因其形似田器而起不可謂之鑄

也又云以鍾鑄推之則下不齊者為鑄下齊者為錢

泉一

四

幣銘莒宋古文尊韓字無因韋半存六國未頒秦正朔人

間何處有桃源

鮑康泉說空首布作宋者陳介祺釋為宋作○者釋為

莒省是也若夫足布之韋釋為韋云即韓省按韓從韋

幹省聲不當其聲使人不曉至方足布作鱗者釋為桃

源則附會矣

馬服長平又晉陽蕩陰而外曰高唐傳來藥錢盧畱富三

晉縱橫一趙強

古幣一品文曰馬服蔡雲癡談釋為馬服邑二字一

品文曰長平釋為長平二字一品文曰魯八十一品

文曰魯上一品馮雲鵬金索疑魯字為安倒書目為

安陽八十一品文曰凶彖蔡雲癖談謂彖爲蠡謂凶爲吾以爲蠡吾二字輝謂上當讀晉陽八十下讀曰晉湯又一品文曰儼至洪志引舊譜以爲文不可識輝按儼卽蕩字之卽陰字全卽寶字又一品文曰高唐又一品名鑿鏗幣上有雷盧等字以上均趙地也皮氏二陽襄汝封鑄成圓幣署垣其大名滿數天開晉韓趙瓜分列附庸

古幣有皮氏山陽平陽南陽汝水襄垣封等名皆魏地也見戰國策又一種圉字圓幣路史葛天氏注引李洎云幣古文葛字董譜云葛天氏之幣从土从日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昌與垣同又一種圓幣文云葛天氏

泉一

五

全亦有只書一幣字者路史云太昊九棘神農一金又引杜佑云錢譜不知年代品有一大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壯如半兩中有神字輝按羅泌之說非是近人初尙齡吉金所見錄諸可寶古泉說均讀上一幣爲垣蔡雲癖談讀下一幣爲共邑赤金二邑屬魏則是魏鑄矣長手猶將吉貝收屯畱古字卽純畱紛紛祁洛泉流日蘭化而今識得不

古幣有文曰長子邑曰屯畱皆韓地也屯畱在春秋爲純畱屬晉又一品文曰祿又一品文曰洛見戰國韓策又一品文曰寶諸可寶古泉談云蘆爲蘆之省蘆蘆霍一字古布作蘆說文從蘆按戰國韓策與趙蘭離石祁

以質許地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則此當是古文蘭省亦韓幣也
交道縱橫始見侵地名通塞古殊今山南山北雲如墨亂後誰尋子午金

古幣有子午金三字倒書者或以爲戰國午道鑄按戰國趙策蘇秦從燕之趙章魏塞午道又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章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姚注云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宣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史記

泉一

六

索隱午道地名也當在趙東齊西據此則午道在戰國爲隙地更有何人爲之鑄幣洪志入異布不知年代是也

先秦文字得來稀破壞形聲與古違北屈伸頭蒲掉尾一條汝水界斜飛

古幣一品文曰下未止卽厲鶚先秦貨布記所云北屈是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蒲與二屈注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以幣文證之知二屈塙爲北屈之誤末一字人不識余以爲是作字一品文曰榮子余釋爲蒲子厲記亦有之云廣陵程氏所藏一品文曰用翁樹培古泉彙攷所載未釋其字余以爲汝水二字反

書之

齊造邦時作寶刀誰將點畫辨釐毫分明圖貨尋常見古
字無人識六韜

余藏命逆注餘本六字叁刀初尙齡吉金所見錄釋
爲齊建邦就法貨建亦有作造者余讀爲齊造邦作圖
貨案作與詛古字形相近詩蕩侯作侯祝釋文作本作
詛卽其明證此字偏旁合字卽且字反卽古文形變
耳說文詩謀信訊誥訟等字偏旁皆如此又一品九字
者文曰參○陵益叁夕止本共舊譜釋爲齊呂陵昌邑
之去貨非也亦於亦當讀爲圖貨凡齊刀皆然

十幹文如點漆成五行日月字分明大書開造何年造甘

吉安丰舊地名

泉一

七

齊刀背銘・十等字蓋十千紀數又如士卽土字
*卽木字全卽金字八卽水字則五行紀數○卽日字
○卽月字疑與上五行同例諸譜所釋皆非也其餘如
甘卽甘字吉卽吉字厄卽安字生卽卽丰字則以地
名紀數○實故中有・月闕故中無・八古文象形省
生卽卽豐字省詳字瓦文尙可取證又有背銘闕生一
字舊譜釋爲開邦余釋爲開造謂開鑄時所造故其品
視諸刀特大耳

海嶠孤城擅地靈莒刀成品土花青背分左右文重疊計
值休憑水月形

莒刀小於齊刀今世所傳各品面文或作司或作或
作或背文或作左或作右或作左作右或紀千支或紀
數目字多不可識蔡雲癖談云齊小刀面文○釋曰莒
者非也蓋象泉之回旋幕文作天作爲作或作工
元卽行字餘皆左右字此蓋寓流布四方之義所謂藏
曰泉行曰布者於刀之面幕備之泉志奇品有明月錢
其右文卽此刀文其左文卽右文省亦一象其藏一象
其行名之曰回文泉固齊錢也

古幣流傳不計年平安高庀四陽全郡名卅六推秦制總
在金人未鑄前

泉一

九

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安邑曰平陽曰安陽曰高陽其
文不可盡識者余藏一品文曰庀陽輝按平陽有六于
春秋時屬魯者三一宣公八年城平陽注今泰山有平
陽縣漢志泰山郡縣東平陽一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
以漆閭邱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
西北有顯閭亭漢志山陽郡縣南平陽孟康曰邾庶其
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一哀公二十七年傳越子
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注西平陽屬衛者一哀公十六
年傳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
亭漢志東郡縣有陽平無平陽誤也屬秦者一秦本紀
甯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郟之平陽亭又春秋時屬晉戰

國時屬韓者一昭二十八年傳趙朝爲平陽大夫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史記韓世家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徙居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漢志河東郡平陽韓武子元孫居此安陽本宋地又有屬秦者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拔甯新中更名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甯新中七國時魏邑又云今相州外城此秦安陽也項羽本紀行至安陽顏注云今相州安陽縣索隱因之以爲今宋州楚邱西北有安陽故城此宋安陽也漢志汝南漢中二郡縣屬均有安陽未詳所始高陽有二一屬燕戰國策趙策燕封宋人榮盆爲高陽君章按漢地理志涿郡有高陽縣後漢郡國志屬河間郡應劭

泉一

九

曰在高之陽河此戰國燕邑也一屬莒史記高帝紀西過高陽文穎注屬陳畱國縣此春秋時莒邑也庀陽于戰國屬鄭亦屬韓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庀陽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此鄭係韓國改稱與上異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此二條今魏本不同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寶刀歸化尙流行表海雄風國幣盈千乘無緣稱乘邑但看戈劇即分明

古幣一品如○上有彙隴於三字洪志引舊譜云唐咸通間究海百姓掘得古銅片四千九百五十五斤詔翰

林辨其文爲齊歸化三字 西清錢錄載入又一品枝脚者文曰東亮吉古泉釋文以爲梁邑輝按虞幣乘馬乘字作束與此同蓋乘邑二字讀者不識也乘即千乘地屬齊又一品文曰古初尙齡吉金所見錄釋爲戈邑輝按當爲劇之省亦齊地然則齊幣不僅用刀矣

半體文成點畫疏齊刀珍過魯璠安陽圓貨無人識苦泥形聲究六書

古文增省皆有意義如齊刀中之△△△皆省文也△爲叁之半△爲叁之半即圓之省△爲貨之半△化貨通也推之匣易止△△安陽爲省文△△△立△△節

泉一

十

墨爲卽墨之增文△又邑之省文也宋人誤以爲杏九固非今人或以爲杏北或以爲法貨又以爲寶貨吉貨去貨均非也圓初省爲圓如李佐賢續泉滙利集一所載一品文曰半覆者卽其明證化再省爲△古幣之一△二尺金△皆其文之小變譜錄家不識古字誤以爲一斤二斤金斤不思錢幣輕重但取銖兩無取一二斤之理也貨古本作化書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化居卽貨居疑古相承有此語史記呂不韋傳曰此奇貨可居語卽本此自僞傳以易居釋之而古義湮矣貨傳安邑歲年深寶字分書卽一金地屬河東秦郡古一篇地志費沈吟

古幣有𠄎𠄎二新背作𠄎字亦有作𠄎𠄎新者亦有倒
文書之者輝以爲安邑寶化四字𠄎即寶之省有作全
文漫漶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有安邑沿秦三十六郡
之制蔡雲癖談以爲幣有地名皆戰國所鑄亦備一說
也

秦時明月漢時錢不信金刀直五千自笑牀頭無一物寒
信空對阮囊眠

莽錢金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漢書食貨志王莽以黃
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凡四品並行志文直即錢文
平也莽好摹古此錢蓋本於齊刀莒刀耳刀有一品作
一〇字者余讀爲刀環二字〇古環字自來圖譜均釋

泉一

爲明字刀非也刀環取於去而復還之義即流泉布布
之例別有一品圓者文曰〇〇古泉滙利集列爲周錢
定其名曰明刀錢謂明邑所鑄余按洪志奇品有一品
文曰〇〇引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證以余所見明字
刀及此種其明字變書不一例增省繁簡各以意爲之
然終不得釋爲明字且有一品面文平列一刀二字者
然則讀爲刀字非臆揣矣莽錢一刀殆合刀品圓品爲
一歟

銘字曾模秦量權斷金零落不知年咸陽銷燼銅仙火猶
有人間半兩泉

史記平準書曰秦至關中鑄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

書食貨志曰秦并天下鑄錢銅質如周文曰半兩洪志
引顧烜曰始皇鑄重十二銖輝按秦半兩大於漢鑄皆
無輪郭余藏各品中有一品半兩字如漢錢一品兩作
兩一品反文曰兩半一品穿孔上下有緣左右無緣其
篆勢與今所傳秦量銘秦權銘相似眞斯翁遺字說文
貝海介蟲也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
貝行錢此數語說泉貨源流至爲明澈貝龜皆水中之
物古者用之至于周禮之世有泉府屬於地官而國之
財用取具焉天官外府注所謂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
不徧是也秦始皇兼并天下始行半兩錢於是錢鑄之
錢遂爲錢刀之錢之專名矣許君於金部錢下云古田

泉一

器而於貝下云秦廢貝行錢不欲以後起之文奪最初
之義例之精嚴如此
半兩文如寶貨文龜蛇上下各平分誰將玄武形離析秦
火燔時有斷紋

半兩上一蛇下一龜文如秦半兩按初尙齡吉金所見
錄列五行大布背文上蛇下龜左右各一劍亦有左星
右劍者其有雙劍者謂之玄武錢其有星劍者謂之北
斗錢蓋沿洪志稱名也大泉五十背文上七星下龜蛇
合體永通萬國背文上七星下一龜左雲形右劍亦謂
之北斗錢余所藏所見諸品有龜蛇分體者有龜蛇合
體者有僅一龜者此半兩龜蛇在正面寶希見之物其

篆法與寶貨相似蓋秦時物也漢書食貨志云周大泉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又云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據此則秦半兩實仿周錢爲之也

五書相權有重輕卅銖形制未分明春來草色如銅綠都向池塘夢裏生

季弟在蘇州閭門市中得書五一品兩書二品拓本寄示按洪志不知年代品列兩書一品引敦素曰此錢微有外輪背面無好郭其文篆書右曰兩左曰書形質似半兩按鄭玄禮記注云八兩爲鎰據其輕重非如其文然左邊之字不當爲書但未識耳董道曰考字書無書字又不與篆合按釋真觀書曰割愛辭親披縉剪髮乃

泉

十一

知此自梵書中出其以縉爲書又省文也此錢疑在南梁北齊間翁樹培古泉彙攷引江德量云漢州輔碑涅而不繡從書武斑碑景君碑皆從書書卽留也說文鎰六銖也二十四銖爲一兩半兩十二銖也兩書亦十二銖亦卽半兩也省金作留者如五銖之省金作朱乃半兩之別種古泉滙利集一列此錢于秦半兩中亦引江說而書五不著錄書五反文爲五書是三十銖也盛大士泉史云古當兩錢舊名兩書選錢齋筆記引薛氏元超云舊名兩書甚屬無稽元超驗其文是當兩二字非漢以後物也吳陶宰以爲左文口字上三筆卽借作尙字之首刀布省文往往有此大士于翁宜泉先生家獲

見此錢制同半兩翁氏引董道之說在南梁北齊間竊恐六朝人未必有此制作殆漢物也今讀吳氏筆記其說甚確知後世之當二錢權輿于此矣

十二銖兼十四銖半員半兩重輕殊秦權畫一秦錢亂黔首難愚祇自愚

秦錢一品無緣圓孔文環讀曰重一兩十二銖又一品文曰重一兩十三銖又一品文曰重一兩十四銖按說文二十四銖爲兩此云重一兩十二銖值一錢有半也其錢當值二小半兩云重一兩十三銖當二小半兩零一銖曰重一兩十四銖當二小半兩零二銖又有一品小者文曰重十二銖與大半兩大小同則當一大半兩

泉

十一

又有一品文曰四兩紀第一至十等字則當八小半兩疑當時子母相權故所鑄特多也

平準書成溯舊聞文如錢重重如文三銖半兩憑官鑄不敵民間愛五分

史記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按錢重三銖曰文如其重言此錢輕重與文合也漢半兩小於秦半兩重祇四銖孝文五年鑄語見食貨志文與重不合此史公微詞故曰重如其文班氏不明此悞襲用遷語均曰重如其文非也漢書高后紀云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注所謂筴錢者而志云漢興更令民鑄筴錢知當時筴錢民便行

矣

白選精金龍馬龜圓方橢小各成規二千五百輕二百史漢何曾有異詞

史記平準書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二百漢書食貨志同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顧氏譜云龍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馬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龜肉圓好方背隱起有龜甲文案西清錢錄列此三品龍馬文同惟龜無好馮雲鵬金索

泉一

所載龜作長方形而削其四角中有長方好又載顏氏所藏馬幣竟如馬形龜幣竟如龜形與書志不合殆後人所偽造也

絕學猶傳史籀書欲將獵碣證辭車西京篆有斯翁意雙五銖文出太初

洪志不知年代品有雙五五銖錢云五字連綴肉郭蔡雲癖談云歲久靡敝五字漸與肉郭平亦間有之余所藏一品輪郭深厚與五字連綴顯然以命名未當易曰聯文五銖金嘉泉志校誤曰洪云五字連綴肉郭是五字上下二畫粘着於外郭耳何謂雙五字考張麗瀛書引五字作雙鉤李竹朋書則五字作雙文並書卻與雙

五之名切近輝按五銖五字有作双字者銖字有作鏹字者李佐賢古泉滙利集七列入五銖別品余以為漢武帝時所鑄考漢書武帝紀元符五年罷半兩行五銖錢此五銖之最早者武帝去古未遠文字猶未畫一五之作双猶石鼓迺車之辭耳亦籀文變之未盡者戴熙古泉叢話云古今書法未變不足觀已變不足觀將變最足觀五之作双毋亦將變未變者歟

官私糶雜不分明吳鄧銅山旦夕傾若個封侯錢百萬杜陵父子坐無名

史記平準書吳諸侯也以積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

泉一

禁生焉漢書張安世傳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蔡雲癖談云西京雜記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泉不異則吳鄧半兩仍遵漢制不必別之為偽品也

誰寫鍾官赤仄圖鉛泥和雜最模糊鑿金精不如鑿鐵百變無窮是五銖

五銖有鑿金者各譜均著錄一品鑿鐵者向未之見余有一枚穿內露銅質而外皆以鐵鑿裏鐵薄于竹衣真精品也特不解當時何所取用耳鮑康續泉說云鉛土

襍鑄之大錢五十余得一枚亦係陰文當係當時私鑄之物非官制也按五銖亦有鉛土襍鑄者

三銖衣比二銖輕仙袂飄飄入上清可惜當年雙羽化一牆榆影夜無聲

洪志正用品三銖錢下引封氏曰半兩錢有重三銖穿下有二豎文豈以此三畫爲三銖之記耶余按此錢史氏以爲銷半兩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則三銖之文明矣李孝美又畫半兩於其下蓋蔽封氏之說也又正用品下二銖錢引宋書前廢帝紀曰永光元年二月庚寅鑄二銖錢舊譜曰此錢文曰二銖重如其文據洪志以二錢分隸漢宋而二銖圖作重輪初尙齡吉金所見錄

泉一

載一品大如五銖云洪氏未見近年出土者輝按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史記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據此則三銖較五銖當輕二銖其錢不應與五銖等而古泉匯利集二所圖與初氏書同云睢縣出土者是目覩此錢不得指爲偽物矣古泉匯利集六又有二銖一品輪郭周致與洪志同證以余所藏之三銖則大如漢榆筴而文精細與吉金錄泉匯所圖迥別則真文如其重之品非洪志以下所臆揣之物也二銖無輪郭大如漢赤仄者蓋出民間私鑄甲午冬失去丁酉於肆間贖回三銖一枚而二銖終不可復得矣

君宜官秩與侯王宜子宜孫樂未央識得漢泉如漢鏡善銅多半出丹陽

五銖厭勝上下橫列君宜侯王四字季弟得于鎮江市攤按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四五銖厭勝中有此品又有長樂未央四字者鮑康泉說云秦中作偽之錢則率以舊錢磨而改刻於錢背添刻古語有長樂未央君宜侯王宜官大吉宜子保孫之屬蓋鮑所見爲薛重泉所刻偽品也然此等錢不難分辨真者字與錢文平僞者雖精必微低且字畫率平正無神致余所藏一品塙爲真者 欽定西清古鑑鏡類漢鏡銘文多與此相類又首句往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或云新有善銅出丹

泉一

陽錢坵鏡銘類集所載亦同阮亨瀛舟筆談云水經注河水篇丹陽山東北逕治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漢書食貨志注云金有三品丹陽銅爲赤金是漢時產銅之處以丹陽爲最故質地細淨歷千百年如新也

對待成文品最稀不經目覩總心非青鳧莫是鸚鵡化來向人間比翼飛

洪志奇品中有雙五錢文曰五五古泉匯利集四莽泉貨泉有貨貨者有泉泉者利集七五銖別品有銖銖者余初未之信後得五五一品似梁五銖外有輪郭亦疑當時私鑄最後得泉泉一品篆法與漢貨泉無異乃知

當初實有此錢細思其故大約兩種相輔而行流傳日久遂失其匹故今所傳大小不一也

五銖名目富駢羅金玉侯王字不磨鵝眼何如雞眼細穉錢還比女錢多

五銖錢有漢錢有梁錢漢錢以今工部尺度之徑一寸一分梁錢只九分蔡雲癡談云五銖面幕有標識者多出三國後案張台洪邁所舉去其時代可攷者則有平當五銖雙五五銖左右五銖君宜侯王五銖以及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橫文穿下橫文漫面小字王字穿旁一星至三星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雞眼鑿女錢稚錢對文錢文皆五銖也文有五銖五

泉一

金兩銖續銖雙五四五錢亦五銖之流也余所藏搨未備而出乎此外者則有金玉傳形五銖穿上十字穿下倒書平字穿上一橫文穿上二直文漫面穿旁作彳作丁之類品目繁多不能盡攷其原始洪志引舊譜有五王五金又引舊譜君宜侯王五銖重如其文又引李孝美譜平當五銖或云漢代所鑄又引董道譜四傍皆五字謂之四五錢又引顧譜雙五雙十及穿外作井字皆今世間亦有之品宋書顏竣傳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之謂之鵝眼錢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

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又云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

半面都沿破體訛金朱大小眼如鵝濫觴豈止因鑿鑿畢竟官鑪贖鼎多

一品文曰五朱洪志列入不知年代顧烜曰源出稚錢張台曰今所見朱字錢自有兩般字狹者有內郭字闊者狀如半兩近華山人掘得數斗錢周迴皆無錯鑿處其文祇有半王字仍未成就此則五朱之漸也元元好問續夷堅志載東平人錢信古按錢譜收古錢榆筴其

泉一

文一日五金一日五朱殆分銖字爲二也蔡雲癡談云五銖肉郭既翦甚者并其文翦之金傍盡去朱字倒正同形是名對文又其甚者翦存好郭而方是名鑿鑿五銖既成對文私鑄即依其式而加輪郭焉是名五朱余按蔡說是也洪志又有五金一品余亦藏之孔大而緣仄蓋亦鑿鑿之類從外翦其輪郭則爲五朱鑿其內孔則爲五金鮑康泉說云五銖有作大圓孔名縷環泉無一平正率作凹狀以剪邊五銖合之通成一泉疑昔人以圓鑿極而爲兩故剪邊五銖近邊字畫皆不全而此泉僅存近邊之字畫其孔圓而凹者圓鑿猛極之故也此尤爲剪邊鑿孔之明證李佐賢古泉匯利集七一品

有外郭此則因鑿鑿而鑄亦猶翦邊而有五朱耳

細碎真成水上萍朱絲一貫總零星春來苻葉風飄墮飛入苔痕一色青

小錢曰榆莢曰苻葉曰鵝眼曰雞目半兩五銖皆有之
余所藏分別審定以大而薄者為榆莢小而薄者為苻
葉小而厚者為鵝眼極小而厚者為雞目各品以半兩
為最小以五銖為最精半兩錢小如豆字細如髮五銖
外有輪郭篆極工緻非秦漢鑄手不辦真尤物也榆莢
鵝眼兩品最劣信出私鑄魏書楊侃傳時所用錢人多
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風飄之
名始見于此

泉

五鳳書元止四年是二是五贖殘甄甄文隸勢錢文篆點
畫難通匠作篇

阮亨瀛舟筆談十二云西漢五鳳甄隸書四字曰五鳳
五年錢釋石宗伯釋為五鳳三年翁覃溪考定為五鳳
五年謂上五字中間二畫直交用隸勢下五字中間彎
交用篆勢今證之以甄文下五字雖剝蝕而其中交互
之蹟顯然翁說是矣漢五鳳僅四年其明年為甘露元
年此云五年者漢書宣帝紀五鳳改元于前冬書其事
甘露改元前一年無聞則甘露改元當在本年浙浙之
地去陝關遠春初作甄故仍稱五鳳五年也初尚齡吉
金所見錄有五鳳錢形如大五銖云漢宣帝神爵四年

改元五鳳此錢疑其所鑄然考食貨志宣帝之世無鑄
錢明文錢文以年號始于六朝似難臆斷細玩其字體
與漢篆無異而銅質輪郭形模則全是漢之半兩是蓋
嗜古者毀半兩之銅以欺世也輝按此錢子亦有之銅
質篆文俱佳然氣味索然直是偽品

金錯刀嵌金縷紋五千五百各平分翻沙撥蠟都搜盡凹
凸誰摹款識文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
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
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
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注案

泉

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于此大
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
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
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一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輝按張
所見是無柄者反謂與志不相應陋矣禮檀弓疏云契
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故
世猶呼錢為錢刀此亦不知有柄之說也莽泉大泉五
十余藏一品字皆陰文此由范文之變故也李佐賢古
泉匯利集三有二品云泉範陽文合土或合蠟翻鑄方
成此或用陽文範未合土所鑄抑或別有陰文範歟又
有大泉十五陰文二品一背平一面背文同云鮑子年

所貽拓本係鉛土合鑄者尤奇蔡雲癖談云五銖幕文
倒置及上下其字者蓋因翻沙之後誤于配合故倒置
上下在所不免而余藏一品面幕文同適得其正者也
張燕昌金石契云匏以翻沙沙上字反且凹鑄錢則文
自正蓋鎔鑄者惟翻沙撥蠟二法唐鑄開元錢進蠟樣
益用撥蠟法今按匏皆可用翻沙法可證禮記所云匏
金合土矣

說解無劉亦有心甄豐符命玷儒林錯刀一錯真成錯何
事臨文諱卯金

漢書王莽傳夫劉之爲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
皆不得行師古注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

泉一

故禁剛卯及金刀也余案莽所鑄金錯刀一刀字均填
以黃金是隱寓金刀也豈止貨泉爲白水眞人之兆耶
說文解字無劉字世多以爲佚文余嘗以爲許君多本
揚雄甄豐字書而成故沿其繆亦猶草部斬下稱斬春
亭亭爲莽制許君仍沿舊稱也

泥古何能擅利權貨分六品各成圓壯中幼布都銷毀不
廢江河大小泉

漢書食貨志王莽作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
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文曰小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文曰
幼泉二十次九分七銖文曰中泉三十次一寸九銖文
曰壯泉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

文輝按六品中惟大錢五十傳世最多小錢直一間亦
有之餘四品希見張崇懿錢志新編云所見者均係偽
物信然洪志大泉五十引敦素曰按今所見模狀不同
字體各異小者不及二銖又有面文重外高內下精妙
可觀殊不知莽之所鑄復是後人仿效何不相同如此
據此則敦素所見大泉五十猶疑其偽況此外諸品之
難得者耶

大泉欲小小泉大居攝當年制作工不是文人喜翻案如
何攤破蜀山銅

莽泉大泉五十有小如小錢直一者小錢直一有大如
中泉三十者此二品最稀見余皆有之大泉五十小者

泉一

與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一無考正品中所圖者相似而
背文四角則異按大泉五十大品面文有四角者則此
亦莽鑄無疑近日小泉直一偽造者多出蜀中其錢質
厚而篆不精望而知爲贗品凡莽泉泉字中豎兩斷以
此驗之眞贗立辨

直一新泉品最奇若無一字更堪疑翻新祇恐多滋僞從
此都成沒字碑

同年楊叔嶠內翰銳有直一莽泉無小泉一字非改刻
者因考古泉匯小泉直一各品有面背同文者有面背
無文者獨無此品余所見無文錢皆以舊錢去其字無
眞鑄也嘗語人以此等錢諸家譜錄幸未入載若載入

爲市估所見則古錢身無完膚矣余有大泉五十一品無五十二字卽改刻考

大泉五十品殊科此物由來厭勝多想到稱心阡萬處七星寶劍不須磨

丙申秋間于厥肆得大錢五十二品一背文上一秤下七星左右阡萬二字一背文有龜蛇七星寶劍皆極工緻惟泉字中豎畫不斷與莽泉異殆後人仿鑄也

面背同文左右旋倒文折角一輪圓雙緣四出紛拏甚紫色蛙聲十五年

莽居攝十五年錢制屢變食貨志言之最詳余所藏大泉五十各品有面背合璧者有自左讀曰𠄎𠄎𠄎𠄎者

泉一

書

有自右讀曰𠄎𠄎𠄎𠄎者有𠄎𠄎𠄎𠄎者有四字折方者有雙輪者有背文四出者有字中四出者錢法詭異無逾于此大泉十五一品蔡雲癖談以爲冶鑄之誤又云大泉五十其文有左右互易者俗謂之傳形錢非也以五十二字反之爲十五數關多寡民間行用將以何者爲準故知此錢別是一種直十五之大泉蓋周泉也戴熙古泉叢話亦云傳形工人之誤輝以爲皆非也周禮天官外府注王莽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疏云大泉直五十言十五者誤當從五十爲正也據此則鄭氏必目見大泉十五一種故爲此說

以鄭氏所載大小輕重考之正與世所傳者相合意莽先鑄直五十之大泉民間不行而後改鑄此品鄭云大泉直十五貨泉非泉文有此七字蓋鄭增成其義俾人易曉耳謂爲周錢別種文字何以不類寶貨而類大泉五十耶

曲折銘成長壽鉤象形有字費推求瓦頭鴻鹿原同例莫當間文是贅旒

大泉五十背文有作四𠄎者有作𠄎宜子孫者有作𠄎泉千萬者𠄎者漢長壽鉤也此以象形寓長壽之意漢瓦當文如鹿甲天下鹿作三鹿形飛鴻延年飛鴻作鴻形亦是此例

泉一

書

蠅頭小篆密如絲十月陽生大治時丙午神鉤端午錢吉金無語不相思

初尙齡吉金所見錄大泉五十一品背文十四字云子人大利宜泉十月十日中時作字皆小篆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四厭勝品中亦列一品背文云子人大利宜子孫十月十日申時作皆古泉中之麟鳳也前一品爲劉青園師陸藏青園歿後家人以殉葬說見鮑康泉說後一品申時卽中字之誤日中時謂午時耳十月十日殆取重陽之意漢神鉤銘曰丙午神鉤君高遷吳太平元年鏡銘曰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卽此例也福鹿星雲莽大泉雙龍盤繞一珠圓明明贖品無人辨不

記宣和仿造年

古泉有制作極工而實出後人仿造者余所見大泉五十一品背文篆書福字下一鹿旁有七星及雲形一品背文雙龍戲珠在厥肆錢攤中索重貲不果購

莽範曾聞十品成前書食貨載分明若論當直行文例黃字同聲應讀衡

漢書食貨志云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輝按蔡雲癖談云

泉

作大布之黃黃省文橫卽衡也刀曰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大布黃千之誤爲大黃布刀也自舊譜不識文字不辨刀布始也張台從而附和之李氏洪氏仍之無異詞則沿訛也蔡氏此說足訂前人之誤而亦有所本戴熙古泉叢話云陳萊孝鍾官圖經採張端木丁傳二說辨明千字誤刀衡字訓橫舊說廢矣按張有錢錄十二卷 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存目陳所採卽此書也

居攝匆匆一逝波祇畱遺範卻傳講莽泉序布如何辨次第差中取證多

漢書食貨志載莽泉貨六品曰小泉直一曰幺錢十一

曰幼泉二十曰中泉三十曰壯錢四十曰大錢五十其貨布十品則于大壯間增次第二布中幼間增差序二布所增四布文異義同漢志洪志序均誤作厚則過乎中近乎壯何得在中布之下幼布之上乎 西清錢

錄題曰厚布沿班志之誤也予所見此布實作厚字十布家家譜入圖張劉博物縮新符古人涕泣今人笑又見人間莽大夫

新莽十布 西清錢錄文只二字不紀百數此偽品不足據近日所傳或有百數而亦未必皆真自張芑堂劉燕庭標舉後藏泉家幾於人人有之或有一二刀鑿痕及銅質新者相與珍爲真品余每詆之人以爲殺風

泉

景也漢書食貨志言莽行布貨十品食貨俱廢民涕泣於道不意千載後爲人所鑒賞如此然則張劉者亦今之莽大夫矣

古經文字禮周官泉布流傳點畫完一樣新家王氏鏡照人肝膽至今寒

莽布序布三百及壯泉三十四皆作三阮亨瀛州筆談云漢王氏竟銘曰王氏昭竟三夷服多賀新家人民息官位尊顯天下復風雨常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告後世樂毋極篆書四十二字此竟必莽宗人所制新家卽新室四夷四字作三與泉布同例三籀文四見說文

泉貨消沈劫火餘傳形應在鑄錢初雙輪四角明如畫又見懸鉞兩面書

漢書食貨志天鳳元年莽罷大小錢改作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按此錢品極多皆懸鉞文有左貨右泉者蓋卽傳形貨泉有輪孔緣均作雙線者有孔緣出四角出二角者有面背同文者此範文之異余有一種泉貨二字均反書尤奇

泉

一

古泉雜詠卷一終

598402

長沙葉德輝撰并註

布泉徑寸字針懸鼓鑄難忘居攝年傳語深閨消息好佩來箇箇是男錢

洪志厭勝品引舊譜曰布泉懸針書文曰布泉世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輝按此錢有二品一穿孔緣作雙線一如常錢面文穿孔四出與北周布泉不獨篆法不同即此亦異故志引敦素曰字體與貨泉略同疑王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筋與此相並殊不侔也篆法泉中豎不連異文猶在說文先細推白水真人識泉貨分明誤貨泉

泉一

貨泉泉字中一豎兩斷以大泉五十以上各品及布泉一品證之皆同戴熙古泉叢話云以布泉為莽泉洪志已疑之竟以為莽泉自余始蓋泉字溯玉筋布泉以上大泉五百大泉當于泉字中一豎俱連許氏說文亦連惟莽泉泉字中斷戴氏此說可謂精於考訂矣然貨泉布泉皆應讀為泉貨泉布蔡雲癖談云貨泉貨布之文千八百年人皆顛倒讀之漢志既總貨泉六品為一品則無分某錢某錢仍六品之總名為泉貨而已矣莽錢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統號寶貨惟龜四名殊異之曰寶而餘皆稱貨則莽固以貨為綱以泉布等為目豈有反冠貨字于泉與布之上以自乖其例乎其當讀為泉貨

何疑余謂白水真人即是泉貨離析讀之若云貨泉則是真人白水矣蔡說據莽泉之例不如據本泉之文尤明白易曉也

漫文誰復辨商端不讀凡將識字難市布十成夫布一淵源猶出古周官

古幣有姑姑筒折一品背有十陔二字洪志列刀布品引李孝美曰古布中惟此一品為最大輝按此幣今尚有之劉喜海論泉絕句注云當讀為扶比當十斤猶言以四枚相比當十斤之金也元问好續夷堅志載東平人錢好古按錢譜收古錢有此一品因定為王莽時物是也但讀為端布當十則非按弟一字為市之古文

泉一

弟二字當從鄭樵通志讀為布折為十化之并文云市布當十化周禮小司徒鄭注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又云九夫為井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據此則市因井立井以夫積古幣又一品面文曰衮羽背文曰衮爪輝讀為夫布當一化夫布一則市布是十矣莽事事依託周官則此幣為莽所鑄無疑背文十陔陔即貨字與面文同字異文耳

五銖私鑄坐比鄰禾黍悲涼故國春畢竟漢家恩澤厚檻車男子半頑民

漢書王莽傳云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

泉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泉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又云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環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輝按漢五銖私鑄非榆莢之比者惟此品爲精今五銖中有一品字文微疏散者足以當之蓋其錢雖私鑄必仿官范爲之而後便于市買不然亦誰不知莽禁之嚴而甘蹈其網耶

五石銅銷威斗成終年厭勝未弛兵一錢不值新皇帝贏得南郊痛哭聲

泉

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成令有司負之莽出在前入在旁御鑄斗曰大塞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又云析人鄧畢于匡起兵南鄉畢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自知敗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盡伏而叩頭又云莽好時日小數故所鑄大泉五十厭勝品尤多以余所見所藏有背文祥莽二字北斗文者蓋卽莽傳威斗之說有背文大宜子孫四字四角有四星者有背文北斗玄武者有背文寶劍玄武者李佐賢續泉匯載一品背文曰宜泉万倍口也

利釋云卽星鉤文爲長壽二字文云宜泉万倍口之土星長昌大利又一品背文曰宜官秩吉旁有七星文戴熙古泉叢話云大泉五十後人悉模爲厭勝以泉文高起易于翻沙耳余謂大泉五十厭勝之品皆莽時自鑄本傳之言可以取證戴說未盡然也

果然白水起真人火井光中識語神底事角錢分四道露車榮火夜蒙塵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考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太平御覽資產部引漢官儀云莽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

泉

四

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又後漢書宦者傅云靈帝鑄四出錢錢文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亦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又靈帝紀云帝與陳留王協夜逐熒光行數里民家露車共乘之輝按四道錢洪志引舊譜云俗謂之角錢西清錢錄載二品一背文穿孔上出二角不及邊一面文穿孔出四角亦不及邊余藏一品背文出四角連邊與獻帝春秋所載合晉書食貨志謂漢獻帝鑄則非也印文請正成皋令上書求復五銖錢孤臣淚共飛鳶墮勞苦功高已暮年

東觀漢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

嚮城舉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
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事下
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後漢書馬援傳曰初援在隴
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
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隨牒
解釋更其表言帝從之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始行
五銖錢蔡雲癖談曰續漢書五行志世祖建武六年蜀
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曰當復則時猶未復也光
武酷信讖記厥後五銖之復雖由馬文淵之請或亦取
于蜀謠與輝按漢世五銖自前漢元狩四年至王莽居
攝凡百二十五年後漢世自建武十六年至中平末年

泉

五

凡百五十年其間鼓鑄最多而其時代可考者惟鍾官
赤仄靈帝四出一品史有明文其餘大小不一不能審
定余嘗以爲文字制作各有風氣五銖中有一品輪郭
肉好與莽泉大泉相近者必光武時所鑄去莽未遠無
心而合則風氣爲之也

新詔空勞禁五銖黃牛白腹語非誣對文反字添官樣變
體何妨消作朱

漢書食貨志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并
田挾五銖錢者爲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後漢書公
孫述傳述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
貨幣不行童謠云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言天下

當并還劉氏洪志僞品一品無文云鐵錢引公孫述傳
曰述廢銅錢置鐵官以鑄錢舊譜曰文字輕重大小未
聞輝按今所傳五銖有一品面背均有五銖字又有一
品面文曰銖五又有一品銖作朱余家皆有之 西
清錢錄列漢五銖有一錢文直一五字余亦有之杜佑
通典云五朱源出穉泉蔡雲癖談云顧烜謂五銖源出
穉泉余則謂對文源出女錢

四銖比較五銖輕官鑄偏輪盜鑄羸莫怪青青千里草盡
消銅馬入郿城

後漢書董卓傳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馬
之屬以充鑄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卓鑄小錢

泉

六

大五分無文章不磨鑄後漢紀曰卓更鑄小五銖錢無
輪郭不可把持

五銖直百柱文垂王業偏安據蜀時荆益二州名郡列幕
文不應屬健爲

三國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備拔成都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
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洪志引顧烜曰漢建安十九
年劉備鑄直百錢文曰五銖直百志又云凡四種有徑
九分重五銖者字文明坦背面有周郭徑七分重三銖
八參者形製羸薄背有一種面文相類背肉粗惡穿左
有一爲字又有鐵錢重五銖四參輪廓厚重字文湮晦

輝藏四品一背有爲字一無爲字均粗惡一形製窳薄
背文穿左無爲字蔡雲癖談云五銖漢貨也先主將紹
漢祚鑄錢必不去五銖字則直百錢者勒直百字于五
銖錢卽今所見五銖直百是也顧烜云時有勒爲直百
者亦有勒爲五銖者按勒爲直百卽指五銖直百勒爲
五銖卽指傳形五銖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反不特五
在左銖在右銖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倥傯之際
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曰別於正書之五銖而價亦
值百也不然鑄既同時輕重相等豈直百爲母傳形爲
子乎洪志誤會顧譜故有勒直百而去五銖者殆不足
信輝按馮雲鵬金索謂背有爲字者或云犍爲郡鑄戴

泉一

熙古泉叢話云直百五銖又有穿左爲字自洪志已來
不詳其義余按犍爲郡屬益州先主當建安二十年得
其地時正值開局此必犍爲局錢故以爲字別之圓錢
志地肇端爲字蓋承古幣之後導開元之先也余謂馮
戴之說皆不足據犍爲二字去一犍字於義不通且其
文不僅爲字一品有穿上作陰文二字者有穿下作陰
文二字者有穿上作陰文卍字者有穿右作陰文隹字
者有穿上作陰文十字土字者有穿下作陰文卍字者
字者有穿右作陰文十二字者有穿左作陰文卍字者
卍字且不可識其非紀地可知蓋爲卽贖字說文貝
部贖資也从貝爲聲或曰此古貨字讀若貴先主紹五

銖之統避莽貨之稱明此五銖爲直百之贖故取或文
名之其能深通六書之義者則以嘗從盧植受學故也
莫道西曹建議遲一錢直百出犍爲五金年號遺章武欲
檢殘磚問蜀師

三國蜀志劉備拔城都軍用不足鑄直百錢平諸物價
數月府庫充實洪志不知年代品有五金一品云字文
明澈製作甚精蔡雲癖談云五金不知源所自出余所
得鐵品洪志蔑云焉案後漢書公孫述傳云述廢銅錢
置鐵官錢不言錢文若何又云述以爲五德之運黃承
赤而白繼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據此則
金者白德述所尙也朱者赤色述所忌也廢朱存金安

泉一

知非子陽鐵錢之文輝按蔡說非是今世蜀中出土章
武殘磚其花紋往往有五金連錢是五金亦昭烈錢也
五銖錢法至此爲初變蓋因鑲繫而省朱旁實自此時
始張燕昌金石契有吳永安蜀師磚云諸宮詹錦謂是
陶人之名

江表稱雄國帑儲當千泉鑄赤烏初國山天發碑猶在四
字應推皇象書

三國吳志嘉禾五年春鑄大泉一當五百赤烏元年鑄
當千大泉晉書食貨志云元帝過江用孫氏舊泉輕重
襍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輝按大者卽大泉
當千中者別一品與大泉五百相似文同大泉篆意與

天璽元年紀功碑相近蓋當時皇象書也洪志云有二品卽此戴熙古泉叢話云錢至當千錢法之壞極矣時呂蒙定荊州上賜錢一億纔抵得嚴君平賣卜一日殊可笑也

一代君臣盡彼昏制錢前後雜曹孫魯褒一論無聊甚怪底清流口不言

晉書食貨志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又云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又魯褒傳褒作錢神論又王衍傳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卻阿堵物其措意如此郭王衍妻也蔡雲癖談云兩晉未嘗鑄錢

泉一

九

皆資前代錢爲用若張軌之五銖沈充之小錢式非頌自上名轉屬于下豈復成一朝制度哉

私鑄西京久濫觴自開銅禁已張皇莫誇吳鄧錢山富占卻便宜是沈郎

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按晉書沈充附王敦傳充附敦謀逆敗歸爲故將吳儒所殺其人本不足道不知當日無吳鄧之寵何以擅鑄錢之利豈朝廷懾敦之凶燄充得假其威以私鑄耶

點點青錢夾路飛沈郎消瘦減腰圍吳興自有廬山面今古無人別是非

沈郎青錢夾城路李賀詩也洪志沈郎錢引舊譜曰或

言小于五銖字文輕重未聞而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晉正品中列小五銖謂爲沈郎錢又云諸家俱未言其源洪氏第圖其肉好亦未及其文魏志明帝太和六年從司馬芝請復行五銖錢至晉用之則沈充所鑄第小其製仍承用其文可知矣戴熙古泉叢話唐與崑泉幣彙考李佐賢古泉匯均沿其說以小五銖當之皆非也吾友陳粒唐戶部昌曇有一品文曰吳興銅色微赤字體在楷隸之間較小五銖稍大後以贈余觀此可破千載之疑矣

飛蚨來去色青青子母相權血更靈我向錢神私稽首願持豐貨作零星

泉一

十

豐貨錢晉趙石勒鑄見晉書載記洪志列入歷勝品引舊譜云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云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余友徐紫棠少尉思潮有其一余亦有之 西清錢錄載一

品豐篆作豐金嘉泉志校誤載二品一作豐一作豐又引翁宜泉書作豐均與余所見者異

鷓鴣大馬起涼州地勢龍形王氣收不是參軍工裕國制泉爭得似泉流

晉書張軌傳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屯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鷓鴣寇賊消鷓鴣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

598 47 25

封西平郡公不受又云大城姑藏其城本匈奴所築也
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又云大府參軍言于軌曰今中
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
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輝按此錢文曰涼造制泉大如
五銖余藏有此品劉喜海論泉絕句自注云洪洞劉子
敬曾于西涼得泉文曰涼造新泉酷似莽貨泉翁宜泉
比部以爲前涼所鑄云云蓋篆文漫漶誤認爲新余藏
者字畫明朗實制字也

建國仍沿典午稱永安千百制相承莫言晉帖無家法劣
過吳興勝漢興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李佐賢古泉

泉

匯均以此錢涼州出土又以永安爲北涼沮渠蒙遜年
號定爲北涼錢是也戴熙古泉叢話以其錢類銖劬疑
爲江南李氏鑄鮑康泉說云字體絕無魏晉遺意不似
六朝以前物輝按此錢字畫微兼隸勢與所見吳興錢
絕似北涼沮渠蒙遜弒段業自立改元永安當晉安帝
隆安五年字文濡染晉法可以取證其時成李壽之漢
興錢亦草率如此不得以其似銖劬疑非晉物也
兩字真書展布開太元泉貨莫疑猜遺文尙得鍾王意不
是唐臨晉帖來

太元泉貨太元作真書泉貨作篆書洪志列入不知年
代輝按東晉孝武帝甯康三年改元太元則此錢爲孝

武所鑄矣然涼張駿于晉明帝太甯二年亦改元太元
則不知爲晉鑄爲梁鑄据西清錢錄載一品太元
二字真書余所藏同張崇懿錢志新編所載均作篆書
余雖未得卽真書者諦視之銅質古樸字畫精好塙爲
晉錢無疑蔡雲癡談云太元二字楷書爲南北朝所未
有亦所見之隘也

四銖鑄比五銖輕來子都緣剪鑿成十萬尙難供一掬不
知誰是孔方兄

泉

宋書尙尙之傳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私鑄多
剪鑿古泉取銅又顏竣傳云前廢帝卽位以鑄二銖錢
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
及也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景和元
年沈慶之啟通私鑄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鷲眼錢
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十萬錢不盈一掬輝今世所傳
孝建四銖質薄而輕半出私鑄又有一品方錢四銖二
字陰文亦當時剪鑿之類

孝建初元仿四銖連環合璧衍成圖小星厯厯分明見天
上何年種白榆

洪志正用品列孝建四銖一品大如常錢吾友陳粒唐
戶部藏孝建品最多而皆小品有一面文孝建二字背
無文一面文孝建二字孝字居左建字居右背文曰四
銖一面背同文曰孝建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二

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倒書四銖二字一面文孝建
二字背文四銖上下四星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一四
字此品今在余所粒唐分贈也 西清錢錄云孝建
四銖武帝紀孝建元年鑄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云稗史
彙編云錢文以年號始自魏太和今按成李壽鑄錢曰
漢興宋孝武帝鑄錢曰孝建是以年號鑄錢不自太和
始余謂漢興僭竊不足據以年號鑄錢當斷自孝建始
初氏之言僅得半也此錢傳世絕少戴熙古泉叢話云
孝建四銖銅質最粗北人以爲奇貨索值二三萬錢小
蓮周先生語我云予入羶肆見人持百錢市羶中有此
錢肆人小之索易勿與予以百大錢代償直而乞其小

泉十一

錢鮑康觀古閣叢稿上記孝建四銖云此錢最艱觀都
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又續泉說云道光二十餘年毘
陵出土一窰盡爲堯仙所得余在閩得顧湘舟寄贈十
枚過杭購得二十餘枚益以子苾所得得五十五品仍
以未見堯仙所藏爲憾壽卿知子有續泉匯之舉遂以
堯仙所贈全拓本寄示又增益二十品此種泉歎觀止
矣今距戴鮑又三四十年而粒唐所藏如此之富亦足
以張吾軍矣

景和文直永光橫舊志相承異品評我亦刻舟求劍者苦
疑小篆不分明
宋書前廢帝紀永光元年春二月庚寅鑄一銖錢洪志

景和錢引顧烜云宋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
和金光襲曰其文小篆此二錢輝均有之景和直書是
玉筋文篆與 西清錢錄所載合永光橫書亦與錢
錄合惟篆文各有異耳

回首青溪寶氣生又看異品出益城一戈雅與雙戈近百
歲何曾見太平

齊書祥瑞志泰始中世祖于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
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益城又得一大錢文
曰太平百歲洪志列人神品戴熙古泉叢話云太平百
錢定平一百梁武帝時百姓用古泉有此二種平即平
五千之平謂其大可平百錢人識爲太平誤也此錢本

泉十一

絕少齊時所得太平百歲錢疑卽此錢世不易得故誤
識其文以爲瑞輝按世祖所得錢如北斗七星雙節人
形帶劍者今皆有之雙節或雙劍之誤今止有七星雙
劍者南史作雙刀雙旗又誤中之誤南史多改舊文最
不可據此其一也歲錢二字一戈雙戈形近易誤此錢
余亦有之故知舊說之謬

緊澀名多鑄半私鄴中散貫幾人持赤生青熟分銅品可
惜圖經缺細眉

隋書食貨志云齊遷鄴以後百姓私鑄有雍州青赤梁
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
錢皆不行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

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輝
按常平五銖中余有一品銅脆而質赤字畫潦草又一
品銅色青文同疑卽當時所謂青熟赤生二種其餘生
澀緊厚當均是就銅質而言細眉蓋細枚之謠傳謂小
錢也

按圖索驥頗難真鑄錯難尋捨佛人大吉大通吾了了手
無大富總嫌貧

梁書武帝紀曰普通四年冬十二月始鑄鐵錢洪志大
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引顧烜曰普通四年鑄大
吉鐵錢文曰五銖大吉背文四出大通大富二品同金
嘉泉志校誤曰大吉大通大富三鐵錢今所見絕少李

泉一

志

竹朋書亦復無之其他譜錄所傳狀如漢五銖者多不
可據顏駿叔有大吉大通二品審其形制色澤究與五
銖鐵錢同斯真品也輝藏有大富一品無大吉大通
蕭梁四柱郭中停背面文排一兩星別有雙鉤題五字搨
來猶帶土花腥

洪志正品四柱錢下引梁書敬帝紀曰太平二年夏四
月己卯鑄四柱錢一準二十壬申改一準十丙申復閉
細錢按梁書武帝紀太平二年夏四月鑄四柱五銖錢
一準二十後改一準十今有一柱兩柱者大者柱在面
之中小者柱在背之右兩柱亦在背右又一品五字雙
鉤

東西長短省依除足陌從來數亦虛莫笑散錢無用處一
回蹺墊一躊躇

隋書食貨志梁大同以後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
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
名曰長錢大通十一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
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歸田錄用
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交
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續通攷金世宗時民間以八十
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稗史類編憲宗朝
皇甫鏞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民間墊百至七十
穆宗卽位每緡墊七八所在用錢墊不一詔從風俗所

泉一

志

宜則蹺墊之起自唐皇甫鏞也今俗謂明除爲蹺暗除
爲墊

舊譜圖工莫浪猜男泉女布散成堆稚錢本自同么小馳
騎何關射雉來

蔡雲癖談云隋志梁時古錢有五銖女錢曰古則非南
朝物矣女錢何以稱毛詩女桑疏女是人之弱者女桑
言柔弱之桑釋名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
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是物之弱小者皆可稱爲女而
壯者卽可稱爲男所以對女泉而言者又有男錢也男
錢見舊譜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
五銖肉郭旣除而其質弱故曰女布泉外輪最峻而其

勢壯故曰男好事者附會爲生男之說至段成式詩私帶男錢壓鬢低遂證成實事焉戴熙古泉叢話云杜佑通典世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也是相傳已久之說宋董道譜云梁武以來有之是非梁時始有明矣據此則男錢女錢稱名始於梁以前男女以壯弱言論創而塙余謂稚泉亦然稚泉小錢也凡五銖半兩皆有之異于榆莢錢榆莢擬其薄稚泉擬其小也癖談亦云弱者爲女幼者爲稚是也而又爲之說曰顧烜謂世有射雉戲用此錢此戲卽意錢之戲射同射覆之射與唐時禁中馳騎射軒轅錢孔異矣獨用稚錢取其小也變文爲雉取其與射相連屬也云云則附會不足據

泉一

志

私鑄當時利孔多范文書作口傍禾北朝字畫多增省石刻猶參魏太和

太和五銖北魏孝帝時鑄也洪志云魏書食貨志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治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在所遺錢工備鑪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余按此錢徑八分重如其文銅質粗惡字文漫漶蓋當時令民自鑄故其製不精也輝按錢文太作𠂔和作𠂔皆六朝時風尙證之北碑可見金嘉泉志校誤摹一品太作𠂔和作𠂔亦云篆體近隸和字且有增筆與北魏石刻相似可徵書法之變

文宣錢號署常平舊史都傳製造精不解當年官鑄例五辰羅列七星橫

北齊書文宣帝紀云天保四年春正月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隋書食貨志齊文宣受禪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輝按此錢有三品一背有七星日月形一背有五辰一背無文

五銖交股篆文工爐號訛傳屬令公土字分明書國民示安體辨魏西東

魏書食貨志高祖鑄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又云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輝按魏錢永安五銖背文

泉一

志

四出有土字洪志云後魏所鑄又有無土字者洪志引三國典略云西魏大通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五銖置高歡前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爐錢此說非是魏書序紀云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拔故以爲氏錢文有土字蓋國民也食貨志云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疑卽指此是魏錢背有土字由來舊矣

錫鐵攪和兩柱穿天嘉新鑄五銖錢于今太貨成奇貨不記又腰大哭年

隋書食貨志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

出一當鷺眼之十按此種五銖今無從分辨惟太貨六銖四字篆書者今尚有之按陳書宣帝紀云太建十一年秋七月初用太貨六銖錢隋書食貨志云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并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宣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洪志引徐氏曰當時謠言太貨六銖錢又腰哭天子蓋篆書六字類人之义腰耳

五行交午一陽遲南北瓜分又一時漢篆網繆唐篆直六朝錢似兩京碑

五銖五字隋五銖魏文帝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五銖均篆作又已開唐人篆體齊文宣帝常平五銖五字同

漢五銖則漢法也

兩字西周攷訂難又搜孤證得長安宇文也襲豐京號應作岐陽石鼓看

張崇懿錢志新編有周錢二品一曰長安圓輪方孔一

曰西周圓輪圓孔趙鈔附注云此二品係陽湖呂堯仙

中丞所藏鈔照捐摹入輝按此錢余各有其一銅質紫

赤卻非偽造當是宇文周時物宇文亦都長安故蒙其

號宣王石鼓金馬定國据其文義定爲宇文依託近儒

莊述祖孫星衍主其說此亦宇文事事摹擬姬周之證

永通萬國字蟠螭對此思親十二時飛去飛來如有意南

陔重續補亡詩

永通萬國北周宣帝鑄蔡雲癖談云當讀萬國永通與五行大布對文一品背有十二時蟲者古泉匯貞集五列入生肖錢余母氏馬太恭人有此錢以授子乙未冬間於齋中失去輾轉於懷者屢月丙申在都門忽得一品視舊藏尤精估人索白金十兩卒以九兩得之丁酉六月歸自都門季弟忽持舊錢見示乃知仍于舊攤中贖得同時贖歸者又有三銖一品合浦之珠又還亦快事也

兩字團圓語吉祥七齡天子坐明堂金雞一唱搏桑曉五色祥雲繞上方

李荔村戶部夢瑩近得五行大布一品背文上有雲形

下一雞左右團圓二字蔡雲癖談云五行大布錢幕或

勒團圓二字刻雲兔形此泉志奇品三雀錢面文五行

大布玄武錢面文永通萬國之類也蓋因宇文氏錢式

精美故摹倣刻畫別鑄爲玩品然適成俗品矣李佐賢

古泉匯貞集五壓勝正品五行大布一背文團圓字上

雙角雲形下一牛一背文團圓字上雙卷雲形下一虎

一背文團圓字上雙鉤雲形下一兔翁樹培古泉彙攷

有一豬者余亦藏之則十二時之屬皆備矣其錢孔皆

圓無方孔者癖談又云大布言其用之廣永通言其用

之久也

爐火光中日月明龜蛇寶劍七星橫永通萬國何年鑄依

樣胡盧畫更精

洪志奇品一品曰玄武錢文曰永通萬國背文有龜蛇七星寶劍引李孝美曰背文爲玄武星劍之象輝按莽大泉五十背文有日月形及此形余得其龜蛇一品即永通錢所本

新勘錢樣四關通邸肆流行貿易同八九萬錢纔滿斛始知白鐵勝青銅

隋書食貨志云高祖既受周禪乃更鑄新錢文曰五銖百姓或私有鎔鑄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五年詔又嚴其制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鐵錫鐵既

泉

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詔乃禁去錫鐵之處不得私有採取其後姦狡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大業已後錢轉惡薄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按稗史彙編云隋文帝鑄小五銖八九萬方滿斛者即指此也萬錢揮霍似泥沙西苑龍舟日易斜依舊清明拋白打楊花飛處落誰家

唐書食貨志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隋志亦云大業以後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云隋志謂是時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鐵唐書謂隋

行五銖白錢緣錫鐵和鑄故色白人遂稱爲白錢今雖歲久晦蝕其白處猶可見輝按洪志圖作墨錢白文引舊譜曰五字右邊傍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用鐵和鑄故錢色白蔡雲癖談云洪氏載白錢圖作款文如厭勝品之長年大寶嘻白其質也而乃白其文乎此可糾洪志之誤矣

官市難清盜鑄源自行顯慶廢開元當時更有乾封號策府難同馬楚論

泉

唐書食貨志云高宗顯慶五年九月敕所在官私爲市取以五惡錢訓一好錢百姓私藏之以俟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二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錢寶與舊錢并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并廢二年正月下詔開元通寶依舊施行爲萬代之法又云開元流俗謂之開通元寶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悟錢文之誤余按馬殷亦鑄乾封泉寶讀如唐乾封泉異者背文有策字耳顯慶重寶洪志未載余有其一一樣開元屬兩朝會昌始有地名標潭州碑版多圓勁元字如何畫作挑

舊唐書食貨志云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次右讀之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隋

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宋姚寬西谿叢話引李審言記聞云唐錢有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朝土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西谿叢話又引唐六典謂之開元通寶輝按此錢讀法紛如聚訟要以讀開通者爲是隋唐嘉話云云是唐人讀作開通元寶不知開元爲元宗改元武德中無由逆億嘉話所指自是高祖時所鑄其文當讀開通此錢余藏其一銅質紅而薄與背有指甲痕及地名者迥別其字筆意與醴泉銘相似則眞率更書也自餘皆當讀開元劉昫修舊唐書去武德中已遠志文云云必因嘉話稱此錢率更書故誤以爲詢

泉一

書

作而又以目睹之開元錢誤合爲一志中遂增其文曰字含八分隸體耳詢書傳世最多從無此種筆法諸譜皆以後來之開元當唐初之開通由未覩眞開通元寶故也元字次畫端有挑向左者洪志引李孝美曰此錢世謂之左挑而俗甚愛重按此卽唐志所云字含八分及隸體者終唐之世開元錢凡數鑄舊志言之甚詳其非率更書明矣
京洛宣平洪福襄郭潭廣越兗荆梁潤藍益梓興丹桂莫認揚州作會昌
開元錢背文有京字者關內道京兆府監鑄也有藍字者藍田縣監鑄也有興字者鳳翔府天興縣監鑄也有

洛字者河南道河南府洛陽縣監鑄也有兗字者兗州監鑄也有襄字者山南道襄州監鑄也其餘地名皆見唐地理志各隨其地名之說詳洪志惟文有昌字者洪志引舊譜云揚州節度使李紳于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而進之又引李孝美云幕文揚字終莫之見而劉氏喜海論泉絕句注遂謂當時已行昌字未鑄揚字皆臆說也此錢余均有其一揚字作楊古字通用唐書柳仲郢傳云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据此則舊譜謂會昌爲年號不爲無本惟譜屬之李紳與志僅言以州郡名鑄錢不合武帝及紳傳亦無之則譜誤合柳仲郢事也

泉一

書

一鉤新月似蛾眉野說無稽是洗兒契背指痕深入骨夜涼永巷脫簪時
開元通寶背文有一月者吳曾能改齊漫錄云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楊妃指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文德皇后指一甲痕因鑄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吳氏所引一書正欲證其非明皇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通鑑亦載於武德四年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吳氏何必引談賓錄爲證也大慶又觀通鑑考異薛當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故錢

上有甲痕又凌璠唐政要錄乃以爲寶皇后是時寶后
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異之言如此則談寶錄亦
未足爲據惟取信于史則知爲武德所鑄足矣區區甲
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有輕
重大小不等者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同者蓋此錢
非盡出於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武宗時所鑄
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名鑄故也據
此則開元甲痕自宋以來傳聞各異按張舜民畫墁錄
亦云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
一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穆寶后
指甲痕進樣時誤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

泉一

書

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
識已見武德年寶舜民在元祐時其說爲吳曾所本質
疑之駁吳是也然錢背有甲痕乃偃月形前乎此者有
五行大布之星月後乎此者有乾元重寶之半月何獨
於開元目爲甲痕且有在穿上者有在穿下者有在穿
左右及斜附穿孔角者安有於蠟樣一一遍指之理其
爲朶說誠不足信至劉斧青瑣集又謂爲楊玉環甲迹
稱爲洗兒錢則更荒謬無稽矣

蛾月彎環掩六丁偶然年卯合成銘井文畫作橫斜字四
角榮榮露小星

開元通寶背文偃月二右直書六丁二字此疑丁年第

六卯所鑄偶合成文也又有斜書戈字未詳何義又有
面文四角有星點四者李氏古泉匯均載入
短陌偏工算度支貫盈九百便公私當時出塞申條約從
古通商是漏卮

唐書食貨志長慶元年九月敕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
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
俗之所宜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每貫一例除
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
少通鑑長慶元年九月戶部尙書揚於陵請廣鑄錢而
禁滯積及出塞則錢日滋從之

靈武興王叶大橫乾元開鑄監先成飛龍廐裏神光見坐

泉一

書

聽蒲牢夜吼聲

新唐書食貨志肅宗乾元元年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
錢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當十錢又第
五琦傳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
重規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爲
非是詔貶中州長史舊唐書食貨志乾元中李輔國奏
內飛龍廐鑄鐘投乾元新錢一文于鑪而祈曰如聖躬
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甯謐則願不銷不鏤一
陰一陽並見於外鑄成一如所祈
五十原因當十充重輪製比一輪工悟來重寶乾元字可
信開通讀未通

唐書食貨志乾元元年第五琦奏請改錢宜聽于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二年琦入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成買詔可之輝按此錢大小均有重輪者有穿孔八角者至背文作偃月形者傳世最多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均摹有圖又云魏了翁名義考錢文稱重寶自唐肅宗始

轉瞬江淮罷七監紅崖銅少錫鉛攪建中大歷今無幾枉說當時禁例嚴

唐書食貨志云大歷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韓洞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

泉

表

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原監久廢不理請增置十爐鑄之計出錢七萬二千貫費每貫計錢九百則利淨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元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公私鑄造銅器雜物等請除鑄錢外一切禁斷洪志云大歷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銅色昏濁字畫道勁史氏不敘鑄作之因竊考代宗實錄云大歷四年正月丁酉開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豈非當時鑄此耶又建中通寶引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往往有之輕小于開元錢文字漫暗銅色純

赤肉好薄小

得一誰知識未真順天新鑄有重輪洛陽古寺銅銷盡都是如來劫後身

新唐書食貨志史思明據范陽改元得壹已而惡得壹非長久之兆復改順天洪志引舊譜曰得壹元寶錢徑一寸三分重十三銖順天元寶錢徑一寸五分重十五銖太平御覽資產部引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五文順天元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昭元貺得一者字歸于一統順天者式契于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

泉

表

宜付史館野客叢書載龐元英文昌雜錄後唐同光三年洛京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得壹元寶四百五十六文順天元寶四百四十五文沈括夢溪筆談云熙甯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洪志又引張台曰得壹順天錢思明並銷洛陽佛銅所鑄賊平之後還將鑄佛戴熙古泉叢話云順天易得得壹難求余見一燕人質得壹錢於晉人晉人與錢三萬曰我故厚其值使不能贖燕人曰我故薄其值為贖計也此可謂一癡然是錢之難求概可

想見

銅柱飄零廢破錢可憐頑鐵亦磨穿乾封在襲唐年號不
管民間短陌阡

乾封泉寶楚馬殿錢也其文沿用唐高宗錢此如王審
知之鑄開元通寶王延義之鑄永隆通寶耳余藏一鐵
品背有策字一銅品背無字洪志僭偽品列一品一曰
乾封泉寶一曰天策府寶背均無字亦鐵品

泉

一

古泉雜詠卷一終

古泉雜詠卷三

長沙葉德輝撰并註

愈瘡從來說杜詩周元歷勝效尤奇南朝佛像都銷盡正
是龍飛鳳舞時

周元通寶背有龍鳳文者初尚齡吉金所見錄李佐賢

古泉滙所載均有外輪余所藏無外輪花突起甚高于

厥肆見者亦然按五代史周紀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

下佛寺二千三百六十是時國中乏錢乃詔毀天下銅

佛以鑄錢周亮工書影云夏振叔孝感人言其鄉數年前

瘡大作或教于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

一時喧傳寶為符錄一文須時錢一緡黃俞邵云金陵

泉三

人傳此錢難產者持之即下亦不知何故按此錢周世

宗毀佛鑄或亦仰藉瞿曇之靈歟周元御瘡福山王凝

祕興濃時佛力窮春情狂處似春風消魂又是花時節獨

向天涯看落紅

世傳厭勝錢背文有祕戲者又有花片者一皆周元通

寶殆當時侯佛者特鑄此錢以誣周耶背有祕戲者李

佐賢古泉滙貞集五言之未摹圖背有花片者唐與崑

泉幣彙考云形製古舊決非近日偽為之物疑當時鑄

以厭勝者

建號陰符卦書三中原五姓棄朱僖九龍殿火銅銷毀賸

有青鉛遍嶺南

軋亨重寶南漢劉龔鑄也五代史南漢世家龔初名巖

九年白龍見又改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

滅劉氏者龔也龔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文為龔字音

儼以名焉洪志引十國紀年云龔以國用不足鑄鉛錢

十當銅錢一俸錄非特恩不給銅錢金嘉泉志校誤云

亨字中缺二小畫蓋沿唐人避肅宗諱也唐石刻亦有

之

銅花猶帶鷓鴣斑記得當時市馬還獨向南橋溪畔望居

民歲歲拾金鏹

閩王昶開元通寶大錢背有閩字銅有墨斑點文字亦

草率按續文獻通攷云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游縣

泉二

南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背有

閩字或福字即此錢也朱炎陶說云閩中造茶瓊花紋

鷓鴣斑點試茶家多珍之祝穆方輿勝覽云兔毫瓊出

甌甯注云黃魯直詩建安資盃鷓鴣斑即兔毫瓊陶穀

清異錄閩王昶傾金錢市名馬五匹各有位號

廣政錢如見景星銅斑微點蜀山青銘文體近新妝鏡殘

字珍同舊石經

洪志云十國紀年後蜀史曰蜀主昶明德三年十二月

丁亥申嚴錢禁明年改元廣政余按此錢計當時所鑄

銅質渾厚字八分書戴熙古泉叢話云廣政通寶後蜀

孟昶鑄此錢罕有乾隆時惟童佛庵有一枚孫古雲一

枚破碎馬愛林一枚制作不類近僞余得此錢自紹興張先生視馬則真視孫則完視童則精輝按張君房麗情集蜀後主王衍幸鳳州天雄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妝鏡銘文云鍊形神冶瑩玉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含影中凡三十二字蜀石經毛詩殘碑亦孟昶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石經周易並略例十一卷僞蜀廣政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是時書體有唐人遺意廣政錢可見也

銅鐵錢文鏤字深大唐唐國辨錄參民間貧甚官家富博取宮中糞壤金

泉三

洪志錢若水曰李氏據有江東之地國用窘乏建隆四年其大臣韓熙載請鑄錢每十錢卽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乾德開寶中遂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貨易至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及煜歸朝鐵錢益無用又云唐國通寶制度大小各殊文字並類大唐錢又云大唐通寶錢徑八分重三銖四參文曰大唐通寶又有徑七分者字文相類豈當時盜鑄耶李石續博物志南唐女冠耿先生于元宗前搗雪爲銀錠投紅鑪淬之成中金又取宮妓箕中糞壤沙爲銀開寶末內庫尙有先生糞壤銀

宋元皇宋不書年周漢都因國號傳錯范無心成卦位兩

三星月照爐煙

宋太祖宋元通寶宋仁宗皇宋通寶皆不紀年號亦周元漢元之例也唐與崑錢幣彙攷云宋元通寶一背上甲痕向上一背下甲痕向下一背左甲痕向左一背右甲痕向右一背上左角甲痕一背下右角甲痕按周元錢翁宜泉謂背文星文甲痕無定在蓋按八卦方位四方四隅皆有余謂此錢亦如之輝按甲痕無定者因鑄范時工人顛倒左右耳范成鑄錢錢胥如范出翁以爲按八卦方位非是錢文有星點者亦然歐陽修歸田錄云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

泉三

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百貨流通便細氓銷錢可惜未銷兵年來鑄錯三州鐵莫笑江南榆莢輕

四

洪志云陶岳貨錢錄曰元宗時韓熙載請以鐵爲錢大小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云南唐李氏鑄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葆可刷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鐵錢銷盡事春農江北流民日景從百廿貫錢經幾卷眼花憔悴老書傭

戴熙古泉叢話云太平通寶鐵錢太宗鑄史稱太平興國中鐵錢不用悉鑄爲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而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筍山玉梁觀藏經署尾云太平興國三年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是當時仍用鐵錢也此蓋江西錢燕翼詒謀錄江南李唐舊用鐵錢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收民間鐵錢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三體書成賜近臣改元猶見太平春左挑卻做開通字祇少如鉤月半輪

泉三

五

趙德麟侯鯖錄云前世錢文未有草書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應麟玉海云淳化元年五月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真行草三體唐與崑泉幣彙攷云淳化真書元字亦左挑如開元錢輝按宋太祖宋元通寶元字亦左挑又背有偃月亦如開元之式淳化無偃月又按宋太宗初改元爲太平後改淳化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云魏了翁名義考云錢文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

北宋初錢面幕同幾經犒賞庫仍充纔知招討軍容盛祇在歡呼一擲中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

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言願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輝按太宗淳化至道均有兩面同文者據此是當時必有兩面錢故武襄用之以給軍士否則臨時安能選百錢同文者也

祥符九紀號天禧一代錢文史闕疑入貫未將銅質辨女貞文字幾人知

泉三

本

唐與崑泉幣類考云真宗改元凡五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惟乾興未開鑄其餘四號皆著之于錢又云天禧中鑄錢史無明文此錢大小與後之熙甯元豐等大錢同意亦折二錢也又云西遼直魯古天禧通寶錢真篆二品其篆書者通字仍作楷書與宋真宗之天禧錢形模字文迥異而與遼之壽昌諸品亦復不類惟與西遼直魯古年號適合姑列于此以俟知者輝按宋真宗天禧通寶一品天作篆文矣餘三字楷書而直魯古錢則三篆一真通字真書餘三字作篆識誤作矣此兩種惟以銅色文字辨之知非一朝鑄也南嶽謝利共均一州一監日千緡元豐今日多如此祇

恐錢荒未必真

宋神宗元豐通寶有銅鐵二種文有篆楷二品今此錢最多按宋史食貨志云元豐中公私上下並苦乏錢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然則史志所云亦不盡實也

藥化何如盜鑄紛重和夾錫苦難分祇因景祐三司誤銅質三分鐵六分

宋史食貨志景祐初許申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居六分又云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閩中羅買用之流通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輝按以藥化銅導民作偽重和之有藥染皆

泉三

景祐階之厲也余藏景祐一品季弟藏重和一品皆銅鑄非藥化者

皇祐錢分二體書較量篆楷卻何如小三折一民交困已在青苗未放初

李燾通鑑長編傅求傳曰慶曆末求獻策請變法既悉貸民大鐵錢遂下令以一折三民多破產失業而盜鑄亦止瞿中浴偃師金石誌曰偃師縣有皇祐二年重修仙鶴觀碑云郭下安中來舍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是青苗之名其來已久戴熙古泉叢話云皇祐元寶此錢與康定元寶皆絕少康定鐵錢尙見一枚在劉燕庭處皇祐

錢則概未之見劉喜海論泉絕句注云仁宗已丑改元皇祐余未見其錢近時涇縣吳柳門明府有楷書皇祐元寶按楷書一品余舊藏之惜無篆書成合璧耳

岑水場開九監前歲增百萬半銅鉛六年十月壬辰日行遍熙甯折二錢

王應麟玉海熙甯三年七月十三日陝西興置鑄錢監

市岑水場銅鉛增鑄百萬緡六年六月壬辰行折二錢

七月四日詔京西淮湖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錢監又置

黎陽監于衡州八年二月一日商號洛南增置三監耀

郎權置二監凡九監按宋史神宗紀云熙甯六年十月

壬辰行折二錢

泉二

北狩倉皇萬里行中原南望晚霞生文犀方勝都如夢風雨淒涼五國城

宋徽宗崇甯通寶大觀通寶兩品厭勝品最多崇甯背

文有雙龍者有犀角者有連錢者大觀背文有北斗寶

劍二人左武者有七星左武者有雙螭者有一犀角者

有二犀角者有方勝者余謂古今泉文作厭勝者前有

新莽後有道君一嬰顯戮一為胡虜知時日小數之無

用也宋徽宗詩有日射晚霞金世界之句論者以為金

源亂宋之兆

銅鐵銷融入鑄年瘦金書法範金傳宣和宸翰今寥落何不從人乞一錢

崇甯大觀政和宣和皆宋徽宗御書有銅鐵二品書史會要云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體今崇甯大觀等錢存者尙多殊可寶貴八百緇流拜賜田荒淫無柰重和年神宵九鼎今何在不及當時有緇錢

重和通寶篆隸二品皆宋徽宗鑄戴熙古泉叢話云陳氏圖經云重和建元祇市歲錢少故難觀近日重和靖康錢雖不知古錢者亦聞風而秘故益難觀余家二錢以無意得之一微裂一不精均未經人物色所謂以不才終其天年者也輝按重和通寶有篆書大小二品有楷書大小二品余有其三無篆書大品

泉三

九

半壁江山半面錢大河南北盡烽煙金銀萬萬都根括惆悵銅人去漢年

宣和遺事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栗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銖無餘宋史欽宗本紀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北歸凡法駕鹵簿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府庫蓄積爲之一空案金大定通寶背文有崇甯通寶聖宋元寶古泉彙考云金代錢制多仿宋徽宗錢於此益信余謂一錢而鑄兩國年號知金人有平分宋室之意也

泥馬中興竟卽真靖康錢號識如神金環腸斷無消息池

館荒寒夢紫筠

宋史高宗本紀元祐太后遣人至濟州訪帝又遣吏部尙書謝克家來迎耿南仲率幕僚勸進帝避席流涕遜辭不受汪伯彥引天命人心謂靖康紀元爲十二月立康之兆又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十二月癸未大雪縱民伐紫筠館花木爲薪曹勛北狩聞見錄曰太上宣諭勛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健步爲我持信尋康王出御衣三襲褫一領折領寫字于領中曰可便卽真來救父母又索鄭皇后所帶金耳環子一隻是今上在藩邸時手製以爲的驗付勛曰到時傳語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按欽宗卽位二年爲金人所擄所鑄錢甚少戴熙古

泉三

十

泉叢話云靖康錢欽宗鑄一隸書通寶小鐵錢一篆書元寶折二錢一隸書折二錢隸書得諸南篆書得諸北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一隸書折二錢一小鐵錢云靖康僅一年故此錢不多見

大宋流傳當十錢慶元五十敕書年史官載筆多疏漏掌故難稽食貨篇

大宋通寶大者徑寸七分背文當拾二字慶元通寶徑三寸背文上有敕字下云五十料右云慶元元年夏左云改鑄此號錢均宋志所不載鮑康泉說云慶元通寶背文十四字之多歷來譜錄未覩之奇也又觀古閣叢稿三編云大宋當拾錢吳我鷗所藏雖嘉蔭籒亦無之

石查竟於厥肆得一枚劇佳燕庭大慶元通寶背有慶
當二十文者不知流落何所矣

嘉定文成折十希徑周二寸指難圍至今當百畱淳祐紫
紺都成贍水衣

宋正品錢無有大如嘉定元寶背文折十者淳祐通寶
當百大小亦相等張崇懿錢志新編云嘉定折十錢製

精整背文有折十二字諸譜不載蓋此錢傳世絕少
也又云淳祐當百大錢以通寶爲文背有當百二字輝

按周輝清波雜志云信州鉛山贍水自山下注用以浸
銅鑄治是賴無水處曰贍土贍水浸銅工省利多贍土

煎銅工費利薄今上林二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贍水
贍土其亦兼收其利又按宋史理宗本紀云淳祐九年

三月以程元鳳爲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
鉛山亦爲江淮所轄則此錢蓋當時鑄也

端平當五字平夷良友交情佩玖遺海船相逢同一笑此
錢碩果少人知

宋理宗端平通寶背文穿下有四伍六等字余僅一伍
字者章碩卿大令壽康遇于海船以四六二品相贈因

憶宋史食貨志端平元年以贍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而
舊錢之精致者泄于海船中嚴下海之禁因言今日中

國漏卮制錢歲出洋數百萬致舊錢日益消耗而關市
不禁相與歎息久之

紙錢灰燼夢先占德祐而還又景炎青翠涵空天水碧崖
山風雨哭龍髯

宋恭宗德祐元寶端宗景炎通寶二品至不易得余有
景炎一品青翠瑩然至帝昺改元祥興一年而亡則不

能鑄錢矣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云二品皆吳柳門所藏
果然點鐵盡成金周郭分明見匠心萬選當時邀乙覽幾

經劫火未銷沈
鮑康觀古閣叢稿題兩宋鐵錢拓本冊云兩宋鐵錢昔
人未經著錄南宋則尤少蜀中市肆盈千累百而迄無

人過問自劉燕庭丈宦蜀始物色之背文奇怪百出而
嘉定各寶多至十餘種憶壬子訪燕庭京師寓齋見凡

案下尙堆積數千枚皆不可識辨燕庭惠余全拓凡三
百九十三種李竹朋輯泉匯曾選去不少余按古泉匯

利集十四所載各品均劉氏物余所得不全有崇甯大
觀政和諸品大小不一又有乾道元寶右旋讀背文正

字淳熙通寶右旋讀背文春十二字淳熙通寶背文橫
列同十六字淳熙元寶右旋讀背文同十字又一品背

文春二字篆書淳熙元寶右旋讀背文春八字紹熙通
寶背文同一字篆書紹熙通寶背文春二字慶元通寶

背文春二字又一品背文同一字嘉泰元寶右旋讀背
文同元字嘉泰通寶背文春一字開禧通寶右旋讀背

文春二字嘉定通寶背文春一字端平元寶右旋讀背

文印伍字同年楊叔嶠內翰銳有嘉熙通寶一品背文
上十下西二端平元寶一品背文上定伍二字下北上
二字大宋元寶一品幕文利州行使四字均銅品古泉
匯只載鐵者叔嶠云輪郭肉好字畫無一不精益當時
樣錢也唐與崑泉幣彙考云宋史食貨志紹熙二年詔
斬春同安兩監歲鑄鐵錢各十萬貫右錢背文春字必
爲斬春監所鑄然則背文同字爲同安監所鑄矣
閩門都識相公張依樣胡盧號阜昌千古興亡同一轍齊
王原不是眞王

阜昌通寶宋僞齊劉豫錢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
靖康二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受軍員等賀訖乃

泉三

起立閩門傳旨勿拜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百官遽拜
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宋史呂好問傳云邦昌入居
都省呂好問曰相公眞欲立耶亦姑塞敵意而徐爲之
圖爾宋史高宗本紀云建炎四年七月金人立劉豫爲
帝國號齊九月劉豫僭位于北京叛臣傳建炎四年劉
豫卽位改明年爲阜昌此錢世傳元寶重寶二品金史
食貨志云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
阜昌重寶亦用之志不云通寶殆未見也
萬眾曾無一赤心旌麾方向浙西臨招降浪把金銀擲十
萬奇兵半綠林
宋史劉光世傳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眾思歸欲攜

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
示其徒有欲歸者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徐夢莘三朝北
盟會編云撻懶在承楚有吞噬江左之意光世知其久
去國戍遠方其眾思歸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
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爲號
有欲歸附者卽以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創
立奇兵赤心二軍按招納信寶銀錢楊叔嶠內翰有其
一背文上一使字下一花押

祇禁衣冠學漢妝中原文物暗中藏彩雲影落珊瑚樹百
寶光明出尙方

泉三

金太宗天會七年禁民漢服令俱禿髮而章宗太和錢
式仿宋崇甯又有背文雲形雙犀角方勝珊瑚樹之類
仿宋大觀殊不可解翁樹培古泉彙考云金錢最精章
宗畱意書畫而泰和大錢特仿大觀爲之蓋金源極盛
時也

小平貫貫任橫陳官料初看白似銀面幕同文如紙薄何
如鐵骨最嶙峋

金史食貨志云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鑄錢文曰
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又云大定錢世傳其錢料
微用銀云唐與崑泉幣彙攷云錢銅色純白此其是也
輝按大定錢一品面背同文而薄一品鐵者余均藏之
鐵品金史未載

沈沈魚雁隔金門方響初停靜不諳想見聖明天子象雙
縣日月照乾坤

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五金大定通寶背文有雙鶴下一
魚者續泉匯利集三大定通寶背文有左右日月形上
一畫下二畫橫列作一李佐賢以爲取乾坤日月之義
貞集有大定無通寶左犀角一右犀角二幕文上方響
下方勝左右、者皆厭勝品也鶴當爲雁與魚連文
寶貨文同泉貨鏤永通錢外一承安全源舊範摹南宋如
此新奇品亦難

張崇懿錢志新編云續通鑑綱目曰宋甯宗慶元四年
金造承安寶貨其文楷書製極精美錢之大小輕重似

泉三

宋之當五錢輝按此錢余所藏者書體不工金史食貨
志云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寢不能行則此
品或卽私鑄者歟又按洪志引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
璟困於用兵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此品
余未之見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有之錢文自唐開元通
寶後皆稱寶惟此二品稱貨大小亦同

梵字相傳類吐番不如光定有宗藩一錢卻抵登科記天
子當年擢狀元

洪志梵字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
大抵類屋馱吐蕃錢鮑康泉說云西夏梵字錢文不可
識秦中時有之余得數種細審其穿下及穿左兩字點

畫並同疑卽元寶二字其穿上穿右二字必係年號也
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云劉青園曰嘗于涼州大雲寺訪
得古碑陽面正作此等字碑陰楷書則天祐民安五年
所立乃知此錢爲西夏梵書景巖作泉志時卽不之識
數百年後破此疑寶亦快事也張崇懿錢志新編云光
定元寶西夏神宗名遵頊鑄續筆乘曰古帝王以科第
出身者惟吳大帝權曾舉孝廉而夏神宗則以狀元及
第更爲希有輝按西夏錢惟此一品爲難得
北通和林去不還中原回首隔渝關宣光銅印今無恙知
有遺民泣草間

泉三

按施國祁禮耕堂叢說宣光銅印說云少聞里中先輩
言乾隆三十六年北方新屯土中掘得銅印一爲太尉
之印其字爲蒙古八疊文首上有漢文一十七字右署
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爲順
帝子昭宗所鑄凡四十餘年殂攷順帝北遁在戊申七
月昭宗嗣位和林當在次年己酉而洪武詔修元史卽
在戊申十一月緣順帝無實錄且以西北和林爲化外
之域故不一及既見元人丁鶴年自詠詩云獨有遺民
負悲憤草間忍死待宣光正與印合又見王逢感秋詩
云本是宣光中興日腐儒長夜泣遺編乃知此號蓋取
少陵北征詩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一語惟遺編爲

何書迄不可攷

至正錢無申酉時補來大定恰相宜金元已創崇禎例一紀天干一地支

陸準癖談後序云元至正幕文蒙古篆乃十二辰字惟缺申酉與金大定幕文申酉外罕見者互異也盛大土錢史云大定幕文申酉紀年余所藏有未字更屬罕見錢述云更有子丑字大約十二辰皆有特未盡見耳申酉當在戊辰已酉其未字當在丁未或即末年已未也翁樹培古泉彙考云大定錢背申酉字陳萊孝謂申酉屬金完顏以金紀國或取此義按皆紀年支陳說近穿鑿考金史大定錢鑄於二十八年戊申罷於二十九年

泉三

七

己酉豈非此二年所鑄耶或謂十二支皆有之今未之見輝按錢背紀地支除生肖十二辰之外惟金元錢有之後來崇禎背文有甲乙丙丁戊己庚七字者以天干紀錢即仿此也大定申酉自是戊申己酉所鑄盛云有未字有子丑字為藏錢家譜錄所未載恐是偽物

天水臨安銅鑄牌權鈔至正吉文該均平自古無良策祇恐司農計不諧

宋錢有銅鑄牌面文曰臨安府行用背文曰準叁伯文省余舊藏此品又有云準伍伯文省者準貳伯文省者此錢宋志未載孔行素至正直記云宋季銅鑄牌長二寸有奇闊二寸大小各不同 西清錢錄所圖準五

百文省者長二寸八分闊七分張燕昌金石契引顧鎮官續泉志云高宗行軍缺用鑄此權濟一時非常法也故史不著其事輝按此南宋行鈔法也謂之省者洪邁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陌官民出納名曰省錢此銅牌者亦當日支錢之券因無足陌故謂之省也元鈔以錢為之大者面文曰至正之寶背文穿上一吉字左右曰權鈔五錢中者權鈔二錢伍分小者權鈔壹錢伍分再小者權鈔壹錢明則以牌上橫書大明寶鈔牌中載敕書年月然終以不便民旋廢

泉三

七

開元列縣清熙卯變例皇元又紀年不是當時香殿物四朝錢法有誰傳

錢背紀地名自唐開元始紀卯次自宋清熙始元錢則多紀年余所見一品文曰延祐三年背文大昊天寺四字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六亦載之云劉燕庭云是當時鑄錢施於寺中者又一品小者曰至治元年背無文一品曰至順壬申背曰護聖一品曰至元元寶背文曰戊寅一品曰至元戊寅背文曰香殿戴熙古泉叢話云彼時行用交鈔寶鈔不甚鑄錢錢或為供養之用故往往於古剎中得之如至元戊寅背曰香殿是已輝按元史食貨志云至正十一年始詔鼓鑄而此至元時已有錢且戊寅有兩品戊寅為至元四年其至元元寶一品

不得概目爲寺中物是年鑄錢志文不載史之漏也延祐爲仁宗至治爲泰定帝至順爲文宗至元爲順帝是四朝皆鑄錢矣別有一品曰承華普慶背無文按元史百官志大禧宗禋院崇祥總管府下云至大元始立大承華普慶寺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六據以爲寺中物今以錢文驗之似是元鑄李說或可信也

大義何如天佑精笑他草竊事紛更金陵王氣如龍虎日月雙丸照大明

元末陳友諒鑄大義通寶張士誠鑄天佑通寶皆精好天佑通寶背文有一貳參五字以次遞重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太祖初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

明故當時錢有大中通寶

大明朝鑄大中錢錢局新開置應天不信御名生已諱須知實錄有元年

西清錢錄云按明會典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
中通寶錢戴熙古泉叢話云大中通寶蓋稱吳王時所
鑄此錢有平錢當二三五等而背文有京浙桂濟鄂
豫北平陳氏圖經最備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六云春
明夢餘錄洪武元年改大興府爲北平府豫則河南浙
則浙江濟則山東鄂則湖廣福則閩中桂則廣西京則
南京劉喜海論泉絕句注云明太祖諱元璋故明代鑄
錢自洪武後無作元寶者輝按大中通寶鑄於未有明

以前似無避諱之理且明屢朝實錄皆有元年云云亦不避元字卽其明證也

燕啄皇孫大統承誅連十族法如冰建文鼎革錢銷盡何處殘碑弔惠陵

王鴻緒明史稿嘉靖六年補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一錠五千文景泰以出廟獨無錢文鮑康泉說云建文錢爲成祖銷毀殆盡故世無傳者輝按此錢都中有僞鑄者余曾獲其一

通寶無端變作之新鑪補鑄不多時人間何日忘弘治百萬錢猶繫去思

王鴻緒明史稿弘治十六年鑄弘治錢明會典弘治十

泉三

三

八年題準每文重一錢二分又云嘉靖二十三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七云景泰以出廟獨無錢文洪武至正德去景泰尙有十號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孝宗殂落羣臣哀輓之章徧於朝野人間何日忘弘治天下茲辰哭孝宗楊一清詩也輝按弘治通寶一品作弘治之寶明錢之變例也

金元錢好李唐低不貴當王倒好攜倒四倒三鉛紙盡那堪一掬碎如泥

明陸深燕間錄云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雜以金

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

千金產寶喜難逢衣帶相隨買菜傭莫怪骨董工作偽世人原不好真龍

正德錢背有龍文者世傳偽品最多均刻龍于緣如唐與崑錢幣彙攷所圖者此錢余有雙龍者銅質潔白厥肆中亦恆見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

泉三

年號不知何代所造據此則國初所傳已不可信戴熙古泉叢話云西清古鑑錢文獨不摹正德而世人有天下祇有兩箇半之說於是競起而偽焉雖有真錢亦無從辨矣又競言真錢則雞見之不啼試問誰取天下之正德錢而一一試之余家此錢甚舊玩其制作文字實是明錢而銅質似隋白錢外間數數有此種未見其絕少是戴所見者亦係偽品又有一種小者銅質深赤龍在緣內或一龍或龍鳳津門市中及京師前門地攤往往以數錢可得或云津門私鑄或云東洋倣造皆未見真者肌度余所見真者大小與常行正德錢同龍如蟠螭蜿蜒四足右有一珠與龍鳳緣者迥異至初

尚齡吉金所見錄云泉幣圖說正德錢龍鳳文俗用以催生神效則未嘗攷驗也

自遣中官作礦人寶泉花樣又翻新天公工戶年年去不選青銅選白銀

欽定通鑑明紀萬曆二十四年秋七月遣中官開礦又西清錢錄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鑄萬曆通寶錢今工字者自屬工部所鑄又有天子公字未詳又明史云時王府皆鑄造私錢或各以爲識別耶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七云萬曆銀錢背礦銀二字舊譜未載劉燕庭曰是當時開礦之地偶爾鑄此戴熙古泉叢話云此錢以銀爲之幕有礦銀二字前人都未之見蓋當時開礦

泉三

得銀卽以鑄錢耳
乾德年文未革除笑看蜀鏡愧空疏
政元天啟同天定宰相如何未讀書

洪志僭偽品下列乾德元寶一品引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卒子衍立明年改元乾德輝按前蜀王衍年號乾德宋太祖亦號乾德僞漢徐貞一僭號天啟明熹宗亦號天啟皆一朝一時事不知何以未考宋太祖見蜀宮人舊鑑有乾德四年鑄召學士陶穀寶儀問之儀曰昔僞蜀王衍有此號帝乃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酌中志餘陳棕天啟宮詞注云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古色班駁不知何代物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

改日召來面問左右以閣下翰林官對御容艷然明日
客氏入見諛詞慶賀云此天降嘉祥錢源不竭之徵也
上改頭爲改前命

十八年間帝業灰天心已去挽難回錢文割裂江山破不
待門前白馬來

崇禎錢背文一馬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萬曆末民間
好葉子戲圖宋寇準姓名而闢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
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闢曰獻曰大順名馬弔馬弔
二字殊不可曉今驗之明季遇馬卽弔闢與士英皆馬
也又引異錄云崇禎甲申南京乾清館陷忽現一碑云
小又小了眼上一刀丁戊攪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在皇

泉三

極京城擾則知亡明之爲闕也盛大士泉史引選泉齋
筆記于崇禎通寶錢幕作走馬形者注云明季行馬弔
之戲民間鑄馬形錢以當籌馬錢文上爲一馬勒馬名
如飛黃華畱之類又有騎馬將軍之象是誤以宋打馬
錢爲明季所鑄凡斷極矣輝按自來錢制之壞以崇禎
爲最古泉匯又一品面文上一崇字左一寶字背文右
一通字下一禎字續泉匯一品同但背文通字在下禎
字在左均橫書云何鏡海所藏無理割裂亡國之徵也
清忠奉制小崇禎廣貴重加應太平江汭榆青新舊季戶
工官局十千成

崇禎通寶背文曰清忠曰奉制曰廣曰貴曰重曰加曰

應曰太平曰江曰汭曰榆曰青曰新曰舊曰季曰戶曰
工曰官曰局曰甲乙丙丁戊己庚無辛于癸者去甲申
國亡祇三年不暇鼓鑄也

皇敕嘉忠制府共一錢仍比八錢供連珠星小蛾眉細雨
字新厘一字封

崇禎通寶背文又有皇敕嘉忠制府共封等八字一錢
八錢兩品又有新厘二字者又有偃月及星文者余全
藏之

商句一馬馬成匹漢百千馬馬如一明錢四馬小崇禎馬
上得之馬上失

泉三

文千字均見阮氏積古齋款識明崇禎錢背文一馬者
世恆有之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七圖有二馬及四馬
者均希見也張崇懿錢志新編云崇禎馬錢其馬皆在
穿下作跑形俗云跑馬崇禎可以治難產催生

弘光隆武一星期永歷猶傳鑄五厘不及魯藩初監國大
明工戶似開基

三藩紀事本末福王名由松避難南下甲申三月馬士
英迎王於江上至南京四月建國十五日卽位改明年
爲弘光十月朔命鑄弘光通寶錢唐王名聿鍵至福州
乙酉閏六月立改元隆武鑄隆武通寶錢永明王名由
椰張獻忠陷衡州王避於梧州丙戌十一月立改元永

歷鑄永歷通寶錢三餘氏五藩實錄魯王名以海避難
台州乙酉六月立十二月鑄大明通寶錢志新編云背
有帥字戶字與嘉靖時鑄形製不同者是也永歷通寶
背文一分二厘至五厘等字余家有之據鮑康泉說云
背文有御敕督部道府畱粵輔明定國等字蓋取敕書
中語也余未之見

泉

古泉雜詠卷二終

古泉雜詠卷四

長沙葉德輝撰并註

剪銀爲葉鏤花紋梵字書成值一文半月那如人面滿餅金片片薄於雲

洪志外國品載閣婆國錢梵書文曰引三朝國史云國在南海中剪銀葉爲錢又載驃國錢形如半月引唐書南蠻傳云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又載軒渠國三童國錢面刻王面王后面此三品 西清錢錄均入載錢錄云大月氏國錢錢爲人面幕爲夫人面三瞳國軒渠國貨幣同

和銅開寶誤開珍一鑄銅錢久廢銀番餅東來新變法神

泉四

山今日諱言貧

洪志外國品載稊銅開珍錢引舊譜云日本國錢金嘉泉志校誤云日本和漢年契云元明天皇係女主和銅元年武藏國獻銅鑄銅錢廢銀錢和銅元年當唐景龍二年和漢三才圖會云和銅元年正月武藏國始獻和銅因改年號爲和銅七月令近江國鑄和銅開珍錢此本朝銅錢之始又居文字之初也今所見和字有作稊者亦有作和者輝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事事規仿泰西又鑄銀元互市頗於彼國之貧促多所補救然背本逐末而欲與列國爭雄海上難矣

流傳貞觀本無稽唐土同文異品題偏是吉金來歷古海

東史鏡有吾妻

貞觀通寶日本國所鑄日本改元貞觀據日本大成年代廣記當唐大中十三年予見小者陸準癖談後序云曾見貞觀當十錢唐太宗無鑄錢紀元事西夏日本皆稱貞觀亦未鑄泉是泉近出青浦佛埕中地在五代時屬吳越而楚馬殷鑄乾封閩王審知鑄開通皆用唐錢舊名以一當十吳越以唐天寶紀元則用貞觀號鑄錢當在是時陸氏所據未知云何以余所見則文字與和銅開珍無異非唐鑄也

門戶東南島服遙百年禮樂奉中朝一從東海揚塵後翡翠明珠已寂寥

泉四

朝鮮通寶如今制錢琉球通寶作橢圓形徑寸半丙申五月得于津門又在厥肆得日本天保通寶與琉球錢制同乃知琉球固有所依仿也 倉法常平轉運通主名誤屬鄭成功傷心今日臺南北百萬金錢付海東

常平通寶背文字多至百餘不可勝記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列入不知年代外國錢內張崇懿泉志新編凡例以爲鄭成功鑄唐與崑泉幣彙考云近年高麗海船遭風到此攜有此錢云是彼國現在行用錢文小者爲當一大者爲當五鮑康泉說引嘉蔭籜泉說云海東朝鮮國唐宋以來其錢之最古者三韓東國海東各種明初

則以朝鮮是以其地爲文耳近百餘年前鑄錢以常平通寶爲文取常平倉之義至今仍沿用之又云近復得謝佩禾春草堂集中載泉圖四卷朝鮮之常平通寶京師時時見之佩禾北游甚久乃誤爲鄭成功鑄據鮑氏所云則以此錢爲鄭成功鑄者非止張氏矣佩禾名莖甘泉人其書荒陋不足據

六詔風煙詆宕開尋碑新自日南來黎桓石晉同年號終費人間考據才

舊五代史晉高祖本紀天福三年十一月癸亥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四年秋七月戊申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

泉四

下禁依舊法又十一月己丑詔建錢爐于奕州洪志列入不知年代引李孝美曰文曰天鎮福寶背文一黎字與石晉天福錢殊不相侔又引董道曰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鎮寶輝謂鎮寶猶言重寶董說是也黎字 西清錢錄以爲所鑄之地按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八列入外國品云大越史記以丁廢帝太平十一年自立卽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元天福號曰黎朝于甲申五年卽宋雍熙元年鑄天福鎮寶背文黎亦紀國號據此則當入外國品矣洪圖不知與原形若何但董道既云與石晉不侔證以今世所存背有黎字者銅色純赤文字亦不類宋以前物則李氏以爲安南黎桓

所鑄洵爲定論

三分阮姓號嘉隆銀幣鉛錢互市同貢象人歸重譯改年年占律望東風

安南錢有一種鉛鑄文曰嘉隆通寶背文七分二字唐與崑泉幣彙考亦有之按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八引蔡廷蘭海南雜著云黎氏爲莫登庸所篡莫氏再傳爲黎維潭所逐迄明世二姓分據焉後黎氏失國阮光平爲國王據流寓者言黎氏末年國分爲三嘉隆據隴柰姓阮泰德據新州光中據順化姓名未詳輝按泰德通寶錢頗工細光中多薄碎者三品皆恆見又有銀幣一種文曰精銀壹兩背文嘉隆年造側文值錢貳串捌伯

泉四

當中國庫平壹兩三分余家藏其二

金泉寶布貢溪蠻肉好重摹九府圖畱得長生雙定勝萬錢一柱壓雄關

說文寶南蠻賦也後漢書南蠻傳云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謂之寶布余友王倬雲庫使繼曾藏有一品圖面圓孔隸書長生二字旁作雙俗所謂定勝也背文一龍一鳳極古樸有致云得於溪州銅柱中蟻鼻成穿燕尾枝千年聚訟愈滋疑論錢欲仿刪書例斷自贏秦不費辭

蟻鼻錢形圓而長洪邁泉志云上狹下寬背平面凸起有文如刻鏤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按此泉文有四品

駙虞仁獸應關雎儲時無名史缺疑補入西京宮殿簿三官饒富告緡時

駙虞時錢四字篆隸之間戴熙古泉叢話云劉青園翰林師陸有駙虞時錢上駙下虞隸書右時左錢篆書形模之大小輪郭之闊細與常平五銖無殊洵絕品也鮑康泉說云青園逝後家人以精泉十品爲殉駙虞時錢卽居其一余疑六朝物無可攷證李佐賢古泉匯無考別品亦載之云駙虞取義未詳時爾雅釋詁其具也書時乃糗糧詩以時其糗注時積也輝按諸說皆不能定爲何時所鑄竊意漢之水衡錢也駙虞時疑宮苑名史記平準書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三官鑄錢既多

泉四

七

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集解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均輪鍾官辨銅令此時或在水衡所屬之外謂之爲駙虞者猶白鹿苑朱雀觀之例因符瑞得名耳

片銅猶照土花青非幣非刀鎖子形應是蜀宮穿鑰後一鈎殘月帶三星用秦觀詞句

洪志不知年代品黃河錢圖無文下垂三足金嘉校誤云鮑子年曰余得戴文節泉拓有一品大如秦半面兩面均突起大圓星三云卽洪志所謂黃河錢鮑引戴說庶幾是也洪志憑臆所圖斯則目擊有據李竹朋書亦載入當卽據是見其三足突起大於小豆焉輝於都門

市中得一品如鎖精員而平其一方穿孔長橫背有三釘突起如粟初不知何物後檢初尙齡吉金所見錄厭勝品中有此錢形模無異而不云何時所鑄考楊慎丹鉛雜錄云花蕊夫人有封綬及穿鑰錢意此如穿鑰錢故其形似鎖耳及讀舊唐書憲宗紀靈武李樂奏黃河岸榻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云云乃知此錢背有三釘正卽此品應定稱曰三足古錢西清錢錄十五列一品背無文緣下三足疑爲黃河岸塌之古泉不知黃河塌出者其形小方孔非方孔之謂也緣下三足者不足當此

泉四

八

鑿地金花六尺蓮檀槽拍破祇淒然春風一半先輸了吉夢無徵撒帳錢

洪志撒帳錢文曰長命守富貴宋王暉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宥娘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命宥娘以帛纏足令織小舞蓮中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卒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江休復鄰幾襍志云李後主作紅羅亭子四面裁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白書宮中罷揜錢居民歌舞太平年登場小打齊呼彩寒食於今欲禁煙

一品文曰太平小打古泉匯以爲白打錢是也文頗粗

劣則不類太平官鑄蓋太平取頌禱之義小打即白打
唐韋莊詩云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是此
錢由來久矣

宣和打馬衍成圖上將鬚眉各各殊畱與春閨兒女戲樗
蒲還勝收豬奴

馬錢洪志未載 西清錢錄有飛黃渠黃二品云飛

黃爲六閑之一渠黃爲八駿之一所謂地用莫如馬者
耶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有御史裘腰綠耳京兆驕驕烏
騅蜀將諸葛追風之馬八品云劉青園謂是宋人打馬
格所用之錢張崇懿泉志新編有三十二品云宋李易
安有宣和打馬圖其自序云打馬有一種一種一將十

泉四

九

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唐
與崑錢幣彙考有五品李佐賢古泉匯有百二十品云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無名氏打馬格局一卷鄭
寅打馬圖一卷用五十馬李易安打馬賦一卷用二十
馬三者各不同大約與古樗蒲相類事物紺珠曰打馬
用銅爲錢樣上刻良馬布圖四面以子擲打之即此錢
也

一串銅牌賭選仙仙家歲月日如年園中斗大黃金橋乞
與真靈作洞天

選仙錢亦博具王珪宮詞云盡日間窗賭選仙小娃爭
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是其事

始於北宋初矣其錢有詩仙醉仙琴仙碁仙壺中仙橋
中仙拔宅仙散仙王母雙成曼倩各品背銘五言絕句
一首詩仙云價重篇篇玉聲傳字字金山爲我助無
日不高吟又一品云笑傲詩千首沈酣酒百杯若無詩
酒敵除是謫仙才此品亦作醉仙詩與此同又一品云
醉弄虹霓筆雲章□成□□傳寫先□許飛瓊琴
仙云膝上按焦桐宵分一曲終知音有誰是明月與清
風碁仙云局上問爭戰人間任是非空交採樵客柯爛
不知歸壺中仙云有時壺內去去卽一千年榮辱悲懽
外須知別有天拔宅仙云一夕玉皇詔爲君功行成分
明五雲裏拔宅上三清散仙云塵分不我畱身計白雲

泉四

十

浮欲問真遊處三山與十洲王母云爲種蟠桃樹千年
一顆生是誰來竊去唯問董雙成雙成云王母叫雙成
丁寧意甚頻蟠桃誰竊去須捉坐中人曼倩云青瑣窗
中客才稱世所高如何向仙苑二度竊蟠桃
手握鯨魚影便輕當干當萬錫嘉名金溝玉井銅沙道不
信民間百寶生

郭子玄洞冥記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爲三小童皆
着青綺文襦各握鯨魚大錢五枚立帝几前身止而影
動因名曰輕影錢洪志神品中有此錢面文雙魚並引
洞冥記奇品中重出一品文同曰鯨文錢殊少抉擇
西清錢錄有二一品小者同洪志一品大者圓孔面文

背各一魚有荇藻縈帶題曰輕影錢唐與崑錢幣彙考
厭勝品中有大者一品同錢錄則別一品非輕影也崔
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
有大錢三十文曰當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不可曉藏
之於永豐倉錢錄有一品文六出云後人仿造取吉語
耳唐李嶠詠錢詩云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
泉寶地馬列金溝趙一囊初乏何曾箸欲投金門應入
論玉井冀來求宋孔平仲鑄錢行云銅沙壘就城南道
八卦成文紫翠填姬文著法有人傳一簾斜日攤書坐猶
似君平賣卜年

泉四

一品文曰文王卜易背文八卦洪志神品不載字引趙

并成都記曰嚴真觀漢嚴君平宅也內有井名曰通仙
耆舊傳云此井與漢州絲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
有人淘井得銅錢三文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
中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也據此則卜錢矣

不信錢中亦有王昔儲衣庫壓巾箱七千千萬渾難識一
片慈雲是吉祥

記字慧琳經音義釋為吉祥海雲蓋象雲回之形非世
俗所稱萬字也古泉一品大徑三寸文曰錢中之王背
文曰記千五銖洪志入奇品作千五銖云臺主衣庫
錢顧烜曰五銖七千舊譜曰五銖七千敦素曰記者古
萬字也一當五銖之千萬而又為錢中之王背文為五

銖千萬於理為勝輝按金嘉泉志校誤曰按南朝所稱
臺城猶禁城也所謂臺主者臺城之主也今所見諸品
各異有作記千者有作十千者 西清錢錄亦作千
千近世所傳有作千者有作記千者又有作萬千者
皆沿誤不足據一五銖不能值錢七千何況萬千耶
無文無孔落塵沙雨後新晴映紫霞阻絕天山南北路金
精夜夜茁銅芽

新疆沙漠中往往有紫銅如錢雨後有人拾之不知何
物輝按元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詠詩曰難穿無眼錢
自注西人金銅芽錢無孔郭即此錢也

泉四

面五男文背四神永安別品白如銀常平一例成佳話背

畫三辰面五辰

永安五銖背文四神洪志厭勝品入載唐與崑泉幣彙
考同又一品大者洪志未見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四有
之常平五辰背文玄武七星又常平五銖背文三辰洪
志以下罕載劉喜海論泉絕句自注謂為永安常平別
品而不詳其背文余按此錢皆當時私鑄為厭勝物者
故字畫圓勁與正品相類余曾見大永安五男一枚於
廠肆銅白如銀色澤渾古惜索值甚貴竟為他人所有
至今思之不忘也

番餅花紋出大荒春驢秋狗太荒唐錢神若解司鴛牒要
檢房中素女方

醫心方引黃帝問素女經有春驢秋狗等名皆房中術也張廷濟金石文字拓本有番銀一圓面背均鏤秘戲如素女經狀又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五云周元有秘戲者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凡例亦云博古之家有收藏秘戲圖者觀其銅質亦甚古致是則此錢流傳久矣余所藏一品面文曰風月宜人背文男女合抱而立上列八字云得成比目不羨神仙字畫精絕一品面文曰風花雪月背文男女八人分四端字文與前一品同蓋一時所鑄

小住壺中別有天祇今騎鶴富腰纏雲間法曲無人識應是瑤臺聚八仙

泉四

世傳八仙之名始見于南唐沈汾續仙傳厭勝錢中有此一品面文背圖均極精工曹仙國舅圖作少年與世俗所圖五絡鬚者迥別續仙傳本云青巾少年則此錢固非無所本矣宋人詞有瑤臺聚八仙一闕是知八仙之名自宋以來膾炙人口此錢厭勝物其亦宋元間所傳者歟此錢諸譜未載唐與崑泉幣彙考有張仙果老一品余前後得六品缺呂仙鍾離二品

仙山樓閣五雲居故事流傳野史餘何似武梁祠畔石直摹靈蹟到皇初

厭勝錢有圖仙山樓閣者有圖七夕牛女者有圖元奘取經者有圖周處斬蛟者有圖田氏紫荊者大抵皆晉

唐故事無至古者亦無至近者又有面背人魚顛倒形或左右二人下一魚形按漢武梁祠畫像亦有之不知何所取義意者其豐年眾魚之兆耶

五男二女職方司吉語流傳古有之莽布唐錢文質異千秋假借祝釐辭

西清錢錄五男二女面背同按周禮揚州其民五男二女又見東京夢華錄洪志厭勝品中有一品引李孝美曰此錢徑七分厚一分半重十銖背面有字皆曰五男二女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厭勝品中一品同洪志余所藏者極小文僅一面又有莽布一品背文二女形面文五男形張廷濟金石文字拓其形以為漢厭勝品丙申

泉四

夏于都門獲其一與張拓本絲毫無異李荔村戶部夢瑩有一品鐵錢背文有五桂花形二蘭花形亦寓桂蘭之意又五男二女之別品也

祈壽禳災讀道經鑄成生肖入圖形庚辰守後三蟲淨悟得前身本命星

星官錢舊譜皆有之面圖本命星官及辰蟲或二十八宿背作符錄蓋道家禳解之物也

屬命難酬罔極恩受生豈必解煩冤痴人浪說資冥福那有金錢到九原

小錢一品面文曰戌生人下一犬背文曰二萬五千李佐賢古泉匯以為生肖錢所圖一品曰已生人下一蛇

背文曰錢萬七貫又一品曰寅生人無生肖背亦無文續泉匯貞集一品曰酉生人下一雞背文曰錢萬五貫余謂此即釋家之受生錢始於六朝佛法盛行之時至屬蟲之說其來甚古後漢書鄭康成傳曰迺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注引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元以識合之蓋謂此也抱朴內篇登涉篇云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卯日稱大人者兔也辰日稱丙師者龍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

泉四

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說出於祕書爲道釋二家所竊久矣

四正相環又四冲小于星子薄于風披圖似讀元碑字十二辰名十二蟲

丙申夏于都門龍福寺得小錢三品一面文曰子丑寅卯一面文曰辰巳午未一面文曰申酉戌亥背皆有屬蟲其龍形如犬猴四足伏地不作立狀與漢碑畫像合六朝厭勝品也又有作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寅申巳亥者術家謂之四冲子昔在長沙得子午卯酉一品旋失之後得辰戌丑未一品尚存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八各

品皆全亦有僅止生肖而無文者元人碑版以鼠兒牛兒等紀年其此錢之濫觴與又一品大者面背各六屬無字大如嘉定折十則希有也

書龍類狗象形工刻玉譎傳禱旱瓏千古黃龍碑在目不應鱗爪各西東

古錢面文辰字下有龍四足如犬此六朝厭勝品也李佐賢古泉匯圖作螭文其足四出按漢人畫龍皆四足西翕頰五瑞圖及漢三闕畫象可證後漢書孔僖傳云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惟其似狗故畫不成則類之馬援傳戒子書作畫虎不成反類狗者自是俗本之誤原其致誤之由則因唐以後人畫龍以雲水烘

泉四

染之法出之是以失其真耳近人古玉圖譜列一圓璧上有雲螭因據說文玉部瓏禱旱玉之說定爲禱旱璧此由習見後世畫家之龍不明古制故也

寶劍銅瓶列坐隅風調雨順樂供輪拔除五毒妖氛淨便是鍾馗噉鬼圖

厭勝錢面文上一天師頂有圓光左手持寶劍右手瓶中有艾下一虎一蟾一蜘蛛一蜈蚣一蛇背文風調雨

順四字銅質純赤花紋極精五毒驅邪字作祛耽耽虎視啞人初蛛絲蛇迹無尋處一角蟾蟻一蜘蛛

余藏五毒祛邪一品背文鑄五毒形銅色紫紺篆法整

齊六朝厭勝品也

山中龜鶴已千年世外齊齡有偃佺除卻九如無此壽一巢松蓋一巢蓮

厭勝錢中有一品曰龜鶴齊壽亦有龜作龜形鶴作鶴形上下齊壽二字者亦有四字篆書者又有云龜齡鶴壽者

符錄朱書去不祥玉衡北斗號天綱辟兵辟鬼無人見卻入深山辟虎狼

西清錢錄有天罡錢一面文云天罡天罡斬邪滅亡吾有令劍斬鬼不存急急如律令上清攝旁有二符一面文云神清神清捉鬼降妖此符到處滅鬼不存旁亦有

泉四

二符按天罡即天綱也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又參同契注天罡即北斗也白玉蟾瓊書序云作為符圖印訣罡咒之文即此

應元保運一餅封清淨無為道德宗金玉滿堂長富貴吉祥止止老猶龍

應元保運一品洪志引沈括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堂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餅封鏽甚固破之有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為異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輝按此錢今亦有仿鑄者又有道德清淨一品又有金玉滿堂一

品面背鏤花與西清錢錄及李佐賢古泉匯所載同金玉滿堂語本道德經蓋道家香供錢世人取其吉語以厭勝耳

方寸慈悲見佛心果然日入利千金太平天下無愁過福壽延長病不侵

厭勝錢有極小者一品文曰阿彌陀佛背文曰慈悲方寸一品面文曰日利千金又一品曰日入千金背無文一品面文曰天下太平背無文一品面文曰福壽延長背無文一品面文曰萬病不侵背無文審其銅制字畫蓋天水間物也

泉四

認山雜作鳳凰

古泉有一品上有柄下有柅旁有抱珥銘文如辟兵莫當除凶去央及日入于金長毋相忘等語洪志以下均箸錄厭勝品中其實乃古印鈕也年久印鈕分斷世遂以為錢耳余所見此錢及漢印甚多故辨其誤如此李佐賢古泉匯真集六載一品文曰大勝哉得泉財益富昌宜侯王背文曰保父母利弟兄宜子孫去不詳詳詳下有郭勳二字印又一品面花紋背文曰便父母利弟兄宜子孫去不詳詳下有田龍二字印又一品文曰和父母保弟兄宜子孫口命長背花紋下有王賈二字印又一品文與郭勳印者同背文曰大勝哉得貨財益

富昌宜牛羊下有傳侯二字印據云似漢人私印其爲兩京物無疑夫既知爲漢印而猶列入泉品毋亦貪多務得之病歟

千載文人總好奇一梳一磬尙傳疑爛銅豈是腰間物強半兒童好賣癡

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云有古泉如磬者面有花紋有如梳者面有梳齒紋謂爲古泉幣之屬余不謂然鮑康泉說云各譜均載有磬錢余在秦所獲不少大者闊四五寸小者或寸許花紋大半作鉤譜家且有疑爲古幣類者二代時安得有花紋泉耶又有薄銅片如梳者去錢甚遠譜家亦疑爲古幣之變古幣率有文字何復翻新

泉四

若此善乎劉燕庭之言曰世間不可知之物甚多何必概目之曰泉耶磬錢余藏極多有一品絕奇左右皆作龍首下垂其質甚薄觸手如欲斷終疑非古幣之屬不知爲何物也

小兒藥證手回春半兩開元奏效神千古醫林添故事勿科偏屬姓錢人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今世有一樣古泉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周密二老堂雜志唐鑄錢多矣今惟開元錢遍天下特爲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戴熙古泉叢話云今此錢錯其屑治折骨有效蓋銅屑本可治折骨而開

元錢最精故人用之耳所云水銀非水銀乃鐵也精錢皆有之輝按開元錢今人以之和蛭蟻搗碎拔癰毒神效又宋錢乙有小兒藥證眞訣三卷

讀遍人間通俗文旁行斜上日紛紛莫將市卒輕梅尉徒隸當時創八分

今市井所通用之字如丨 𠄎 𠄎 卽一二三此本於莽泉十布又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此本於宋泉嘉定端平淳熙諸背也又一作 ㄣ 二作 ㄣ 三作 ㄣ 此本於宋泉嘉定背文也或以 ㄣ 三等字爲星月文誤甚至其字之初起 丨 𠄎 𠄎 等字張燕昌金石契引瞿中溶說莽布以爲古人用以記算故其文如算之形算數也又謂之籌

泉四

籌與疇通疇人子弟卽算人之子弟也又謂之馬禮記投壺篇曰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鄭注曰馬勝算也說文示部示字云明視以算之从二示逸周書士分明之祿均分以祿之也一切經音義以此示字爲古人算正象筭之形也竊意古人布算始但橫列積至五則其位多而恐亂乃以二算邪文爲 ㄨ 六則以一算橫列一算豎列作 丁 而不交由是變五爲一變一爲一而七八九則遞加一算皆豎列爲別矣積至十而數全則以二算一縱一橫正交說文所謂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四方中央備之義是也以 丁 𠄎 𠄎 爲六七八九字始見於宋司馬光潛虛潛虛以 ㄨ 爲五正

用古文交午而一一三三亦豎列作一一三三爲異元
李治測圓海鏡記算有縱橫二體縱作一一三三三三
一一三三橫作一一三三三三其積算也首爲橫則
次爲縱次又爲橫如百廿三作非首爲縱則次爲橫次
又爲縱如六百七十八作而是也較之潛虛則五亦積
畫以下皆可橫列爲異若今俗所行號碼作一一三三
八上上三三文惟一三三亦作一一三三以別之而六七八
不用縱體以八爲五卽艸書午字以文爲九蓋用久字
今以瓊玖之玖爲大九字已見唐人五經文字惟以八
爲四最不可解且與古文相淆必非古義號碼之碼卽
立馬之馬後人加石旁已見於明會典瞿氏此說考證

泉四

極詳至大數目字翟灝通俗篇據演繁露云官府文書
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貴其不可改
換爲姦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則
全無附益也翟又云唐張參五經文字每部後凡幾字
皆作壹貳參等惟七作漆小異則諸字之借行自唐初
然矣壹貳參古本通用詩壹發五豨大學壹是皆以修
身爲本儀禮士冠賓壹揖壹讓易尊酒簋貳禮記士有
貳宗論語不貳過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參分去一左傳
自參以上攷工記闡門容小局參箇外如五之與伍七
之與柒亦古所間通未得竟斥爲無義禮漢志有五子
胥書八篇卽伍子胥也後漢宦者傳越騎營五百妻有

美色韋昭注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五固可通爲伍矣七
通漆墨子周公夕見漆十士太元文擬之二漆故張參
亦以此代七而廣韻謂柒與漆同是七之爲柒亦有所
因緣矣至陸六兩字後漢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與史記
公等錄錄意同而樂府錄要通作六么捌字別文作杓
省其旁卽爲八此則疑似之間未敢多附會焉
鄱陽舊志品猶詳遺說叢殘拾顧張校誤功多勘誤少未
曾雕版睦親坊

泉四

洪志各品有圖錢形而無文字者蓋因未覩原錢存其
說以待考耳或其文有誤則半由傳寫失之不盡洪氏
之謬也且志以記事其體例本與圖譜有別世人不知
妄議真旨說矣鮑康觀古閣叢稿二編續古泉雜詩注
云洪遵泉志所圖乃後人誤補世有依洪志作僞者不
值一笑此可明洪志之無誤矣其書無宋本至明毛氏
汲古閣始刊入津逮秘書近人瞿中溶有泉志辨誤補
遺兩集全嘉有泉志校誤四卷均鄱陽之功臣瞿書未
刊兵燹後不知存亡矣
考訂全憑賞鑒真北江遺稿說翻新冬熙精絕宜泉博鼎
足中原有幾人

洪亮吉古泉釋文一書未刊說多新創次則戴熙之冬
熙室古泉叢話卷帙無多持論極爲精瑯翁樹培古泉
彙考亦有寫本未刊又有古泉五言排律二百韻見蔣

光煦東湖叢記本集失載

古泉山館主人痴一座銅山且夕危不及萊陽舊精舍小園花放日吟詩

瞿中溶字木夫嘉定人喜藏古泉闢古泉山館鑄銅山溶汁以錢嵌其半箸有錢志辨誤補遺等書初尙齡字渭園萊陽人著吉金所見錄前繪古香書舍圖同人皆有題詞

古泉苑近百城居嘉蔭謻詩亦緒餘更續二巴香古志手持寸鐵箸奇書

李佐賢古泉匯序例云嘉蔭謻論泉絕句二百首諸書劉喜海燕庭箸仿論詩絕句之例與戴醇士古泉叢話

泉四

皆論泉之創格也公蓄泉最富又有泉苑一編計一百卷集諸家拓本之大成但未注釋亦未成之書也鮑康泉說云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乃中年所刻此外尙有金石苑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諸書皆未及刊行僅刻三巴香古志一種鈎勒殊精泉苑一百一卷余僅手錄其目又觀古閣叢稿三編云南宋鐵錢舊譜所載皆無幾自燕庭丈宦蜀始一洩其奇蓋塵埋市肆中七百餘稔矣

虞夏鍤金罰太輕青園凡說不分明掃除耳食多心得偉論無如蔡鐵耕

劉師陸虞夏贖金釋文一卷其書後略云舜典金作贖

刑傳曰金黃金品刑其罰百鍤傳曰鍤黃鐵也孔穎達曰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俱號爲金黃鐵黃金皆今之銅也其言良是予初得安邑一鍤二鍤以爲夏時常用之品及得當爰各種就諸幣文字悉心研究始知此數品塙是虞夏贖罪之金真三代以上法物也蔡雲癡談云詳玩經文固疑而後赦非意主於贖者如九峰贖刑斂財雖大辟亦與贖免之說何以四日其審克之五日閱實其臯諄諄然惟敬刑是訓若此也且一則曰惟訖于富再則曰獄貨非實必大反其詞以欺人又何爲也五罰之疑有赦傳謂罰疑赦從免則大辟且有不入干鍤而徑免者輝案蔡說是也劉謂當

泉四

時專鑄此幣以贖罪是導民以輕犯也說不可通

乾嘉書估說錢陶李薛多錢亦自豪錢不賣官官不貴都門日日逐錐刀

乾嘉時都中書估五柳居陶正祥字庭學湖州書估錢時霽字景開一字聽默在吳門開萃古齋陶死孫星衍爲撰墓誌銘文載孫集錢事略見嚴元照悔庵學文集中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書後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至今名字流傳士夫之口豈非其操術之雅耶咸豐間都中有李寶台工鑄偽古錢初年行大錢禁私鑄寶台終日鼓箱模範爲邏者所獲對簿時寶台喑曰今所禁鑄錢一纜直十我所鑄者一輒直千萬安

得爲私鑄耶鞠者知其誣笑釋之時秦中有薛重泉善刻僞古錢每選取厚錢磨令稍夷釘之几上依方就圖刻之無斧鑿痕而時作青紅色每得一錢必仿作一僞者售之而私其真者說詳鮑康泉說如此人者洵貨殖傳中之別派矣

西源博古愛儲藏天命開基到慶光更有臆圖能數典三朝故事說祺祥

唐與崑制錢通攷上起天命下至道光各品皆有圖說此亦舊譜之所略者鮑康大錢圖錄起咸豐訖光緒軍興以來變通錢法及各省官局字號皆一一詳載內有祺祥通寶一品則同治初元改元也如此類者皆足以資掌故

資掌故

泉四

金石緣慳付劫灰平安別館我重開卻思撲滿何年滿時有青衣入夢來

鮑康觀古閣叢稿三編云葉丈東卿平安館藏器甲戌年悉燬於火厥肆有售者率黯淡無色泉幣亦然近日僞鑄之錢不能驟致青綠則藉口燼餘之物藏泉家宜慎之又泉說云葉東卿先生晚年郵寄新拓百餘紙無奇不有並垣字大泉亦種種背文令人掩口盧胡而笑不審老眼遽花耶抑明知其贗而故作此游戲耶鄭還古博異志云岑文本山亭避暑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赤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上清童子者謂青銅

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青衣者銅衣也

古肆徘徊話夕曛夜深鄰笛隔牆聞年來奇字都搜遍西蜀於今一子雲

楊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壬午優貢乙酉順天鄉試舉人已丑考取內閣中書丙申余在都中寓瀏陽會館叔嶠寓伏魔寺朝夕過從蓄古泉最富曾以大定二面文者貽余余以齊造邦詛圖貨六字刀及周元背文龍鳳者報之余方箬圖法考約爲余作序丁酉出都一別未通音問戊戌八月因康有爲謀逆案株連棄市天下惜之叔嶠久負才名人無崖岸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疏薦得旨在京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時有刑

泉四

部士事劉光第亦被薦與譚嗣同林旭同入軍機逆謀楊劉不知之也事敗皆以誅死小人不可爲緣若叔嶠者真有愧明哲之義歟龍陽易實甫順鼎有詩悼之云丹轂無心但草玄美新冤獄合平反自注云君本非康黨亦不與逆謀同歸白首成金谷誤宿朱門累玉川妖異竟遭湘水鵬精靈應化蜀山鷓江亭詩讖同籤語便爲朋游亦惘然自注云丙戌春余輩嘗集飲陶然亭爲詩鐘之會限來本二字於七言第五字君得句云抽刃我思來叔壯橫刀人詫本初雄同人皆謂其工至今思之則讖語也聞林君乞籤語亦奇應

繞屋青雲望氣知解嫌銅臭是佳兒東鄰壁倒西鄰笑笑

汝驚魂不定時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引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
有青雲梁書江祿爲武甯郡頗有貨產積錢於壁壁爲
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謂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
應者也

宋四

三

古泉雜詠卷四終

33

燿
沔
解

止
與
春

上虞羅振玉

南陵徐氏刻本

漢汜勝之遺書

安邑宋葆淳

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一本有負水澆稼四字區田

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

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

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

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

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

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

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上

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

漢汜勝之遺書

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

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

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

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

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

種麻子二月下旬傍雨種之麻生布葉鋤之以蠶矢糞

之天旱以流水澆之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氣以澆之

如此美田則畝五十石及百石雖薄田畝向三十石

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

和則益之

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以種禾

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疆土可

種黍一畝三升黍心未生雨懼其心傷無實黍心初

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概去其露日出乃止凡種

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於禾

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

阪及邱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

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

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

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

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

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

作二尺地以積穰種黍於溝間夾溝為兩行去溝兩

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

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

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

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

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

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

餘粒黍亦少此少許大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

一尺區種天旱常澆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

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

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

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諺曰種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區中草生茂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芻鎌比地刈其草茂

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域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齊民要術

漢氾勝之遺書

三

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為食少事煩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自不少而廉頗五斗得毋太多計如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宏言有糞華法即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許斛也近年中州撫院督民鑿井灌田竊意遠水之地自應種旱穀若鑿井以為水田此令民終歲拮据也若云救旱穀則炎天燥土一井所灌其潤幾何必須教民為區田家各二三畝以上一家糞肥多在其中遇旱則汲井溉之此外區畝聽人自種旱穀則豐年可以兩

全即遇大旱而區田所得亦足免於饑窮比於廣種無收效相遠矣農政全書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濶相乘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則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葬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

漢氾勝之遺書

四

其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食多夫儉豐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向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殍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或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蓋鑿壟斷又便宜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足食家日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

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
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
荒之要務也同上

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糞澤早鋤耨春凍解地氣始
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
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
膏澤皆得時功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
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
五畝即止臣以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也

金史食貨志

漢汜勝之遺書

五

田無水者鑿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
田之法散諸農民元史食貨志

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後乃成也詩云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糜維芑糜即黍之二米者羅頤以區為來牟皆非也齊民要術云

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燕穢良田畝得二
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

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
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
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椽椽木長尺二寸埋

67年7月 56

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椽陳根可拔此時二
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
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
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
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
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至
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
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
鋤治反為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塔名曰腊田
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腊田皆傷
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

漢汜勝之遺書

六

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月
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
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滿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
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

種傷濕鬱熱則生蟲也取麥種候熟可穫擇穗大強者
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
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
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
燥處則苗不敗

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瘦

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澆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攪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澆種如麥飯狀當天早燥時澆之立乾薄布數攪令易乾明日復澆天陰雨則勿澆六七澆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

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一百一十日可種和稻地美用種畝四升

漢氾勝之遺書

七

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熟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旱蠶矢令麥忍寒

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不用深耕大豆須勻而稀豆花稍見日見日則黃爛而根焦也小豆不保歲難得堪黑時注雨種畝一升

到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水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搗

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攪和之候安溫又澆曝如法汁乾乃止若無骨煮雜蚶汁和澆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

蕎麥立秋前後澆撒種即以灰糞蓋之

麥生黃色傷於大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糞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絕其乾黃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

大豆生五六葉鋤之小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古所不盡治者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而民盡治故其收耗折

漢氾勝之遺書

八

也
胡麻生布葉鋤之

稻欲濕濕者缺其膝令水道相直夏至後大熱令水道錯

種豆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日豆熟於場於場種豆則青莢在上黑莢在下

牽馬令就穀堆食數日以馬踐過為種無好動等蟲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

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常守而不

變者也
積歲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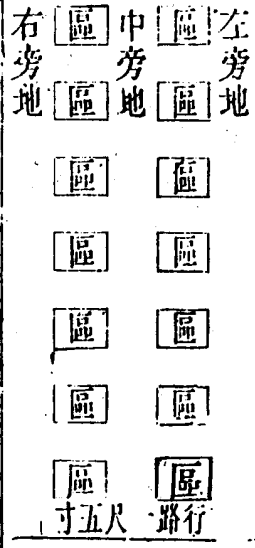
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米者不能守也文選注

汜勝之遺書見于漢藝文志而今無傳矣其說散見于齊民要術中徐因採錄其文及後人之所論說以存古人之舊且并欲天下後世之人皆遵守區田種治之術此徐區區利濟之私心也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安邑朱葆清識

漢汜勝之遺書

九

區田圖說 上農夫每道兩行七區圖如左餘倣此



區田深一尺下糞種穀於區內也

以畝為率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長分十五町每町一丈二尺以一尺五寸為路尙得一丈五寸

每町廣分十四道每道三尺四寸長一丈五寸廣三尺四寸畝十五町町十四道畝二百十道

區田圖說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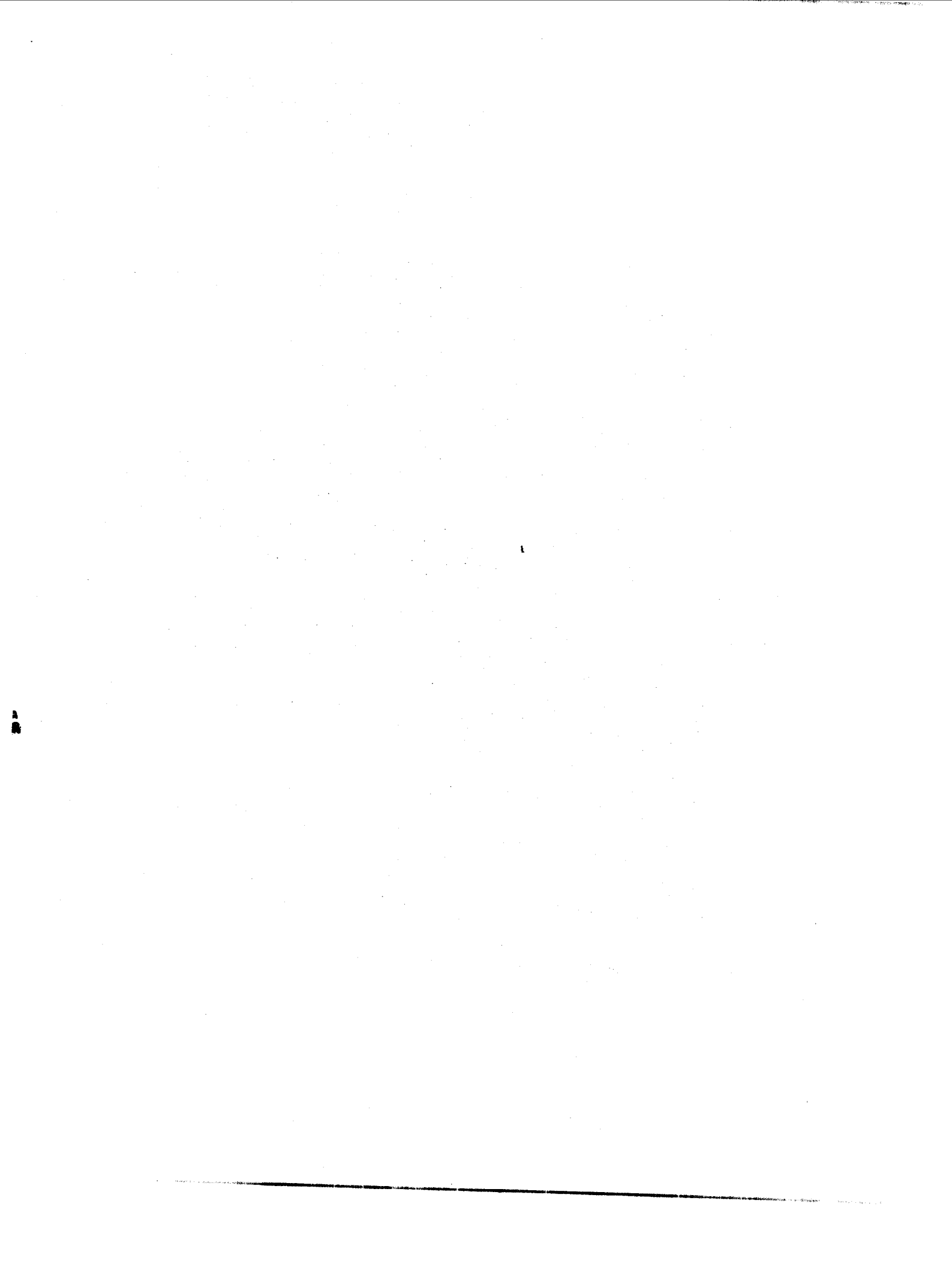
上農夫每道兩行每行七區區方六寸隔九寸道十四區町一百九十六區畝二千九百四十區中

旁地各空七寸

中農夫每道一行六區區方九寸隔九寸町八十四區畝一千二百六十區兩旁地各一尺二寸

下農夫每道一行五區方六寸隔一尺五寸町七十區畝一千五十區兩旁地各一尺四寸

芝山先生採汜勝之遺書及各家論說為書教民耕種以古人文義非山邨農圃所盡解屬香作圖說略取遺書大意以表明之不必盡合也江東凌雲芝泉識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績溪胡匡衷樸齋撰 儀徵吳丙湘校勘

周家授田之法都鄙則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鄉遂則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半之地鄉遂較都鄙多萊五十畝周禮之文具在可覆而按也鄭君遂人注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載師注曰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港三分去一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賈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港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鄭君此注以都鄙授田之制為鄉制鄉遂授田之制為都鄙制鄉與遂本同也而離而二之遂與都鄙本異也而混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一

而一之然其注小司徒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則固以不易一易再易為都鄙制矣前後二注自相違戾今試求之於經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下即云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不易一易再易之為都鄙無疑也遂人掌鄰里鄗鄙縣遂之制而曰辨其野之土以殖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則田萊之為遂制亦無疑也所疑者鄉之萊經無文耳小司徒職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六鄉制也鄉詳軍制故言人數而不言畝數遂詳田制故言畝數而不言人數鄉之上地即遂之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鄉之中地即遂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鄉之下地即遂之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也鄉曰上地中地下地遂亦曰上地中地下地仍其文以見其互相備也鄉遂曰上地中地下地都鄙曰不易一易再易殊其名以見其制不侔也且即以鄭君之注遂人也曰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其注小司徒也曰鄉之田制與遂同則固明以鄉遂授田為一制矣其注遂人之下劑致阡也曰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二

而一之然其注小司徒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則固以不易一易再易為都鄙制矣前後二注自相違戾今試求之於經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下即云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不易一易再易之為都鄙無疑也遂人掌鄰里鄗鄙縣遂之制而曰辨其野之土以殖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則田萊之為遂制亦無疑也所疑者鄉之萊經無文耳小司徒職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六鄉制也鄉詳軍制故言人數而不言畝數遂詳田制故言畝數而不言人數鄉之上地即遂之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鄉之中地即遂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鄉之下地即遂之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也鄉曰上地中地下地遂亦曰上地中地下地仍其文以見其互相備也鄉遂曰上地中地下地都鄙曰不易一易再易殊其名以見其制不侔也且即以鄭君之注遂人也曰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其注小司徒也曰鄉之田制與遂同則固明以鄉遂授田為一制矣其注遂人之下劑致阡也曰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

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其注旅師之新
毗以地之美惡爲之等也曰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
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則固以鄉之上地家七
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解遂制而鄉之上地中地
下地卽遂之上地中地下地明矣然則載師注之言不
信乎曰其論授田之制則非其計地之數則實郊之內
王城居中室宇輻湊涂港紛錯其與二百里至五里之
野曠人稀者有間也鄭君以爲遠郊之內山陵等項三
分去一甸稍縣都十八分去五此其說不可易也是故
郊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以三分去一計之除十二
萬夫仍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家上地中地下地
通率六家受十三萬夫之地共受地十六萬二千五百
夫二十四萬夫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七萬七千
五百夫以任廩里場圃九等田按廩里以下九者原有
以數計鄭注九者通受一
夫則半農人亦約畧之辭甸地十二同一百八萬夫之
地以十八分去五計之除去三十萬夫仍餘七十八萬
夫六遂七萬五千家上地中地下地通率六家受十三
夫之地共受地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七十八萬夫除十
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爲公
邑稍之地二十同積二十萬里內除采地二十五里者
六十三三等采地之
數說詳後其餘盡爲公邑縣之地二十八同
積二十八萬里內除采地五十里者二十一其餘盡爲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三

畿國校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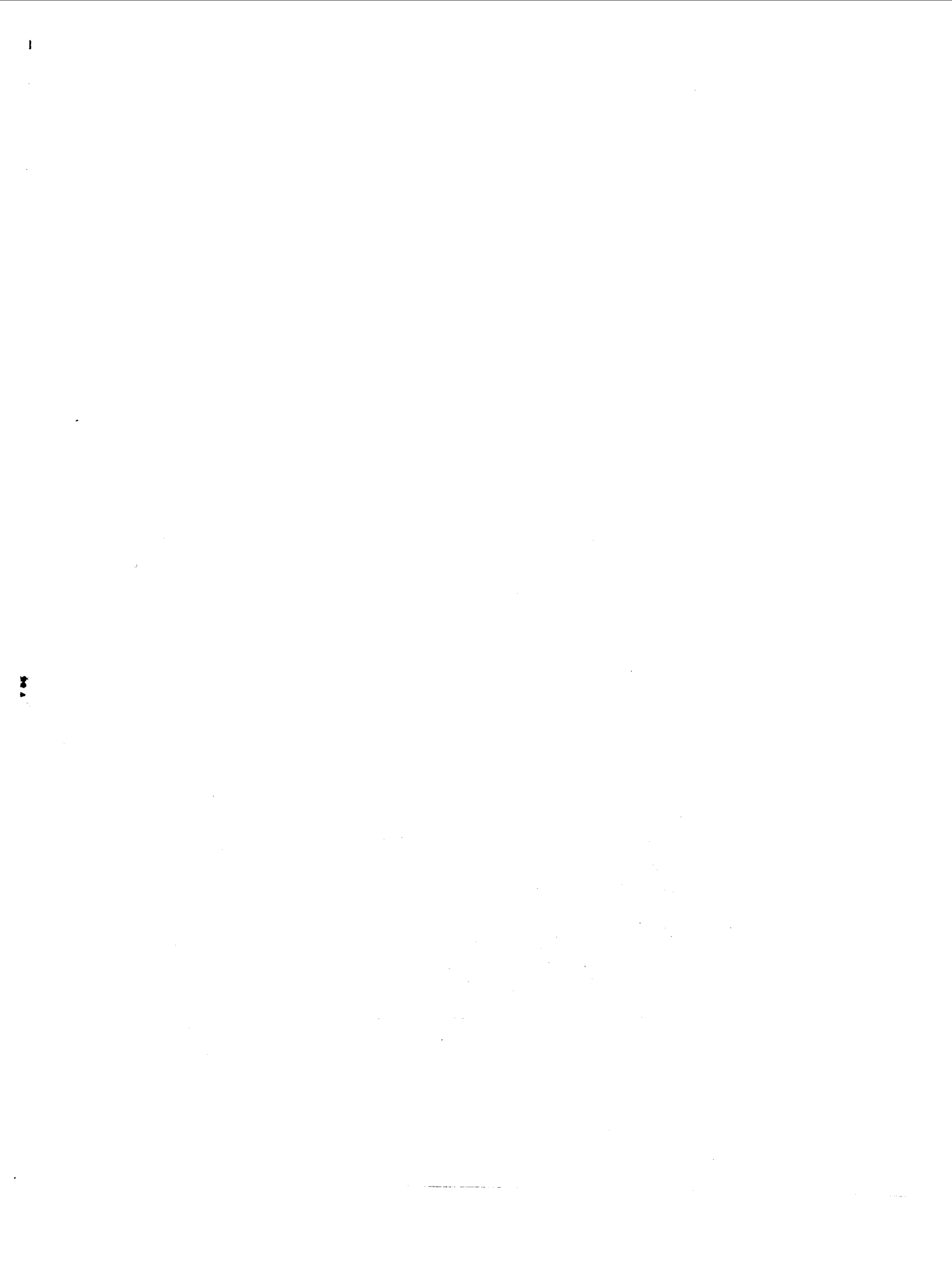
公邑都之地三十六同積三十六萬里內除采地百里
者九其餘盡爲公邑其稍縣都計地之法依載師注以
十八分去五爲率其三等采地授田之制依小司徒注
以不易一易再易三家受六夫之地爲率稍縣都內公
邑授田亦與
采地準此推算方得其實
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云令邦國
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爲制如六遂矣上地食
者參之二卽所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中地食者半卽
所謂田百畝萊百畝也下地食者參之一卽所謂田百
畝萊二百畝也可用者家三人則與鄉之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合可用者二家五人則與鄉之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合可用者家二人則與鄉
之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合小司徒遂人各舉
其偏大司馬統言其全益見鄉遂之無二制而周禮之
言上地中地下地皆其與不易一易再易別也
鄭注大司徒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
采地之數周未開矣注小司徒云采地其制三等百里
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
甸尙書大傳云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四

畿國校采

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鄭注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按據此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夏殷采地三等之數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者周制采地三等之數而九十三國則周與夏殷同也故孔沖遠賈公彥皆以周制畿內三等采地爲九十三國



己

庫

編

己庚編序

滇司之繁以漕漕為

國家糜祿之需歲輒數千百艘轉運北上厥費不貲計自運丁裝兌以至沿途盤撥抵通交倉支放俸餉既竣米每后費至十三四金視民間糴糶之值不啻數倍過之然卒不敢有議停運者則以

京師為四方會歸之區兵民商賈羣萃而居胥賴是米流通以裕食用

聖天子固不惜數百萬帑金為萬世計久遠耳然而漕為叢弊之藪久則其弊滋多己未庚申之歲值清釐漕

己庚編序

振綺堂叢書

政之時內外言漕利弊者踵相接每下議司農必命余秉筆為疏草茲編皆其疏草也彙之期便省覽兼紀時事焉是為序

嘉慶六年太歲辛酉春正月戶部福建司郎中坐辦雲南司事壽陽祁韻士題于後食軒

己庚編目錄

卷上

議覆查倉摺

議准搭放倉麥摺

議駁挨年放米摺

議覆查倉暨簡票錢摺

議覆加徵漕費暨收漕各款摺

議准頒給內務府鐵斛摺

議駁通州裁倉摺

議駁裁坐糧廳摺

己庚編目錄

振綺堂叢書

議駁粟米折錢摺

奏控爭洲產摺

議駁加徵漕米摺

奏控給餘租銀兩摺

議覆銅額運務摺

議駁屯糧改歸巡道督理摺

議駁分限買餘抵補摺

議駁兩江加徵銀米摺

議覆車戶積欠摺

議覆兩江津貼運丁摺

議覆浙江津貼運丁摺

議覆東豫津貼運丁摺

議駁江西裁減糧船摺

議覆兩湖津貼運丁摺

議駁借給幫丁銀兩暨輕齋改徵本色米摺

議准添給浙江幫丁折色銀兩摺

卷下

議駁兩江裁減糧船摺

議准江西州縣僉丁摺

議覆橋壩銀錢摺

議覆搭放倉麥摺

奏江蘇濫給改兌耗米摺

議駁給丁改兌耗米摺

議覆內黃漕糧仍歸河南糧道經理摺

議覆改撥兵餉摺

議准江蘇給丁改兌耗米摺

議覆銅廠減額摺

議覆調劑江浙疲幫摺

奏平糶米麥摺

奏抵補米麥折耗摺

己庚編目錄

振綺堂叢書

議覆興武郡分賠漕米摺

奏官員承買豆石摺

議奏倉場兩議俸米摺

議覆南北丁役情形摺

議奏運糧千總俸工摺

議駁輕齋改徵本色摺

己庚編目錄

振綺堂叢書

議覆查倉摺

戶部謹

奏為議奏事嘉慶四年正月二十日軍機處交出條
奏一件內開京城十一倉收貯漕糧理宜嚴密看
守向例應派章京披甲人等輪班上夜周圍防守
近見各倉堆撥無人值宿惟有一二衣履不全者
在倉門樓止難保無踰牆偷竊之虞請
飭知各該旗都統隨時派員嚴查如有曠班立即參處

己庚編上

振綱堂

等語 臣等查定例看守各倉旗員每倉二員至六
員不等兵丁自三十九名至七十名不等倉外巡
綽立法本為周密但日久不無疏懈請嗣後各該
旗都統遵照定例核實稽查毋得仍前疏玩如有
曠誤即行參辦又據奏稱各倉就近處所俱有設
立官房以備監督住宿近因官房糟爛監督等一
任倉役招人閒住請交倉場總督估計工料動支
茶果銀兩修整令滿漢監督輪流值宿以便稽查
如有不到之官員兵丁即可知會該旗從嚴究辦
等語 臣等查各倉是否均有原設官房因何損壞

未修及如何估計動項修整令監督值宿之處應

令倉場侍郎逐一查勘情形妥協辦理又據奏稱

京通各倉舊例每倉派都統一員稽查於開倉時

派章京一員赴倉門接收門票核對數目放行嗣

於乾隆五十九年經戶部定議將查倉都統裁撤

請嗣後仍照舊例每倉派副都統一員核其收放

數目等語 臣等查乾隆五十九年戶部奏准令各

旗都統副都統於放米時在倉口監放又令都察

院簽派滿漢科道各一人眼同領米旗員查驗開

封又有查旗御史會同監放是各倉放米時業有

各旗都統副都統以及科道各員在彼稽核耳目

不為不周通倉放米時亦派有監放科道並倉場

侍郎就近稽查自無浮出之弊所有奏請添派查

倉都統之處應毋庸議其所稱門票一項 臣部則

例內並無此項名目亦毋庸議理合將 臣等議覆

緣由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夾片

奏

己庚編上

振綱堂

再二十五日又

發下條奏一件內稱請派科道分查各倉及派都統副都統委章京領催專收門票之處與前件條奏大致相同似可毋庸再議所有兩次條奏一併繳進謹附片

奏

聞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搭放倉麥摺

戶部謹

奏為請

旨事據倉場侍郎傅森等奏稱查上年豫省額徵并豫東二省改徵漕白麥到通六萬餘石除內務府等處應用之外現存麥五萬七千餘石查麥粒質性較嫩不耐久貯若不豫行籌辦恐一過夏令不免有發黷折耗之虞且本年又有豫東二省新麥運通亦無須舊存之麥接濟臣等悉心籌議請將各倉現貯麥石遵照原議移咨戶部俟青黃不接之時視麥價之高低臨期察看情形查照原議酌定辦理如此則舊存麥石既不致有折耗之虞而本年新收之麥又可陸續貯廠備用於民食倉儲均有裨益等因於嘉慶四年二月十六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於二月二十五日鈔錄原奏咨送到部臣等伏查豫東二省改徵麥石先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內經留京王大臣會同臣部并倉場侍郎等籌議嗣後遇麥價平減無須出糶即於俸甲米內以之配抵搭放并聲明如麥賤於米之年即應抵作俸米麥貴於米之年抵作甲米等因奏准

在案此項倉存麥石原爲豫備平糶之用現據五城月報糧價皆屬平減前項麥石無須出糶但查麥價貴於米價應請遵照原議將倉存麥五萬七千餘石卽於八旗甲米內應領粟米項下自本年三月起至五月止分作三箇月搭放俾兵丁普沾實惠而京城多得此項麥石市價益可平減且豫東二省本年又有新麥來通亦無須舊存之麥接濟於倉儲兵民均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二月三十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亥編上

五

振綱堂叢書

議駁挨年放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處鈔出前任倉場侍郎傅森等奏稱京倉開放八旗甲米每月輪放三旗向例於在京之祿米等十一倉以稞稂粟三色米石按倉口之次序挨年分之二新陳輪流支放嗣於乾隆五十九年經戶部議奏改定章程以後論倉而不論年必至此一倉年分最陳之米尙未放完而彼一倉新收之米業經越次開放行之日久勢必陳陳相因久貯米石不免有腐朽之虞應請嗣後仍遵舊例挨陳支放等因嘉慶四年二月三十日奏本日奉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三月初一日鈔出到部等伏查各倉開放米石從前原係挨年輪放緣八旗兵丁每月應領甲米例分稞稂粟三色如遇此一倉僅有稞米須向彼一倉支領稂粟或一色米石不敷又須另派別倉找補以致三色之米有分赴數倉支領者在兵丁既多費運腳而各倉花戶人等藉此需索滋弊是以乾隆五十九年奏定章程將每月三旗甲米挨定三倉分往關支俾一旗之

己亥編上

六

振綱堂叢書

米統在一倉承領或三色米內閒有一色不敷卽行按成抵給無庸復赴別倉找補奉

旨准行在案是挨倉輪放三色米石全歸一倉支領實屬

便於兵丁今該侍郎等仍請挨年輪放固爲出陳

易新起見但疏通倉米究不若體恤兵丁爲重況

每月挨定之倉仍係先儘陳米開放陳米放完始

將新米接放是於論倉之中仍寓論年之意各倉

又係按月輪放陳米尙不至於壅積若如所請不

論倉口專主挨陳之說各倉貯米新陳不一勢必

紛紛指派致領米之人無所適從其不肖倉役人

等藉得仍前滋弊將氣頭厥底及埽積土米任意

攙雜於兵食全無裨益臣等悉心籌議應請仍照

五十九年章程辦理至各倉存貯米石如果於漕

米進倉時按倉均勻坐派必不至於新陳之數多

寡懸殊與其周章於米陳之後莫若慎重於貯米

之初應請

救下該侍郎嗣後每年漕糧到通除派貯西中二倉及

內倉本裕豐益恩豐等倉外其餘各色糧米勻貯

祿米等十二倉以備支放其中厥座雖有較少之

倉儘足以敷存貯或遇陰雨路遠倉難以轉運

一俟天晴路乾卽令按數運足無致參差庶陳米

不致過多而兵丁均沾實惠矣所有臣等議覆緣

由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三月初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己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議覆查倉暨箇票錢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奏事處鈔出兵科給事中甘立猷奏稱京通各倉收貯漕糧支放俸甲米石向有查倉都統副都統並查倉御史公同稽察均係奏請

欽派分查凡倉糧出入均歸察核倘該監督等徇情濫收花戶人等盜賣回漕及米商車戶囤積包攬種種弊端無難悉行查辦嗣因將查倉之都統御史一概裁撤僅令各科道每月輪流籤掣到倉監放

記庚編上

九

振綺堂叢書

未放之先一切收放事宜既不與聞放竣之後倉儲有無虧短不必過問縱有如前等弊何從稽查發覺實於倉務無益應請仍復奏派查倉舊規以專責成至箇票制錢向例每石二十文已足敷花戶人等飯食之用俸甲事同一例何獨於甲米額外加增若云免致花戶人等藉口需索恐加給之後亦難保其必無他弊并請裁減新增票錢照舊辦理等因嘉慶四年二月三十日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三月初一日鈔出到部等伏查稽察京倉之都統副都統前於乾隆五十九

年經部奏明停派本年正月內軍機處交出條奏內開仍請添派經等議覆以京倉放米時有本旗都統監放並查旗御史各員在彼稽查耳目不為不周無庸另派查倉都統奏蒙

俞允在案且通倉放米向來亦並無查倉都統所有該給事中所請

欽派都統副都統查倉之處應毋庸議其京通各倉向設查倉御史嗣經奏明停止現據前任倉場侍郎傳森議請仍循舊例

記庚編上

十

振綺堂叢書

欽派科道十五員分往稽查按年更換奏蒙允准亦在案自應遵照舊例辦理查部內倉從前亦有查倉御史應如該給事中所奏仍照舊例欽派稽查以昭慎重各倉既有派出查倉御史專司稽察所有每月籤掣監放俸甲米石之科道應請停止至八旗兵丁赴倉領米每石向給箇票制錢二十文為花戶人等飯食之用嗣經奏准每石加給八文以免額外藉口需索但恐花戶人等惟利是圖洵如該給事中所奏加給之後亦難保無他弊應請仍照舊例自本年四月季甲米為始每石以二十文之數墊發仍於兵丁錢糧內坐扣其加給

錢文應即停止所有臣等議覆緣由是否有當伏

乞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三月初九日奏本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已奏上

十一

振綺堂藏書

議覆加徵漕費暨收漕各款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兩江總督費淳奏將江蘇省收漕積弊通盤籌畫請於糧戶名下原定公費六分之外加徵銀七分統給運丁以資辦公一摺並另繕清單分別條款具奏嘉慶四年三月初十日奉

御批戶部詳議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月十一日鈔出到部臣等謹按該督所奏各款悉心核議敬呈

御覽

已奏上

三

振綺堂藏書

一旗丁疲乏請加公費一款據奏稱漕船北上浮費日增原定給丁之行糧月糧贈銀贈米連加給公費銀三分尙不敷用請於糧戶名下每糧一石再加徵銀七分統給旗丁共成一錢之數俾資用費并請

旨飭下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倘有書役家丁勒索公費以及尖丁包攬肥橐營私即行查拏究辦庶旗丁既加津貼復省浮費自不致疲乏誤運等語查漕運關繫正供丁力原宜軫恤惟定例向有行月口糧以資食用并有贈貼銀米以供雜費嗣經江

蘇巡撫尹繼善議請革除積弊又於每糧一石加徵銀六分內以半給州縣辦公半給旗丁濟運奏准通行歷年遵辦在案今該督復以幫船浮費又請加徵弁稱過淮盤驗抵通兌收均多費用議於原加六分之外再徵銀七分統給旗丁俾資用度固屬為培養丁力起見但從前因除積弊始議加徵乃既已加徵仍未能盡除積弊是區區增添公費非正本清源之道已可概見若再輾轉加增恐陋規未必盡除而賦額一增無由再減名為恤丁實則病民應將所請再於糧戶名下每糧一石加徵銀七分之處毋庸議至稱糧船北上各衙門書役家丁勒索幫費以及各幫尖丁包攬營私種種弊端請加究辦查以上諸弊定例於瓜洲閘口儀徵江口淮安盤糧廳及濟寧臨清天津通州各口刊刻木榜永遠禁止該管官不時查察如有干犯題參究處立法本屬森嚴今該督既請申明例禁應如所奏請

旨飭下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各將該衙門及坐糧押運等官并地方糧道等衙門查明果有此種丁役人等及門包公費名目尖丁串通包攬情事即行按

已庚編上

古 振綺堂藏書

律究治毋稍回護此番申明例禁之後如仍有前項弊端經旗丁首告除從重究辦外并將隱徇廳弁失察上司一併分別參處

一地方官浮收請行嚴辦一款據奏稱旗丁冗費徵之於民地方官既無賠累自應責令秉公徵收於開倉時遵照部斛令糧戶自攜交納并責成該管道府巡歷各倉嚴行查禁如有踢斛淋尖折銀折扣等弊或經督撫訪聞或被糧戶首告官吏一體治罪徇隱之道府並予題參各該管上司如有收受陋規發覺照枉法贓科罪其地丁銀兩在州縣大堂設櫃徵收概用足紋上兌數在一錢以下准照時價扣錢完納違者照收漕例官參吏處等語 查定例州縣收漕驗明米色隨到隨收倘有踢斛淋尖或刻去斛裏或改換斛面等弊督撫糧道嚴參究治又州縣收漕或借米色為詞或度倉有餘米私收折色查出嚴參治罪又兌漕之時飭令糧道往來查察以清銅弊各等語是收漕積弊例禁甚嚴防維至密各督撫果能實力稽查該州縣敢不奉公守法又況旗丁勒索由於州縣浮收浮收之弊一除勒索之端自息何必加徵公費始

已庚編上

古 振綺堂藏書

免賄累應請將該督所奏遵照部科自攬交收及
禁止錫斛淋尖折扣折銀等弊之處悉照舊例責
令實力奉行并請如所奏於收漕時責成該管道
府巡歷稽查隱徇並予參處至於上司所受餽送
亦即取自浮收既已納其陋規不得不在其婪索
若不嚴加懲創難期消務肅清請如所奏一經取
露照枉法律計贓科罪仍令該督撫隨時嚴密訪
查毋稍徇縱其地丁銀兩在州縣大堂設櫃徵收
概用足紋上兌數在一錢以下照時價扣錢完納
違者照收漕例辦理之處查例載州縣經徵正雜
錢糧聽納戶自封投櫃又錢糧尾欠短封數在一
錢以下者准以制錢抵納每銀一釐納大制錢一
文願完銀者聽所收錢文經徵官報明該管道府
易銀起解等語應令該督轉飭遵照定例辦理如
違例徵收該督撫卽行題參

己庚編上

十五 振綱堂叢書

籍紳巨戶應完糧額於糧冊內註明印官親駐倉
廠秉公監兌並責成該管道府嚴密稽查倘有籍
紳任其子弟家人包攬強交及官吏浮收折色等
弊從重究辦道府瞻徇該督撫一併查參又州縣
收漕如有私給地方豪棍及上司衙門書役規例
以致額外加收該督撫嚴參究治各等語今該督
奏稱江省劣紳地棍每多包攬把持固由積習相
沿亦由地方官違例浮收致若輩得以挾制滋事
若果按額徵收包攬亦無所利方且不禁自除應
令該督撫等一面嚴查州縣浮收一面嚴禁紳衿
滋事如有以醜米低銀包攬強交立卽查照定例
嚴辦示儆其地棍陋規取與均干例禁亦照定例
分別嚴參究治

己庚編上

十六 振綱堂叢書

一劣紳地棍嚴行究辦一款據奏江省開徵之時
每有劣紳地棍挾制官長包攬漁利或用醜米極
交或以低銀搪塞官吏畏其滋事往往反給陋規
請嗣後如有鄉紳舉貢生監包攬漁利情事分別
參革照棍徒例懲治等語 查定例有漕州縣將

一天津濟寧淮安巡漕御史請行裁撤一款據奏
各省重運既有漕運總督專司其事復有各省督
撫糧道督飭押運同知通判沿途催儻經過地方
文武均有考成復有河道總督董率標員節節督
催原可毋庸再藉巡漕之力況多一官卽多一累
於事無益徒增浮費請將天津濟寧淮安三處巡
漕御史一併停止等語 查定制巡漕御史四員

2024

一駐淮安一駐濟寧一駐天津一駐通州專司稽
查彈壓遇有官吏需索旗丁盜賣運道淺阻等弊
皆聽查參其督催各有界限則責成獨專來往不
時巡查則耳目易徧是巡漕御史之設於整頓漕
務最為切近今該督奏請裁汰專任總漕督撫糧
道等官查督撫職守地方既慮鞭長莫及總漕則
督理全漕駐准盤驗於幫船過竣方隨尾幫前進
勢難往返巡歷稽查其督運糧道押運同知通判
等官專司催儻本幫船隻亦難責令剔除弊竇況
國家設官分職原於互相糾察之中寓法制相維之意

己庚編上

一七

振綺堂

如果巡漕御史有需索供應等情事該督撫等不
難參奏辦理何必紛更成例率請裁除應將所奏
停止巡漕御史之處毋庸議以上四條臣等公同
酌議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頒給內務府鐵斛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查核具奏事內閣鈔出倉場侍郎達慶等奏請內務
府各倉頒給鐵斛一摺嘉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奉

硃批戶部查核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三日到部
據稱京通各倉俱有部頒鐵造祖斛一張每新造
木斛俱照祖斛較準印烙火記方許量用至官正
倉所用木斛係未與鐵斛較準以致交米收米往

己庚編上

大

振綺堂叢書

往彼此爭執應請

敕部查明內務府各倉如有未經頒給鐵斛者照京通
各倉之例一體頒給以憑建造木斛較準應用等
語經臣部以內務府各倉有無存貯鐵斛行查去
後今於五月初七日咨覆到部臣等伏查京通各
倉例有部頒鐵斛各一張所用木斛俱與鐵斛較
準烙印方准量用惟內務府官三倉及恩豐倉向
來僅用木斛並無部頒鐵斛今應據倉場侍郎奏
請一體頒給鐵斛以憑建造木斛較準應用所有
官三倉恩豐倉各頒給鐵斛一張請

敕下工部製造頒發至該倉所用木斛應令內務府照
式自行製造較準應用如有參差令交米收米人
員眼同校對鐵斛平權兌收用以杜爭端而昭慎
重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五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上

九

振綺堂叢書

議駁通州裁倉摺

戶部等部謹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奏事處鈔出倉場
侍郎達慶等奏請酌裁通州中倉並將裁撤事宜
開列條款具奏一摺奉

硃批戶工二部會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

通州西中二倉向來收受漕白二糧開放八旗王

公滿漢文武大小各官春秋兩季俸米約計三十

八萬餘石是以兩倉每年收貯新漕必須三十餘

己庚編上

十

振綺堂叢書

萬石今三四品以下官員俸米改歸京倉關支通
倉每年所放俸米不過八萬餘石放米不多則貯
米有限兩倉廩座多係空閒無用既不便照例隨
時請修徒滋糜費又不便任其破壞坍塌置之不
理且在倉官吏兵丁半屬閒曠車戶花甲等入多
事簡所得腳費錢文不足以資養贍辦公亦形竭
蹶請將西倉留存中倉裁汰等語經戶部以現係
免漕之年米石到通較少廩座自多空閒惟是嘉
慶六年以後全漕即應到通每年額運漕糧除開
放外應有積存米石積至十四五年後各倉廩座

恐有不敷存貯之處移咨倉場侍郎詳查咨覆以便核議去後茲於五月十七日據倉場侍郎覆稱全漕到通每年積存米六十餘萬石積至嘉慶十四年以後京倉即可盈滿至通倉現有廩二百五十座計可貯米二百餘萬石從前不過五六年閒即可周轉今新定章程每年放米有限必待二十餘年方能周轉未免漸歸紅朽不便多貯廩座既屬空閒修理則虛糜帑項不修則年久傾頽不得不奏請議裁今准咨查相應聲覆其應否裁撤或作何酌辦之處統聽核議等語

臣

等

伏查通州西

中二倉建立有年向來王公文武大小官員俸米俱在通倉支放所用廩座較多今三四品以下官員俸米移於京倉支放通倉放米有限廩座自多空閒是以該侍郎等有裁去中倉之請但事關舊制未便輕議裁撤

臣

等竊以建立倉廩原為廣儲積貯必使廩浮於米米浮於用近年來我

皇上恩施疊沛普免各省漕糧以及因災緩徵截留賑濟不下五百餘萬石而外省倉穀究未碾動是以漕糧到京較少現在嘉慶四年新到漕糧及舊存米石僅敷嘉慶五年支放各倉廩座皆有空閒不

臣

等

伏查通州向

獨通倉為然計自嘉慶六年起額漕三百八十餘萬石即應全行到通每年除去應放俸甲等米三百一十餘萬石外應有積存米六十餘萬石積至十年之後各倉廩座俱可充盈今若將中倉裁汰恐致彼時不敷收貯且查在京各倉其廩多者不過一百八座少者僅三十座通州兩倉即有二百五十座其所以較京倉廩座獨多者誠以該倉近在水次無五閘盤撥之勞於運貯尤便偶遇水淺之年漕糧到通稍遲或運京之通惠河閒有阻滯即就近入於通倉收貯如該侍郎所稱從前有貯至二百三十餘萬石之時是其明證且查通州向有南倉之設嗣於乾隆十八年裁去僅留中西二倉今若再將中倉議裁將來設遇水淺漕遲西倉不敷存貯勢必於石土兩壩辦理露囤等事反費周章再查中倉建立多年規模寬整無論已成之工未宜輕毀即毀料變價歸公已恐不敵原建工價之半況磚料等物一經拆卸更難適用今該侍郎以修理恐致糜費為詞查大修廩座例在十年以外臨時自可將工價核實估計至歲修所需銀兩每倉祇開銷六十餘兩為數無多即廢此一倉

亦省費有限又查倉中執事人役皆係額設如該
侍郎所開中倉應裁員役內除監督及看倉旗員
外其兵丁領催書吏攢典花戶甲斗人等向來依
倉爲生者幾至二百名之多內如兵丁一項係由
八旗挑補其家口全在通州與駐防無異今若一
旦裁其錢糧撥回本旗當差恐守候補缺尙需時
日贍用無資若先儘此項人坐補又必侵佔他人
之缺礙難施行臣等公同商酌應請將中倉照舊
設立該侍郎所請裁撤之處應毋庸議仍令該侍
郎照舊歲修勿致漏壞并將閒廢現存倉板一切

己庚編上

長壽堂叢書

點查封固造冊報部他年開用不得以散朽爲辭
至原奏單內所列八款皆係裁倉事宜倉旣不裁
各款亦毋庸議是否有當伏候

睿鑒訓示施行再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嘉慶四年六月初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裁坐糧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奏事處鈔出兩廣總督覺
羅吉慶奏請裁撤坐糧廳改歸通永道兼管并酌
裁經紀車戶名數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通州漕務

設立倉場侍郎二員坐糧廳二員又石壩經紀一

百家大通橋車戶四十家無如坐糧廳素有美缺

之名經紀車戶人數過多往往勾結旗丁盜賣好

己庚編上

長壽堂叢書

米攪和沙水日久必多霉變加以各衙門層層需

索經紀車戶取自旗丁旗丁必取之糧戶兌費需

用浩繁米色安能乾潔不免有得受陋規情事至

倉場侍郎衙門較大需費亦自繁多不免運費逐

漸加添糧戶益增賠累請將通州石壩經紀裁減

五十家大通橋車戶裁減二十家各止留存一半

足敷起卸轉運之用其坐糧廳事務請就近改歸

通永道兼管毋庸另派部員併請飭知漕運督臣

嚴查各運弁不得任意需索旗丁旗丁亦不許擾

累糧戶違者參革拿究治罪等語臣部以經紀車

戶各裁去一半是否足敷應用不致誤公行令倉場侍郎詳查去後茲於五月二十八日准倉場侍郎覆稱石壩軍糧經紀一百名外河裏河各設船一百隻當糧務盛行之時每日外河起卸裏河轉運均以三萬石爲率每經紀一名裏外河起運米石均須三百石以一百家統計足敷三萬石之數且該役等因在外起卸分頭趕辦不能兼顧每人名下各尙有經官另雇代役一名在裏河押送米石到橋交卸今若裁去五十家勢必辦理不及致使到通漕船擁塞河干停壓待卸有誤回空至大

已庚編上

圭 振綺堂叢書

通橋車戶原設三十二名並無四十名之例該役等承辦運貯在京十餘倉米石每日約須用車四百五十輛各該處分段照料實須多人卽三十二名尙恐不敷經理若再裁減必致誤公實於糧務大有窒礙今准咨查相應將經紀車戶斷不可裁實在情形詳細聲覆等語 臣等伏查坐糧廳爲八省漕糧總辦之區舊設滿漢司員永爲定例所有管理北河催餉重空糧船督令經紀車戶轉運交倉并在兩壩驗米監收及通濟庫收支輕齎等項銀兩挑挖北河淤淺修築隄岸開座等事均係坐糧

廳帶管今據該督奏稱坐糧廳屬役過多往往勾結旗丁盜賣好米及需索兌費得受陋規各情事請將坐糧廳裁汰其事務歸併通永道兼管但查該道有管轄地方之責若以八省漕糧祇令該道一人兼管倘糧船到通之時該道又有地方差委勢必顧此失彼貽誤公事至所稱石壩軍糧經紀一百家大通橋車戶四十家各請裁減一半以省糜費等語經 臣部將是否可行之處咨查倉場侍郎去後茲據覆稱定例額設石壩經紀一百名內外河各設船一百隻以供起卸轉運之用大通橋車戶額設三十二名並無四十名之數該役等每日轉運京倉約用車四五百輛分段照料實需多人目下免漕年分人數尙恐不敷若再各裁減一半必致轉運不及糧船停壓待卸有誤回空實於糧務大有窒礙等語是該役等額設人數並無允冒自屬實在情形所有該督奏請裁撤坐糧廳及請減經紀車戶之處均請毋庸置議是否有當伏乞

已庚編上

圭 振綺堂叢書

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六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上

毛

振綺堂叢書

議駁粟米折錢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內閣鈔出浙江道
監察御史華連布奏請將八旗甲米內粟米一項
折給錢文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稱八旗兵丁所領之
米除養贍家口外售賣餘米以為添補衣帽弓箭
之用近因比歲豐登糧食甚賤旗人賣米獲價無
多所賴銀價尙貴今數月以來銀價減落若不酌

己庚編上

毛

振綺堂叢書

為調劑恐錢價日漸加昂於兵丁等生計致多不
便現在各倉粟米一項久經放竣俱以稷米抵補
因城市稷米較多兵丁等售賣不能多獲米價其
若暫將粟米折給錢文在兵丁等既省車腳箇兒
錢之費而市中添此一項錢文錢價藉茲稍減仍
俟漕運粟米到日照舊開放本色仰懇

敕下部臣查明近日領米旗分所賣抵粟稷米實價若
干並比較向來同交米石折價交銀之例酌定價
值妥議具奏等語臣等伏查八旗甲米例分稷稔
粟三色閒有一色不敷按成抵給節經辦理在案

今該御史請將抵粟稷米一項折給錢文是每萬石之中應折給一千五百石按照例價核算每月僅放錢三萬餘串市中錢價未必能因此驟平而每月少放米三萬二千餘石轉恐米價從此漸長京師爲五方聚集之區全賴米石流通方資民食從前每遇米價昂貴卽須設法平糶今米價平減最爲便民不應以錢價偶貴輒將米石減少致民間有食貴之虞況現在欽奉

恩旨普賞八旗一月兵餉折給制錢有三十餘萬串之多是錢價亦可日就平減該御史所奏八旗甲米內粟米一項折給錢文之處應毋庸議是否有當

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七月初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上

无

振綺堂叢書

奏控爭洲產摺

戶部謹

奏爲奏

聞事本月初五日據江西南昌旗丁高表芳赴臣部呈控該縣生員陶漁等將伊祖遺洲產捏契霸佔並經地方官屢次斷明陶漁疊行翻控案久未結等情當經臣等弔查部存丁冊並按照原呈逐一研訊據供伊祖高伏住所遺契置洲產坐落槎湖乾湖等處向同監生陶浩民人陶英虔等分管執業本與陶漁無涉因係荒洲並無頃畝段落每年伊名下完納稅課銀二錢零有家存串票可憑未得帶來自乾隆五十一年陶漁捏造前明崇禎年間偽契硬行佔去收利每年約吞草價三四十兩零共計十四年約六百餘兩伊等於五十六年及嘉慶元年疊控總督等衙門經南昌府縣各官查審九次斷令高姓與陶浩等照契管業陶漁不服隨詳翻控布政使衙門書吏萬姓是陶漁親戚稟駁另審想是勾串賄囑實無憑據現在案未得結等語臣等查控告田產全以契紙串票爲憑該旗丁高表芳所控槎湖乾湖產業既係伊祖上契置完

己庚編上

无

振綺堂叢書

課有年何以陶漁等輒捏造偽契憑空霸佔該洲
既係荒地並無頃畝段落且係與陶浩等公共之
產陶漁係陶浩一族是否有分其契載四至究係
如何分管均應逐一究訊今高表芳並未將契串
等項帶來呈驗查對部存丁冊內所載高姓田產
亦無槎湖乾湖名目是此案非將契串追出傳同
兩造質訊難以明晰且查前項洲產疊經地方官
斷令高表芳等執業因何一任陶漁翻控久延不
結是否有徇縱情弊研訊該丁不能確有所指但
該書吏萬姓如果實係陶漁親戚其爲勾串延擱
情節顯然自應嚴行究辦應請

已庚稿上

聖 振綺堂叢書

旨飭交江西巡撫就近親提人犯秉公嚴審速卽妥擬
具奏以息爭端而免拖累俟
命下之日將原告高表芳由兵部照例解往候質爲此
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此案著交江西巡撫張誠基秉公審擬具奏原告高
表芳著照例解往候質欽此

議駁加徵漕米摺

大學士王 等謹

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事內閣鈔出漕運總督蔣兆奎奏旗丁運
費不敷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旗
丁一摺嘉慶四年八月十九日奉

已庚稿上

聖 振綺堂叢書

旨大學士會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查原奏內稱向來旗
丁於水次兌糧時需索州縣兌費一二百金今嚴
禁浮收州縣豈肯復出兌費旗丁亦索費無詞自
當受兌開行不敢多事惟是各衙門以及沿途諸
陋規雖已禁革旗丁花費自可節省而生齒日繁
諸物昂貴卽以過關而論每關費錢四五千文因
水溜需夫較多比從前用錢已加數倍所過關座
甚多存在在需費又雇覓短絛人夫從前每里酌給
錢一二文今則五六七文不等沿途遇淺起剝并
人口盤費所需實多應得之項委不敷用現在亟
需調劑有漕州縣無不浮收而江浙尤甚每石加
至七八斗旗丁因州縣浮收過多需索兌費不過
貼補運費並非私人已囊今若於此七八斗之內
劃出一斗津貼旗丁運費其餘盡行革除旗丁稍

201405

分餘潤借力辦公濟運有資不至竭蹶貽誤除江浙照辦外所有辦漕各省俱有浮收每石均劃出津貼米一斗撥補旗丁其閒情形不同應聽該省撫臣酌量津貼如此明定章程則收漕州縣更可免旗丁索費影射浮收之弊等語臣等會議得各省出運幫船例有應支行月口糧以資食用并有贈貼銀米以供雜費歷經遵照辦理並無貽誤本年三月兩江總督費滄奏四款內有請加徵銀七分幫貼旗丁一款經戶部議駁以恤丁不便病民奉

己庚編上

聖

振綺堂叢書

旨依議在案今該漕督以旗丁應得之項委不敷用請於州縣浮收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濟運臣等詳查各省幫船每船以十丁爲率各按道路遠近支給銀米除山東河南二省幫船運通較近得項較少外其江浙湖廣等省每船約實得米一百三十石至一百八十石不等實得銀一百六十兩至三百七十兩不等運費本有定數現又欽奉諭旨嚴禁各衙門以及沿途需索陋規幫船更無浮費該漕督乃以旗丁不得向州縣需索兌費爲詞謂州縣皆有浮收欲爲旗丁分潤查浮收斛面例禁

甚嚴尙恐不免前弊今若明定章程准其每石加徵一斗是使不肖官吏益得有所藉口影射多徵且此一斗之糧既增不可復減名爲津貼實與加賦無異臣等公同商酌該漕督所請每石加徵一斗之處未便遽行議准至幫丁殷疲不同各省情形互異如果其中實有丁力疲乏艱於輓運之幫亦應隨時調劑應請

旨飭令有漕各督撫分別確查將應如何酌籌津貼以裕丁力之處自行妥議奏明辦理是否有當伏候訓示遵行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

己庚編上

聖

振綺堂叢書

奏請

旨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奏二十九日內閣鈔出奉旨大學士會同戶部議覆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旗丁一摺州縣徵收漕米不許顆粒加增例禁甚明近因各省多有浮加之弊節經降旨嚴查整飭猶恐地方官陽奉陰違今蔣兆奎以旗丁用度不貲輒請明立章程每石加增一斗以資津貼是使不肖官吏益得有所藉口且名爲加收一斗其所徵必不止於此數恐浮收積弊仍不能除而此新漕一斗之糧著爲定額與加賦何異其事斷不

可行惟邇年旗丁疲乏該漕督所奏亦係實在情形其各幫一切費用應支口糧幫貼銀米或有不敷亦當設法調濟量爲津貼著有漕各督撫確查妥議各將如何酌辦情形據實具奏務令丁力不致拮据而正供不致加增方爲妥善欽此

已庚編上

奏
振綺堂叢書

奏控給餘租銀兩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據江西信豐所旗丁徐才士赴臣部呈請將屯田餘租銀兩賞給該丁濟運一案臣等隨提至當堂研訊據稱竊丁等屯田租銀每石五錢悉歸官徵解貯道庫除完糧正則外餘租銀八千九百七十四兩有奇內除歲造補修船隻及運費外每年尚餘存銀一千七百七十餘兩此項存銀實係丁等額田所有專資造運之產未便另資他用且贛州衛會昌所有額設墾田撥運等項俱歸各船自收每畝納餘租銀三二錢不等獨信豐所田折徵儘數存公若遇糧船失風買米賠補應需費用具結請領支給竊風火不虞事非常有開遇支銷爲數有限是以空有餘存丁困莫甦丁等曾懇漕憲糧道准其融借分年扣還未沐賞給調劑甚至歲造一船除應領外實需墊費七八百金不等若遇賠造船隻給領銀止三百兩墊需一千五六百金實難設措兼之輓運長途用費浩繁展轉莫支日見疲憊迄今存餘四十多

已庚編上

奏
振綺堂叢書

年計銀五萬餘兩坐積不無過多虛存備公之名實切向隅之歎叩懇俯憐丁困推廣

皇仁乞將丁所已存現解之餘銀賞給加增造運等語

臣等查江西信豐所屯田二百七十餘頃內有

二百一十七頃零每畝徵租銀五錢又五十五頃

零每畝徵津貼銀入分通共徵銀一萬一千三百

餘兩除完納屯糧正耗等銀外實徵銀八千九百

七十餘兩由官徵解道庫每年每船給運費銀三

百五十兩每造船一隻給銀一千兩補修船隻給

銀三百兩其存贖銀兩留存道庫遇有該所糧船

三庚編上
奏
振綺堂叢書

失風事故以備僱募買米修船等公用在案今據

信豐所旗丁徐才士呈稱丁力疲乏請以歷年存

貯銀五萬餘兩賞給丁等濟運并聲明贛州衛會

昌所俱有衛丁自收之租惟該所儘數存公等語

查贛州衛墾田會昌所本戶撥運等田租銀俱係

各船自收贍運信豐所餘租既係該丁等專資造

運之產何以應係官爲存貯且查此項存贖銀兩

據稱向來准其借領何以復請全行賞給是否該

丁等有心取巧抑或實係疲乏所致均未可定應

請

旨飭交漕運總督確查該丁等實在情形將此項存貯

銀兩應否准其酌給以裕丁力之處據實具奏候

旨遵行所有具呈之旗丁徐才士應俟

命下之日照例解往聽候查辦爲此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九月初十日發報具奏本月十二日到報

奉

旨此案該丁徐才士所呈屯田餘租存貯銀五萬餘兩

請賞給該丁濟運一事著交漕運總督蔣兆奎會同

江西巡撫張誠基查明此項庫貯餘租銀兩是否尙

己庚編上
奏
振綺堂叢書

有別項支用抑係專備該丁等濟運之需可否賞給

該丁等濟運之處妥議具奏欽此

議覆銅額運務摺

大學士王 等謹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據雲南布政使陳孝昇奏請將湯丹等

廠酌減銅額升八運京銅改分六運及管廠各員

按照多獲銅數分別議敘一摺嘉慶四年九月十

一日奉

硃批大學士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 臣等

謹按款酌議敬呈

御覽

己亥編上

振翰堂叢書

一各廠年額銅斤請照現在辦獲數目酌定報銷

一款據稱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開採年久礦少

質薄應請將湯丹廠額辦銅三百一十六萬五千

餘斤酌減八十六萬五千餘斤以二百三十萬斤

為定額碌碌廠額辦銅八十二萬三千餘斤酌減

二十萬三千餘斤以六十二萬斤為定額大水溝

廠額辦銅五十一萬斤酌減一十一萬斤以四十

萬斤為定額統俟嘉慶四年為始按照減定各數

飭令經管之東川府如數辦運至該三廠酌減額

銅查有新開之得寶坪廠上年奏明額辦銅一百

二十萬斤茲據該廠具報嘉慶三年分實辦獲銅

二百萬九千餘斤較額辦之數多辦銅八十萬餘

斤通計寧臺大功香樹坡得寶坪茂麓及各小廠

現辦銅斤並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酌定銅數通

盤核算較每年應運京銅六百二十九萬餘斤及

帶解買補銅三十七萬餘斤之數尚屬有盈無絀

等語 查滇省各廠額辦銅斤向來遇有礦砂衰

薄獲銅短缺例准題請減額其獲銅豐旺多於舊

額者亦准據實報增節年遵照在案今該藩司以

湯丹等三廠礦少質薄奏請減額并稱新開之得

己亥編上

振翰堂叢書

寶坪廠產銅豐旺可以多辦銅斤因為調劑盈縮

起見但查每年該省額運京銅六百二十九萬餘

斤年額攸關不容稍有短少湯丹碌碌大水溝三

處在各銅廠中為最大之廠向因出銅較旺是以

定額較多已歷年久今遠請減去一百一十七萬

斤為數未免過多恐啟偷漏之弊即云所減銅數

可將得寶坪廠多辦八十萬斤之銅抵補但較原

運之額究屬虧短且查得寶坪係甫開新廠若令

每年連正額加辦廠銅至二百萬斤是否出銅可

期源源接濟設有短絀又將何廠銅斤抵補得寶

坪厥坐落池西地方較池東之湯丹等厥運送瀘
州路途遠近是否相等運腳銀兩果否不致多糜
原奏均未籌及臣等難以懸擬相應請

旨飭交該督撫將各該厥果否應減應增情形確勘結
報另行核實奏明辦理以昭詳慎

一每年正加八起京銅應請仍改六起俾運員較
少不致有虛員缺一款據稱滇省自乾隆四年起
每年辦運正銅四百四十一萬七千八百斤分爲
八起乾隆五年改爲四起乾隆六年因廣西局停
鑄將原用銅一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餘斤分爲

已庚編上

聖 振翰堂叢書

正運四起協運四起加運四起一併運京自乾隆
九年起到二十三年止又改爲正運四起加運兩
起乾隆二十四年復改爲正運三起加運一起乾
隆二十六年定爲正運六起加運兩起每起派委
丞倅州縣各一員承運惟是運銅委員往返必須
三年之久甫能回滇員缺每多虛懸辦理亦形竭
蹶查乾隆五十八年以前正運六起每起運銅七
十三萬六千餘斤連帶解買補銅斤共計運銅七
十五萬餘斤其加運二起每起運銅九十四萬餘
斤連帶解買補銅斤共計九十六萬餘斤自乾隆

五十九年至今正運六起每起加運各厥多辦銅
二十萬餘斤共計九十五萬餘斤與加運銅數約
略相同今各厥多辦銅斤帶解至本年止祇有未
運銅九萬三千餘斤應於庚申年分起帶解外應
請將正運六起京銅四百四十一萬餘斤分爲四
起每起委丞倅州縣一員各承運銅一百一十萬
餘斤凡支銷水腳養廉各項銀兩並照六運原給
之數均勻分給承領其加運二起每起應運京銅
及帶解買補銅斤並正運六起帶解買補銅斤分
給加運二起帶解計每起共應運銅一百一十二

已庚編上

聖 振翰堂叢書

萬餘斤核與正運四起委員應運銅數所增無多
較之黔省每起運鉛一百二三十萬斤之數尙屬
減少滇省即可少派運官二員於地方公事不無
有裨等語 查滇省辦運京銅正加四運分爲八
起今該藩司陳孝昇以委運銅差缺多虛懸並多
辦銅斤將及運竣請將正運六起減爲四起查京
銅重務頭緒繁多屢經酌議未能允協自乾隆四
年起每年額辦銅四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斤原定
正運八起計運官八員嗣因廣西停鑄於原額之
外加運京銅一百八十八萬一千餘斤爲數較多

另增四起合前爲十二起計運官十二員至乾隆
二十六年經戶部錢法堂奏定分爲正運六起運
官六員運銅四百四十餘萬斤加運二起運官二
員運銅一百八十餘萬斤仍與乾隆四年原定章
程前後相符久經遵辦在案自乾隆五十九年後
各廠有多辦銅斤飭令正運六起帶解銅多船眾
運官業已極力照應時懼疏失今若因多辦已竣
減法正運二起合加運爲六起計每員責令承運
京銅一百一十餘萬斤誠恐致滋偷漏情弊難期
妥善又所稱較之黔省運鉛每起一百二三十萬
之數尙爲減少查銅鉛情形各異鉛係整塊每塊
五十斤易於稽查銅大小零星散碎不等沿途交
替換船過壩必須較兌過秤倫數目太多勢必久
延時日有悞限期非比鉛斤容易經理該藩司所
奏於銅務殊無裨益不過爲節省運官二員起見
以滇省七十餘廳州縣委運八員本不爲多且向
來官員不敷委用例准奏請揀發亦無員缺多虛
之虞所有奏請每年正加八起京銅請改六起之
處應毋庸議

一各廠較額多辦銅斤議敘之例過優請酌量變

通一款據稱從前管廠之員止按年核計功過至
乾隆四十四年經戶部議准照鹽課之例以十分
核計按其缺額并多辦分數分別議處議敘今查
各廠年辦額銅自數千斤以至數百萬斤不等多
寡懸殊而一概以十分爲定在額銅數千斤之小
廠經管廠員祇須多辦銅數千斤即可援照多辦
銅十分以上之例准加四級其額銅二三百萬斤
之大廠經管之員必須多辦銅三四十萬斤始足
十分之數照例紀錄十次未足以昭平允除各廠
短辦銅斤處分仍照舊例查參外所有額外多辦
銅斤議敘之例應請毋庸核計分數統以多獲銅
數爲定凡額銅自數千斤至十萬餘斤之各小廠
多辦銅五萬斤以上者准其紀錄二次十萬斤以
上紀錄三次十五萬斤以上加一級三十萬斤以
上加二級五十萬斤以上加三級七十萬斤以上
加四級其額銅自二三十萬至二三百萬斤之各
大廠按照額數辦足卽准紀錄一次如多辦銅十
萬斤以上紀錄二次二十萬斤以上紀錄三次三
十萬斤以上加一級四十萬斤以上加二級五十
萬斤以上加三級六十萬斤以上加四級該管直

隸州及府道總理藩司亦照多辦數目分別議敘等語 查滇省銅政考成向止核其一歲獲銅之多寡並未稽其每月交銅之盈絀管廠各員因此虧數漸多不敷供運是以乾隆十六年經原任撫臣愛必達並四十二年督臣李侍堯等先後奏請照鹽課之例統以十分核計考成經戶部議令大小各廠俱按出銅確數劃分十三股按月計數勒交如有缺額令於一兩月內補足倘於月額之外多獲銅斤以及缺額不能補交即於考成案內分別議處議敘奏准遵行在案是管廠各員按月核計獲銅確數並在任月日久暫統以十分計考畫一辦理勸懲並用不使時重時輕立法最為公允若如該藩司所請缺額處分仍照舊按分數計算而溢額議敘則又按銅數計算辦理殊屬兩岐且所稱原額數千斤及十萬餘斤之各小廠必須多辦銅五萬斤以上始准紀錄二次恐小廠人員無所鼓勵勢必催辦不力漸致廢弛其額辦二三十萬斤至二三百萬斤之各大廠照額辦足即准紀錄一次甄敘過寬亦不足以昭平允況考成止論銅數並不按月核計分數仍恐漫無稽查致有採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辦虧短之虞於銅政有礙該藩司所奏按照銅數核計議敘之處應毋庸議以上三款臣等公同籌酌是否有當伏候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月初二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議駁屯糧改歸巡道督理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鈔出江西糧道張彤奏江西通省屯糧餘租撥令各巡道就近督理徵收一摺嘉慶四年

九月十四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據原奏內稱江西糧道經管

屯田餘租自乾隆初年因屯田散處各州縣旗丁

收租不便定由州縣徵解糧道轉發各丁濟運嗣

因各州縣徵收屯租年年有欠歷任前督臣高晉

臣已庚編上

臣振綺堂叢書

薩載等

奏准酌減餘租並經漕臣毓奇

奏定經徵不力州縣處分凡此皆為積欠屯租有誤

漕運起見茲臣在任江西查通省屯糧餘租共欠

十四萬兩有零其中九江贛州各府屬為最重每

年將各州縣按例開參惟是處分雖嚴租欠仍在

徵收倍難究其由來糧道每年督運春出秋歸在

外日多以致各州縣玩視催徵日漸累積臣再四

思維江西經徵屯租之州縣大概屬於饒九贛南

二道分巡者居多該二道就近督徵又終年不離

本省實較糧道易於為力臣請嗣後將廣饒九南

道所轄之州縣經徵屯糧餘租即收解廣饒九南

道衙門吉南贛寧道所轄之州縣經徵屯糧餘租

即收解吉南贛寧道衙門每年各道收齊後移交

糧道給發濟運如此各歸各道隨時催解呼應較

靈前欠冀可漸清日後不至復積等語臣等伏

查江西省各衛屯田六千四百餘頃額徵餘租銀

一十一萬餘兩自乾隆二年定例官為徵解歷係

糧道收貯給丁濟運嗣經漕臣毓奇奏各州縣徵

解不前議請即照正項錢糧經徵不力分數之例

臣已庚編上

臣振綺堂叢書

分別議處臣部覆准通行在案今據江西糧道張

彤以該省屯糧餘租共有積欠十四萬餘兩糧道

督運春出秋歸在外日多致各州縣玩視催徵日

漸累積請嗣後將廣饒九南道吉南贛寧道所轄

州縣令各該巡道就近徵齊移解糧道等語查糧

道管理通省漕項錢糧是其專責經徵州縣如有

心存膜視全不出力者該道理應隨時揭參即每

年督運公出計其歸署之期正值開徵之際儘可

督飭所屬將前項租銀速為徵解若如所請分歸

各道催徵是由各州縣分解各巡道復由各巡道

轉解糧道不但多此一番周折虛糜運費且此項租銀如果難於徵收即改歸巡道督催亦未必能年清年款仍屬有名無實該糧道所請改令各巡道催徵餘租之處臣部未便率行議准至所稱未完餘租歷年積欠共十四萬餘兩查嘉慶二年餘租奏銷案內止有未完銀六萬七千餘兩所有嘉慶三年四年餘租現尙未屆奏銷之期其未完數目該撫未經冊報臣部無憑查核應請

旨飭交江西巡撫將節年未完餘租銀兩究係若干果否全係實欠在民現在是否足敷濟運逐一飭查明確將實在情形具奏到日臣部再行核議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月初七日奏本日奉

旨戶部議覆江西糧道張彤奏請將江西通省屯糧餘租撥令各巡道就近徵收一摺此項餘租向係糧道收貯爲給丁濟運之用何以歷年積欠至十四萬餘兩之多是否實欠在民抑有官吏侵蝕等事其民欠究係若干且上次蠲免江西積欠通省不過數千何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以屯租積欠遂多至十餘倍與民田科則有無歧異其積年疲累難於徵收之故必須查明實在情形酌量妥辦至餘租專爲濟運而設現當肅清漕弊之時各該省自不敢得受漕規復有肆意浮收之事但旗丁辦運之費聞不免藉資於州縣而旗丁於漕運總督及倉場衙門等處向來俱有使費自應查明需費若干通行飭禁現在總漕及倉場侍郎俱係本年新放之員該撫無所用其回護且係朕降旨飭查並非由該撫劾參務當逐一查明除各項陋規外該旗丁等辦運實需若干此項餘租是否足敷濟運應如何調劑俾收漕無弊運丁不致拮据而屯租亦不致拖欠其屯租改歸巡道徵收一節有無裨益一併詳細妥議具奏張彤原摺並著該部咨寄該撫閱看欽此

議駁分限買餘抵補摺

戶部謹

奏為請

旨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據漕運總督蔣兆奎咨請將
 浙江旗丁陳士明等上年失風漕船欠交米石酌
 分四限買餘抵補一案咨報到部據原咨內稱溫
 州後幫旗丁陳士明等十名漕船於嘉慶三年五
 月內在山東濟寧州魯橋汛地方河湖一片之所
 陡遇龍風沈溺計共虧折沈湮平米三千六百五
 十六石九斗三升八合四勺因抵通之時並無食
 米可換將該幫餘米六百五十八石一斗一升照
 數抵交外其餘欠交米二千九百九十八石八斗
 二升八合四勺咨明下年搭解奉部覆准飭行該
 幫籌備搭解去後茲據該道詳稱該丁等上年遭
 患之後本年又逢漕糧全減坐食經年船需賠修
 槓需新置一切費用較倍往昔層層苦累丁力難
 支細加察核委屬實在情形若令其全數買米帶
 交計需銀六千餘兩必致束手誤公所關匪細可
 否酌分四限即自本年新運為始買餘抵交等語
 臣等伏查各省起運漕糧例有給丁三升八

已庚編上

臣 振綺堂叢書

合餘米於抵通時隨正交倉官為給價收買漕船

遇有失風事故其沈湮虧折米石准將三升八合

餘米照數抵補如有不敷令於下年採買搭運赴

通交納節年辦理在案今該丁陳士明等漕船於

上年失風之後本年又遇蠲漕全減其應行買補

搭解之米共有二千九百餘石據該漕督咨稱若

責令該丁等於今冬新運內全數採買搭運丁力

實屬難支聲請分作四年買餘抵補固為體恤丁

情起見但查向來買餘抵補俱係現年辦理並無

分限買補之例臣部未便據咨准行相應奏明請

旨應否准其分限買餘抵補之處恭候

欽定俟

命下之日臣部遵奉施行為此謹

奏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向來漕船買餘抵補沈溺米石並無分限之例此項

應行買補搭解之米著仍照向例于次年採買搭運

赴通交納欽此

已庚編上

臣 振綺堂叢書

議駁兩江加徵銀米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速議具奏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奏事處鈔出

兩江總督費淳遵

旨覆奏酌辦津貼旗丁銀米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查原奏內稱乾隆四年

前任漕運總督托時因出運幫船所得行月口糧

贈銀贈米尙不敷用會題定章程上江漕米每石

徵耗米一斗下江漕米每石收公費銀六分以半

已庚稿上

聖 擬綺堂叢書

給丁為抵通一切應用半給州縣為修倉鋪墊飯

食之費定例以來迄今又越六十年生齒日繁百

物昂貴丁力日漸疲乏長途費用仍復不敷自應

量為調劑臣再四籌酌應請裁去下江原定每石

公費銀六分改照上江之例每漕米一石亦收耗

米一斗而酌以七升給丁以三升給州縣其上江

漕米每石除照舊收耗一斗外請將耗米亦以七

升給丁三升給州縣又向例江安兩省贈銀一項

有贈五贈十之不同應請將每石贈銀五分者一

律改照蘇松常鎮太五府州贈十之例每石贈銀

一錢似此通融辦理祇就上下兩江互相仿照於

旗丁不致拮据臣現與漕撫諸臣革除各衙門陋

規旗丁既多節省又得此分別津貼耗米贈銀倘

敢額外需索即照在法贓辦理若州縣仍有顆粒

浮收亦即照因公科斂律治罪并將不能稽查揭

報之該管道府臣併參究以示懲儆等語查本

年八月內大學士王臣等會同臣部議駁漕運總

督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

貼旗丁一案奉

旨今有漕各督撫將疲乏旗丁應如何酌辦津貼情形

已庚稿上

聖 擬綺堂叢書

確查妥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經臣部通行去後

今據費淳將兩江酌辦情形覆奏前來據稱下江

原定每石公費銀六分請行裁去改照上江之例

每漕米一石亦收耗米一斗以七升給丁三升給

州縣其上江漕米每石照舊收耗米一斗亦以七

升給丁三升給州縣又江安兩省應給贈銀有贈

五贈十之不同請一律改照蘇松等府屬每石給

贈銀一錢係就上下兩江互相仿照辦理等語查

津貼旗丁一項向來安徽係徵耗米一斗其贈銀

止係五分至江蘇係徵公費銀六分折徵錢四十

六文並不另徵耗米揆其辦理不同之故自因安
徽賦輕是以徵收耗米江蘇賦重是以酌徵公費
遵循業已有年兩省情形本不畫一今該督將津
貼銀米一律加增在上江計須加徵銀二萬六千
餘兩下江雖裁去公費銀九萬餘兩尚須加徵米
十五萬石臣等竊以折錢尚有定數徵銀即可
加平而徵米一斗若以銀折算較之原定公費銀
六分不止加倍且收米之時尤防高下其手疑小
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該督春閒曾有
加增漕費七分之請經臣部以事類加賦議駁今
改徵耗米一斗仍係加賦於民況上江漕務一切
章程奉行已久旗丁並無拮据情形何以亦議加
增贈銀至一切錢糧為巡撫專政該督並未會同
上下江巡撫確查熟商臣部尤難率議相應請
旨飭令該督會同岳起判道乾將上下兩江確查實在
情形悉心妥商務期丁民兩便會議到日臣部再
行核議現今開徵在即所有旗丁銀米各項應仍
遵照向例辦理不得任聽地方官率意浮收致滋
弊混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戶部議駁兩江總督費涇奏上下江津貼銀米互相
仿照辦理一摺所駁甚是前據蔣兆奎奏請於州縣
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旗丁經大學士會同該
部議以所奏斷不可行今費涇所奏與蔣兆奎前奏
名雖異而實則同若如所請是所云不准浮收者仍
屬有名無實據摺內稱下江酌裁漕費而加徵米十
五萬石上江耗米照舊徵收而加徵贈銀二萬六千
餘兩是非加賦而何且錢糧為巡撫專管該督何以
並不會同上下江巡撫公同酌議僅用單銜具奏殊
屬非是況本日復據岳起奏到籌議旗丁津貼一摺
摺尾聲明係與該督合詞具奏而所議與費涇前奏
互異是該督並未與巡撫會商先後兩岐其說可見
外省督撫會銜具奏之事皆屬具文何嘗志同道合
以公事為重此等陋習不除難臻治理除將岳起之
摺交部核議外現在正屆開徵之期該督撫等當督
飭地方官仍遵舊定章程一面開兌倘有不肖州縣
藉端浮收即當嚴參究辦至津貼旗丁之款應如何
籌議之處統俟判道乾奏到後一併交部詳議再降

諭旨欽此

議覆車戶積欠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月十九日據倉場侍郎達慶等

咨送原奏一件內開十月十七日奉

旨交戶部欽此查原奏內稱坐糧廳書吏經紀倉人與

糧船交手積弊本多各省糧船抵通書吏索取幫

規日甚自會役等提幫驗米呈樣多訪經絕

車戶起糧斛兌勒索才難並坐糧廳驗米時限班

阜役驕夫等使費多寡不等倉場衙門書吏亦有

己庚編上

天 擬請堂讀書

收受幫規等事更訪得有幫中辦事頭伍名曰尖

丁預行到通與書吏經紀賄串說合或米石虧短

臨時買補或米色霉變混同兌收皆係從前積弊

又查得倉場衙門書吏除疲乏幫次之外每幫飯

銀自六兩八兩至二十餘兩不等倉場衙門舍人

每名每船亦給錢二十五文坐糧廳書吏經紀倉

人更多狡索積弊應行剔除本年漕務俱竣已無

確證臣等除先行出示嚴禁外俟來歲漕船抵通

隨時查辦至大通橋車戶歷年節欠坐扣較多兼

以輪免漕糧應領腳價減少辦運竭蹶查大通橋

車戶向來排造船隻修理號房及大通橋挖河俱係借支庫項統於車戶腳費內扣還_臣等查此三項費用均係正運條款似應作正開銷懇將前三項應扣未完欠項免其坐扣嗣後遇有應用卽於通濟庫輕齋項下動支准其報銷計每年可免扣銀一千餘兩至土壩車戶排造船隻修理號房二項應行坐扣之處事同一律亦請照此辦理再查大通橋車戶腳價內定例於每石扣出四釐作為辦公之費各項支用款項繁多往往浮濫_臣等逐項核算量加裁減每年支用不過六千兩上下已

己庚編上

李 振綺堂叢書

足敷用其餘浮費概行裁減全漕之年約可得銀四千餘兩歸入運腳正項等因前來經_臣部將車戶等積年欠項未完銀兩細數及排造船隻修理號房挑挖護城河借支銀兩在於腳價內扣還各原案行查去後茲據先後咨覆到部_臣等伏查倉場衙門及坐糧廳爲八省漕糧總匯之地其所轄書吏經紀舍役人等藉端需索弊竇滋多理應嚴行禁革以肅漕政而清弊源現據該侍郎等逐一訪查禁止應令實力查辦外至所稱車戶等排造船隻修理號房挑挖河道所用銀兩請作正

開銷免其坐扣運費一節查大通橋車戶承運京倉漕糧土壩車戶承運通倉漕糧所設剝船定例十年排造一次自康熙六年及三十七年題定通濟庫借給造船價銀於各役應領腳價內扣還號房堆貯漕糧修理向無定期乾隆三十六年及四十五年奏准隨時借項修理分年勻扣其挑挖護城河所用工料亦於乾隆三年奏准借項興修分年勻扣以上三項均係腳價內應行坐扣之款章程遵循已久並無作正開銷之例自未便驟議更

己庚編上

李 振綺堂叢書

張致廉
帑項且查土壩車戶積欠銀一萬三千九百餘兩因節年輪免漕糧所領腳價較少於乾隆六十年及嘉慶三年經倉場侍郎宜興等奏請緩至辛酉年全漕到通時扣繳奉
旨允准在案大通橋車戶積欠銀一萬四千餘兩並領存局錢四萬九千五百餘兩經該侍郎達慶等於本年五月內具奏以現在仍係免漕之年請緩至全漕到通時扣繳奉
旨允准亦在案是該車戶等應扣借項均經
恩予展限役力自己較紓今若再議寬免官項轉致無

著該侍郎等所請免扣車戶舊欠並應用銀兩作
正開銷之處均毋庸議再查大通橋車戶每年所
領腳價內據該侍郎等聲稱向來按米一石扣存
銀四釐作為辦公之費今逐項核算每年不過用
銀六千兩上下已足敷用其餘浮費概行裁減計
每年可節省銀四千餘兩歸入運腳正項添給車
戶實屬有益應如所奏辦理並令將各項辦公細
數按款造冊送部備查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奏奉

已庚編上

空 振綺堂叢書

旨依議欽此

議覆兩江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奏事處鈔出江蘇
巡撫岳起奏籌議旗丁津貼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又十一月初二日軍機處鈔出安

徽巡撫荆道乾奏清釐漕務情形一摺奉

硃批戶部查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岳起原奏內稱

漕運幫船應給旗丁口糧銀米各省多寡不同江

南省例准每船支給行月糧米九十餘石三修等

已庚編上

空 振綺堂叢書

項銀四百五十餘兩該船每年約需經費銀五百

六十餘兩該丁應得正項除行月糧米外核其所

需經費原有不敷又幫船回次每船例止給三修

銀七兩五錢十年大造給銀二百餘兩體察情形

實屬不免賠累自當設法調劑量為津貼不使稍

形拮据查有漕糧加收耗米一項向為京通各倉

並沿途折耗之用定例每正米一石有原備曬颺

折耗米四升七合六抄雍正四年奏准停止曬颺

將原備折耗米四升七合六抄於漕米進倉之時

抽驗一二袋計其折耗將未驗之米照此計算下

剩之米歸入正項支銷此項原備曬廳折耗之米並非正項米石且久經停止曬廳亦與額外餘米無異懇將此項米四升七合六抄免其隨正交倉以爲津貼不敷之資並請於開兌時先行劃付聽其自行糶賣足敷應用等語又據荆道乾奏稱有漕州縣賢愚不等每藉幫費爲名任意浮折旗丁卽以州縣之浮折恣意勒索臣現在實力禁革倘有不肖州縣故智復萌者立卽參處如狡黠旗丁巧爲刁難許該州縣據實稟出以憑法究惟是旗丁運米抵通三千餘里一切應用正項所費不貲安徽省每石給丁耗米五升比下江之三分公費爲稍優然始終入不敷出者因衛官擾越幫務旗丁所得米內竟有分送衛官之事又本省運弁及委員催兌催行并各衙門書吏暨過淮簽盤投文投批開壩管汛以及濟寧臨清天津一路各署書役又到通後驗米驗單經紀過解節節俱有使費一船之領項何堪各衆之分肥臣先將本省陋規革除其沿途浮費并提溜打鬧短棒人夫抬價累丁之處咨會總漕倉場山東巡撫直隸總督逐段嚴查並責成押運道員廳員一體稽查外再查安

己庚編上

查 振綺堂叢書

徽省向例收漕米一石徵耗米一斗內以五升給丁爲抵通應用五升留給州縣爲修倉鋪墊之需今擬請將耗米一斗內以七升給丁三升留於州縣旗丁每石多得二升亦有裨益等語 查上下兩江酌議津貼旗丁一案前據總督費淳奏請上江加徵贈銀五分下江加徵耗米一斗經臣部以不便加賦議駁奏蒙 聖鑒並奉 諭旨將江蘇巡撫岳起積行奏到之摺交臣等核議并令俟安徽巡撫荆道乾奏到後一併詳議今荆道乾業已奏到臣等遵 旨悉心籌酌竊以旗丁等輓運漕糧歷年已久既有行月口糧又有贈貼銀米及修船負重等項核其經費本無不足其所以入不敷出者實由近年來沿途浮費日增層層剝削之故現在欽奉 諭旨疊加飭禁陋規既予革除旗丁等諒不至於竭蹶惟是糧船自南而北經歷長途一切人工物價今非昔比貴賤懸殊其不免疲乏之處亦屬實在情形自當量加津貼以裕丁力查上江漕米向來每石徵收耗米一斗內以五升給丁五升給州縣今

己庚編上

查 振綺堂叢書

荆道乾請將所給州縣之五升米內撥出二升增給旗丁是不過于原徵耗米一斗之中量爲寡多益寡並非加取于民而旗丁每石多得米二升每船即可多得米十四五石有此津貼辦運自屬從容應請卽如所奏辦理至下江收漕向來並無應收一斗之耗米惟按每石徵公費銀六分折制錢四十六文內以二十四文給丁二十二文給州縣核計旗丁所得錢數比之上江給米五升者本屬較少是以每遇兌漕之時該丁等輒向州縣勒索其藉口實由于此今酌議津貼旣不便取之于民該省又無原徵耗米可動據岳起請將旗丁原備交倉之曬颺米石一項動用給丁自爲丁力拮据起見但所稱曬颺米四升七合六抄全行劃歸旗丁未免爲數較多且恐將來漕米進倉遇有抽驗折耗無可抵補轉多未便臣等公同酌議此項米石本係預備曬颺之用今曬颺久經停止與額外餘米無異請仿照上江現議加給之例卽于此項米內撥出二升七合六抄准其于開兌時劃付旗丁自行糶買以資接濟其所剩二升仍照舊例隨糧交倉如此辦理庶下江旗丁每船亦可多得米

己庚編上

空 振綺堂叢書

十五六石運費得以充裕而漕米進倉之時倘遇折耗除核實抵補外餘米仍可歸入正項不至有缺乏之虞至該旗丁等經此次調劑津貼之後如有仍向州縣多方勒索及不肖州縣藉端浮折等弊該督撫等立卽嚴參究懲並將糧船過淮抵通陋規及沿途一切浮費盡行革除如有前弊許旗丁等首告按律嚴辦以期積弊肅清速漕利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己庚編上

空 振綺堂叢書

旨依議欽此

議覆浙江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奏事處鈔出閩浙

總督兼署浙江巡撫書麟會同漕運總督蔣兆奎

奏請緩扣浙江旗丁積欠銀兩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又於十一月初十日奏事處鈔出

書麟積奏酌增行月米價及槽費錢文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浙省

漕白糧船於乾隆二十五年暨四十二年經前任

已庚編上 空 振綺堂叢書

漕撫各臣先後奏准於糧道庫內提銀十萬兩

賞借各丁一分起息按六箇月計算每年於額領銀內

扣還迄今四十年共收過息銀十五萬餘兩近年

以來生齒日繁百物昂貴漕船一切費用無不較

前加增丁力日形疲憊辦運維艱現奉

聖諭令有漕各督撫將疲乏旗丁確查妥議量為津貼

臣等通盤酌議無款可籌惟查各幫所領

恩借銀兩內因嘉慶三年浙省輪免漕糧通幫減歇無

從扣還計共積欠本息銀十萬五千六百一十八

兩四錢又嘉慶三年分各幫借支造船公借銀四

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先經咨部請分六限歸還又

減船各丁借撥行月食米應還折價銀三萬九千

四百四十九兩零俱應於旗丁應領項下扣還查

二十一幫每年額領錢糧四十萬餘兩若將積欠

各款銀兩全行扣還則所領僅得其半本年禁革

漕弊州縣不得顆粒浮收旗丁無從分潤扣款既

多得項無幾當停減困乏之餘實難支柱請將各

幫積欠

恩借銀兩停其繳息同造船公借及借撥行月食米折

價等款共銀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八兩零統於

已庚編上 空 振綺堂叢書

嘉慶五年冬運為始分作十年扣還俾各丁本年

得全支應領之項以補上年停運之不足而此後

年限既寬扣項較少足以濟漕運而紓丁力又據

奏稱軍丁重運以及回空費用浩繁即應得之項

全行支領仍屬入不敷出辦運實為竭蹶查軍丁

每船例給行月米一百二十六石有閏之年每船

加給八石於順治十一年題定支給本色米六十

三石其餘一半米六十三石內月糧米四十八石

每石折銀一兩行糧米一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

二錢當年米價平減原敷買食距今一百餘年生

齒日繁米價增貴實屬不敷自應量予加增若按
照現在時價計算所增過多應請仿照金台米折
部定每石一兩六錢之數畫一增加以資買食總
共加增需銀四萬五千九兩六錢並請於向例漕
費錢文之外每米一石糧戶津貼錢六十文計算
每田一畝不過出錢六七文在糧戶所出甚微在
軍丁亦不無小補合計此二項每船共可得銀八
十餘兩等語 查各省酌議津貼旗丁一案前據
岳起等查明上下兩江情形奏請加給米石經
臣等分別議覆奏蒙

已庚編上

六充 振綺堂叢書

聖鑒在案茲據書麟等查明浙江省旗丁情形先後奏
到二摺一請緩扣各款借欠銀兩一請酌增行月
折色米價及漕費錢文_臣等伏查幫丁疲乏固應
隨時調劑而借項扣繳年限及酌增銀錢等款均
須妥為籌辦據書麟等所稱造船公借銀兩一款
查係每年春夏之交由道庫墊放應於冬運錢糧
內卽行扣還之項所有嘉慶三年分該丁等公借
銀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前經浙江巡撫玉德援
照成案咨明_臣部自嘉慶四年冬爲始分限六年
扣還是此項銀兩扣繳之限已寬自應按照原限

辦理無庸再予展限又所稱借撥行月米價一款
查係嘉慶三年減存米石應歸州縣變價報撥之
項前據漕運總督梁肯堂查照成案將此項米石
支給各幫咨明_臣部於下年新運錢糧內按照例
價扣繳共應扣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兩零是
前項米石借給幫丁已屬格外體卹其應繳銀兩
自應於嘉慶四年冬全數扣還未便自明年起緩
作十年致滋懸宕惟查所稱

已庚編上

五 振綺堂叢書

恩借銀兩一款自乾隆二十五年暨四十二年先後於
道庫內撥銀十萬兩交押運廳員帶赴北河借給
旗丁爲起剝之需一分起息自船抵北河至下次
新運以六箇月計算於各丁應領銀內將本息一
併坐扣節年辦理在案今因上年浙省輪免漕糧
有未經坐扣本息銀十萬五千六百一十八兩四
錢請自嘉慶五年冬爲始分作十年扣還免其繳
息是該丁等本年冬應領漕截等銀四十一萬餘
兩內較往年可少扣銀十萬兩而所欠本息銀兩
寬至下年起扣每年僅坐扣一萬餘兩扣項既少
得項較多旗丁實屬有益且查原撥本銀十萬兩
除從前收過息銀十五萬餘兩外計十年可以全

數歸本官項尚不至於無著可否即照所請辦理
免其繳息以紓丁力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該撫遵照並令將節年扣收本息銀兩
各數詳細造冊送部查核至書麟另摺所稱酌增
行月米價一款據稱請將應給旗丁折色行月糧
米均加爲一兩六錢折給查給丁折色行糧向係
六兩三錢月糧向係六兩定例遵循已久未便援
照金華台州折徵兵米價值輒行議增但每米
石若增四錢六錢之數共需動用漕項銀四萬五
千餘兩爲數實屬浮多臣部未便率准又所稱酌
加漕費錢文一款據稱每石令糧戶貼給旗丁錢
六十文查向來浙江省完糧各戶每石徵收漕費
制錢二十文及三十文不等今於原徵錢文之外
仍欲加賦於民與從前費消蔣兆奎所奏意見無
異實不可行惟是該省旗丁據稱辦運實在竭蹶
前項積欠
恩借銀兩雖經議令緩扣誠恐丁力仍有未紓自須從
長籌畫酌予津貼之項以資接濟現在江蘇省議
給旗丁原備交倉曬廩米二升七合六抄江浙情

形相仿可否請照江蘇之例准其將原備曬廩米
內每石劃付旗丁二升七合六抄庶丁力更臻寬
裕於漕務實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東豫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前由軍機處鈔出山東巡撫陳大文奏請增

給旗丁應領折色米價每石七錢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今於十一月十四日又鈔出河南

巡撫吳熊光奏請增給旗丁應領折色米價每石

六錢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陳大文奏稱東省各

幫漕船每隻例係十丁配運按船支給行糧米二

已庚稿上

旨 振綺堂讀書

十四石月糧米九十六石共米一百二十石內除

米六十石按每石八錢折給銀四十八兩實給本

色米六十石又每船支潤耗米及食米約計三十

石潤耗銀及津貼席片銀約計三十四兩統計

一船所支約米九十石銀八十餘兩旗丁自修理

船隻雇人開行至抵壩交卸回空一切費用浩繁

且人工物價倍於往昔向來兌漕州縣每糧一石

幫貼旗丁銀四五錢不等今一切陋規概行革除

該丁領運拮据有難支之勢查旗丁應得行月糧

米一百二十石內米六十石向例按照八錢一石

折給銀兩較之現在時價不敷一倍有餘可否照

乾隆三十七年東省奏定適中米價每石一兩五

錢之例於按石折銀八錢之外再加給銀七錢計

每船可多得銀四十餘兩作為津貼似亦調劑之

一法所加銀兩應於糧道庫漕倉等項內籌撥支

給又據吳熊光奏稱豫省並無管轄衛所每年徵

收額漕正耗米麥豆一十八萬八千八百三十三

石零向係直隸之通州天津山東之德左任城臨

前臨後平前平後江南之徐前後後共十幫船三

百七十五隻領運九月下旬來次受兌至次年三

已庚稿上

旨 振綺堂讀書

月抵通交卸後各回本省其應支錢糧有在各本

省支領者亦有在豫省支領者核其出運之船約

計每船應支潤耗盤剝行月糧本折一半可得銀

七十餘兩米八十石零又州縣每糧一石給津貼

銀三分五釐米二升約計每船又可得銀一十七

兩零米一十石零在設立之初一切人工食物均

屬平賤所定銀米原係有盈無絀迄今百數十年

生齒日繁各項未免昂貴以致丁力不無拮据查

有行月糧一項每船十丁每丁行糧米二石四斗

月糧米九石六斗本折各半其半折米石每石折

銀八錢近年糧價較昂實屬不敷請將此項米折
行月糧每石照依部定豫省粟米中價改折銀一
兩四錢每船可多領銀三十六兩較之全漕正耗
糧數每石不過加銀七分有餘所有在豫支領各
幫應請在於臨清倉徵收折色支贖并節省項下
通融支給至各幫有在各該本省支領折色月糧
者應請仍在各本省加增至搭運密雲良鄉等處
兵米船三十二隻半折行月米價似應照此一體
增給以嘉慶五年為始各等語 查各省酌議津
貼旗丁一案前據江浙各該撫奏到經臣等分別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議令加給米石奏蒙

聖鑒在案今山東河南二省旗丁情形據該撫陳大文
吳熊光先後具奏均請將旗丁應領折色行月米
價酌量增給一請增給七錢一請增給六錢臣等
伏查山東糧船共六百四十六隻河南糧船共三
百七十五隻每船應支行月米一百二十石定例
半給本色半給折色其折色米石均係每石折給
八錢節年遵辦已久若如該撫等所奏是於例價
八錢之外幾至增加一倍計共動用漕項銀四萬
餘兩

國家經費有常未便遽行議增致與定例不符該撫
等所請增給米價七錢六錢之處應毋庸議惟是
該二省旗丁據稱實屬拮据自應量加津貼之項
以紓丁力查東豫二省所運米麥豆石均有旗丁
原備交倉曬颺糧米一項與江蘇等省無異應請
仿照江蘇議加二升七合六抄之例於此項曬颺
米麥豆內一體動用給丁該二省糧船運通道路
較近與各省過淮之船不同應請減去一升劃給
一升七合六抄之數以示區別再查東豫二省有
撥運直隸密雲良鄉固安等處兵米船三十二隻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緣所運兵米並無曬颺之米可動查有原徵漕耗
米一項每石向徵一斗五升內祇以二升幫給旗
丁食米應請仿照安徽增給耗米二升之例於此
項米內動用添給各丁前項兵米船隻係軍丁雇
備並不同空應於舊給食米外各增給米一升無
庸概增二升之數以昭平允而資接濟如此分別
辦理該二省承運漕糧及兵米船隻均有增給糧
米既不須另動漕項銀兩而幫丁亦可漸臻寬裕
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上

三

振綺堂叢書

議駁江西裁減糧船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內閣鈔出江西巡撫張誠基奏請酌減糧船四十隻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據源奏內稱江西糧艘十三幫共

船六百三十八隻每船額裝米一千二百六十三

石七斗八合九勺其應領銀兩如贈軍刺淺行月

水腳加增蘆席修船等項每船共銀二百三十兩

一錢十年大造每船應給料價銀二百八兩七錢

己庚編上

亥

振綺堂叢書

零又歲收屯田餘租內有濟運一項每年每船給

銀五十兩至三百五十兩不等有濟造一項每造

一船給銀三百兩至一千兩不等今弁丁等懇請

減船七八十隻以裁船額裝之米石撥搭運船即

以裁船應領之銀糧增給運船據司道等詳稱恐

添米較多運行不便酌請減船四十隻以四十隻

所裝之米添搭通幫五百九十八船計每船只多

裝米八十四石五斗二升九合船不覺重此八十

四石有零之內該丁等已每船多得耗米十九石

六斗五升一合七勺約計合銀三十兩零又以四

十船應得銀款分給運船每船又多得銀十五兩
三錢九分零又餘租內多得濟運一項又減船無
須再造即將四十船十年大造額銀及餘租內濟
造之費按年攤給出運各船通計減船四十隻每
運船每年可多得銀五六十兩七八十兩不等
臣恐每船添米八十餘石喫水較深載運費力且加
裝米石有礙旗丁帶貨當傳旗丁人等親加詢問
據稱江西船身本較別省稍長除額裝米石及貨
物外實可加添米二百石若僅加米八十餘石
喫水不過一寸餘提溜打開無須加添人夫即偶
遇運河水弱之年不過添雇小剝船一隻所費有
限且船中向有空艙與裝貨實無佔礙臣查江西
糧船六百三十八隻減船四十隻尙不爲多每船
加米八十餘石亦不爲重而運丁所得之費每年
約添銀五六十兩七八十兩不等自較前略爲寬
裕若沿途陋規不除即多加亦屬無益現在屢奉
聖訓剔除陋規各衙門果能實力奉行旗丁自江淮抵
通可無分外使費所出既少所加亦不必過多得
有此項裁船銀米自可從容辦運等語 查各省
酌議津貼旗丁一案所有江浙及山東河南各省

已廣編上

振綺堂叢書

業經臣等分別核議加給米石奏蒙
聖鑒在案今據張誠基將江西旗丁情形查明具奏請
將該省糧船裁減四十隻以所裝米石派撥通幫
搭運即以裁船應領銀米增給運丁臣等伏查各
省糧船惟江西湖廣船式較大裝米較多但湖廣
之船裝米無踰一千石而江西每船裝至一千二
百六十餘石其所以獨多者緣於乾隆二十四年
經總漕楊錫紱奏明裁減船七十隻止存船六百
三十八隻是以所裝米數不得不多現在已屬過
重今若再裁去四十隻每船又加裝米八十餘石
計共一千三百四十餘石更覺裝米過多在經行
大江之時尙可無虞遲滯一入運河各閘倘遇水
淺之年勢必加繹起剝諸費周章雖據該撫聲稱
詢之運丁僉以爲加裝無礙恐該丁等止貪目前
多得銀米之利而不知日後負重難行之害事關
永遠遵行未便據旗丁一面之詞驟議更改且船
隻既經議裁除原領行月等項銀米撥歸搭運各
幫外其屯田餘租內所給濟造銀兩即應節省不
支至額給大造銀兩更不應仍行給予致滋糜費
今原奏內一概議令攤給非核實辦公之道所有

已廣編上

振綺堂叢書

58405

該撫奏請裁減船隻之處臣等未便議准惟查疲
乏旗丁自應酌予津貼之項以資調劑現在浙江
等省旗丁均蒙

聖恩將交倉曬廳米內每石劃出二升七合六抄

賞給兌運各幫以裕丁力江西省亦有此項米石事同

一例可否請照江浙之例將該省原備曬廳米內

亦准其劃出二升七合六抄於交兌時按數撥給

旗丁俾該丁等皆得從容辦運不至以竭厥藉口

勒索州縣致滋浮折等弊是否有當伏俟

皇上訓示遵行謹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兩湖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前由軍機處鈔出湖廣總督倭什布湖北巡

撫高杞奏請每船津貼旗丁米二十四石每石折

價七錢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今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又鈔出護

理湖南巡撫布政使通恩奏請每船酌給銀二十

兩以資濟運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倭什布等原奏內稱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湖北六衛所漕船三幫共一百八十隻每船僉丁

三名例給行月等款銀共三百兩內外又米二百

十石有奇此時各衙門以及沿途陋規業已禁革

幫船更無浮費丁力不致過形拮据惟生齒日繁

諸物昂貴幫船過關提溜遇淺起剝需費較增旗

丁得項不敷亦屬實在情形自應量為津貼以資

濟運而免疲乏因思例給行月一款原應給以米

石因無本色故每石折銀七錢今自應亦照米數

津貼計每船三丁月需米二石四斗出運回空不

過十箇月之期應請津貼米二十四石均照行月

以七錢折算應給銀一十六兩八錢每年共加增銀三千二十四兩以起運嘉慶五年漕糧為始在應徵隨漕錢糧餘存銀五千四百餘兩內按數增給據通恩原奏內稱湖南漕船向分三幫共五衛計船一百七十八隻出運之年每船例給行月京脚運費義幫等銀并荆岳二衛各船應得津貼及贈貼二耗米同四耗米內一五給丁各銀米合計荆岳等衛每船各領銀四百兩零米一百八十餘石沔陽衛每船各領銀三百六十餘兩米一百八十餘石湖南運道與別省較遠所得領項亦多從前按船給發本屬敷用近來沿途過關提溜起剝需用剝船夫役工價較前倍增自應量為津貼查湖南漕糧項下每年應徵各項銀米俱有應支本款礙難動用惟每年額徵南秋二米折價共解道庫銀七萬九千三百五十餘兩內除應解藩庫銀五萬四千八百三十餘兩外存贖銀二萬四千五百二十餘兩每年造冊報部撥用應請即於此項銀內每船酌給銀二十兩共支銀三千五百六十兩即於本年起運漕糧為始照數分給以資濟運各等語 查各省酌議津貼旗丁一案前據江蘇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安徽浙江江西山東河南各撫奏到經臣等分別核議加給米石奏蒙 聖鑒在案今湖北湖南二省旗丁情形據倭什布等先查明具奏請將湖北省每船增給津貼米二十四石按七錢折價實給銀一十六兩八錢湖南省每船實給銀二十兩 臣等伏查湖北漕船一百八十隻每船例給行月等款銀三百餘兩米二百一十餘石湖南漕船一百七十八隻每船例給行月等款銀三百六十餘兩至四百餘兩不等米一百八十餘石因糧船運通道路較遠所領銀米較多節年辦運本屬敷用據該督等聲稱近年來沿途提溜起剝一切工價較前倍增以致丁力拮据自應量為津貼所有湖北每船議給銀十六兩八錢湖南每船議給銀二十兩據稱請於道庫所存漕項及南糧米折銀內動支查該二省向來徵存漕項錢糧除每年動用給丁外所存本屬無多至南糧米折一項係兵米項下徵存銀款每年除動用外止餘存二萬餘兩且均係報部撥用之款今若於此二項銀內撥給各丁恐所餘更屬無幾於別項公用反形不足 臣等未便議准現在江浙等省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2025.10

旗丁均蒙

聖恩將原備交倉曬颺米內每石劃出二升七合六抄
分別

賞給以裕丁力今湖北湖南二省均有此項米石應請
卽照江浙之例亦於原備曬颺米內准其每石劃
出二升七合六抄於交兌時卽行按數撥給該丁
以資津貼庶該二省旗丁長途挽運食用益得從
容而各省畫一辦理亦無偏枯之慮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己庚編上

金 振綺堂叢書

奏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借給幫丁銀兩暨輕齋改徵本色米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內閣鈔出漕運
總督蔣兆奎奏請借給各省幫船銀兩分年扣還
並將輕齋折色改徵本色米石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漕船冬兌
冬開現在漸次兌漕轉瞬開行旗丁往年得有兌
費今年辦理清漕不能向州縣需索而一切費用
人不償出調劑者尙無定論然眉之急已不可解

己庚編上

金 振綺堂叢書

若再不設法補苴貽誤之患不知所至 臣為漕運
總督豈敢坐視再三思維苦無善策無可如何擬
每船借給銀一百兩於各省糧道庫內支領分作
三年在該丁應領項下扣還歸款其山東河南船
隻路程較近每船只給銀五十兩已可接濟至常
年出運以及造船等費領項大不敷用各丁貧疲
大勢相同若非大為調劑遷延觀望以致幫丁疲
不可支轉覺難於整頓 臣查有漕各省皆有輕齋
一項解倉場衙門支用本係應徵之米每斗折銀
五分名為輕齋山東河南係一六江蘇安徽係二

六浙江江西兩湖係三六一二三以斗計六以升
計今請將一六者二六者仍徵本色三六者改徵
二六本色其餘一斗仍徵折色所徵本色按照旗
丁每船所載米數賞給應給之數其輕齋銀兩照
各丁支領本色米數於旗丁應領銀內扣存道庫
解通支用一六者以二升照市價於各丁應領銀
兩內扣存道庫俟輪造之日給發貼造其餘一斗
四升除抵折價外以之貼運二六者以四升照市
價於各丁應領銀內扣存道庫俟輪造之日給發
貼造其餘二斗二升除抵折價外以之貼運三六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改爲二六者照此再查江安輕齋改徵本色米石
較少蘇松輕齋改徵本色米石較多白糧並無輕
齋請通融勻撥漕白各幫如此則造運不致拮据
可以一勞永逸以應交之米仍令交米並非加賦
雖昔折今本似益丁而損民然軍代民勞百姓當
革除浮收之餘所省已多出此區區眾擊易舉安
有不踴躍急公之理以上所議本應與各撫臣商
確實以迫不及待且恐意見不同徒多往返議論
不揣冒昧直陳等語查本年八月內據漕運總
督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

貼旗丁經臣等以事類加賦議駁奏蒙
聖鑒並欽奉

諭旨令有漕各省督撫將旗丁疲乏情形確查妥議嗣據
各該撫先後查奏經臣等分別核議酌量道路遠
近將各省正兌漕糧所備交倉曬颺米石並原徵
漕耗米內劃給旗丁以資津貼節奉

恩准通行在案是各省旗丁已有加給津貼米石又現
當肅清漕弊之時陋規盡行革除自可無虞匱乏
今復據蔣兆奎奏請將江浙等省漕船每隻借給
銀一百兩山東河南借給銀五十兩均於糧道庫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內支領分作三年扣還並請將輕齋折徵銀兩改
徵本色一併賞給各丁臣等伏查調濟漕務理應
通盤籌畫俾

國帑無虧軍民兩便方可永遠遵行我
皇上愛育黎元體恤周至前於臣等議駁該漕督加徵
漕米一斗案內

特降諭旨以加賦斷不可行並
俯念各省旗丁實有疲乏准將曬颺等米分別
賞給旗丁濟運該丁等諒不至再有竭蹶該漕督身任
總理漕務之責惟在實力奉行將一切陋規嚴行

裁革督飭衛弁將運丁應得之項如數給發勿任稍有侵扣以紓丁力而清弊源今仍以旗丁不能向州縣需索幫費為詞議將漕項銀兩借給各丁每船給五十兩一百兩之多臣等按照所加銀數通行核算計共動用漕項銀五十四萬餘兩

國家經費有常未便一任虛糜且借給銀兩據稱分作三年扣還在初借之時旗丁自屬寬裕至次年即應將所領行月等銀坐扣三十餘兩是雖寬裕於一時不免拮据於異日殊非切實恤丁之道至糧一頂查係各省糧道解交倉場通濟庫為轉運

已庚編上

全

振精堂叢書

漕糧腳價及一切公項之用其始原係徵收本色後經改為折色每石僅折徵銀五錢推原其故實因此項輕齋米石本係正額外加增隨漕之款是以折徵銀數特從輕減今該漕督議將每石應徵一斗六升及二斗六升之輕齋並三斗六升之輕齋摘出二斗六升均徵本色賞給各丁令其按每石折銀五錢之數繳出解道是欲以旗丁五錢之銀易小民一石之米按有漕八省計算每年應共加徵米六十八萬餘石仍與加賦無異恐不肖州縣勢必藉此浮收種種滋弊所議實不可行應請

旨飭令該漕督遵照臣部節次奏准酌給曬颺等項米石章程辦理其所請借給旗丁銀兩及輕齋改徵本色之處均毋庸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上

全

振精堂叢書

議准添給浙江幫丁折色銀兩摺

戶部謹

奏為奏明請

旨事據前署浙江巡撫書麟等題寧波等十二幫應支本色月糧米石折給價銀不敷買食請將杭州等府屬原徵折色米價銀內每石餘賸銀四錢添給幫丁以資調劑一案嘉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由戶科鈔出到部查原題內稱

浙江省寧波等十二幫月糧改支本色一案於乾隆五十二年經前任漕

臣毓奇奏准於南糧餘米

已庚編上

全

振綺堂叢書

項下全給本色嗣將常年餘米四千七百石并五

十九年裁兵餘米八百石議請加給各幫共米五

千五百石係常年按幫勻給并聲明不敷本色米

石俟有餘款隨時另籌撥補在案茲據署布政使

事鹽運使張映璣糧儲道恩特赫謨會詳稱寧波

等十二幫軍丁以奏改月糧同原文支本色米石每

船共支米十六石零核之應給各船米石實數僅

止十分之三其餘仍支折色銀一兩二錢不敷買

食與同時奏准改本之江淮興武兩衛十八幫全

支本色各幫有異未免向隅請將杭州等府屬縣

零戶折價及折色米石仍照舊例改徵本色支給

等情司道等備查各該幫丁力本疲又因食米不

敷購買賠累日重自應量予調劑惟所請杭州等

府屬縣零戶折價及折色米石雖係原徵本色多

餘之米款但自奏請改折以來民間相安已久未

便復事更張查此項零戶折價等米共一萬七千

五百餘石每石原徵價銀一兩六錢歷年解司造

報充餉應請除去原支銀一兩二錢所有多餘銀

四錢添給幫丁按船均派俾各丁得資買食無所

藉口其常年尚不敷米五千四百八十九石零併

已庚編上

振綺堂叢書

遇閏加增共米七千九百五十一石有零仍俟將

來遇有餘米再行議給亦與前任漕

臣毓奇奏案相符如蒙

允准應請即於嘉慶四年冬漕起運為始將所請添給

銀兩于南米折價項下由司移解道庫撥給各幫

按船支領買食仍于南米奏銷及交代各案內將

實給銀數分晰造報以清案款擬合詳請會題等

情

臣覆核無異謹會同漕

臣等伏查有漕各省軍丁應支月糧米石例係半本半折銀米兼支惟浙江之寧波等十

一幫及江南之江淮興武二衛應支一半本色米石向按每石一兩二錢例價折給銀兩嗣于乾隆五十二年經前任漕運總督毓奇以各該幫所領折價不敷買食奏請全給本色臣部議覆奉旨准行除江淮興武二衛業經全給本色外所有寧波等幫因南糧項下常年支贖南糧及裁兵餘贖之米止有五千五百石按船勻給所得本色無幾其餘應支米石並無米款可動仍按每石一兩二錢折給今據該署撫等疏稱寧波等十二幫丁力本疲又因食米不敷購買雜艱應量予調劑查有杭州等府所屬各縣零戶折價及折色等米共一萬七千五百餘石折徵已久自不便改徵本色惟查此項米石原徵折色價銀每石係一兩六錢內除幫丁原支銀一兩二錢其多餘銀四錢向係解司報撥今請添給幫丁按船勻給俾資買食等語是以各縣原徵折色之有餘補各幫食米買價之不足是為體卹軍丁起見且查所議添給銀兩係原徵兵米折價多餘之款不須另向民戶派徵而十二幫軍丁得此添給之銀每年共計七千兩均勻派給于生計自屬有益理合據題奏明請

記庚編上

九十四 振綺堂叢書

旨可否准其添給折色銀兩以裕丁力之處出自

聖恩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該撫等欽遵辦理並將添給銀兩准其

自嘉慶四年冬漕起運為始即飭糧道在干解司

銀內按數扣支報部查核仍于南糧漕項并交代

各冊內核明收支各數分晰造報核銷是否有當

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為慶五年二月十二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上

九十四

振綺堂叢書

已庚編卷下

壽陽祁韻士編

議駁兩江裁減糧船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速議具奏事嘉慶五年正月初五日由兵部接到軍機處交出兩江總督費涇漕運總督鐵保會奏上下兩江各衛漕船請量加裁減一摺正月初四日奉

餘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據原奏內稱旗丁造船一項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取為賠累除官給銀二百八兩外每造船一隻旗丁貼賠銀七八百兩至于兩不等不免借貸周章臣等再四思維欲為增補既無項可給又無款可借惟有裁減船隻可以節省

帑項而所減經費撥為本帮造船之用實有裨益惟是本年十二月內准部咨江西奏請裁船為旗丁籌給運費經部議駁緣江省運船裝米一千餘石裁船灑帶未免過重且將裁船十年大造官給二百八兩之款作為津貼本非正辦今上下兩江五十八帮運船三千餘隻每船原裝米六七百石與

江西情形不同如議裁減每船灑帶不過二三十石及四十餘石不等不為負重按帮酌減計船一百六十餘隻可節省造船官項三萬三千餘兩至應得行贈銀米等項即留為帮貼大造之用計每運船大造可得帮貼銀一百數十兩至二三百兩不等以裁船之有餘補修造之不足請自嘉慶五年為始遵照辦理謹將裁減事宜另繕清單等語臣等伏查各省漕船均有定額原係按起運糧數之多寡分別酌定遵循已久上年十一月內據江西巡撫張誠基奏請將江西漕船裁減船四十隻經臣部議以加裝米數過多負重堪虞是以議駁奏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旨依議在案今該督等請將上下兩江各衛漕船裁減一百六十二隻據稱每船原裝米六七百石與江西情形不同但查江西船隻長九丈五尺寬一丈六尺深六尺九寸至兩江船隻僅長八丈寬一丈五尺深六尺是該二省船式本屬較小是以額設船數較多今遽裁去一百六十餘隻既於體制未協至將米石灑派通帮據該督等所開清單內加裝自三四十石至七十餘石不等裝米過多船身

愈重倘遇水淺之年負重難行必須加造撥船既
滋糜費且節節起撥多延時日恐於漕運有悞且
現在欽奉

恩旨每船准多帶土宜二十四石合之加裝米石計每
船即須添載九十餘石及六七十石不等難免行
走濡滯之虞如謂該省造船向無幫貼所有官給
造費不敷須加調劑現據該督等奏請將徵收行
月項下向不給丁之隨徵耗米一斗並隨徵銀六
分全行撥給各帮每船以銀米牽筭可得銀二十
餘兩至三十兩不等業經

己庚編下

振綺堂藏書

聖恩允准又經臣部前于籌議津貼案內上江增給漕
耗米二升下江增給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抄是丁
力較前已屬從容毋庸再議津貼所有該督等奏
請裁減船隻之處應毋庸議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正月初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江西州縣僉丁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正月二十日內閣鈔出江西糧道
張彤奏江西僉丁請復舊例仍歸州縣僉解一摺
十九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江西漕船每屆十年
大造例向州縣選僉殷實正副二丁由府解道驗
發承造領運乾隆四十八年經原任江西布政使
馮應榴奏請江西漕船僉丁令各州縣會同在次

己庚編下

振綺堂藏書

衛弁選解等因部議准行在案臣查江西各府漕
船概係停泊省城州縣漕米除饒州一府外餘皆
運赴省倉受兌所以衛弁亦均住省城惟軍戶人
等星散住居多在遠府外縣并有散處鄰省者其
家道之是否殷實運務之果否諳練衛弁本無從
知悉每逢僉丁之時衛弁等赴縣會僉往返經旬
象月一切夫馬船隻公館飯食諸費率多取諸旗
丁且州縣以事非專責諉之衛弁而衛弁仍聽州
縣書役舞弊並有衛所書役串同作弊各軍戶等
免僉既欲出資承僉又須出費深以為苦衛弁會

僉之例實於公事無補應請仍復舊例歸州縣僉解毋庸衛弁會僉倘有遲延脫逃等事惟該州縣是問如此各州縣知責無旁貸自顧考成亦必認真選解不敢朦混玩延旗丁等更免浮費等語

臣等伏查江西省僉選運丁向例係由州縣僉報衛弁並不經管嗣於乾隆四十八年經原任江西

布政使馮應榴條奏以衛弁與運丁輪年押運孰殷孰疲較州縣知之更真請嗣後江西僉丁令州縣會同衛弁選報倘有遲延脫逃等事即將該州

縣與衛弁一體嚴加議處臣部議覆准行在案今

已庚編下 五 振綺堂叢書

據該督糧道張形奏稱江西漕糧均在省倉受兌運丁散居遠府外縣弁有住居鄰省者其家道之殷疲衛弁無從知悉且衛弁等赴縣會僉一切夫馬船隻等費率多取諸旗丁各軍戶深以為苦而州縣以事非己責諉之衛弁衛弁仍聽州縣書役舞弊並有衛書串同作弊實於公事無益請仍復舊例專歸州縣僉報等語是運丁散處各州縣地方其孰殷孰疲衛弁本不能周知而赴縣會僉之時又多浮費取諸旗丁實於公事無益自不若仍復舊例責成各該州縣一手經理較為妥便應請

如該糧道所奏嗣後江西省僉選運丁毋庸復令衛弁會僉即責令該丁住居之各州縣地方官秉公僉選結報仍照例聽府道驗承運倘有僉驗不實及遲延脫逃等事應將承僉之州縣及該管上司一併分別議處以昭慎重而專責成是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嘉慶五年二月初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六 振綺堂叢書

議覆橋壩銀錢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二月初二日軍機處交出倉場侍郎達慶等奏請將祿米等十一倉應領制銀並大通橋車戶津貼各倉錢文停其支給留作橋壩辦公之用並將各倉應得領米兵丁箇票錢加給四文以抵前項停給銀錢暨土壩車戶應扣欠項請令歷任各員攤賠等因計摺奉 旨 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大通橋車戶

已庚編下

七 振綺堂叢書

與石土壩經紀車戶自康熙雍正年間節經酌減腳價以後初時尚可支持辦公迨後漸形疲乏兼之排造船隻修理號房以及挑挖護城河等項費用向未定有開銷款項俱係借支庫項通融辦理統於運米腳價內分年扣還頻年積壓欠項日增查石土壩經紀車戶除應領腳價及每石例須幫船箇兒錢二十二文大通橋車戶止有應領腳價此外別無應領款項亦斷不能復議增加 臣等擬將祿米南新舊大海運北新富新興平太平萬安裕豐儲濟等十一倉應領茶果項下放米制銀每

石二釐之數俾其支給每年約銀四千兩內外又

查大通橋車戶有津貼各倉收米箇兒錢一項係每大米一石制錢一文小米二石制錢一文亦請停其給發此項錢文即於大通橋應領銀內按數扣出約銀二千餘兩連前項制銀共可得六千餘兩一併留貯通庫作為橋壩辦公之款可期敷用毋庸車戶經紀等借款坐扣以免拖累至各倉少得制銀箇錢似亦不無竭蹶查各倉放米例有應得領米人箇票錢文前於乾隆五十九年經部議定每石給箇票制錢二十八文上年復經御史條

已庚編下

八 振綺堂叢書

奏減去八文查此項錢文係由領米人名下扣出官為給發原杜各倉花戶額外需索節年遵行未有異議今減去八文未免過多應請嗣後定為二十四文在領米之人所費無幾而各倉多此額定數文以之分抵放米制銀及津貼箇錢亦屬有盈無絀倉役亦自無所藉口其餘通州西中二倉及本裕豐益恩豐等三倉向未加增箇票錢文應仍照舊辦理至現在大通橋車戶應扣款項業經刑部奏明著落歷任各員分別賠補又石壩軍白糧經紀亦有應扣借支各項約共銀十二萬一千餘

兩該經紀等每年承運漕糧領項較多今又酌將船隻號房等項費用撥出歸公辦理該經紀等更可漸形寬裕應請將以前欠項仍照奏定分年勻扣之案按數清款惟查土壩車戶等亦有應扣借支各款共銀一萬七千餘兩該車戶專司運進通倉漕糧自乾隆五十九年俸米改歸京倉以後通倉每年坐米不及十萬石應領腳價無多雖令全行扣抵亦斷不能如限清款况每年運米究須腳費勢不能不照例給發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准將土壩車戶欠項應扣未完銀一萬七千

已庚編下

九 振綺堂叢書

一百二十五兩二錢三分二釐全行豁免抑或責令歷任倉場侍郎坐糧廳各員分別攤賠官項不致日久無著又夾片奏稱大通橋排造撥船向來每隻止給料價一百三十兩實不敷用請酌加增銀七十兩挑挖護城河如大挑一次需用銀一千數百兩每年歲修用銀六百兩均動前項辦公銀兩等語 臣等伏查漕糧運進京倉向由石壩經紀運至大通橋復由該橋車戶轉運各倉其運進通倉漕糧則由土壩車戶運交此項人役均有例支腳價以資辦公因排造撥船修理號房及挑挖

護城河等事向無作正開銷之例皆係隨時奏明由通濟庫先行借墊於該役等應領腳價內分年扣還並因節年辦理先漕豫備事宜該管官不知加意樽節致該役等每有透支銀兩勢難立時歸款不得不令其分限坐扣是以各役欠項日積日多此近年以來經紀車戶等辦理運務竭蹶之由來也今據倉場侍郎以該役等疲乏情形亟須調劑奏請將祿米等十一倉應領放米制銀並大通橋車戶津貼箇兒錢文停其給發計每年共扣存銀六千餘兩留作排造撥船修理號房及挑挖護

已庚編下

十 振綺堂叢書

城河等項辦公之用嗣後無庸復令該役等借款坐扣以免拖欠並請將大通橋排造撥船料價每隻加增銀七十兩自爲體恤役力起見應請如所奏辦理其修理號房及挑挖護城河遇有應行動用之處未便任其浮糜應將所需工料銀兩切實估計隨時報部核給以歸實用至祿米等十一倉應領制銀及應得津貼錢文既經扣存不給則花戶人等亦恐不免竭蹶據該侍郎等聲稱領米兵丁所給各倉筒票錢向係每石制錢二十文自乾隆五十九年定爲二十八文上年議減八文請定

爲二十四文給與花戶人等以抵前項扣存不給之數在領米之人所費無幾而各倉花戶人等亦不至因少得錢文有所藉口致啟額外需索之弊應請如所奏行文各旗及祿米等十一倉自本年四月爲始遵照辦理其通州西中二倉及本裕豐益恩豐三倉向未加增箇票錢文應毋庸議又查該侍郎所稱土壩車戶積欠銀兩共計應扣未完銀一萬七千餘兩_臣等詳核各題奏原案內除修理號房排造撥船前後三案未扣銀四千八百八十兩二釐應仍照例勻扣外其餘辦理陸運露圍

己庚編下

十二

振綺堂叢書

項銀共十三萬一千餘兩既據該侍郎等聲明該役等得項較多所有應扣銀兩仍令遵照奏定年分按數清款應毋庸議自此次調劑之後所有應發各項銀兩該侍郎等務須督率坐糧廳加意撙節核實妥辦毋任該役等再有長支透用致滋懸宕謹將_臣等核議緣由繕摺具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二月十五日奏本日奉

己庚編下

十三

振綺堂叢書

旨依議欽此

及透支賠修各案未完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五兩二錢三分查非理應坐扣之款既據該侍郎等奏請分賠應將乾隆五十年起至嘉慶四年止歷任倉場侍郎及坐糧廳各員按其在任月日認賠歸款查前經刑部奏明將大通橋欠項共六萬餘兩責令歷任侍郎監督各員賠繳續經_臣部行令該侍郎等將應賠銀內歷任侍郎應賠若干歷任監督各賠若干分晰查明造冊報部所有此次土壩議賠欠項應一併行令按照大通橋認賠之案自行分晰查造奏明辦理至土壩經紀等應扣各

議覆搭放倉麥摺

戶部謹

奏為請

旨事嘉慶五年二月十四日倉場侍郎達慶等奏酌辦

在京各倉舊存麥石一摺奉

旨知道了欽此欽遵於十八日咨送到部據原奏內稱

上年豫省額徵并豫東二省改徵漕白麥到通五

萬七千餘石除內務府等處應用之外現存麥五

萬一千餘石查麥粒質性較嫩不耐久貯若不豫

行籌辦恐一過夏令不免有發黧折耗之虞且本

年又有豫東二省新麥運通亦無須舊存之麥接

濟臣等照例移咨戶部俟青黃不接之時視麥價

之高低臨期察看情形酌定辦理俾舊存麥石不

致有新耗之虞而本年新收之麥又可陸續貯廠

備用於民食倉儲均有裨益等語臣等伏查豫東

二省漕麥先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內經留京王

大臣會同臣部并倉場侍郎等籌議嗣後遇麥價

平減無須出糶即於俸甲米內以之配抵搭放并

聲明如麥賤於米之年即應抵作俸米麥貴於米

之年抵作甲米等因奏准遵行在案此項倉存麥

石原為豫備平糶之用現據五城月報糧價皆屬

平減前項麥石無須出糶但查麥價貴於米價應

請遵照原議將各倉現存麥五萬一千餘石即於

八旗閏四月甲米內應領稜粟米項下儘數均勻

抵放俾兵丁普沾實惠而京城多得此項麥石市

價益可平減且豫東二省本年又有新麥來通亦

無須舊存之麥接濟於倉儲兵民均有裨益是否

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三月初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三 振綺堂叢書

記 續編下

西 振綺堂叢書

奏江蘇濫給改兌耗米摺

戶部謹

奏為請

旨事嘉慶五年正月九日據署兩江總督汪蘇巡撫

岳起咨稱奉部議准撥給旗丁曬颺耗米一案類

核部議每米一石給丁二升七合六抄聽其糶買

濟運雖未指出正改兌米一體撥給但每船回

得米十五六石之語因思每船額運正改兌米並

崇百石統給二升七合六抄方多米計五六石若

將改兌米剔出每船止得米六九石與原議額符

已庚編下

五 振綺堂叢書

是貴部所議似已將正改兌米賅舉在內現經司

道等檄飭有漕州縣無分正改兌米每石統給旗

丁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抄聽其糶賣以資接濟惟

查正兌改兌究分明目自應咨明將來糧道衙門

應造開帮等冊及填批起運正耗米石將正改兌

項下耗米給丁米二升七合六抄分晰扣除并於

全單內粘籤注明以歸畫一而免舛錯等情相應

會同漕運總督鐵保咨等語等伏查各省漕

糧運進京倉者為正兌運進通倉者為改兌正兌

項下每石原備曬颺米四升七合六抄改兌項下

每石原備曬颺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抄米數本不

相同上年酌議津貼旗丁案內經臣部奏准江蘇

省每石劃付旗丁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抄所剩二

升隨正交倉係查照該撫岳起原奏專指正兌曬

颺耗米而言並無改兌曬颺之米在內原議內所

稱每船可得米十五六石亦止就專裝正兌米石

之船約畧核計並無不論正兌改兌一概劃給二

升七合六抄之文今據該撫來咨除正兌項下劃

給外並將改兌項下之米一併劃付旗丁殊與臣

部原議不符且查此項給丁米石各省均係正兌

已庚編下

十六 振綺堂叢書

項下議給不獨江蘇為然前據山東巡撫咨請部

示業經臣部指明令其遵照原議尚將正兌之項

劃給別省並無將改兌劃給之案况查外省動用

銀米各款遇有應行酌給之處理應專摺奏明請

旨定奪或咨部核覆方可遵照辦理今該撫並未將改

兌曬颺米石奏請增給又未將應否動用先行咨

部輒於旗丁兌糧時濫行劃給等按照額運改

兌米數核算計濫給米四千六百餘石辦理實屬

錯誤此項米石旗丁等業經支領開帮未便再向

追繳致滋擾累相應請

旨卽著落該撫及經管司道等將前項濫給米石查明
確數分別認賠按照時價折銀歸款并請飭令嗣
後將正兌改兌二項曬颺米石分別應給不應給
於起運漕糧時分晰辦理毋得再有牽混其辦理
錯誤各員應令吏部查取職名照例議處理合據
咨繕摺具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三月初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十七

振綺堂叢書

議駁給丁改兌耗米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三月初七日軍機處鈔出倉場侍
郎達慶等奏各省運到漕糧請無分正兌改兌一
律劃給旗丁曬颺耗米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查各
省起運漕糧有正兌改兌之分米數多寡雖有不
同而兩項均有原備曬颺耗米似應一體劃給以
歸畫一茲查豫省送到漕冊已於正兌耗米項下

已庚編下

文

振綺堂叢書

劃除給丁其改兌耗米以及搭運正兌耗米仍係
照舊起運並未劃除現又接准江蘇巡撫岳起咨
會該省起運漕糧無分正兌改兌每石統給旗丁
曬颺耗米二升七合六抄業據辦理開行北上臣
等伏思各帮旗丁同一領運漕糧正兌項下既有
津貼耗米而改兌並無津貼似未足以昭公允原
奏撥給旗丁曬颺耗米案內有每船可得米十五
六石之語今若將改兌米剔出每船只得米八九
石亦與原議不符况河南江蘇兩省辦理互異其
別省亦未必劃一臣等職司倉場爲糧船總匯之

地不能不一律兌收目下豫省漕船業已抵壩臣
等擬將豫東二省運到漕糧無分正兌改兌以及
搭運原備曬颺耗米項下一律劃給旗丁二升七
合六抄其江蘇等四省改兌米石均照正兌二升
七合六抄之例一律辦理等語臣等伏查上年
酌議津貼旗丁案內所有各省酌給正兌曬颺米
石之議倡自江蘇巡撫岳起係指正兌米石而
言並無改兌之米在內原奏甚明經臣部議照所
請辦理奏准通行各省一體遵照嗣經岳起咨報
臣部又稱業已於兌糧之時無分正兌改兌全行
撥給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抄臣部核與原議不符
因將該撫辦理錯誤職名奏請交部議處並議將
濫給之米著落賠補奉

旨依議在案今復據倉場侍郎請將正兌改兌米石項
下一併劃給旗丁曬颺米石並稱接到江蘇巡撫
咨會應行一律兌收等語臣部查各省漕糧原係
正兌多而改兌少是以該撫原奏內並未將改兌
項下撥給自因為數有限未經議及乃於甫經奏
明之後復自亂其例擅行撥給已屬錯誤且此項
劃給之米原為濟運而設疊經奏明於水次兌米

時即行劃付前經該倉場侍郎咨請於漕船抵通
時劃給業經臣等咨令遵照原奏辦理今該侍郎
所奏仍欲於抵壩時劃給並欲將豫東二省已將
到壩之米照江蘇錯辦之案找行劃給似與濟運
無涉查各省兌運事宜係巡撫漕督管收米事
宜係倉場專管各有職司即使前項議給旗丁之
米或有不敷及應如何酌濟之處該督撫自必奏
明請

旨辦理無庸該侍郎等代為陳請且核與臣部節次奏
准之案不符礙難准行所有該侍郎奏請撥給改
兌曬颺米石之處應毋庸議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三月初十日發報具奏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內黃漕糧仍歸河南糧道經理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請將改歸大名府屬之內黃縣額徵漕糧仍歸河南糧道經理一摺嘉慶五年三月十一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于本月十二日由軍機處鈔

寄到部查原奏內稱內黃縣沙窩地方紛岐錯襟

稽察難周原係直隸所屬經臣奏奉

諭旨勅部議准仍歸大名管轄其改隸事宜現據清河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道喬人傑河北道羅正墀等會議列款具稟前來

臣逐加查核均無窒礙難行之處現在札商河南

撫臣吳熊光公同酌定另行會題請

旨惟內黃原隸大名向無漕糧自改歸河南之後始議

徵收漕米每歲運至楚旺鎮兌收北上今改歸直

隸自應仍舊徵收第直省向無糧道其徵收兌撥

事宜不值專設一員臣前任江蘇臬司時竊知江

安糧道駐劄下江江寧府既管江寧等府漕米又

管安徽省各府糧務一道而兼理兩省漕糧並無

格礙似可做照酌定所有內黃田賦戶口學校里

甲等事均照內黃原管疆界統歸直省管理外其

漕糧一事應請仍歸河南糧道照舊經理以歸簡

易而免設糧道之繁費至兌漕挖淺各事仍責內

黃縣按照舊章妥為辦理等語臣等伏查河南

彰德府屬之內黃縣前據直隸總督奏請改歸大

名府管轄經吏部議覆奉

旨准行在案今據該督奏稱內黃縣漕糧應仍舊徵收

第直省向無糧道其徵收兌撥等事不值專設一

員應請做照江安糧道兼管江寧安徽兩省漕務

之例仍歸河南糧道經理等語查州縣辦漕例由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糧道稽核今河南內黃一縣改歸直隸其應辦漕

糧既據該督聲請照舊徵收不可無大員督率稽

查以昭慎重但直隸向無糧道又未便專設一員

致滋繁費應請如該督所奏做照江安糧道兼管

江寧安徽漕務之例准其將內黃縣徵收漕糧仍

令河南糧道照舊經理以歸簡易而專責成其所

稱兌漕挖淺各事宜請令內黃縣按照舊章妥辦

之處亦應如所奏辦理至該縣改隸田賦戶口里

甲等事據該督聲稱現在會同河南巡撫酌定另

行具題應似該督撫題報到日再行核辦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三旨 振綺堂叢書

議覆改撥兵餉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江蘇巡撫岳起奏蘇州藩庫地丁銀內協撥甘肅貴州雲南等省兵餉分別起解並不敷銀兩應請改撥一摺嘉慶五年四月初六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于本月初七日由奏事處鈔

出到部據奏稱蘇州藩庫秋撥留協地丁項下奉

部題撥甘肅省庚申年兵餉銀四十四萬六千餘

兩又貴州省兵餉銀二十萬兩又雲南省兵餉銀

已庚編下

三旨 振綺堂叢書

四十萬兩內留協銀一十五萬兩已未年未完地

丁銀二十五萬兩等因當即轉行遵照去後茲據

布政使方昂詳稱蘇州藩庫嘉慶四年秋撥冊造

存庫銀兩係截至該年六月底止數目七月以後

已續有收放現在存庫銀兩不敷動用截至前署

司李廷敬于本年二月初六日卸事止存庫正項

耗羨存公各款共銀八十六萬二千九百三十兩

零內除遵解貴州省兵餉銀二十萬兩甘肅省兵

餉銀三十萬兩又蒙奏撥河工銀一十萬兩外止

餘銀二十六萬二千餘兩僅可抵支本省兵餉并

未放各官養廉俸工襍支工程公費及本款應支之項不敷甘肅省兵餉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應俟催提各屬未完銀兩湊數陸續起解所有蒙撥雲南省兵餉銀兩實無可動之款詳請奏明另行撥解等情查部撥兵餉係即應起解之項不便稽遲蘇州藩庫既無可動之款自應于就近司道關庫查撥復又行查據覆均無堪撥之項惟蘇糧道庫上年秋撥及本年春撥案內有報存銀一十一萬四千餘兩即經飭令移司湊解并據布政使方昂詳請將道庫移解銀一十一萬四千餘兩再于司

已庚編下

玉 振綺堂叢書

皇上勅部查明另行酌撥謹會同兩江總督臣費瀆漕

可撥除咨部查核外惟有仰懇

運總督臣鐵保恭摺具奏等因前來臣等伏查

雲南省庚申年應需兵餉銀兩前經臣部于嘉慶四年冬撥案內將蘇州秋撥留協地丁銀一十五萬兩并蘇州己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題准撥解行文遵照在案今據岳起奏稱蘇州藩庫秋撥留協地丁銀內應撥雲南省兵餉銀兩因藩庫現存銀內除已撥貴州省兵餉銀二十萬兩甘肅省兵餉銀三十萬兩又奉奏撥河工銀一十萬兩外止餘銀二十六萬餘兩僅可抵支本省兵餉及俸工等項之用現將糧道庫銀移解司庫一十一萬四千餘兩再于司庫動銀三萬餘兩湊足十五萬兩委員解滇以抵部撥秋撥留協地丁銀兩之數至指撥蘇州己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緣該年各屬未完地丁共銀四十二萬兩應留撥本省兵餉并找解甘肅兵餉及雜支之款而本年地丁甫經開徵現亦緩不濟急實在無款可動應請改撥等語臣部查廣東春撥冊報實存地丁銀三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餘兩即請在于此項銀內動撥銀二十五萬兩解滇以供兵餉之用至前項撥解貴州兵餉銀二十萬兩河工銀一十萬

已庚編下

玉 振綺堂叢書

兩弁已解甘省兵餉銀三十萬兩應令速飭委員
分別起解其所稱不敷撥解甘省兵餉銀一十四
萬六千餘兩請俟催提各屬未完銀兩湊撥起解
之處仍令該撫速即嚴催完報解甘應用毋致延
緩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督撫遵照辦理爲此謹

奏嘉慶五年四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毛
振綺堂叢書

議准江蘇給丁改兌耗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四月初十日軍機處鈔出江蘇巡
撫岳起奏查明漕糧改兌耗米實需撥給情形一
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本年三月
二十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戶部議駁達慶等奏請將各省運到漕糧無分正

兌改兌一律劃給旗丁曬颺耗米一摺已依議矣旗

已庚編下

毛
振綺堂叢書

丁津貼項下將正兌曬颺耗米酌給其議倡自岳起
即專指正兌而言並無改兌之米在內乃岳起於甫
經奏准後又以無論正兌改兌先行撥給咨部實屬
自亂其例是以照部議將該撫議處并將濫給之米
著落賠補但朕思各省旗丁經費不敷將陋規統行
飭禁經各督撫酌增津貼銀米並特旨准其每船多
帶土宜以資運費是丁力諒可不致拮据惟各省漕
運情形不同或尙有應行調劑之處著傳諭各該督
撫察看情形如旗丁津貼已足敷用毋庸再議加增
倘於前項津貼之外運費尙有不敷或必需撥給改

兌米石之處不妨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候旨遵行
等因欽此查正改兌米名目雖分而旗丁挽運輸倉
事同一律自應一併撥給曬颺米石旗丁得項方
免彼盈此絀茲奉

諭旨飭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伏查江南省改兌米每
石耗米一斗七升內曬颺耗米四升八合三勺二
抄除常州府屬無改兌米石外其餘各府州屬有
正兌米多而改兌米少者亦有改兌米多而正兌
米少者即如淮安府屬此次起運漕米共一萬九
千六百九十餘石內改兌米一萬五千餘石正兌
米僅止四千六百餘石又海州漕米七千五百石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零內改兌米六千五百餘石正兌米僅九百九十
餘石並徐州府屬之宿遷縣起運米三千三百餘
石內改兌米二千一百四十餘石正兌米僅一千
一百七十餘石是正兌米不及改兌米十分之三
四若將改兌耗米剔出實屬不敷運費准有仰懇
天恩俯准將改兌耗米之內曬颺米四升八合三勺二
抄內一律撥給二升七合六抄俾旗丁一體均沾
聖澤惟是前次奏請津貼未經議及改兌名目迨後撥
給改兌耗米又不續行奏明僅咨部辦理實屬糊

塗咎無可辭謹請

旨交部議處等語

臣

等伏查江蘇省上年酌議津貼

旗丁曬颺米石一案因該撫奏請將正兌漕糧項

下每百原備交倉曬颺米四升七合六抄全數劃

給旗丁經臣部酌議劃給二升七合六抄其下剩

二升隨正交倉至改兌項下原備曬颺米石本未

議及劃給是以本年二月內據該撫咨報將改兌

項下之曬颺米一併劃付旗丁當經臣部查與原

議不符奏請將濫行劃給米石毋庸復向旗丁追

繳即著落該撫及經管司道等分別認賠按照時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價折銀歸款並議將辦理錯誤各員職名咨送吏

部查議奏蒙

聖鑒在案今據該撫奏稱欽奉

諭旨飭將實在情形詳查具奏查江南省改兌米每石

原備曬颺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抄除常州府屬無

改兌米石外其餘各府州屬有正兌米多而改兌

米少者亦有改兌米多而正兌米少者若將改兌

耗米剔出實屬不敷運費請將改兌項下之曬颺

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抄內一律劃給旗丁二升七

合六抄等語是改兌曬颺米石一項既據該撫此

次遵

旨奏明必須一并撥給俾旗丁得項無彼盈此絀之分
尙屬實情應請卽如該撫所奏照正兌曬颺米石
之例一併劃給惟查該省本年改兌項下給丁曬
颺之米業已奉

旨著落經管各員分別認賠應請自嘉慶六年爲始將
正兌改兌項下應給米石一律辦理再該省起運
漕糧除本運正兌改兌之外尙有帶運正兌改兌
一項今該撫摺內又未分晰聲明僅於淮安府屬
並宿遷縣起運米數內籠統開入殊屬含混查本
年山東湖南等省帶運漕糧前據該撫等咨請一
體支給曬颺米石經臣部以原議內並無此項米
款不便擅給旗丁行令照舊交納今江蘇改兌項
下現議照正兌劃給其帶運項下曬颺米石是否
一體奏請撥給現在該撫所開淮安等處起運米
數有無此項帶運米石在內應令該撫詳細查明
咨部另行核辦至該撫於前次撥給改兌曬颺米
石之時並未據實奏明咎實難辭所有該撫聲請
交部議處之處仍令吏部照例核議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四月十五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三

振綱堂藏書

議覆銅廠減額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雲貴總督書麟等覆奏湯丹等三廠酌減額辦銅數請令得寶坪廠加辦額銅抵補一摺嘉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九日由奏事處

鈔出到部據原奏內稱接准部咨議覆雲南布政

使陳孝昇條奏請減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額辦

銅數加於得寶坪廠一摺議以湯丹等三廠減去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額銅一百一十七萬斤為數未免過多恐啟偷漏

之弊即云所減銅數可將得寶坪廠多辦銅八十

萬斤抵補但較原運之額究屬虧短且查得寶坪

廠係甫開新廠若令每年連正額加辦銅至二百

萬斤是否出銅可期源源接濟設有短絀又將何

廠銅斤抵補得寶坪廠坐落池西地方較迤東之

湯丹等廠運送瀘州路途遠近是否相等運腳銀

兩果否不致多糜原奏均未籌及請

旨飭交該督撫將各該廠果否應減應增情形確勘結

報另行核實奏明辦理以昭詳慎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等當即委員密赴各廠

查察出銅情形並調查近年造報案卷會同悉心

稽核查滇省每年承辦京銅六百三十三萬一千

四百四十斤而大小各廠原定年額銅八百七萬

四千五百一十二斤較之應運數日本屬有盈無

絀向來各廠或額外多辦或辦不足額每年考成

冊內據實開列奏銷將多辦之員照例議敘辦不

足數之員照例議處而通計各廠一年實辦獲銅

總數應運額數緣各廠土中取礦此盈彼絀衰旺

原無一定今該藩司奏請湯丹廠酌減銅八十六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萬五千餘斤以二百三十萬斤為定額碌碌廠酌

減銅二十萬三千餘斤以六十二萬斤為定額大

水溝廠酌減銅十一萬斤以四十萬斤為定額三

廠共請減額銅一百一十七萬斤臣等覆查滇省

大小各廠額辦銅斤向來遇有礦砂衰薄獲銅短

缺例准題請減額其獲銅豐旺多於舊額者亦准

據實報增今查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委因開採

年久礦深礦薄是以歷年均不足額廠員照短缺

分數開奏均有案據並無偷漏走私情弊且歷年

係將別廠辦出銅斤撥運是以於京額並無貽誤

與其虛列名目莫若將額減除以昭核實至得寶
坪廠係甫經新開今請加增額銅八十萬斤每年
連原額共計應辦銅二百萬斤是否可期源源接
濟雖不可必但該廠現在出銅委屬豐旺自當計
入額數給價收買庶廠民工本有資從此益可踴
躍攻採出銅自必日漸增多即或將來年久礦砂
漸不如前而滇省不乏可開之地自當隨時廣開
子廠以資腋湊似不致有誤京運至該廠加增額
銅八十萬斤較之湯丹等三廠減去銅一百一十
七萬斤計不敷抵補銅三十七萬斤但通計大小
各廠原定額銅八百零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斤
除去三十七萬斤尙有七百七十萬斤零足敷運
京額數至運脚一層查尋甸州爲各廠京銅匯集
之所湯丹廠坐落迤東自廠至尋每百斤支銷工
本運脚銀七兩九錢二釐乾隆三十七年因湯丹
廠辦銅短縮京運積壓於迤西之大功廠年辦京
銅四十萬斤每百斤自廠至尋支銷工本運脚銀
十兩七錢三分四釐四十三年又於迤西之寧臺
廠年辦京銅二百萬斤自廠至尋每百斤支銷工
本運脚銀十一兩九錢六分三釐今得寶坪廠亦

已庚編下

五

振綺堂叢書

係坐落迤西自廠至尋每百斤支銷工本運脚銀
十兩四錢七分五釐嘉慶三年定額辦銅一百二
十萬斤已將寧臺廠額銅減去一百萬斤今又請
加辦八十萬斤將湯丹等廠額銅減去一百一十
七萬斤該廠運脚較之湯丹等廠雖屬有增而較
之寧臺廠大功廠尙有節省該廠現在出銅既旺
且銅色頗高自應准其抵補等因前來 臣等伏
查滇省各廠額辦銅斤向來遇有礦砂衰薄獲銅
短缺例准題請減額其獲銅豐旺多於舊額者亦
准據實報增節年遵辦在案上年九月內據雲南
布政使陳孝昇條奏請將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
額銅減去一百一十七萬斤新開得寶坪廠加辦
銅八十萬斤經 臣部議覆以各該廠所辦銅數果
否應減應增運脚銀兩果否不致多糜請
旨飭文該督撫確查實在情形奏明辦理茲據該督等
詳查覆奏仍請照該藩司原奏分別增減查滇省
大小各廠採辦銅斤多寡不等各有一定額數所
有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辦銅原額共四百四十
九萬九千七百一十二斤今於此內請減一百一
十七萬斤經 臣部以爲數過多是否不致偷漏議

已庚編下

五

振綺堂叢書

令核實查辦今據該督等聲稱各廠原定年辦京
銅八百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斤實在每年出運
祇需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斤今湯丹等
廠減去一百一十七萬斤若另於得寶坪廠加辦
八十萬斤共計尙有七百七十萬斤足敷京運不
致有誤湯丹等三廠委因開採年久硿深礦薄歷
年均不足額並無偷漏走私等弊應請分別酌減
臣部核與各廠礦砂衰薄准其減額之例相符惟
運腳一項湯丹等廠每銅百斤腳費銀二兩九錢
零得寶坪廠每銅百斤腳費銀六兩零臣等將歷
年報銷通盤核算若以湯丹等廠酌減銅斤於得
寶坪廠加辦抵補合計每年多糜腳費二萬四千
餘兩該督等自應將減銅之廠比較增銅之廠運
腳相等方爲允協何得援迤西至遠之大功寧臺
等廠較量又稱尙有節省查得寶坪廠坐落迤西
該督等自宜查明迤西附近應需銅斤省分將該
廠銅斤就近酌撥各省採買並本省鼓鑄之用庶
腳費不致多糜其湯丹等廠缺額銅斤應令該督
等再行察看附近各廠情形妥協籌補務足年額
俾京運既無貽誤而運腳亦免浮費統俟該督等

己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議覆調劑江浙疲帮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四月初七日軍機處鈔出漕運總

督鐵保奏請將江浙疲帮仿照成案量為調劑一

摺本月初六日奉

硃批即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鐵保奏調劑漕船疲帮請將泗州前等帮九運船

隻照加一免僱之例辦理又江淮等帮抵通後請仿

成案將餘米留船二款著戶部詳查舊例妥議具奏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至所稱揚州頭帮有未繳道庫末限贖屯銀九千三

百五兩零請照浙江二十一帮應徵借撥行月食米

銀兩之例分作六年扣完以紓丁力等語事雖可行

但浙江帮應繳銀兩有三萬九千四百餘兩之多自

應加恩分限六年至揚帮應繳銀數僅止九千餘兩

何得率請照浙省之例展限六年扣繳所有此項揚

帮應繳銀兩著加恩分限二年計每年所繳銀數比

照浙帮每年應繳之數已屬減省該旗丁自必易於

措辦於濟運恤丁均有裨益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到

部除揚州頭帮應繳銀兩准其分限二年完繳臣

部行文漕督欽遵辦理外所有原奏內調劑疲帮

二款臣等謹遵

旨詳查舊例分別核議恭呈

御覽

一九運船隻請免僱募一款據稱漕船十年成造

旗丁最為苦累緣定例滿號漕船一隻額領料價

銀二百八兩零本屬不敷成造迨至九運不堪裝

載又應本丁自行捐資僱募民船起運動須二三

百金是甫經僱募轉瞬即屆成造在殷實之丁已

屬勉力辦理如泗州前等十八帮素稱疲乏一僱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一造相隔不及年餘實有難支之勢查乾隆五十

八年以前江省曾有將九運之艘按照該帮船數

加一留次成造免其僱募所有應運糧米灑派本

帮各船將漕贈負重等項錢糧分給灑帶之丁行

月銀米即添補造船工費經部臣節次覆准嗣恐

灑帶之船載重難行又有咨駁之案但查現在江

南各帮仰蒙

恩准將旗丁應領贈五行月等米全行變價折給每船

已少裝米八九十石今昔情形不同如將泗州前

等十八帮照辦過成案一體免其僱募每船不過

灑帶五六十石較之原裝數目尙輕不特造船各
丁得此接濟卽帶運之丁亦可稍沾餘潤等語
查漕船運至九年而有事故以及腐朽難修者例
應責丁僱募足運至十年滿號始行給料成造前
於乾隆五十六七等年江南廬州等帮因丁力疲
乏僱募維艱節據總漕咨請將九運漕船存次配
造糧米分灑通帮帶運免其僱募臣部因其爲調
劑疲帮起見均經覆准有案嗣因該省九運各帮
皆以疲乏爲辭屢請免僱復經臣部於五十八年
駁令遵照定例辦理亦在案今據該漕督查明泗
州前等十入帮素稱極疲一僱一造相隔不及年
餘疲丁力實難支請照成案將九運船隻免其僱
募自係專爲極疲帮丁亟須調劑起見核與五十
八年以前成案亦屬相符惟查免僱帮船其糧米
分灑通帮帶運若過於負重恐遇水淺難行諸多
未便據該漕督聲稱現在江南各帮贈五行月等
米業經奏明全行變價計少裝米八九十石今若
准令免僱每船不過灑帶五六十石等語但查每
船尙有欵奉

恩旨准多帶土宜二十四石是該船果否不至負重必

已庚編下

聖 振綺堂叢書

須詳加籌酌以昭慎重且查該漕督既稱調劑疲
帮自係暫行免僱並非永遠爲例其餘未疲各帮
亦不得於九運時概請免僱原摺內均未聲明應
請

勅下該漕督會同兩江總督等詳籌妥議到日再行核
覆

一交倉餘米請留給丁船一款據稱現報長河水
勢較小剝淺之處稍多旗丁不免繁費兼之遇閘
一切水手工食無不加增刻下各丁設法撙節僅
可不誤重運將來回空食用難免拮据且現在通

已庚編下

聖 振綺堂叢書

壩積弊肅清無可挪借自應從長計議以免臨期
周章查重運漕船抵壩例將旗丁每石應得三升
八合餘米隨正米交倉由倉場衙門折給價銀交
丁收領以資回空費用從前因帮船剝淺多費恐
回空食米不敷經前漕臣楊錫紱崔應階鄂寶毓
奇節次奏准將此項餘米緩交有案本年情形正
復相似除稍可設措之帮未便一體緩交外所有
江淮等五十三帮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將各丁本年應交三升八合餘米仿照
成案暫緩交倉於今冬爲始分作二年搭解在明

年既非逢閏之年又經多方調劑辦理自可裕如而本年回空有資亦不致遲誤等語查漕糧運進京通各倉除應交正耗米石每石尙有三升八合除米例應隨正交倉折銀給丁臣等詳查乾隆四十及四十九等年成案各省糧船遇有湖河淺阻回空過遲之年經總漕奏准將三升八合餘米先交一半其餘緩至次年帶交或全數緩交分作二年搭運均經遵辦在案今該漕督以本年長河水勢較小剝淺較多旗丁不免繁費恐回空食米不敷援照從前辦過成案請將江淮等幫餘米緩其交納但查所開江淮等五十三幫內江南三十二幫浙江二十一幫其船二千五百三十隻其應交餘米計五萬五千六百餘石若如該督所請全行緩交爲數未免過多且分作二年搭運是該丁等雖於本年暫免交納至下兩年均須新舊並交轉致丁力拮据于恤丁仍屬有名無實應請旨將江淮等幫餘米准其先交一半其餘一半緩至次年搭運交納以紓丁力仍請飭令嗣後不得援以爲例再行躡請以上二款謹將臣等核議緣由繕摺具

已庚編下

聖 振綺堂叢書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聖 振綺堂叢書

奏平糶米麥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酌議平糶章程恭摺具奏事嘉慶五年閏四月初二日軍機處鈔出奉

上諭前因近畿一帶貧民口食維艱已諭令五城順天府將粥廠展賑一月茲屆青黃不接之時京城米價不無昂貴著再於五城分設廠座平價糶賣並著米麥兼糶以平市價而便民食其應如何分城設廠並撥用何項米麥及派員經理之處著該部查照向例

己庚編下

聖 振綺堂叢書

速行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黎元平價裕民至意 臣等伏查乾隆五十七年平糶成案係五城分設正副十廠撥給京倉稷米及成色米共五萬石又撥給麥四萬石按市價酌減糶賣俟市價遞平官價亦量為酌減其糶賣之數每人每日准買一二升至二斗為止此次欽奉

恩旨酌議平糶 臣等謹查照向例悉心籌酌現在京倉存貯之米惟稷米最多其稷粟一色存貯無幾五城呈報糧價亦惟稷米價值較昂其稷粟二項價

尚平減自應酌撥倉貯取多之米以平市間較昂

之價請即於倉存稷米內照上屆平糶之例撥出

四萬石分給五城十廠減價糶賣至麥石一項亦

應查照上屆成案一體糶賣現在倉存舊麥業已

奏准搭放閏四月甲米其本年新到之麥計共五

萬餘石請於此內撥出四萬石分給五城十廠與

米石一同減價平糶以便民食查京城現在糧價

每稷米一石市價制錢一千九百文今酌減制錢

二百文以一千七百文出糶所有市賣麥價每石

制錢二千八十字今酌減制錢二百八十字以一

己庚編下

聖 振綺堂叢書

千八百文出糶仍照向例每人每日糶買米麥俱

自一二斗起至二斗止不得逾數多買如市價遞

平官價亦奏明量為酌減再向例設廠平糶由 臣

部奏請

欽派監糶大臣十員督同五城御史分廠稽查此次平

糶 臣等謹開列各部院滿漢大臣名單恭請

欽點監糶大臣滿漢各五員分派各司一廠以專責成

並會同各城御史每日在廠嚴查妥辦仍令步軍

統領選派妥幹員弁督率兵役密為訪查如有奸

商影射偷糶及胥役藉端需索等弊不拘何人查

出卽行從重究治務使閭閻普被

皇仁均沾實惠恭候

命下 臣部行知各城轉飭卽日赴倉關領開糶其糶賣

錢文照例陸續解部以備搭放兵餉工程等項之用至應給車腳等項均請查照從前章程辦理所有 臣等遵

旨酌議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嘉慶五年閏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又奉

已庚編下

聖 振綱堂叢書

硃筆圈出張若淳達椿汪承需明安蔣曰綸西成舒聘

陳嗣龍繼善劉湄欽此

奏抵補米麥折耗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竊查京通各倉收受漕糧例應抽驗一二袋如有潮溼計其折耗若干將未驗之米一律照算於旗丁原備曬颺米四升七合六抄內扣除折耗之數其餘作正交倉節年辦理在案本年二月及四月內據倉場侍郎達慶等以上年各省酌議津貼旗丁案內江蘇等省奏准劃給旗丁正兌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抄山東河南二省劃給旗丁一升七合六抄除粟米黑豆二項折耗較少尙有餘贖外惟稷米及麥石二項向來折耗較多每石計有三升二三合除去給丁二升七合六抄之外謹餘二升不敷折耗等情先後咨商到部經 臣部詳查節年題銷案內抽驗折耗之數祇係籠統造報其各倉驗明折耗若干作正若干並無分晰細數按冊核算亦與所稱每石三升二三合之數不符行令確核妥議去後今于本月初五日據該侍郎等覆稱每歲漕糧北上水氣侵蒸米粒不無增漲迨抵通收受時當夏暑帶熱進倉一至秋深氣爽米身

已庚編下

聖 振綱堂叢書

收縮米臍脫落必有折耗本年到通南糧內曾經親爲抽驗二袋封貯公所旬日復行較掣其一袋即折耗二升數合其一袋折耗三升恐入倉以後虧折堪虞如山東河南二省原備曬颺米豆項下除劃給旗丁及曬颺折耗外尙有餘賸自應儘數作正至該二省麥石及江南等省稷米除劃出給丁外無可作正應將劃賸米麥儘數准其折耗尙有不敷即請于正項內開除等因前來臣等查各省正兌漕糧進倉例按正米一石收耗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此係額定入倉正項顆粒不容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短少斷無因抽驗折耗閒有不敷輒將正項米麥開除之理該侍郎等所稱漕米帶熱進倉一至秋涼米身必有收縮固屬實情但查定例漕米入倉至一月以外每石每月准折耗米一合一勺六抄以三十六個月爲止其准折耗米四升一合七勺六抄名爲遞減例有明文是所慮入倉以後之折耗自有此項米石可抵與收受時當下抽驗之折耗無涉惟查向來抽驗遇有折耗係在原備曬颺米內開除所有稷米麥折耗之數本較粟米黑豆稍多現據該侍郎等聲稱親加掣驗每袋有折

耗三升者有折耗二升數合者是實在折耗之多寡原非可以預定而約計其數率在二升以外今曬颺米麥四升七合六抄內既蒙

聖恩賞給旗丁二升七合六抄所餘僅止二升據該侍郎等親加掣驗折耗實屬不敷自應通融籌補以慎倉儲查進倉正項之外例有三升八合餘米隨正交倉麥石項下亦有三升八合交倉之數此項米麥原與正項有間臣等公同商酌除粟米黑豆二項折耗並無不敷仍照舊例辦理外所有曬颺米麥項下如遇折耗不敷可否將三升八合餘米

已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麥內撥出入合量爲抵補之處理合具奉請

旨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倉場侍郎遵照辦理並行令實力稽查務飭各該倉將實在抽驗折耗確數切實結報如果折耗過多至二升以外准其將八合餘米通融撥抵不得再逾此數如或無須撥抵仍將備抵之米歸入原款報銷毋任稍有浮濫以昭核實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嘉慶五年閏四月十六日奉

議覆與武帮分賠漕米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五月十八日奏事處鈔出巡視通
州漕務御史馬履泰奏江南興武五帮六帮應賠
漕米請令青浦吳江二縣分賠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查二進南

糧有興武五帮之青浦縣漕糧米色黑腐穢雜計

六百餘石興武六帮之吳江縣漕糧亦有灰暗黑

腐計二百六十餘石均難收受經倉場侍郎臣達

已庚編下 至 振綱堂叢書

慶等擬令該弁丁照例變價收買別帮餘米充賠

完交如不足數即令該丁等下年照數買補搭運

等因具奏在案又前經漕臣鐵保奏明倘有藉詞

虧耗等弊即著落該弁丁與原兌米色不純之州

縣分別賠補亦在案茲查興武五六兩帮米色不

堪收受並訊據該運弁等稟稱在水次受兌時米

色即屬平常加以長途悶貯到壩蒸變等語是色

質黑暗不能完納即與虧耗無異應如漕臣前奏

著落弁丁等與原兌米色不純之州縣分別賠補

始昭平允今侍郎臣達慶等但稱所有不足米數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至 振綱堂叢書

令該丁等於下年照數買補尙未分晰指明與青浦吳江二縣分別賠補將來該省糧道等專責旗丁補交而米色不純之二縣於買補一節轉得置身局外現在體卹丁力而旗丁獨力賠繳未免向隅似於核實辦公之道稍有未盡且該弁丁等守候在通變價完公貨斧已屬耗竭所有不敷米數下年搭運應令青浦吳江二縣分賠十分之六該弁丁等分賠十分之四等語 臣等伏查江蘇省本年起運漕糧前據該撫岳起奏明松江府屬之青浦華亭奉賢婁縣金山上海南匯七縣與蘇州府屬之崑山新陽二縣米色稍嫩並據漕運總督鐵保奏明前項漕米到通如有虧耗即著落弁丁與原兌米色不純之州縣分賠各在案今興武五帮六帮所運青浦吳江二縣漕糧到通經倉場侍郎達慶等查驗內有米色黑腐攙雜者共八百餘石議令弁丁變價在通買補賠交如不足數責令該丁等於下年買補搭運茲又據該御史奏請於下年搭運時令原兌米色不純之州縣與旗丁分賠查該二帮應賠米石自應確核霉變之由分別辦理方得情事之平所有興武五帮黑腐攙雜米

己庚編下

臣 振綺堂叢書

六百餘石查係原兌青浦縣之米既經該撫奏明米色較嫩是霉變不爲無因該倉場侍郎責令該丁獨賠辦理原未平允應如該御史所奏應賠米石除旗丁將黑腐等米變價買抵外其不敷之米著落青浦縣分賠十分之六帮丁分賠十分之四統令于下年搭連交納至興武六帮攙雜黑暗米二百餘石查係原兌吳江縣之米該撫原奏內所指米色較嫩之蘇松府屬九處並無吳江縣在內是該縣原兌米石本無不純何以該帮到通輒有霉變之米自係弁丁等收藏不慎所致今該御史奏請令吳江縣分賠不足以昭平允應仍照倉場侍郎原議專責旗丁賠補以杜沿途盜賣等弊如此辦理庶弁丁州縣均無偏枯于慎重漕糧之道較爲允協是否有當伏乞

己庚編下

臣 振綺堂叢書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六月初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奏官員承買豆石摺

戶部謹

奏為奏

聞事_臣等伏查各倉存貯黑豆一項遇有充積較多因
 不耐久貯節經_臣部奏明照時價酌減令王公大
 臣官員等各安品級承買於俸廉等項銀內扣價
 歸款節年遵辦在案今查京倉存貯黑豆四十萬
 餘石計自本年十月起至明年三月新漕到通止
 除八旗各衙門應需豆十萬餘石外應餘存豆三
 十萬餘石請將此項餘存豆內照依節年承買之
 例令八旗各衙門王公滿漢大臣官員等各承買
 明年春夏二季黑豆約需十餘萬石除承買外倉
 內尚實貯豆二十萬餘石明歲山東河南奉天三
 省又有額徵運通豆二十八萬餘石在倉儲甚屬
 充裕而現在准令承買於市價更可平減至應扣
 價值向例每石按時價酌減二三錢現據五城呈
 報黑豆市價每石銀一兩一錢五分應請照例酌
 減銀三錢以八錢五分承買仍於俸廉等項銀內
 依限照數坐扣歸款俟

命下之日_臣部行文八旗各衙門一體遵照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奏
長阿堂叢書

議奏倉場兩議俸米摺

大學士慶 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倉場侍郎達慶奏請將滿漢官員俸米專在城外太平等四倉關支又倉場侍郎鄒炳泰奏俸米若盡貯城外四倉支領恐京城米少價昂等因二摺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旨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欽此據達慶原奏內稱各省糧米到通例由五閘運交大通橋轉運進倉自乾隆五十九年改撥本裕豐益二遠倉米六萬餘

已庚編下

卷一 振綺堂叢書

石又官員俸米改歸京倉米三十餘萬石此兩項約計四十萬石皆須由橋轉運一遇糧多道渾遠倉車輛難行不能起運城外四倉又應與京倉勻派往往及額而止所有城內七倉並須由朝陽門行走以城門一軌之路每日有應進二三萬石之多即在晴乾之時勢且不能如數轉運設遇連綿陰雨壅滯堪虞是以今年七月內因雨多道渾奏明暫貯太平倉俟糧務告竣照原派倉庫分運收貯究係一時權宜伏查朝陽門外大平萬安裕豐儲濟四倉與城內之蘇米等七倉統謂之京十一

倉城外四倉輪放俸甲各米亦與城內七倉無異

臣達慶悉心籌酌應請於城外之太平萬安裕豐

儲濟等四倉每年多派貯米二三十萬石得以隨

時通融籌撥以均緩急而疏運務所有應放京倉

俸米即在此四倉輪流關支無用城內之七倉輪

放如此辦理庶當糧務喫緊之時車輛口袋均不

致有壅滯停壓之虞實於轉運大有裨益而官員

俸米仍係在京倉關領亦與原議相符緣來年係

全漕到通不得不預為籌辦等語又據鄒炳泰原

已庚編下

卷一 振綺堂叢書

奏內稱滿漢京員支領俸米除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在通倉支領外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世職子男以下俱在京倉輪轉文放京員或自行到倉支領或將米票向舖戶折換細米是以京城除大檔甲米外又有俸米為之通轉米價不致昂貴而民食亦藉以充裕現在各城門有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御史稽查不准米石出城例禁甚嚴今達慶請將俸米數十萬石盡貯京門外四倉支領在領米之人即略增腳價亦無多費特恐舖戶有就便串賣等弊則米石四散外出而城內米價易昂現朝陽門外接近倉庫已有開設

米局十餘處每年值糧艘雲集之時向有回漕米之說卽如本年興武帮虧短米石至一千四百石之多倘城外稽查稍疏難保無乘利回漕等事不可不防其漸至大通橋運進各倉米石原有一定章程從來轉運未見貽誤再上年經請

旨飭部查辦局錢後現已並無虧累浮費亦俱裁革所領腳價計全漕之年實有十萬餘兩儘足敷運惟在隨時督飭多備車輛照例趕運令口袋不致停壓則起運自可無誤似不必以車運不力更改章程致城內有米少價昂之弊等語臣等伏查滿漢

記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官員俸米每年共需三十餘萬石向在通州中西二倉支領嗣於乾隆五十九年經戶部奏准將前項俸米添貯京倉按照城內祿米等七倉城外太平等四倉挨次輪流支放節年遵辦在案今據倉場侍郎達慶以此項俸米添貯城內七倉均由朝陽門行走以城門一軌之路日進米二三萬石在晴乾之時勢且不能如數轉運設遇陰雨連綿車輛口袋均有壅滯停壓之虞請將前項俸米專貯城外太平等四倉開放固爲轉運疏通起見但查漕糧運進京倉備供大糧甲米就城內七倉而論

每年約共運貯米一百八十餘萬石均係由朝陽門行走似不因添貯此項俸米輒有車輛壅擠之虞至口袋一項如果嚴行督飭令其隨運隨收周轉起卸亦不致遽有停壓卽或天時偶遇陰雨道路泥濘恐遠倉一時不能趕運亦屬事所恒有節年均經該侍郎等奏明暫貯太平倉俟天晴路乾再行轉運各倉自有舊案可循無虞掣肘且查五十九年戶部奏明將俸米改進京倉者原因京倉添貯此項米石流通較廣米價不致昂貴於旗民食用均有裨益是以本年三月內欽奉

記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諭旨申明定例不准米石出城若如該侍郎所奏俸米專貯城外四倉恐米石四散外出以致京城內米少價昂誠不可不防其漸再查近年大通橋所以轉運拮据之由實因車戶人等應扣欠項纍纍又值輪免漕糧所領腳價無多是以稍形竭蹶自上一年十一月經該侍郎等奏明將挪用局錢一案著落歷任官員分賠該車戶等舊欠廓然一清且明年又係全漕到通計其所領腳價有十萬餘兩之多儘可從容辦運未便以車運不力另議更改臣等公同籌酌前項應放俸米應請仍照五十九年

奏定章程勻貯城內城外十一倉輪流又放該侍郎達慶所請專在城外四倉開放之處應無庸議至鄒炳泰所奏情節均係按照戶部舊章辦理自應無事更張惟所稱向有回漕米之說大干例禁今既仍循舊章則明年新漕到通務令該侍郎等嚴密查訪實心妥辦更不得藉詞推諉謹將臣等酌議緣由繕摺覆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空 振綺堂叢書

議覆南北丁役情形摺

戶部謹

奏為遵

旨核議具奏事竊查本年五月初九日臣部右侍郎額

條奏南北丁役情形一摺奉

旨著交倉場侍郎直隸總督漕運總督等將所奏各條

分別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當經臣部行文該

倉場侍郎等欽遵查覆去後嗣於六月初五日據

倉場侍郎達慶鄒炳泰等奏到奉

旨戶部核議具奏欽此六月十二日據漕運總督鐵保

已庚編下

空 振綺堂叢書

奏到奉

旨戶部併議具奏欽此今於十一月十三日據護理直

隸總督布政使顏檢奏到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又前于五月二十八日據江蘇巡撫

岳起奏請將江蘇省帶運正兌改兌曬颺米石一

體撥給旗丁一摺奉

旨交戶部歸案核辦欽此臣等謹將先後奏到各款逐

一 公同核議恭呈

御覽

一 北運河官設撥船酌請裁除一款據侍郎額

原奏內稱糧船至北運河負重難行必須撥船起載舊例官設紅撥船隻後改爲旗丁自僱及官爲封僱迨乾隆五十年長蘆鹽政徵瑞條奏官僱民船豫封守候致商鹽艱于挽運據長蘆商人呈請捐銀三十萬兩備造撥船一千五百隻撥運漕糧令直隸總督議定章程自津至通每運米百石令旗丁出飯米一石二斗制錢三千文立法之始各幫甚爲有益無如日久弊生所募船戶孑然一身毫無瞻顧往往中途逗遛甚至將米石偷盜一空棄船逃避且視船非己物篷桅器具皆係官爲置

已庚編下

查振綺堂叢書

備一任損漏以致米石受潮幫丁賠補種種受累日漸加深請自明年起將官撥船一體裁除斟酌舊章另行核擬等語據漕運總督鐵保覆奏官撥船戶水手半係無籍游民不受旗丁約束復視爲官船並不隨時修補一任損漏以致米石潮溼發變又復任意偷竊棄船逃匿地方官與押運各員又回護處分不肖逐案呈報旗丁等因官撥受累情願仍僱民船額所奏俱屬實在情形應請仍照舊定章程以紓丁力至如何調備民船不致臨時貽誤應歸直省確按情形籌畫辦理等因又據

護直隸總督顏檢覆奏直隸河道非如長江九河民船較少每當南漕擁集有此官撥船一千五百隻間有不敷輪轉之時旗丁尙須添僱民船協濟如將官撥船裁減一時難得如許民船且恐船戶居奇刁難訛索重價仍爲旗丁之累若令官爲封僱不能不假手胥役非得錢賣放卽以虧舊船隻充數甚至將沿河已載貨物之船隨路起卸貽累商旅是裁除官撥未見有益於運漕而地方已受封僱民船之擾似不若仍循其舊等因前來臣等伏查北運河官設撥船一千五百隻原爲從前

已庚編下

查振綺堂叢書

封僱民船諸多未便是以奏明改設官船立法未嘗不善祇緣日久弊生船戶人等以船非己物一任損漏以致米石受潮發變甚至任意偷竊棄船逃匿旗丁等不得不爲賠補未免滋累現據該漕督鐵保議將前項官撥船隻全行裁撤與額原奏相符自係爲卹丁起見但據該護督顏檢奏稱每年當南漕擁集之際撥船不敷輪轉尙須添僱民船協濟今若將撥船裁汰恐民船一時難得如許之多又恐胥役等藉端滋擾貽累商旅等語是因卹丁而或致累民誠不可不爲慮及且恐僱覓

不敷有誤漕運仍不免於累丁臣等再四熟商應請照顏檢所奏將官撥船隻仍舊設立毋庸議裁惟是撥船弊端不一急宜嚴為釐剔其取甚者莫如偷竊米石棄船逃逸其次則卸解為官物一任損漏以致米石受潮發變累丁賠補推原其故由于地方官召募船戶之初並不慎選誠實良民僉派充當率以游手好閒之徒充數塞責其修理油艙等事又非官為經理船戶等自不肖認真修補遇有偷米之案該管官復視同膜外並不嚴拏懲治以致船戶等毫無顧忌種種滋弊貽累旗丁今欲杜弊卹丁惟在責成地方官認真辦理以除積弊據該護督請將大城霸州等七州縣原管撥船改歸通州等十一州縣就近分管務選有身家之人出結承充仍令船戶十人連名互保造册存案其承造船隻及每年油艙等項併著落經管州縣實心經理旗丁等向來所給船戶食米應照時價折給錢文不准顆粒上岸以杜影射偷米并令各帮旗丁自派副丁在船看守米石不得僅交船戶運載所有押空干總于本帮起撥後押令本帮撥船尾隨前進以上各款均應如所奏辦理並請

已庚編下

奏 振綺堂叢書

嗣後遇有偷盜米石等事一經發覺除將該船戶照律治罪外其短少米石即著落該管州縣照數賠補如起撥後米石潮溼即將應賠米石著落旗丁與該管州縣分賠以示懲戒而專責成至所稱運河一帶設立堆房添派兵役防護一節不惟紛紛建蓋堆撥致滋糜費轉恐兵役藉藉此擾累旗丁又增一弊此款應毋庸議又所稱楊村通判改歸天津道管轄之處事關更改官制應令該護督另行詳悉妥議到日交吏部核辦

一津貼旗丁耗米請照例價折給銀兩一款據侍郎額原奏內稱漕糧正兌兌項下每石有曬颺耗米四升七合六抄交倉今于此內撥出二升七合六抄給丁入於餘米內劃出八合為倉中折耗輾轉牽算每年少收米十餘萬石查津貼旗丁銀米俱可倉中折耗惟米是賴與其給丁以米反至易賣滋弊莫若給丁以銀請於辛酉年為始將給丁耗米按照收買餘米例價通折銀兩給發等語據倉場侍郎達慶等覆奏給丁耗米雖在正米之外而倉場每歲少收米七八萬石積貯攸關應如所奏折給銀兩較為妥便其原備曬颺耗米仍

已庚編下

奏 振綺堂叢書

照舊例全數運通各倉收受亦照舊辦理毋庸在
餘米項下撥出入合折耗等因據漕運總督鐵保
覆奏此項給丁米石原因運費不敷特奉

恩旨經 臣部議定於曬颺耗米項下撥給旗丁以資接

濟約計各丁所得米自四五石至十五六石不等

今議照餘米例價折銀給發固為倉儲起見惟按

餘米例價每石五錢六錢七錢核筭每丁應得米

四五石者僅領銀二三兩得米十五六石者僅領

銀十一二兩是較原賞之數僅得三分之一現在

丁情拮据應請仍照上年部議遵行毋庸更改以

己庚編下

空

振綺堂叢書

濟漕務等因前來 臣等伏查上年酌議津貼旗

丁案內 臣部奏明將江浙江廣等省曬颺耗米於

水次兌漕時劃給旗丁二升七合六抄東豫二省

劃給一升七合六抄原為近年來丁情拮据節經

該督撫等陳奏是以議准劃給今據額 以給丁

之項銀米俱可與其給丁以米易賣滋弊若莫照

收買餘米例價折給銀兩是使旗丁等既不得影

射偷米而耗米全數歸倉毋庸另籌折耗之款於

倉儲亦屬有益所奏不為無見惟查收買餘米例

價粟米每石五錢稜米每石六錢粳米每石七錢

較市賣米價本少現據鐵保覆奏若按例價折給

核筭每船應得米四五石者僅領銀二三兩得米

十五六石者僅領銀十一二兩較原給之數旗丁

僅得三分之一現在丁情拮据應請仍照上年部

議劃給米石毋庸改折銀兩等語是此項給丁耗

米若照例價折給旗丁等未免不能多沾實惠自

屬難行但若仍給本色米石恐旗丁等因前項耗

米為應得之項藉端影射以自賣耗米為名輒將

正糧偷竊致敗沿途盜賣之弊 臣等悉心核議莫

若照該漕督等本年奏准行月變價之案將應給

己庚編下

空

振綺堂叢書

旗丁耗米于水次兌漕時令各該州縣按照市價

代為售變不得減少將所變價銀交給各丁一經

兌完開帮毋許顆粒上岸仍令沿途地方官密為

訪查如有前弊立即照律嚴辦以杜盜賣透漏之

弊

一江淮等五十三帮緩交一半餘米請免交納一

款據侍郎額 原奏內稱本年漕 臣鐵保具奏將

旗丁三升八合餘米暫緩交倉自今冬為始分作

二年搭解經部議以為數太多准其先交一半其

餘一半緩至次年搭解此項餘米交倉後按照例

價五錢六錢七錢之數賞給銀兩本年緩交一半
 該丁等節少得一半價銀且前款曬颺米石若准
 折銀則明年旗丁所得米數更少新舊並交丁力
 恐形拮据請免其交納等語據倉場侍郎達慶等
 覆奏江淮等五十三幫內鳳中二鳳陽常江淮三
 江淮六等四幫因接准部咨之先已經到場照舊
 全交其餘四十九幫遵照部議准其緩交一半該
 侍郎所奏係爲丁力拮据起見請如所奏免其交
 納等因又據漕運總督鐵保覆奏前因該幫等剩
 淺稍多不免繁費恐回空食米不敷是以經臣奏
 請緩交分作二年搭解經部議覆若全行緩交未
 免過多准其先交一半其餘一半緩俟次年搭運
 已屬格外體卹若將暫請緩交之項遽行豁免是
 因卹丁而轉虧
 國課此端斷不可開惟是明年新舊並交旗丁艱難
 係屬實情請將下運應搭餘米二萬六千餘石分
 作兩年搭解交納等因前來臣等伏查各省漕
 糧運通除正耗米之外例有每石三升八合餘米
 原應照數交倉官給價值本年四月內該漕督鐵
 保以江淮等幫回空食米恐有不敷奏請將前項

已庚編下

究 振綺堂叢書

0004505

餘米五萬五千六百石暫緩交倉分作二年搭解
 經臣部議覆令其先交一半其餘一半緩俟下年
 交納奏奉
因旨允准在案是江淮等幫本年緩交一半米二萬六
 千餘石應於下年全數帶交現據鐵保奏稱此項
 米石原係暫請緩交之項不便遽行豁免自應仍
 照臣部原議辦理但查前款曬颺耗米既議折給
 銀兩則下年旗丁所得米數較少恐新舊並交丁
 力不無拮据亦屬實情可否照鐵保所請將前項
 緩交米石分作兩年搭解以裕丁力之處恭候
 欽定
記庚編下
 振綺堂叢書
 一軍白糧經紀借項請分別豁免緩扣一款據侍
 郎額 原奏內稱漕米進京每石給經紀腳價銀
 一分八釐外河抗價各一釐共銀二分以全漕之
 年核計除土壩及白糧協撥外每年應得銀四萬
 九千二百兩而歷年各項積欠銀十一萬二千一
 百餘兩按各原奏之數勻扣計每年應扣銀一萬
 八千二百八十餘兩再加應扣題定公費等項三
 萬餘兩外所賸腳價無幾役力實屬拮据查該經
 紀等所欠銀兩案有攸分如借支排造撥船修理

號房增借排造及辦公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皆係長年透支之款自未便稍爲寬貸至露圍長支不敷腳價長支口袋等款銀五萬八千三百餘兩原因各該年糧船到遲於沿途截留露圍及天津北倉轉運多糜運腳雜費出於一時所不得已非長生所有之款可否將此項緩年勻扣或全行豁免出自

皇上天恩其餘應扣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請在奏准留存排船等項銀內通融勻扣再白糧經紀欠項情事相同請交倉場侍郎一併詳查等語據倉場

已庚編下

主 振綺堂藏書

侍郎達慶等覆奏軍糧經紀欠項內有露圍長支不敷腳價長支口袋等款除節年扣過外實未完銀五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一錢二釐原因各該年糧船到遲糜費甚多彼時未另請項率以借支了事貽累至今未能清結誠如該侍郎所奏出於一時所不得已皆非長年所有之款白糧經紀欠項內亦有積年長支等款除扣過外未完銀九千五百四十二兩五錢五分三釐可否該將經紀名下未完銀共六萬四千一百餘兩全行豁免至軍白糧經紀尙有借支排造修號及增借辦公等項

除扣過外未完銀共六萬七千四百二十九兩三錢二分六釐土壩車戶欠項尙有修號排船等項應扣未完銀四千八百八十兩二釐皆係該經紀車戶等長年透支之項未便稍爲寬貸應請如該侍郎所奏准其在于奏准排船修號等項下先行通融勻扣等因前來 臣等伏查漕糧由石壩運進京倉係軍糧經紀承運由土壩運進通倉係土壩車戶承運其白糧進倉係白糧經紀承運每運糧一石經紀例給腳抗價銀二分車戶例給二分

已庚編下

主 振綺堂藏書

二釐按全漕到通之年計筭該役等應領腳價及旗丁津貼筒兒錢文辦公之費本無不敷祇因近年適值輪免漕糧應領腳價較少又節年積欠應扣銀共有十三萬六千餘兩之多以致役力稍形竭蹶今據額 條奏請分別原借之案除係長年透支者未便寬貸外其餘均因漕糧到通較遲辦理露圍等事出於一時所不得已應請分年緩扣或全行豁免出自

皇上天恩等語據達慶等覆奏亦與額 原奏相符是役力拮据係屬實在情形自應量予調劑但案情輕重攸分必須詳加查核分別定議未便一律辦

理臣等詳查題奏各原案內軍糧經紀名下有露
國借支未完前後六案共銀一萬四千七百八兩
一錢零實因從前糧船到遲沿途截卸辦理露國
所致其長支尙屬有因可否將此項未完銀兩准
其豁免之處恭候

欽定其餘該役等透支腳價長支口袋等項銀十二萬
一千餘兩核與辦理露國之案不同自不便一體
邀

恩豁免惟是現當調劑漕務之時若仍令照從前奏定
原限坐扣誠恐役力有所未逮應請將該經紀等

己庚編下

書 振綺堂叢書

欠項於原限之外分別酌予展限均勻攤扣以抒
役力查軍糧經紀得項較多其應扣銀兩除前項
請豁銀一萬四千餘兩仍未完銀一十萬一千四
百餘兩應請展限三年勻扣約計每年應扣銀八
千二百餘兩白糧經紀土壩車戶得項較少所有
白糧經紀未完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應請展限
五年勻扣約計每年應扣銀一千四百餘兩土壩
車戶未完銀四千八百餘兩亦請展限五年勻扣
約計每年應扣銀三百五十餘兩以上各項除本
年應扣銀兩仍令照舊坐扣外其餘銀兩請自嘉

慶六年爲始均勻攤扣庶該役等每年應扣之項
爲數有限該經紀等得以從容辦公於漕運實有
裨益至前項應扣銀兩議於留存排船修號項下
通融勻扣之處查大通橋及各倉扣存放米制銀
及箇兒錢文每年約得銀六千餘兩係該倉場侍
郎等奏明留備大通橋及石土兩壩排船修號挑
河等項辦公之用按照十年牽筭約每年需用銀
不下六七千兩若以此項扣存銀兩先行通融勻
扣積欠是前項需用辦公銀兩轉致無項可動又
須另行籌款借給自不若仍照向例將應扣銀兩
在該役等應領腳價內坐扣歸款較爲允協

己庚編下

書 振綺堂叢書

一江蘇省帶運正兌改兌項下曬颺耗米請一體
給丁一案據巡撫岳起原奏內稱江蘇省漕糧改
兌曬颺耗米前經奏請照正兌之例劃給旗丁部
議以本年改兌項下給丁耗米已奉
旨著落經管各員認賠請自嘉慶六年爲始再行一律
辦理并稱本運正兌改兌之外尙有搭運正晚改
兌一項摺內未據分晰聲明僅于淮安府屬起運
數內籠統開入是否一體請給行令查明咨覆今
查此項搭運米石卽係節年漕糧因災緩徵之項

同屬額徵並非另款應請亦自嘉慶六年為始一體劃給旗丁至前次撥給改兌曬颺耗米既經部議令_臣與司道各員認賠則前給之搭運曬颺耗米亦請一併分賠現飭各司道查明各數在于羨廉內扣存藩庫至改兌項下既經議准明年照撥給丁是本年辦理各司道尚無錯誤應請免送職名等因前來_臣等伏查江蘇省正兌項下曬颺耗米前據該撫奏請撥給旗丁經_臣部于上年十一月內議准其改兌項下曬颺耗米據該撫于本年三月內續請撥給亦經_臣部議准均蒙

已庚編下

其 振翰堂叢書

特旨賞給在案今該撫奏稱尚有搭運正兌改兌曬颺耗米請一體撥給旗丁_臣等查本年出運之正兌改兌項下耗米既經奉

旨賞給旗丁以示體卹此項搭運耗米即係節年帶徵正改兌項下之米原非另款既據該撫專摺奏請可否准其將該省搭運正改兌曬一耗米自嘉慶六年為始一體撥給之處恭候

欽定至該省從前未經奏准之先輒將改兌項下耗米擅行撥給辦理原屬錯誤應請仍照_臣部原議查取應議職名送部核議所有該撫聲請免開之處

應毋庸議其搭運項下本年給丁曬颺耗米該撫亦于未經具奏之先輒行撥給現據該撫聲稱一併分賠在于羨廉銀內扣存藩庫應令照數扣繳報部查核以上各款_臣等謹將遵

旨併議緣由繕摺覆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再_臣部右侍郎額 係原奏官不應列銜合併聲明為此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具奏本日奉

已庚編下

其 振翰堂叢書

旨戶部核議倉場侍郎及各督撫等議覆侍郎額勒布條奏南北丁役情形並帶運正改兌曬颺耗米一摺江淮等幫本年緩交一半餘米二萬六千餘石本應于下年全行帶交但念旗丁等新舊並交丁力不無拮据著加恩展限分作兩年搭解以裕丁力其軍糧經紀名下因露圍借支未完銀一萬四千七百八兩一錢零係因從前糧船到遲沿途截卸辦理露圍所致長支尚屬有因著加恩全行豁免至該經紀等透支腳價長支口袋等項銀十二萬一千餘兩與辦理露圍之案不同自未便一體豁免但現當調劑清務

之時若仍令照原限坐扣恐丁力實有不逮所有軍糧經紀應扣未完銀一十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加恩于原限外展限三年白糧經紀應扣未完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土壩車戶應扣未完銀四千八百餘兩均著加恩于原限外展限五年勻扣俾該役等得項較多得以從容辦公餘依議欽此

已庚編下

七

振綺堂叢書

議奏運糧干總俸工摺

戶部謹

奏為奏明請

旨事據漕運總督鐵保咨稱蘇松糧道所屬蘇州太倉鎮海鎮江四衛各前後幫并金山幫干總俸工及鎮江前後兩幫隨幫廩工銀兩從前于各該衛編徵本款內徑支惟出運之員題定于道庫隨漕墊給飭徵還款嗣因奉文禁止留支案內以各幫干總在次督丁修造趕辦兌開率丁赴道支領新運錢糧即應回幫稽察催償北上在道支領俸工不惟便易更免稽遲漕運且每年出運之員或有別幫調委或有標員委運其支食俸工本無編款又須于道庫漕項內分別撥給開銷並非一定更或遇有中途事故及借支庫項應須核扣銀兩在司無從稽核請循照江安之例無論出運候運一律于道庫漕項正銀內分別支給統于漕項奏銷案內同蘇松等府白糧幫干總俸工銀兩一律造報請銷原編衛款解司歸入地丁限下報撥等因咨准部覆在案今奉部議各直省道府州縣教職佐雜俸工役食等項照舊歸于地丁項下畫一坐支

已庚編下

七

振綺堂叢書

所有衛幫俸工未奉分晰指明查蘇太等衛金山各幫千總俸工及鎮江前後隨幫廩工銀兩業于道庫漕項正銀內按照起止月日核實支給造入漕項奏銷由來已久與州縣留支編款不同應否循照奉部覆准之案由道查明隨漕分別核實支給與江安各衛幫向于道庫放給之例畫一辦理以免紛更等語 臣等伏查蘇松糧道所屬運糧千總應支俸工銀兩向係在衛徑支乾隆四年改爲道庫墊給飭徵還款嗣于乾隆五十二年咨准各衛編徵俸工原款全數解司所需俸工銀兩均

已庚編下

先 振綺堂叢書

在道庫漕項銀內支給節年奏銷在案今該漕督以本年閏四月內 臣部題准文職各官俸工等項改歸地丁項下畫一坐支此項千總俸工與州縣留支編款不同應否仍照五十二年之例由道庫漕項銀內給發咨部示覆 臣等查運糧千總內遇有別幫調委及標員委運其支食俸工本無編徵之款與州縣留支編款原自不同每年出運之時率丁赴道支領新運錢糧所有本員應支俸工自可就近一同支領或遇中途事故應行核扣該道亦無難隨時稽查是千總俸工銀兩在于道庫支

領最爲妥便既據該漕督咨請仍照五十二年章程辦理相應奏明請

旨准其仍在道庫支給無庸更改再查有漕各省千總

俸工一項除江南省江安蘇松二道所屬均在道

庫支給外山東浙江江西三省及河南協運八幫

亦係道庫支給其餘如湖北湖南糧道所屬又在

司庫支領辦理殊未畫一其千總應支養廉一項

有在州縣支領者有在道庫支領者又有在司庫

支領者更屬參差不一每年漕項奏銷之時 臣部

殊難查核伏思運糧千總一官既統歸糧道專管

已庚編下

先 振綺堂叢書

其俸工養廉自應統歸糧道支銷較爲簡便各省

糧道經管漕項正耗銀兩儘可通融支放並無不

敷似可無庸復在司庫找支致滋牽混相應一併

請

旨飭交漕運總督悉心籌議將千總應支俸廉銀兩統

歸道庫支放俾得就近支領以歸簡易如果各省

情形不同或有不能改歸道庫之處亦即詳細查

明報部再行核辦至各省漕項耗銀均係隨同正

銀一併解交糧道由糧道造報奏銷其經徵督徵

完欠職名悉歸糧道考核惟江西一省漕項耗銀

議駁輕齋改徵本色摺

大學士王 等謹

奏為遵

旨會議覆奏事本月初二日兩江總督費淳等奏江蘇浙江二省應徵輕齋折價銀兩請改徵六成本色給與旗丁一摺奉

旨此事前經戶部議駁若仍專交戶部議覆恐不免回護前議事關賦民濟運著大學士九卿會同悉心妥議具奏摺併發欽此據原奏內稱各省漕糧自次抵通本屬軍代民勞從前原係軍民自為交兌因民

已庚編下

全一 振綺堂叢書

弱軍強順治九年以後定為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隨漕徵收迨後運費不敷隨時加給如雍正七年撫臣尹繼善奏明江蘇每石漕費加徵銀六分乾隆四年漕臣托時題定安徽每石漕費加徵米一斗分別給丁茲又相隔六十餘年以現在之人工物價核之從前所定經費入不敷出係屬實在情形又現在水手身工及經紀箇兒錢文均應從今冬起在旗丁得項內劃出量為加給亦不得不另為籌畫臣等公同籌議浙江輕齋每石係三斗六升定例按五分一斗折銀僅合銀一錢八分

又係徵解司庫由藩司奏銷不由糧道考核亦未畫一應請嗣後將該省應徵漕項耗羨查照各省之例隨同正銀一併解道查收統由該道造入漕項奏銷冊內核計考成其支給俸廉等項餘贍銀兩仍即分別存庫解司按年報部以憑稽核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候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漕運總督并有漕各督撫遵照辦理為此謹

奏請

已庚編下

全一 振綺堂叢書

旨嘉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南輕齋每石係二斗六升共折銀一錢三分原定折價太少本不足以服旗丁之心莫若割徵實數俾民丁永絕葛藤除安徽省運費尙敷毋庸籌議外應請嗣後江蘇浙江輕齋折價以十成折算分爲四六將六成改徵本色以撫旗丁四成竟予豁免以惠百姓其例應解通三六二六輕齋銀兩卽在旗丁應領錢糧內照原定折價扣繳在百姓既可省以米易銀外加火耗之費而旗丁每船計多得米自三四五六十石至一百二十餘石不等除扣繳解通銀兩外亦得其沾餘潤

臣等竊思自

全

振綺堂叢書

下供上謂之賦逾額浮收謂之加今豁免百姓應繳經齋米十分之四僅改本色六成俱給旗丁顆粒不能入官又係在百姓本分應繳數內通融辦理實非加賦且現在嚴禁浮收已有成效較之從前加五加六所省不止倍蓰出此區區添補旗丁又非於額外稍有徵求百姓具有天良實所樂從而旗丁濟運有資不能再向州縣索費州縣無可藉口亦不敢稍累閭閻如此一轉移閒既與蔣兆奎從前專務恤丁有類加賦之案不同更於雍正七年乾隆四年舊案辦法暗合倘嗣後仍有愍不

浙江二省輕齋折價請以十成計算將六成改徵本色以撫旗丁四成竟予豁免以惠百姓並據聲明係在百姓應繳輕齋米數內通融辦理並非加賦等語查向來收漕定例江蘇省每年徵輕齋銀一十五萬一千五百餘兩浙江省每年徵輕齋銀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兩係按每石折銀五錢計算百姓相安已久今若如該督等所議改徵六成本色雖較從前蔣兆奎所奏全徵一石本色之數酌減四成然按六成米數該計江蘇省即應改徵米一十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浙江省即應改徵米一十三萬四千三百餘石不但改銀為米頓覺浮多百姓未必樂從難以援照從前加徵漕費舊案辦理即就米價而論前據該督等於江蘇行月變價案內聲明以一兩九錢作為變價定數是該省市價每石總在二兩上下約畧核算完納前項六斗之米較原定折價幾多至一倍有餘是使小民虛受四成豁免之名轉增六成改本之累實與加賦無異況折徵銀兩尙虞加耗滋弊今若改徵米石更可藉口浮收恐不肖州縣輾轉勒索弊竇叢生即云原定折價每石五錢為數太少原係

已庚編下

全案 振綺堂叢書

國家愛民薄歛之意業經百有餘年未便輕議更張又並非旗丁應得之項該督等何得以丁心不服為詞致伊等妄生覬覦且查調劑旗丁案內江浙各帮節經該督撫等奏准劃給曬殿米石并撥給漕費錢文行月變價銀兩以及九運船隻免其雇募應繳借項分年扣還且欽奉特旨每船准多帶土宜二十四石通行核計旗丁等諒不至仍前竭蹶即如增給水手身工及經紀箇兒錢文前據該漕督自行奏明撥給並稱於調劑項下少得十分之一二不至遂形拮据今何以又稱旗丁得項不敷尙須另為籌畫如或各帮情形不同丁力殷疲不一惟在該漕督等隨時酌量調劑以期核實今不論殷疲情形概議加增米石實與收漕定例不符礙難准行臣等公同籌酌前項輕齋銀兩應請照舊徵收該督等所請改徵六成米石之處應毋庸議至所稱酌留改徵米十分之二變價解道以資造費等語今米石既不敢改此款亦毋庸議謹將臣等會議緣由繕摺覆奏伏候

已庚編下

全案 振綺堂叢書

皇上訓示再此摺係內閣主稿合併聲明為此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己庚編下

全七
振綺堂藏書



籌餉卮言



淄川唐夢賚豹巖著

或問一

或有問于余曰目今黃河橫決大役方興漕白過淮愆期天倉積貯宜講且軍需浩繁捐納節省國無不開之例臣無不竭之忠矣亦有何術可以佐軍興之用而紓司農之憂者乎余應之曰有請先言漕糧竊見軍旅屯駐之處解餉銀一兩而急不足當數錢之用者糧貴故也則軍需餉解銀不如解糧之便

昭代叢書

丁集補籌餉厄言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于兵也又見連年河北以來秋糧斛斗四五石而不足納一兩之稅者糧賤故也則穀賤傷農收銀不如收糧之便于民也又見連年江南以來稻米逢秋斛斗八錢一石若至春夏則一兩五六錢一石不止河北粟米秋月斛斗二三錢一石即至春月不過四五錢一石稻米與粟米不同價也則京倉支用食稻米不如食粟米之有益于國也

朝廷歲仰數百萬白糧于東南用船數千餘艘經水數千餘里一切水脚起兌旗甲行月之費歲糜數百

萬金而民間盤河倒壩開倉交納之費不與焉由楚越江浙以達

京師當此金生粟死穀賤傷農之時幾于十石而致一石矣有如許之艱難加以如許之浩費究其實不過曰北方不產稻米如此而後能食稻米耳此前賢所以有真保永平等處開種稻田即可以供京倉之需而省東南之力一說也愚以為前賢之說未始不善而施之于緊急籌餉之時則迂而無當矣夫白糧一項除

昭代叢書

丁集補籌餉厄言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上供玉食及諸王大臣祿米俸米不敢輕議外今者九畿三輔兩河二東之地所產粟米既已其賤如泥且粟米香滑甘濃儘可以克官俸役食饘粥朝夕而不匱亦何取于數千里外之船底倉濕色味俱敗之紅朽老米乃至十石而致一石噉噉嚼之而斷斷以為有味乎如曰京師之人慣食稻米而不慣食粟米竊見入旗屯間耕種所食者高粱粟米也非稻米也官員驛店來往所食者高粱粟米非稻米也以至于南方商賈工役一入北地粟米高粱甘之如飴亦未

嘗必擇稻米而食之何獨入京師必食稻米乎哉誠使京師官俸役食旗糧兵糧等項改食稻米而食粟米當此穀賤之時宜廣議積貯粟米之法宜于天津臨清德州及濱河州縣并京通等倉又京城內外菴觀寺院凡可以積貯之處設官分買省稻米一萬石即可糴粟米五萬石矣但須頭歲計算足供天倉一歲之用然後于次歲改折白糧除運軍行糧津貼脚費便可先行起解以濟軍需外其稻糧折色不妨俟至春夏糧貴時按時價少減徵收民間既樂其緩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又樂其減既省其盤河倒壩開倉交納之費而官家已實收天地自然之利而非虐取于民間矣若近大兵所在便可直解本邑至軍前以濟軍需而軍前招買稻米尤爲至要或遇河北水旱粟米價貴頭歲不能糴足天倉不足支一歲之用然後行文起運南糧之省令其炤舊起運總之粟米賤則食粟米而稻米或折或解以供軍與粟米貴則仍食稻米稍一轉移國既得其利兵又資其用而民已陰受其福矣是在持籌者合盤打算務精義入神而窮其變耳

國家之計本富得則永遠可行不同于捐助開採時盈時涸未必遂永利而無害也推而廣之凡大兵養馬地方臨時招買雖曰官發價銀而民間度山越嶺水宿風餐之脚費屢不得之部覆何如乘秋收方賤之時便早買豆芻以備不時之需乎向歲亦奉旨發銀買米矣然未買之于養馬處所而買之于省會關津也至于用其精敏強幹廉靜寡欲之人以董其事則事可集去其姦胥招搖浮冒銷算之費則弊可清大臣之盡忠報國未有大于此者矣略附或問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或問二

或曰以天儲之浩繁如此而採買粟米以供之不慮其缺于用乎曰已議頭歲算計既足一歲之用然後南糧之或解或折于次歲行文採買多則改運多採買少則改運少總之買粟米一千石則省稻米一千石而折之是得粟米五千石也何也粟米賤也省稻米一千石而運至軍前是得稻米三千石也何也軍前貴也此事山東河南已嘗行之而有效矣向歲臨

清德州等倉因足支一年之用每石粟米曾折至一兩矣後又曾折至八錢矣此已行之例矣若夫採買公則商賈自集不憂粟米之不至也此亦從臨清德州倉驗之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及水次倉漕米皆粟米也名雖征本解本然去倉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五六百里其實民間攜銀而往糴者嘗十之八九不出一月之內而數萬石之米交納無缺矣但此事係新

辦必
廷議既定早發通行早頒部示示內云優待米商使
昭代叢書
丁集補籌餉卮言卷第五
五
世楷堂藏板
其得利而無害則國事辦矣

或曰使濱河州縣百姓納米算銀不省事乎且米商宜何如優待而後樂赴也曰州縣納米算糧水運不通則腳價太重此斷不可者矣即發銀州縣招買更為不可蓋有一衙則有一衙之姦胥有一市則有一市之市僧名為官解而實必歸民解名為官買而勢必歸民買凡事一出之百姓則姦胥與市僧表裏而魚肉不堪矣事不出之百姓則陋例陋規又無所出

是
國欲省而使民費也不可也若夫優恤米商之法大凡販米車船所到不許歇家經紀包攬抽稅不許衙役行頭掎勒價值買米之時公平現價當堂支給不許小等低錢欺壓良善則商賈雲集不悞天倉矣
或問四

或曰粟米固乘賤當買矣然當此籌餉之時又安得有有餘之財以先備此項哉昔人有策罄竭太湖之水當得無數好田然須另得太湖一區以別貯此水
昭代叢書
丁集補籌餉卮言卷第五
六
世楷堂藏板
誠可為笑談也曰此不可不熟講也則惟有鼓鑄之法可以源源而不竭或者謂鼓鑄前此已行之而不效矣不知前此之不效是行之者不善非鼓鑄之無息也前此鑄錢每銅七八斤鑄康熙錢一千作銀一兩則用銅太多無利者一用銅多既不能致遠則不可納稅而流通之地少無利者二納稅用銀則銀價之低昂錢不得而操之于是官俸役食驛路兵糧

領錢一千作銀一兩而一千之數民間止算銀七錢則官民皆苦不利者三又採銅不繼鑄工浩煩而外

局之爐停矣今一切宜酌其害而去之鑄造精工輪廓堅好鑄鈔一兩重者作銀一兩鑄五錢重者作銀五錢每康熙錢一千買銅可鑄一兩鈔一百一十文用銅少則得息多官卽以此買米民卽以此納稅官民流通則法平可久此卽所謂銅鈔也惟在嚴禁私鑄而已夫利之所在犯科者多私鑄者國有常刑或者拿獲至幾起官與量移告發至幾起官與鑄削信賞必罰害其可除乎酌量省分開局鑄造智者不因噎而廢食也至于紙鈔亦可以濟時艱但損濕汩爛昭代叢書丁集補籌餉卮言卷第五 七 世楷堂藏板

或問五

或者謂銀之爲物也山川之精天地之寶所以古今皆重之而流通可久今以銅鈔一兩重者遂作銀一兩銅鈔五錢重者遂作銀五錢母乃低昂大過輕重懸殊不可行乎是大不然當鑄山造幣之先銀亦與銅鐵金錫等爲制器之物不若後世之重也近代以來念布帛菽粟質重而不可以及遠故納貢于王朝輸資于遠地乃以銀爲交質之符而就其物產奔走

商賈焉其可以爲符也上下交信故也其實銀之爲用也饑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今置金穴銀山于此集百萬之眾守之于深山窮谷而不能宿飽而後知銀之非寶菽粟爲寶而銀爲之質也如交券然如符信然此天地之契也故持此以往而人皆信其可用也用之既久則寶之益重銀之勢貴如山嶽而菽粟之賤反如泥非其本矣世之人不重菽粟而重銀貪夫緘滕之耗其一奇技淫巧不耕織而坐用之去其一而金珠寶石之屬又無端而出其上以浪用之天地昭代叢書丁集補籌餉卮言卷第五 八 世楷堂藏板

矣

國家偶一有事又盡出之以餉遠夫盡出之以餉遠則急不能返而中原因況盡出之以餉遠而菽粟一旦有不能至置金穴銀山于深山窮谷之中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以世間最重之物而一旦又使之如泥大似昔人告身止可換酒一醉則是數金而尙不得一金之用以之餉遠且無用焉況府庫告匱又無所餉乎司馬子長有云秦人重寶玩而任氏獨積

粟一旦楚漢相持于滎陽成皋之間者數年而天下之寶玩盡歸于任氏而任氏大富矣

國家秉鈞大臣變理調和權金銀菽粟之數視其畸輕畸重之處而矯之莫如海內積粟積粟之方莫如鑄鈔以與天下為契官以之收粟則行于民民以之納稅則行于官鈔也者亦契也而非寶也上守其信而下守其法如何而不流通乎且也鈔之法行則銀之勢殺貪人不復積貯而農桑之氣以生以空乏而得富裕之策猶勞瘵而得強健之術此治平之機也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厄言 卷第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夫穀賤者天之所以資

國家也而銀之勢方驕當事者方殺其勢而不違而又鑿山以採之將仰其鼻息而安所屈乎為今之計更宜下一令曰時方軍興五年之內銀與鈔尚參伍而行之五年之後專用鈔而銀永禁有用之者法無赦庶僉人可止其貪婪而頽風其少衰耶昔人之言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銀賤如糞土此投珠抵璧黃農虞夏之風也今之世猶有行之者琉球是也彼其俗以布易粟而不貴異物有用銀者其法與中

國高述等王給諫逸菴會親至其地能言之矣或曰然則鑄鈔積粟其遂永利而無害乎曰此綬定南服之第一法也豈止裕餉然而有一害焉必有大不合乎人情者在官不得火耗故也

或問六

或曰鼓鑄積粟謂足以裕國充餉則有之而謂綬靖東南之略舉出于此毋乃大而無當乎曰布指而知寸布肘而知尋以

天家之幅員至廣軍興纒一歲而議裁議捐大司農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厄言 卷第五

十

世楷堂 藏板

之仰屋而蒿目也如此況乎小醜僻處于一隅以背恩逆天畏首畏尾之徒狡謀狙詐跳梁于一隅坐井蛙而自大以螳臂而當車萬人食之千人耕之非有點金雨粟之術其捉襟露肘易子析骸之窘急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而我方積粟等山岳土飽馬騰老成持重謹斥埃遠偵諜多離間與民相安民間無轉輸之苦而有安堵之樂取民間一笠者軍司馬以狗于眾我不動則已動則動于九天之上而不以人之進退為進退焉所謂賀戰勝于朝廷者此也竊見滇黔

楚越之逆蓋坐而受困也

或問七

或謂鑄錢銅本將安所出且大糴米價騰湧可若何
曰銅本暫用各省捐納銀兩每銀千兩可鑄鈔得銀
十六萬鑄之三月而一切銅本鑄工皆出之于鈔矣
善乎田京兆糴穀之疏曰賤則糴貴則止又賤又糴
又貴又止法無以易乎此矣若夫招買之事隸之倉
場春夏之時早設專官乘秋收而賤糴者為有功及
春夏而貴糴者為有過若果糴米乾圓支兌無缺宜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厄言 卷第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或問八

或謂鑄鈔積粟改運南糧一時次第而起官不虞其
紛民不受其累乎且積穀一事向來有司俱以虛文
開報而用之賑濟則實無穀也陋習難破奈何曰此
皆無難也語鼓鑄則舊設之爐局現在餘銅尚有未

變者況鑄銅一兩算銀一兩鑄銅一錢算銀一錢以
之隸于錢法侍郎此最易銷算者也改運南糧則有
總漕在若折則同錢糧征收不過有司之事但須至
春夏之前白糧貴而後少減征之則得銀多向歲已
曾改折但未多折耳若運至軍前則旗甲現在按水
程而給行糧津貼等費舊規俱在固自無難且近歲
已曾留白糧充餉矣獨有積穀一項愚以為不止緩
靖南服此天下太平之機亦近來奉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厄言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開求寬數月而不能今有鼓鑄積穀之法行之一二
年而京倉軍前之需辦矣再行之直省州縣而各省
存留項下或支鈔或支穀各省存留之事辦矣愚以
為五六年之間可盡蠲天下田租而增百官之俸也
若州縣積穀向來誠屬虛文然向來止州縣自捐自
贖之數故易為開報耳今領鈔出自上官招買必用
承尉而以正印收之收者不買買者不收誰復聽其
乾沒者夫海內殷富積穀為先不貴異物王道之本
民間無饑寒之累而教化得其半矣士夫有恬澹之

懷而理學得其半矣然後型仁講讓而風俗以成清
心寡欲而名賢輩出皆自不貴異物始也雖唐虞三
代復見于今日可也

或問九

有閎或問之說而議之者曰使自古而有鑄鈔之法
則古之君相已先我而爲之矣今以一兩之銅纔值
錢數文而當銀一兩民間駭愕必不樂受是虐政也
儒生之言恐迂而無當而或人之問之疏也乃應之
曰考古今鑄幣其體不一莫不審一時之利害而輕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冶鑄大錢可六寸圍重非銖兩用九文爲貫則錢之
至重者也宋史食貨志曰宋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
折三當五當十則隨時立制宋太宗有御書錢宋仁
宗鑄當十錢權助邊費宋元豐開西師大舉邊用匱
闕凡增置鑄錢監十四又文獻通考曰元豐開畢仲
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鑄錢摠二十六監遼史曰
太祖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遂致富強元史食貨志
曰大元通寶一文華至大通寶十文明初鑄洪武通
寶錢每銅一斤外增火耗一兩鑄錢不等有當十當
五當三折二小錢之別歷觀前代鼓鑄之法所以通
財貨之窮而軍興之時以佐國用尤急然古今流通
阻滯之故多端大約一言以盡之曰行于民而不行
于官也官不以之收稅則勢必買銀以稅官銀之價
不能使之低則錢之輕重銀操之而阻滯者一官無
所用以買物而必發于民則錢之通塞民操之強民
以用錢則民怨而阻滯者一今既鈔關用以納稅州
縣用以納糧則直作銀用不作錢用矣鈔之輕重銀
不得而操之而又非強民以用鈔蓋官用之以糴穀

則鈔之通塞民不得而操之矣其流通而無害也必矣且

本朝錢制亦屢更矣然向來俱是當錢用非當銀用故其利息不多故明天啓年間亦有當兩錢矣然但行之于京畿三輔而又不以之納稅如故明亦曾以寶鈔賜百官矣但以賜百官而不能通行民間與一張故紙何異乎嘗考零陵先賢傳曰劉昭烈初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以致軍用不足昭昭代叢書丁集補籌補居言卷第五 五 世楷堂藏板

烈甚憂之對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此官以買物而財貨流通之大驗也目今

國家方有吉慶大典試先令京局鑄此當銀二兩當銀五錢及三錢之鈔以充賞賚尤目前通融之要務也但大利所在奸民盜鑄必多夫盜鑄豈因之以廢事哉凡

此廢銀哉凡有利于國者亦治之而已且盜鑄者亦姦民耳其奉公守法者敢為之耶盜鑄即害民較往事之加派預征者害孰多乎然考之漢文帝乃有除私鑄之禁其居心又何等也

或問十

或謂鑄鈔之制宜何如曰二兩銅鑄之而當銀二兩此如衡茅之士寶典而命之日庶官非章服以榮之則其衣冠樣略尚與齊民等人豈尊之哉法宜參酌古制輪廓精好火漆鑲邊昭會典萬秣年之式或請

昭代叢書丁集補籌補居言卷第五 六 世楷堂藏板

御書以為崇重或背用龍鳳文以示異面書康熙通寶背書當銀二兩或當銀五錢三錢字樣先于京局製造乃頒其式于列省以為式焉徵收錢糧銀與鈔各半民間交易一錢以下仍用舊錢如故但考私鑄之禁隋史有云以私鑄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郡肆之士皆令立榜置樣為式不中樣者不入于市由是言之私鑄之禁誠宜密哉至于鑄鈔積米徵收錢糧銀錢各半此三條須一時預下各省方使民間洞然也

或問十一

客更有言曰既已鑄鈔便可解鈔不則軍前鼓鑄支鈔更爲簡易奈何又北糴粟而南糴稻僕勤執事爲也曰此不可不深思也卽以隣省養馬處所招買草豆言之豆每斛斗秋閒不過五六分耳一發銀州縣招買其實州縣卽委之里甲赴養馬處糴買每斛半一錢五六分不止矣蓋一番關支不能盡無雜酒使費也而民間所費每斛半幾至三錢矣蓋一番銷算不能盡絕上下使費也夫鈔亦豈可衣食哉招買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卷第五 七 世楷堂藏板

責之州縣則累在民軍前支鈔一旦米商不能猝至則累在軍嘗見古來君相將與大征伐往往積數十年之府庫而後用之今日者一旦疆場奏凱席捲而南此時不積凡軍馬屯駐所在數千百里不得耕種舳艫輸輓其何能源源而不匱乎而況足蘇目前軍民之累乎故軍前積鈔不如積粟之有用也曰官買獨無累乎曰招買之官隸之于料理糧餉及司計大臣誰復敢索其使費者若夫急則累預則不累商苦則累商不苦則不累向已言之矣故今日而有行官

或問十二

糴之法盡善者功不在管敬仲蕭鄴侯之下也

或謂鼓鑄誠爲百倍之息矣然愚民嗜利無知盜鑄將來罹于刑辟者必多皆糊爲是說者之陷之也且奈何曰此似爲仁人之言而實非知者之言也夫鑄鈔之利其利于國者已娓娓言之矣其利于民者亦指不三屈蓋今日穀賤極矣以山東論斛斗四五石纔可納官銀一兩濱海之地幾于八九石纔納三兩民間有穀熟遍野算收之尚不足以供正賦乃棄家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卷第五 六 世楷堂藏板

而逃者有之矣誠鑄鈔糴穀則穀之數必稍稍流通此利民者一穀之賤方極而銀之價又臨深以爲高蓋穀之賤亦以銀而賤也今夫販銀者常累月而不至蓋河北物產甚少而銀之輪解不向南則向北銀何術而復歸固無怪其不至也若在官征糧銀鈔各半則民間受銀之累亦減半利民者二且銀有低潮銀有耗羨封糧之時打印傾銷種種費民今納鈔則無是累也利民者三且直省糴米則窮民轉粟百里冬春之間皆有以爲生利民者四若軍前買豆芻則

軍前之民無運糧之苦養馬處買豆芻則養馬處之民無運草豆之苦利民者五若 天倉既足而白糧可折則東南之民力稍紓利民者六況軍需無憂必不至有加派預征之事良民之利不可億計矣盜鑄者皆姦民計智者必不然矣今夫造化所以生人計而為姦民計智者必不然矣今夫造化所以生人也然飲食也而有鳩者居室也而有荒者若不論其鳩與荒之非而曰厥初生民流禍至此是五刑之屬三千皆委其咎于太極謂之通論得乎仁人于此抑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 卮言 五 世楷堂 藏板

有一說焉民間即粟紅貫朽何妨于治若由漢文帝除盜鑄之令而深思之或者私鑄之罪較之強盜與殺人尚輕一等倘罪止于流徒而不至于縲首是乃仁術也或曰漢書有云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然則其說非與曰愚不知漢事請以時事推之

朝凡三易錢矣

初行順治錢一當故明錢三文後又鑄隆錢每文作銀一釐當順治錢三文

今上登極鑄康熙錢一當釐錢三文當鑄錢之時民

尚不無私鑄然亦間一有之未至如今日盜案之繁多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或人之言不可不審聽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 卮言 三 世楷堂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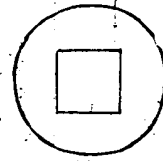
598445

大錢古式十三

歷代大錢可為銅鈔之式者

周 太公九府錢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

輕重以銖 銖十分



荀悅漢紀曰周制錢有文外圓內方

李奇曰圓一寸重九兩

顧煊曰重十三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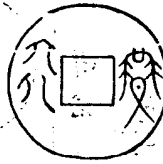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景王大錢 文曰寶貨



漢

高后八銖錢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武帝白金三品

重八兩

圓之其

文龍名

曰白選

直三千



重六

兩方

之其

文馬

直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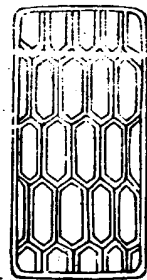
百



重四兩狹

長其文龜

直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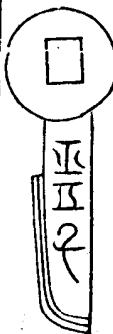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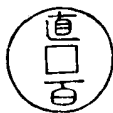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王莽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後漢

昭烈帝直百錢



吳大帝

大泉五百



寄司農公草代

近閱邸抄見言路條陳有云部中議鑄當十當五大錢之說草野聞之不勝欣幸想在 廷大臣定有確畫以為足國裕民之至計而芻蕘管見尚不能不鯁鯁過慮者不知此番鑄錢曾實實講求所以流通萬世之法否抑仍如向來添局買銅尋常鼓鑄而已耶當此緊急籌餉之時如疆場之上忽有千百座金山平地湧出真足以紓 廟堂之憂而解閭閻之困然今日之所患者不思千百座金山不平地湧出而但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 卮言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何物而往可以換錢而歸以輸之官乎得毋謂支官俸乎支役食乎支各處存留乎無論裁扣之後所餘無幾便使當十支之而民間仍以爲當五仍是向來故事官以一千爲一兩民以一千爲七錢也不則強發貴錢于富舖當舖閉矣強發貴錢于錢棹而錢棹走矣謂之 息可乎謂之善法可乎爲今之計鑄銅鈔者不必當十當五便可當千當百惟 朝廷煌煌降一 詔曰今日金生粟死民困極矣而國用又絀廷臣講求行銅鈔之法以救民生紓國用一面設官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 卮言 卷第五

論

世楷堂 藏板

患湧出之後又忽變而爲五礫土壤爲可惜也今日鑄當千百大錢之法即所謂銅鈔也如行之而善則雖當千當百皆至寶也行而不善即當二當三亦害民也是在當國者熟思之而已然而千思百慮不出兩字一曰行二曰信非行不信非信不行故今日而銅鈔之法講求盡善國用真不足憂蕩平真不足慮也試設一鑄錢之官于此開局買銅已鑄成大錢萬萬緡矣官不收錢則民不用錢在 廷而業已知之再思此萬萬緡者何法可以流通于民間平民閒持

鑄鈔一面設官糴粟務使鈔法通行可以救銀少之困其納糧百姓即用鈔輸官有鈔用鈔有銀用銀此國家之大計務使萬世遵之後來文武諸臣不許條議紛更以困黎庶其有阻撓者法在不宥庶海內臣民曉然信行而千萬座之金山既已平地湧出而又不化爲土壤矣而不在當十當五當千當百之縣殊也今立一銅鈔之法于此在廷臣先不自信曰錢得無驟貴乎又曰久之不能不變得無殃民乎甚且曰吾穴中白蠟得無以漸而賤乎官先不信奈何使民

2024.05

信耶不為萬世之計豈足為目前之計邪且糴粟之法不止使銅鈔下行也目前漕糧折矣倉糧折矣二三年後天倉何以為計能永折乎不折則軍餉又減矣民間能更重派乎寧使凱歌便奏于旦晚而籌餉者不可不計及于數時也此事所關者大一憚繁曲必成苟且求其濟于事難矣有如軍前及關差倉差凡可船運之地及省會郡城處處皆鑄處處皆糴我之為利也無窮雖米價少湧亦不足憂我之為利也無窮即私鑄稍害亦不因之止法既行不止流于民間者為實一鑄出即為至寶而非削民故事矣鈔既輕不止行于民可以得粟而解于軍亦可充餉矣此真毒暑時一副清涼散也今民間窮困極矣穀賤極矣時時訛傳加派之信不勝驚皇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不止濟銀之窮而又可以解民之困事未有不計及于民而獲利于國者此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真為鐵板數也況鈔法與銀原竝行亦何害于金穴乎更為語海內貴人曰此非朝更夕改之政蓋將番之萬世者也便速製錢穴以貯鈔又其時矣先民有言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卷第五
 籌餉
厄言
 三
世楷堂藏板

時亦弋獲伏惟江河不擇細流幸甚

籌餉厄言跋

危言或問既脫藁乃過紫霞先生撫卷而自笑曰請是以危人越俎會且以漆室女子為解矣然余之言之也務辭其易而為其難者何也夫鑄鈔既足以濟銀之窮矣而又糴粟亦足以濟銀之窮矣而又議改運南糧芻蕘有言聽者藐藐而又加之以繁曲譬將命千里之駕者方其軸而棘其穿為之王良造父者不亦寡乎愚不失其為躁人矣先生曰甚矣子之能發吾覆也

國家如無意于理財則已
 國家如有意于理財也則泉貨流通之數不可不熟計也錢者泉也請以水喻鑄鈔其星宿也利及于軍餉害不及于民生其滄海也而中間之積石龍門百川千澮則積粟納稅行鈔之多方也今召星宿而語之曰爾必歸于滄海而又語之曰爾必毋歷積石龍門百川千澮而後及于滄海焉言則易矣崑崙于闐之下有絕流矣不則必懷山襄陵而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卷第五
 籌餉
厄言
 三
世楷堂藏板

爲害是不使之歸滄海也嘗參考古今錢法遊神
 其際而深思之爲錢輕難用者則重之爲錢重難
 用者則輕之是皆遏之于星宿而止者也非開財
 之源者也開財之源者亦通之而已矣考歷山鑄
 幣者神禹也其治水也必周旋于乾坤高下之勢
 而注其全神于滄海然後疏鑿之功有所施濬川
 刊木豈以爲勞乎夫海內之大卽不憂貧而軍需
 之繁必非涓滴所能益糴折多端爲其難者所以
 爲其易也不則遏之于其源而已曾何利之與有
 如養生然鑄鈔亦金丹口訣耳利于餉而不病于
 民乃所謂黍米珠也議糴議折其緣督導引自在
 河車也如用兵然當兩鑄鈔亦組練精甲耳利于
 餉而不病于民乃所謂振旅還也議糴議折其紀
 律嚴明秋毫無犯也以軍用之繁原非涓滴所能
 益使非太糴大折則于

國無太濟而錢不能大行或問中已詳之矣若
 國家而有意于理財則泉貨流通之數不可不熟計
 也甚矣子之發余覆也余憮然曰余之所以爲其

明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毛
 世楷堂
 藏板

難也乃所以爲其易乎雖然代大匠之鑿者傷其
 手布雷門之鼓者喪其音客之胡盧而至者方接
 踵未艾也愚不失爲躁人矣

明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毛
 世楷堂
 藏板

籌餉卮言跋

鑄鈔積粟裕國充銅誠緩靖東南之略亦天下太平之機也竊以為銅鈔必兼紙鈔則民間無偽造之弊宋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以紙作錢金元承之為寶鈔至元鈔一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文至太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前代楮弊皆用紙金元則以桑皮明諸生課藁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然須製造精好裝潢完固庶無損漏汨爛之患安得起先生于今日而

昭代叢書

丁集補

籌餉卮言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與社下其議論也甲辰四月吳江沈懋識

5 98 40 05

陝境漢江流域
貿易表



入境貨物表

陝境漢江流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一

關中叢書

入境各貨種類甚多此僅登其大端其有銷數無多及雖多而無關輕重者概置不錄局於一隅無可遍訪創意稍晚未及求詳掛漏錯誤恐不免焉

敘

天生四民士農工賈莫能去一三代時地力未盡民相習於南畝老死不出其鄉不斤斤質遷什一之利戰國以後爭城爭地天下荒蕪漢興務與民休息荒蕪未復詔天下孝弟力田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出身爲吏蓋時勢所積欲假政令之權以進退之非有所惡於商而抑之使不得伸以靳其利也運會所趨愈久而愈即於威後之人不務恢宏智力補前人之所不及陋生小儒又附會古人之說故爲悠謬以遂其苟安錮蔽之私即如王者建國前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解經者遂謂置之於後主以陰禮有抑而輕之之意不知辨方體國各有定位前朝後市謂有所偏倚矣然則左社稷而右宗廟又孰爲先而孰爲後乎一陰一陽交資互用宗廟賓客之禮王初獻后亞獻王初享后次享王躬耕以供粢盛后親蠶以供衣服此數者又孰爲輕而孰爲重乎學說之不明於是百端皆受弊於無形非獨商也商亦受其弊而不克以自興且較他之受弊爲尤甚唐宋之世惟劉晏王安石講求財利思以商道通之於政事晏收其益矣運用於心而其術不傳安石所用非人章惇呂惠卿輩從而厲之於是置制條例之說和買市易之司遂若爲古今之大弊談虎者動色相戒自明以來

陝境漢江流
域貿易表

一

關中叢書

士大夫絕口不敢言利上之於商惟征其稅而已矣食其餘而已矣於兩間物產盈虛消長職是業者之所以操奇而計贏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相關亦不相攝也海禁既開東西列強假經商以躡人國商力所至即國權所至天下始曉然於商之不可過輕莫能聽其自生自滅於天地之間而不之聞問顧天下知商之重矣而能明於商者卒鮮市井闖闖之子行莫著而習莫察日日由之不知其所以然之理且氣勢渙散各謀一人一事之利益不足以攬其全官斯土者智足以知其理力足以攬其全矣責任地方則兵刑教化催租聽訟雜然紛集於其身近於

陝境漢江流域

關中叢書

民而不獨近於商故去商猶遠不能專心致力於一事權員者去商最近而能專心致力於商者也自中外通商洋關權政歸諸總稅務司赫德江海各口又各置稅務正副一人舉其處商貨之出入物產之多寡民生日用所必需人情土俗所嗜好一一申之於赫德而還報於其國故謂總稅務司者把持財政之專官各關稅務司者偵探商情之間諜也然每盡一年赫德必有海關貿易總冊呈諸外部條分縷析必詳必盡外人越數萬里寄食於中國猶能綜覈採竊纖微悉備泐為專書我以中國之人行中國之政大府之所倚託諸商之所仰望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適

然而來貿然而去顧於所謂商貨出入物產多寡民生所必需人情所嗜好者毫無體驗反不如外人猶有所不得不恣乎恆去歲乙巳十月奉檄白河今將一載矣念去差不遠不能曳白乃檢一年中釐票底本並上稽癸卯十月至於乙巳九月近二年以來舊牘列為比較進老於商者而詳詢之於凡大宗各貨產地銷路價值運費一一眉列其有關繫鉅要總敘所不能賅則於各門中別繫以論共為貿易稽核比較冊一卷顧職司所在祇於白河而推言商務乃并及陝西境內漢江流域何哉漢自導源蟠冢東至於南鄭又東至於安康又東至於白河數千里灌輸取

陝境漢江流域

關中叢書

道於此溯流而上者為入陝第一門戶上游漢中石泉任河興安蜀河各局所經收至此一切驗放而後出境則考白河一局而陝省南境各地之商務皆在焉故於出境各貨列之尤晰嗟乎財政者人生之命脈商務者財政之樞機商務不講財政不興民且憂貧之不暇饑寒切體遑云進學校而課人材事畜無資安能入社會而談公益蓋商務尤百事之嚆矢未有本實不先而能榮枝葉者得是冊而考之愚夫之言聖人擇焉開地利塞漏卮易無者而使有阜少者而使多不以無益害有益漢中鴉片最而早種嘉禾不以生貨易熟貨出境山貨皆生貨也而兼營工藝陝南之商

務興即全陝之商務財政無不可興庶不負獻芹獻曝之意也乎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八月白河權員上元仇繼恆敘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敘

四

關中叢書

中布件量	產地	用銷處	運費	釐金	成價
赤中國本織布原莊每二十五景莊布以實四景莊銷白河海 有景莊馬口漢定一捲每定縣之新湖湖為湖湖湖 川三種 寬一尺二寸長天莊綾李宋埠漢川馬口布均 三丈六七尺重三店柳子崗等 四十五斤 漢川馬口每四漢川馬口布均 十定為一捲每出漢川縣 疋寬一尺零五 分長二丈六七 尺重四十五斤 馬口布較漢川 布每疋約輕一 兩其布更次	景莊由新湖湖景莊在湖北湖湖北買價每捲約 至老河口每捲公銀每捲報稅十二兩出口布價 一百六十至與捐四百二十兩湖湖 安又一百六十兩在河口報稅價值高低不同亦 此數種布亦可白河運費較省備捐一百二十 參用洋紗與安以船戶與舖家五 人究竟精細善約定原船上下漢川馬口布每 其較為精細然來去皆有貨物報稅捐三百十三兩五六錢與 全用洋紗仍不 能行 老河口一百三陝西每捲每道 十至與安又一銀二銀零三錢 百六十	景莊由新湖湖景莊在湖北湖湖北買價每捲約 至老河口每捲公銀每捲報稅十二兩出口布價 一百六十至與捐四百二十兩湖湖 安又一百六十兩在河口報稅價值高低不同亦 此數種布亦可白河運費較省備捐一百二十 參用洋紗與安以船戶與舖家五 人究竟精細善約定原船上下漢川馬口布每 其較為精細然來去皆有貨物報稅捐三百十三兩五六錢與 全用洋紗仍不 能行 老河口一百三陝西每捲每道 十至與安又一銀二銀零三錢 百六十	老河口一百三陝西每捲每道 十至與安又一銀二銀零三錢 百六十	老河口一百三陝西每捲每道 十至與安又一銀二銀零三錢 百六十	老河口一百三陝西每捲每道 十至與安又一銀二銀零三錢 百六十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千八百五十二捲	六千三百六十捲	二千一百二十二捲	三千零九十六捲	三千一百七十五捲	四千六百零三捲	四萬六千四百零二捲
三千四百二十九捲	六千八百九十三捲	四千一百三十四捲	二千四百六十五捲	三千一百六十二捲	四千四百二十五捲	四萬八千四百九十捲
七千零七十七捲	八千七百四十二捲	三千二百四十二捲	二千七百四十四捲	四千七百七十七捲	三千一百九十六捲	五萬七千七百一十五捲

右大布中布兩項每年約銷七萬餘捲每捲平均十四兩須費買價銀一百萬兩此僅漢江一路之銷數也龍駒寨潼關兩路極少須加兩倍所費布價又二百萬兩則陝省每年買布銀之漏出於外者三百萬矣然或者陝不出棉抑有棉而貴於他省故不得不取給南方乎此又不然今年湖北棉價每斤二百陝棉僅百五十從商州漫川關一帶肩挑而來實於鄖西二竹者絡繹不絕本省價賤之棉棄之不用而顧以三百萬之巨金買布他省西安布市萃於三原不至其處不知底蘊朱學使奏疏謂每年六百萬兩必非無據然即以三百萬論豈年年如此而不知所以為計商賈之識之力非巨數乎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關中叢書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關中叢書

不足以規遠大士大夫又熟視而若無覩此西北實業之所以長此廢棄蘊蓄而不能一啓其緒也且每捲十兩僅就布價言之其他繁費甚夥先由三原匯銀至鄂匯兌須費一也從鄂至陝須完鄂釐二也水路運費三也陝省釐金四也龍駒寨至省旱脚五也潼關早脚河曠延時日六也長途風波損失意外之險不免焉七也去種種之繁難而收回本省所失之利計莫如用本省棉花韓城渭南著名棉花大莊其實河北各縣無不產棉織紡公司另具說略茲不著錄自行紡織之一法棉

陝境漢江流 卷上 入境貨物 五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陝省每年坐失數百萬買布之銀漏卮大矣而目前未至於極困者何哉蓋有賣鴉片之銀足以抵之故也恃毒物以裕國計則陝西乃中國之印度耳然常恃不窮猶有可說近來捐稅繁重商賈生畏種煙利薄民不得不轉而他圖且聞近日英國自主黨派議員倡議請禁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議院允准同時印度管理大臣亦宣言中國果欲嚴禁鴉片則英印政府自願遵照辦理即受虧損亦所願意外人且欲禁止豈中國而能飲燭止渴為悍然不顧之計則鴉片之不足長恃也久矣天下事塞一路必先疏通一路煙利既失而民間衣被禦寒之資萬不可缺斯時以有往無返之銀貿布於南方

其何能支智者先見於未形及此端倪甫露之時安得不早為之計或謂買布南方與漏銀外國不同然在一省則言一省陝西果貧天下豈有餘財供其饋餉哉人貴自立近三十年來天下每年竭四百八十萬之銀以養新疆甘肅識者早知其非計矣况以無爭之心充其所至漏銀於南方而不卹即漏銀於外國亦必不以爲非近來洋布銷場何嘗不日增月盛哉西北實業須於樸實正大民生日用所必需者入手冀先收回本省所失之利樹藝畜牧亦爲大端至於一切瑣碎繁雜有無不關輕重者祇以塞責可矣於真正實業無當也

陝境漢江流 卷上 入境貨物 六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洋布				數量	地產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運過	數目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屆	中有四四月
九百二十八板	二千一百二十二板	六千六百二十四板	一千五百二十七板	一千七百三十六板	二千三百八十七板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湖北子口稅每板四角五分	漢口買價十斤者每板約銀五兩八錢	每板約銀四兩七錢
八百七十七板	二千九百四十八板	一千五百三十三板	一千二百七十板	一千零二十九板	一千七百零二板	湖北子口稅每板四角五分	漢口買價十斤者每板約銀五兩八錢	每板約銀四兩七錢	每等中又各有上中下之別價值以六兩為	真價照成本約加利一分	未詳
一千九百四十八板	九百零八板	二千六百八十三板	六百六十一板	三百一十三板	一千零五十三板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千六百三十九板	二千三百五十二板	三百三十九板	九百零三板	三百七十七板	七百九十八板	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二板
一千五百八十三板	三千四百五十三板	一千三百一十三板	二千七百六十三板	一千七百七十一板	六百一十四板	二萬零六百五十六板
二千零五十七板	二千二百五十九板	一千一百六十五板	一千四百八十板	二千三百一十七板	一千三百八十三板	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七板

運過數目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層	
	甲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	有	丙
三月	七百八十一疋	一千七百四十五疋	五百零八疋			
二月	五百八十八疋	二千二百六十五疋	一千二百一十五疋			
正月	二千二百六十五疋	一千六百三十五疋	一千六百八十疋			
十二月	二百九十八疋	七百九十三疋	九百二十八疋			
十一月	一千四百零八疋	二千一百六十二疋	四百八十四疋			
十月	一千四百零二疋	七百一十四疋	七百五十二疋			

竹布 重 量 產 地 銷 路 處 運 費 釐 金 成 價 本

漢口運至河口 西津花綉為最 沿漢江一帶近漢口至河口每湖北子口稅每漢口買價上等者 為大疋每疋十 外洋深中國樂 城市之人用之 大箱五百小箱大疋銀六分河每大疋六兩三四 丈上等重九斤者次之漢口深 山內居處鮮用 三河口至漢口起每大疋銀六分五兩七八 次八斤又次六 漢口染者為下 斤每大箱五十 疋小箱三十疋 至河口改裝每 一疋改裝八 小疋每疋長一 丈二尺五寸上 等者重一斤二 兩 後方所列運過 數目皆小疋也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九

合 計	九 月	八 月	七 月	六 月	五 月	四 月
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疋	一百四十疋	二千四百五十六疋	一千六百五十四疋	一千零四十三疋	三千五百六十三疋	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一萬八千二百六十疋	一千四百五十六疋	二千七百二十五疋	一千六百五十四疋	一千八百一十四疋	一千八百一十四疋	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一疋	七百六十五疋	一千七百二十六疋	一千六百五十四疋	六百五十五疋	一千八百一十四疋	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十

洋線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每包約三百斤	東洋	每包四十小捆	漢陽紗廠	漢中各屬	漢口至河口	湖北統捐	每包約
每捆三十六斤				外并轉運	河口至漢中	起運七百八十	漢中貨價約每百
每捆重八斤四兩					加三倍	陝西每百斤	每二十兩
						運入百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十三		關中叢書	
運過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中	有	四	月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一萬四千八百六十斤	一千三百五十五斤	一千零七十斤						
十一月	五千五百一十斤	九千一百四十五斤	八百斤						
十二月	五百八十二斤	一千二百七十八斤	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斤						
正月	一萬三千斤	一萬二千三百斤	七千二百六十三斤						
二月	一萬二千零二十斤	一萬四千七百斤	三千八百五十斤						
三月	一萬三千五百八十斤	一萬零九百二十斤	二千零六十一斤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十四		關中叢書	
四月	一千三百八十五斤	六千九百六十斤	三千八百八十五斤						
五月	五千四百三十五斤	一千五百斤	五千三百三十七斤						
六月	三百斤	一千八百二十斤	四千七百一十五斤						
七月	三千一百五十五斤	七百斤	六千八百四十二斤						
八月	一千八百四十斤	一千九百六十斤	一萬三千四百一十一斤						
九月	五千六百三十斤	七千五百斤	三千四百一十五斤						
合計	七萬七千二百九十七斤	七萬零一百三十八斤	六萬四千三百二十四斤						

從前漢中及川北附近陝省等處紡紗撚線皆用陝省河北一帶所產之棉每至秋冬鳳縣留壩一路駝運棉花入川者絡繹於道山內州縣每駝抽錢二百謂之腳櫃年入數千串恃以為供支驛路一切之費尙有餘裕後一律改用洋紗洋線陝花遂不入川辛丑壬寅之間恆在鳳縣十閱月此種駝贏已絕跡矣州縣腳櫃無足計較陝商陝農坐失此大宗巨萬之利束手浩歎而無可如何陝省利源能有幾何經幾次之失敗而不窮且匱哉

陝境漢江流域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十七				關中叢書			
紅糖	件	數量	產地	銷路	費用	釐金	成本
重	量	產	地	用	處	運	費
每包一百斤	四五十斤	廣東潮州及四	興安漢中各屬	山漢口至河口	湖北子口每包	漢口買價每百斤	
斤爲一包	川川東一帶	并由漢川關轉	每包二百至白	銀一錢七分	約銀五兩		
	連西安	河每包三百		餉稅三百	河口買價每包六		
					陝西每包每道	兩興安買價每百	
					銀一錢	糖酒加斤九千餘文	
					徽案內加微一		
					道銀一錢		
運過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中有四四月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七百三十六包	六百零四包	一千一百零一包				
十一月	五百七十七包	二百九十四包	七百七十六包				
十二月	三百六十八包	三百四十二包	三百七十七包				
正月	六百二十八包	六十七包	一百五十二包				
二月	九百零四包	一百五十九包	八百八十二包				
三月	二百六十六包	三百八十四包	六百七十七包				

陝境漢江流域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十八				關中叢書			
四月	六百六十九包	五百一十五包	八百五十七包				
五月	一千零四十七包	六百六十二包	八百九十包				
六月	三百七十包	四百九十四包	四百五十五包				
七月	六百七十包	五百零四包	一百八十九包				
八月	一百五十五包	三百一十一包	九百二十四包				
九月	三百一十包	五百一十七包	四百三十四包				
合計	六千六百九十包	四千八百五十三包	七千七百一十四包				

閩廣糖霜以蔗漿製成與漢所出甘蔗甚微不任製糖
惟蘿蔔中含甜汁極多外洋糖多用蘿蔔所製陝西蘿
蔔美大無倫往在寶雞見農人方挖蘿蔔其大如瓠或
謂至大者每驟祇任載數枚也以洋法煎鍊試驗出糖
多寡種不佳者則將外洋之種帶來栽種陝西土厚而
雜泥沙最宜果蔬若以蘿蔔熬成糖霜行銷西北各省
真大利也

青磁		地產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紅磁	重件					
每四十枚為一江西院州府序與安漢中各屬及德鎮至漢口江西統銷每子 子二子為一幣袋每袋每子一百漢口六十 五子為一包 向來紅磁多以 製計今仍以子 計 另有零星小件 不能稱其者以 製計每重三 百斤陝西盤銀 五錢每年不過 二三百裏						
關中叢書 十九 入境貨物 卷上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運過	數目	上兩期	上一期	本屆	中有四四月	
三月	九千七百五十八子	三十五百一十四子	二百一十二子			
二月	一千零八十三子	五百四十九子	二千四百六十五子			
正月	九百零八子	九百一十二子	三百零四子			
十二月	五百三十四子	一千二百四十一子	五百二十子			
十一月	一千八百一十九子	七百零三子	三千七百零二子			
十月	七千三百二十六子	二千三百一十八子	一千六百五十二子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青磁		地產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紅磁	重件					
關中叢書 二十 入境貨物 卷上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千八百三十九子	四千八百八十三子	二百四十二子	九十六子	九十七子	一千零九十八子	二萬九千六百七十六子
三月七百八十五子	四千二百五十一子	一千二百二十七子	三百七十一子	二百三十三子	二百六十六子	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七子
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三子	五月四十一子	二千一百六十四子	一百一十二子	一千零八十九子	八百三十六子	二萬四千七百七十子

南磁		件數		產地		地用		銷路		運費		費釐		金成		賣本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十枚爲一筒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每大者十枚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者十枚爲一對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迥不相同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土碗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正經客人辦此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每筒約二百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白河買價每一對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湖商買價每一對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約約銀一百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者其少大半係六文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水手稍帶然每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船費有故運數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頗多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五萬二千二百二十五筒	八千三百筒	三千四百一十筒	一千四百六十筒	二千五百四十筒	七千一百五十筒	一千五百四十筒
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五筒	九千四百筒	六百七十筒	三百八十筒	一千九百九十筒	二千五百六十筒	二千一百七十筒
七萬七千七百九十三筒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一千四百九十筒	四千四百六十九筒	一千六百五十五筒	三千九百九十三筒	三千七百零一筒	一千八百六十一筒	一千八百六十一筒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二 關中叢書

南鐵件數量產地用銷路運費釐金成本				陝境漢江流域		城貿易表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運過	數目
一百三十九餅	一百一十八餅	九十二餅	六十五餅	一百一十九餅	二百一十八餅	上兩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八十六餅	一百一十七餅	二餅	一百七十餅	一百四十八餅	七十五餅	上一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五百七十五餅	八百三十九餅	七十七餅	一百七十八餅	一百二十二餅	一百零三餅	本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每五十塊為一 餅每餅重四十 四斤每三百三 十餅為一批三 餅為一担 湖南附 每六十條為一 每斤約運六百 重六十餘斤二 百包為一批				湖南寶慶府 同南境 漢口至河口每 批四十千 一百一十千 陝西每運每道 三百文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一三	
興安府各屬并 由漫川關轉運 西安 漢口至白河每 担三百餘文 四十五文 河口賣價每担約 四兩白河約六千				湖北統捐每批 四十千 三餅無三兩一 二餅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一四	

陝境漢江流域				城貿易表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百八十九餅	五百七十餅	一百四十三餅	七十六餅	十六餅	一百零一餅	一千九百四十六餅
二百六十五餅	三百七十七餅	五十三餅	一百零三餅	二餅	五十五餅	一千四百五十三餅
一千二百三十八餅	二千四百八十餅	四百七十四餅	六百一十五餅	六百六十六餅	一百九十三餅	四千五百六十餅
陝西鐵礦到處皆有然鍊鐵純用木炭故土人有紅山 黑山之說蓋謂鐵礦為黑山樹林為紅山也今老林漸 已燒盡有山皆童雖有佳礦無從燒鍊以故鐵廠大都 停辦即如韓城等處亦均林盡山空不能持久舍本省 取之不盡之藏而仰給於南省數千里以外之鐵無乃 非計取本省之煤鍊本省之鐵其一定不易之道乎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一四		

蘇木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三月	六十一捆	三十九十五捆	四百七十九捆	每九十餘斤為一捆 一捆一百八 九十斤為一大	漢川關轉運西 安甚多 染坊染紅藍色 用漆匠紙舖所 用較少	漢口至白河每 小捆三百文大 捆加倍	陝西每小捆每 道銀九十大捆 一百八十	漢口買價每百斤 銀四兩五六錢 白河買價每百斤 九千餘文	上層	上層	本層
二月	一百零七捆	三百一十一捆	一百六十四捆	甲辰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兩四月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五
正月	二百二十八捆		六十五捆	甲辰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兩四月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五
十二月	五十二捆	二百九十四捆	五十一捆	甲辰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兩四月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五
十一月	一百三十四捆	一百八十三捆	七十一捆	甲辰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兩四月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五
十月	八十一捆	三十捆	九十捆	甲辰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兩四月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五
數目	上層	上層	本層	甲辰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兩四月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五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百一十捆	三百二十二捆	一百二十三捆	二百零二捆	一百六十三捆	五十六捆	一千七百三十九捆
二百二十五捆	二百二十七捆	六捆	二百二十六捆	九十捆	六十三捆	二千零五捆
六百五十四捆	六百四十九捆	三百三十三捆	一百二十七捆	四百零八捆	一百零五捆	三千一百九十六捆

關中叢書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六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六

向來中國染紅色多用蘇木其上者用紅花今紅花幾於絕迹蘇木尚有川者然不如洋紅之銷路廣矣洋紅易於褪色略受濕潮沾染殆遍遠不如中國顏色之佳然價廉而用便民間皆喜用之近年洋顏料之運入漢江者日多每年皆用三千數百斤洋藍洋綠蓮青等色在內皆係煉成細末棄糟粕而取精華即如洋紅一斤蘇木雖有百斤不敵其用轉運之難易腳價之多寡相去懸遠并聞外洋煤炭渣滓加以提煉便成顏料我紅花茜草等天然絕妙之品棄置無用彼化腐朽為神奇皆易吾有限之金錢以去可畏也

洋顏料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每二百斤為一東西洋箱每重六兩			興漢各屬并轉漢口至白河每運勝州西安 箱四百	興漢各屬并轉漢口至白河每運勝州西安 箱四百		漢口買價每匣銀一錢幾分 興漢買價每匣約二十文	
略沖酒水便可染色其用尤便不似中國顏料必由染坊經手也			民問尤喜買以				
運過	上兩屆	上兩屆	上兩屆	上兩屆	上兩屆	上兩屆	上兩屆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十月	二百四十二斤	二百四十二斤	二百四十二斤	二百四十二斤	二百四十二斤	二百四十二斤	二百四十二斤
十一月	五十四斤	五十四斤	五十四斤	五十四斤	五十四斤	五十四斤	五十四斤
十二月	八百六十九斤	八百六十九斤	八百六十九斤	八百六十九斤	八百六十九斤	八百六十九斤	八百六十九斤
正月	七百二十斤	七百二十斤	七百二十斤	七百二十斤	七百二十斤	七百二十斤	七百二十斤
二月	一百零四斤	一百零四斤	一百零四斤	一百零四斤	一百零四斤	一百零四斤	一百零四斤
三月	三百九十九斤	三百九十九斤	三百九十九斤	三百九十九斤	三百九十九斤	三百九十九斤	三百九十九斤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九 關中叢書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四千零零三斤	二百六十七斤	八十斤	六十斤		九百七十三斤	六百四十二斤
二千五百七十五斤	九十二斤	五十三斤	八百二十九斤	三十斤	三百二十四斤	一百二十八斤
三千六百三十七斤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五十九斤	二百六十七斤	二十五斤	一百九十九斤	七百九十一斤	三百六十二斤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三十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百二十四箱	一百四十二箱	五十五箱	八十一箱	二十九箱	一百二十五箱	一千六百零九箱
一百三十四箱	一百六十箱	五十五箱	七十九箱	三十四箱	十八箱	一千四百四十七箱
二百二十四箱	七十六箱	八十五箱	六十四箱	一百九十八箱	一百四十六箱	一千三百七十八箱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三十五 關中叢書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運過	數目
六百五十二箱	五百三十四箱	三百二十九箱	一千二百三十七箱	八百七十二箱	一千四百零九箱	上兩層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四百四十八箱	三百七十二箱	四百八十一箱	一千一百九十四箱	一千八百九十四箱	一千三百一十七箱	上一層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七百六十七箱	四百四十三箱	二百四十八箱	一千三百九十八箱	八百三十七箱	一千三百一十三箱	本層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煙葉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本

每百二十斤 湖北均州河南 興安各屬并均州至興安每 爲一大捆六十 鄂州 運商州西安 大捆百六十 斤爲一小捆

陝西每大捆每 約七千 興安實價約九千 道銀六分小捆 三分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三十六 關中叢書

陝境漢江流域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三十七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七百八十一捆	四百九十三捆	三百四十八捆	一百四十七捆	一百八十九捆	二千零三十七捆	八千零二十九捆
四百六十八捆	四百九十七捆	一百五十捆	二百四十九捆	一百七十捆	九百三十八捆	八千一百七十八捆
二月五十捆	一月九十四捆	五月十九捆	六月五十捆	七月二十九捆	八月五十二捆	六月三百捆

陝境漢江流域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三十八		關中叢書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數目	運過	草帽	重	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七百五十二捆	七百七十二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屆	每百六十頂湖北陽府 為一大捆八十 頂為一小捆			興安各屬漢中陽至興安每 兩縣自出草帽大捆百八十支 耕田拉船挑脚 之人每人各有 一頂晴則蔽日 陰則禦雨為用 至廣	約二千 約二千 道八十八支小捆約三千 四十	約二千 約二千 道八十八支小捆約三千 四十	約二千 約二千 道八十八支小捆約三千 四十	約二千 約二千 道八十八支小捆約三千 四十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024705

四月	一百五十四箱	五百三十九箱	二百四十箱
五月	九箱	十六箱	一百箱
六月		月四	一箱
七月		月五	
八月		月六	
九月		月七	
合計	九百一十五箱	一千三百二十七箱	八百四十箱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三十九 關中叢書

近來山東直隸河南等省草帽辮行銷外洋每年價銀數百萬兩陝西麥草潔白堅韌遍地皆是若令婦人女子人人學編詎非現成應有之利迄今無人提倡猶可誘者曰運道不便也今鐵路經始轉瞬之間軌道大通再不提倡後將何及創興伊始出貨不多儘可先行試銷本地三五年後風氣盛開鐵路亦成即可暢銷洋莊祈獲大利矣

陝省婦女習於懶惰往往擁被高眠終日盤旋於煙炕之上愈不事事則愈食洋煙愈食洋煙則愈不事事相因相習惡果環生藥之者惟有授以習勞之術而又導

以獲利之方庶幾逐漸轉移挽回惡習變民者須於其根本之地而導之非第與斯民計一時之利也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 關中叢書

石膏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重	一百斤	第一湖北應城縣	興安漢中各屬漢口至白河每百斤其價銀	并轉運商州西潼四百	十文	七錢	本
量		安	洗衣作漿粉點	豆糜用者最多	十二文	六百	價
數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層	中有四四月		
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一百五十五擔	二百九十七擔	三百零八擔				
十一月	一百七十一擔	三百八十三擔	四百一十五擔				
十二月	二百九十三擔	三百九十三擔	二百六十五擔				
正月	五十八擔	四十九擔	一百三十三擔				
二月	八十四擔	九十三擔	二百二十六擔				
三月	二百四十四擔	一百六十五擔	一百九十二擔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三 關中叢書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一千七百六十四擔	一百五十一擔	六擔	五十八擔	四十八擔	三百零三擔	一百九十三擔
二千二百五十二擔	一百三十二擔	二十一擔	七十二擔	十九擔	三百四十四擔	二百八十五擔
三月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三千零一十五擔	二百四十九擔	三百一十擔	六十六擔	三百五十二擔	三百三十三擔	一百六十六擔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四 關中叢書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五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五		關中叢書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數目	運過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層	中有附四月	重	件數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每三百斤為一裝	重量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從商州漫川關	產地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陽關一帶從洵每裝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	地用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陽關一帶從洵每裝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	銷路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陽關一帶從洵每裝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	運費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陽關一帶從洵每裝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	釐金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陽關一帶從洵每裝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	成價
								本局向不抽量無可稽考助得				陽關一帶從洵每裝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	本價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六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六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每年約計三千餘裝						
二百九十八裝	三百五十六裝	一百八十裝	二百八十二裝	二百一十九裝	二百一十四裝								
月四	月五	月六	月七	月八									

598 冊 05

運過	數目	關中叢書		藥材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金釐	成價
		上兩層	上一層						
三月	二百六十三包	四百一十六包	三百包						
二月	三百一十三包	二百二十包	二百九十一包						
正月	三百四十七包	三百零一包	三百零五包						
十二月	二百零六包	一百五十八包	二百八十七包						
十一月	四百三十七包	三百三十五包	一百八十包						
十月	三百四十三包	四百三十包	四百三十二包						
運過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七 關中叢書

每包約銀八百相細實賤不一則量金兩

入境藥材百枚每二百五六十東南及河南直十種不能流斤爲一包 雜山東山西等祇記運過包數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千三百六十七包	二百五十四包	一百七十二包	二百一十七包	二百八十九包	二百三十三包	二百九十三包
三千零七十六包	一百八十六包	二百六十九包	一百八十三包	一百六十四包	二百一十二包	二百零二包
三千一百三十七包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關中叢書	一百九十七包	二百六十二包	五十三包	一百九十六包	三百三十五包	二百九十九包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上 入境貨物 四十八 關中叢書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卷上終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五十二捆	九捆	一百四十八捆	九十四捆	七十一捆	八十八捆	一千八百九十九捆
二百二十九捆	二十四捆	四捆	八十捆	十二捆	一百零六捆	一千一百九十五捆
九十四捆	十七捆	四捆	四十四捆	七捆	八捆	七百零八捆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關中叢書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數目	運過	關中叢書
一捆	七十捆	七十九捆	一百四十五捆	二十九捆	七十二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層	二
三十六捆	二百七十二捆	三十六捆	五十八捆	三十八捆	三十八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層	二
十六捆	一百七十五捆	二百九十六捆	九十九捆	九十四捆	三十七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層	二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關中叢書

羊皮件重量產地銷路運費釐金成價

此皆山羊皮其每三百張為一與安漢中各屬中國用運至山每捆至河口二河口每張六與漢真價每百斤皮毛粗老不似細每張約二斤與漢山地不種西製熟起頭二千四百至漢口文北山綿羊且多每捆約重六百斤食之麋骨可層作皮乘皮金三千六百陝西每百斤每漢口實價每百斤羊羔其皮毛最斤牧羊三層作皮衣件項用處少運至漢口專銷外洋其毛雜絨毛等絨或洋氈其皮製熟之後與牛皮相似但質性較脆不能耐久凡皮包及零星小件以羊皮為之軍裝及襪深皮後皆以牛皮為之也

四月			二捆		一捆
五月					
六月		二百捆			
七月					
八月		二捆			
九月		七捆		七捆	
合計	五百六十捆		四百八十七捆		七百二十八捆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四 關中叢書

畜牧之利大矣馬騾引重致遠姑不具陳即如牛羊其皮可以為革為衣其毛可以為氈為毯其乳可以為酥為酪其肉可以為腊其角可以為器其骨可以為燐其遺矢可以為薪其墊圈之土可以為糞周其身無一物不能效用即無一物不能易錢古之人固常以畜牧致富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由來久矣洋莊既開獲利尤甚氈毛皮革之屬捆載而去皮貨價昂較前不啻三倍右羊皮牛皮兩項每年約及二千捆每捆平均百五十兩價銀將及三萬兩數已不薄然僅漢江一路所產夫陝之地利以畜牧為大陝之畜牧尤以北地為宜天氣高

爽盛夏不炎無疹瘍癘疫之患土山淺隴不勤稼穡或訛或寢各適其宜則北山各地固一天然絕大牧場也然而牧務未甚發達者一則北方人少蓄育較難一則邊地苦寒本資不裕一則饑寒燥濕之不時防護維持之無術遇有疾疫成羣倒斃僅歸咎於運氣不美束手而無可如何尤可慮者近來洋行遣人常住靖定一帶平時先給定銀至冬令則收取皮毛而去相沿既久誠恐北山牧務將盡把持於洋人之手矣謂宜厚積資本設立公司於靖定等處試辦牧政除自行雇人設廠外并會同地方各官擇取其民之勤謹篤實者發給母種使之代牧按年分子以時儲備糧食油鹽布疋因其緩急而賑貸之令以牛羊為償五年以後生生不已必有可觀又試設牧務學堂講求芻秣寢興防衛生息之道然後分布各廠庶與茫無體會者有別至牧產既盛再選生童分赴上海外洋學習製革製乳製肉汁等事歸而仿造分銷各省則北山生計繁滋矣西同鳳亦有聞是牧場去省尤近銷路尤便試辦牧政名符其實較之屯田豈不有難易之別乎地即如馬廠本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五 關中叢書

大有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之意尋常人人必著之皮鞋

5 28 40 05

機器處處必用之皮條以及旅行之皮包軍裝之皮袋幾於無人不有無地不有究其原料皆從吾內地數千百里運載而去者也運極笨極重之料於內地製極輕極靈之物仍售於內地多此展轉以公理言之費財力費日力豈不可惜然幸而費此展轉購運之力吾人猶得稍勾其餘利若自設機廠自在內地製造則中國人之生計盡矣思之能無懷懷

羊毛之粗者曰毛細者曰絨榆林絨氈號為佳品偶與精於商務者譚及譚者曰此笨貨也用絨極多實劈劈地拙滯板重毫無生趣洋人決不為此思之良信試以

陝境漢江流

卷下 出境貨物

六

關中叢書

哈喇較之其一尺賣銀一兩數錢足抵吾絨氈一條之價而平薄光滑所用原料不及絨氈十分之一又試以洋氈較之其一條賣銀二兩數錢足抵吾絨氈倍半之價而輕鬆綿軟色澤鮮明所用原料不及絨氈五分之一若洋人製造皆以斫硬柴打死仗之法行之則折閱久矣吾華人若能因天然極美之原料而運以輕靈之手腕輔以精研之化學不滯舊法不憚翻新則工藝商務庶有生色乎

羊絨可以造氈羊毛可以織毯甘肅口外之裁絨毯每條貴至百金數十金民間不能購用惟秦州人以羊毛

紡織者謂之褐子其物至美色或紅或綠亦有蓮青經久不變往在鳳翔曾購數疋每尺價錢不過三十作為門帘桌裙椅披椅墊今八年矣鮮整如新間以製為被面及小兒衣服與洋貨中之嗶嘰無甚分別價廉物美自應廣為銷用然西安猶有售者同州已鮮關以東則絕無矣運道艱難釐稅繁重自然阻之使不能及遠也東南各省及天津京師作鋪陳帔帳者銷場極多皆用洋貨中之粗呢謂之呢布幅寬四尺每尺價錢二百每年銷用何止百十萬疋不耐揉搓絨頭易捲不及一年已破敗矣洋色易退沾惹衣裳尤為可厭然不能不用之者以其幅寬而價賤也以褐子之四尺當其一尺功用豈不相抵價值幾減半倍而質堅色久勝於洋呢倍蓰人亦孰不樂舍呢布而用褐子哉謂宜加之提倡令將尺寸加寬仿照洋呢極窄亦須二尺幾寸而又輕其釐稅便其轉運鐵路大通則徧登日報敘述優良俾暢銷東南及天津等處亦西北之大利也

陝境漢江流

卷下 出境貨物

七

關中叢書

桐油件數產地				銷路運費釐金				成價	
每二百斤爲一 安東白河最老 石泉河陽次之 漢江一帶所出 桐油即之類 其色稍紅 桐油色白必攪 入糞桐始能 用至廣 湖南常德府 山縣慈德故 秀油				運至漢口復加 興安至河口每 湖北統捐每 興安買價每 斤七千餘文 陝西每量每 運河口買價 七兩漢 銀一號二分 口八兩				成價 價本	
運過	上層	上一層	本層	中層	本層	中層	本層	中層	本層
目數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四層					
十月	四百五十七	三百九十一	二百八十八						
十一月	六百七十九	三百四十七	五百四十一						
十二月	一千二百四十	一千零二十一	一千二百五十三						
正月	四百五十二	一百九十六	四百零五						
二月	一千九百一十五	一千零三十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三月	一千七百五十四	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千六百零五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八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千一百一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五百零六	九百五十三	四百八十一	一萬五千四百四十
三千零九十八	一千八百六十	五百三十七	一千四百五十六	六百九十八	四百二十七	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
三月三十五	一千七百九十四	五百九十七	五百三十四	五百三十一	四百零二	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九 關中叢書

024405

油餅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本
<small>油餅油餅也每二十斤為一安廉白河石泉湖北各處菜田 油餅油餅少 大塊十五斤為高陽等處 之用 中塊十斤為小 地</small>					興安至漢口每百斤三百餘文	陝西每塊大塊一文二毫中塊一文二毫小塊四毫	只價每百斤七八百文 漢口賣價一兩二錢
三月	八千零一十七片				四千零四十六片		七千二百二十片
二月	一千二百二十片				二千二百一十片		二千二百三十二片
正月	一千零五十片						一千二百二十片
十二月	四百片						三百片
十一月	二百九十片				四百四十片		二百六十片
十月	九百五十片				二百五十片		八十片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開四屆
運過	陝境漢江流域 城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十一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三千七百九十二片	二百九十片	一千三百二十片	八十五片	一千六百七十四片	一千二百七十片	二萬零三百五十八片
四千三百七十片	三千七百三十八片	五百五十片	七百三十片	一千一百九十片	二百八十片	一萬七千八百零四片
八月七百七十片	一千八百八十六片	七百八十片	一百八十片	七百五十片	二千一百二十片	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八片
陝境漢江流域 城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十一 關中叢書						

漆油		重	件	數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費釐	金成	價本	
每五百斤為一安康湖勝白河運銷外洋機器安至漢口每湖北統捐每百斤安買價每百斤		大包二百五十斤	最多常開平利製造用法極多	大包二百四十斤	洋燭洋燭行銷	天熱須換漆油	方不轉化九月	以饒則不須矣	陝西每百斤每	銀八兩	銀八兩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十二		關中叢書			
運過	數目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層	中有四層						
十月	三百二十八包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九百二十二包						
十一月	一千零零八包		二百一十一包		一千二百零六包						
十二月	一千九百六十包		六百二十四包		一千零三十七包						
正月	二百四十五包		四十包		一千二百二十二包						
二月	七百八十包		三百六十九包		一千三百零九包						
三月	五百九十六包		五百一十二包		二千二百六十六包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百零四包	一百五十四包	七十一包	一百一十一包	十九包	六包	五千四百七十二包
五百八十六包	一百一十三包	一百三十八包	一百八十五包	一百零五包	二百一十九包	三千二百六十四包
三千二百九十二包	五百九十四包	四百三十四包	二百九十六包	六百九十六包	六百七十八包	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包
<p>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十三 關中叢書</p> <p>洋人之言貿易者常曰生貨熟貨吾陝出境之貨大約皆生貨也彼以少數本資易吾生貨以去經營製造而復販於我舉向所謂本資者悉數還之不足且稱貸而附益然則彼直以我為寄財之外府贖利之轉關也即如漆油彼以銀入兩買百斤加之提煉以其精華為洋蠟糟粕為洋胰製成以後殆不止賣銀十倍是吾多方運載畢力盡氣而收一倍之利者彼略一轉移安坐而收九倍之利吾商務安得不授權於彼人之手哉若此之類不一而足漆油一種特藉端以發明之耳陝省近今程度機器製造尙難驟言然洋胰洋蠟并非精深難</p>						

2024.05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三十桶	二桶	一桶	八十七桶	五百六十四桶		一千九百四十八桶
三十七桶	二十四桶	九桶	九桶	四十八桶	二十六桶	一千五百八十六桶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三十九桶	八桶	三桶	二十三桶	六十七桶	一百三十七桶	一千五百六十五桶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十六 關中叢書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數目	運過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十七 關中叢書	生絲	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費釐	金	成	價	
	二百四十八斤	二百二十八斤	三百六十五斤		三百七十斤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屆	每八十斤為一真安府各屬府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大細四十斤為城為聚莊一小摺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河南南陽府緄真安至河口每湖北統捐每斤四十八文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雲之絲亦銷南陽府總額每斤價二兩五六錢
	一千五百零三斤	六十五斤	四百五十七斤	四百六十九斤	一千七百五十三斤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屆											
四斤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五百七十斤	三百七十六斤	三百二十七斤	四百一十六斤	一千零四十二斤	二千零零六斤		中有四月											

200405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五十七包	一百零二包	六十包	六包	二百二十七包
		四十四包	一百六十五包	一百一十二包	三十四包	六百五十二包
月四	月五	月六	月七	月八		
						四百七十六包

陝境漢江流域
域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
關中叢書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數目	運過	陝境漢江流域 域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一 關中叢書
九十四捆	五百九十捆	一百九十捆	四千零三十一捆	一千九百二十二捆	三千五百一十六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屆	麻 重 量 數 產 地 用 處 運 費 釐 金 成 本 價
一千三百一十三捆	一千四百七十四捆	四百三十五捆	三千二百三十七捆	四千四百九十三捆	二千零零四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屆	麻片者曰片麻 絲麻每二百一安康紫陽石泉均銷廣東汕頭絲麻至漢口每湖北統捐每捆絲麻紫陽買價每
九百六十五捆	一千三百一十四捆	一千四百九十三捆	三千零三十一捆	二千三百九十六捆	二千零五十一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所出較多 絲麻為紡線打捆四百八十片絲麻八百片麻 口實價十兩或十 布之用 每道銀八分片麻與安買價十 麻每捆每道銀兩河口實價十二 四十分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百零七捆	八十捆	五百九十五捆	一千零四十三捆	二千二百零八捆	一千九百六十捆	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六捆
五十三捆	四十七捆	三百六十八捆	一千五百捆	三千七百一十六捆	二千八百二十五捆	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五捆
九百八十二捆	五十五捆	五捆	一千零八十六捆	二千九百八十四捆	二千九百九十六捆	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八捆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一十二一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運過	數目
五千七百三十七斤	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六斤	四千五百四十六斤	一斤	一千八百九十三斤	九千五百六十斤	上兩層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二千九百九十五斤	一千六百一十八斤	一百三十斤	二千六百二十三斤	一千三百八十九斤	八千一百三十二斤	上一層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四千九百二十四斤	七百五十六斤	一百斤	二千九百三十斤	三千九百五十四斤	八千九百四十三斤	本層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一十二三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茶葉 重 量 產 地 用 銷 處 運 費 釐 金 成 價 本

每包一百六十斤 興安府紫陽一縣 下游湖北襄陽 紫陽至河口每百斤三兩 湖北統捐上茶 紫陽買價上茶每包一百斤 每封四十中茶 每斤銀二十八兩 至河口分上中次三等 拜行上游山峯至下游每百斤三十二次茶每兩中茶二十二兩 不出白河無從 運運行關內外二百四十 種核開銷數當 四五百倍於下游 陝西不分上中次 襄陽買價上茶每百斤每道銀百斤三十三兩 四錢 中茶二十五兩 次茶十五兩

四月	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斤	八千六百九十二斤	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三斤
五月	五千七百三十八斤	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六斤	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六斤
六月	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四斤	三萬二千二百九十一斤	八千零九十三斤
七月	八千四百三十七斤	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斤	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四斤
八月	八千三百六十九斤	二萬零六百一十八斤	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斤
九月	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六斤	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八斤	二千二百一十斤
合計	九萬三千九百二十七斤	一十二萬九千五百零九斤	一十萬零八百零六斤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四 關中叢書

茶葉為中國之美利向聞陝西產茶祇紫陽一縣今至
 白河始知本地亦復產茶且性甘而溫不似紫陽之寒
 苦入市稍遲穀雨以後始有賣者土人謂之家園茶別
 似此產茶者 但年出不過千數百斤又製法不精色香
 恐尚不少 稍次然味美與南茶無以異也白河山鄉險峻跬步皆
 難聞農人種田之用牛者百中祇有一二其餘皆高坡
 陡立耕牛不能施展僅恃一人一鋤之力與瘠地爭功
 以故本邑之糧斷不敷本邑之食樂歲且爾遑論荒歉
 乎茶生高山不占平地若能廣為提倡俾栽種日廣製
 造得宜亦山民之一利也

三月	九千兩	五十五兩
二月	六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兩	四萬九千一百一十五兩
正月	六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兩	六萬四千五百兩
十二月	十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三兩	九萬零二百零四兩
十一月	十九萬一千九百六十四兩	九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兩
十月	十九萬七千一百三十九兩	十萬零六千八百二十一兩
運過	上兩層	本層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運過	上兩層	本層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運過	上兩層	本層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五 關中叢書

鴉片 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每箱十二包每包中最多與安山西太原府銷路中運河南每
 包連皮五十二兩較少漢中以府數最多河南府于兩早脚十千
 兩運河南者每城之實官權所屬府次之湖北文
 縣重七十兩 產為最城固西漢口又次之
 鄭等處次之
 運山西者從實
 從山陽到紫
 關入汴運出白
 河者僅運銷湖
 北之土也
 湖北先有煎金買價實官權等處
 有萬捐陝西上等土每百兩銀
 則費有鐵路捐十四兩西等處
 共收每兩四十二兩河南實價
 六文今一律皆上等每百銀二十
 改統捐矣
 湖北二十六兩次
 二十四兩

四月	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五兩	四百四十四兩	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兩
五月	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兩	月四兩	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兩
六月	五萬五千七百六十八兩	十萬零八千七百六十九兩五月	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五兩
七月	八萬八千零七十兩	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兩六月	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兩
八月	五萬二千五百一十五兩	六千五百八十三兩七月	二千六百二十六兩
九月		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八月	三萬五千一百兩
合計	七十五萬三千四百四十八兩	一百零九萬八千零七十二兩	六十二萬零四百九十九兩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六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右漢中鴉片行銷湖北取道漢江都計每年銷數如此
 漢中土以行銷山西河南為大宗除由鳳寶出山其餘
 皆由興安上游岔路赴商州荆紫關一帶入汴蓋湖北
 之老河口釐稅最重商人皆繞道避越不入湖北境內
 一步故白河無從稽核也此後定為統稅
 陝西大宗出產其足以吸收外利者僅恃鴉片為巨擘
 然賣者七八而自食二三鄉人以為自種自食取攜甚
 便而受害乃不可勝言非徒男子食之即婦人亦羣食
 之即孺子亦漸食之往見沈洪泉學使言嘗買一婢月
問其月餘以前何以不逃曰先未來時家人為預藏若
許之煙至今煙盡不得不去鬻身為婢猶須攜煙學使

謂如不吸煙或不至鬻身為婢此雖一事亦足見食煙者之多也至於無男無女無老
 無幼皆沈迷於鴉片之中人人腦筋中先天內皆含有
 數分之煙汁以來恐再數百年陝之人無噍類矣人有
 恆言皆曰關西大漢今試觀關西之民其尚有雄偉奇
 特姿狀非常者乎人必先疲而後斃國必先弱而後亡
 今陝之人多疲氓矣再不挽之伊於胡底故謀陝者惟
 以禁止鴉片為第一要義

夫明知鴉片之害之烈而不能遽禁者勢使然也人所
 恆需曰食曰用食者粟米用者泉刀陝雖農國運載不
 便穀賤傷農往往為患前年在郃陽時新麥上市石值
 價銀一兩二錢以數百斤之麥始能易一兩二錢之銀
 猶須健贏巨車始能載之而去鴉片百兩盛以一器懷
 挾入市十餘金瞬息而來一切用費取給於此有餘則
 留以待不時之需民餌其利者久矣一旦欲革而除之
 勢非別闢一途以為之代不可陝省賣煙所入不知歲
 得幾百萬大約足抵買布之資若以棉花代鴉片不足
 則以紡織補之煙雖利厚收獲祇有一時織雖利微終
 歲皆能從事一人紡織月得三千終歲猶三十餘千一
 家內丁男種棉婦孺紡織所入較種煙有過之者矣昔
 張全義治河南見佳麥良繭則笑假使吾陝以吸食鴉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七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四月	一百二十八包	九十五包	一百五十九包
五月	二百二十六包	三百零五包	二百三十包
六月	五百一十二包	四百零八包	五百一十八包
七月	九百六十四包	一千零二十八包	一千三百三十四包
八月	一千三百零六包	一千四百二十九包	一千七百一十二包
九月	一千四百五十一包	二千二百六十九包	九百七十三包
合計	七千零三十包	八千六百三十六包	六千四百零四包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木耳質輕色黑性清味淡在食物中非甚佳品向來尋常視之其價亦無甚貴甚賤之時近數年來忽然價值奇昂每百斤至銀七十餘兩漢中某號每年獲利數萬金前年價值漸低去年減至三十餘兩今年減至三十兩或二十餘兩某號又大折閱向不解尋常之物何以一時漲落至此暨輯此冊訪詢各物用處知洋人以木耳為軍食體輕易費以水發之一斤可成數斤而且性味滋潤以之飼馬潤腸退火足抵麥麩之用人食亦有益處日俄戰亟購用甚多戰事已停自不能購此不急之物留待二三十年後再行開戰故價值銳減曩者吾

商輒謂洋商把持奸狡每與相遇必致虧敗以今觀之吾商自以不學之身出而相遇朦朧而獲利糊塗而賠本豈能盡咎他人即如木耳彼需用自然多購多購則價高不用自然停購停購則價落吾商人不知事勢狂於前者之利猶復爭先運辦進貨價重出貨價輕安得不折閱此即與洋人之憨癡者遇亦難倖勝況於其人又實有把持奸狡之伎者哉乃知商學之不可不設商智之不可不開而士大夫亦當稍事講求為商人先路之導也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域貿易表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三十二 關中叢書				城固尚有生薑每二百斤為一城固縣 片一種行銷甘包 出粉類蒙古從 漢中運運甘包 不由漢江無從 積考然聞其數 頗巨獲利亦甚 多								
運過	數目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層	中層	有閏四月	黃件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三月	五百九十一包	一千五百九十四包	三百五十一包					城固縣	地行各處直隸漢中至河口每河口起每包城固買價每包約			
二月	二千六百四十九包	一千五百零四包	一百一十二包					天然出產城固山東河南三省包一千	陝西每包每道河口賣價三兩七			
正月	一千零二十二包	六百二十二包	一百六十七包					同城固亦尤多	八至四兩			
十二月	一百二十一包	二百八十五包	一百七十四包					祇北鄉一帶原研成細末攪於	八至四兩			
十一月	七十三包	二百四十包	四百四十一包					公等村他處便神香之內和入	八至四兩			
十月	二十九包	三百二十一包	二百八十六包					不能種和亦不實煙其用亦廣				
運過								收				
								土人種薑實生				
								薑者耕種最好				
								土種如臨培植				
								亦勤每畝每年				
								獲利數十千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三十三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百二十八包	十五包	六百五十八包	二百六十三包	八百一十九包	一千四百零二包	七千七百五十九包
			二千五百九十八包	一百六十一包	六百七十二包	四百六十一包	九百零九包	七百五十九包		八千一百六十六包
			二千四百二十八包	一千零九十一包	三百一十包	三百一十三包	五百八十七包	四百七十三包		六千七百三十二包

黃表		重件	數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費釐	金成	價本
三月	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三箱	每二十四刀為四川綏定府大運至河口轉由綏定至河口	一箱每刀九十	樹壩梁山元巴	河南直隸山西每箱水單方一	五張	縣等處以府城專從秦陽之任百四十	為聚莊	河口井山漢
二月	九萬二千五百零三箱	江上賦館漢中							
正月	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八箱	民間教神焚化							
十二月	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六箱	湖北關用江西							
十一月	七萬四千四百三十四箱	所出之表							
十月	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五箱	關中叢書							
運過	上兩屆	關中叢書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關中叢書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關中叢書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萬五千八百六十箱	九千九百二十八箱	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三箱	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三箱	四萬零六十三箱	九萬零一百三十三箱	六十四萬四千五百零九箱
六萬六千三百八十六箱	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六箱	五千八百箱	六萬零五十三箱	二萬七千五百箱	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六箱	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五十二箱
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四十箱	三萬二千九百一十箱	三千四百二十八箱	九千零五十箱	四萬六千五百零八箱	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八箱	四十二萬七千零八十一箱

右四川黃表每年約運五十餘萬箱價銀二十餘萬兩究其實用祇歸於楚人之一炬而已顯愚迷信堅固而不可破沿用既久士大夫亦祇習而從之不則以為不敬南方人焚化冥鏹以錫箔製成杭州福建錫箔大莊每年出入數百萬工匠之製箔為業者奚止數萬家視黃表所費十倍尤可惜也陝省不過以粗火紙鑿成錢形燒化而已北人之質直固有勝於南人者

皮紙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small>細者曰銀封紙 銀封紙每三百白河出產最上 細者作兩欄封紙每塊一百 粗者曰黃紙 乃為一塊重五兩陽安康次之 細者作兩欄封紙每塊一百 十餘斤每刀九以竹及構皮細料貨箱粗者六十 十五張黃紙六為之本地商人翻油糞包裹物每塊三百 十刀為一塊重工匠特紙廠謀件用項頗廣 九十斤每刀一十生者甚眾 百張</small>											
<small>湖北漢口一帶白河至漢口銀 白河買價銀封紙 每塊五千零紙每 塊七千 漢口買價銀封紙 每塊五兩五錢 陝西每塊每道 每塊五兩五六錢 銀四分五釐糞紙七兩以外 紙每塊每道九 分</small>											
十月	二千六百二十六塊	四十四百三十四塊	三千九百二十八塊	三千九百六十八塊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中有開四月	關中叢書		
十一月	二千六百三十三塊	三千九百二十八塊	三千九百二十八塊	四千五百三十塊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三十一 域貿易表 關中叢書						
十二月	一萬零四百五十三塊	五千六百七十五塊	五千六百七十五塊	九千五百六十二塊	運過 上兩屆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一屆 本屆						
正月	二千五百三十塊	八百四十八塊	八百四十八塊	一千七百三十九塊	正月 二月 三月						
二月	七千六百八十八塊	五千六百九十二塊	五千六百九十二塊	六千六百七十六塊	二月 三月						
三月	六千零二十六塊	六千五百二十二塊	六千五百二十二塊	六千六百九十四塊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千九百二十三塊	一千九百二十塊	四千四百零九塊	四千六百八十三塊	二千三百六十七塊	四千一百四十一塊	五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塊
三千九百五十八塊	四千六百八十七塊	三千一百五十二塊	四千九百七十一塊	五千九百一十三塊	四千二百五十一塊	五萬四千零三十一塊
五月十二日	四月十四日	五月五日	六月六日	七月七日	八月八日	
五千一百二十二塊	五千二百七十塊	二千一百一十一塊	四千零四十三塊	三千一百九十三塊	二千六百四十九塊	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塊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三十七 域貿易表 關中叢書						

草繩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本
三	月	六萬二千五百六十九捆	以條計者曰折海繩最多白河	湖北安陸漢口白河至漢口折湖北統捐折半	每條二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二	月	五萬三千七百七十條	半繩每條重四安庚次之	一帶捆茶棉花半繩每條十六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正	月	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五捆	以捆計者曰折海繩其長數尺	不用草索也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十	月	一萬三千九百三十條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十	月	一萬一千一百八十捆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運	過	上兩期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數	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繩北繩每捆三福山皆是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每條六文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四十 關中叢書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萬七千九百八十條	二萬三千六百六十捆	三萬五千四百四十條	三萬二千六百五十條	三萬零一百五十條	五萬八千八百九十九條	三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九條
四萬一千一百捆	二萬四千七百八十條	六千五百七十一捆	八千六百九十一捆	一萬八千八百條	四萬七千七百七十八捆	三十二萬七千二百一十條
三萬四千二百二十條	五萬四千三百八十八捆	六千五百七十五捆	二萬零五百二十條	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條	七萬二千一百四十九捆	七萬二千一百四十九捆
三萬一千四百五十條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捆	六千四百七十條	五萬五千四百七十一捆	五萬九百三十八捆	八千零四十六捆	三十一萬零四百二十五條
八千四百五十一捆	三萬一千四百五十一捆	六千四百七十條	二萬零五百二十條	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條	八千零四十六捆	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五捆
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條	三萬一千四百五十一捆	六千四百七十條	二萬零五百二十條	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條	八千零四十六捆	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五捆

陝境漢江流域 卷下 出境貨物 四十一 關中叢書

52845

樹皮		重	量	數	產	地	銷	路	運	費	釐	金	成	價	本	
每二百斤爲一石泉安康洶陽 湖兩湖北大江石泉至漢口每 網等處 一帶爲煉染魚網一千二百淘 網之用 網經煉過則色 黑而不沾水不 至腐爛 陝西每網每連兩 十二文 百價每網約銀二 百		另有一種樹皮 曰綠綠皮煮汁 染衣綠色甚鮮 染成之後再入 水洗則成紫色 漢江一帶婦女 最喜著之	每二百斤爲一石泉安康洶陽湖兩湖北大江石泉至漢口每網等處	一帶爲煉染魚網一千二百淘網之用	網經煉過則色黑而不沾水不至腐爛	陝西每網每連兩十二文	百價每網約銀二百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價	本				
十月	四百一十八捆	五十三十九捆	七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上兩層	上一層	本層	中有附四月	關中叢書	四十四	關中叢書					
十一月	三百二十九捆	五捆	三十三捆													
十二月	二十二捆	五捆	八十六捆													
正月	十捆	五捆	五十捆													
二月	十二捆	五捆	五十捆													
三月	一百六十九捆	五十八捆	五十捆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百九十一捆	七十一捆	一千六百二十八捆	八百一十捆	一千零一十三捆	五百五十三捆	五千二百二十六捆
五百三十九捆	六百八十捆	六百八十三捆	一千三百五十七捆	五百七十六捆	二百九十三捆	四千六百七十七捆
一千二百九十三捆	二千四百四十捆	一千六百七十捆	七百八十五捆	三百五十九捆	六百二十一捆	七千二百四十四捆
四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關中叢書

598 45

藥材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金成	價本	關中叢書	
							卷下	五十四
出境種類亦多	每三百斤為一	真安漢中各處漢口轉銷東南	每件約銀一兩				五錢不齊不能備	
備以黨參大黃	包有重至六百	小利縣毗連四	各營并山香港	船載至漢口				
當歸杜仲天冬	者比入境斤兩	川城口地地方	連銷外洋					
安冬赤芍等件	較重	所出較多						
為大宗不能備								
十月	八百二十九包							
十一月	九百二十四包							
十二月	九百九十三包							
正月	二百八十九包							
二月	一千零三十六包							
三月	五百三十五包							
運過	上兩屆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中有開四月
域貿易表								

藥材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金成	價本	關中叢書	
							卷下	五十五
以上出境貨物	二十三種	姑記其卓卓大者	他如鳥之					
屬則有錦雞壽袋	祇供玩好	帶至	獸之屬則有鹿及鹿					
茸鹿角虎皮豹皮	虎骨狐皮麝香	易隱藏	鮮有報者					
家畜之屬則有猪及猪鬃	猪毛雞鴨	者不知其利也	牛					
骨牛油羊油草木之屬	則有桂	南山桂花最佳	皆二					
一二株大皆合抱	間似此者	尚	棕櫚柏松桐子木油					
一二十株桂花斤	只賣錢數十							
花椒生薑薤苡葛	仙米	南山人謂	髮菜香菌白蠟果之					
屬則有朱桃梅杏桃	李石榴林檎	蘋婆橘柑若此之類						
不可殫數	略屬其目	必有所考焉						
四月	三百二十二包							
五月	二百八十六包							
六月	一千四百八十四包							
七月	六百四十七包							
八月	七百六十二包							
九月	八百一十一包							
合計	八千九百一十包							
域貿易表								

跋

右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二卷清上元仇繼恆涑之撰繼恆中光緒丙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尋選陝西城固知縣歷任鳳縣郿陽富平是編乃丙午歲監權白河所著蓋取釐局檔案自癸卯十月迄丙午八月三年記載分入境貨物出境貨物二門參稽互較凡大宗各貨之產地銷路價值運費一一表而出之有關重要者各繫論於後舉漢江上下數千里商途情況討論利病並籌及振興方法大指在開地利塞漏卮易無使有阜少使多不外周官九職商賈阜通貨賄之一語而生產務植嘉種運銷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跋

關中叢書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江寧吳廷錫

獨重效工意在聳動當塗勃然振作以富陝者富中夏使凡司稅者羣相師仿朝考夕稽互爲整頓其有裨財政詎可限量比年關右釐收當局稍事綜覈上屆驟增至二百四十萬以上視昔時加三四倍焉是編印出有心人能於物產盛衰商貨出入精切研求因勢利導將見關輔財求之阜有可斷言者詎曰小補之哉是書本一卷今以篇帙較繁析爲上下聊便檢尋云爾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校